

續

修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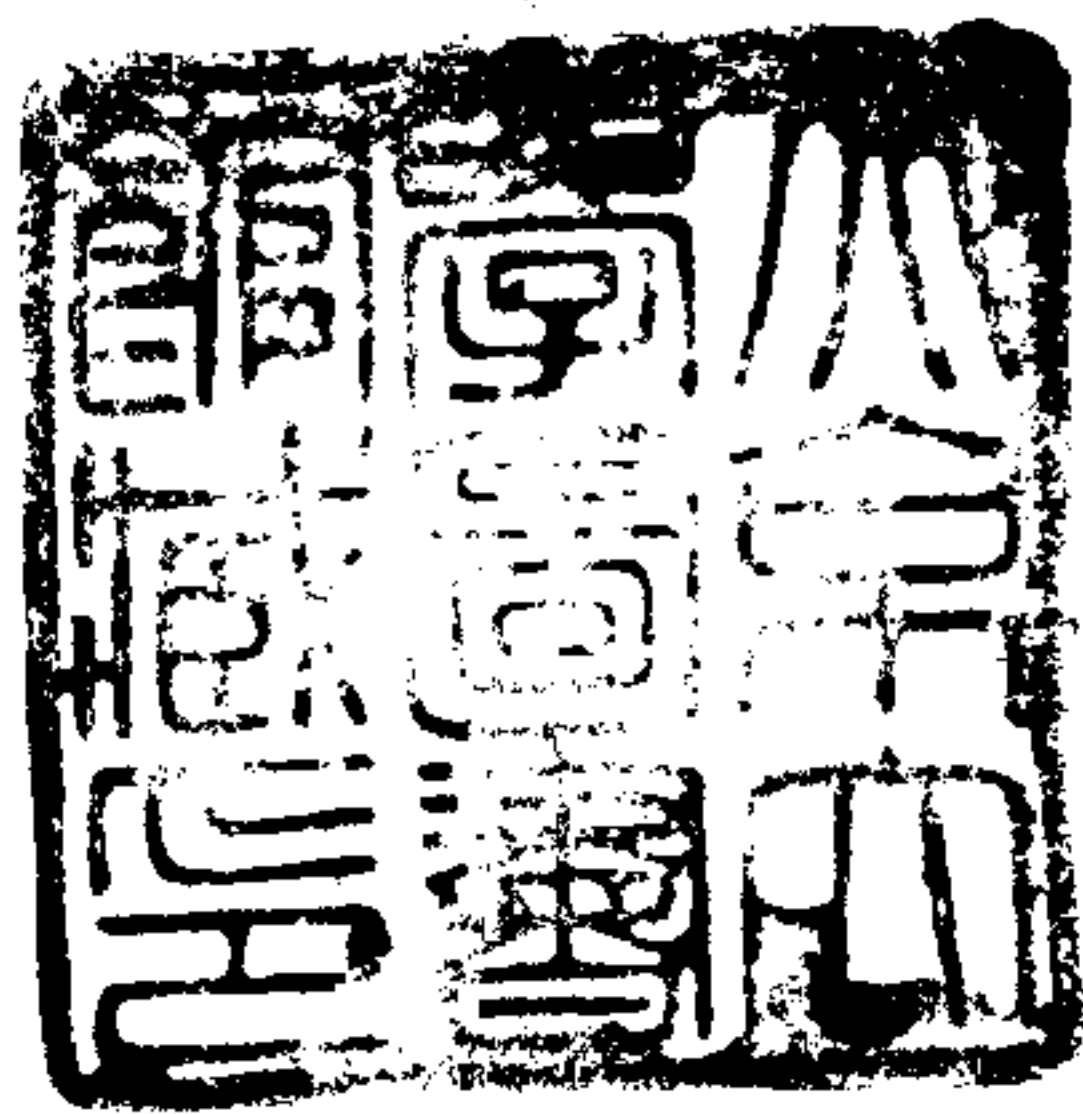
庫

全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六五・史部・正史類

漢書考正不分卷後漢書考正不分卷 佚 名撰……………一

漢書疏證二十七卷 佚 名撰……………二〇一

2282/05

漢書考正 卷之六 不列

前漢書考正

右書不若漢人姓名... 劉氏... 漢書考正... 卷之六... 不列... 前漢書考正... 右書不若漢人姓名... 劉氏... 漢書考正... 卷之六... 不列... 前漢書考正... 右書不若漢人姓名... 劉氏... 漢書考正... 卷之六... 不列... 前漢書考正...

漢書考正

帝紀

高帝紀上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此下言縣鄉邑皆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劉放曰予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事記錄耳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廢子

宋祁曰注文景德本廢下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

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

宋祁曰一本無常字

高祖常繇咸陽

劉放曰當作嘗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以其最長故號曰

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

主為太后當時然已謂之元不得為諡也

劉放曰予謂顏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諡未必然也史家記事或

有如此追言諡者實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

鞏與桓公言吾為子白隱矣皆此類

呂后因舖之 師古曰舖音必胡反

宗祁曰舖當作必故反

今一人行前 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

劉放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

吾子白帝子也 應劭曰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

祠白帝少昊金德也

宋祁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五字

於是東游以獸當之

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

高祖怪問之吕后曰

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吕后后曰

高祖乃書帛射上城

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為物堅中而

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劉放曰能雖獸名要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

旗幟皆赤

蕭該音義幟音熾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朱子文曰於文為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却添四字當

曰旗幟皆赤符姬所言赤帝子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

一事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

劉放曰得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

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

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

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

時章邯從陳別將

劉放曰予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

楚耳

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麻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師古

曰文說非也若以麻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

月蓋秦之麻法應置閏者總置之於歲末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

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麻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

是知故然非麻廢也

劉放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麻有閏何故皆以

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謂

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叙之非秦法也

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

朱子文曰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

沛公引兵過宛西 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謂惟作而故師古詳釋之

宛必隨足下

劉放曰按文少足下二字

陳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至足下通行無所累

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

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削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

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與借攻析郟 蘇林曰郟音踊踊之踊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蘇如兩音茲同

劉敞曰析郟之郟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踊如音持益反於吳為傳則音郎益反於樊噲傳則音直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郟商傳則音歷不曉所以

所過毋得國掠

宋祁曰掠舊作力勺反刊誤按經典釋文改勺為向

瑕丘申陽下河南 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

宋祁曰瑕丘申陽觀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鄉里似文穎說勝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

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劉敞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

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耳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

可急使守函谷關

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

遂至戲下

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于此悞衍此戲水名下文注戲旌麾也

亞父范增說羽曰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劉敞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安說此其志不小

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

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

朱子文曰夜馳見張良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字

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

劉敞曰于謂王作如字何害

雍兵敗還走戰好時

宋祁曰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

結治河上塞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秦時結治

置以為三老鄉一人

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

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

劉敞曰以告之之字衍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師古曰五諸侯者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

劉敞曰張耳秦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

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家亦已亡不相得

漢王道達孝惠魯元載行

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過沛使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况下文云漢王急推墜二子足可證前道達孝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

謂竭者隨何曰至果使畔楚

朱子文曰此教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之覺文理不順况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

今諸侯子在閩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劉歆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服虔曰中地在扶風也

宋祁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

漢王跳 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

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

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惟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鼻王門何乃迂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宋祁曰越本無破字

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

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起

行勞軍

集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宋祁曰欣自到汜上以矣今集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

高帝紀下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劉歆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

萬民與苦甚 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

劉歆曰與讀曰歟助辭

其赦天下殊赦以下 如淳曰殊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昭曰殊以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

劉歆曰予按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刑之名也

名也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為長沙王

劉歆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

諸侯子在閩中者復之十二歲

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

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

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

劉歆曰予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歆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妾加之

戰必勝攻必取

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必取捷

此所以為我禽也

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

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為相

齊得十二馬 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

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

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

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

以為若蘇說已明願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

當諸侯百萬也

此東西秦也

劉歆曰按文多西字

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

劉歆曰按地理志東陽郡吳郡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

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

以碭郡薛郡鄆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劉歆曰鄆亦非秦郡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

劉歆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為臨淄膠

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為太上

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

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

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

朱子文曰考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下多一與字既云

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

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

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

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

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

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分明

今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斃完其耐鬻故

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

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

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

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慮反又先庶反而功臣

侯表宜曲侯通耐為鬼新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似

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

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

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

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無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

頰旁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耐字直釋云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

宋祁曰榮舊本作榮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

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

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

惠帝紀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劉敞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

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

二歲亦賜一級矣

視作斤土者將軍四十金 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

近上二十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

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

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劉敞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

盡金也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中間廢今復之也

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

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

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

王爰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

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

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

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

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

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

刺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

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闕為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

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

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雖示博聞

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

百二十錢惟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誦之也

劉敞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誦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

等加一算也

葬安陵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

宋祁曰五里一作十里

高后紀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為太后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文穎曰餐邑中更名算錢韋昭曰熟食

曰餐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

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算錢算故作算

景祐刊誤謂算非租稅當改為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

或曰字

行八銖錢 應劭曰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

宋祁曰注文莢字一本作缺非是

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

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

行五分錢

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疆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

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

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嬰至滎陽

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

過其姑呂頰

宋祁曰呂頰樊噲妻封臨光侯

平陽侯竇行御史大夫事

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竇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行也疑此紀誤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

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故事故封侯 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

之一名

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

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

文帝紀

宋祁曰越本邵本然無日字

孝文皇帝 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

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占曰大橫庚庚 張晏曰云

宋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更

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

閏月己酉入代邸

劉攽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詳為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

高后元年己封三王二侯而弘又非帝非不詳也

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師古曰忽忽忘也

劉攽曰忽言輕易也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酺五日

宋祁曰酺南本浙本絲作舖
呂產欲為不善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呂字
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呂字
上帝神明未敬饗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
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宋祁曰越本專作傳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

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
餘皆以給傳置

宋祁曰傳傳舍置廐置按廣雅云置驛也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
少賓也故吏得以為大逆

上幸甘泉 如淳曰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
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木無酒葛二字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劉攽曰高帝詔曰與絳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

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未央宮東闕果愚災

宋祁曰江南本愚作思

將軍薄昭死 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
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
劉攽曰謂疑當作字

後元年
宋祁曰按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

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
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年耳史家遺書後字以別初

元
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次細柳 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

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
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攽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緋七日釋服

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
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

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
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

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
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有不便輒施以利民

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

景帝紀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

是也

或地饒廣薦草莽 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

劉敞曰注麋鹿食曰薦衍一曰字

四年

劉敞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

今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誥誅策列侯薨及諸侯

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誥誅策 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

改曰太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

令故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

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

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

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

劉敞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

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

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

世無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

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誥則非表

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
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

中四年

劉敞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劉敞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

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前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

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

贊

劉敞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為青翟襄平侯相夫為嘉又言

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者又載皇太后崩

皆其錯悞者不知班氏之謬或後世亡其書有追補之者

武帝紀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劉敞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

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

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

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

則始有詔書矣

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

造之歲以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為常是也總致敬耳

非止祈農

劉敞曰為音于偽反謂為歲事曲加以禮耳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洲宮 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洲宮今

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于其傍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

劉敞曰予謂救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疑當云龍淵廟按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又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 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敞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縣以續食令與計偕

宋祁曰舊本文續作給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十人獨身脫還

劉敞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耳疑紀誤

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百金

宋祁曰新本無百字

迺得孽子嘉

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

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臣瓚曰元始四年為鄭公建武十三年封於觀為衛公

宋祁曰注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

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 師古曰逸詩也

劉敞曰予謂親省邊垂詔語耳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 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

載于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于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劉敞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

宋祁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于戈於船上以禦敵也

甲為下瀨將軍 臣瓚曰吳越謂之瀨

咸會番禺

宋祁曰刊誤本改禺作愚

見夏后啓母石 師古曰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

劉敞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啓字非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嵩

宋祁曰新本作登嵩嵩

故用事八神 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劉敞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

帝亦然

肩然如有聞

宋祁曰姚本云肩先結反與肩同說文云動作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

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余縣

宋祁曰余縣舊作參非

望祀虞舜于九疑 師古曰文說是也疑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疑山

宋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疑字下無音疑字刊誤據史館本改

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令之諸州計帳也

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按太初元年受計於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見

勝五日

劉敞曰衍五字

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蹠以協瑞焉

劉敞曰按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為黃金而此稱泰山似非是所謂黃金為麟趾裏蹠者蓋用首山金為之耳故詔先敘三瑞下乃云以協瑞焉

丞相屈罷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宋祁曰妻子舊本無子字

後元年

劉敞曰按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則當但稱後元年也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 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

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

宋祁曰案馬亦滿補反易馬為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

可改故但易其形耳以是知漢雖馬姓亦謂之姓也

昭帝紀

後元二年

劉敞曰檢前後文多元字

夏六月赦天下

劉敞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

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

宋祁曰景德本柯作牂

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 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傳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傳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

劉敞曰予謂瓚說是

今民得以律占租 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民數其義然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劉敞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即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為所著官既罷榷酤矣何處賣酒乎

其吏為禁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為吏所執持者

劉敞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宣帝紀

至後元二年

劉敞曰按武帝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蓋本云後元年後人誤作後元元年又就元字注二字後又誤為二耳

內謁者令郭穰

劉敞曰謁字衍劉敞同

自左更至五大夫

劉敞曰案此賜爵不及中二千石者緣王即位九侯率已為閔內侯矣

廣川王吉有罪

宋祁曰吉一作去字

至于子孫終不改易 師古曰言各久其職事也

劉敞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非謂侍中尚書官至于子孫不改易也

賜勳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更至五大夫 師

古曰賜中郎更爵得至五大夫自此以上每為等級而高賜也一日二千石至五大夫自此以下而差降

劉敞曰爵自中郎更文誤蓋本云自中更至五大夫傳者誤以更為吏遂衍出郎字與民爵不過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

上也以中二千石爵中更二千石亦當左更真比同千石當右庶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尋本始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

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劉敞曰此詔是下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下中二千石各一人於文似少潤飾

漢書考正

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屬精更始 李斐曰今吏已修身奉法矣但不能稱上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無赦今我意有所閔閔吏修身奉法矣而未稱其任故特殊之與更始耳李說非也

劉敞曰言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須赦也何則身不修則不能率下法不奉則或阿枉如此則民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也

劉敞曰此詔正謂吏未能修身奉法有稱上意者故特赦之與更始申做之也顏李以意疑宣帝不當謂吏皆未修身奉法乃斷其辭曲為釋解失之遠矣

擿巢探卵彈射飛鳥

宋祁曰南本飛鳥下有畢年二字

斬其首惡大豪楊玉儉非首 如淳曰儉音酒醕熟

宋祁曰予按醕非字當為儉音酒熟鄭注月令曰酒熟曰儉其益吏百石以下春十五 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

宋祁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

太夫人八十匹

宋祁曰一本作夫丁八十匹

夫人六十匹

宋祁曰一本無此五字

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

劉敞曰多樂字

陽夏公曰古語多此類非衍字也

黃龍元年 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馬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也見新豐者於此五載矣

劉放曰案宣帝率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言改元甘露其夏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閏歲改元黃龍然後又云正月復幸甘泉然則宣帝自追用五年前黃龍改元爾若是年黃龍見史官馬得不書漢注未可據也

元帝紀

年二歲宣帝即位

劉攽曰此言年二歲宣帝即位指論踰年改元為即位耳若春秋諸公也

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

宋祁曰古本無黃字

戰戰兢兢

宋祁曰唐本作栗栗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

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

人人自以得上意

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

饑寒疾疫天不終命

宋祁曰刊誤改天作天

北假田官

宋祁曰田官一本作官田非

行所過毋出租賦

宋祁曰舊本作毋令出租賦

為父後者民一級

宋祁曰越本無為父後者四字

隕霜傷麥稼秋罷

劉攽曰如言爛脫是

殷周法行而姦軌服

宋祁曰法行唐本作行法

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

宋祁曰一本無洪字

有白蛾羣飛蔽日 師古曰蛾成羣若今之螻蟻類也

宋祁曰顏注南本唐本並無成羣二字

立皇子興為信都王

宋祁曰興越本作興據表傳作興是

三輔都尉

宋祁曰唐本無都字

大郡都尉

宋祁曰舊本南本唐本並無郡字刊誤添

縣蠻夷師門

宋祁曰唐本無門字

懼不克任

宋祁曰不唐本作未

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

宋祁曰唐本無之字

匈奴韓邪單于來朝

宋祁曰序當作呼

成帝紀

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

宋祁曰姚本注云漢每上雍祀甘泉有千乘萬騎置頓之勞今

移祀于南郊郊故有共張繇役也

陽朔二年夏五月

宋祁曰古本無夏字

歷階升堂而唯

宋祁曰歷階唐本作歷陛

列侯近臣各自省改 師古曰省視也視而改之

劉敞曰予謂省者減省也改者頓改也

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師古曰令公卿與內

郡國各舉一人

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內郡國共舉人

哀帝紀

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 師古曰謙不敢言為太子故云假

充若言非正

宋祁曰非正新本作非如正

前博士弟子父母死

宋祁曰一本無前字

建平元年二月詔曰

劉敞曰此詔亦是下丞相大司空者

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

宋祁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年後人不

曉四字為號輒削去元將二字非是後得唐本元將字果存

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民兵法有大慮者

宋祁曰民疑當作明

造司寇職

宋祁曰南本職字上有官字

平帝紀

賢即日自殺

宋祁曰唐本無即日二字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劉敞曰予謂吏俸雖有其名皆不滿其數平帝即位推恩故賜

令滿秩如二千石者得兩百也顏百官表注吏俸差是其注

云漢制三公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

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云云據

後漢注所定千石以下歲得多少本數此自建武時所加者非

西漢舊事也

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儲備

宋祁曰唐本無吏字

使少傅左將軍豐

宋祁曰傳一作府

黃支國獻犀牛 師古曰類象黑色一角當額前

宋祁曰南本顏注一角字上有有甲二字

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

劉敞曰賊二百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也

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廡 應劭曰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風七十二
牖法七十二兩

宋祁曰注文三十六兩兩字舊作旬七十二風風字舊作候疑
此本有誤

冬置西海郡

宋祁曰新本去冬字

漢書考正

表

吳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劉攽曰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
王城陽留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
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宣帝所封有至王莽時者年淺不
足云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松茲載侯霸元始五年六月辛丑封

劉攽曰元始當為始元

景成原侯雍河間獻王子地節二年四月癸卯封平陵嚴侯招樂
卿憲侯佟高節節侯疆然同

劉攽曰獻王薨至此六十年不應有未封之子疑誤

襄平侯豐廣陽厲王子

劉攽曰廣陽無厲王當是廣陵王

方鄉侯常得廣陽惠王子

劉攽曰廣陽亦無惠王疑是思王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留文成侯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 師古曰韓申
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義

劉攽曰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如顏說何緣言以韓申都下韓子
謂張良傳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作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

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隨韓王成非韓王信也
樊侯蔡兼以睢陽令高祖初從所以韓家子遷定北地 師古曰
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蔡

劉敞曰予謂此猶言楚子諸侯子也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外戚恩澤侯表

師古曰據功臣表及王子侯表平帝時無紅侯惟周勃古孫恭以
元始二年紹封絳侯疑紅字當為絳轉寫者誤耳

劉敞曰予謂今有虹縣音降然則紅亦有絳音也

百官公卿表上

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園鞞鐘官技巧六廐耕銅
九官令丞 師古曰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駒駘騎馬輅

輅大廐也馬皆萬匹據此表太僕屬官以有大廐未央輅駒駘馬
駒駘承華而水衡又云六廐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六廐者其
官別屬水衡

劉敞曰表敘水衡九屬官技巧六廐各一物也後省技巧六廐
顏遂謂此都是一官非矣蓋上林自有六廐一令丞主之後六
廐等各別有官非此六廐也

又衛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

劉敞曰都水官處有之按表少府三輔皆有焉水衡屬官先
叙九官令丞矣後列長丞又云上林計令長不當置然則甘
泉上林長是一官甘泉都水是一官自衛官已下凡六官言七
者誤也

主爵中尉屬官又有都水鐵官

漢書考正

劉敞曰有當作右上云左都水此為右都水

百官公卿表下

元狩四年成侯李信成為太常

宋祁曰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元封五年成安侯韓延年為太常二年坐留外國使八月入粟贖
論

宋祁曰以景武功臣考之云坐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六月之
與

古今人表

漢書考正

志

律麻志上

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 師古曰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

劉敞曰志言卦起於數顏云數起於卦非也

皮曰鼓 師古曰鼓者郭也言郭張皮而為之

宋祁曰郭景本作廓

正月乾之九三

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

萬物棟通

宋祁曰南本有臣瓚曰案陽氣上下相及遠而通之也

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

劉敞曰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按上言南呂任成萬物然後成

之數謂酉也從酉數除亥數則得九矣

今之肉倍好者 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

宋祁曰南本為好字下有肉者環之實好者環之虛十字

銅為物之至精

劉敞曰嘗為銅之為物至精

宋祁曰嘗去之字

迺以前麻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劉敞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

日月在建星 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

宋祁曰建星在斗後十三度牽牛前十一度當云在斗牛間孟

說非

鈞校諸麻用狀

宋祁曰鈞校當作鈞校

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扞兩之

劉敞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千一百

七十六象罔所據一加之為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之為二千三

百九十二

律麻志下

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

劉敞曰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者通計

上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壹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以下文金晨

見伏少見伏推之可知

壹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

劉敞曰此又妄改為壹復自是通計晨夕見伏之日分也

壹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分

劉敞曰此壹見與火一見字皆妄與木通計義同

壹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百五分

劉敞曰此壹復字亦妄與金通計義同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

餘十五小餘千一十

林文炳曰當作小餘千一十當云求二十四氣加大餘十五三

分其小餘千一十蓋傳寫顛倒漏一分字

統歲分之七十七

宋祁曰當作七十四

乘大統見復數

宋祁曰景本大統作大終
加後餘於中餘盈其法得一

宋祁曰景本餘盈下有中字

九章歲 二 六十五戊子

宋祁曰景本作戊午

己未

宋祁曰景本作乙未

丁巳周公五年

宋祁曰景本作丁酉

五 乙丑季 酉太甲元年

宋祁曰太甲元年當在楚元三年上

乙巳孟楚元三年

宋祁曰景本無三字

七 五十二辛亥

宋祁曰改作辛巳

巳巳定七年

宋祁曰景作十一年

禮樂志

而背忘志先者衆 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

宋祁曰祖考下當添也字

故孔子曰禮云禮云云云 師古曰玉帛鐘鼓乃其末也

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

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師古曰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

宋祁曰景德本循行作修行

絲不習五常之道也 師古曰人性所常行之也

宋祁曰注文宋本無之字邵本有之

法家又復不傳

劉焯曰法家當屬上句

其感人深

宋祁曰邵本於感人深上無其字

是以纖微痲痺之音作而民思憂

劉焯曰樂聲無痲痺當依禮讀為噍殺

麤屬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 師古曰麤古作麓字

宋祁曰姚本改古作作字若云麤古麓字非是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宋祁曰景本舊無也字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

宋祁曰善心而當作善心也

五英英華茂也

宋祁曰邵本無華字

簡而無教 師古曰簡約而無教慢也

宋祁曰注文無字當作不字

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師古曰言樂之和諧也

宋祁曰和諧也應刪去也字

或通諸侯或入河海 師古曰云諸侯者追繫其地

劉焯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燕也不亦謬

乎

又曰夫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

宋祁曰文義就馳姚本作文義外駁

漢興樂家有制氏服虔曰魯人也善樂事也

宋祁曰注文第二也字當刪

又有房中祠樂

宋祁曰當刪又字

周有房中樂

宋祁曰周上有曰字

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

宋祁曰邵本無明字

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 蘇林曰言昭容樂生於武

德舞

劉春世曰子謂主出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用樂者

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

采詩夜誦 師古曰故於夜中歌誦也

宋祁曰歌誦下當添之字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劉敞曰按此言房中歌十七章推尋文理不見十七章疑本十

二章誤為十七章也此言房中歌十七章今分別之大孝備矣

一章八句七始華始一章十句我定厥數一章八句王侯秉德

一章七句其鄰翼鄰謂近臣也海內有壽一章八句大海蕩

水所歸高賢愉民所懷依注當有蕩愉字大海蕩一章

六句安其所一章六句豐草萋一章八句雷震一章十句桂

華一章十句桂華馮翼此桂華前章之名也古詩皆有章

名今此獨兩章存美芳一章八句磬磬即一章八句嘉薦芳

矣一章八句皇鴻明一章六句波則師德一章四句孔容之

常一章八句承帝明德一章八句

行樂交進 師古曰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盡交歡

也

劉敞曰子謂逆迎也樂音洛言師行而和樂遠邇皆迎也

都荔蓬芳窈窕桂華 師古曰諸家說皆未盡也

宋祁曰諸家下當添之字

孝奏天儀若日月光 師古曰天神下降故有光

宋祁曰有光下當添也字

桂華美芳二詩

劉春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若本例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

誤遂以冠後後詞無美芳亦當作美若矣

帝臨章

劉敞曰子謂此帝指天子耳後之制數以五即謂武帝改服色

而尚黃數用五也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顏緣中壇故

疑是相祭但以堂壇論中央中

桐生茂豫

劉敞曰桐幼稚也揚子云師哉師哉桐子之命

附而不驕正心翼翼 師古曰言畏威懷德者皆來賓附無敢驕

急盡虔敬

宋祁曰虔敬下當添也字

抵冬降霜

宋祁曰抵作底

各敬厥事

宋祁曰邵本厥作其

造茲新音永欠長

宋祁曰欠當作久

象載昭庭

劉敞曰象載則瑞應車也

百末旨酒布蘭生

宋祁曰百末作百米

披圖案謀 蘇林曰謀譜第之也

宋祁曰第之衍之字

淫淥澤淫然歸 師古曰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饗神之後久在淥澤乃淫然而歸也

宋祁曰按淫淥澤淫然歸師古注義似取未安淥當是福祿之

祿淫溢也言神之賜祿淫然廣溢然後歸而上天也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

劉敞曰此詩四句先敘所見祥瑞之物也象載瑜黑車也白

集西雍之麟也甘露榮泉天之所降地之所出也注非

象與犧 師古曰犧音儀

宋祁曰原本儀作犧

況於聖主廣被之資

宋祁曰況於當作況以

今幸有前聖遺制之威儀

宋祁曰遺制下應添禮字

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

宋祁曰繼周者下當添一雖字

刑法志

有稅有賦 師古曰賦謂發賦歛財也

宋祁曰邵姚本云發賦歛之賦也

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師古曰講和習之也

宋祁曰邵本無之字

緩急非有益也

宋祁曰姚本益也刪去也字

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

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曰上書非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奏於天子而何若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字

直而美

今法有內刑三 孟康曰黜削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

宋祁曰姚本刪去刑字

完為城旦舂 臣瓚曰以欽左右止代刑

宋祁曰代刑姚本改作代刑

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宋祁曰罪耐姚本作耐罪

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

宋祁曰如完姚本刪如字

率多舂 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舂以笞五百代斬左止

笞三百代剗笞數既多亦不活也

宋祁曰姚本改入於作人多

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 朱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禍當曰人有樂生之意慮字目

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

食貨志上

煉木為末

宋祁曰煉木當為揉木煉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按易作揉

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 師古曰事見虞書堯典也

宋祁曰姚本刪去也字

以黎民祖饑

宋祁曰祖饑古文作阻饑

士農工商四民有業

宋祁曰姚本民作人

餘二十晦以為廬舍 師古曰春夏居之秋冬則去

宋祁曰則去當作即去

於里有序而鄉有庠

宋祁曰於字下當添是字

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師古曰視讀為示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比其音律 師古曰比謂次之也

宋祁曰比謂下當添調字

典雲祁祁

宋祁曰典雲當改典兩

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

宋祁曰邵本王德作至德

故魯宣公初稅晦

劉放曰稅晦所謂二也

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

宋祁曰勤謹當作勸謹下不勤同

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 李奇曰官以斂藏出糴也

宋祁曰姚本改也作之字

商君壞井田開什伯

宋祁曰王本伯作陌

猶未足以澹其欲也

宋祁曰也字當刪

自天子不能其醇醜

宋祁曰越本醇作醇

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

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

大命將泛 孟康曰泛音方勇反

宋祁曰勇當作濫

安有為天下陷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 師古曰陷危者欲墜

之意也

宋祁曰注文當刪危者二字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易子而齧其骨

宋祁曰姚本刪而字齧下狡反

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

劉奉世曰不避湯禹避字未詳

宋祁曰言土地人民之衆不讓湯禹也
粟有所滌

宋祁曰有所滌下脫矣字
除專殺之威

宋祁曰專當改作顛
而播種於三畝中

宋祁曰姚本刪去三字
歲數豐穰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師古曰漕水運

宋祁曰水運下當添也字
費直二萬萬餘 師古曰萬萬億也

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

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

宋祁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

陋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 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太疏闊而
更之令陋小

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陋小下當添也字

食貨志下

太公為周立九府國法 師古曰周官太府云

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

歲有凶穰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
必取澹焉

宋祁曰取澹當作取贖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師古曰干求也

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

治鑄炊炭 應劭曰作錢模也

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樓字

奈何而忽 師古曰忽忽忘也

宋祁曰忽忘也姚本改作忘忘也

則敵必懷七矣

宋祁曰懷當作壞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

劉奉世曰久當作乃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

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

變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

費數十百鉅萬 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

宋祁曰數十下當添萬字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

夫如五大夫

劉敞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

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

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稍增其價豈

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

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

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吏無俸以理推之當是補吏不試也

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

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閣

費亦各以鉅萬十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

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

出御府禁臧以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

宋祁曰滯財滯字當從土注同王本帶音滯

更造錢幣以澹用

宋祁曰澹當作贍

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

宋祁曰鉛俞玉反

其文龍名白撰

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衍名字二曰三曰之下皆當

有金名史文錯脫

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宋祁曰為大下當添司字

民多買復

宋祁曰買復當作賈復

貧者畜積無有仰縣官

宋祁曰無有下當添皆字

皆有差下

宋祁曰姚本作皆有差小

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

宋祁曰姚本改耳作也

民多姦鑄 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

宋祁曰鉛錫下當添也字

獄少反者 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

宋祁曰而出下當添之字

旗幟如其上甚壯 師古曰幟讀曰幟音昌志反

宋祁曰昌志當作式志

欲留留處 師古曰有欲住者留而處之

宋祁曰處之當改處也

不辨自殺

宋祁曰不辨當改不辨

天子為山東不澹

宋祁曰澹當作贍

通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治無賦稅

宋祁曰邵本無無字

費皆仰大農

宋祁曰邵本費下無皆字

故能澹之

宋祁曰澹當作贍

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

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

或不償其概費 師古曰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

宋祁曰償其餘當刪餘字

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

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字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 師古曰市列謂列肆

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

宋祁曰當刪之字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

叔鄭敬子也

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

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

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

法圓以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蠹蝕肉

好鈎婉全

直各加一百

宋祁曰當刪一字

幹在縣官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

宋祁曰幹南本作幹主領下當添之字

而論語曰酌酒不食 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

宋祁曰孔子下當添在字

酒酤在民

宋祁曰在字下一有齊字

率開一廬以賣 師古曰廬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鍛

家廬故取名耳

劉奉世曰名賣酒為廬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鍛家廬

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洛陽薛子仲張長叔

宋祁曰叔疑作督

却以給澹

宋祁曰澹當作贍

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師古曰此時可斂之

宋祁曰此時下當添則字

野有餼芟而弗知斂

宋祁曰當刪而字

郊祀志上

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師古曰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非宗

伯及大宗也

劉敞曰予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恭為宗自稱曰我為宗伯宗

伯非宗何哉

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劉敞曰蓋于陳倉北阪上築城作祠，之下文云集于祠城是

也

獻公以為得金瑞

宋祁曰越本獻公下有自字

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 師古曰五至以殺俱來

宋祁曰淳化本注末云五至之數也無以殺俱來四字

世不得而記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求僊人羨門之屬 師古曰古亦以僊為仙字

宋祁曰注文僊字下當字字下字字當刪去

五曰陽主祠之果山 韋昭曰之果山在東萊膠縣

宋祁曰姚本注文無之字及縣字

最居齊東北陽

宋祁曰新本最作聚

後三年游碣石

宋祁曰景本碣作碣

恒山泰山會稽湘山

宋祁曰邵本湘作相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

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北斗蓋衍字也

若陳寶節來一祠

宋祁曰新本無若字

木寓龍一駟 李奇曰寓寄也

宋祁曰李奇注寓寄也晏本作寓木以主之

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 李奇曰上宿上齊戒也

宋祁曰越本註云上宿月上旬也

而殺者赤帝子也

宋祁曰邵本無也字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宋祁曰淳化本作各以其禮時祠如故

今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祀官女巫

宋祁曰邵本無下長安二字

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

劉敞曰予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時據十月為歲首故言夏

郊也

以郊見渭陽玉帝五帝廟臨渭

宋祁曰姚本無下五帝二字

上有故銅罷問少君曰

宋祁曰曰字上疑更有少君二字

言此牛腹中有奇書

宋祁曰新本去書字

蓋若歎為符

宋祁曰歎字下疑有之字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劉奉世曰指謂鹿也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之於壇下也義甚

通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

東萊山

宋祁曰淳化本無下中國二字

則揖而見奉一

劉敞曰則揖當屬上句

為秦一鉞旗

宋祁曰淳化本作秦一絳旗注同越本止云秦一絳無旗字新本云秦一鉞亦無旗字

高世比德於九皇

劉敞曰予謂董仲舒書言周人推神農為九皇此是矣

三月迺東幸緱氏

宋祁曰本紀作正月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

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郊祀志下

迺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無令復作

宋祁曰南本云迺下詔字下無十二字

合高皇帝祠坐對之 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時配天故言對

劉敞曰按王莽奏事文帝祠秦一已用高祖配矣何謂未乎

宋祁曰注文高祖時配天時字當刪

秦堂下而上

劉敞曰而上字屬下句

春幸汾陰祠后土

宋祁曰姚本春字上有明年二字

以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日祀上帝於明堂後每修封

宋祁曰越本每作毋新本無後字但不修修封

名曰秦液

宋祁曰秦液淳化本作秦浸予據昭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

無秦浸也

立神明臺并幹樓 師古曰幹或作翰

宋祁曰邵本翰作幹

而以木寓馬代駒云

宋祁曰南本無木馬二字

禱凡山 師古曰凡山在朱虛縣見地理志也

宋祁曰也字當刪

修五年之禮如前

宋祁曰南本修皆作脩

立四祠於未央宮中

劉敞曰四祠隨侯珠一也劍寶即新蛇劍二也玉寶璧即受命

寶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天子世傳者并周康寶鼎為四周康

寶鼎似汾上所獲鼎也

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

宋祁曰南本無城字

鳳凰集祲祠 師古曰祲音況矩反

宋祁曰姚本作王矩反

於所集處得玉寶

宋祁曰姚本所作是

今行常幸長安

宋祁曰淳化本無行字

有風波舟楫之危 師古曰楫音集

宋祁曰建本楫音即涉反此云音集疑非是

則合於天心

宋祁曰南本作合於天下心

夏后啓母石

宋祁曰一本無石字

萬萬里沙

宋祁曰姚本祇一萬字

及孝宣參山

宋祁曰參山于據孝宣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於臨胸與此相應不然太山自在五嶽何可罷之

以問劉向對曰

宋祁曰向字下當更有向字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

宋祁曰令字下疑有白字

不可罔以非類 師古曰罔猶蔽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求報無福之祠

宋祁曰祠當作祀

登遐倒景 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

宋祁曰注文反字上當添日月二字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師古曰三謂三皇五謂五帝也

劉秦世曰周秦之末三五之隆語有害而理未通疑有誤三五

似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可見

宋祁曰顏注三五之隆疑非是予謂五字當作主蓋指漢三主

耳新垣平事則文帝時也元鼎元封則武帝時也初元則元帝

時也指異代則曰周秦之末於今世則曰三主之隆文意較然

明甚師古於漢書他所是正者甚多而不察於此所未諭也

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

宋祁曰牲景德本作特

其別樂曰

宋祁曰邵本無別字

所以正承天順地

宋祁曰一本作承順天地

于長安城之未墜兆于東郊兆于南郊兆于西郊兆于北郊兆

劉敞曰五兆字衍

先齋鶴體毒昌屏玉二十餘物漬種

宋祁曰醴景本作醴別本茲從左與此本不同

天文志

左左星右右將

劉敞曰星蓋將字

又曰辰星不出三年

宋祁曰三年當作五年

九月地太半亡國

宋祁曰亡國擬作亡國

然用之一決房中道

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

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

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為允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麻推之從歲星也

劉敞曰按麻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

星於東井非理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

七月日當在鷄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

宋祁曰翼下當添軫字

河平二年十二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 如淳曰或曰

即病謝君男故避其時

劉奉世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乃河平二年云病

何也或說未曉

南方有大四五圍

劉奉世曰有字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

五行志上

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

宋祁曰味邵本作啄

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微舒殺君

劉敞曰予按昭九年夏微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

乎

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宋祁曰鐵鐵疑作錢錢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

宋祁曰疑作錢錢不下

金錢冰滯涸堅

劉敞曰冰音凝

厥水流入國邑預霜殺穀

宋祁曰穀當作菽

五行志中之上

用其衰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欲表其衰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恭組

綬

先是者嚴公夫人

宋祁曰朱子文云者字宜去

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

劉敞曰平陽當作平陰

五行志中之下

楚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

所斬墜於水之效也

劉奉世曰死於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

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

劉敞曰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自僖公未年至文公卒凡二十

三年今言二年誤也

五行志下之上

五行志下之下

地理志上

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師古曰九州之外云

宋祁曰注文南本無九州以下十五字景本無注末凡十二處

四字

厥田中下 師古曰第六也

劉敞曰田中下而言厥賦貞乃第六明矣自孔氏固誤之

宋祁曰正文厥字別本無

浮于沛深通于河

宋祁曰深疑作濕注同

海物惟錯 師古曰海中物產既多故雜獻

宋祁曰獻下當添也字

萊夷作牧厥樂縶絲

劉敞曰貢絲絲不特言樂縶絲言樂而敘萊夷之下明此萊夷

之貢

厥樂古織縞

劉敞曰此樂亦屬淮夷

鳥夷卉服厥樂織貝

劉敞曰予謂織貝特敘鳥夷之下明鳥夷之樂也緝背為布如

厚繒今亦有之貝木名也

首漆采絳紵縶織縵 師古曰紵織紵為布及練也

宋祁曰練淳化本作疎

錫貢磬錯 師古曰亦待錫命而貢

宋祁曰注末貢下當添之字

岷嶠既蕝

宋祁曰岷疑作嶠注同

織皮昆崙析支渠叟西戎即敘 師古曰言此諸國皆織皮毛各

得其業而西方遠或然就次敘也

宋祁曰姚本各得其下漆事字次字改作此

至于太華 師古曰太華即今華陰山

宋祁曰姚本作華陽山

至于敷淺原 師古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

宋祁曰博陽尚書注作博陽一本作博陽

同為逆河入于海 師古曰言相迎受也

宋祁曰迎改作逆

道沈水 師古曰沈音弋巒反

宋祁曰沈音一作沈

四海會同 師古曰四海之內同會京師

宋祁曰之內下姚本有皆字

咸則三壤成賦中國 師古曰言其隨其土地自上中下三品而

成其賦於中國也

宋祁曰卸本自字作田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

流

劉敞曰予謂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通三千里也要荒乃在九州

外矣夷者言稍以夷禮通之於春秋譬杞晉也蔡請如蔡蔡叔

之蔡蠻者言蠻俗矣於春秋譬楚越也流請如流共工之流

比兩者之分夷近而蠻遠蔡輕而流重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

曰流采亦當作蔡聲之誤耳

朔南油

宋祁曰洎疑作泉注同

川曰榮雒 師古曰榮即流水所溢者也

宋祁曰流當作沈

京兆尹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 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

霸功視子孫

宋祁曰沂越本作沂章淳化本作華

左馮翊 陽陵故弋陽

一第... 卷之三 反反...

宋祁曰弋當作易

右扶風 喻慶有黃帝子祠

宋祁曰南本黃帝下無子字下同

杜陽 師古曰齊詩作自杜

宋祁曰詩作當作詩曰

茂陵莽曰宣城

宋祁曰宣下當添宣字

弘農郡 盧氏莽曰昌富

宋祁曰昌富疑作昌富

河東郡 燕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周厲王所奔

宋祁曰州山一本作代山

上黨郡 屯留 師古曰屯音純

宋祁曰音純當作音純

襄祖

宋祁曰祖邵本作垣

注氏楊谷絕水所出南至榘王入沁 師古曰注音工玄反

宋祁曰沁別本作泌下同注文工注反一本作故玄反

河內郡 脩武

劉敞曰子謂脩武則因武王伐紂名之

河南郡 戶二十七萬

宋祁曰邵本作三十七萬

滎陽有狼湯渠

宋祁曰狼湯邵本作狼液

密有大隄山 師古曰隄音隄

宋祁曰音隄當作音塊

東郡 莊平

宋祁曰莊當作莊

東武陽高治深水

宋祁曰深當作濕

潁川郡 偽陵 李奇曰六國為安

宋祁曰安下當添陵字

汝南郡 潯 應劭曰世祖更名固始

劉奉世曰按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潯疑自別地

南陽郡 戶三十五萬

宋祁曰當作四十五萬

鄭 如淳曰鄭音滴濁之滴

劉奉世曰吳芮傳鄭音郎益反此乃音滴如音非也

復陽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宋祁曰方邵本作房

南郡 夷道 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

宋祁曰巫字下當添山字

江夏郡 竟陵章山在東北 師古曰音云

宋祁曰章山上當添丘字音云當作郎音云

雲杜 應劭曰左傳若敖取雲郢

宋祁曰雲字當作於字

廬江郡 皖 師古曰音胡管反

宋祁曰管當作結

山陽郡 郟成

宋祁曰部當作邛

沛郡 郟莽曰單城

宋祁曰單當作留

鉅鹿郡 郟 師古曰音若么反又差臬反

劉敞曰衍文

常山郡 蒲吾有鐵山

宋祁曰有鐵下或有北字

鄆高祖即位更名高邑

宋祁曰高祖當作世祖

都鄉莽曰分郡

宋祁曰郡當作鄉

涿郡 益昌莽曰有秩

宋祁曰作有杖

勃海郡 阜城

宋祁曰南本作阜成

千童

宋祁曰千當作平

平原郡 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

宋祁曰漯改作濕下同

千乘郡 被陽

宋祁曰被或作彼

泰山郡 荏

宋祁曰荏當作荏

北海郡 平的 師古曰的音丁歷反其字從白

宋祁曰的當作的從日

柳泉莽曰弘睦

宋祁曰睦當作陸

樂都 石鄉

宋祁曰南本樂都石鄉注皆無一作已下字

琅邪郡 朱虛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維

宋祁曰維郡本作淮

即來莽曰盛睦

宋祁曰睦當作陸

武鄉莽曰順理

宋祁曰理當作里

臨淮郡 口百二十三萬

宋祁曰邵本作百三十萬

徐為楚所滅

劉春世曰為吳所滅非楚也誤

會稽郡 景帝四年屬江都

劉敞曰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鄞郡而不得吳名曰江都然

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

丹陽郡故鄞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

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鄞郡鄞郡之置又不知何帝按吳王

濞傳王三郡謂會稽豫章故鄞也廣陵國注云易王非屬王胥

并得鄞郡而不得吳然則吳與鄞皆非郡明矣實說武帝以故

鄞地為丹陽郡後人追書吳地故云三郡此注但當云故鄞屬

江都武帝置丹陽郡不知傳寫誤故若此或班氏亦自誤也又

故郭地名自有故耳又以其似言故物遂益郡字皆非也

宋祁曰丹陽當作丹楊

涇 韋昭曰涇水出蕪湖

宋祁曰邵本蕪作毋

胡孰

宋祁曰胡當作姑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宋祁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水漸字當作浙字

桂陽郡有鐵官

宋祁曰鐵官邵本作金官

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林

宋祁曰景本無林字

武陵郡 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 應劭曰潭水所

出東入鬱音淫

宋祁曰正文鐔字或作潭注阿林入鬱下當添林字音淫上當

添潭字

廣漢郡 梓潼 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決反

宋祁曰巴郡注墊音重疊之疊

蜀郡 秦置有小江入并

宋祁曰南本改并作關亦未允

旄牛若水入絕過郡二行千六百里

劉奉世曰里數蓋誤

越 雋郡 遂久絕水出徼外東至楚道

宋祁曰道字下當添入字

青嶺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入勞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

宋祁曰惟後作唯益州郡如淳云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益州郡 健伶

宋祁曰健郎本作建

地理志下

金城郡 白石莽曰順礫

宋祁曰礫一本作樂

天水郡 勇士 師古曰即今主土

宋祁曰主土當刪主字

武威郡 鸞鳥

宋祁曰鳥郡本作鳥

敦煌郡 淵泉

宋祁曰淵一本作拊

北地郡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宋祁曰洛疑作路

歸德

宋祁曰景本無德字

鴈門郡 涇陶

宋祁曰涇景本作汪音枉

右北平郡 後靡漫水南至無終東入庚

宋祁曰漫當作灑

遼西郡 肥如盧水南入玄

宋祁曰入玄當作入書

鬱林郡 臨慶有斤員水

宋祁曰員郡本作南

交趾郡

宋祁曰趾景本作止

中山國 安險葬曰寧險

宋祁曰寧險郡本作寧險

信都國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

劉敞曰景帝前二年初封王子彭祖為廣川王都信都四年徙

趙國除為信都郡中二年封皇子越為廣川王傳國至王汝陽

廢當甘露四年也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有信都太守是廣川

削國除為信都郡矣後漢志劉昭注云安平故信都高帝置之

疑此信都下注當云高帝置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四

年復故又按志云景帝增六郡若信都高帝置則不及此數疑

注當云景帝前二年為廣川國四年為信都郡中二年復為廣

川國宣帝四年復故也

留川國後并北海

劉敞曰按留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入

北海耳

楚國 戶十二萬

宋祁曰十二郡本作十一

文景各六

宋祁曰各六越本作五十六

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

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

宋祁曰可墾下越本無不可墾三字淳化本無不墾二字邵本

無可字

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

宋祁曰地字景本作域

迺封為附庸邑之于秦

宋祁曰秦晏本作秦

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師古曰載檢獨獨

宋祁曰載檢當作載斂

南賈漢楚漢楚僮

宋祁曰正文漢楚二字當刪

西近邛笮花馬旄牛

宋祁曰正文笮笮當刪一旄字

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

宋祁曰世字下淳化本有亦字

趙中山地薄人眾

宋祁曰正文中山地下別本又一地字

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

宋祁曰一本傾下有務字

至告訐刺吏二千石 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

宋祁曰注文相字邵本作猶

夫樂浪海中有倭人

劉敞曰夫字宜屬上句

皆齊分也

宋祁曰分也一本作分地

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宋祁曰慎疑作憤
內滅陳魯之國

劉敞曰嚴王未嘗滅魯也

故至今多女而少男 臣瓚曰周官職方云揚州之民二男而五女此風氣非由淮南王安能使多女也

劉敞曰班氏作史雜采異說亦安能無失瓚舉揚州之說是矣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 臣瓚曰云、師古曰瓚說非也

劉敞曰瓚所云越非禹後亦謂百越之君耳豈指七八千里內之民乎班氏所舉但是會稽一越爾瓚以一越證之亦未為失而顏遂曲排之非通論也
又若逢風波溺死

宋祁曰逢越本作蓬

溝洫志

及明津雖內

宋祁曰明邵本作盟

至于火任 臣瓚云、師古曰云、

劉奉世曰瓚說是也師古以為在成自非也

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

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間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待會於楚也

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

漢書考正

劉奉世曰按今渭河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問隔瀆渡數大川固又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

故畫河要棄地

宋祁曰與邵本作埭

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 師古曰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擊人之顏額也

劉奉世曰洛水南入渭商山乃在渭水之南甚遠何由穿渠至其下也蓋自別一山名顏說失之

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

劉奉世曰不字宜為水字或衍不字

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 如淳曰然則隄在郭內也臣瓚曰謂

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劉奉世曰如瓚說則是河已沒黎陽城矣非也如說為是不然則黎陽因隄一面為城如今之澶州故郭門乃在隄外矣

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

宋祁曰晏本隄潰下有二所兩字

藝文志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

劉敞曰此七十與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

曲臺后倉九篇

宋祁曰景本曲臺下有至字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

三五

得壁中書也

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宋祁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

八體六技 韋昭曰六曰署

宋祁曰注文署下當有書字

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劉奉世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

是時始建隸書矣

宋祁曰建當作造

成帝時將作大臣李長元尚篇

宋祁曰李長下當有作字

平原老七篇

宋祁曰老一作君

鈞盾兄從李步昌八篇

宋祁曰兄當作兄

易之嘽嘽 師古曰嘽與謙同

劉奉世曰嘽若與謙同何為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嘽嘽者

太命三十七篇

宋祁曰命一作命

淮南外三十三篇 師古曰外篇雜說

宋祁曰雜部本作新

尹都尉十四篇

宋祁曰尹一作郡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劉奉世曰其實惟脫一史字耳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鴟冠

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注二百五十九恐合作

五百二十一 篇數已在前

鸚治子一篇

宋祁曰治一作治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

劉奉世曰此註二百七十一又當作五百九十二兩注篇數皆

不足蓋訛謬也

武帝時軍政楊僕

劉奉世曰政當作正

秦階六符一卷

宋祁曰淳化本六作陸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

宋祁曰史官之字下舊本有術字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

臣秘曰志序神德者內云孔子曰索隱行怪顏師古注云禮記

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臣必索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玄注云索讀如攻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言方鄉避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恥之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即與禮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刊正作素字

漢書考正

列傳

陳勝項籍傳

陳勝傳 又問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宋祁曰旁音步浪反

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劉奉世曰按此諸詭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為茲目吳廣然則行

廣字

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

劉敞曰按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乎疑衍皆字又守者非正

官權守者耳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劉敞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

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宋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鄆章邯別將擊破之

劉敞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圖東海疑鄆是鄆字

下乃有鄆下軍耳

項籍傳 吾為迺家婦

宋祁曰別本作自吾為迺家婦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

求勝也

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田假與國之王



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儂傳作懷王語
將軍兵皆屬焉

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為句按史記云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輒重折辱秦吏卒

宋祁曰一本無重字

收其寶貨畧婦女而東

宋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

羽見秦皆已燒殘

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

如衣錦夜行

宋祁曰史記作衣繡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

宋祁曰共一作兵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

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李奇曰樓煩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

稱耳師古曰李說是也

劉敞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

羽復引而東至東城

宋祁曰東城縣名

馬童面之 師古曰面謂背之不面向也

劉敞曰面之直面向之耳

贊 九圍之師遁巡而不敢進 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

宋祁曰姚本注文疑出作疑懼
比權量力

宋祁曰學官本作量力史記作量力

然秦以區區之地 師古曰區區之貌也

宋祁曰姚本注文之作小

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以力征

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

五年卒亡其國

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

張耳陳餘傳

張耳傳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

名籍而逃亡

劉奉世曰顏解太近直避禍自逃其命爾

今以張大楚王陳 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

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為王稱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稱也

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

宋祁曰別本為字作謂

乃求得趙歌

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

且什有一二相全

宋祁曰別本無有字

餘還亦望耳不讓趙出遂收其兵

宋祁曰遂收字上別本有耳字

耳雅遊多為人所稱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反內

劉放曰前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

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

劉放曰斬餘泚水上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

宋祁曰景德本無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

八年前從東垣過

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

貫高等乃壁人栢人妻之置廁 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

劉放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廁中故云置廁東海貢五里

一捩十里一置

後六年宣平侯放復薨

劉放曰復字疑衍

魏豹田儂韓王信傳

魏豹傳 齊楚遺項它田已將兵隨市救魏 師古曰楚遺項它

齊遺田已

劉奉世曰田儂傳儂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儂臨濟下非遺田

巴也

田儂傳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

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見羽傳中

橫來大者三小者乃侯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劉奉世曰高帝惟召橫耳故許之火者封王小亦不失為侯詳

語意可知宜為其徒眾哉

韓王信傳 復收信散兵

宋祁曰景祐本無散字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劉放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當有與字

居七日胡騎稍引去

宋祁曰景祐本有兩稍字

胡者金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

章銜曰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說不得行欵且

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特無弩耳金兵者言匈奴自戰其

地也

後坐耐金失侯

孔武仲雜說漢多以耐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

方事夷狄而擊羌越下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下式賜金

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

擊羌者故於宗廟耐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

者王削縣侯失國焉蓋緣諸侯之不從軍武帝忿焉乃設此法

故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為御史大夫

韓彭英盧吳傳

韓信傳 其母亦無以葬

宋祁曰或無其字

信數以策干項羽

宋祁曰或無此項字

上不欲就天下乎

宋祁曰或無此上字

安能鬱久居此乎

宋祁曰或無久字

信再拜賀曰唯 師古曰唯應辭音弋琴反

劉奉世曰唯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 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

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眾亡不離散而敗也

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

宋祁曰一本作大將軍

而伏兵從夏陽

宋祁曰伏越本作復

劉敞曰復當作伏

未肯擊前行 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

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

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

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文

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

宋祁曰逐信張耳信張耳已入水上軍疑有二張字

經所謂敗市人而戰之也 師古曰敗與駮同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同下無也字

若燕不破

宋祁曰若一作弱

漢王奪兩人軍

宋祁曰學官景德本作兩人軍印浙本無印字

戰鋒不可當也

宋祁曰一本戰字上有久字

與信夾灘水陳 師古曰灘水出琅邪北經縣

宋祁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

引兵半渡擊龍且

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留兩意俱通舊本龍且無龍

字校本添

楚以亡龍且

宋祁曰以疑作已

數萬之眾

宋祁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

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按六年游雲夢時高祖已即帝位不容更

稱王也

居常鞅鞅 師古曰鞅音於兩反

宋祁曰當作於向反

信病不從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

信因欲殺之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

宋祁曰功臣表云慎陽樂說為淮陰侯舍人告淮陰侯信反

侯二千戶

且喜且哀

宋祁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

釋弗誅 師古曰釋放也置也

劉歆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祁曰浙本無此四字

彭越傳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

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

劉歆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

越為呂后泣涕

宋祁曰一本作涕泣

詔與俱東

宋祁曰一本無詔字

遂夷越宗族

宋祁曰宗字當作三字

踪布傳 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

宋祁曰軍字疑作聚

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宋祁曰越本將字下有軍字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劉歆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

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

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

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黥布漢王度羽得布共

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人說布叛楚布叛楚

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

布歸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或楚漢初記事者

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

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邑

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本

語也

日夜會戰彭城下

宋祁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

陰拱而觀其孰勝

宋祁曰觀其字下當有執字

深入敵圍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

得羽地也

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入敵圍乃至滎陽

成臯爾從齊還彭城自不經梁地也

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淮南字下更有淮南二字

數月龍且攻淮南

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留項王於齊數月

然事理全在下邑又非齊地

使人微驗淮南王

宋祁曰微或作微舊本及李本並作微今故作微景德本無

王字

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

宋祁曰浙本上字下更有上字
果如薛公揣之

劉放曰上曰善按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直如薛言布取荆
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崇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
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
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寓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
云歸重耳

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集

宋祁曰高帝紀作會集

盧縮傳 吳中嘉兩家親相愛

宋祁曰浙本嘉作喜

為羣臣缺望 師古曰缺謂相缺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相字下有又字
不知始所以得從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自著稱起及以破威茶封陽夏侯當是傳
誤爾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劉奉世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

欽令久連兵毋決 晉灼曰使稱久亡畔

宋祁曰浙本注文久字下無亡字

吳芮傳 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
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
曰尋後贊文或說是也

劉奉世曰其定著令予謂無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

謂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徒忠無他事何以著令耶

劉放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
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守令長沙王此亦一證

荆燕吳傳

燕王劉澤傳 呂后所幸大將者張卿

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作張澤卿或作釋卿按周勃傳宦者令張

釋論皆顏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此

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今卿最幸疑卿是字

釋其名也

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劉放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此傳不同說在高

紀

遂跳驅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

宋祁曰浙本注文給字下有說字一本給作詭

子康王嘉嗣九年薨

宋祁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皆同

立四十二年國除

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吳王濞傳 荆王劉賈為布殺無後

宋祁曰浙本為布字下有所字

王三郡五十三城

宋祁曰故東陽郡鄆郡吳郡即賈舊封

卒踐更報予平賈

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溝洫志蘇林注曰平賈以錢取

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詐稱病不朝

宋祁曰一本無稱字

諸侯皆有背叛之意

宋祁曰叛當作畔

精兵可具五十萬

宋祁曰浙本無精字

西走蜀漢中告越 師古曰言王子定長沙已北而西越蜀及漢

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

宋祁曰顏注已北當作以此使報當作便報

賊臣量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宋祁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

會兵滎陽至雒陽

劉攽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吾據滎陽

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叙在雒陽下

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

宋祁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淮陽

陽夏公曰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浙本爾然則雌黃可矣

下乎

酤酒無行

宋祁曰南本酤作酷

未至癰發背成

宋祁曰癰當作癰

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殺亂天下錢

宋祁曰注文天下錢浙本作天子錢

上使告條侯救梁

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

不可用之

宋祁曰浙本無之字

七國發兵且誅錯

宋祁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

贊 權激呂氏 晉灼曰恐其大臣缺望

宋祁曰注文恐其當作恐以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宋祁曰此中注言張卿者浙本然作張釋陽夏公謂偉誤作危

顏遂以重為罪累

劉攽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

能薄敏以使其象

宋祁曰敏字上當有賦字

楚元王傳

高祖同父少弟也 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

宋祁曰母字下有也字

伯嬰卒 師古曰嬰古早字也

宋祁曰也字當刪

封其子信為羹頤侯

宋祁曰當作頤羹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敞曰次之之字衍

封上邵侯

宋祁曰當作下邵

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

劉春世曰文帝時元皇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

云景帝即位以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疑爵字衍云生比

皇子者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

易稱知幾其神乎

宋祁曰浙本幾作機

胥靡之

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緡靡謂拘縛之也

使杵曰碓春於市

宋祁曰碓一作椎一本改碓字作椎古語相椎皆助樂者此椎

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

是為文王四年薨

宋祁曰一本作三年

子安王道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

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

宋祁曰後疑是后字

劉德傳 德字路

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

少修黃老術

宋祁曰修當作脩

雜治劉潭詔獄 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

宋祁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

封為陽城侯

宋祁曰城一作成

賜諡繆侯 師古曰以其安訟子

宋祁曰姚本安作安

劉向傳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祁曰循一作脩

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柱道術篇

名藏在枕中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篇名上有書字

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劉春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

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年德父辟彊為光祿大夫

時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彊

更生兄陽城侯安民

宋祁曰城一作成

恭顯白令詣獄置對 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

宋祁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其罪辭

惓惓之義也

宋祁曰正文句末措文勢不合有也字

又曰飴我麩楚

宋祁曰楚浙本作藜

釐楚麥也

宋祁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按徐堅初學記引漢書云來
楚大麥也蓋唐本與江南本同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師古曰言人各為不善其意非離而相怨
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之

宋祁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末之當作矣

故其詩曰密勿從事 師古曰密勿猶勉勉從事也

宋祁曰注文勉勉從事當刪從事也

山冢卒崩 師古曰山頂降高而盡崩壞

宋祁曰注文降一作隆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

傳曰奔也

劉攽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

長狄入三國 師古曰之齊榮如之魯喬如之晉焚如

宋祁曰榮如喬如焚如三如字下浙本皆有也字

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注同

宋祁曰浙本正文注文無二木字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宋祁曰浙本注文伐作執

邪正雜糅 師古曰糅音汝救反

宋祁曰當作女救反

見規事消

宋祁曰韓詩作暉云暉見日出也今詩作見蓋向引韓詩後人

便蓋作見非是陽夏公按向時毛詩未列學官
以故今事一二

宋祁曰浙本教作效

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

宋祁曰浙本觀字下有覽字

民萌何以勸勉 師古曰萌與眊同無知之貌

宋祁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眊眊二字

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卅朱之子

劉攽曰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

宋祁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斯原夾二水也

殷湯無葬處

宋祁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

冢按蒙為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

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

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冢字記云

劉向言湯無葬處蓋不知其處也

文武周公葬於畢 李奇曰在岐州之間

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

孔子葬母於防 師古曰防魯邑名也

宋祁曰正文注文防當作坊

誠使於體也

宋祁曰浙本體作禮

皆明於事者也

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人膏為燈燭

宋祁曰史記作人魚膏

往者咸見發掘 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發字上有皆字

孫林父竇殖出其君術統其君嗣

劉奉世曰孫林父竇殖予謂統其君嗣乃竇事也

又曰尹氏殺王子克

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

終有間樂望夷之禍 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

道東臨澠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不在

渭北也

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在也且何以知望
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涇為崇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

然夷去者平也

先見為其人做象

宋祁曰做當作微

根垂地中

宋祁曰垂一作中一作垂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浙本有之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

劉奉世曰毋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

劉敞傳 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 師古曰七十子實七十二

人指其成教言也

宋祁曰注文二當作七

傳聞之與親見之

宋祁曰之字當刪

理軍旅之陳

宋祁曰理一作治

在漢朝之儒

宋祁曰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

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宋祁曰浙本離於作離合

擬以不誦絕之 師古曰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

宋祁曰注文當作苟以已不誦習之

莽少與敞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

宋祁曰浙本作太皇太后

改名秀字穎叔云 應劭曰故改名幾以趣也

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

季布傳 為任俠有名

宋祁曰俠疑作挾

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宋祁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

侍問果言如朱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指事務之際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布召見謝拜郎中

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

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

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

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

辨士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

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

錢也顧猶念也

事責人趙誅等

宋祁曰越本談作同

長事爰絲 師古曰言以兄長之禮事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也字作之

布母弟丁公 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

宋祁曰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

藥布傳 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萬世

宋祁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

今漢壹徵兵於梁

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徵兵於梁浙本從今

田叔傳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材不勝

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

上說 師古曰說讀日悅也

宋祁曰注文當刪也字

孟舒豈毆之哉

宋祁曰豈毆之哉之下當有戰字

贊 身履軍寡旗者數矣 師古曰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屨而加

典字云身屨典軍非也

宋祁曰注文謂屨當作屨

高五王傳

趙幽王友傳 凡立十四年

宋祁曰四字校添

秦國自快中野兮

劉攽曰秦國當屬上句

宋祁曰浙本無自字

託天報仇

宋祁曰仇音渠尤反也

齊哀王襄傳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 師古曰兒

子畜之比之於子也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

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示

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以琅邪為父也

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

劉攽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

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

舉兵以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

宋祁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匡之

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宋祁曰越本作十年

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

宋祁曰越本作三十六年

文帝憐悼惠王通嗣之絕

宋祁曰越本絕字下有世字

三國兵共圍齊 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劉春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

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

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與其子昆弟姦坐死

宋祁曰浙本正文坐死字上有新字

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宋祁曰自及吳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有他本無

王年少懼以罪

宋祁曰越本以作大

蕭何傳

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

劉春世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責於文母害

母害者取其為人母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母害者蓋其時

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

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餘說太汎

奉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

劉攽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

事共辨之

王秦降將以距漢王

宋祁曰浙本距字下有寒字

何諫之曰

宋祁曰謝郭去之字浙本無之字

何為乃必也

宋祁曰乃字疑作迺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 師古曰天漢河漢也

宋祁曰注文河漢當作天河

說漢令引兵東定三秦

宋祁曰浙本說漢字下有王字

先封為鄴侯

宋祁曰索隱鄴氏云鄴屬沛郡音嵯屬南陽音贊又巨瓚按茂

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也

知獵狗乎曰知之

宋祁曰謝郭本去此七字

鄂秋時為謁者

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

加萬世之功哉

宋祁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

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閭內侯邑二千戶

宋祁曰浙本作鄂千秋

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 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

宋祁曰浙本注文句末有也字

上自將擊之

宋祁曰舊本作上自將軍浙本無軍字

尚復華、得民和 師古曰尊與致同致：言不怠也

宋祁曰注文怠一作逮

上所謂數問君

宋祁曰此疑有者字

母收粟為歎食 師古曰言恣人田之不收其粟稅也

劉敞曰言母收葉草為歎食而已

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

宋祁曰浙本作民人

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

宋祁曰越本作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上親自臨視何疾

宋祁曰浙本無親字

曹參傳 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

宋祁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避字下有軍字

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相國

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

告舍人趣治行 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作猶言家人也

吾是以先之 師古曰云

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

及為宰相有隙 師古曰參自以戰關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

怨何也

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

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宋祁曰浙本觀參字下有能字

至今八侯

劉敞曰八侯二字疑衍

張陳王周傳

張良傳 良少未宦事韓

宋祁曰宦疑是嘗字

良嘗問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

劭曰記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記水

也又非沂水服虔是也

臣必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記及今有記水縣字音詳里反據

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記合

從土作頤音與下文直墮其履圯下然作圯字校定

劉敞曰予謂若本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記上疑記亦自為

頤音而釋為橋也譬如贍辭作澹辭矣然則記字從水亦未為

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

宋祁曰舊本記從水張必改作土謂從水者是江

詳里反予謂必說非也近胡旦作圯橋替字從水且

嘗問之且曰記者頤何所疑憚說文從圯蓋本字原

未容無義必故從土奈應注為記水之記又何以辨應

用此尤見張必之率爾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宋祁曰褐制若裘服

父以足受之笑去

宋祁曰浙本作笑而去

良因怪疏曰諾

劉敞曰怪字合在因字上

宋祁曰浙本怪字下有之字
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蚤音早

宋祁曰注文蚤音早當作蚤故早字
常習誦

宋祁曰一本誦下有讀字
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

宋祁曰浙本作在陳留
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

宋祁曰浙本韓字上有而字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宋祁曰浙本襲字上有共字
宜稿素為資 晉灼曰欲令沛公反秦秦秦服儉素以為資

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

宋祁曰舊本記從水張秘改作土謂從水者是江有記之記音
詳里反予謂秘說非也近胡旦作圮橋贊字從水且碩儒也予
嘗問之旦曰記者顧何所疑憚說文從圮蓋本字原後人從水
未容無義必故從土奈應注為記水之記又何以辨應之誤耶
用此尤見張秘之率爾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宋祁曰褐制若裘服
父以足受之笑去

宋祁曰浙本作笑而去
良因怪詭曰諾

劉敞曰怪字合在因字上

宋祁曰浙本怪字下有之字
後五日蚤會 師古曰蚤音早

宋祁曰注文蚤音早當作蚤故早字
常習誦

宋祁曰一本誦下有讀字
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

宋祁曰浙本作在陳留
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

宋祁曰浙本韓字上有而字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宋祁曰浙本襲字上有共字
宜稿素為資 晉灼曰欲令沛公反秦秦秦服儉素以為資

宋祁曰注文資字舊本作質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
如約即止不敢東
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良多病未嘗特將兵

宋祁曰舊本云持兵將

今秦無德
宋祁曰浙本德字作道

倒載于戈
宋祁曰載作戴

天下不復輸積

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
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 師古曰離者言其非避而委離之以從
漢也

宋祁曰離親戚浙本離作左左 言其非避而委離之若只作
離字則不須用注也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

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與蕭何等俱封

宋祁曰浙本封作拜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宋祁曰浙本無上字

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

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西有穀颺 師古曰穀山也颺池也

宋祁曰注文當作穀穀山也颺池也

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劉攽曰曰字後人妄加

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宋祁曰浙本夜字上有立字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宋祁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

良始所見下邪祀上老父與書者

宋祁曰浙本祀作祀

陳平傳 富人莫與者

宋祁曰浙本作莫肯與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

劉攽曰吾欲以女陳平女下疑少一與字

宋祁曰越本無孫子二字

諸將盡讓

宋祁曰一本作詳注云詳而讓

吾聞先生事魏不遂 師古曰遂猶竟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以惡草具進楚使 服虔曰去肴內更以惡草之具

宋祁曰浙本作菜草之具

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宋祁曰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

願乞骸骨歸

宋祁曰乞當作賜

平適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

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

平固辭謝曰

宋祁曰一本固作固然作固為長

特一力士之事耳

宋祁曰浙本特字上有此字

為函奴園七日

宋祁曰園字上疑有所字

更封平為曲逆侯

宋祁曰曲逆漢書原無音文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

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反逆音過

陳平乘馳傳載勃代會將

宋祁曰景祐本無陳字校添

馳傳未至軍行計曰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宋祁曰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宋祁曰之字可刪

王陵傳始與高帝啖血而盟

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平曰高帝時

宋祁曰別本帝上有皇字

平曰各有主者

宋祁曰越本無各字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

劉敞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勃謝病請免相

宋祁曰越本無病請二字

不能復起

宋祁曰不能字上疑有終字

願得續封之

宋祁曰浙本無之字

然終不得也

宋祁曰得一作行

周勃傳周勃沛人也

宋祁曰沛人也也字可刪

擊章邯車騎殿

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

劉敞曰馳道猶言乘輿耳言勃將卒在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

報曰官謹除

宋祁曰除下當有矣字

上復用勃為相

宋祁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

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責也

宋祁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終字

坐殺人必國絕一年

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河內太守十二字

予据後言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

先更於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內太守三處再見班固之

筆必不然也今去之

迺封為條侯師古曰條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

宋祁曰脩當作脩集韻音桃云周亞夫所封

殺弓弩持滿

劉奉世曰言殺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

疑行

亞夫堅卧不起

宋祁曰浙本堅作終

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陔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陔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

請得與丞相計之

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

獨置大截 師古曰截大截

宋祁曰浙本注文作大截大截也

此非不足君所乎 師古曰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

宋祁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豈不二字

取庸苦之不與錢 師古曰庸謂賃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

書既聞上下吏

宋祁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

贊 卒歸於漢而為謀臣

宋祁曰一作謀主

非適所及

宋祁曰浙本及下有也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樊噲傳 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

宋祁曰泗字下疑有水字

從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師古曰圍即陳留圍縣

劉攽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帝方置明此行都字

是日微樊噲奔入營

宋祁曰奔疑作奔

從攻項籍屠蒗秦

宋祁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蒗秦城

鄴商傳 沛公為漢王賜商爵信成君

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皆賜侯爵商因其

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

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

夏侯嬰傳 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證之移獄

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

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故嬰證其實然告

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移獄覆嬰以此坐繫掠笞也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樊噲

召時

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梅閉城守也此即被樊噲召

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賜爵封

宋祁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

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 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

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

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

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况復馳乎蘇說是

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劉奉世曰言賜所奪邑則舉蓋以過當奪邑今以功復賜之耳

灌嬰傳 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宋祁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馬字上有司字不

當去左字陽夏公注題云以注觀當有左字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

傅寬傳 四月擊陳豨

宋祁曰景德本作四月別本作一字誤也

周燦傳 復封燦子應為鄆侯 蘇林曰鄆屬沛國

宋祁曰沛國當作陳國

張周趙任申屠傳

張蒼傳 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宋祁曰浙本一月作三月

劉敞曰四歲字本在黥布反上誤書在此

周昌傳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劉敞曰期讀如荀子曰欲秦色之秦楚人謂極為秦

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浙本然心

知期期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二

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知其不可又了無意

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

免進請問曰

宋祁曰問疑作問

任教傳 蒼尤好書

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

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

蒼由此自誣

宋祁曰拙一作絀

申屠嘉傳 其見寵如是

宋祁曰越本無見字

此吾弄臣君釋之

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曰字君字下有其字

鄧陸朱劉叔孫傳

鄧食其傳 欲率諸侯破秦乎

宋祁曰浙本破作攻

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城

劉敞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橫傳云齊使

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漢

齊人多變詐

宋祁曰人疑作民

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

宋祁曰或無負字

陸賈傳 昔者吳王夫差 師古曰差音楚宜反

宋祁曰浙文注文宜作崖

卿使秦以并天下

宋祁曰以疑作已

極欲十日而更

宋祁曰欲疑作飲

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

劉敞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情頻見則不美故母久

馬宮傳君有不鮮不鮮是漢人語也

宋祁曰按宮傳自云三公之位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

固位劉似誤引

妻敬傳 敬脫繞絡 師古曰二音同聲也

宋祁曰注文二音同聲也當刪作音同耳

斷虞尚訟

宋祁曰尚字下一有之字

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迴營成周都雒

宋祁曰雒字下一有陽字

今陛下起豐沛

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

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

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

叔孫通傳 按劍擊柱

宋祁曰按當作板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劉敞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至禮畢盡伏置法酒 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劉敞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也下皆伏

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議失禮者

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

語重複不序矣

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劉敞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淮南屬王長傳 臣母不當坐趙時事

宋祁曰時字浙本添

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御史大夫

為亡命秦市

宋祁曰舊本秦字下有之字

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

宋祁曰越本無諡字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師古曰晉說非

宋祁曰浙本注文作晉說非也

淮南王安傳 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

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宋祁曰姚本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

衡山王賜傳 王始食請上書即背王去

宋祁曰始或作強

濟北貞王勃傳 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

宋祁曰三或作四

蒯伍江息夫傳

蒯通傳 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

先下君而君不利

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

故相與為刎頸之交

宋祁曰一本無之字

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

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

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

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郭去必漢王之不危足下八字

伍被傳 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宋祁曰越本作下臣

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

宋祁曰新本去也字

然猶為治

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

神力絕人如此

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浙本作身材如此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劉敞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

天下勞苦有聞矣 師古曰故謂此者乃為聞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此者作比者

為羣臣先 師古曰在羣臣先

宋祁曰浙本注文先死作前死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宋祁曰越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

江充傳 與齊忤 師古曰言相忤

宋祁曰言當作意

昔太子丹與同產姊及至後宮姦亂

宋祁曰姚本至作王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

宋祁曰別本也作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

連名近臣侍中

宋祁曰浙本名作召

公主曰有太后詔

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行馳道中

也

息夫躬傳 察國姦

宋祁曰察當作發

烏孫兩昆彌願

宋祁曰願字上當有微字

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

劉敞曰當疊云二字即上所說也

將軍二人詣公車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

劉歆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說失之

欲掠問躬仰天大誨

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

叢棘援：曷可棲兮

宋祁曰援當作棧

游曠迴兮反亡期

宋祁曰姚本迴作迴

贊 志不終而詐讎

師古曰讎讀曰售

樂書構卻而晉厲弒

應劭曰欲奉孫周以代君也

宋祁曰注文孫周姚本作孫同

萬石衛直周張傳

石奮傳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

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劉歆曰此里偶名戚里耳高祖以奮姊為美人故使居戚里示

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小吏道鄉因曰遺汝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

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按霍光秉政亦

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休沐也

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

劉歆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

是故巡方州 師方曰東方諸州

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

宋祁曰注諸州字當作侯

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劉歆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

劉歆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

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較考也

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因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

素為姦故下又言因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

也

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

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心

宋祁曰浙本注文心下有也字

衛綰傳 不孰何館 師古曰不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

忠實無它腸

宋祁曰一本它作心

直不疑傳 不疑謝有之

宋祁曰別本無謝字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

劉歆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周仁傳 常衣弊補衣溺袴故不為潔清 師古曰故為不潔清

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管尿管者為小袴以藉其尿

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絮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

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

宋祁曰越本作期為不潔清

張歐傳 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 師古曰說者云刑刑家名

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

劉敞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

有可卻卻之 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

宋祁曰注文舊本番作幡

文三王傳

梁孝王武傳 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謂言

宋祁曰當於言下添也字

多作兵弩弓數千萬

宋祁曰十一作十

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六月六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

代孝王參傳 都督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督陽不遷都也

與女弟子私通

宋祁曰子字當作則

梁共王買傳 立十年薨

宋祁曰越本十作七

濟川王明傳 坐射殺其中尉

劉敞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傳與此不同

梁平王襄傳 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不順

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

睢陽人狂反

宋祁曰浙本作狂友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

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

劉敞曰下兩睢字並當作淮

欲以傷梁長史

劉敞曰史作吏

後救復毆傷部 師古曰毆極擊

宋祁曰浙本注文擊下有也字

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

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驕嫚不肯主令與背畔亡異

劉敞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

此是不肯主令之舉也令音零

恐復不肯實對

宋祁曰一本無實字

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師古曰言虎兕出於櫬龜玉毀於

積匱

宋祁曰注文浙本虎作豹攖作押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

古宜避唐諱

賈誼傳

甚幸愛

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緩而順

章父薦辱漸不可久兮

劉春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

亦夫子之故也 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答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種屈原耳

劉攽曰顏說全失但拉舉屈原事則可與已矣遂自做其怨

憤則太過矣

許應元曰許曰以下答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

也顏說非是

見細德之險微兮 師古曰言見奇細之人險阨之證

宋祁曰浙本微作微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言證意自相會

服似鴉 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

宋祁曰注文為字下疑有如字

申問之歲

宋祁曰單音禪

問於子服

宋祁曰子服姚本作子服

卒被五刑 應劭曰吳伏五刑

宋祁曰姚本注文伏作被

水激則旱

劉攽曰旱讀為悍猛疾也

何足據揣 孟康曰何足引持自責借也

宋祁曰注文責借姚本作責借

貪夫徇財列士徇名

宋祁曰漸本徇作殉

傍若四拘 李奇曰傍音塊蘇林曰皆人肩但傍音欺全反

師古曰蘇音是

臣似曰按說文宕音渠傾反迫也文選李善注宕因拘之貌五

臣注宕因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字然不從人住

強新加字玉篇反聞元文字有作傍字然音傍疑蘇林音誤

今宜定從說文音渠傾反

火未及燃 宋祁曰浙本燃作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國制控據 師古曰控音仕康反據音汝庚反

宋祁曰今越本據音仕康反據音女庚反未知孰是

因使少知治體者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諠自謂也

劉攽曰少知治體說爾何必諠自謂乎

雖堯舜不治

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

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

宋祁曰浙本位字上有之字

甚者或戴黃屋 師古曰天子車戴之制

宋祁曰注文姚本戴作蓋

雖有悍如馮敬者 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

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

雖在細民

宋祁曰舊本在作有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曰

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

今其隔絕也

宋祁曰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

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

劉敞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令為徒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

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

柴奇開章之計不萌

宋祁曰新本開作啓

一二指搖

宋祁曰越本搖作畜

惠王親兄子也

劉敞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

又類辟且病痲 師古曰辟足病痲風辟音壁痲音肥

宋祁曰浙本注文病字下有也字痲下有體傷病也四字若止

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

母取箕箒

宋祁曰浙本箒作帚

則反唇而相稽

宋祁曰反唇一作反辱

劉敞曰辱或作辱

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禽

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亡幾言不多也

劉奉世曰諠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惟此小異於禽獸

慮非顧行也 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

劉敞曰慮大率也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 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

宋祁曰注文姚本特以作徒以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肩髮其色赤

劉奉世曰人生則有肩髮矣顏說誤旬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

則責賤有等而下不隲矣 師古曰謂越制

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

行有難死而不相為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

宋祁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會

夫教得而左右正

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

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明白

冠雖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

豫讓費而吞炭 鄭氏曰費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

曰豐薰也以毒藥薰之

劉春世曰豐謂以物塗之取以豐鼓故謂之豐爾訓靈訓漆皆非也

故厚臣自憲 師古曰憲讀曰喜

宋祁曰王仲弓謂憲字宜曰喜讀為憲

畢以為王而天下安 師古曰畢猶盡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而縣屬於漢 師古曰為縣而屬漢

劉春世曰縣讀如懸

自悉而補中道衣做

宋祁曰新書云自悉以補行

宋祁曰熟字舊本無心後孰計亦無火當去四點
因為俱靡而已 師古曰靡音武彼反

宋祁曰越本作武皮反

贊 以係單于 師古曰賈誼書謂信為大探常義也

宋祁曰注文常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

爰益量錯傳

爰益傳 上不聽遂行之

宋祁曰越本無遂字

淮南王至雍 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

宋祁曰注文是字當刪

陛下不交睫解衣

宋祁曰解字上當有不字

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宋祁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益足

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街

宋祁曰或無之字

及坐郎署長布席蓋引卻慎夫人生

宋祁曰趙本及景德本監本益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
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

句了不綴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

郎官者上書疏

宋祁曰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官者略述禁中人耳

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間所不聞以益聖

宋祁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
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君字

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

宋祁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

鼂錯傳 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

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
誤書耳當從浙本作敗其眾而有大利

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

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文

與金鼓之音相失

宋祁曰學官本越本益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為是你

指非
動考長戰射疏及遠

劉奉世曰長戰恐誤或者動考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為矢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戰有鈎又不可射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壘

宋祁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歎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

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宋祁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以便為之高城深壘

宋祁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其民如是

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

種樹畜長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

劉敞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

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成有朝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

宣大治則終身劉矣

宋祁曰治字下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

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治字者皆後人妄加之也

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得關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宋祁曰智當作知

身自射殺

宋祁曰殺字下宜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若人字義乃易了

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疑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

宋祁曰臣言臣字衍存之句不成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建元年中

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常體

張馮汲鄭傳

張釋之傳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

久宜滅仲之產不遂 師古曰遂猶達

宋祁曰達字下當添也字

漢所以興者

宋祁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1-26 續修四庫全書

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且罪等

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宋祁曰新本杯作招

啓見釋之持議平

宋祁曰啓作咸

吾故聊使結轍欲以重之
宋祁曰聊使結轍疑云聊廷使跪結轍存廷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

馮唐傳 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

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何處來為郎崔說是索隱過音也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

劉敞曰聞頗頗李牧為人即是知其實矣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

唐曰主臣 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

宋祁曰解在王陵傳注誤

今顏聚代之
宋祁曰聚一作最
文吏以法繩之
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汲黯傳 上踞廁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林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吏民巧
宋祁曰遷史作吏民巧弄

鄭當時傳 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師古曰近郊二十里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

自見年少官薄
劉敞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憚然自見當屬上句

亡留門下者

宋祁曰邪本無下字

賈鄒救路傳
賈山傳 夫布衣韋帶之士

宋祁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帶
旌旗不撓 師古曰建立旌旗不屈撓

宋祁曰注文屈撓下當有也字
死葬乎驪山

宋祁曰乎當作虜
惡聞其過乎

宋祁曰乎當作虜
祝鉤在前

宋祁曰鉤當作鈎

聽言則對諧言則退 師古曰又言言而見聽

宋祁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予謂當存
二言字

用之有禮義

宋祁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臣恐朝廷之解弛

宋祁曰江浙本廷作臣

擊兔伐狐

宋祁曰兔疑作兔

又誦淮南王無大罪

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

鄒陽傳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蘇林曰

言胡來人馬之數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也一日覆盡也言

上射飛鳥下盡伏兔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力目反

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蘇說最近之陽已知趙連匈奴吳

交越不欲斥言故謬其辭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

不專漢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意僻澁故

不可通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云

宋祁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

欲報怨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

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

舟侵吳也下文云水章即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宋祁曰南本徐錯改交為蛟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 應

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

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兒者文

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三師古

曰或說是也

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也而義父者似謂

悼惠而不可考據褒其後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

言嬰兒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是矣則知此或說非也

壞子王梁代 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或曰壞

宋祁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於理最切言謂者漫而無統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劉敞曰幾讀曰冀

吳王不內其言

宋祁曰內疑作納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

宋祁曰精字下疑有誠字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宋祁曰玉人南本茲作玉尹

子胥鴟夷 師古曰鴟夷即今之威酒鴟夷勝

宋祁曰勝字下當有也字

語曰有白頭如新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

宋祁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相識作初不相識士無賢不肖

宋祁曰南本賢下有愚字衍字不可從不容於世

宋祁曰容字下一漆身字

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寧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

宋祁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本誤刊耳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宋祁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比字

大晉文親其繼疆伯諸侯 張晏曰以免呂却之難

宋祁曰注文却當作卻

則祭之犬可使吠堯

宋祁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然則軻港七族

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港矣非必沈之水也

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錯亦減荆字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宋祁曰浙本辭作亂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

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即立其子此云不

得立嗣者蓋崇有為此議者耳

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

宋祁曰徐錯改云作亡子謂云義安不須改以存易亡也

宋祁曰亡也邵本無也字

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

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

可謂誠一矣

宋祁曰一當作壹

徒封於淄川也

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枚乘傳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

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

欲湯之滄 鄭氏曰音悽愴之愴

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滄字注須複文為訓故必待滄字乃足

枚乘復說吳王

劉敞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印孫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作之塞蓋知其非

南距羌作之塞

宋祁曰符當從艸下同

不如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

宋祁曰注文吳苑字下當有也字

游曲臺臨上路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

宋祁曰注文上字下當有也字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

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

郡趙因邯鄲

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

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

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

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因之詳疑

乘書非真事後進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迺以安車蒲輪徵乘 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上得之大喜

宋祁曰越本無之字

詠笑類俳倡 李奇曰詠嘲也

宋祁曰注文嘲南本作詡後人不識改從嘲耳

及立皇子謀祝

宋祁曰皇子謀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字

路溫舒傳 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宋祁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以則語緩而迂不

如去之則句易了

寶田灌韓傳

寶嬰傳 千秋萬歲後傳王

宋祁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

嬰亦薄其官 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宋祁曰南本法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忠謹氣高不以官

業為重子按師古注例無何儒亮此其誤寫歟

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 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宋祁曰注特字當作時字

嬰爭弗能得

宋祁曰爭下當有之字

謝病屏居藍田山下

宋祁曰邵本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屏居田南山下若只云

田南山下即當作田字今藍田為是

魏其沾沾自喜耳 張晏曰或曰沾音瞻

宋祁曰浙本法瞻作瞻

田蚡傳 不能令以毀去矣

宋祁曰江南本能作然

唯灌夫獨否

宋祁曰南本否作不顧予謂不若作否

灌夫傳 父張孟常為顯除侯灌嬰舍人

宋祁曰南本浙本常茲作嘗

漢法

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說漢何煩以漢別之

夫為郎中將

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

引繩排根 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

宋祁曰根格二字疑皆從手
極驩而去

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
將軍貴人也畢之

劉敞曰夫謂紛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然當畢之
身荷我馳不測之吳軍 師古曰荷音何

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
後不堅

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時何容更有前後
也

韓安國傳 唯梁最親為很難
宋祁曰一本無難字

帝心迴解而免冠謝太后曰

宋祁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劉奉世曰蒙字當屬下句

廼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云求為太子怨大

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同當是此誤

誅祁臣浮說 師古曰誅音戍

宋祁曰江浙本誅作怵音椿戍反

大行恢對曰

宋祁曰浙本恢字上有王字

北有彊胡之敵

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為背
又遣子弟來邊守塞

宋祁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遣者見天下同任義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

宋祁曰浙本功作公

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

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

廷尉當恢還橈當斬

宋祁曰浙本無當斬二字

唯天子以為國器 師古曰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

宋祁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人二字

引墮車蹇

宋祁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引予謂作奉引為是

擊匈奴破龍城

宋祁曰龍當作籠見衛青傳

上方倚欲以為相

宋祁曰倚欲浙本作欲倚

景十三王傳

河間獻王德傳 加金帛賜以招之

宋祁曰加字新添

漢中太守請治病疾

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元字

立十七年

宋祁曰姚本七作五

魯恭王餘傳 子文王駿嗣

宋祁曰駿疑作俊

復立頃王子駿弟鄧鄉侯閔為王

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

江都易王非傳 使男子恭恬上書 蘇林曰恭音食邪反

宋祁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恭音琅邪淳化本琅邪反皆未安

魯恭王太后聞之

宋祁曰恭當作共

六年國除

劉敞曰當云建立六年

膠西王端傳 遂為無咎省 師古曰咎咎財也省視也言不視咎財也

劉奉世曰無咎省猶今不藉賴忿故為此顏失之

趙景肅王彭祖傳 自行迎除舍

宋祁曰當云迎至除舍

使使即縣為賈人推會

宋祁曰推從木從手者非是

彭祖不好治宮室禴祥 師古曰禴音居衣反

宋祁曰禴當作巨衣反

是為頃王十一年薨

宋祁曰頃王下疑更有頃王二字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

宋祁曰五當作二

中山靖王勝傳 夫衆如漂山

劉奉世曰煦吐沫也

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宋祁曰顏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葭者箭中白皮以張說為非以

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蘆葉也裏字然作裏校去葉字裏字

茲裏

子康王昆侈嗣

宋祁曰康越本作糠：惡證也好樂急改曰糠學本去米蓋

誤也

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

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

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王後又封廣德王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

劉奉世曰按表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此倫

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漢表云漢必有一誤

廣川惠王越傳 案驗不如王言

宋祁曰浙本案字上有有司二字

背尊章 師古曰今閨中俗婦呼舅為鍾

宋祁曰注文呼舅下當有姑字

泗水思王商傳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三安世嗣十一年薨

年薨

宋祁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十字

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

宋祁曰浙本云二十年

李廣蘇建傳

李廣傳 匈奴樓上郡

宋祁曰監本改侵作入

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云、

宋祁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

絡而盛之

宋祁曰越本無之字

從人田間飲

宋祁曰南本飲作飲

匈奴入遼西

宋祁曰越本作隴西

是時廣軍幾沒罷

宋祁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以為李廣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

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

居宜反

宋祁曰數南本浙本並無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

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焉

是時公孫敖新大侯為中將軍

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而敖傳是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今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師古曰莫府衛青行軍府

宋祁曰景祐本無廣字

漢書考正

劉敞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

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而不從故但封書與

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

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史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

未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

其莫府也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

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云、

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已還入軍未至莫

府而長史來問廣、未對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史令上

簿故廣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李陵傳 大匡車中

宋祁曰大字南本浙本並無作伏

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箭共

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劉敞曰三十弩一弦三十箭一臂皆無此理妄說也蓋如今之

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

未至鞬汗山百五十萬矢皆盡

宋祁曰越本百字作一日二字

天子客過之

宋祁曰浙本客作容

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

宋祁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義乃安若只云數

十矢何能脫也

六九

冒白及北首爭死敵 師古曰冒音莫報反首音式救反

宋祁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冠反首音式授反淳化本冒音莫到

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

漢聞李少卿教身奴為兵

宋祁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字立政曰少公

宋祁曰字字一作呼

蘇建傳 賢為騎都尉

宋祁曰南本騎作駙馬

蘇武傳 惠等哭與歸營

宋祁曰浙本哭作共

使牧羝

宋祁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

劉敞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即食之

其草食乃頗去藏耳

武能網紡繳繫弓弩

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

數月昭帝即位

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

匈奴詭言武死

宋祁曰江浙本詭作結

雖報恩將安歸

宋祁曰雖字下疑有欲字

前以降及物故

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物音沒

次日車騎將軍龍領侯韓增

宋祁曰領或作雉

贊 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

宋祁曰南本代作世

衛青霍去病傳

衛青傳 青至龍城 師古曰龍讀與龍同

宋祁曰浙本龍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

造謀藉兵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

宋祁曰姬本改鈔作鈔

城彼朔方 師古曰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桑城以接檢狁也

宋祁曰注文城字下當添壘字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塞渾

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

搏戰獲王 師古曰搏戰擊手戰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奔降單于 師古曰奔古奔字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去

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 師古曰解在田蚡傳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霍去病傳 為票姚校尉

宋祁曰票姚當作本音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劉敞曰大將軍衍將字

去病侯三歲

宋祁曰三越本作一

元狩三年春

宋祁曰三越本作工

收休屠祭天金人

宋祁曰舊本多作天祭金人作祭天者非是刊誤亦改

師率減什七 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

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

劉奉世曰詔書以為金甲則不應兵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

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

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興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年詔既

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

得單于單桓偷涂王

劉敞曰衍單于二字

封為輝渠侯 師古曰輝音暉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去病所將常選 師古曰選取驍銳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咸奔於率 師古曰奔古奔字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宋祁曰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上曰幕李陵歌曰經千里

兮渡沙幕十五字

起冢象廬山云

宋祁曰浙本廬作廬

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

宋祁曰景德本無益字

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

宋祁曰十二歲景德本作八歲

後票騎失期當斬

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

詐死亡居民間

劉奉世曰武紀教自余吾還明年太始元年有罪要斬與此

不同必有誤

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宋祁曰越本國作定

董仲舒傳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劉氏曰久衍字

朕獲承至尊休德

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

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韶勺寧有禮字存

之不成文洽一作治

陵夷至序禁紂之行

宋祁曰衍字古本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又一本題云又云

禁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

何脩何飾

宋祁曰古本飾作飭

此皆可使遠至而立有效者也

宋祁曰越本無立字

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宋祁曰古本齊作叁

非天降命不得可反

劉敞曰當云不可得反

流為鳥

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字句緩而文

復哉復哉

劉奉世曰復當為覆聲字之誤也

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宋祁曰古本齊作叁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少也

宋祁曰越本無兩也字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 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

宋祁曰正越本作之盛反

未嘗有以亂濟亂

宋祁曰濟古作淫

愈甚亡益也

宋祁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成誤矣然其字施於此則

未安也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宋祁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語不容上言治而下

言善治也浙本亦同有善字

王者所當脩飭也

宋祁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

乃複冊之曰

宋祁曰景德本冊作策

游於巖廊之上

宋祁曰古本浙本廊茲作郎予按廊本作郎後人加广而俗人

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為廊吁可惜耶

黎民未濟

宋祁曰濟古作淫下同

故詳延持起之士意庶幾乎

宋祁曰古浙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緩必待

意字句乃自安

而未以位為樂也

宋祁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

而仁誼之流

宋祁曰古本流作汜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宋祁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

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

宋祁曰景德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

齊之以刑

宋祁曰古本齊作叁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宋祁曰浙本尊作遵

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宋祁曰景祐本琢作琢當從此本

所以承流而宣化也

宋祁曰古本流作汜

於是天子復冊之

宋祁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雖相重史體則然

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

宋祁曰所以子按古本無以字語復易了浙本道作道文典可

從作道傳寫誤耳

臣間論語曰 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

宋祁曰景祐本注子夏作孔子

是以犯法而罪多

宋祁曰犯法古本浙本然作法犯子謂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

偶易之非是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四句

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

知也當考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劉敞曰致當屬下句

試述之古

宋祁曰姬本古字上有於字

子之齒者去其角

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子之齒

者是通上下殊非義理也

仲舒弟子呂步舒

宋祁曰古人舒作昌

大善待之

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存儒字則頗不當於

仲舒下作注此蓋顏注時已失儒字矣

朝廷如有大議

宋祁曰古本無如字

贊 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

宋祁曰越本無乃字

司馬相如傳上

文君夜亡奔相如

宋祁曰別本無夜亡二字

乃令文君當盧 郭璞曰盧酒盧

宋祁曰注文盧下當有也字

相如身自著犢鼻禪 師古曰即今之褌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

劉春世曰犢鼻穴在膝下為禪財今至膝故習俗因以為名

非謂其形似也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宋祁曰章疑作常

亡是公存焉

宋祁曰存疑作在

時從出遊遊於後園

宋祁曰一本少一遊字

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

宋祁曰一本無其字

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崒

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崒四字

琳琅昆吾 張揖曰琳玉也

宋祁曰注文琳玉也越本玉作珠

衡蘭芷若 師古曰蘭即今澤蘭也

劉奉世曰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今管城多有之苗如

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

宋祁曰南本浙本並作莖

諸柘已且

劉奉世曰諸柘已且四物也諸山芋字當為諸且尊並也尊

音善各反襄荷也

其高燥則生歲析苞荔 張揖曰荔馬荔

宋祁曰注文浙本馬荔下有也字

薛莎青蘋 張揖曰云

宋祁曰一本無此四字茲張揖等注

蓮藕瓜盧

劉奉世曰詞人不從本字者固多何獨於此不然耶宜用郭說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 師古曰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

宋祁曰徒何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何近而相亂

上林靈龜亦自有注

橘柚芬芳 師古曰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

劉奉世曰橙柚各自一種類所說乃柚也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

劉奉世曰馴駁止是駁馬耳虎嘗見而伏故出獵駕之非真駁也

也

右夏服之勁箭

宋祁曰南本勁作良

即陵狡獸 師古曰已陵狡獸狡捷之獸也

宋祁曰注文當云已陵狡獸矣狡獸狡捷之獸也文合如此

微執受袖 師古曰微工堯反

宋祁曰注文工堯反上當有音字

於是鄭女曼姬 文穎曰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

劉敞曰寺謂曼鄧姓也姬亦婦人通稱爾

榆紵縞 師古曰榆音踰又音投也

宋祁曰句末也字當刪

扶輿倚靡

劉奉世曰扶輿倚靡此言衣裳稱美之貌耳不煩曲解

撩於蕙圃 文穎曰宵獵為撩

劉奉世曰撩雖宵獵之名以訓此賦則不通直獵耳

息而後游於清池

宋祁曰浙本南本後字下並有發字

揚旌柅 張揖曰柅也

宋祁曰柅柅從木列本從手誤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

宋祁曰江南本里字下有之字

邪與肅慎為鄰 師古曰邪讀為斜

宋祁曰注文斜或作表

右以湯谷為界

劉奉世曰右當為左

於是蛟龍亦蟠

劉奉世曰尋師古之說既不以三家為然則是蟠字本不從虫

也故云別是一物矣後人誤竝注改皆從虫非也

編籓皴皴 師古曰皴音感也

宋祁曰注末感字當作咸也字當刪

歲疵鳩盧 張揖曰鳩鳩頭鳥也師古曰鳩音鳥了反

宋祁曰注文鳩字竝當作鳩

芘蔓蕞荷 師古曰蕞荷蕞蔓也

宋祁曰注文蔓越本作苴

縝紛軋坊 師古曰縝音爭恩反

宋祁曰越本注文縝音丑人反

沙棠櫟楮 郭璞曰楮似采柔師古曰柔音食諸反

宋祁曰柔字當作食諸反

連卷攬倦 師古曰倦支柱也

宋祁曰注文柱景本作住

姪烟攬姪

宋祁曰姪當作孫

聽白鹿捷狡菟 郭璞曰云、

宋祁曰南本郭璞曰下云聽軸也言軸轢白鹿追捷狡兔也聽

音樹子謂子虛賦已於聽駒駘下注茲音矣此疑不合再出

徒車之所聞轢 郭璞曰徒步也

劉放曰徒字乃助辭徒猶但也

騎之所蹂若 師古曰蹂若謂踐蹋也

劉放曰若亦助辭若預及之辭

時休息以於此

宋祁曰浙本無以字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 師古曰愀音材小反又音秋誘反

宋祁曰景本注文無又音秋誘反五字

故則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

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

刊削失其意矣

劉奉世曰觀傳所云則是嘗刪其辭矣若是顏說則刪字為長

辭恐非傳意

司馬相如傳下

聞娑舉燧燔 孟康曰娑如覆米箕

宋祁曰娑音郁澆水數

今奉幣使至南夷

宋祁曰越本使作役

陛下惠使者所司之若彼

宋祁曰所司疑作有司

太守以下郊迎

宋祁曰太守字上疑更有蜀字

除邊關邊關蓋斥

宋祁曰德化本無下邊關二字

德茂存乎六世

宋祁曰六世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通武帝六世

港恩汪濊

宋祁曰汪當作澆

僕尚惡聞若訖 師古曰若如也

宋祁曰若汝爾也莊子予語若之類不容詰為如

躬儼駢駝無腋膚不生毛

臣必曰檢字書無儼字又儼字說文曰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

孟康曰澆澆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以澆字作儼字耳合為

澆

宋祁曰儼南本浙本並作臧集韻臧與臧同收注云博雅近也

此文難得句不知師古如何讀之必以躬儼駢駝無腋為一句

膚不生毛為一句則長短不均

中外履福 師古曰履音土支反

宋祁曰履景本止支反浙本上支反

故其事宦

劉奉世曰事當作仕

駭不存之地

劉敞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

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宋祁曰或無近字

中路而馳

宋祁曰浙本馳字上有后字

其為害也不難矣

宋祁曰越本作不亦難矣

劉敞曰亦字不當刊

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

宋祁曰姚本作墳墓蕪穢而不修魂魄亡歸而不食

掉指橋以偃塞兮 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

宋祁曰注文指靡也越本無指字

使五帝先導兮 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

宋祁曰注文五時當從浙本作五時

超無夜而獨存

宋祁曰友字浙本作有字

使所志往

宋祁曰浙本正文無使字

問其妻

宋祁曰別本無其字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 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

宋祁曰注文皇當作王

然后園駟虞之珍犀徵麋鹿之怪獸

劉奉世曰此言駟虞可致於園中怪獸可驅於徵外耳

犧雙龍供抵之歎

宋祁曰龍音居顛反

招翠黃乘龍於沼

劉奉世曰此則下文黃龍一瑞也翠黃言其色翠而黃非別物

鬼神棲靈園賓於閒館

劉奉世曰鬼神棲下疑少三字

休烈波洽

宋祁曰液疑作沃

期應紹至

宋祁曰期應浙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

被飾厥文 師古曰被音敷勿反

宋祁曰浙本被音方吠反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孟康曰廣符瑞之富謂玃之歎以

下三章言符應廣大富饒也

劉奉世曰嘉穀亦符瑞之一也此但包舉作頌之意不必別之

廣謂廣聞其事

炳炳輝煌

宋祁曰炳越本作煥炳

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劉奉世曰如長卿所云則蓋元狩以前皆嘗有此瑞不知史不

遍記何也

贊不已戲乎

宋祁曰已當作亦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公孫弘傳 招賢良文學士

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

躬率以正而過民信也 師古曰過謂處待之而已

宋祁曰注文而已字疑當刪

則羣臣遠 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走

宋祁曰遠疑作俊疑本注文改走作走

治民之柰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

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

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予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

天德無私親

宋祁曰浙本無德字

召見容貌甚麗

宋祁曰浙本作召入見

天子以冊書答曰

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

臣聞操曲木者不累日

宋祁曰累當作索注文積累字上當有索古累字四字

不肖庭辨

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故同

又東置蒼海

宋祁曰一作滄海

諸常與弘有隙

宋祁曰南本常作嘗

卜式傳 布衣革踣而牧羊 師古曰踣即今草屨也

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宋祁曰注文南本稱孔子之言曰
不為利感 師古曰言不惑於利

宋祁曰感一作或注同

兗寬傳 據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

宋祁曰越本無一奏字

定水冷以廣既甲 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

宋祁曰注及冷皆下當添使字

合赫於天地神祇 李奇曰赫開散合閉也

宋祁曰散字下當添也字

徵諸大夫洵取為御史大夫

宋祁曰諸大夫字當作大

贊 定冷則趙禹張湯

宋祁曰南本令作律

張湯傳

勅鼠掠治傳爰書 師古曰傳謂傳達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

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

劉奉世曰傳非速也若傳達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

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

俗呼為爰書也以此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

磔鼠也

宋祁曰顏解其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國杜緩兩傳已

解緩延年之子

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秦獄疑

宋祁曰浙本疑字下有事字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音斷之

予監吏深刻者 予監吏輕平者

劉敞曰吏皆當作史

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 師古曰蓋為此人希思宥也

宋祁曰注及希字下當添幸字

語國家用刑所

劉敞曰日所當屬下句

姦吏甚侵漁 師古曰姦且也

劉奉世曰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

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故有病字

臣固知湯之詐忠

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

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

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陳亦不能

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

使天上飛變告文姦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恣變也

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

湯云殆文故人也

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

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令人言君皆有狀

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
陛下幸致三公

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
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為通

宋祁曰南本浙本茲云豈有私耶謝絕勿復為通
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

宋祁曰浙本作辭祿不受
送以輕車介士 師古曰蓄子戟幢也

宋祁曰注文幢也別本浙本茲無也字

杜周傳

使案邊夫亡 師古曰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當甲兵倉庫者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不循三尺法

宋祁曰浙本無法字

補軍司空

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今字

後侍御史治實

宋祁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字

外內異言 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婿也

宋祁曰注文疾一本作侯

捕繫牽強

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也

賜延年黃金百斤酒

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斗字

元光中

宋祁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

奏請飲為大將軍軍武庫令

宋祁曰軍武庫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字是大
將軍之軍武庫也

離制度之生無厭

宋祁曰離字下疑有脫文

或臣子背君父

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此必適妻將有爭寵相害而為忠者

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官

近觀其所為

劉敞曰當云近觀其所為主注文舊有妄刊去之

宋祁曰為字下南本浙本茲有主字

遠觀其所主 師古曰所為主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
為人之援而進也

宋祁曰注文為主越本作所為非是進也當作進之也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

宋祁曰說別本浙本茲作謀

數稱連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

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

决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

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脱一世字欵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

宋祁曰南本浙本意然作息

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

宋祁曰南本無章事二字

欽子及昆弟友屬

宋祁曰友疑當作支

張騫傳 漢中人也

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

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

而單稱其名曰父

劉敞曰奴甘父立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

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蓋知其人自氏堂邑

名奴甘父也

而為匈奴所閉道脱亡

宋祁曰越本脱作今

立其夫人為王

宋祁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

堂邑父胡人

宋祁曰古本胡字上有故字

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宋祁曰古本旁字下有有字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李奇曰一名天篤

宋祁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

從蜀宜徑

宋祁曰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

出徒叩

宋祁曰新本叩字上有出字

皆各行一二千里

宋祁曰越本無行字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

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

宋祁曰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

漢遺公主為夫人

劉敞曰遺字當作遣

宋祁曰作遣是

道可使遣之旁國

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遺字下茲有一遣字

歲餘騫卒

字祁曰古本騫卒字下複騫卒二字

初天子發書易

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

皆復閉昆明

宋祁曰越本無皆字



實怒至相攻擊

宋祁曰怒浙本作怒

以大鳥卵及聲軒眩人獻於漢 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繫也

師古曰繫音笮

宋祁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卵聲軒越本作

黎軒者非又注文繫于按西域鳥也傳師古音笮於龍反汲

冰瓶也今雖與雍是一字同從凡無容別音笮必無二音亦

當云一音笮

李廣利傳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

宋祁曰車當作運

於是貳師後復行兵

宋祁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存為是

決其水原

宋祁曰古本作源

漢兵宜解即不

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

別至郁成城

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

司馬遷傳

當始皇之時刺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 師古曰武信

君即武臣也

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則武信君非武臣也

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晉灼

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

師古曰談為太史公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

侯之卿上奏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

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

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

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

有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

湯大傳曰

宋祁曰越本無曰字

故天下共若此

宋祁曰越本共作法

凡人所生者神也

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

故長於變

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

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

為人君父者

宋祁曰浙本無者字

受命於穆清 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於讀曰烏

劉攽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

整齊其世傳

宋祁曰本無世字

是余之辜夫

宋祁曰浙本辜字下有也字



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宋祁曰纂當作纂

以拾遺補就成一家言

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

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

傳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云亡失非也

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蓋當時有爾

女為說已容

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

卒卒無須臾之間 文穎曰卒言急也

宋祁曰越本注文文穎曰卒言倉卒與此不同

闕然不報

宋祁曰浙本不字止有久字

列於君子之林矣

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

非一世也

宋祁曰越本無世字

事闕於官豎

宋祁曰浙本軍字下有有字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復此自

一體不可削也

邱德萬之師 師古曰邱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

高故云然

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叩也

而僕又茸以益室

劉奉世曰茸讀如闐茸之茸

何處不勉焉

宋祁曰越本勉作免非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

及如左兵明無目

宋越曰越本無明字

上流多謗議

宋祁曰上字越本浙本然作下

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

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

春秋之後七國並爭 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

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為七國

武五子傳

庚太子據傳 以故眾不肯附

宋祁曰越本無肯字

燕刺王且傳 三十有二帥

宋祁曰別本三十然作三千誤

董鬻徒城 張晏曰匈奴徒東

劉奉世曰匈奴徙漢北

輕弱骨肉

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

又將軍都郎羽林

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大將軍

井水泉竭

宋祁曰越本無泉字

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

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

廣陵厲王胥傳世世為漢藩輔

劉放曰多一世字

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

宋祁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

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

宋祁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父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

宋祁曰姬本父作及

成帝後立孝王子守

宋祁曰後立姬本作復立

昌邑哀王驁傳後見熊

宋祁曰浙本後作復

贊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春庚太子生

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至元朔元年春

庚太子始生贊殊為非誤

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

宋祁曰一本無下秦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

嚴助傳與輪而偷領項昭曰陵絕水曰輜音旗廟反師古曰

旗廟之音無所依據

劉放曰今南方竹與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

雖百越秦邊城何

宋祁曰浙本秦字上有無字

瓊蛇蠱生

宋祁曰浙本生作姦

疾痛多作

宋祁曰景本痛作災

曠日持久

宋祁曰越本持作引

越迺出擊之

宋祁曰越本無迺字

如使越人蒙死徵幸

宋祁曰越本無死字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

美將卒之功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諭意風指於南越

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

朱買臣傳 我年五十當富貴

宋祁曰浙本無富字

買臣深怨党欲必之

宋祁曰越本無深字

主父偃傳 公皆安在

宋祁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

通史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

宋祁曰越本告作以

及齊王以自殺聞

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徐樂傳 尺土之地

宋祁曰越本尺作疆

問者閩東王穀數不登

宋祁曰浙本無數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下

嚴安傳 夫兵多而變起

宋祁曰多或作久

終軍傳 北胡隨畜薦居 師古曰薦讀曰荐左傳戎狄荐居

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氏字

秦燔瘞於郊宮 師古曰郊宮謂秦時及后土也

劉攽曰是時未有秦時后土顏注失之

改定告元

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符元年昆邪降在二

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為符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比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

運當以合符

劉奉世曰還字宜屬上句

王褒傳 越砥飲其号 晉灼曰砥石出南昌

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

忽若慧記畫塗 師古曰記記灑地也

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記字

雖伯牙操逸鍾 師古曰字既作逸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

宋祁曰景本作號鍾校作逸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逸字

翼乎如鴻毛過順風

宋祁曰越本遇作過

賈捐之傳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宋祁曰海字上當有大字

齊王抹其難 師古曰事在左傳僖五年

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

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宋祁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其今四方毋求來獻

宋祁曰浙本去求字

絕奇麗之路

宋祁曰賂字當作路

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

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狩歟

籍兵厲馬

宋祁曰越本作籍厲兵馬

非所以校助饑饉

宋祁曰校助當作救助

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莫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納用

宋祁曰注文士字疑本作事

不聽而誅 師古曰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

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

聽教命乎

東方朔傳

年十二學書

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

十五學擊劍 師古曰學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

又常服子路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

劉敞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

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奉祿簿未得省見

宋祁曰一本改本作奉

朱儒大恐啼泣

宋祁曰時當刪王本作號

置守宮孟下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菟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搗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

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劉敞曰守宮即人家屋壁中蟻蚋俗呼為蝎虎者是也此物惟在屋壁窓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

臣以為龍又無角

宋祁曰角音虛谷反獸不童也

迺覆樹上寄生今朔射之朔曰是窠數也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 師古曰窠數載也 以盆盛物載於頭者則以窠數為之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窠數者今閨中

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蒿之寄生寓目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

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窠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胡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

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窠數皆是附著他物而得各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為窠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五字為盆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

說未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圓似窠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

宋祁曰數音數景本作數

舍人不勝痛呼奉 師古曰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

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

夫口無毛者狗竇也

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示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以劍刺肉而去之何也

劉敞曰之字衍

後廼私置更衣 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

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之後傳因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責賤同此名也

臣間謀遊靜慙

宋祁曰遊當作遊

不足以危無隄之與 蘇林曰隄限也無限言不警也與乘與也張晏曰無隄之與謂天子富貴無限也

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與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

願陳秦階六符 應劭曰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

宋祁曰奄奄當作奄奄

夕時召讓朔

宋祁曰夕當作少

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

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宋祁曰注丈之藏下疑本添者也二字

顧城廟遠無宿宮

劉敞曰城改成

備巨妾之使

宋祁曰使景本作儀

主自執宰敵膝

劉敞曰執當作服

有詔賜衣冠上 師古曰上上坐

劉敞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

董氏常從游戲北宮

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人主之大城也 師古曰城魅也今俗猶云魅城也

劉敞曰劉向說春秋城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胡正

用指僮爾何必遷就魅城也

宋祁曰魏本句末無也字

子夏為太常 師古曰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為變此說非也

劉敞曰作變字乃是

不可勝數

宋祁曰數當作記

服膺而不釋

宋祁曰不下當添可字

故說說行焉

宋祁曰故說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

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宋祁曰泉疑作淵

悉力恭之

宋祁曰恭當作恭

安致望常侍都乎

宋祁曰常字當刪

圖盡安危

宋祁曰盡地本作畫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此

臣秘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洒掃字其灑字解云汎也汎音信今校定此註合示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字灑汎也所釐反汎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公孫賀傳 及使人巫祭祠詛上

劉敞曰使人巫多人字

劉屈氂傳 重馬傷耗 師古曰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使

孕者為之傷耗

宋祁曰注文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獄已正於理

劉敞曰獄合屬上句

分丞相長史為兩府

宋祁曰長史下當添使字

持節發長水及宜曲胡騎

宋祁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

皆以裝

劉敞曰以當作已

尉安眾燕 師古曰漢書往存古體字焉

宋祁曰注末為字當刪

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五蠱之禍流及士大夫 師古曰謂

與太子戰死者也

劉敞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太子時人也

未任聽政

宋祁曰未任王本作未堪

自以為國家興權榮之利

宋祁曰權從木裕從才者非

楊惲傳 移長度大司農 蘇林曰簿書給錄之長也

宋祁曰注文別本給作餘無錄字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糞數者也

宋祁曰多也字

然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

卿大夫之意也

宋祁曰卿字當刪

行步僂僂 師古曰僂即俯字也

劉敞曰僂讀如本字自可

陳萬年傳 遷廣陵太守 師古曰故得遷也

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

輒論輸府

宋祁曰輸府下當添下字

贊 聞汝南朱生言

宗祁曰朱下當添先字

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傳 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

吾欲羸葬以反吾真 師古曰真者自然之道也

劉敞曰形魂復歸於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然之謂

進近醫藥

宗祁曰近字當刪

胡建傳 守軍正丞 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未

得真官兼守之

劉敞曰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改建奏云丞於

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

將軍有罪已聞

宗祁曰已改作以

主使僕射劫渭城令游徽傷主家奴

劉敞曰多令字

朱雲傳 雲數上書

宗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

上於是下咸雲獄

宗祁曰獄下當添治字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

劉敞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

梅福傳 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

爭衡也

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宗祁曰而當作其

當尸牖之法坐 師古曰尸牖之間謂之辰言自辰也

宗祁曰自辰當作負辰

贊 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宗祁曰注文進取下應添於道二字

霍光傳 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

宗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

光當受難

宗祁曰受難改作處難

輦道車首

劉敞曰輦道輦仁之車首也予謂輦者輦車也輦車蓋鼓角士

曹即福衡為鼓吏所著者

王西面拜曰

宗祁曰西疑作四

便房黃腸題漆 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

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椁栢黃腸題漆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

以為椁木名非也

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梓宮次便房次題漆次外

藏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

果何用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

宋祁曰小相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梓木。姚改以為椶木。

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

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

黃金塗。師古曰：黃金塗於椽也。

宋祁曰：於姚改輿。

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

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字。

即具以實語光。

宋祁曰：語疑作告。

語稍泄。

宋祁曰：稍下疑有漏字。

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

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

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刪官字。名下當添為字。

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宋祁曰：輒下添使字。

鵠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非正天子宮中。

宋祁曰：正天子施改正天子。

金日磾傳：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

上聞而嘉之病死。

宋祁曰：病疑作母。

日磾將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將胡若令相僻卧輪之類也。

宋祁曰：卧輪當作卧輪。

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

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

上詔參拜為使主客。

宋祁曰：拜為下當添郎字。

越騎校尉閔內都尉。

宋祁曰：當刪內字。

賞見嗣日磾從成。為君持大宗重。

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

頗惑衆心。

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

趙充國辛慶忌傳。

趙充國傳：還為後將軍少府。

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為之。亦未嘗有將軍。蓋少府者明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

願時渡澶水北。師古曰：澶水之北是漢地。

劉奉世曰：澶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

抵冒渡澶水。師古曰：冒意莫北反。

宋祁曰：冒作莫報反。

母令解仇。

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

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況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

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

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虜出絕轉道 師古曰茲猶俱也

劉奉世曰茲猶具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曰茲也何煩曲解

下文分兵茲出又當為俱耶

通轉道津渡

宋祁曰渡妮改作度

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

欲以歲數而勝微

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比安便也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茲來

宋祁曰茲來越本作正來

釋致虜之術 師古曰釋廢也

宋祁曰廢也妮改作廢棄

願得復還故地

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

難用兵碎故也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

羌虜故田及公田

宋祁曰故田妮刪故字

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

居民得茲田作

劉奉世曰茲亦俱也

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

不分別大小并本意是以大小并有此言也

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

梁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是人不

能違言爾

如是絲役復發也

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

得七校五年

宋祁曰校當作效

報下公卿議臣

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多新首獲降

宋祁曰獲作坐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宋祁曰湯浙本作陽

以為安世本持橐碁筆

宋祁曰橐舊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

宋祁曰庭改作廷

辛慶忌傳 與欽侯戰

宋祁曰欽改作翎

遷郎中車騎將軍

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中駕車騎將
史省文總言之耳

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若車
去騎為車將也

晉獻不寐 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
宋祁曰注文不寐下當添也字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 師古曰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
言進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

劉敞曰衍災字

宋祁曰注國者下當添其字

贊 秦漢已來

宋祁曰已當作以

秦將軍白起鄙人

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

傅常鄭甘陳段傳

常惠傳 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棣移也移園之中有
馬廐也釋文唐棣移郭璞注云似白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

反杞本改作移

吾置王 師古曰置猶放

宋祁曰注文放字下疑有也字

甘延壽傳 投石拔距 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
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

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掣字疑作擊字

就升為期門 孟康曰升手搏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陳湯傳 司隸奏湯無循行

宋祁曰循疑作脩

由是遂西破呼揭堅昆丁令 師古曰揭起屬反

宋祁曰揭字下當添音字

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罪于長嬰大罪

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罪字疑作漢

又遣使責閩蘇大宛諸國歲遺 師古曰遺弋季反

宋祁曰弋季字上當有音字

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師古曰故壞其事也

宋祁曰壞字上疑有破字

數百騎放出外迎射殺之

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

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 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

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

屠三重城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水云三重疑五重者誤

某俊禽敵之臣 師古曰某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魁率

郵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

劉敞曰某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

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某善關故云某俊猶言某將也

段會宗傳 子之所長愚無以喻 師古曰言子思慮深長當不

待已晚告也

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長愚無以相喻也

劉奉世說同

亦足以復鴈門之跡 應劭曰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

為跡隻不偶也

劉放曰由沛徙鴈門非跡也謂免官為跡耳

詩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傳 師古曰雋音字究反又辭究反

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祖究反

進退必以禮

宋祁曰郡本無必字

帶櫛其釵 晉灼曰古長釵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

如似蓮花初生未敷時

宋祁曰注文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當刪去

今乃承顏接辭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今

深接以禮意

宋祁曰意南本作道

母怒為不食

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

春秋是之 師古曰公羊傳曰報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也

宋祁曰注文奈字上浙本有其字

疏廣傳 令仕官至二千石

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宦字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

且夫富者眾之怨也

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

于定國傳 孝婦事我勤苦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

其後姑自經歿

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歿他本作縊歿

前太守彊斷之

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

以遜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

宋祁曰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

宣帝立

宋祁曰浙本作宣帝即位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師古曰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劉放曰于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

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爾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

連上書者交於闕廷

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居巷如禮孝行聞

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

薛廣德傳 陛下不得入廟矣 師古曰言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 一曰以見或傷犯於齋絜不得入廟祠也

劉敞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

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

縣其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

劉敞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平當傳 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

彭宣傳 遷東平太守

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

贊 哀繆哲獄 師古曰哀繆哀恤繆寡也哲獄知獄情也

劉秦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繆字也然則古文繆矜者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繆

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繆寡此亦後人不恍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繆寡乃哀之哉甫刑之言繆寡

洪範之言罔獨意義自不同也

王貢兩龔鮑傳

序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

漢興有國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內不成字當作角

不亦寶乎 師古曰自此已上皆揚雄之言也

宋祁曰法文已字疑作以

王吉傳 中心慙兮 師古曰慙古怛字傷也

宋祁曰法文傷也上疑有怛字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

劉敞曰按文及法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慙慙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

陽夏公曰樹文取新古蓋多如此不為誤

今者大王幸方輿 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

宋祁曰法文音字上當有方與二字

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

宋祁曰一本無也字

朝則冒霧露 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

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

登而上聞

宋祁曰登疑作發

不能無情

宋祁曰情疑作愴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

慎毋有所發

宋祁曰南本浙本母有所發句上有母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

欲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過之不常位

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是以貪財誅利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趨利

此伐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貢禹傳 為犬豬所食

宋祁曰浙本無所字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

一歲功十萬人已上

宋祁曰已當作以

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劉歆曰百姓下多者字

宋祁曰去者字

然通儒或非之

宋祁曰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兩龔傳 不得宿衛補吏

宋祁曰補字上疑有出字

常仕大夫

劉春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言博士

者誤也

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

孔武仲曰龔勝邵漢乞骸骨詔謂之者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為

光祿大夫漢為大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

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

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

劉歆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

鮑宣傳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 師古曰共讀曰供

劉春世曰共讀如字

豪強大姓蠶食亡厭

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

三輔委翰官 師古曰翰音式喻反

宋祁曰注文翰景本作式俞反

極竭覽覽之思

宋祁曰浙本無竭字

大不敬不道

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

宣及何武等

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婿字

宣不知情

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

宋祁曰由字按注并贊注及江浙本作許字

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宋祁曰今字上疑有亦猶二字

勝貴蹈焉 師古曰蹈斯之跡也

宋祁曰注文之字當刪

韋賢傳

黼衣朱紱 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蔽其音同聲

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耳

王報聽諧寔絕我邦

劉敞曰予謂王報時諺有豕韋哉有豕韋亦非王報所能絕也我邦既絕厥政斯遠

劉敞曰周之遠政久矣不由報也孟此詩為不曉其祖者非蘇王室 師古曰蘇與由同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勤談厥生

宋祁曰談浙本作啖

迺春南願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願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

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

追思黃髮 師古曰黃髮謂髮落更生黃者也

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於昔君子

宋祁曰昔一作赫

黃髮不近 師古曰黃髮不近者言遠耆老之人也

宋祁曰注文言字疑改作斤

豈不牽位

宋祁曰牽一作幸淳化本作幸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幸懼穢此征 李奇曰於此便行也

宋祁曰注文便行字下疑有去字越遷于魯

宋祁曰遷當作卷後遷絕同其夢如何夢乎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 師古曰言夢乎王室之事王遠戾我言也

宋祁曰注文之事字下疑有而字言字下疑有故怨之三字寤其外邦

宋祁曰外邦字疑為異邦

心其好而樂亦在而 師古曰而者引絕之辭

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遺于黃金滿籬 蔡謨曰滿籬者言其多耳非籬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范師古曰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劑為籬

宋祁曰范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注文吾陳字下疑有留字劑字疑作筭

章玄成傳 與載送之

宋祁曰與疑作與

玄成在官聞卷

宋祁曰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臥便利甚笑語昏亂 師古曰便利大小便

宋祁曰笑作咲注丈大小便下有也字
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

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

玄成不得已受爵

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

厚后歷世 應劭曰歷世有爵位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越留於京 師古曰留在京師豫朝請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棣棣其則

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

恤我九列 師古曰九列卿之位謂少府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無忝顯祖

宋祁曰祖一作位

列為三公

宋祁曰為疑作於

至宣帝本始二年

宋祁曰二浙本作二越本作三

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

宋祁曰注文百六十七所下當添者字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

今賴天地之靈

宋祁曰江浙本無地字

四方同軌 師古曰示法制齊也

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

各以其職來助祭

宋祁曰浙本無助字

有來雍雍

宋祁曰來字疑作徠

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

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 師古曰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詔

宋祁曰注末當有字耳兩字

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

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

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

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

賓賜長老

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

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 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

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劉敞曰予謂此言一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臣子一體也尋其

文自可見

無不清靜 師古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宋祁曰注末疑有是也兩字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

宋祁曰貴字上疑有明字

上詔問銜議欲復之

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

上疾久不平銜惶恐

宋祁曰恐疑作懼字

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

宋祁曰義越本作禮

具復毀廟之文

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

非今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宋祁曰所為疑作所謂

檢批最彊

宋祁曰批浙本作允

至宣王而伐之

宋祁曰宣字上景本有周字

譚譚推推 師古曰譚譚音他丹反

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刪一譚字

裂匈奴之右臂

宋祁曰景祐本越本臂作肩

四垂無事

宋祁曰四疑作西

太戊曰中宗 師古曰太戊太庚之子

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
故又以為禮去事有殺 師古曰其下並同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二祧則時享 師古曰祧是遠祖也

宋祁曰注文是字當刪

惠景及太上寢園

宋祁曰惠景字下疑有廟字

至平帝元始中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

此兩統貳父

宋祁曰江南本浙本父作文

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

宋祁曰文字下疑有王字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
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

宋祁曰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

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

魏相丙吉傳

魏相傳 後遷河南太守

宋祁曰浙本還字下有為字

恐久獲罪

宋祁曰罪字疑從自字書

久繫踰冬會赦出

宋祁曰繫字下疑有之字

今光武子復為大將軍

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

雖乎屯田車師

宋祁曰浙本無屯字

數條漢興已來

宋祁曰已字疑作以字

弛山澤波池 師古曰波音波

宋祁曰注文當作波讀曰波

亡六年之富

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

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

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一讀字

宜蚤圖其備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帥縣先帝威德 師古曰縣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縣字下當有讀字

必縣陰陽 師古曰縣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縣字下當有讀字

以日為紀日冬夏至

宋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

乘坤艮執絕司下土

宋祁曰浙本無下字

姦究所繇生也 師古曰繇與由同下類此

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字

及罷軍卒

宋祁曰罷音疲

丙吉傳 拒使者不納

宋祁曰納字宜作內

皇曾孫在他人亡事死者猶不可

宋祁曰浙本無者字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師古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

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

受襁褓之屬 師古曰屬之欲反

宋祁曰注文之字上當有音字

諸侯宗室在位列者

宋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

豈宜褒顯

朱子文曰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褒顯

上躬親政省尚書事

宋祁曰親字下疑有治字

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報于長休告

宋祁曰浙本無休字

吾竊陋焉

宋祁曰陋疑作隘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師古曰斥棄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西曹地忍之 李奇曰地由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念也

宋祁曰注文由字越本作檜謝改作由注末也字疑作耳

邊郡發奔命書

宋祁曰奔疑作奔

宜可豫視

宋祁曰視字下疑有瑣字

據史錄是益賢吉 師古曰錄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與字上當有讀字

逢人逐牛

宋祁曰逐字下疑有失字

吉止駐

宋祁曰駐字疑作騎

未可大熱

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

職當憂

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

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

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漸本曾

孫上無皇字刊誤據泉本添皇字

吉謂守丞誰如 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師古曰守

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

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

丞同

食皇孫亡詔令 師古曰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其也

宋祁曰注文廩字疑作稟

蓋聞襄功德繼統

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

陸兩夏侯京翼李傳

陸弘傳 陸弘 師古曰漢之決錄又不作陸

宋祁曰決錄浙本作決錄

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

宋祁曰象字下疑有而字

夏侯勝傳 夏侯勝

宋祁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推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一

作升澄反

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宋祁曰王字下疑有時字

勝當乘與前諫曰

宋祁曰與字下疑有車字

安世實不言

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惡察察言 師古曰察為計謀

宋祁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謀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為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

臣下有謀爾

光卒與安世白太后

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閔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南平氏羌

劉奉世曰氏羌不在南恐誤

襄周之後

宋祁曰周之後越本卻本無之

物故者半

宋祁曰者字下疑有通字

叢者地震北海琅邪

宋祁曰叢字疑作通字

左右采獲 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

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

建卒自額門名經 師古曰額與專同

宋祁曰注額字下當有音專字

京房傳 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

宋祁曰王字上更有梁字

有詔許增秩留 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

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

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

然少徐傳力而來消息 孟康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陽

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陽

迺辛己蒙氣復來卦太陽侵色 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

劉敞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示太陽而非所侵色也

皆持東與淮陽王

宋祁曰與疑作予下文同

翼奉傳 知益為害

宋祁曰知當讀作去聲

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王之 孟康曰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

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好

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

是以王者忌子卯也

劉敞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爾

故當其日殺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

勝殃乎今禁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

六情更與廢

宋祁曰與疑作與字

壞敗輶道縣城郭官寺

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

陽夏公曰按地理志縣道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謂之縣

皆可謂之縣

極陰生陽 師古曰伯姬幽居守寡既久而過火災極陰生陽也

宋祁曰注丈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

孝武園白鶴館

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



百姓洽足

宋祁曰洽疑作給

李尋傳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 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

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

孟說是也

劉敞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八舍

地氣大發動土竭民 宋祁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

河不用其道

宋祁曰正文河字下疑有決字

日月光精

宋祁曰光字江浙本作立字

拔擢天士 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天士

宋祁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賞公養士四字

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

宋祁曰聞字當改作聞

為妻妾役使所營 師古曰營謂繞也

宋祁曰謂繞惑之

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宋祁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

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 張晏曰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

宋祁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禁得施也

營惑往來亡常

劉敞曰營當作營

貫尾亂宮 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

宋祁曰注文義字疑作象

變惑厥施 張晏曰厥動搖貌

宋祁曰注未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

火入室 孟康曰火入室謂變惑歷兩宮也

宋祁曰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

毋忽親疏之微 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宋祁曰注未當有細字

來事之師也

宋祁曰來字疑作成字

問者春三月治大獄

宋祁曰春三月浙江本作春月

恐歲小收

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

夫以喜怒賞罰

宋祁曰罰疑作誅

反覆覆過臣之言

劉敞曰衍一覆字

得道不得行

宋祁曰下得字可刪

劉敞曰下得字衍
於是詔制丞相御史
劉敞曰當云制詔

五曰考終命

宋祁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

大吳連仍

宋祁曰連字一本作逆字

惟漢至今二百載

宋祁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於字

是為過矣

宋祁曰為字當作謂

贊 幽贊神明 師古曰幽深贊明也

宋祁曰注下幽深下當有也字

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傳 舉茂材平準令

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

護作平陵方上 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

宋祁曰注文方上字下當有解字

先風告建不改

宋祁曰建浙本作及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服虔曰

內臣之貴幸者

劉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為是

郡大姓原褚

宋祁曰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斥曰訐

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斥疑作告而相斥

徵廣漢以太守將兵

宋祁曰景本有遣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祁按徵廣漢

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

為長

楊伯時曰徵而遣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

尤善為鈞距以得事情 晉灼曰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

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

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豫為調棺給欲葬具

宋祁曰給字疑可刪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徵獄吏秩百石

宋祁曰浙本作獄吏

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楊伯時曰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

斧斬其門閉而去

宋祁曰或無其字

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

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疑是者字

丞相史逸去

宋祁曰史越本作史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尉史禹

宋祁曰史越本作史丞相不聽案驗愈急

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怒字突入丞相府

宋祁曰突字新本添使得收養小民

宋祁曰越本無得字廣漢雖坐法誅

宋祁曰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四字校本添尹翁歸傳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

宋祁曰受餽下疑有遺字注末也字可刪後去居家

宋祁曰浙本作家居除補卒史

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歷守郡中

宋祁曰中字一作守韓廷壽傳亦皆自繫待罪

宋祁曰白字疑作同字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事字植羽葆師古曰羽葆亦今毒絲之類也

宋祁曰注文今字下疑有叢字私假錄使吏

宋祁曰錄字下疑有役字張敞傳皆嗜其庸

宋祁曰時其庸浙本作時其軍已邵本作官爵按宣紀時其爵已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時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

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天子微敞拜膠東相

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尤異如此則下臣有所稱誦

宋祁曰臣字可刪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煥

宋祁曰煥音媼媼之媼媼音舞然終不得大位

宋祁曰或無終字安能復案事

宋祁曰當添作安能為後案事舜當出必

宋祁曰當添為舜臨當出必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宋祁曰當添為上書謝曰

待罪京兆

宋祁曰當作京兆尹

傷化薄俗

宋祁曰一本作傷薄俗化

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宋祁曰一本無屋字

守太原太守

宋祁曰當作徙守太原

太原郡清

宋祁曰當作郡清靜

王尊傳 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宋祁曰當作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為郡決曹史 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奉史與從事

宋祁曰淳化本無史字予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

姑營我

宋祁曰如營改作詬

後上行幸雅過統

劉敞曰自長安上雅不過統過美陽統字是史氏誤

則不可以致千里

宋祁曰浙本無則字

賢為上

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

丞戒之戒之

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

上以尊為郾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娟

宋祁曰刊誤改娟作郾

春璽書至庭中

宋祁曰庭當作廷

顧但負責

宋祁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

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祁曰越本義下有也字

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 師古曰比周也

宋祁曰浙本作相比詐又注文添比比周也

行臨到

宋祁曰當作行臨時

乃下御史丞問狀

宋祁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獨選賢京兆尹

宋祁曰賢字下有行字

旬月間盜賊清

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

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 蘇林曰胡官漢官假佐取內郎善史書

佐給諸府

宋祁曰浙本注文給諸府字下有府有史故言佐也七字

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

宋祁曰中諸本皆改作志謂張志也
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

劉敞曰日當作日著字衍

劉敞說同

翦張禁酒趙放 晉灼曰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

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茲作箭張禁予按注意正文當依
校本作箭張禁注中悉作箭乃安

二年莫能禽討

宋祁曰今越本無討字

姦邪銷釋 師古曰釋解也

宋祁曰正文與注釋當作釋

皆前所稀有

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

無承用詔書之意

宋祁曰一本改承作以

靖言庸達

宋祁曰浙本作章注云章達也

出御史丞楊輔

宋祁曰浙本作出於御史

兄子闕板刀欲劉之

宋祁曰劉一本作刺

建畫為此議

宋祁曰浙本無為字

誅不制之賊

宋祁曰誅浙本作討

誠國家爪牙之吏

宋祁曰江浙本無家字

制於僥人之手

宋祁曰僥人一作仇人

被共工之大惡 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

宋祁曰當作撰被共工之大惡

劉奉世曰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達象龔

滔天也

三期之間 師古曰期年也

宋祁曰注文當添作期年也

靖言庸達

宋祁曰達當依前注改作章

當獲選舉之辜

宋祁曰一本當字上有皆字

爭叩頭救止尊

宋祁曰邵本無尊字

立不動

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宋祁曰浙本英作莫

王章傳 不自激印 師古曰印讀曰仰

宋祁曰印音昂為是

後章仕宦

宗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
章小女年可十二

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例
書之

宗祁曰可十二猶言約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
我君素剛

宗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
贊 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宗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蓋寬饒傳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揮官屬以下行衛者
劉攽曰按此文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揮衛尉

丞相魏侯笑曰

宗祁曰笑或作咲
坐皆大笑

宗祁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而為凡庸所越

宗祁曰庸疑是庶字浙本作庸
不畏強禦 師古曰強禦強梁而禦善者也

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雅云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宗祁曰循一作修
夫君子直而不拙曲而不詘 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
道過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挽也

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

宗祁曰注文過時字疑是則字
上書頌寬饒曰 師古曰頌謂稱其美

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
上無許史之屬 師古曰屬讀如本字也

宗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諸葛豐傳 然後却就斧鉞之誅

宗祁曰却字註文却字疑作卻
免處中和

宗祁曰免越本作勉
劉奉世曰免當作勉

隱公慈而殺於弟 師古曰魯隱公為桓公所殺
宗祁曰注文為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

叔武弟而殺於兄 師古曰叔武弟音大計反
宗祁曰注文叔武弟下疑有弟字

不順四時修法度
宗祁曰修疑作循

劉輔傳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
太中大夫谷永

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
吏之類

然後百僚在位

宗祁曰浙木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僚在位
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

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浙本無
與共之

宋祁曰與字上疑有與字

鄭崇傳 逆天人心

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

此皆犯陰之字也

宋祁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

皇太后父同產子

宋祁曰產字下疑有弟字

孫寶傳 明年攝李病疾寶為京兆尹

宋祁曰浙本無尹字

故欲撻猷以揚我惡

宋祁曰撻字正文注文當作請

迺制詔丞相大司空

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母將隆傳 今賢等便僻美臣

宋祁曰僻當作辟

何並傳 即且遣吏奉謁傳送

宋祁曰傳越本作侍

蕭望之傳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通字

躬吐握之禮

宋祁曰吐握字疑是捉字

從舍頭盧兒 師古曰解在貢禹傳

宋祁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

傳呼甚寵 師古曰甚有尊寵也

宋祁曰注文尊寵下疑有之禁二字

及御史大夫魏相

宋祁曰浙本無及字

惟明主躬萬機

宋祁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

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

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

劉奉世曰願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

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

劉敞說同

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宋祁曰乎一作矣

非盜受財

宋祁曰浙本改財作賊

以為民函陰陽之氣 師古曰函與含同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

宋祁曰壹或作一

兩我分田 師古曰雨于具反

宋祁曰注文于字上當有音字

將大困乎

宋祁曰大字上疑有不字
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 師古曰專為軍旅拏暴而施設
宋祁曰注末疑有之字
以興兵擊之

宋祁曰浙本無興字
劉放曰當云以軍興兵擊之

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弟音悌

劉奉世曰漢與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謂為弟耳
朝奏事會庭中

宋祁曰南本庭作廷下同

侯年寧能父我耶 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耶

劉放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耶不足敬也

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之之辭
為妻先引 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

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海外有哉 師古曰四海之外皆整齊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其禮儀宜如諸侯王

宋祁曰如宜作加

上曰今出視事

宋祁曰今字疑作令一本作出乃使視事

恭顯因使高言

宋祁曰疑作恭顯乃因史高言

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

宋祁曰越本車字作軍

當以職事對 師古曰忿其為漆令言

宋祁曰注文忿字越本作怒

以鄂名賊梁子政 師古曰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

宋祁曰法文字事字當作彊字

乃以三公使車

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

往者有王陽貢公

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

二十餘御史中丞

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為字

會病不及賓贊 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

宋祁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遲不反賓贊注文贊導九賓
之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

馮奉世傳

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

宋祁曰注文經行疑當刪行字

讀兵法

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

都尉宋將言

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

得其名馬象龍而還 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

劉放曰此馬名曰象龍也

以奉世為比 師古曰比必寐反

宋祁曰注文比字下疑有音字
上善望之議

宋祁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

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所廉反

宋祁曰注文多字下當有音字

朝廷方以為愛

宋祁曰庭當作廷

故師不久暴 師古曰暴露也

宋祁曰注文暴字下疑有謂暴二字

再三發鞞 如淳曰淮南子曰內郡鞞車而餉音而隴反

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腫字

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揀

宋祁曰注文揀字疑是練字

於是遣秦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屯

田不言討賊

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江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為字

前軍到降同阪 師古曰阪府板反

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

不須煩大將

宋祁曰須字下當有復字

百下百全之道也

宋祁曰徐錯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

及呼速索噶種

劉春世曰呼速索則呼速累單于所將五萬眾來降者也噶者

匈奴傳所謂西噶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眾皆宣帝
時來降今使征羌

必有成敗者志

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志

千秋嗣後復為太常

宋祁曰後疑作侯

春秋之義亡遂事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

遂也

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駁

馮野王傳 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

宋祁曰並字下當更有並字

內尺與圖身 師古曰圖謀

宋祁曰注文謀字下當添也字

今告則得詔思則不得

宋祁曰景德本今告詔則得思不得浙本南本今告則得詔

思不得

馮遂傳 在溝洫志

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馮立傳 下溼病痺 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

宋祁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

馮參傳 有詔勿事 張晏曰不與勞役執事優之

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擾之也

以中山王見廢

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

贊 鞠躬履方 師古曰鞠躬謹敬貌

宋祁曰注中鞠躬當云鞠躬曲躬也

故伯奇放流 師古曰伯奇伯封兄弟相重

宋祁曰注文重字當作愛字

宣元六王傳

淮陽憲王欽傳 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疑可刪

陽狂讓侯兄

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字

輔以推讓之臣

宋祁曰推字疑作禮字

令弟光恐云 師古曰恐謂怖動也

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

還書謝 師古曰還書報書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可因平陽侯

宋祁曰陽字疑作陵字

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宋祁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

請得報上

宋祁曰此下當添八字六師古曰上上與王也

王得書喜說 如淳曰上與王也

宋祁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

顯至誠

宋祁曰顯字下疑有以字

語以至事 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

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

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

宋祁曰別本無詐字

顯其得此事告之

宋祁曰顯字上疑有石字告之之字當刪

攝引周湯

宋祁曰周當作焉

朕惻焉不忍聞

宋祁曰當云朕甚惻焉

申諭朕意 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宋祁曰注文申字下當有諭字

博等所犯惡大

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字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師古曰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

致享於神

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為藉

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

宋祁曰陵一本作陸

東平思王字博 然後富貴不離其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

蘇軾曰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

儒所添也

流言紛紛

宋祁曰下紛字當作然

朕惟王之春秋方剛 師古曰言其少年血年盛

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

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加字

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

不自它於太后 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

宋祁曰注文親字上疑有自字

太后寬忍以賞之 師古曰賞猶緩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又請削

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

上以問太將軍王恩對曰

宋祁曰恩字下當更有恩字

而求諸書

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

治石象嶽山 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

宋祁曰作山象嶽山

立石末倍草并祠之

劉敞曰立石屬上句

中山哀王竟傳 建昭四年燕師燕杜陵

宋祁曰江南本師字上有郡字浙本無

定陶共王康傳 永光三年

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

中山孝王興傳 建昭三年王為信都王

劉敞曰上王字當作立

又兄弟不得相入廟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繼字

子衍嗣 師古曰諸侯王表云王其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

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匡張孔馬傳

匡衡傳 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證

宋祁曰集解音證集解蓋臣璣書也

匡鼎來 服虔曰若言匡且來也

宋祁曰祝李張云匡鼎來來音離協上韻僕檢左傳宣公二年

案甲復來亦音離注文若言匡且來也考無若字

匡語詩解人頤

宋祁曰南本浙本以語為說

衡射策甲科 師古曰儒林傳說歲課

宋祁曰注文浙本無說字

其對深美

宋祁曰別本作矣當作美

令問休譽 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

宋祁曰注文善字名字下疑當有也字

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師古曰輕裘難得故貴也

宋祁曰注文故貴字下疑有之字

臣間五帝不同禮

宋祁曰禮豎本作樂字浙本同

觸法抵禁 師古曰抵觸也

宋祁曰注文抵字下當有亦字

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

宋祁曰克當作刻

或校字好陷人於罪

宋祁曰校字說見酷吏密成傳韋昭曰校音洵如淳曰詩云

不校不求履弊也蕭該案字書校恨也之豉反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宋祁曰注文中三虎字浙本茲作豉字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戎

宋祁曰穆字浙本作繆字

太王躬仁 師古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

宋祁曰注文居之浙本作君之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宋祁曰下在字越本作布字別本同

以保我後生

宋祁曰我一作爾

精稔有以相盪

宋祁曰字林云稔精氣成祥也音字鳩反

陽蔽則明者暗

蕭該案字林曰暗不明也應劭曰暗音闇

而吏安集之

宋祁曰江南本無之字浙本有

罷珠崖

宋祁曰此下當有郡字

匡夫俗易民視

宋祁曰視字下疑有聽字

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

宋祁曰注文詩字下疑有也字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

宋祁曰也字當刪

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宋祁曰江南本二句中並無物字浙本有

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

宋祁曰聖字可刪

匹配之際

宋祁曰匹配當作妃

自上世已來

宋祁曰已當作以

臣銜材驚

宋祁曰蕭該作材倣倣亦驚也

承親之禮也

宋祁曰浙本禮作體

銜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

劉奉世曰甄當作張

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慕昌 師古曰逆取曰篡

宋祁曰注文逆監本作奪

南以閏佰為界

宋祁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茲同及賜明阿承衡意

宗祁曰南本無承字只云阿丞相衡意浙本作阿承張禹傳謂禹父是兒多知

宋祁曰父字下當有日字薦言禹善論語

宋祁曰善字下疑有說字無達朕意

宋祁曰無當作母家以田為業

宋祁曰晏本業作樂

後堂理絲竹管弦

劉敞曰絲竹管弦等二物爾於文為駢

又近延陵

宋祁曰別本無延字予謂當存延字成帝營昌陵不成更還延陵

禹頓首謝恩歸誠

宋祁曰恩字下當有因字

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

宋祁曰郎字上疑有侍字

未有以明見

宋祁曰未字上當有而字

禹則謂上曰

宋祁曰則當作即

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

宋祁曰按劉向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今云五十六疑衍十六

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兩字

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

與下同其福善

宋祁曰福善越本作福喜

聞知禹言皆喜說

宋祁曰皆當作此

禹見時有變異

宋祁曰有字上疑有常字

禹為感動憂色

宋祁曰感動字下疑有有字

欲為論念張文

宋祁曰監本越本欲字下有有字

孔光傳 飯生子上帛

宋祁曰帛禮記作白漢書作帛古字通用監本浙本同

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宋祁曰浙本監本無忠生二字於安國字下又添忠字云襄生

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

號襄成君 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襄成君

宋祁曰注文為帝師教令成就當作嘗為帝師教帝令成就

自陳至三

宋祁曰三字下當有日字

長子福嗣閔內侯

宋祁曰監浙二本皆云嗣爵

年未二十

宋祁曰二一作三

奉使稱旨

宋祁曰旨當作意越本作意

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

宋祁曰監本浙本作三科高第

有詔光周密謹慎

宋祁曰有詔字下當有以字

以是久而安

宋祁曰浙本作以是獲安

輒削草藁 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也

宋祁曰注文繕字下監本有事字

以奸忠直 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

宋祁曰注文奸忠當作求忠

不結黨友 養游說有求於人 師古曰學官早成不須黨援也

宋祁曰注文宦字別本作官

於帝子行

宋祁曰越本作於帝為子行

誰可為嗣者

宋祁曰可字越本作宜字

欲懲犯法者也

宋祁曰監本正文懲字下有後字

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

宋祁曰知字上當有自字

使上不得直道行

宋祁曰行字上監本有而字

丹以罪免

宋祁曰丹字下當有先字

又重忤傳太后指

宋祁曰又字上當有後字

王嘉復為丞相

宋祁曰復字下當有代字

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朏側慝

宋祁曰浙本有兩亂行字朏按書曰朏晦而日見西方也蕭該

音丑召反

六沴之作 師古曰沴惡氣也音庚

宋祁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庚不和音持軫反服

庚曰沴音庚

天右與王者

宋祁曰右景佑本作左法亦作左予按王商傳擁佑太子法佑

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遠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

左為助也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

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

宋祁曰浙本注文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肅也顯明也思辭

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以承之受天命甚難也

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

宋祁曰謝字上當有固字前比歷位典大職考本越本邵本並作前所歷位天職

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

宋祁曰舉字上當有光字

以適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嘉曰

宋祁曰免字上當有復字

匡皆莫不誅傷

宋祁曰學林云史記游俠傳曰以睚眦殺人此用匡者省文也

百官統焉

宋祁曰統字上當有總字

載以乘輿輶輅及副各一乘

宋祁曰輶輅下當有車字注文同

可甲卒五百人

劉奉世曰可字疑非

後益封

宋祁曰益字上當有再字

及還所賜一第

宋祁曰一字當刪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宋祁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無安字晏公論美安字甚堅

浙本作還長子福名數於魯按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即

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還遜

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

陳彭年亦以安字為衍龔子曰長如字凡以安為衍字者誤以

長為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徒名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南本

贊 彼以古人之迹見絕 如淳曰絕謂抨彈之也

宋祁曰注文抨彈字書曰抨彈也抨音達董反

王商史丹傳喜傳

王商傳 居喪哀慙

宋祁曰慙疑作慙

幾伐太子 師古曰幾鉅依反

宋祁曰注文鉅字上當有音字

百姓奔走相蹂躪 師古曰蹂人九反

宋祁曰注文人字上當有音字

其郡有災者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宋祁曰已字疑作以按字疑作案

宜以為後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宋祁曰注文按疑作案

奏果寢不下

宋祁曰寢疑作寢

下朝者 文穎曰今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

說是也

劉敞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一句上以匡章下丹等令問

匡也王嘉傳亦有一下朝者

劉奉世曰孟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朝當為下句云下

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而後云匡對曰
性殘賊不仁

宋祁曰性字上疑有粟字

商私怨懟 師古曰懟音直類反

宋祁曰懟該音治遂反

遠別不親 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

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為句乃不煩注釋矣

劉敞說同

日中見昧

宋祁曰易作見沫王弼云沫微昧之明也王觀國云昧與沫義

同 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飲於是

還勃使就國卒無怵懣憂 師古曰懣古惕字

宋祁曰勃傳及天文志五行志皆無是事疑匡妄為此言以

害商爾懣與惕同二字大難異其音訓則一

即獻有負妻而產懷王

劉敞曰春申君獻妻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也疑匡自誤非

傳者之失

父子相訐 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

宋祁曰訐蕭該音九列反引字林而相斥罪也浙本音居又反

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

宋祁曰而字下疑有迺字

史丹傳 依倚史氏 師古曰倚於綺反

宋祁曰注文倚字下當有音字

及宣帝即位

宋祁曰監本作即尊位

建昭之間

宋祁曰間考作後越本作後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託為臣子

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

陽夏公曰如顏讀亦雅

後徒左將軍

宋祁曰徒字下當有丹字

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 師古曰秦皆阮之

宋祁曰注末當有於長平三字

贊 好事慕名

宋祁曰事當作士

薛宜朱博傳

薛宜傳 字翰君

宋祁曰翰如淳音鉗

都船獄吏

宋祁曰吏疑是史

補不其丞 師古曰不其縣名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 師古曰行下更反

宋祁曰注文行字下當有音字

為宛句令 師古曰宛於元反

宋祁曰注文宛字下當有音字

刑罰惟中 師古曰中竹仲反

宋祁曰注文竹字上當有音字

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師古曰勞郎到反來郎代反

宋祁曰注文勞字下來字下並當有音字

樂陽令謝游

宋祁曰謝字疑作尉字

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 孟康曰自入已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賊取錢財數十萬

宋祁曰賊字浙本作賦字

故使掾平錫令 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錫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錫鑿遺之也

蕭該音義曰按晉灼之意引錫與之言能無說乎出論語與之言蓋依鄧展錫音子緣反與此引晉灼不同

君子之道焉可悔也

蕭該曰學林云此傳直用悔字以當誣字耳悔有空之義可借與誣字通用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

宋祁曰多此十六字

賊容楊明

蕭該音義曰賊索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曰賊字林以財枉

法相謝曰賊音巨又反該案今人亦為求音

不相救丞化

宋祁曰丞當作承

而見疾者與瘡人之罪鈞

蕭該音義曰瘡晉灼曰瘡音侈侈裂也索昭曰瘡謂毀傷也瘡

音胥地反說文曰瘡毀傷也手支反又思詣反瘡說文曰瘡病

也該案三倉云瘡瘡也音如鮪魚之鮪

況竟減罪一等

宋祁曰罪字上當有死字

排擠宗室

宋祁曰擠玉篇云子詣子稽二切

披抉其閨門而殺之

宋祁曰抉字林曰抉挑也音一穴反蕭該案左傳云鄒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又曰以代抉其傷

朱博傳 使者行部

宋祁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選部越本無使者二字 官屬多褒衣大褶

蕭該音義曰按索昭曰袴上曰褶音秦矯反鄧展音紹

晝夜馳騫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騫亂馳也

齋伐閱詣府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閱其數也

今末俗之弊

宋祁曰之豎本邵本作之校本作文

號曰朝夕烏

宋祁曰顏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作烏焉用之浙本亦作

馬予謂鳥字當作鳥字

會大司馬喜免

宋祁曰喜字上當有傳字

書曰咨十有二牧

宋祁曰浙本云咨十有二牧配哉

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

宋祁曰復字下當有置字

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宋祁曰陶字下當有傳字

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

蕭該案呂靖曰矯毒蟲也己兆反今借以為矯字此蓋古字無

定耳

贊 器誠有極也

宋祁曰別本有字下有所字

假借用權 師古曰借音以物借人

宋祁曰法末當有之借二字借蕭該謂本作藉字若作借何煩

更云音以物借人之借蓋傳寫之繆

瞿方進傳

毋憐其幼

宋祁曰母字上疑有後字

論議不右方進

劉敞曰多一論字

自道行事以贖論

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

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

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 師古曰言此者冀

尚書忘已之事不奏

劉敞曰予謂非冀尚書忘已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

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

劉敞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

奉使命大夫

乃寄于乃國

宋祁曰兩乃字監本並作迺本改

尊尊而敬長

宋祁曰楊本復有敬長二字

多辜推為姦利者 師古曰推專也辜推者言己自專之它人

取者輒有辜罪

宋祁曰學林云辜推者乃阻障而獨阻其利後漢靈帝紀光和

四年豪右辜推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辜障

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訓是也師古以謂他人取者

輒有辜罪此訓近矣

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宋祁曰官簿一作簿

從弟車騎將軍音

宋祁曰邵本無從字

方進揣知其指

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充反說文

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

該謂今讀揣音初委反

後長陰事發遂下獄

宋祁曰浙本無後長二字

而外有傷材過絕於人倫

宋祁曰一作過絕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

宋祁曰父疑作甫

咸既發錮

宋祁曰媿本既作知

以憂發疾而歿

宋祁曰監本楊本云以憂發疾而歿別本越本云以憂歿

近醫藥以自持

宋祁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

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非水溢之事也

宋祁曰注文非監作并

安得但保斥逐之勳

劉敞曰勳改戮

閔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函谷門牡自亡

宋祁曰按五行志晉灼曰章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

出益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以鐵為之非出益也

盜賊常輩

宋祁曰監本浙本作盜黨羣輩媿本作盜賊羣輩

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公卿已下會葬焉

宋祁曰江文已字當作以

對飲未訖

宋祁曰相對飲浙本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

立語言自若

宋祁曰自監本作目

皆勒兵自備

宋祁曰兵字下疑有以字

不弔師古曰言不為天所弔聞

宋祁曰注文聞字下疑有也字

固知我國有咎災

蕭該曰咎韋昭音疵咎字別有音於地理志及序傳中已具也

粵其間曰

宋祁曰景本日作日

以成三統

劉奉世曰統者國統三絕也

兆陳惟若此

宋祁曰邵本兆作卜

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

宋祁曰監本楊本郭本託作孤別本云養六尺之孤託受天

下之寄

王道離散

宋祁曰媿本散作散

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

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蘇隆此輔未喻或者當為傳聲

之誤也

宋祁曰前云以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
赤絛綖 師古曰綖者系也

宋祁曰注文系字上當有其字

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

宋祁曰服虔琴音禁如淳音琴說文世心反晉灼音參參音
森

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

宋祁曰恐有當作恐其

薦樹之棘

蕭該音義曰字林作栒柴木擁也在見反該棠今作薦字

者借以為栒字

谷永杜鄴傳

谷永傳 閻婁驕扇

蕭該音義曰劉氏曰閻音淫該按毛詩作豔

聖王所致慎也

宋祁曰南本無致字別本作之所慎也

息白華之怨 師古曰永言此者讖成帝專寵趙昭儀也

劉春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四年平許班之事傾動前朝今之

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未當有趙昭儀也

角無用之虛文 師古曰角竟也

宋祁曰竟疑作兢

滿闌誣天

蕭該曰滿或音漫

中尚書宦官

宋祁曰宦官或無宦字

檻塞大異 師古曰檻義取檻柳之檻檻猶閉也其字從木

宋祁曰蘇林曰濫汜也淳音作檻閉也晉灼曰於義蘇音是該

案蘇濫汜者字林曰濫汜濫也濫音力斬反又力廿反顏注文開字越本作

林曰檻攏也一曰圈也丁斬反又力廿反顏注文開字越本作

閉

透任遵舊

宋祁曰透或作委

白氣較然起乎東方 師古曰較明貌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急復益納宜于婦人母擇好醜毋避嘗字 如淳曰王鳳上小妻

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必令永及此為鳳洗前過也

劉春世曰按王章言寧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是建始四

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

對後乃云永為上第擢為永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

則以為誠天意也

宋祁曰則字姬本改作即

時對者數千人

宋祁曰姬本改千作十

可謂富貴之極

宋祁曰之疑作至

其逆常也

宋祁曰常字下疑有道字

元年九月

宋祁曰元年當作去年

能或滅之

宋祁曰姬本能作寧

赫赫宗周衰如威之 師古曰而宗周之威乃為衰如所滅

宋祁曰說文曰威滅也從火戌聲火死乃戌陽氣主戌而盡音

許滅反姬本注文威作熾

榜墓瘠於炮烙

蕭該音義曰榜音彭

費疑驪山

宋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

故又廣盱營表 晉灼曰盱音吁行大也

宋祁曰姬本注末有廣大營表四字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婿出之具

宋祁曰姬本婿作婿音又耦也蕭該音義婿作婿音侑

以次貫行 師古曰貫音工端反

宋祁曰工端反當作工斷反

不復載心

宋祁曰載當作惑

郡國十五有餘

宋祁曰十五姬本作五十

杜鄴傳 陳平共壹飯之餐而得相如驩

宋祁曰餐景本作饌舊本作餐聲類曰饌字或作餐晉灼

同聲類餐即饌字蕭該音義曰今人不識餐遂易識作

饌字耳

猶為其國陰

宋祁曰晏本無國字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

劉春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何預太姒

何武王嘉師丹傳

何武傳 妻蒙瑞應 師古曰妻古屢字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是時宣帝猶武帝故事

宋祁曰循字疑是脩浙本作脩

召商為卒吏

劉敞曰史改作史

已廼見二千石以為常 師古曰常依次第也

宋祁曰注文次第字上疑有此字

其兄子為廬江長史

劉敞曰廬江長史按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

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為重而郡舉之也

明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爾

後皆復復故 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

宋祁曰監本有二復字按注宜有二復字越本無一復字

白衣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

宋祁曰越本無莽字監本有

不思誅之

宋祁曰浙本去之字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

宋祁曰南本徐錯去不字于據顏注刪之為允
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異姓婚姻也異姓正謂外戚爾恐不
當去不字

王嘉傳 察廉為南陵丞 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

劉敞曰南陵薄太后陵耳漢無南陵縣

宋祁曰案地理志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為郡

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

劉敞曰多加字

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宋祁曰其字當刪

又與后弟伍宏謀弒上為逆

宋祁曰弒當作殺字雖作殺讀以作弒

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

宋祁曰言字上當有對字

賴宗廟之靈

宋祁曰靈字上當有神字

一日二日萬機 師古曰以理萬事之機也

宋祁曰資暇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文帝

謂丞相於事動必經年怪其遲桓溫曰萬機那得速耶此對真

得書義近改為即離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誤從木傍也顏氏

不知引孔注以證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

自誤後人也

其國極危

宋祁曰極字當作凶字

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

劉敞曰予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傳太后稱永信宮而丁

姬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

會祖母傳太后薨

劉奉世曰薨當作崩

惜百金之費

宋祁曰惜越本作重

貴臣未嘗有流聞四方

宋祁曰流字上或有此字

業緣私橫求

宋祁曰求當作受

臣驕使罔

宋祁曰驕字下當有主字

一統萬類

宋祁曰或無萬字

劉奉世曰多萬字

不食歐血而死

宋祁曰而字當刪

師丹傳 舉丹議論深博

宋祁曰越本作論議

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

宋祁曰以外戚恩澤侯表考之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在縉和

二年七月以傳喜傳考之徙為大司徒在明年正月恐不當云

月餘

古者諒闇不言 師古曰闇默然也

宋祁曰注文默然然字當刪

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

宋祁曰一本云成帝趙皇太后

郎中令冷褒

劉敞曰按是時無郎中令

以定陶共為號者

宋祁曰共字下當有皇字

空去一國秦祖不墜之祀

宋祁曰秦當作太

以君之言

宋祁曰言或作議

為國黃耆 師古曰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一本作然

尊傅太后為皇太后

宋祁曰一本作太皇太后

時天下表麤

宋祁曰天下據姬本作天子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

宋祁曰通鑑考異云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宏已死元壽二年

年子武坐父為佞邪免不得至今此傳誤也

揚雄傳上

當是時福揚侯 晉灼曰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

宋祁曰注文食字上疑有揚字

有田一壠

宋祁曰壠當作廛

為人簡易佚蕩

宋祁校本云蕭該蕩亦作揚韋佚為替傷為黨晉音鐵儻

口吃不能劇談

宋祁校本云浙本無吃字

不汲汲於富貴 師古曰如井汲之為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耳

乏無瘡石之儲

宋祁曰乏字上疑有至字

先是時

宋祁校本云南本無時字

名曰畔牢愁

宋祁曰蕭該按牢字旁著水晉直作牢韋昭曰泮駮也鄭氏

愁音曹

獨載反離騷

宋祁曰獨字疑可刪

或鼻祖於汾隅 劉德曰鼻始也

宋祁曰注文姬本作鼻有始也

因江潭而泚記兮欽弔楚之相索 李奇曰荀息仇牧皆是也

宋祁曰蕭該泚作汪汪音誰韋音同潭音淫該案晉灼索作累

此言累世承楚之族案字林累文索也注文皆是也也字姬

本刪

惟天軌之不辟兮 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

宋祁曰注文天路下疑有也字紛累以其洪忍兮

宋祁曰洪忍晉灼云俗謂水漿不寒而溫為洪忍字林曰洪忍垢濁也洪蕭該音他本反

圖累承彼洪族兮

宋祁曰彼考作破

履棧槍以為棊

宋祁曰履考作治

豈駕鶩之能捷

蕭該音義曰鶩駕字亦作駟音加

宋祁曰字林云駟鶩鳥似鴈駟音柯

騁駢駟以曲難兮

蕭該音義曰駢音留俗作駢

宋祁曰以字疑作於

靈修既信椒蘭之嗔佞兮

宋祁曰韋昭曰嗔音祖臘反鄭音接蘇音詩嗔：幡、之嗔

蕭該音義按詩作捷

衿芟茹之綠衣兮 師古曰茹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譜

宋祁曰注文字譜一作字詁

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裳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

以麗仕

宋祁曰監本二分字下皆有固字

知衆嬖之嫉妒兮

宋祁曰韋昭曰嬖音呼言其目如茱萸之拆也刊誤嬖出故

反當作胡故反蕭該音義下故反淳化本火故反

何必颯累之藝眉 師古曰藝眉形若藝藝眉也此亦譏屈原

自舉藝眉令衆嫉

宋祁曰眉一本作眉顏注藝眉字下當有謂眉字衆嫉字

下當有之字

懿神龍之淵潛

宋祁曰淵潛字下當有兮字

埃慶雲而將舉

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

七春風之被離兮

宋祁曰韋昭曰被讀如光被之被

云走乎彼蒼吾

宋祁曰蕭本作蒼梧今作蒼吾恐非

將折衷序重華

宋祁曰華叶音敷

陵陽侯之素波兮 應劭曰言屈原襲陽侯之罪

宋祁曰注文罪當作非

精瓊靡與秋菊兮

蕭該音義曰如淳音河水澆、之澆案詩澆音莫罪反楚詞

曰精瓊靡以為糧讀楚詞者依字不借音也

宋祁曰兮字下疑有何字

棍申椒與菌桂兮

宋祁曰棍疑作混

費椒糈以要神兮

蕭該音義曰精從米按王逸曰精米也
達靈氣而不從分

宋祁曰浙本從作定

紫既承夫傳說分

宋祁曰姬本承作北

扞雄鳩以作媒分

宋祁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

乘雲蜺之旖旎分

宋祁曰景祐本作旖旎越本旖作旆

望昆侖以摶流

蕭該音義曰摶應作手旁琴今作心旁琴者亦是古字通用

駕八龍之委蛇

宋祁曰古本駕字上有馬字淳化本無刊誤据史館本添
夫聖哲之遭分

宋祁曰浙本作夫聖哲之不遭分

雖增款以於邑分

宋祁曰晉灼曰於下當着心作愁浙本作愁

昔仲尼之去魯兮嗚嗚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

淵與清瀨 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裴

回反覆屈原何獨不懷鄢郢而赴江湘也

劉奉世曰言何不若仲尼不用於魯歷聘外國周邁天下而歸

舊都反眷眷於楚而自投於湘也注非

蹶彭咸之所適

蕭該音義曰該按杜往往據離騷文而反之蹶應作手旁蹶

說文振拾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宋祁曰劉良曰客則揚莊也雄文則線竹頌也李善曰雄谷劉

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

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屬堪與以壁壘分

宋祁曰李善曰許慎云堪天道也與地道也

梢變魁而扶猶狂

宋祁曰韋昭曰魁音昌慮反一作熙慮反

蕭該音義曰猶狂無頭鬼也見字林

八神奔而警蹕分

劉敞曰此八神齊之八神也

劉奉世曰擊而出之固非八神也蓋自有八神耳
振殿驂而軍裝

宋祁曰殿音隱

歲駭雲訊奮以方攘

宋祁曰韋昭曰方攘周禮方相氏蕭該音義依韋昭音相別本

顏注于本反下更有訊音信攘音人羊反八字

柴虎參差魚頰而鳥脰

蕭該音義曰柴一本作傑諸詮賦傑音初綺反

宋祁曰虎蛇本初擬反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翳華芝

宋祁曰兮字下疑有而字

駟蒼鳩兮六素蚪

宋祁曰韋昭曰靖似虎而鱗鄭氏曰靖虎類也龍形李奇曰靖
雌龍也字林曰靖若龍而黃北方之地樓浮化本作一名樓刊
誤據今說文添糾字監本作地樓余靖刊誤據今說文作一名
地樓當有地字

樓畧艱按 師古曰樓音於樓反

宋祁曰於樓反一作於郭反按先佳反

夫何旛旒郭偁之旛旒也

宋祁曰旛越本作旛女支反景本作祝

輕先疾雷以馭道風

宋祁曰妮本以作而

陵高行之崦崦兮 孟康曰行無厓也

宋祁曰妮本憇作行晉灼作漢監本注文厓字下有听字

迺望通天之繹繹

宋祁曰晉灼曰繹音夕諸詮賦音亦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云

繹繹或貌

列新雉於林薄

宋祁曰雉當作夷學林云周禮雉氏掌殺草鄭氏注云雉或作

夷引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艾夷蘊崇之又音第然則雉

賦本用菑為夷而又省菑之草止用雉字耳

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屏之璘璘 師古曰馬屏者馬腦及屏角

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

蕭該音義曰該葉字書璘璘承色也當從玉旁

宋祁曰學林云此傳作壁師古訓為殿壁文選作壁五臣訓為

壁玉其義迥不同賦曰抑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澗

澗以弘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兮魂魄眇眇而昏
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七根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屏
之璘璘金人屹屹其承鍾簾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皆以下
句釋上句其曰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七根然後言玉樹
金人者蓋謂依欄欄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
樹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樹植於殿庭金人捧露盤亦在殿
庭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案甘泉賦漢書文選
字不同者甚多它皆可以假意而讀惟壁壁二字不可假意通
思而注釋者又皆不同不可不辨也又劉禹錫嘉話云雲陽縣
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
玉樹青葱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嵌巖巖其龍鱗

宋祁曰蕭該音義改該從山諸詮賦音苦听反

擬北極之嶸嶸 晉灼曰嶸嶸擬擬也

宋祁曰擬字書竹几反韋昭知已反嶸嶸字林曰山貌注文概

擬擬本作概概

乘景炎之忻忻

宋祁曰越本忻作忻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繞經於楹楹

宋祁曰施本刪者字緣韋昭仕兼反蕭該音義扶於兩反又

於郎反振之人反

雷鬱律而巖巖兮

宋祁曰而字當作於

左棹檣右玄冥兮前燥闕後應門 晉灼曰大人賦檣檣檣以

為旌師古曰燥音匹遙反

宋祁曰浙本右字後字上皆有而字注文旌考作旗姬本燥音必遙反

覽膠流於高光兮浴方皇於西清

宋祁曰膠諸詮賦音株浴字林弋家反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

宋祁曰瓏玲字林曰瓏禱早玉為瓏又音龍呂氏春秋曰大

早用瓏玲

神莫莫而扶傾

宋祁曰李善曰毛詩云君婦莫莫毛萇云莫莫清淨也

岷嶂隗序其相嬰

蕭該音義曰岷案字書勅米反嶂音罪

颺翠氣之宛延

蕭該音義曰宛於元反

若登高妙遠肅序臨淵

宋祁曰妙一作眇遠字下當有亡國字

掖桂椒鬱移楊

宋祁曰浙本椒字下有而字

擊薄檀而持禁

蕭該音義曰薄檀字林曰柱柎也學林云檮弼戟切通用薄

字一作平戟反

鄉咲盼以棍根兮聲駢隱而歷鍾 師古曰又言風之動樹聲響

振起象根合駢隱而感歷入殿上之鍾也

蕭該音義曰咲別木丑乙反文選余日反盼別本作盱靈乙反

案今漢書本野或作盼者傳寫之誤

宋祁曰注文合字下當有同字

惟彌環其拂汨兮

蕭該音義曰彌文萌反環音宏拂芳勿反

般倭奔其剗剗兮 師古曰倭共工也

宋祁曰剗剗當作倚劇注文倭字下當有舜字

猶仿佛其若蕩

宋祁曰字林曰仿相似也佛見不審也

璇題玉英嫋嫋蠖濩之中

蕭該音義曰璇題案左思蜀都賦曰金鋪相映玉題交輝是也

嫋嫋于案字書嫋嫋好印也上一句反下一軟反

逆釐三神者

宋祁曰三神天地人也

迺搜速索耦臯伊之徒冠倫魁

宋祁曰搜速淳化本作拔求刊誤謂求當從彡蕭本同校本

作述又注末當有者字

能函甘棠之惠

宋祁曰函當作舍

劉敞曰能屬上句

劉敞曰能屬魁字

相與齊乎陽靈之宮

宋祁曰諸詮云齊沮諧反李善云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

齊例皆反

攀璇璣而下視兮

宋祁曰張銳曰璇璣北斗也

陳衆車於東阨兮

宋祁曰晉灼曰阨古坑字也字書曰阨闕也口蓋反

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回 師古曰假設言周流曠遠升降天地為神通一也

宋祁曰注文為神通一也為當作與一字當刪

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 師古曰轄車之垂飾纓也

宋祁曰注文纓纒字上當有若字從鄭氏音摠

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兮

宋祁曰監本作玉女欣眺浙本無作亡

方擊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 晉灼曰等天地之瓊量也

宋祁曰瓊量當作忖量時手力敢反

招絲恭壹

宋祁曰招絲一本作阜陶晉灼音義作阜搖蕭該音義曰如淳作阜搖云阜櫻棹精於招搖頭致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

欲其近天也故曰阜搖

樵蒸焜上配藜四施

蕭該音義曰焜音昆火貌也配藜如淳曰藜為火正能使火

氣施四裔也

北嶺幽都

宋祁曰浙本嶺作嶺

玄瓊觥醪 張晏曰瓊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也

宋祁曰注文以圭字下別本有文字一作大字

拒也泔淡

宋祁曰泔淡美味也

炎感黃龍兮

宋祁曰蕭該音義本炎字作煙

俯暗指兮降清壇

蕭該音義曰俯甫反

登長平兮雪鼓磔

蕭該音義曰磔口蓋反又口艾反李善曰字指大聲也

登降列施

蕭該音義曰字林列施沙邱也

嶠嶠嶠嶠

宋祁曰李善云埤蒼曰嶠嶠嶠嶠深無厓之貌刊誤云括史館

改嶠嶠

上天之

宋祁曰輝財伐反

侏祗郊祗

宋祁曰祗一本作祗蕭該音義曰字林曰禋潔祀也音一人反

俳徊招搖靈犀退兮

宋祁曰呂向云招搖神名李善云招搖猶彷徨也犀淳化本作

遲刊誤據說文改作犀張揖字詁云迄今遲徐也

外近則洪厓旁皇儲昏考法

蕭該音義曰三蒼因山谷為牛馬園謂之法音祛

遊觀屈奇瑰偉

蕭該音義曰瑰偉字林曰玫瑰火齊珠該案詩云何以贈之

瓊瑰玉佩埤蒼云瓊瑋珠琦也

參麗之駕 師古曰參三神也

劉敞曰麗茲也言所以參乘茲駕者非其人也

宋祁曰注文神字可刪劉敞茲字當作茲字

曰安邑 師古曰曰謂遠道

宋祁曰注末當有之字

陟西岳以望八荒 師古曰西岳華山之上高峻

宋祁曰注文之上當作其上

迺撫翠鳳之駕 師古曰天子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

宋祁曰汪文來車字上當有所字

建五旗 師古曰漢書舊儀云

宋祁曰注文漢書舊儀當刪書字

神騰鬼越

宋祁曰越一本作蹀蕭該音義曰今漢書鬼越或作蹀字章

昭慈昭反云越越也字林音才召反

萬騎屈橋

蕭該音義曰橋者嶺嶠之嶠

秦神下誓 蘇林曰今之葺頭是也

宋祁曰注文葺字上當有旋字

爪華踏表

宋祁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謂襄山揚雄賦爪

華踏襄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表馳介問之云据却祀志表

字誤矣却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

史記封禪書却作襄山徐廣云薄坂縣有襄山則知二字紛錯

久矣又表一本作曠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茲無曠字未

詳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河靈豐陽掌華

踏表

細緼玄黃 師古曰細緼天地含氣也

宋祁曰注文含氣當作含氣

灑沈瀉於滄瀆兮播九河於東瀕 師古曰瀆謂江河淮濟也禹

分治洪水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

宋祁曰蕭該音義曰灑沈瀉而呀聲瀆兮該案呀或以為呵

叱問四瀆也孔武仲筆記亦錄此儼幸昭音義作酉旁麗云音

疏佳反又注文江河淮濟字上當有四瀆字禹字上當有言字

分治別本作分河洪當改作泄

喜虞氏之所耕

宋祁曰喜古本作娛幸昭音照

朕隆周之大寧

宋祁曰朕別本作朕爾雅曰相視也

澹南巢之坎坳兮 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

宋祁曰南巢湯放桀之處非桀敗處也

澤滲漉而下降

宋祁曰滲幸昭史禁反漉蘇林曰漉音薄酒之漉

呵雨師於西東

宋祁曰淳化舊本作東西刊誤謂當作西東叶韻

麗鈞芒與駮辱收兮服玄冥及祝融

蕭該音義曰麗按幸昭作儼儼偶也

宋祁曰駮字可刪服字當作駮

既發報於平盈兮

蕭該音義曰報如戰反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蕭該音義曰林麓字林守山澤吏御五舉反

昔者禹任益虞

宋祁曰益章昭作茲古益字

民以為大裕民之與齊民也

宋祁曰大字上當有泰字

御宿 師古曰宜春近下林御宿在樊園西也

宋祁曰御蕭該音義曰案說文曰禦禁苑也牛吕反注文樊

園西苑本園作川

穿昆明池象滇河 師古曰滇音丁賢反

宋祁曰賢一作玄

禁禦所營

宋祁曰禦當作禦

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面驅之闕其一面使有可去之道而不

忍盡物蓋先王之仁心也禮所謂天子不合圍者也

不折中以泉臺 服虔曰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

宋祁曰注文勿居字上當有不如字

富既與地序伴營

蕭該音義曰伴字林亡又反

匯三王之阮薛嶠高舉而大興

蕭該音義曰匯音洽阮諸詮音烏隔反一音於賣反薛音辟

章昭曰薛平狄反嶠音矯

涉三皇之登闕

蕭該音義曰登闕章昭曰高大也諸詮登張萌反

以終始顛項玄冥之統 應劭曰顛項玄冥皆北方之神

宋祁曰顛本注文無之字

元與地杳 師古曰謂天地之際杳然懸遠也

宋祁曰杳然舊作者刊誤改者作杳景本無然字

爾廼虎路三歲以為司馬

蕭該音義曰該案是錯傳中周虎落章昭曰於城中為藩藩

如落虎矣謂之虎落

昆明靈沼之東

宋祁曰置景本作置諸詮音置靈沼李善云三秦記曰昆明池

中有靈沼神池

杖鐻邪而羅者以萬計 師古曰羅列遮禽獸

宋祁曰注文列字當刪歇下當有也字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楚之果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蕭該音義曰李善云言畢之大垂天邊也朱竿太常之竿也日

月為太常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詞曰攬彗星以為旗

青雲為紛紅蜺為纒

蕭該音義曰紛張晏曰紛燕尾也章昭曰紛旗旒也音邪纒該

案說文字林三蒼然于善反云纒絡也陳武音環通俗文曰所

以懸絕楚曰纒纒胡犬反

鮮扁陸離

蕭該音義曰鮮扁服虔曰扁音篇戰鬪車陳貌也該案服云以

春秋傳曰高渠彌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曰司馬法曰車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五人為伍此蓋魚麗法也

徽車輕武鴻綱繞纜 師古曰徽車有徽幟之車也鴻綱直馳貌繞纜相差次也

蕭該音義曰鴻諸詮胡棟反綱音慟

宋祁曰景本注文無之車至次也十四字

相與迺乎高原之上

蕭該音義曰諸詮作復迺復呼盛反

輻輳不絕

蕭該音義曰輻輳亦昭音墨落

立歷天之旂

宋祁曰校改祈作旂

吐火施鞭

蕭該音義曰施如淳音馳

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

蕭該音義曰從案字林及埤倉云從從走貌也允諸詮音余

永反溶音勇戲陳武去危反

吸鼻滿率

蕭該音義曰鼻張安音彭滿之滯

秋秋踳踳

宋祁曰秋秋淳化本作秋秋刊誤括禮樂志龍秋游改秋為秋

宋蕭該說秋舊作愁韋昭音裁景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

蒼秋秋衆聲也又引楚詞鳴玉鸞之秋秋核秋秋兮又夜鳴為

據云又諸詮秋作口旁秋踳蕭該本作此揅

踐蘭唐 宋祁曰踐韋本作跋又作跃

校騎萬師

蕭該音義曰校張晏音効

從橫膠輅

蕭該音義曰輅舊作鶴又作謁

驥駢駘

蕭該音義曰駢諸詮作石旁嶺諸詮苦蓋反

羨漫半散

蕭該音義曰半諸詮音叛

騁考奔欵

蕭該音義曰考諸詮音市至反欵字書瑜注反

托蒼狝

蕭該音義曰狝字林曰東方名豕曰狝語豈反

蹶浮虞

蕭該音義曰蹶諸詮居衛反鄭氏居月反

斯巨挺

蕭該音義曰挺音延

距連卷

宋祁曰今越本距作距注距即距也別本亦同

蹕天矯

蕭該音義曰蹕韋音卓晉灼曰蹕音魚單之單今依晉灼音

娛澗門

宋祁曰門當作間

及至獲夷之徒 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

劉敞曰獲為獲夷夷器皆有力者

掌疾黎 師古曰掌以掌擊也

宋祁曰注文擊字下當有之字

履般首

蕭該音義曰按諸本般首般作般下蟲當作盤

跽巖阮

蕭該音義曰跽鄧展曰跽音厲厲度也該案字林曰跽述也戈

世反

木仆山還

蕭該音義曰仆字林疋豆反又疋住反

逢蒙列皆

蕭該音義曰皆字林曰皆目崖也音漬該案淮南曰瞑目裂皆

靜計反莊周曰多言而不訾司馬彪曰訾視也

浸淫雙部 師古曰言稍聚逼而重

宋祁曰注文重下當有也字

曲險堅重

蕭該音義曰重直龍反

綱噪陽

蕭該音義曰綱蘇林曰綱音綱鹿之綱

沈沈容容遙濠序紉中

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沈沈紉服虔音宏

窮光闕與

蕭該音義曰窮如淳音窮光諸詮余腫反

宜觀夫票禽之絕倫 熊羆之孳攬

蕭該音義曰宜丁但反孳諸詮奴加反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蕭該音義曰張晏曰靖冥極高之貌也

以臨珍池 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

宋祁曰景本無以臨珍池并服虔注十四字今案晉灼曰靖冥

深閣之館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當在珍池字下

玉石巒峯

蕭該音義曰巒案字詁古文峯字

探巖排綺薄索蛟螭

蕭該音義曰探字林曰遠取也薄索諸詮上音博下音桑各反

扶靈蟪

蕭該音義曰蟪字林曰龜也以胃鳴

入洞穴

宋祁曰李善云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

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

後陳廬山 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

宋祁曰庭下當有南字

揚雄傳下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宋祁曰李善云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漢書成紀云元延

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容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

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

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捕熊羆豪豬

宋祁曰李善云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筭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羆實萃云狀如蝟大如豚

輸長楊射熊館

宋祁曰射諸詮音食射反

以固為周法

宋祁曰法陳武者古業反

控豪豬

宋祁曰控諸詮音他

以為儲胥

宋祁曰黃朝英云漢武帝作儲胥館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

法皆宮館名

粟昆命

宋祁曰粟諸詮音匹妙反

所麾城掛邑

宋祁曰韋昭曰并也音艾艾蕭該案李善云鄭玄注禮記曰掛之言艾也字林曰掛山檻反呂向云蒼頡篇曰掛指取也

頭蓬不暇疏

宋祁曰疏與梳疑古通用

韃整生蠟蠟介冑被露汗

宋祁曰李善云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蠟蠟汗文選協韻

音寒

迺展民之所誦

宋祁曰諸詮曰誦古屈字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宋祁曰李善云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七載

縑衣不敝華韜不穿 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韜革履音踏

宋祁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苟字履字下當有也字

羌戎睚眦

宋祁曰蕭該案晉灼音義睚作眦蘇林音貫習之貫晉灼曰

揚雄方言眦目曰睚該案方言曰睚眦目也梁益之間眦目曰

睚音光且反

迺命驟衛

宋祁曰驟越本及諸本茲作粟

碎輶輶

宋祁曰碎字當作碎字

遂獵乎王廷

宋祁曰魏本無乎字

蹂屍與所

劉春世曰與與隸所所卒也

充鉞癡者 如淳曰充括也孟康曰癡者馬脊創癡處也蘇林曰

以考字為著字著音憤之著鉞著其頭也

巨秘曰案字書無充字今俗以為充州字本作沈此充鉞合作

鉞許慎說文鉞字法曰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

冕執銳讀若允與銳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為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為充字如淳注釋乃云充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銳小矛同可以傷夷人乎此充字故合作銳

宋祁曰南本亦云憤之著予以意求之當云者音著憤之著此最為允憤作憤添一著字

皆稽顙樹領扶服城伏
宋祁曰蕭該音義案韋昭曰稽顙樹領當依古本作犁顙樹領犁顙顙擗也樹領領觸土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服諸於音扶北反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宋祁曰李善云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迺時以有年出兵 師古曰有年有豐年也

宋祁曰注文有豐年有字當刪
振師五折

宋祁曰折文選音作

簡力狡獸校武票禽

宋祁曰簡李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驟越本別本並作栗

是以車不安軌

宋祁曰軌越本作軌注同

使農不輟耰

宋祁曰輟當作耰

建碣磬之虞

宋祁曰孟武云刻作猛獸其形碣磬而威怒也
括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宋祁曰隔韋昭云古文為擊蕭該音擊鳴球韋昭曰玉磬也掉廣雅曰振迅也八列李善云八佾也

受神人之福祐

宋祁曰祐考作祐音右

故真神之所勞也 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

宋祁曰麓舊鹿刊誤改作麓

馳騁稷稻之地

宋祁曰稷古作抗

且盲不見咫尺

宋祁曰盲字下當有者字

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宋祁曰婁力朱反

時雄方草太玄

宋祁曰草字下當有創字

或朔雄以玄尚白

宋祁曰或字上當有人字

紆青控紫

蕭該音義曰控徒何反又音他

目如耀星

宋祁曰越本耀作曜

將赤吾之族也 師古曰見謀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



宋祁曰寶華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無遺師古注以為流血赤其族大謬四分五剖

宋祁曰剖韋本作腦疋力反字林腦判也恣意所存 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

宋祁曰注文任當作止

或鑿坏以適 應劭曰顏閻鑿後垣而亡

蕭該音義曰後垣該案作後坏

駟衍以頤亢而取世資

宋祁曰晉本頤旁從手音掣今不用李善云頤亢奇怪之辭前番禹後陶塗 師古曰陶塗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為名

宋祁曰番蘇林音藩注文馬字上當有此字

徽以糾墨

蕭該音義曰徽舊作徽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該案音揮

勃解之鳥

宋祁曰一本勃解旁有水字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勃澗海別名也字旁宜安水

或釋褐而傳

宋祁曰李善云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或橫江潭而漁 服虔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漁潭音尋

宋祁曰注文江潭而漁四字當刪舊服虔字作師古今改又劉

淵林注左思魏都賦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龔子

曰觀淵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卜居無此

語豈今楚辭非古全本也楚人名深曰潭淵林亦以潭為淵即

當音徒南反若從師古音尋則是水之旁深者耳恐非是

或立談間而封侯

漢書考正

宋祁曰李善云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趙周曰食邑於虞也

或杠干乘於陋巷 應劭曰縱彼做爵祿者

宋祁曰注文縱彼做爵祿者者字當刪

行殊者得辟 師古曰辟罪法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又安得青紫

宋祁曰此下疑脫師古曰安馬也六字

爰清爰靜 師古曰靜合韻音才性反

宋祁曰景本作爰靜爰清案注言合韻才性反則正文自合

作爰清爰靜也

不遭史附扁鵲

宋祁曰附字下當有與字

折脅拉髀

蕭該音義曰醫口亞反字林腰骨也

俞肩陷背扶服入素

宋祁曰呂向曰俞肩畏懼貌雖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

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陷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

而入於素中素無底袋也

激印萬乘之主

宋祁曰陳正敏云音昂激印猶激勵也

激印萬乘之主

宋祁曰陳正敏云音昂激印猶激勵也

領頤折頤涕流沫

宋祁曰領一作頤商敬頤曰頤與音反又曲感反頤猶搖頭也
蕭該音義頤作頤韋昭曰曲上曰頤音欺甚反該案字林曰頤
醜也亦飲反與韋昭音同字林頤杖面銳頤之貌也倉頡篇亦
云頤丘敬反又吾檢反頤字林曰鼻莖也一曷反涕即唾也才
臥反

附其背

宋祁曰附當作拊劉良曰拊背猶隨後繼跡也

響若階墮

宋祁曰蘇林階音邁迤之迤戈爾反何承天亦云巴蜀謂山岸
傍欲墮者為階階崩聲聞數百里又龔曉曰按說文巴蜀名岸
響之傍著欲落墮者曰低低崩聞數百里引揚雄賦響若階墮

注云承然切然則階當作氏

驟騎發迹於祁連 師古曰霍去病也祁音于夷反 司馬長卿
竊嘗於卓氏

宋祁曰舊本考無祁連下注并司馬共十六字
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

宋祁曰正文句末別本有也字今考作之字
淳于髡優孟之徒 師古曰髡孟皆滑稽

宋祁曰注末當有者字

參蓐而四分之 蘇林曰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

劉敞曰參蓐者玄首一二三四也四分者玄首四重也

宋祁曰參蓐蘇林音橫字林曰蓐廣求也七具反注文三析
下當更有析字

開之以休咎糾之以象類

宋祁曰開越本作開糾說文方并反字林布莖反縷布也
無主無名

劉敞曰當作無名今越本學官本作知名

故有首衝錯測攤營數文說圖告十一篇

蕭該音義曰玄衝云八十一家相對若輻輪之衝也今漢書或
誤作衝者非也攤今漢書及韋昭音灼音義茲作攤字今字書
無手傍攤字今人讀漢書相承以攤字音力支反案劉向別錄
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玄舒不作攤字然字林云攤
舒也攤音又支反太玄經曰玄者幽攤萬物而不見其形宗忠
曰攤者張也與晉灼同說服虔音兒晉灼曰說擬也字林五第
反莊子曰終日握之而手不攪司馬彪曰但抱而握之手不捉

也太玄經曰別一以攪於左手之小指又今人不見太玄經及

別錄以玄衝玄攤下有玄營玄數玄文玄說玄圖玄告玄問合
十二篇今漢書祇有首衝錯測攤營數文說圖告十一篇皆以
解別玄問一篇故云十一該取未詳是故述之

龔曉曰太玄自漢宋表作解詁吳陸績作釋文范望作贊以至
唐及國朝為之注解及音義之類者非一家皆止有十一篇不
知該所謂別錄者果何書也衝亦不聞作衝當更問知者

皆以解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師古曰玄中之文雖
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別而離散也

劉敞曰言此十一篇財以離散於文未有章句也

宋祁曰注文也字當作之

歷覽者茲年矣

宋祁曰茲年及注中茲字茲當從水旁則不能擬膠葛騰九開

蕭該音義曰擬如淳曰擬著也膠葛大也韋昭曰擬音據略反字林擬揭也揭擬持也擬音戰則不能淳涵雲而散敵蒸 師古曰敵音許照反

宋祁曰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敵氣之發見者也注文許照當作許昭

然後發天地之威

宋祁曰然後字下當有能字

疾知音者之在後也 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以為調矣

宋祁曰注文平公字下當有鍾字

大氏詆謬聖人即為怪迂析辨詭辭以挽世事

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太氏下脫不字又注文詭異也字下當有撓擾也三字

誤以為十三卷

蕭該音義曰字林誤專教也音論惟禮記者撰字書茲音詮倅伺韻蒙

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及埤蒼倅音曰弄反伺音勅動反

誤學行第一

宋祁曰司馬溫公云行讀如字

降周迄孔

宋祁曰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火乞反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微

劉敞曰誕大也章法也言王道息而諸子起也

宋祁曰法言微作微吳秘注云圖謀也微美也辯其異端而謀其微美

陳施於德動不克咸本諸身

宋祁曰法言德作意溫公云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治天下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必本諸身也

芒芒天道

宋祁曰宋咸天作大

神心習悅

蕭該音義曰悅音范韋昭照放反該案今音况為是

假言周于天地

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

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充音遐假即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

經諸范

宋祁曰范法言作範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宋祁曰司馬溫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

先明民情

誤先知第九

宋祁曰先景本作光

壹槩諸聖 師古曰以聖人大道槩平

宋祁曰別本注文字以字上有一字監本無又平字下當有之字

訖于漢道

宋祁曰李執注法言本訖作迄

誤淵騫第十一

宋祁曰李執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共序張慈據子厚云漢書淵騫自有序慈疑弘範不見漢書中序故云共序子厚又云或班固所作宋咸云品歷世之臣以淵騫冠章首有意哉子栗也有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也未知其據焉

森迪檢押

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檢押當作檢押

自蜀來至游京師

宋祁曰至字可刪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

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祀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

雄復不侯

宋祁曰雄字上當有唯字

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宋祁曰求字當作窮

於特人皆習之 師古曰習與忽同謂輕也

宋祁曰注文輕下當有之字

敬子茶 師古曰茶亦分字也

宋祁曰注文分字當從木

爰清靜作符命 師古曰爰清爰靜作符命

宋祁曰注文作符命當云作符作命

蓋誅絕之罪也

劉敞曰絕讀如春秋貶絕之絕

儒林傳

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

宋祁曰注文讀替字下疑有也字

以答禮行誼

劉奉世曰答禮者迎之有禮亦以禮答之

周監於二世

劉敞曰世改代

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 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

宋祁曰注文弟子字下疑有連字

子貢終於齊

宋祁曰貢蕭該本作蕭淳化本景本作子貢刊誤改作蕭又云

子貢當為子夏

悼道之鬱滯

宋祁曰景德本無悼字刊誤據史記作悼道據南本作以道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宋祁曰延字刊誤據史館本添入

崇化厲賢

宋祁曰魏本改厲賢作厲賢

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

劉敞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矣

太常籍奏 師古曰為名籍而奏

宋祁曰注文為字下疑有之字

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劉敞曰下以字衍言治禮掌故其遷常留滯故請特選用以

勸之

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 蘇林曰屬亦禮史

宋祁曰注文禮史姚本作曹史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藉

其實用也

劉敞曰尋此文意本緣小吏弗能究宣詔書故使文學士布在

州郡也然顏解未甚悉今區別言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官遷流滯者言故治禮掌故令在他官而遷常留滯今遷之請

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

大行卒史言文學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又百石通一藝

皆補為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吏乃以百石用者為其曉事優

之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言故文

學掌故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也不言文學掌故之

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誦多者此數品先用誦多者也

不足擇掌故言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千

石屬以與已同言自比二百石至比百石為卒史者已而臨二

千石屬也有掾有屬卒史遷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

即不足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也備員者總言比二者皆

備員也

以授魯橋庇子庸

宋祁曰蕭該案史記橋音矯

故傳受者不絕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易以東矣 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

宋祁曰易以東矣或無以字注文法字當刪

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 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

宋祁曰蕭該案漢書本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

吳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

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摯之為壽張今按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

屯字者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為毛忽聞為屯驚怪者多毛屯相

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勸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為在風俗通而

不信

琅邪卬丹曼容

宋祁曰此下更有曼容二字

首垂泥中

宋祁曰垂字當作市字

臨代五鹿充宗君益為少府

劉奉世曰臨代五鹿充宗代當為授後人誤改之代充宗者召

信臣亦非臨也

齊衡咸長賓

宋祁曰蕭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見詩傳

漢有衡咸講學祭酒

河南乘弘

劉敞曰今有乘姓音如乘黎之乘

寬有俊材

宋祁曰俊字當作雋

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

宋祁曰越本無數字

為石顯等所諧

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等字

堪授弁卿

宋祁曰舊本卿作鄉

傅子光亦事弁卿

宋祁曰光字下更有光字

齊煠欽幼卿為文學

宋祁曰煠字詰曰令是姓也韋昭音翁決反非

章為王莽所誅

宋祁曰越本作所誅也

近事大司空朱邑

劉敞曰空當為農

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

宋祁曰淳化本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字馮賓字下更有

一馮字刊誤謂當去無故二字添一賓字

王莽時諸學皆立

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諸

駕駟迎申公

宋祁曰景祐本改駕作加今兩存

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

劉敞曰予按荀卿書區蓋之間疑則不言區蓋近意也丘區聲

相變殆謂此耳

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劉敞曰尋文衍一客字驪駒者客將歸之歌主人無所歸不

當歌也

陽醉適墜

宋祁曰過古作踴服虔者湯湯去豆皮之湯蕭該音勅宕反

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

宋祁曰尉字下當有投字

鞅固齊人也

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

非受命而何 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

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言學者不必須論湯武此欲

令學者皆置之耳

此家人言耳

宋祁曰越本耳作矣

拉投同郡食子公

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

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

而魯徐生善為頌 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

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

宋祁曰注文魏本刪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揖讓二字

楊榮子孫 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

宋祁曰景本作揚子榮新本作揚榮注同

弟子遂之者

宋祁曰遂之者當刪之字

劉敞曰遂之者之字衍

至河南東郡太守

宋祁曰或無東字

顏安樂字公孫

宋布曰一作翁孫

為學積力

宋祁曰一作積力

廣授琅邪莞路 師古曰莞亦管字也

宋祁曰蕭該音義案草下完音九又音官今漢書本部作草下

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號為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惠授泰山吳都

宋祁曰蕭該案周禮吳氏鄭司農云讀如吳氏春秋之吳劉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大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吳氏春秋之吳風俗通姓氏篇吳侯國似姓尚後見史記漢書有吳都為丞相

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劉敞曰官改作官

授楚申章昌曼君 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

漢書考正

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章予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

循史傳

自丞相已下

宋祁曰已字當作以

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疑本刪

買刀布蜀物 師古曰布蜀布細密環也

宋祁曰注文細密環也景本據史館本改作細密者也

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

劉敞曰長吏守丞吏當作史郡使守丞國使長吏皆一物也故

總言郡國上計長吏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吏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於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可不爾下言長史守丞同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

宋祁曰疑本正文刑以字

坐同產有罪劾免

宋祁曰景本無罪字

庭中稱平

宋祁曰庭當作廷下文同

居官賜車蓋至以章有德

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此二十三字

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宋祁曰太守當在為字下

劉敞曰太守字當在霸為字下

烏攫其肉

宋祁曰攫說文曰拏也音九縛反

某亭猪子可以祭

宋祁曰猪當作猪

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

宋祁曰不先以聞妮本作不先聞蕭該音義適值足也適音相

代反韋昭音詩歷反案今漢書適字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予

謂與韋昭音同

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

宋祁曰景本三作二

京兆尹張敞舍鷓雀飛集丞相府 師古曰此鷓音芬字或作鷓
此通用耳

宋祁曰注文鷓音介字本作鷓今本誤作芬茲鷓字予見徐錯

本改芬為介鷓為鷓案許慎說文鷓音古拜反鳥似鷓而色

青出羌中與師古所引合徐改為允鷓是鳥駮貌非鳥名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

宋祁曰吏當作吏

及舉孝子弟貞婦者

宋祁曰景本無弟弟字

在後叩頭謝

宋祁曰郡本無後字當作在後

長吏守丞對

宋祁曰吏當作吏下文上計長吏同

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

宋祁曰吏當作吏

宜令責臣明飭長吏守丞

宋祁曰吏當作吏

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

宋祁曰郡字疑作羣字

雖有亦安所施 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

宋祁曰注文舊作放妮本改作效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宋祁曰事當作士

亡疆外之交

宋祁曰亡疆景本作亡疆

盜賊亦皆罷 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疲厭

劉奉世曰盜賊與劫略相隨史以為二事故前云盜賊亦皆罷

後云劫略者去兵末乃總云盜賊於是悉平矣師古疑前未嘗

言皆罷故解為疲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自通

酷吏傳

民免而無耻 師古曰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耻於惡

宋祁曰注文不耻景本作不止刊誤作不耻

法令滋章 師古曰法令繁則巧詐益起

宋祁曰注文繁字下疑有滋字

刻轢宗室

宋祁曰轢當音來各反

濟南賈氏

滿該音義曰案爾雅馬一目白曰明音閑

宋祁曰魏本刪注中一明字

於是新都也

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好氣為少吏

宋祁曰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

所居郡必夷其豪

宋祁曰豪字下當有祭字

汲黯為伎

宋祁曰韋昭曰伎音泊字書之豉反

未嘗敢均茵馮

宋祁曰茵亦作鞫霍光傳作細晉灼音義作鞫字亦音因

議不受刑自殺

劉敞曰議當作義

以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師諸官為吏也

宋祁曰淳化本文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

當有於字

極知禹無害

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廉平之類為無害也

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劉敞曰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詣之

禹以老徒為燕相

宋祁曰老字上當有先字

有弟無行不可

宋祁曰校本改時作行

上拜義均弟繼為中郎

蕭該音義曰均音熙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呼

臣居山東為小吏時

宋祁曰小或作少

皆奔亡南陽吏重足一迹

劉敞曰南陽屬下句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

劉敞曰縱掩定案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

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

擇郡中豪敢往吏

宋祁曰豪字下當有祭字

得可事論報

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

未敢恣治

宋祁曰或無治字

尹齊東郡荏年人也

宋祁曰韋昭音鎰字林曰荏草亦盛也

河南守舉為御史

宋祁曰越本守作辟

獨有先破石門尋陞

宋祁曰陞或作阻

士卒暴露連歲

宋祁曰歲字下當有朕字

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 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

宋祁曰注文嘗字疑作當將字下當有行字

願盡死贖罪

宋祁曰死字下當有以字

稍遷至御史及丞

宋祁曰淳化本為御史中丞刊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

女欲不貴矣

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

以前為馮翊

宋祁曰為字下當有左字

兄雲中為淮陽守

宋祁曰淮一作灌妮本改作淮

先齊諸田也

宋祁曰先字上當有其字

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獄

宋祁曰服虔曰履載曰傲音將秀反

丞相議奏延年主守

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決

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傲直是韓延壽比耳

劉敞曰議當作義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 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

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錯改自作丐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

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存

使我至今病悸

宋祁曰韋昭曰心中喘息曰悸音水季反

延年劾奏光擅廢立

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

還為涿郡太守

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還字

遣掾孟吾趙繡按高氏

宋祁曰越本按作劾

趙掾至果白其輕者

宋祁曰越本無果字

府丞義出行蝗

宋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狐義

有臧不入身

宋祁曰越本刪有字

到雒陽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

劉敞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因為報爾非奏得報也如今

有司書囚罪長吏判准斷定所謂報也

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人

受賊報讎

宋祁曰賊當作財

抱鼓不絕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抱擊鼓柄音浮

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 師古曰惡子謂不承父母教命者

宋祁曰注文承字下當有籍字

便與出瘞寺門桓東

劉敞曰便讀如獲

宋祁曰桓徐錯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

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墻垣不知桓表當從垣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

宋祁曰李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

亦質有文武焉

宋祁曰亦字下當有皆字

貨殖傳

於是辨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衍

者也沃水之所沃沃也

宋祁曰注文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浸

然猶山不韮蕘澤不伐天

宋祁曰韮漸本音大雅反

劉奉世曰蕘讀如牙蕘之蕘旁出嫩枝也義與天相對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宋祁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

不見異物而遷焉 師古曰故能各精其事不移易

宋祁曰注末疑有也字

諸侯刻桷丹楹 師古曰桷椽也

宋祁曰注文椽字疑作榱

園奪成家者為榱桷

劉敞曰困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

迺用范蠡計然 師古曰故戲賓曰

宋祁曰注文故戲賓當作故容賓戲

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

劉敞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貯

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

無求責於人也

而顏淵簞食瓢飲 師古曰一簞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

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

戎五十倍其償

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字

山居千章之萩 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

字也其下然同也

宋祁曰注文浙本百官公卿表句下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

刪樹字兩也字

帶郭千畝畝鐘之曰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

醢醬干瓠 師古曰瓠長頭瓠也受十升瓠音胡雙反

宋祁曰注文中頭字當作頸字升字當作斗字雙字當作江字

竹竿萬个 孟康曰个者一个两个師古曰个讀曰箇

宋祁曰注文師古上當有也字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劉敞曰貪賈賈賂賈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

未嘗亡失故五之

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取息一分廉

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

頻有拾印有取 師古曰無鉅細好惡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上當有者字

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

宋祁曰尤甚本亦光妮改作尤

其先為督道倉吏

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宮闕疏所稱

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

塞之斥也唯橋挑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 師古

曰塞斥者言國家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挑得恣其畜牧也

劉敞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故橋挑得以致富

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

游俠傳 雞鳴狗盜無不賓禮 師古曰云云

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

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妮本刪

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

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

飲言不飲有其德

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

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宋祁曰浙本無軍字

滅命修姦割政 師古曰攻謂穿窬而盜也

劉敞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因知其是穿窬也穿窬而盜

亦不甚豪矣然則用力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

逆去其賊 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除罪

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 師古曰據

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

宋祁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

萬章 師古曰萬者拒

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字疑誤集韻萬

請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

徒歸故郡

宋祁曰越本無徒字

留林席瓦物數百萬直

宋祁曰留字下當有其字

五侯兄弟爭名

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

使郡國發假貸多持幣帛過齊 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

令護監之

劉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貴幣帛過齊以施親

故爾何云監護官貸耶

劉敞說同

稱賤于上壽 師古曰言以父禮事

宋祁曰注未當有之字

可以償博進矣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進書故有其字耳

劉攽曰顏云史家進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臚自不記諱也

不如鴟夷 師古曰即今鴟夷滕也

宋祁曰注文滕當作滕浙本作袋

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

劉攽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為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耳後人妄加丹字

劉敞說同

至日朕皆會 師古曰朕音徒結反

宋祁曰注文朕字下當有日側也三字

欲以避客

宋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

后免官

宋祁曰后字當作後

與屠爭言

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遂殺游公父及子 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

劉攽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耳

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士可用

宋祁曰越本作士死

賓客車數十乘

宋祁曰越本作十

倭幸傳

公卿皆因閑說 師古曰亦如行者之有閑津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皆冠駮纒具帶 師古曰以駮纒毛羽飾冠

宋祁曰注文駮纒下疑有鳥字

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處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 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

劉攽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謂一賜則鉅萬也

使太子齧臍 師古曰齧齧也齧由其臍血

宋祁曰注文血字下疑有也字

頗有遂

劉攽曰遂字屬下句

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 師古曰公主給其衣食也

宋祁曰注文公字上疑有長字給字上疑有且字食也也字當刪

而媽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

宋祁曰注文自字疑作已字注末當有也字

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

宋氏校本云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延年執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宋氏校本云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
其愛幸埒韓嫣 師古曰埒等齊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宣帝時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

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宋祁曰浙本無事字

持詭辯以中傷人 師古曰達道之辯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罷遂歸郎官

劉敞曰郎宜作故

淳于長字子孺

宋祁曰孺越本作鴻校本作孺
為黃門郎未進

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偏籍上襲

宋祁曰襲字上當有衣字

珠襦玉柙豫以賜賢

宋祁曰柙字下當有皆字

皆知宏及柎丹

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

寧見羣臣在前

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

賢至中門先入閣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

從容視賢笑

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

賢頓首幸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日字

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謂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

劉敞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馬明多兩字

蕭咸外孫云

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匈奴傳上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師古曰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

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邽

劉敞曰當字下宜有是字

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宋祁曰邵本樓煩陰山為匈奴

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子

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施今咸云僕閱董仲舒傳冒音

莫克反又如字曰馬遷傳亦音莫克反

劉敞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但

俗也

直上谷以東

劉敞曰以東屬下句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

宋祁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

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

宋祁曰越本無平字

未嘗聞中國禮義

宋祁曰晏本無嘗字

於是說教單于法右

劉敞曰說當作施銳音

至割易姓皆從此類也

宋祁曰至割舊本越本作至到

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劉奉世曰鄰土宜有有字不使行使字俱蹈大道也

劉敞曰衍也字

歧行喙息蠕動之類 師古曰歧音啓

宋祁曰注文啓字越本作岐字

朕釋逃虜民

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

尉史知漢謀迺下其告單于

劉敞曰迺下其告單于作一會燕救之至

劉敞曰衍之字

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

劉奉世曰既云成者迺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

西滅北地以西成卒半

劉敞曰西滅當作而滅

至匈奴河水

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

劉敞說同

畜多飢寒故而單于年少

劉敞曰而改兒

強弩都尉路博德

宋祁曰博舊本作萬校本改作博

今何故不用

宋祁曰越本無今字

日逐王先賢禪

宋祁曰禪當作揮

匈奴傳下

為烏藉都尉

劉敞曰衍為字

劉奉世曰為當作與

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

劉敞曰多呼韓邪三字

宋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三字

衣被七十襲 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宋祁曰注文之字服字當刪

郵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既脫皆殺之

劉敞曰郵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既脫殺吉既脫屬

呼棘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言有徒衆

金留犁撓酒 師古曰契刻撓攪也

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

康居亦遣責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郵支

宋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

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嘗入侍

宋祁曰揮舊本作揮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 師古曰就大鴉也

宋祁曰注鴉當作鴟

直斷關之

宋祁曰關當作閉

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宋祁曰賞字當作償

未見新印文

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

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

宋祁曰已當作以

將率不敢顯決

宋祁曰決一作使

以護送烏桓為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

宋祁曰注文陽字楊本作揚

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飲珉

宋祁曰厨字上當有右字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乃拜蒙以郎中將

劉敞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

滇王當先迺留為求道

宋祁曰遷文當作嘗注云嘗一作賞

四歲餘

宋祁曰揭遷文當云為求道西此四字當屬上句作西

滇舉國降

劉敞曰多一滇字

宋祁曰郭本無滇字

西南夷君長以百入

宋祁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

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既駱

宋祁曰既集韻於口反駱越種也

太后怒縱嘉以矛

宋祁曰縱字上別本有欲字

挫粵鋒以粵數萬人

劉敞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

遣使招降者賜即綬 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

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

乃使中郎立丑為粵繇王

劉敞曰中郎當作中郎將

封陽為印石侯

宋祁曰印當作卯

天子曰將卒不能制

宋祁曰卒越本作率

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

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

復政吏

宋祁曰政當作攻一本作改字

追觀太宗填橋尉他 師古曰言文帝以道德安撫之也

宋祁曰道德一作恩德

西域傳上

始築令居以西

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今居縣名在金城郡

都護治烏壘城

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

去陽關千八百里

宋祁曰越本八作六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

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

烏托國王治烏托城

劉敞曰托當作耗

南與姑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劉奉世曰按姑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

東而此渠勒于關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

乃至都護安得與姑羌相接必誤

北與樓挑

宋祁曰景本挑作桃

有大馬爵 師古曰大爵張翹文餘

宋祁曰注文張翹下當有舉字

西域傳下

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

宋祁曰楊本無左右二字大將作大夫

武帝即位

劉敞曰衍位字

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

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

穿卑鞮侯井以面

宋祁曰面當作西

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宋祁曰舊本主作弟

卒百人送烏孫焉

宋祁曰越本都本無烏孫字

更以季文左大將樂代為昆彌

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

漢恨不自責誅宋振將

宋祁曰越本無責字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

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里

故輪臺以東

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或以為欲以見疆

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蹟考異無式字故除之

修馬役令以補缺 孟康曰亭有牝馬

宋祁曰注文牝應作牡

平祿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

胡騎引去

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兵字

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

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

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

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

詣闕

以道當為挂置

劉敞曰當道為挂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

主為之拱億故心不便也挂置猶言儲侍

宋祁曰按通典道下有通字

迺表河曲列西郡

宋祁曰新本西作四

作己俞都盧海中磧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師古曰化成黃龍

八丈出水敷戲於庭磧音徒浪反

宋祁曰注文八丈一作入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反

外戚傳上

外戚傳下

元后傳

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蕭該音義曰媯汭字書曰媯舜姓也該案舜居媯水因以為姓

三世稱王

宋祁曰舊本三作二

今王翁孺從正直其地 師古曰直亦當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譚子元

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

莫得進見者久之

宋祁曰越本無者字

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

宋祁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今越本亦無

人命不諱 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

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諱字下當有也字

鳳不內省責

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

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益腸正世

宋祁曰腸當作腹

日月益甚

宋祁曰越本月作日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宋祁曰怒音暖五反上聲

土山漸臺西白虎

宋祁曰浙本西字下有象字

曼寡婦渠

宋祁曰婦舊本作姊

太皇太后詔休就第

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

天下輻湊自效 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款誠

宋祁曰浙本注文獻茲作致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

宋祁曰近字下當有郊字

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郭槐里焉得云近

夏遊御宿郭杜之間

宋祁曰御一本作御

以孺子未立

宋祁曰別本作未即立或作未即位

知而兄弟令滅族也

宋祁曰知而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

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劉奉世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

協于新室

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

三代以來

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

主華傳上

聘諸賢良

宋祁曰聘諸當作聘請

其以黃郵繫戶三百五十益封莽

宋祁曰郵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倉頡篇曰郵逆書之官也

廣雅云驛也益封莽別本越本無莽字

在國三歲吏上書寬我莽者以百數

宋祁曰吏字下當有民字

欲獻其珠耳

宋祁曰耳字當刪

莽色厲而言之

宋祁曰而言之當作而言方

太后問公卿曰

宋祁曰問字上當有召字

下準行事

劉敞曰行事即已行之事

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宋祁曰熙寧監本越本無裳字

封功如蕭相國

宋祁曰邵本云封加如蕭相國

劉敞曰封字衍

比加元服

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

思不出乎門闕

宋祁曰監本無門字

卦過父母得位 張晏曰過父母謂泰卦

劉敞曰予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

不侮鰥寡

宋祁曰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

史微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

宋祁曰微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當刪

與大司徒光

宋祁曰徒當作馬

及玉青戎標末之功

宋祁曰予案字林標刀削末銅也音匹么反

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

宋祁曰德字下當有而字

即羣下較然輸忠

宋祁曰輸本作論下文輸同

惡與管蔡同罪

宋祁曰越本邵本無惡字

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

劉敞曰宰衡以下前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刪併從上

徵助祭

宋祁曰淳化本祭字下有祀字

誠上休陛下餘光

宋祁曰晉灼音義作州下休

復見前重陳

宋祁曰復見前重陳當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

富平侯張純等

宋祁曰越本無富平侯三字

瑞珠瑞珮

劉敞曰瑞字宜從易宋祁同

宋祁曰韋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幼禮記作約亦是

拒鬯二旨

宋祁曰字書曰拒黑黍一稔二米也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

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

名子午谷

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為子午道耳顏之所見

非史意也

百歲之母

宋祁曰景本作一百歲

刃其軀

宋祁曰刃其軀舊作刺其體鄧展刺音近跳晉灼音刺字

林曰剗切也

負羸倚鉢

宋祁曰倚當作荷鉢或作雷音文涉反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

宋祁曰邵本先字上有其字

今制禮作樂

宋祁曰越本寧字下無今字

周公屏成王而居攝 師古曰屏猶擁也

劉敞曰予謂屏者即荀子所言屏成王而及武王屏猶却也成在一匱

劉敞曰予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尚有未足欲留之者也當引書示譬如為山九仞功虧一匱以解之復以示公義焉

劉奉世曰莽不服表亦以示公義

過密之義訖于季冬 張晏以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莽年也

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莽非再莽也蓋莽自謂義經過密實非三莽不以二十五日也或曰此

事當在三年冬誤記於此年耳

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

劉奉世曰此居攝二年冬也至此始請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似是二年冬事疑傳有差誤

其一署曰赤帝行璽

宋祁曰越本邵本云赤帝璽無一行字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二字

劉敞曰莽改年為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

王莽傳中

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

宋祁曰驃字當去旁馬字

少阿義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敞為國師嘉新公

宋祁曰少阿音灼音義作少阿訓阿取阿衡一字也音依倚之倚李奇音奇紅休南本作紅林

太保後丞承陽侯甄邯

宋祁曰後丞南本作後丞

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

宋祁曰邵本無故字新本添

分注中都官諸職

宋祁曰或無官字

中尉曰彈正

劉敞曰中尉廢久此安得更名蓋是中壘校尉脫兩字

又置大督管

劉奉世曰贊請如虎賁綴衣之綴

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

劉敞曰徒改從

光施于遠

宋祁曰施一本作化

於是封姚恂為初陵侯

宋祁曰字書恂信也音詢

國師劉敞子壘為伊休侯

宋祁曰伊休疑是紅休

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

劉奉世曰四代以下十七字其義不倫莽方封先聖後未

當及此耳已有後文此字當衍

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

宋祁曰南本云皇姓始祖考以當作已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

劉奉世曰此謂葬家所尚之種祀示令天下傳以為種祠不

得不奉祀亦猶漢高之枌榆社也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

劉敞曰都當作郡

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

宋祁曰越本無是歲二字韋昭云徐鄉東萊縣也

俱陷于辜

宋祁曰越本辜作辜

受瑞於黃支 孟康曰獻生犀

宋祁曰注文孟康曰下當有黃支二字

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

宋祁曰別本無復決其三字邵本無其字

重門擊柝

宋祁曰柝一作柝

女作五威中城將軍

宋祁曰中或作閔

函谷批難

蕭該曰案晉灼者義作批難字林云擊也父迷反廣雅曰

批擊也釋名曰批兩指相裨助共擊也

掌威于左

宋祁曰掌當作堂

共城殺校尉曰護 師古曰勿音紹

宋祁曰勿故注改作刀

男子即帝母姓武字仲皆連天連命

宋祁曰男或作姜字一本無連字

轉東都妻輸五大夫衣表兵器糧食

劉奉世曰五大夫不可曉疑衍

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

蕭該曰所班舊作所辨案韋昭曰辨布也者班或作班

茲富貴矣

宋祁曰或無貴字

辭連國師公敬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茶

劉奉世曰東通靈將五司大夫亦疑其謫非史本文

此一天子也

宋祁曰天或作大

詣王路四門

宋祁曰路字下有門字

太師王舜自華纂位後病悸

宋祁曰悸舊作喘

分州正域

宋祁曰分字下當有九字

禹貢之九州無并幽

宋祁曰淳化本無無并二字

大宰齋精乾內者行張坐臥

宋祁曰淳化本無內字新本內字下去內者行三字

予之東巡必躬載來

宋祁曰宋字下當有報字

戊曹士收繫僕射

蕭該曰或予案春秋說曰土戌也五行書曰戌己屬土王莽

自以土行者懋

大司空邑亦法以謝

劉攽曰前云斬士後云斥士則非斬也疑是斫字

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

劉奉世曰河南當為滎陽莽所分以為六隊之一也下文

自有河南大身更為保忠信鄉

置六郊州長各一人

劉奉世曰當為六郊行州字

義陽東都曰六州

劉奉世曰州當為郊

以陳留以西付新隧新隧故滎陽

劉奉世曰此新隧即莽六隊之一也莽蓋分河南之滎陽置郡

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

劉攽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誤爾

遂致命而還之

劉奉世曰之字衍

一切貪殘日甚

宋祁曰甚下當有是時二字

傳相舉奏

宋祁曰傳疑作傳

邠郡以北大雨霧

劉攽曰霧字疑非

辟任附城食其邑

宋祁曰如淳曰辟公主也任宗室女也蕭該按爾雅曰皇王

后辟君也

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

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北隊右隊中部左洎前

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

部右部有五部大司空保子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尉所隊

後隊中部洎後十部

劉攽曰此文誤但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仕卿大司徒保

典樂卿秩宗卿大司空保子虞卿共工卿不合分為兩

也

劉奉世曰其言七部亦當云七郡然其有二十二郡尚未及

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

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

劉奉世曰莽所六司又已有六卿此當但云司卿即所謂

三公司卿曰司允司直司若若也後人不曉又妄加兩六字耳

舉四行各一人 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

劉奉世曰四行蓋前已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復令舉

之非光祿四行

宜罷兵屯田

宋祁曰宜或作一旦者非是

以竹筵導其脈

宋祁曰蒲該音義鄭氏曰筵音平訂之訂筵草也于奈字書曰訂評議也音亭字林曰筵維絲管也大丁反

王莽傳下

考之經說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宋祁曰考之合之下各當添於字通字下當添之字盜賊起

宋祁曰起上當有與字

前朱鳥

宋祁曰鳥當作雀

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

劉歆曰力當作刀

眾皆笑之

宋祁曰笑當作咲

眾庶皆譽之

宋祁曰譽當作罵

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

宋祁曰南太云臥則枕數尺鐵非是

迺者日中見昧

宋祁曰蒲該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言昧爽且明也日

聞昧云昧升勺後星也音芒太反于案易曰日中見昧非音

昧也當音芒太反

兆域大將軍王匡

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兆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

軍兆王匡又別一王匡也

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

宋祁曰卒字當作率

以給傳車馬不能足

劉歆曰以給當屬上句

壞徹城西苑中建章

劉歆曰建章與宮同名疑當是字誤

帶高增下

宋祁曰帶當作本

皆沒入為宦奴婢

宋祁曰淳化本景本入字下有官字

上谷儲夏服度曰儲夏人姓也

劉奉世曰注脫一名字

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媮名位

宋祁曰侯下當有唐尊二字

以救斷斬

宋祁曰交懼斷或罪之刑也

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舡從渭入河

宋祁曰越太士作七舡當作船

納言將軍嚴尤扶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

宋祁曰車騎監本作車馬

劉奉世曰車馬將軍非官名字之誤也尤茂前云大將軍此云

將軍未知孰誤然其它多如此者

從與公共安宗族

一書... 1 反之下

宋祁曰族字或作姓

更始將軍史遷行諸署

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知孰誤

不復就枕矣

宋祁曰枕字當作次

然後社稷復立天下艾安

劉歆曰王莽三十八為大司馬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十

八誅居攝三年號初始元年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四

敘傳上

令尹子文之後也

宋祁曰今越本無之字

楚人謂乳殺謂虎於擇

宋祁曰淳化本作楚人謂乳為殺謂虎為於擇

召見晏既殿 師古曰親戚晏飲會同之殿

宋祁曰張晏解與師古同字林昵近也乃吉反

志節抗慨

宋祁曰嫌字越本作嫌

會定褒大姓石季羣報怨殺追捕吏

宋祁曰石季越本作石季報怨殺淳化本及越本作報怨寇

逆殺

特長信庭林表適使來

宋祁曰林表晉灼曰應助書作林表宮人之有材能者表其師

也張晏曰林君也表外也於宮外傳威儀也

數遣中盾請問近臣

蕭該者義白中盾案昭曰太子宮中盾長也該案盾音允

莽乘政方欲致致太平 師古曰言欲以文教致太平

劉歆曰公羊春秋說文致太平者以春秋亂世但聖人作文致

之如太平耳莽政既惡而飾虛以自章大是亦文致也豈謂

文教致太平乎

不與驕君之餌 師古曰亦猶釣魚之設餌也

宋祁曰與字書火又反注文設一作投

今吾子已實仁誼之羈絆

宋祁曰絆字書音半

伏周孔之軌躅

宋祁曰鄭云躅音拘拘之拘

何用大道為自眩曜

宋祁曰曜字下浙本有也字

時隄勇據壘

宋祁曰壘字下當有右字

方今雄禁帶州城者

宋祁曰城或作城

又慙狂狡之不息

宋祁曰韋昭音義作火旁息音熹既反字林音息是以今

漢書止作息字

泉于稷界

宋祁曰尚書音巨滋反

豐功厚利積矣之業 師古曰業古累字

宋祁曰師古曰下當有豐古斷字四字

不知神冠有命

劉奉世曰神冠者聖人之大寶曰冠是也

思有短榻之藝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藝束衣也文簡反

而欲聞奸天位者虞

宋祁曰奸字古文字字

案稅之材

蕭該音義曰韋昭案音節一名樛即柱上方木也鄭氏案音

贅應邵曰爾雅曰稅朱樛也音之劣反

斗筲之子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筲飯管也受五升秦云山交反該案

稍或作背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覆公餗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餗鼎實也韋昭音義餗字作甞南曰某

羹曰甞音連該案字林餗或作甞字異音訓則一

蓋在高祖其與也有五 師古曰浮汎之說蓋無取也

宋祁曰注文汎字浙本作冗字

秦皇東遊以厭其氣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厭合也劉氏曰厭當也

絕信布之覲覲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覲幸也覲欲也

知隗蕭終不寤

蕭該音義曰隗蕭諸於上五罪反下許妖反

雄朔野以颺聲 師古曰颺與揚同

宋祁曰往文颺字下當有讀字

將祀絕而因階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祀級也音敷委反字書父已反

豈余身之足殉於悼世業之可懷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殉殺生送死也說文悼猶文疑疑是也

劉氏及廣雅然云悼恨也

魂燒燒其神交兮

宋祁曰其字當作與

撤葛藟而授余兮 師古曰言入峻谷者當據葛藟可以免于

顛墜三說葛之與藟皆有蔓為

宋祁曰注文據當作攀蔓為當作蔓焉

物所落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

蕭該音義曰鄧展物音味該案字書物尚與也音勿諸

詮方昧反

劉奉世曰但以察合韻音察則協韻矣

儀道識以臆對

蕭該音義曰蒼頡篇曰識書河洛書也該案諸於音楚鴟反

葛藟絲於樛木兮

蕭該音義曰樛亦作利韋昭曰利下曲也居驕反

既辭爾以告象兮

蕭該音義曰說文曰辭讓也息悻反

宋祁曰告當作告

盍孟進以造摩兮

宋祁曰晉或作晉亦作晉

慈生民之胸在

蕭該音義曰胸章昭音謀鬼反又音梅字林曰胸微視美目貌張修標而內逼

蕭該音義曰裸音素衣朱裸該案詩音博字林曰裸黼於也音沃反

敗中每為庶幾分 師古曰敗古書字也書由也由中和之道可以廢免於初難

宗和曰注交書由也由中和二由字皆當作曰字

蕭該音義曰肥牛羊腓字之腓能假借腓避也章昭曰肥避也音肥音約音義作逃云逃避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肥避也固行符其必凶

蕭該音義曰行符諸詮音胡浪反柯恭案而連茂

蕭該音義曰棠服慶曰棠類也音近并服慶音并應功音謂該案字書音謂

贏取威然音儀故也音謂

劉氣世且儀則相弱也語訛耳

姜本交厚三三三

蕭該音義曰文選條條曰伯復歸於龍鹿孟康曰伯晉文公也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月歲在酉金卯為龍酉為虎也

彌五辟而成災 應劭曰云：

宗和曰注末當有五辟宣元成哀平也八字

蕭該音義曰負冥音灼曰負音目負而卷精可縣反該案目負而卷精出王延壽靈光殿賦諸詮音呼政反章昭曰負復遠也呼迥反

胥仍物而鬼詛分迺窮宙而達幽

蕭該音義曰詛字林曰詛聚謀也子于反諸詮祖侯反宙章昭曰天宙所愛曰宙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往古來今謂之宙聖人所以能極數而知來者皆因卜筮謀於鬼神

且算祀于孛龜 李奇曰周公卜居洛得世三十年七百也

劉敞曰算祀孛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

妣聆孤而刻石兮

蕭該音義曰該案曹大家本作劾石曹注舉罪曰劾神先心以定命兮

宗和曰別本皆無命字

周賈道而貢憤兮

蕭該音義曰貢音灼音義作心旁貢字林曰憤憤也李奇曰憤懣也孟康曰憤懣也該案貢合作心旁貢

夷惠林而齊聲

蕭該音義曰外字林充頡反錯也

申重齒以存荆 師古曰申包胥曾齒重臚立於秦庭

宋祁曰注文脈舊本作臚

侯少木之區別兮

宋祁曰樓閣詩曰侯文王孫子毛傳曰侯維也

神動氣而人微

宋祁曰微當作微

卷游邸而後說

宋祁曰游蕭本係疏音義曰該案春秋作養由今漢書作

流由與流亦互用

矧港躬於道真

蕭該音義曰德文選作配

復心弘道惟賢聖兮

蕭該音義曰復一作腹張晏曰以道為腹心也弘道達於天地

之性命也

孔席不煖邊與不歟

蕭該音義曰煖呂靜曰煖溫也乃卯反黔字林曰烈黑也音

答又音匡史反

卒不能據首尾

蕭該音義曰據字林曰據舒也尹於反又擬也

聞之者字震

宋祁曰字當作嚮注同

從樂枕經籍書

蕭該音義曰籍才亦反韋昭音義作藉字慈固反說文曰

藉茅藉也從草租若如韋昭音則漢書本作藉字

然而罷不賈於當已 劉德曰賈傲也師古曰傲音齒九反

宋祁曰詩曰賈用不售賈音古注文齒九反越本作上究

反一本作止九反

守突與之熒燭 師古曰熒燭熒小光之燭也

蕭該音義曰郭璞曰突音突該謂依儀禮宣言徒骨反

宋祁曰注文舊無燭熒三字浙本添

於是七雄燒關

蕭該音義曰燒案字林音孝

風颺電激

蕭該音義曰風颺該案韋昭音義作風颺云颺風之聚隄

者也音庖今漢書故作風颺而雪激也說文曰颺或作颺

颺音甫亮反

煜雪其間者

蕭該音義曰煜雪韋昭音呼夾反雪音于俠反服虔曰煜

音近霍叔音為有雪音畢邇之畢字林曰雪震電也一日

衆言也于甲反煜音弋叔反又于立反

擗朽摩鈍

蕭該音義曰擗韋昭曰擗女權反說文曰擗按也史記曰擗

髓腦滿浣腸胃

浣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若繩繩之聲也

宋祁曰一本無也字

福不盈眦

蕭該音義曰眦字林曰眦目厓也才賜反

說難既會

蕭該音義曰會鄭氏曰會執也韋昭曰會終也

欲從旄數而度高序泰山懷沈澁而測深序重淵亦未至也

蕭該音義曰旋爾雅曰前高後下曰旋丘詩有旋丘篇字林曰前高後下曰整音此與爾雅同整音毛又亡周反今人呼為務音乖僻多矣沈澁舊作汎檣韋昭曰水側出曰汎泉音乾湧出曰澁泉音檻

宋祁曰未至字下當有後下字注文正出當作上出字

齊寧激聲於康衛漢良受書於邳沂
蕭該音義曰康韋昭曰五達為康呼坑反該案事出爾雅該讀康如字未詳韋氏音沂韋昭作恨曰恨限也謂橋也吾思反

匪詞言之所信

蕭該音義曰詞字書曰古辭字
顏耽樂於單歌

蕭該音義曰單歌字書曰單管也一曰小篴丁安反歌與也父么反

臧於姦蛤序

蕭該音義曰姦蛤字書姦屬也步頂反蛤燕雀化所作也秦曰牡礪

超忽荒而踰穎蒼也

蕭該音義曰踰字書無足旁處字猶應是踰字字書踰踰也色忽反穎字林曰穎白貌也音吳楚辭吳白穎穎該案爾雅白蒼曰蒼天夏曰昊天今作穎者此古書假借用耳

班翰推巧於斧斤

蕭該音義曰推巧韋昭曰推猶專也該案音較晉灼音義作推字云劉氏云推效也咸言極也晉灼曰推見也盡也

蘇鵠發精於鍼石

蕭該音義曰鍼字林曰鍼所以縫也之心反
敘傳下

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
劉奉世曰顏說亦非也考成也言以編年之故而後成紀表志傳非止於紀也語薰於下

登秩而神

宋祁曰秩當作祭

時舉數幼

劉奉世曰時舉謂時而颺之也
聞尹之些

蕭該音義曰韋昭些作推字云子爾反劉氏云推效也或言極也晉灼曰推見也盡也使為政以病其治也今漢書本或誤作疵字或作些字

炎、燎火亦允不陽

宋祁曰邵本如字作燎亦字作光

彫落洪支 服虔曰廢退王氏也

劉奉世曰洪支謂東平王雲非王氏也

亦有紹土

宋祁曰鹽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

河圖命庖

宋祁曰庖當作宥

戎實滿 蘇平陸通紹 師古曰文帝更立平陸侯禮

宋祁曰注文浙本改文帝作景帝
凶德相挺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相挺極也淮南子曰陶人之尅挺植許慎
曰挺抑也太玄經曰與陰陽挺其化宋忠曰挺和方言曰挺取
也聲類曰挺一曰柔也老子曰挺植以為器

江都鈔輕

蕭該音義曰蘇林曰鈔音少年輕薄毀鈔息意之鈔如淳音樵
祿助頤賢 師古曰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

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董胥以刑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腐刑必薰之餘殘曰胥
六世耽耽其欲泚泚

蕭該音義曰耽蘇林音譚晉灼音義及今漢書本作悠
應劭曰易曰虎視耽耽字林曰耽視近而志遠也音大舍
反應劭曰耽近也悠遠也言武帝內興文學外耀神武耽
耽悠而盛也余謂耽當音當舍反
不夢不拔

宋祁曰營當作榮
見蹟石許
宋祁曰見字當作顛

前漢書叙例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生若之姿膺守冠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
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弘贍以為朕膺景說殊奈尚多
蘇平象家判斷益鈔蔡氏纂集尤為抵牾自茲以降茂足有云悵
前代之未周懸將來之多惑願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駁達激揚
鬱滯博以博喻曾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弘規備
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竭力駕蹇之足終慙
遠致歲在重光律冲火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取狂簡報用上
聞杜陳指例式存揚榘

漢書舊無注解惟版皮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
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

曰漢書其注屬永嘉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
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
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暇
前說善引竹書自謂既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
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
集解王元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學者又斟酌瓚姓
附著安施或云傳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
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平舛錯
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注之
前大不同矣其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遺逸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
寫既多編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

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末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就增損流
遞忘返穢濫實多合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離前後失次上下平方昭
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蕩愆違審定所
就其區域更為局界非止尋讀易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修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者茫昧無
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一代文采空報精奇
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茲隨其曲折剖判義理歷然易曉更無疑
滯可得誦誦心順耳凡舊注是者則無間然具而存之以示不
隱其有指趣略舉結約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說文僻見
越理亂真巨而矯之以祛惑蔽若汎說非當無辭競逐苟出異端

徒為煩冗祇穢篇藉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解說普更詳釋無
不洽通上考典謨旁究蒼雅非苟臆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其觀
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
有殊異與近代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
說苟會扁濛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亦猶
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背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文以類而言其
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
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疵裨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
手率意遂有平張今皆窮波討源構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
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
所共曉無煩翰墨

漢書考正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持據利
病頭前修之此僻騁已識之優長乃效矛盾之仇雖殊乖粉澤之
光潤本之注解翼積舊書一遵軌轍閉絕歧路

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漢紀三十卷其書皆出漢書
末有後注人取悅所著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
名祗後定

應劭字仲瑗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
太守

伏儼字景弘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
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宋祁曰景祐余請校本云鄭氏舊傳
以為鄭德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荆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云河魏太和中為博士如解司馬相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
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宋祁曰景祐余請
校本孝友字下有一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後漢書考正



帝紀

光武帝紀上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

劉歆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

王莽天鳳中注王莽建國六年改為天鳳

劉歆曰註按莽號始建國年凡三字此少一始字及見光武絳衣大冠注董已與服志曰大冠者謂武官冠之

劉歆曰註按當云大冠者謂武冠武官冠之少武冠二字諸子補疑注字書無駭字續漢書作極並音其物反

劉歆曰補駭及註案言字書無駭即無音矣何得言並明衍

此字

下至佐史注每縣各置諸事曹史也

劉歆曰註各置諸事曹史按又多一事字

更始亦造尚書僕射謝躬討即注有侍曹尚書主承相御史事

劉歆曰注有侍曹尚書案前書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

張步起琅邪注郡有琅邪山故城今海州朐山縣東北

劉歆曰案此文不足以上下注觀之郡下少一名字城下少一

在字

設壇場於郡南注水經注曰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

劉歆曰注壇廟之東案自上初無說廟之文明多一廟字

卯金修德為天子注卯金劉字也春秋漢孔圖曰卯金刀名為赤

帝後次代周

劉歆曰注檢班固傳注為下合有一劉字

亦未始曰注招書者詔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

劉歆曰注案某官云案文當更有云字

亦眉殺更始而隗真據隴右

劉歆曰案史記事有相連則用而字今亦眉自殺更始隗真

自據隴右明此而字衍文

乃達節者即投印效注蔡質典職儀曰

劉歆曰注蔡質典職儀案前後注皆云漢典職儀明脫一漢字

壬子起高廟注元帝次當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為祖廟

劉歆曰注立元帝為祖廟案以世數言之元帝乃是光武者非

祖也作祖字誤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注前書曰賁赫賁音肥今姓作賁音奔

劉歆曰註案文當云今姓作奔音如此便足不當更云今姓作

賁音奔也多一賁字倒一奔字

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邱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圍桃城

劉歆曰正文案文多一而字說與上同

是歲野殺漸少田畝益廣焉

劉歆曰章懷注書避世字作代作葉民字作人治字作理作化

所引他書亦皆易之後人不知或輒改還本字又不能都換之

亦有誤改代為世者雖不甚害義聊記之以曉學者

光武帝紀下

初罷郡國都尉官

劉歆曰案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罷郡都尉官耳不當有

國字

與漢高平縣高平縣屬安定後改為高平今原州縣

劉放曰法案高平縣名後改為高平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郡字

河東守守兵亦叛

劉放曰案法多一守字若云太守之兵又不合法太字

劫致青中左校尉官

劉放曰案前書廢置官皆用置字字書置立也致字訓送詣上

文光武為司隸致僚屬招致之義可作致字今建此官宜作置

蓋緣前文遂誤此字改作置無疑

邵為樂成侯能樂成縣故城在今瀘州樂府縣西北

劉放曰法案府當作壽

置宗閣居庸關以東

劉放曰據注及他處蓋云常山關正文少一山字

以藩屏京師注公羊傳曰天子之居必有象大之辭言之

劉放曰注必有按今公羊云必以作有非也

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

劉放曰案文致亦當作置說同十四年

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注宣帝為曾祖故

追尊及祠之

劉放曰注案世數宣帝於光武猶是祖此多一曾字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注公羊傳曰母貴則子貴

劉放曰注母貴則子貴案公羊本文當云母貴則子何以貴

此少何以二字

復南頓田祖威

劉放曰案文不見威數明少一字近下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頭

晉宗復元氏六歲則此當初復五歲增一歲則六歲與後事同

矣是漏通也

是歲獲致函谷關都尉

劉放曰正文致亦當作置此注中亦自作置也

九月丙辰地震裂制詔曰

制詔曰案史無有書制詔曰者惟下云及定官詔有云制詔

案史亦不著曰字明此多一制字也說者云武后諱詔曾改

此詔作制後天因誤重也

驛騎大將軍行次司馬劉隆即劉龍

非劉放曰案之漢書行諸侯禁行某官事不如令但云行某官

矣也明此少一事字

秋陟月日酒幸魯國

劉放曰案此處皆不言國明此多一字

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注漢官儀北郊壇在城西

北角去城十里所謂方壇四陛

劉放曰注法城十里所謂方壇四陛案謂當作上文云去城

十里所句為方壇四陛傳寫之誤以為為謂以所屬下句甚無

謂也

刺使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劉放曰案文多言無字光武崩諸侯有奔喪之義光武從事簡

約既數刺使亦不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

至實情明此多言無字無疑蓋凡吊喪及赴葬皆遣吏及因郵也

康范傳南宗崩戶江嚴麟奉章云此則遣吏之證

贊

劉攽見案卷中遺諸侯早巡守守音狩耳字不作狩狩田獵之
卷春秋天子狩於河陽極道謂狩獵不與巡守同而此書巡守
字簡你狩字可盡改又案他書亦多作巡狩字蓋世俗相傳述
語已久以致設字或真以狩字為建故粗論之以曉學者○又
案光武改元元正年續漢志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
元年中元初冠建光字今紀無建武字誤脫之宋丞相作紀年
譜亦曾論此

明帝紀

及流民無名數錄前漢書人一級

劉攽曰及流民無名數案他處詔書皆有脫無名數則云及

流民而此無故不當有及字三齊詔亦無可互驗

亦復是歲更賦註前一月二更是為卒更又因任一歲次直者出

錢三百在之謂之過更

劉攽曰注有十月二更案文多一有字級一月字似有故行因

任一歲案任當作住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約屨以行事注二千石已下

至小吏冠一梁

劉攽曰注二千石已下至小吏案上文已云二千石冠兩梁此

則多一二字

以配五帝雖白帝白招矩

劉攽只注白招矩案禮作白招矩音矩不便作矩也

其班時命勅羣臣

劉攽曰正文案此詔方敘行禮序末有勅下語則此其字為行

受亦與者有其受天下云

而清子無成康之質注明帝自謂無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四十餘
年

劉攽曰注案文意當更有成康之質曰字然後云成康之時

初行大射禮注儀禮曰大射之禮

劉攽曰注儀禮曰大射之禮案此非儀禮本文不合著曰字

尊事三老注老人知天地之事者

劉攽曰注老人知天地之事案本以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

老則此之字當作人也

春秋圖識所為至謹

劉攽曰案文為當作謂

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即從官二十歲已上帛百匹十歲已上二

十匹十歲已下十匹

劉攽曰從官二十歲以上又云十歲以下案即從官不可年十

歲以下者以十七年事校之脫視事二字

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黃綬

劉攽曰案文既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不須更比二千石明多

此三字

及流民無名數

劉攽曰多一及字

因戊已校尉耿恭

劉攽曰檢詳耿恭傳恭作戊校此不合有已字也

石柳廣一文二尺長二丈五尺注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

劉攽曰注案三文五步不成文理當作五尺

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注外戚與政上濁明主

劉敞曰注去濁明注案文當作上濁主明

章帝紀

博貫六藝注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易詩書為六藝

劉敞曰注前書藝文志曰案文多一日字

除日祀之法注三祀則時享

劉敞曰案自古但有二祀無三祀明三字誤

間祀悉還更衣注四時正祭外有五月嘗黍三伏立秋嘗棗或耐

劉敞曰注立秋嘗棗或耐案漢制立秋嘗棗棗稷也八月飲酎

此文誤出六盛字少八月飲三字

詔勿收充豫徐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劉敞曰案詔無它語不當有其字

恐人稍受慮注稍為少

劉敞曰注案文為當作謂

先京師而後諸夏注公羊傳曰王者欲一平天下曷以內外之辭

言自近者始也

劉敞曰注案公羊本文曷為以內外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少之言二字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劉敞曰案陰后不稱太則此太衍字也

三代尊人教導為本注夏曰教

劉敞曰注夏曰教教當作校

甲辰詔書云

劉敞曰案文少一日字

又合丙蓋長極有教注景帝京師定墓令

劉敞曰注景帝京師定墓令案景帝定令行於天下不止京師

京師衍字也蓋景似京師似帝因爾誤出

冒砂之類雜西域人多著冒而長故舉以為言也

劉敞曰注西域人著者冒而長案文當有一須字緣紀文言冒

砂也

壬子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黃園注天下平定仍使使者以梓宮

招魂幽野

劉敞曰注天下平定仍使使者案仍當作乃仍者重複之辭無

用字此

和陽帝紀

和帝紀初令即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真注羽林郎出

補三百石丞尉自古丞尉小縣丞尉三百石其次四百石

劉敞曰案文云丞尉小縣三百石其次四百石已足不當更有

丞尉字

其徒出塞者

劉敞曰案遷徙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

十二月復置戊己校尉官

劉敞曰案西域傳此時但置戊校尉多一己字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

劉敞曰案文亦少一事字

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注謁者奉

官皆選者庶年五十晚解備贊者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

府丞長史

劉敞曰注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

若是王國長史則當并守丞言之明此但是令長耳下文又自有長史也

秋七月行度遠將軍龐參

劉歆曰亦少一事字九年行征西將軍劉尚下亦同

贊

劉歆曰紀書孝和恭慎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臣按案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以為皇后紀誤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必不相襲參校前後恭和實莫順陵言慎乃更為誤耳疑此亦非章懷之失蓋傳寫誤以順為慎亦因以慎為順耳

安帝紀

車騎大將軍鄧騭為種羌所敗於冀西

劉歆曰案官無車騎大將軍者明大字衍騭後乃為大將軍耳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

劉歆曰案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

九月庚子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即謁者

劉歆曰二漢諸侯王未嘗有主稱蓋是國字前書多言王國此注中亦有王國文主字作國無疑也或謂主指公主案公主但有家令無郎謁者又此詔文但言國相移名其非公主明矣或者傳寫見後有王主之文遂誤於此

十一月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

劉歆曰案文少一事字

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注校尉謂城門屯騎越騎步兵胡騎散騎等

後漢書考正

劉歆曰注胡騎字誤當作射聲上三年注中甚明說又在後幸衛尉馮石府注賜賞寶劍玉玦雜繒布等

劉歆曰注案文多一賞字贊語注可驗

無拘官簿注謂受超遷之不拘常操也

劉歆曰注案文受當作得

詔數煌隴西及度遠營

劉歆曰詔數煌案文詔當作詣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兩水疾風雨雪

劉歆曰案文行一諸字史文未嘗有如此者

馮石承歡揚公逢怒注續漢志曰

劉歆曰注續漢志案前又作漢書今此作志不記如此事作書是

贊

劉歆曰紀書陽帝葬康陵臣按案前書平帝已名康陵不當重復章懷注云在慎陵墓中庚地庚與康相似但少許不同然檢續漢志亦作康陵又質帝年敘康陵在恭陵上都是康字不知此字自章懷已前誤之耶或者後人傳寫一處誤之遂都改今同也然章懷注語則似作庚無疑

順帝紀

其令郡國守相視事

劉歆曰案他處上有詔語則下有其令云無有特出其字者

明多此字

賜百官隨營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

劉歆曰案文云及拜除者隨營宿衛乃是賞功拜除者未知何

謂蓋傳寫之誤當云賜百官隨筆宿衛拜除者布各有差拜除謂已遷升其官布又加賜明衍一及字也

調五營督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注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

劉攽曰正文案調五營督師何為更言舉明此舉字是與字一郡與五人教習也又注案此五校之名大誤檢百官志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今此誤云胡騎車騎當改胡作屯車作越且二漢有車騎將軍及騎都尉官耳無車騎校尉也又胡騎中與長水矣所以知非章懷之誤者安紀永初三年注五校引用漢官儀甚明

司徒許敬允注為陵縣使官案罷
劉攽曰注陵縣使官案父官當作者

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注東觀記亦作蒲本多作滿字者誤也

劉攽曰注本多作滿字者誤案文多一滿字
今日變方遠地搖京師注東觀記曰陽嘉四年詔曰朕以不德謫見於天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故此言日變方遠

劉攽曰正文日變方遠案注引東觀記曰零陵言日食則是遠方也言方遠無理與注皆誤

甲戌行車騎將軍張喬罷
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

質帝起注故得神祈明祀
劉攽曰案文云不得無理當是復字

四府掾屬三署郎曰姓小侯注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

劉攽曰漢案文少一儀字

劉攽曰漢案文少一儀字

述字官舍之監監穿渠為民興利注前漢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監字漢州去邑縣西南有監城

劉攽曰注監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字訓為鹽池然則注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為監池而據此所見則有池云

此官東掖廡承老署災注漢官儀曰令一人官者為之秩六百石掌監以待搜

劉攽曰注侍使案使當作史即給尚書郎侍史之類
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

劉攽曰案地處叛賊未嘗言舉兵者當由其人名舉故行

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冀二州
劉攽曰案張舉自稱天子誤出一兵字

上軍校尉塞頭亦獄
劉攽曰案頭以此將誅明少字

劉攽曰案五年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扳倒豎中平五年書亦用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扳倒豎年數日月無少異者

蓋必有一誤若放案中平五年十月又書甲子帝稱無上將軍云更至年到甲子凡四十五日非一月所能為也則中平所記

為衍矣又案續漢志中平五年亦無此異

漢獻帝紀

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注乘輿中官俱止禁中

劉歆曰律案文當云參乘與中官俱止禁中少一參字誤一與字

於還尚書治以深皆詣省閣謝

劉歆曰案閣當作閣六門也詣閣無理

曹操殺持中臺崇注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壺

劉歆曰注山陽公載記曰案文多一白字

封衛將軍董承為執國將軍

劉歆曰案文多一為字

漢天子禮儀其宗祿陵注太常跪哭日十五舉音止

劉歆曰注云案漢志日字作日在哭字上

山陽英何執馬解忍于日於序序何誅

劉歆曰案今論語下子當作與

皇后紀止

郭后紀云數授賞賜

劉歆曰案文授當作受

郭后紀云修行德德注詩云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劉歆曰注案今詩皆作右字右有音耳不當作有也

皇后紀下

宋后紀 肅宗宗貴人之從曾孫也

劉歆曰案案貴人受得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

伏后紀 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

劉歆曰案案少一后字

後漢書考正

列傳

劉元劉盆子傳

劉元傳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注刺殺其駱乘

劉歆曰案馬謂之駱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

軍師將軍豫章李淑

劉歆曰案是時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此當作師

資序長賊捕之用注捕賊專捕盜賊也

劉歆曰案前書合作賊捕擄

劉盆子傳 崇同郡人逢安

劉歆曰案逢字從奔音麗字自從奔非借逢為麗音此傳

內皆誤

其中最尊者孫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此相稱曰臣人

劉歆曰案三老從事卒吏皆是漢小吏名或鄉官也亦肩之起

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稱後人不曉誤

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

宜稱巨人今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屬右校卒吏

劉歆曰案吏當為史說見上

攻破城邑

劉歆曰案文當云攻城破邑

王劉張李彭盧傳

王昌傳 興年十二

劉歆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與此少一子字

移檄州郡曰判詔部刺史郡太守曰

劉放曰案文多下一日字凡有日字皆史臣所加詔不自言日也

龐萌傳 進盜獲其妻子

劉放曰案文多一進字

李憲傳 攻殺安風令注安豐縣名

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

彭寵傳 地皇中為大司空士注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

置元士三人

劉放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

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

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劉放曰案文多一命字教即勅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

盧芳傳 豈有國之遠圖哉

劉放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

隗囂公孫述傳

隗囂傳 各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注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

劉放曰大尹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

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

二字部又當作郡也

歌頌禍殃注能頌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十餘人

劉放曰案本傳作五十人

窮極上作注七日元城孺子王尊稱穆廟

劉放曰案文去當作工凡與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日元城孺

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

乘偏舟於五湖

劉放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

大司空司直杜林

劉放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

公孫述傳 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

劉放曰案文多兩關西字

述遣戎興將軍任滿出江關注故基在今夔州復縣

劉放曰注案文少一魚字

踰於却就於滅亡也

劉放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可併用兩於字也

宗室四王三侯傳

齊王縉傳 南渡濟水

劉放曰漢字據注惟當作黃

子瑒王石嗣

劉放曰案瑒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二十四年不可以瑒證

蓋是瑒字

趙王良傳 坐削中邱縣注詔書削中邱縣屬趙國

劉放曰注案文當更有中邱二字

城陽王祉傳 置番夫佐吏各一人

劉放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番夫有佐史則此吏字當作史也

安城侯賜傳 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注蔡陽

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

劉放曰注釜亭侯長案下文云刺殺亭長則此當云釜侯亭長

蓋此亭者釜侯也

李王郢來傳

王常傳 別徇汝南沛郡

劉攽曰案沛在山東王常此時刀未及往蓋是南郡沛南紀相類也

鄧晨傳 盛夏斬人注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時

劉攽曰注案前書犯字下少一法字

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

劉攽曰案賊本以地自名故當如他處作湖字

鄧禹寇恂傳

鄧禹傳 即如是何攽為

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欲何為

高遣使以聞帝

劉攽曰案文遣使以聞即是白天子矣不須用帝字明行

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

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軍既饑餓例皆食棗菜若書者字

則似有不餓者矣

徵行車騎將軍

劉攽曰檢和帝紀有事字明此少一事字也

以侍祠侯為越騎校尉注是為限諸侯也

劉攽曰案限當作限事在獨斷也

鄧訓傳 勝兵者二三千騎

劉攽曰案前書皆但言勝兵若干此誤出者字

鄧陔傳 治理有聲

劉攽曰案他處無治理並出者蓋本以理字代治後人誤兩存

之

甫德更召徵為開封令

劉攽曰案已言召又云徵文理重疊蓋多一召字

寇榮傳 臣敢志斯議

劉攽曰案文議當作義

馮異傳 馮異傳 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

劉攽曰案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軍非也

緣下有將兵字明行將軍二字

引擊陽翟賊

劉攽曰案文少一軍字他傳中言引軍者甚多

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

劉攽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

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注青山在北地參巒界

劉攽曰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岑彭傳 收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中將軍最尊

劉攽曰注案文當為中軍將

漢中將軍王常

劉攽曰中當作忠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注彭若出界即以太守非

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史

劉攽曰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史也此宜作吏

吳蓋陳臧傳

吳漢傳 漢人召之為馬食注漢召飲先為具食

劉歆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齊鼓而進 周書鼓聲皆大呼俱大進

劉歆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漢中將軍法常等

劉歆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置居庸關以東

劉歆曰案注文漢召下少一之字

蓋延傳 轉攻酸棗封邱皆拔

劉歆曰按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

茂建志奔董憲將資休舉蘭陵城降注前書有資赫音肥今

劉歆曰注資音奔按文多一資字

延等遂逐退

劉歆曰按文多一逐字緣下有逐字誤之

臧宮傳 宮因從擊大破之

劉歆曰按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耿弇傳

常兗郡尉試騎士注歲終郡試之時

劉歆曰按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

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

乎都試見前書

光武留署府下吏

劉歆曰案百官志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為門下史知此當

御營

今定河朔北據天府之地

劉歆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

益發精兵聚其天討

劉歆曰按文多一其字

使監羽林左車騎

劉歆曰按羽林左車騎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

順帝遂封諸皇子其年平侯

劉歆曰案前後皆作紹封此誤

命汝棠可罷

劉歆曰按汝棠傳汝棠無字名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命耳

三世為將道蒙所忌注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

劉歆曰注案文多一也字

耿國傳 萬世有安字之策也

劉歆曰按文多一有字緣上言無遂去生此對文非也

後遂致度遠將軍

劉歆曰按致當徐置

耿夔傳 轉車騎都尉

劉歆曰按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

耿恭傳 乃以恭為成已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閔寵為成

已校尉屯前生柳中城

劉歆曰案成在末是兩校尉故耿恭閔寵各為一校今都為成

已校尉蓋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成校寵是已校也

子博為京兆虎牙都尉注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

劉放曰案注序言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郡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

魏期傳 魏期復戰

劉放曰按幘為馬扇汗期披劍中額則是幘字

孫霸傳 以霸為功帝令史

劉放曰按功帝有吏耳不當有令字

或者脫衣以飲之傷者躬親以浴之

劉放曰按史脫衣可信以飲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

祭遵傳 先明漢道

劉放曰按文當作先明

祭彤傳曰詔書假購賞助青州郡不能禁

劉放曰按文功當作切

任李萬邱劉政傳

任光傳 拜曾東萊郡太守

劉放曰按他處覆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此行

李忠傳 父為高密郡尉 郡國志高密侯

劉放曰注高密侯按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

劉拉傳 延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 注漆園即郭氏所居

之里名也

劉放曰按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

朱景王柱馮劉傳 擊馬傳

朱祐傳 案注序言仲池離東觀記曰祐作福避安帝諱

劉放曰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

景丹傳 起舉可為大司馬者 注東觀記曰載職文曰

劉放曰按注職文曰字

杜茂傳 元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

劉放曰案注序言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

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馬武傳 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

劉放曰按史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序是十字

論 若若 案注序言其傷已甚 注則於其有害也

劉放曰注案注少一八字

案融傳

必有孫勇放射於刺七郡之計 注故召公即今行南國尉事

劉放曰案注文國當作海

以安豐陽泉羨安安風四縣

劉放曰案注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羨而已

實困傳 來苗文移至匈奴河水上

劉放曰按匈奴水名多一奴字前書匈奴去令居千里

實憲傳 齊陽王子都卿侯暢

劉放曰案注齊陽當作暢說在齊注傳彼既有子不得證陽明矣

發北軍五校 注漢有南北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掌臨立營

劉放曰注南北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中候耳行南字又掌臨立

營 案注序言立營作五

出為魏郡 注魏郡太守

劉放曰案注魏郡下少太守二字

馬援傳

以辨其是非

劉放曰案文友當作思

孫氏道縣縣志前漢白道

劉放曰注當當作有是漢書本文後人不曉誤之

按務開寬信德以待下

劉放曰案避厭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

毒陳重器

劉放曰案後漢書作德

備與數家骨相以為法辭所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汗溝欲深長

而勝於放起

劉放曰餘牙放去齒一寸案文多欲字又許溝欲深長而案文

馬廩傳 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

劉放曰案文有未幾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

馬廩傳 五年正月以鉅當冠注儀禮曰士冠蓋於廟門

劉放曰注士冠蓋於廟門案文少一字

馬廩傳 而好擊劍習騎射注嚴從其故門生

劉放曰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卓魯魏劉傳

卓魯傳 於本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

劉放曰案文多一特字前後言不仕王莽者多矣不須特字也

魯恭傳 誠來有我而已

劉放曰案文以此我當為它法文甚明

惟陛下留聖恩

劉放曰案文思當作思

伏侯侯蔡馮趙年章傳

伏侯傳 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

劉放曰案正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令一郡二

人又無議改作令乃與注合

宋弘傳 弘當識見

劉放曰案文當合作學

馮勤傳 魯弟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注東觀記亦云安平皇后

劉放曰案傳作魯安注云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

案是案

宣張王王杜郭吳承鄭趙傳

宣張傳 即賜沛帛帳帷什物

劉放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

帝敏惜之

劉放曰案文敏當作愍

杜林傳 以為持書平

劉放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若以平音治字章懷

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

趙典傳 以謙行車騎將軍

劉放曰案文少一車字

桓譚馮衍傳

桓譚傳 遂連后弟侍中喜

劉放曰按傳喜非后弟當是嘉

馮衍傳 致易白窮則變

劉攽曰案文多一白字

坤血昆陽

劉攽曰案坤血是盟時坤血此當作喋與前書同也

雖則山澤之人

劉攽曰案此段雖則字顛倒當作則雖云

帝以行為曲陽令注在今定州彭城縣西也

劉攽曰按彭城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

幽張儀於鬼谷詳說閩西六國今事秦

劉攽曰注示閩西六國今事秦案閩西何緣有六國不合明

止文行出閩西二字

捷六摺而為籬於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分列杜衡於

外術澁自此以下說籬字庭除皆樹芬芳卉木

劉攽曰案注文方總其賦自當列敘其文云自此以下說籬室

庭術後人不曉誤作字除非

陂山谷而開處兮注陂音邱義反

劉攽曰注陂邱義反切不得邱當作兵

申屠鮑邱傳

申屠剛傳然近則召公不悅注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召公不悅

劉攽曰注云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案文少召公為保四字

鮑永傳乃收繫大伯注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壁中

劉攽曰注文傳合案文合當作舍

永以事劾良大不放注與五官將軍相逢

劉攽曰案五官無將軍之稱蓋軍字本是車字

鮑昱傳除子得為郎

劉攽曰案後皆作德字義無兩子名得德者知此字誤

鄧暉傳念元包一甄陶品類注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也者

陶人旋轉之輪也

劉攽曰注包而為一甄也者案文也字當在甄上

剋商如林之旅注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

劉攽曰注案文伐字下少一殷字

鄧青傳論徙合浦注今廣州縣

劉攽曰案今合浦是廉州縣作廣誤

蘇竟傳王莽特劉歆等共典校書

劉攽曰案文劉歆上少一與字

拜代郡中尉

劉攽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尉

傳相壞誤

劉攽曰案文壞當作誄誄其卦壞音怪聲相近故誤之

即顛棄措傳

即顛傳蒙之比也注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

劉攽曰注云陰得陽案得當作覆又陽字下合有也字

災成戊巳

劉攽曰案文或當作戊注云成亥之間是也

漢三百載計歷改憲

劉攽曰按文計當作斗注文可見蓋斗字似草書計字後

人因誤之

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

劉敞曰：案前書中夫當作申夫。

襄楷傳：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始皇聞之，盡取石傍舍誅之。

劉敞曰：案史記作石旁居人舍字誤。

孔子書之以為異也。注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

劉敞曰：注何以異案文當云何異爾。

即否語尚書問狀。

劉敞曰：案文詔當作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傳。

郭伋傳：計日當告之。

劉敞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

芳博隋異。

劉敞曰：案隨字至隋時方去之。單作隋。今此宜作隨。

杜詩傳：收養不稱。

劉敞曰：案收養無義。合作收養。二漢通謂守令為收養也。

孔奮傳：徒益苦辛耳。

劉敞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

廉范傳：故事唐人過五十人。

劉敞曰：案文人當作入。

蘇章傳：永平中為奉車都尉。

劉敞曰：案富固自為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為當作從。

賈琮傳：再遷為京兆令。

劉敞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

民不聊生自活。

劉敞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樊宏傳：識傳。

樊宏傳論：食人不使不役。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

劉敞曰：注善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善食人者。

樊修傳：修字長魚。

劉敞曰：按修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修字。修即魚名。

可為字也。又按修弟名鮪。知作修無疑。

季友鳩兄。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

劉敞曰：注案文其當作爾。

樊準傳：今學者蓋少。

劉敞曰：案文蓋當作監。

今可先令太常尚方考功。

劉敞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

朱馬虞鄭周傳。

馮魴傳：食菜馮城。

劉敞曰：案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

子代嗣。

劉敞曰：子世為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

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劉敞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詔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

劉敞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詔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

虞延傳 賓客放從

劉攽曰案從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法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
修從同

延率吏掾史

劉攽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為吏此宜為史

鄭弘傳 遷淮陰太守

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

又少一初字

請使郎補石令文為長

劉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

周章傳 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

劉攽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

梁統傳

以有老母也注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

劉攽曰注案前書云自吾為

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注前代未嘗所有

劉攽曰注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

梁商傳 賜以東園朱壽之器

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

梁冀傳 發取妓女御者

劉攽曰案古無妓字當作伎

張純曹褒鄭玄傳

曹褒傳 監羽林左騎

劉攽曰案百官志當作羽林左監

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莫或用

劉攽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明字
研讀勿替

劉攽曰案文讀當作讀

清河崔琰注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

劉攽曰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

鄭范陳賈張傳

鄭興傳 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

劉攽曰案文少一真字

昭遠禍志

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

范升傳 如此則胡貊守閑

劉攽曰案閑當作闕方喻迫近不當云閑

陳元傳 有詔詔太子

劉攽曰案文多一詔字

桓榮丁鴻傳

桓榮傳 入使授太子

劉攽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

桓郁傳 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丁鴻同也

桓典傳 典執政無所回避

劉攽曰案典為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

三遷羽林中郎將注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劉攽曰按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為津因轉

令為都尉也典又為鈞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桓鸞傳 復徵辟拜議郎

劉攽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

辟字

桓彬傳 夙智早成岐嶷也

劉攽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為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

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

丁鴻傳 擢從校書

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為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為

擢從也明衍校書二字

張法滕馮度楊傳

張宗傳 光武以宗為京輔都尉

劉攽曰按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

三字

度尚傳 大事有虛實

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

楊璇傳 尅共會戰

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

作共也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傳

劉平傳 逢賊賊將烹

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

王望傳 給其廩糧

劉攽曰案廩倉廩也稟給穀也明此當作稟

王扶傳 因病不起

劉攽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

劉愷傳 如今史滅吏

劉攽曰案文多一如字

趙咨傳 抗疾京師

劉攽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

表以旌銘之儀

劉攽曰案旌銘合作銘旌

伎巧費於寗寗注以人魚為膏燭

劉攽曰案文膏當在為字上

朱祗蕭建送表到家

劉攽曰按一傳中祗祗不同當從一

班彪傳上

班固傳 設壁門之鳳闕注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

劉攽曰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

於是乘輿輿

劉攽曰案注所解乘輿之義則此多鑿字

班固傳下

學校如林注平帝立舉學官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舉字

京遷鎬臺注京師京都也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師字

魏、唐基注漢承唐虞之基

劉攽曰按注解唐基耳何故報出虞民明當作堯

若乃嘉穀靈草，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

劉攽曰：注案文大當作衣冠如人衣冠坐也。

第五鍾離宋寒傳

第五倫傳：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注：鑄錢所集。

劉攽曰：注案鑄錢無理當是軌字。

此臣之至所願也。

劉攽曰：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例一所字。

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

劉攽曰：麻延年云：唐睿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

少字煩嗣。

劉攽曰：案倫未嘗有爵，無緣言嗣明，多此一。

鍾離意傳：出為魯相，注：出私錢萬三千文。

劉攽曰：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

光武十王傳

沛王輔傳：封右馬翊公。

劉攽曰：案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馬字，誤天下亦無右馬翊郡也。

楚王英傳

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

劉攽曰：奴婢妓士案文妓當作技，士當作工，又當工在技上，上文伎人即是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

東平王蒼傳：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

劉攽曰：案帝意欲推尊諸王，引用經義，既下又有詩云：即此亦當有禮云字，此伯父歸寧之語，本出儀禮也。

後漢書考正

任城王尚傳：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以奉其祀。

劉攽曰：案文多一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

中尚書高傳：封左馬翊公。

劉攽曰：案光武紀封馬左翊公，與右翊相配。

朱暉樂恢何敞傳

朱暉傳：數年生法免，注：坐考長史囚獄中，州奏免官。

劉攽曰：案臨淮郡無長史，既言囚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

惟令所言

劉攽曰：案時暉未為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令字，誠非明生所當宜行。

劉攽曰：案文當與宜不須並存，合去當字。

朱穆傳：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

劉攽曰：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然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劉攽曰：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

亦矯時之作，惟我豈足下，都欲以此謂為榮寵乎。

劉攽曰：案文都字下少一民字。

論：又作正交而廣其志焉，注：否則止無自辱焉。

劉攽曰：案否字當作不可。

何敞傳：公儀退食之比，哉，注：安得奪其貨乎。

劉攽曰：注案文奪當作售，得當作所也。

時齊痛王子都鄉侯暢。

後漢書考正

一八三

劉攽曰案瑞字當作煬字說在本傳
論 故能扶幼生斷

劉攽曰案文斷字上少一之字

鄧張徐張胡傳

鄧彪傳 賜爵關中侯

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內

張禹傳 民用溫給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

徐防傳 三世常道

劉攽曰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代字
乃誤為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乃欲稍還正
之遂誤為此字也

胡廣傳 大議不全

劉攽曰案文議當作義

論 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注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

劉攽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示則
所受之分明矣

袁張韓周傳

袁安傳論 郭吉有陰德注曾孫賴吉得立

劉攽曰注案前書立當作全

張輔傳 有三宥之義注禮記曰云云

劉攽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

周榮傳 及安舉奏實景及與實憲爭立北單于事

劉攽曰案文多一及字

周景傳 遂連及神常侍防東陽侯侯覽

劉攽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
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

郭躬傳 醫巫皆言當族滅而惟不顧

劉攽曰案小禁何問醫事明衍

陳寵傳 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劉攽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

陳忠傳 寇援誅皆由於此

劉攽曰案文但言寇援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道字

尚書令祝瓛

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

論 相幼主則正不借寵

劉攽曰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俗事也然陳寵無正借寵
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

班超傳 正營大澤中

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

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
免役

劉攽曰注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以戎已拔尉任尚為都護

劉攽曰案是特但有戎拔尉多已字

班勇傳 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

班勇傳 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

班勇傳 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

班勇傳 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

班勇傳 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

劉歆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

揚李翬應霍爰徐傳

楊終傳春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注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毋弟

劉歆曰注案冬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

翟醜傳徒敦煌來鈔郡界

劉歆曰案文非當作徒

應奉傳時人奇之以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

劉歆曰注案吏當為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

夫有吏有掾也

襄陽出居於鄭官臣諫曰

劉歆曰案臣當作辰

應劭傳劭字仲遠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

劉歆曰注案文多一曰字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

劉歆曰案文多一也字

爰延傳昔朱雲廷折欄檻

劉歆曰案文廷下少一爭字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

王符傳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劉歆曰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

仲長統傳是為忍於殺人也

劉歆曰案文多一也字

祿班未定

劉歆曰案文當作班祿

孝明八王傳

陳氏黃傳與王共祭黃老君

劉歆曰案父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

李陳雁陳橋傳

陳祚傳西南夷揮國王姓揮音徒丹反

劉歆曰案和起皆作揮音揮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

當由注者見前音揮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檢說文揮音徒

早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

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

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注手足異處

劉歆曰注案文當作首足

龐參傳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注言其來歸何喜之也

劉歆曰注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例之明此書中多有誤例

一兩字者

陳龜傳至臣頑為

劉歆曰案文至臣無義當作臣至

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注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

劉歆曰注案史記本文更有授舜兩字

崔駰傳

掾吏和頭諫曰

劉歆曰案吏當作史總言是掾史皆吏也獨言之當云史耳

高祖數而子房慮注此三人楚可破之

劉歆曰注末之字案文當作也

與其有事

劉攽曰案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揚雄蔡邕同用此律也

陽侯之族非不感也

劉攽曰案文侯當作平王風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為陽平之王也

崔寶傳今既不能施法八世

劉攽曰案文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及仕宦

劉攽曰案文宦當作官

周黃徐善申屠傳

周變傳 道生送敬

劉攽曰案文當云道門生送敬少一門字

黃憲傳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素閣

劉攽曰案素閣字奉高閣字夏甫此下言奉高則閣當作閣也

楊震傳

楊秉傳 可告在所屬

劉攽曰案文多一在字

投界有虎

劉攽曰正文有當作射注無它說知與詩同

楊賜傳 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王舊楚注續漢志

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

記兩車為從也

劉攽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

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三字

又誤導字也蓋門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三簿一

史記曰及五年也

揚雄傳 表狀其獄劫以大逆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揚雄獲罪懼者甚衆

劉攽曰案此注當在見操白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

見白三字

贊

劉攽曰案揚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

而揚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揚氏不知文士聊

知所從學者辨之

知所從學者辨之

章帝八王傳

清河王慶傳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

劉攽曰案文下令下少一曰字

立三十五年薨

劉攽曰案文少延平兩字

河間王開傳 王不服常人所別

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

淑李子長嗣

劉攽曰案紀長作甚他書亦然明此誤

張王種陳傳

張皓傳 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劉攽曰案文多一初字

神高傳 馳命奏之

劉攽曰案文多一命字

陳球傳初復拜廷尉

劉歆曰案球初未嘗為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杜樂劉李劉謝傳

樂已傳 典立校學以獎進之

劉歆曰立校學案文當作學校

以功自劾

劉歆曰案功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

劉陶傳曰又令收守長吏

劉歆曰案又令當作令

先食後民

劉歆曰案文民當作貨

聽民庶之訟吟以莫不爾極

劉歆曰注案文不當作非

李雲傳 孔子曰帝者諦也 注帝之諦言也

劉歆曰注案文言當在諦字上

論 李雲草茅之生 注宅在邦者

劉歆曰注案儀禮文云宅者在邦此誤

劉瑜傳 咸以法正

劉歆曰案文當作正法

虞傳 蓋臧傳

虞相傳 亦府悉為臣所奏

劉歆曰案上云三公劾則此當為三府也

州郡以定赤錢給貸貧人 注街走亦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

率皆赤錢絳構即令行鞭杖者也

後漢書考正

劉歆曰律街走奔逐赤錢絳構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

又云絳構字誤

傳變傳曰案法書郎皇甫高供討賊

於劉歆曰案高傳此少一將字

識者以為斷句奴右臂注以高姑先裂句奴之右臂

劉歆曰注案高當作高

郡將范津朗知人

劉歆曰案文明當作若聲之誤也明雖可通但前後多名知人

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

劉歆曰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鄉里羌胡是與變同北地人也

臧洪傳曰自以輔佐其人無以為悔

張揚飛燕旅力作難注博陵張牛角立起

劉歆曰注案文立當作之

張衡傳

好京經注以三十五著標之

劉歆曰注案大宜乃用三十六標作五字誤也

曾何貪於法解注莊子曰朱評受學屠龍於支離蓋

劉歆曰注案莊子蓋當作支離其名蓋耳後人不讀莊子

去改為蓋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劉歆曰昔有當作昔者

旌著以之想子何為者也

劉歆曰注案文是對答之辭也字當作曰

孟憲以之其無以實賄所取我

劉攽曰注按文多於所字

人用賸賸

劉攽曰案蔡邕亦有此二字作賸賸從目是也此誤

羈縻象以服箱

劉攽曰案要製古良馬象當作象從馬

款神也而辨說分注蟬蛻所解皮也

劉攽曰注案文當云蛻蟬所解皮也

號馮夷俾清律吟磁得水私為河伯

劉攽曰注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馮融傳注

是馮融蟬山振之入注有材不能用

劉攽曰注案文才當作財

聞鼓鼓之音歡欣喜樂注今王頗鼓樂於此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頗字

注枉矢於天彼注枉矢妖星有尾目亦畫於旗旗也

劉攽曰案數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亦非也亦當作亦上文

太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

屯田車於平原注詩小雅曰我車既好

劉攽曰注案我當作田

導鬼臣

劉攽曰案導當作道

田開在蓋注公孫提持楯而再搏乳虎

劉攽曰注案如不設則此少曰吾二字

胡狄屬象胥而來同注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

劉攽曰注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出為河間王廐長史

劉攽曰案廐長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

論 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注莊子曰胥靡登高也

劉攽曰注案文多也字

蔡邕傳下

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也字

天天是加

劉攽曰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

立於太學門外注論語二碑二碑毀

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

皆毀而已

四時至敬

劉攽曰案文當作致敬

郎中張文前獨畫狂言注則可致太平又救寧我人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可字又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救寧

出尚書

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

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

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劉攽曰案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

事在五行天文志注是后父禁為平陽侯

劉歆曰注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然事多自假用

劉歆曰案文多有假用不成文理當云卓很多自用

劉歆曰此卷內詔字多改作制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詔厚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早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回避照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左雄周舉黃瓊傳

左雄傳 稅之如豺虎注問畜貨聚焉

劉歆曰注案國語焉作馬此誤

周舉傳 翁歸蒙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

劉歆曰注案文少一卒字

放讒佞者十三人注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

劉歆曰注案文多一之字

黃瓊傳 以宜比周公

劉歆曰案以宜不成文理宜作宜以

伯奇至賢於流放注說苑云

劉歆曰注案伯奇是尹吉甫子說苑云王國子未詳

論 固亦因識時宜

劉歆曰案文當作因時識宜

荀爽傳

荀爽傳 昔程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

劉歆曰案文以自當作自以

節宣其氣注左傳曰昔晉侯有疾

後漢書考正

劉歆曰注案文多一昔字猶有弔問卷疾者

劉歆曰案文當作弔卷問疾鍾皓傳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

劉歆曰案昭當作招

陳起傳 當世者靡不禁之

劉歆曰案文多一者字

贊

劉歆曰案凡人相語言及所論議皆當作謂以彼物為其事乃當作為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為謂相亂難為悉改學者宜知之

李固杜喬傳

李固傳 父乃得拜議郎

劉歆曰案固前已云為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父乃得已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注為其與盟也

劉歆曰注案文少一公字

羣下繼望

劉歆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

天下之望也

李燮傳 先受封然後發喪

劉歆曰案甄邯遷為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云少

一漢字先受封謂拜郡詔也

吳廷史盧趙傳

吳祐傳：郡中為祖道，法以芻棘柏為神主祭之。

劉攽曰：注案禮記云：「芻棘柏此少一善字也。」

史弼傳：生乃說以他事，謂弼。

劉攽曰：案文說字當作詭，謂詭譎也。

盧植傳：漆室有倚楹之戚，法援琴而柱，歌以女貞之辭。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以字。

今先害。

劉攽曰：案文少之字不成文理。

趙岐傳：著妻子章句。

劉攽曰：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今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皇甫規張奐段熲傳。

皇甫規傳：急使軍就道。

劉攽曰：案文軍上少一字或替或領也。

時人以為規賢。

劉攽曰：案文以為規賢非是，當云以規為賢。

張奐傳：敦煌酒泉人也。注：故城在今永州晉昌縣東北。

劉攽曰：注案下文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

段熲傳：所在能政。

劉攽曰：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

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

劉攽曰：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餘口，其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

記當作平字。

頭乃本軍中張鐵。

劉攽曰：案文鐵非可張，未知何字。

故官縣邑。

劉攽曰：案文官當作官，舊屯田營壁皆是故官也。

陳蕃王允傳。

陳蕃傳：而今天下之論。

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今。

文武兼舉。

劉攽曰：案案是姿貌，此當作資也。

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

劉攽曰：案漢魏鞠獄皆云考竟，此誤。

長吏以下多至抵罪。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謹也。

震授考掠。

劉攽曰：案文授當作受。

王允傳：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劉攽曰：案文多關東二字。

黨錮傳。

劉攽傳：又陳時政得失災異之占。

劉攽曰：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

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

劉攽曰：案文奪當作脫，作奪音耳，字不可通。

范滂傳：有不合者見則排斥。

劉攽曰：見則案文當作則見。

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

劉攽曰案文猶皆當作修

岑旺傳 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

劉攽曰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

賈彪傳 而極吏欲引南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

何顛傳 亡匿汝南間

劉攽曰案文間字下又云有聲荆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

間字不當云荆蓋漏南郡兩字也南郡則屬荊州

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顛屍而葬之爽之家傍

劉攽曰西迎叔父爽案文致顛屍又葬家傍則爽亦死矣

明脫一卷字

郭太符融許劭傳

庾亮傳 勸遊學宮

劉攽曰案文宮當作官

許劭傳 其多所裁量若此

劉攽曰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寶武何進傳

寶武傳 還共叔太后奪爾王書

劉攽曰案太后所守非爾王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

亦先奪得璽綬

何進傳 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

劉攽曰案漢無屯騎都尉都宜作校

將軍宜受詔領禁兵

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

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劉攽曰案文少一或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

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

鄭太孔融首或傳

鄭太傳 將各恭峙

劉攽曰案文恭當作恭謂如恭不動作恭無理

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

劉攽曰案文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

孔融傳 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

劉攽曰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

拜中軍候

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惟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

昔國位當晉軍而不執注公羊傳云

劉攽曰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云使反魯衛之

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

畝多西字下文又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

是下常有千八百討也

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

智如孫贖注史記云

劉攽曰注軍半至案文記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

節取不宜長此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曰字

山陽郡慮注獻帝嘗時見慮

劉攽曰注案文時當作特

荀彧傳 或明有意數

劉攽曰案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聰字故能平定山東注昔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

劉攽曰注案文少一大字

先帝貴指縱之功注至如蕭何發指示功人也

劉攽曰注案文發下少一縱字

皇甫嵩未禱傳

皇甫嵩傳嵩為人愛慎盡勤

劉攽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畫字上

朱傳傳更封錢塘侯注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

劉攽曰注案文義當作議

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注察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

劉攽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

列卿府云

董卓傳

董卓字仲穎

劉攽曰案注言卓與弟曼生穎川明當作穎

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注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

便劫質約等數十人

劉攽曰注案文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

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注公羊傳曰荀宣與士吉

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

劉攽曰注案公羊當更有荀宣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

劉攽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例之

請以不及為罪

劉攽曰案文當云請不以及罪多為字又例以字

悉燒宮廟官府居家

劉攽曰案文少一人字

堅逃洛陽宣陽城門注從東第三門

劉攽曰注案文少名宣陽三字

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注諸將或違婢詣省問

劉攽曰注案文問當作問

天水人楊阜被超注魏志云

劉攽曰注阜少長詣敎家又云得敎母罵之曰案此言阜自

少長於敎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敎母二字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

劉虞傳東海郡人也注東海王恭之後

劉攽曰注案王恭當作恭王

公孫瓚傳遠走柳城

劉攽曰案遠當作還

每聞有驚

劉攽曰驚當作驚

論糾人完聚稿

劉攽曰案人下少二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

陶謙傳下邳閭宣自稱天子

劉攽曰案起作閭宣仍云閭黨童子之後此作閭誤

袁紹傳上

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注乃引軍還鄉里

劉攽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以從弟後將軍術

劉攽曰案文以當作與

忌方得象

劉攽曰案方字無義蓋是其字

與兵為國安問袁董注何山逆

劉攽曰注案文何當作阿

外託董卓

劉攽曰案文少一討字緣託字誤脫

軼血漳河注凡我同盟之後

劉攽曰注案文當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此盟書常文也誤

脫四字

以許下埤溼洛陽殘破

劉攽曰案文溼字當屬上句

大臣與主同者亡注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

臣也

劉攽曰注案文但當云臣與主同者權在臣也誤出於主也

主與臣同者權在十字

春中黃育獲之士注尸子曰黃伯曰

劉攽曰注案文少一中字

皆蒙指而行注曹操識擒

劉攽曰注案文識當作成

許拔則操為成禽

劉攽曰案文為成不須並出蓋多為字

袁紹傳下

而遣穎川卒毗詣曹操請救注直言當論其執耳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言字

季友獻款而行叔牙之誅注慶父存也

劉攽曰注案公羊云慶父也存

為空兔小吏

劉攽曰案郡名皆作菟

劉表傳不獲辭命

劉攽曰案文當云辭不獲命

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

劉攽曰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

韓嵩二字若嵩有說亦當見封也

劉備奔夏口注漢水入口

劉攽曰注案口當作江

乃釋嵩之囚

劉攽曰案韓嵩事在上去此甚遠不可少韓字也

劉馬袁術呂布傳

劉馬傳遂任魯以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

劉攽曰案文多下一遂字

袁術傳因堅討卓未反遠

劉攽曰案文行遠字蓋舊本有以反字為還者後遂兩存而傳

寫之誤乃作遠字或說及是及字遠是還字本云未及還也

呂布傳：為騎都尉原屯河內

劉攽曰：案文下原字合在上原字下

昔金元休南至封邱為曹操所敗注為兗州刺史東之郡

劉攽曰：注案刺史不當言郡蓋是部字

布與麾下登白門樓注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

劉攽曰：注案文多之門二字緣下文有大城之門遂致此衍

今意何如

劉攽曰：案文意當作竟

循吏傳

任延傳：自振吏子孫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

王景傳：先是杜陵杜焉奏上論遷都

劉攽曰：案此少一賦字

秦彭傳：擢為開陽城門候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

劉攽曰：注案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

王渙傳：每食輒弦歌而薦之

劉攽曰：案文食當作祀

劉矩傳：以禮讓化之

劉攽曰：案文之字當作人

劉寵傳：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注風俗通曰俗說市井者言至

市當有所謂賣當於井上先濯乃到市也

劉攽曰：注案文多上一當字

累登卿相而唯約者素

劉攽曰：按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庶字

仇覽傳：元宰滅孝子注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讚責元以子

道與一卷孝起

劉攽曰：注案文責下多一元字

序：推勸公卿注召其夫人疏庭下

劉攽曰：注案本傳疏當作跪

李暉傳：暉吏止暉曰

劉攽曰：案文吏當作史

周紆傳：常蒸糗以自給

劉攽曰：案糗非蒸所成當作糗糗為垣墻糗為坑塹也

黃昌傳：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昌太守

劉攽曰：案文多二又字

贊：崇本或略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本字

官者傳

序：王之正內者五人

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

中興之初官官悉用閩人

劉攽曰：案自前漢官官即是閩子何乃言中興乎蓋官字當

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

蔡倫傳：各隸校漢家法

劉攽曰：案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

單超傳：及漢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塞

劉攽曰：案超將軍爾不可使將軍護塞明衍二字

呂強傳：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注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

劉攽曰注案文希當作物

論三世以聲色取禍

劉攽曰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儒林傳上

序以受其紫

劉攽曰案文受當作授

戴憑傳：陛下納膚受之訴注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

劉攽曰注案文少一衣字一外字

尹敏傳：何謂察而過斯志乎

劉攽曰案文謂當作言何故為此察也後人不曉為謂

為相亂也

孔德傳：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

劉攽曰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進說孔子為廢成宣尼

劉攽曰案文此少一公字

儒林傳下

杜撫傳：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劉攽曰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張公傳：公無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

劉攽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下有宜字因誤宣氏長

此兩字也

謝該傳：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注黃初中徵

拜博士十餘人

劉攽曰注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

傳不疑定北關之前注遂送下詔獄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下字

文苑傳上

杜為傳：是為瞻朕注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瞻者也

劉攽曰注案文北當作以又衍一者字

崔琦傳：乃設書過之吏

劉攽曰案吏當作史

文苑傳下

趙壹傳：實望仁兄

劉攽曰案二漢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

之稱劉表與表譚言呼之仁兄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

劉梁傳：及靈王驕注楚靈王子圍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子字

邊讓傳：等威靈於二伯注與齊晉強

劉攽曰注案文少一爭字

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

劉攽曰案文多一者字

福衡傳：租長可使監厨請客注趙有腹大健嗽肉

劉攽曰注案舊作腹尺

衡覽筆而作

劉攽曰案覽當作攬

死公云等道注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劉攽曰按注勿當作物又少示字何物者猶言何物老姬古語

如此者多

獨行傳

謝安傳 時亦有疑為費貽不肯仕述

劉放曰案文亦字乃合在不字上

用嘉傳 使乃收燕

劉放曰案文少一者字

陸績傳 母嘗截肉未嘗不方

劉放曰案文上嘗字當作常

范冉傳 拮拾自資注遂誓不敢受

劉放曰案注敢當作取緣誤作敢遂安出受字

方術傳上

序 甚有難流字通証亦失也

劉放曰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亦不明蓋非范本真也

任文公傳 環舍趨走日數十

劉放曰舊本有一倒字不合刊去

高獲傳 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

劉放曰案文多一曰字

謝夷吾傳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

劉放曰案文勢不當駢用兩政字蓋上政本是治字避作化

後人誤也

方術傳下

公沙穆傳 以貨來位吾不忍也注不圖賣者人相欺

劉放曰注案文多一人字

華佗傳 一月之間皆平復注且用寒水

劉放曰注案文且當作旦

泝蓋甚酸注頻澹水上浮萍者

劉放曰注案文者當作也

普依準他療

劉放曰案文不全須有一病字

佗授以漆葉青麩飯注本字書無麩字

劉放曰注案文多一本字

費長房傳 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

劉放曰案至宛市鮓乃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

左慈傳 元放於下坐應曰

劉放曰放於下坐又下放曰亦可得也案傳未嘗以字稱亦

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

以竹竿解釣

劉放曰案文多一竹字

操大拊掌笑

劉放曰案文當作拊掌大笑

後操使蜀反

劉放曰案文少一自字

遂入走羊羣

劉放曰案文當作走入

上成公傳 密縣人也

劉放曰案密當作密

解奴辜傳 乃試問之

劉放曰案文之當作曰

甘始傳 君達師青牛師注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

劉攽曰注案文當云連年請于女生求見授

王真傳 嗽舌下泉咽之注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習字

逸民傳

逢萌傳 北海都昌人也

劉攽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逢非逢也

時人謂之論曰

劉攽曰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為之語

周黨傳 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綳頭待見尚書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

待見也

劉攽曰注案文少一詣字

高恩傳 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劉攽曰案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

矯慎傳

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注豈若處畎畝之中

劉攽曰注案文多豈若二字

龐公傳 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

劉攽曰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

列女傳

東夷傳

序 而使驛不絕

劉攽曰案郵驛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驛

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驛處明是

後人不曉妄改之

把事 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

劉攽曰案文多一此字

倭 使驛通於漢者

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說已見上

南蠻傳

帝賜調便金印紫綬

劉攽曰按國名葉調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

昔太宗就加魏高為雲中守注前書曰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曰字

已郡南郡蠻 從夷水至鹽陽注夷水已郡魚復縣

劉攽曰注案文少一經字

唐君思其便即射殺之注嬰此即相宜云與女俱生宜將去

劉攽曰注案文少一不字

其民壽比不更

劉攽曰已氏之君可有壽耳民何故輒得之明衍民字

雞羽三十銀注三十銀一百四十九

劉攽曰注案銀三羽當九十若四矢為一銀則三百六十無緣

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西南夷傳

滇王 迨至不韋注徙呂嘉子孫宗族資之

劉攽曰注案資當作寶

哀牢夷 攻越嵩唐城

劉攽曰按嵩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字

論編數都護部守之曹

劉攽曰案此部字合作部

幹積於內府

劉攽曰按幹字誤當作幹字

西羌傳

滇良 紆因自擊伏兵起

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

麻奴 今三君素性疾惡

劉攽曰案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字

西域傳

因以超為都護居危茲復置戊己校尉

劉攽曰案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示又置戊部候則此時當但

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所統足

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

集昆命塞注宜未都尉居也

劉攽曰注案文也當作之

拘彌 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

劉攽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茲多此一也

于寘 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

劉攽曰案下文言輸楚以已經月此時安得云殺之蓋是不

從字

西夜 漢書中誤云

劉攽曰案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一字亦然

大月氏 國號貴霜王

劉攽曰案文多一王字

莎車 不復置正

劉攽曰案文正當作王

章帝元和三年

劉攽曰案文少一也字

疏勒 與戊己司馬曹寬

劉攽曰案文亦多己字

蒲類 人口貧羸迺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

劉攽曰案此文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迺亡山谷間故留為

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

車師後王 殺部司馬及敦煌行事注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

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

劉攽曰注和帝置戊己校尉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

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己字

論 馳命走驛

劉攽曰驛案當作譯說同上

身熱頭痛風災鬼難之域注過此難者

劉攽曰注案過當作過

南匈奴傳

呼韓邪單于之孫注單于北匈奴頭曼十八代孫

劉攽曰注案北當作比

單于歲盡輒遣奉奏

劉攽曰案文少一使字

天四發道遺單于

劉攽曰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

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遠將軍

劉攽曰案文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遠將軍

劉攽曰案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遠此多一大字又

行當作為也

遣驛使迎呼慰納之

劉攽曰案驛當作詳見上

諸王大人或前至

劉攽曰案文前當作隨

取其匈奴皮而還

劉攽曰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

其胷皮

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

右部從匈奴河水

劉攽曰案匈奴自是水名妄出奴字

夜圍北單于大驚

劉攽曰案文少單于二字

故從事中郎將

劉攽曰案文多從事字言故事如此

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

劉攽曰案玉劍四具非是當云玉具劍四又衍一駟字

副中郎龐雄擊之

劉攽曰案文少一將字

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

劉攽曰案一傳中處皆云度遠將軍惟三處沒度遠字

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

角抵百戲注即今之鬪用

劉攽曰注案用當作朋

居單兒五十五所堯子某立注云

劉攽曰注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

單于呼厨泉與平二年

劉攽曰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

論鳴鐘傳鼓於清渭之上注贊謂者

劉攽曰注案文多一者字

贊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最為淺陋不

與前同亦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為傳寫之

誤聊記之云

烏桓傳

雁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

劉攽曰案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文降時亦無之緣

下有允字遂以誤有允也

鮮卑傳

鮮卑始通驛使

劉攽曰案驛當作詳說見上

遣為桓親漢都尉戎朱鹿率眾王侯咄歸等

劉攽曰案魏志此眾字作將字言率將胡王等出塞後乃封為率眾王侯長也

財富充實

劉攽曰案富當作賦

而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

劉攽曰案文今當作令

景祐刊正劄子

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外謬恐誤後學臣謹參括眾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深與靖偕赴崇文院懃對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充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狄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賜盧植續為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一百卷秦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眾說首先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為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

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其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世有刻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詔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沈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華芳於學士許叔牙成亦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註范曄後漢書儀鳳初上之詔付秘書省傳之至今靖洙悉取館閣諸本參校二年九月校畢凡增五百一十二字損一百四十三字改正四百一十一字



至元三年 勤有堂刊

國朝沈欽韓著

邱位西先生荷明日錄眉端語曰漢書疏證二十四卷則此書為卷二十七
或欽韓傳業有二或通錄邱書者偶誤七為四字係考

邱子何子貞家
藏有鈔本



叙例

師古曰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

知傳無所存具列如左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秘書監撰漢紀三十
漢書其事皆出

漢書

宋祁曰景祐間余靖校本注末有後人取悅

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一字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

江太守初名重改名

應劭字仲環一字仲達汝南南頓人後漢蘭令

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琊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

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

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

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顛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荆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正詳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宋和曰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有一云考友四字安成亭侯燕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瓚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持漢書別有跋

宋和曰景祐余靖校本云劉瓚字道字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宋和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瓚不知何姓案裴頠史記序云吳知姓氏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于瓚鄭元注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于瓚為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詐亂翼長史江彪誅之于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衆家音義有取庾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通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其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燕誤之江左以瓚二書四卷散入漢書今之注也若謂為于瓚乃是東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

足可知矣又案魏天子傳目錄云秘書校書
郎中傅瓚校古文穆天子傳日記穆天子傳
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塚所得書今漢書音
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較衆家訓義此瓚
親是傅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
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
足取信

郭璿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正注相如
傳序及游

璿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

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

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

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音義
北音義

宋祁曰景祐校本作字相洲

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叙例

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注

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為一部九十

四卷又所以意增益時辨二學當否瓚曰漢

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
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摭集諸家
音義稍以已見續列其末持接前說多引汲
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凡稱集解音
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衆篇自是
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
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略裁以已說儒者
服其詳博遂成一家摭无儒注解名姓可見
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考
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
條件以聞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啟
卷具知

宋祁曰漢書中有臣必者乃張必江南人

本朝太祖收諸偽國國籍實館閣或名京朝

官投對皆題名卷末

漢書疏證卷一

其書劉之遊傳崇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 大德乙巳板及盛本皆署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小宋板街是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

高帝紀第一上

高祖荀悅曰韓邦字季邦之字曰國

容辭三筆曰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益之字

之字之義訓受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莖之過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劉敞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記錄耳 吳仁傑刊誤補遺曰按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里大抵書其縣其鄉或略之則曰某縣鮮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戶牖人項羽下相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

如史記飛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但曰平陽人漢書則曰南陽堵陽河東平陽此類是也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高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又則知所謂沛豐邑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記錄然也春秋傳都曰城邑曰莖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小都鄉邑聚為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拘邑左右邑之類為多今地理志沛郡屬縣有豐而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又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於沛之

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與烏刊誤以沛豐邑中為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錄者誤也 天台齊台南曰按師古注是劉敞刊誤云云非也吳仁傑糾之甚當惜其說未揚耳漢書此文全用史記記縣之鄉里而未言郡此時沛未為郡屬於泗水若全記郡縣當曰泗水沛人不曰沛豐邑中陽里人矣史亦有詳記鄉里者如陳平為陽武戶牖鄉人鄒食其為陳留高陽人是也然無有以後地目前入者如會稽未分吳郡之前所謂其人者會

藉那之吳縣人也不得為吳郡之吳縣人也
 如薛郡未改魯國之先所謂魯人者薛郡之
 魯縣人也不得為魯國之魯縣人也高祖生
 長秦世自是泗水郡之沛縣人時如蕭何曹
 參王陵田勃樊噲夏侯嬰周繆固苛周昌任
 教皆生同縣而虛館則生同里故於蕭曹等
 傳但曰沛人而於館傳特曰豐人且曰與高
 祖同里也曰史竟無有以後地目前人者乎
 曰惟史記間有之老子楚苦縣屬鄉曲仁里
 人此借後人地名以記其地耳至如孔子曰
 魯昌平鄉陬邑人自用當時地名又如列國
 諸人曰齊曰楚曰趙者並不以後所名之郡
 縣更為分析也

姓劉氏
 刊誤曰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
 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詳見史
 姓也於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詳見史
 母之屬意故取當時呼稱而母之姓氏無
 奇博強為高祖父母姓名字皆非正史所
 無取博強為高祖父母姓名字皆非正史所
 詳載即理而吉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容齊三筆曰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于

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
 太公名執嘉又名端媪姓王氏唐洪父館學
 士司馬正作史記索隱云母媪氏是時打得
 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媪云
 母媪氏與賈復徐芳伯魏奉古等執對反
 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予竊謂固果有
 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親亦後世好事者
 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
 龍媪廟碑亦云姓媪氏則指媪為媪者不一
 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
 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其載
 外族媪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周嬰庖林曰
 覽一家者必博徵於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
 乎闕道故王貢契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真蜀
 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
 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真
 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嚴鄭之
 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
 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
 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敘述乃今史臣

無得而補乎予以為漢史尚質著作時只列
毋媼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年若
謂淫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赤墀豈
世系便夜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
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真敷奏若
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內里
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注
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
通者為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遺罔所書即為
臆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

呂氏而注曰首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
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
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
野雞予觀本志言神帝以夜光輝若流星從
東方來若雄雉其聲穀穀云野雞夜鳴又五
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舄耳而雉
劉向以為雉雉鳴者雄也以赤色為主於易
離為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斥雉字矣
編果為呂氏名者蓋堅柯諱之於郊祀而不
諱之於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

何與至娥姁為字尤疑疑不經不知類此何
處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首悅趙
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三二十年安在首趙為
博史而皇甫必奇妄乎

左疑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黑子

宋祁曰注文景德本屬下有黑字余靖等刊
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

常者怪

宋祁曰一本無常字

高祖常繇咸陽

劉敞曰常作嘗

縱觀秦始皇師古曰縱觀也天子出行

王若虛諸史辨惑曰此於文勢為悖恐只是

恣觀之耳隋書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入貢

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觀字當準此例

喟然太息

辨惑曰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大文大當如此漢書作大息此只是太字蓋

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嘆息之大過矣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朱子文曰欲字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始常

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 愚按宋書符

瑞志亦言公始常奇此女欲為貴人

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服夏曰元長也師古曰魯

主惠帝之姊也以其長故號曰元長也師古曰魯

帝曰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諱齊悼惠王尊魯

元公主為大后當時並已諱

之元不得為諱也韋說失之

劉攽曰予謂前舉呂后言以明元非諱未必

然也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諱者賈高欲

誅叛與張敖言謂為高祖公羊公子羣與桓

公言吾為子白隱笑皆此類

呂后因舖之 師古曰舖

音必胡反

宋初曰舖當作必故反

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 如淳曰言并得君之貴

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以君

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

辨惑曰史記正作似字豈其誤邪

乃呂竹皮為冠 應曲曰以竹始生皮

愚按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長冠一曰齋

楚冠制也民謂之鶩尾冠非也晉書輿服志

曰後除竹用漆纚

今求盜之薛治 應劭曰薛

魯國縣也

愚按續漢書郡國志魯國秦薛郡高后改

據漢制故以薛為魯國縣其實斯時尚為郡

也

為縣送徒驪山

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九月英始

皇鄒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鄒山及并天下天

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

今一人行前

劉攽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

醉因卧

大德本作因卧

吾子白帝子也 應劭曰又作哇時有

白帝少昊金德也

宋初曰舊本注文無少昊金德也

高祖怪問之呂后曰

宋初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沂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四方常有火雲五色

其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 愚按此與今本顏注不同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

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 愚按始皇本紀始皇東行郡縣在二十八年此三言為連叙

高祖乃書帛射上城 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

恐能薄 師古曰能本狀名

劉敞曰能難獸名安知非此獸有能故以名之

祠黃帝於蚩尤於涿廷而擊鼓

刊誤補遺曰幼瓚之說皆非也所祭蓋天星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封禪書祠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祠則蚩尤之星也武王伐商上祭於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事頗類此不然黃帝會殺蚩尤者也既祠黃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

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於此遂以冢傳會不足據也况八神以類舉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外祭是為宜彼貪覘之鬼焉得造其間哉顏注以擊鼓句絕亦非是按封禪書祠蚩尤擊鼓旗字當屬上句讀之 愚按鄭康成周禮肆師注貉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引異義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故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蚩尤於涿庭也藝文志兵形勢有蚩尤二篇又管仲言蚩尤始造五兵今高祖將用兵故祭之吳氏以祭蚩尤為祭其星史記天官書蚩尤之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是不常見之星祭之當於何所其茫無所據一也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關鄉城中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為蚩

尤旗其地與沛隔遠不可往祭二也郊祀志
明言高帝今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宣帝亦
祠蚩尤於壽良後書馬嚴傳勅嚴通武庫祭
蚩尤亦何嘗以為貪暴之鬼哉况屋經起於
甘石如王良國皇溫屋炎仲造父之類每因
人而得名蚩尤之旗是因蚩尤名之耳舍其
神而祭其星有以異乎 又按周禮春官小
祝掌釁祈禬祝鄭司農云釁謂禬鼓也春秋
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而禬旗
之文經燕所出安知封禪書不牽連誤書乎
觀後贊云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是
班氏明以旗字屬下讀史記諸家皆讀與師
古同益以明吳氏之舉爾矣

旗幟皆赤

宋祁曰商該音義幟音熾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朱子文曰於文為紫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

十字却添四字當曰旗幟皆赤符姬所言赤

帝子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一事

沛公攻胡陵方與

劉知幾史通曰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
至於述高祖為公主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
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
為此失逆於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
先覺者矣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商師古云得司馬之名
非也按彼云在司馬曾泄傷曰此已下更不
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
殺之 劉敞曰得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
得

得

沛公還軍亢父

鄭氏曰屬
在城郡

憑按此亦據後漢郡國言本書地理志屬東

平國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沛

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

張耳等趙後趙歇為趙王

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

章邯後陳別將

劉敞曰余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

簡意足殺漢書但脫一之字耳

足下通行無所累

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

稱足下者八其七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留守

宛可以前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

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與借攻析郟

劉敞曰析郟之郟師古於高祀則從蘇音蹶

如音持益反於吳芮傳則音郎益反於樊噲

傳則音直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郟商傳則音

歷不曉所以

所通毋得商掠師古曰掠音力加反

宋初曰掠舊作力夕反刊誤案經典釋文既

夕為向

瑕立申陽下河南

宋初曰瑕立中陽觀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

御里似文韻說勝

五星聚于東井

劉敞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

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

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

迺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

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爾檢史記是年

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

無疑也

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王應麟兩學紀聞曰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

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

語而失之李蒙丹蒲欵言曰楊升庵嘗言

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當於約字句斷然

考古人文章用約法甚多應仲遠駁議云高

祖入關雖尚約法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張敏

駁議云高祖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苟悅

漢紀高祖入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略應敏悅

皆漢人也豈遽不詳耶世說虞存嘲魏長齊

曰與卿約法三章北齊樊孝謙對策云除其

苛令與其約法南齊討沈攸之符約法三章

寬刑緩賦其他不能盡舉也愚按刑法志

屢言約法三章班氏自有明證矣

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

遂至戲下

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於此誤衍此戲水名下

文注戲旌麾也

亞父范增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

劉攽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

敬之次父是妾說

此其志不小

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

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水經注曰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

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繆或似龍

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

夜馳見張良

宋子父曰句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語意

同亦無張字

見羽鴻門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

坂下坂名也古有鴻亭郡國志曰新豐縣東

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或云霸城南門曰鴻

門也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

上廬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

見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

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為得今新豐

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道通南

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

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地也自

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

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

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傳

軍處東去新豐既遠何由項伯夜與張良共

見高祖乎

春正月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本初正曆之後

為歲首即謂之四月為正月也皆類此

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

稱元祀十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

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

周人則改月廣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日知錄曰註引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之上此說為是蓋羽入咸陽而諸侯自留軍戲下爾他處固有以戲為麾者但云罷麾下似不成文

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師古曰上王音于枚

劉攽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

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孟康曰故道縣名屬武都

齊召南曰或疑故道即是褒中舊道武都郡

至武帝始置豈此時即有故道縣乎孟康說

非也予謂孟康說是故道縣此時已有但不

屬武都郡屬隴西郡耳曹參傳從遷定三秦

攻下辨故道雍聚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

即此事也時雖無武都郡之名而下辨故道

二縣秦時早置且其地接雍聚不必疑也曰

有詔乎曰褒中棧道已燒絕矣改從故道襲

雍則趙衍之計也功臣表云須昌侯趙衍以

謁者漢王元年初從趙漢中雍軍塞渭上上

計欲還衍言從它道道通即此事也它道者

故道之徑路所以別於褒中棧道耳

雍兵敗

宋初曰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

結治河上塞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

秦時結治

結治河上塞

晉灼曰靈州秦北次胡築河上塞

齊召南曰按晉灼說非也此河上塞即河上

郡之北境與白奴邊界者時都櫟陽故急急

結治非秦時蒙恬所奪取河南地因河為塞

者也蓋當諸叛秦時匈奴稍復度河南與中

國界於故塞矣匈奴傳自明晉說非也是年

盡定雍地又與關中乘邊塞則北地上郡隴

西凡與匈奴接界俱置兵守戍不獨河上之

塞矣高帝欲圖天下先寔關中邊境使無內

顧之憂深謀遠慮如此哉

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

宋初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

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

刊誤曰以昔之之字衍 補遺曰按漢紀作
以昔諸侯皆沿通鑑取之 愚按不行之字
義亦通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劉攽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
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 刊誤補遺曰刊誤
去常山而取陳餘之兵固然他從南氏則猶
未之盡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
南王申陽韓王昌魏王豹相繼皆降又虜商
王卬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即以其

國為河南郡鄭昌之降即以其國封韓王信
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為河內郡此三人皆
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
言與兵俱唯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
將韓兵從并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為五諸侯
兵 又曰魏王豹傳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
焉遂從擊楚於彭城吳姓王表韓王信以從
伐楚功封陳餘傳漢擊楚使使告趙求類張
耳者持其頭遺餘乃遣兵而翟塞兩王固各
以其賦從此五諸侯兵可考見於史者淮陰

侯傳曰漢之敗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趙亦
與楚和魏王至國亦反至是五諸侯其不背
漢者獨韓王一人故紀言諸侯見漢敗皆叛
去是也且史稱劫五諸侯兵則以兵為主故
趙以遣兵助漢在五諸侯之數而常山王不
與焉然叔孫通傳言漢王役五諸侯入彭城
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鑑於此但云
率諸侯兵恐有脫字至項羽本紀贊將五諸
侯兵滅秦此舉山東六國言之與高帝劫五
諸侯兵不同 愚按淮陰侯傳漢二年出關

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則足
河南一也魏二也韓三也故四也韓信五也
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進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
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遠孝惠魯元載行楚
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
脫

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日過沛使人
求室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况
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遠孝
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 愚按史公如此類

者不可悉數班史少簡矣然如此數語即重
言室家重言漢王未為元帝朱氏駁之通矣
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
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布果使畔
楚

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用
之覺文理不順况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
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
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
今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劉敞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
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服民曰河上即左馮翊也
南京北也中地在扶風也

宋和曰注文在扶風刊誤改在字作右 愚
按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六
月廢立降置河上渭南上郡與史記所書不
同刊誤補遺曰漢所為不即以前王地為郡
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未下而翟塞降
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於二年
始書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

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於義為長

韓生說漢王

韓史記作袁 揚慎危言曰陸機漢高祖功
臣頌曰袁生朗秀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滅
自挽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邀哉斯人何識之
妙按漢書韓生說漢王云云其後高祖未酬
其肯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
人二十八人之列可謂發潛闢微矣王應麟
曰韓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徒圭組遠
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與不可辨士
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韓生乃韓塗之後
漢有韓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
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
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扶樂史失其
名碑亦闕焉 愚按路史國名紀按良碑云
滿為陳侯至陳濤塗以宅立姓曰袁
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
曰跳獨出意也陌古曰晉說是也音徒
反影

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達而已漢
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唯

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共車出成皋王門何乃迂辭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 惡校史家自有書法蓋堅為本朝作史與馬遷異焉可以逃目漢王乎晉說仍是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宋祁曰越本無破字

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布趙歇韓廣之屬

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卒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

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

秦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宋祁曰欣自到記上死矣今秦於此以欣舊

都故示之

不因其戲而遂取之

師古曰幾危也

日知錄曰創幾為危未當幾即機字如書若

虞機張之機

高帝紀第一下

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趙期會擊楚至固陵劉攽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隨劉賈皆會

一本隨字下有何字

萬民與苦甚

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弋庶久

劉攽曰與讀曰軟助解

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劉攽曰予按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刑殊自死刑之名也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

沙王

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

後十二年注文類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

加之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

更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

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

其亡罪而亡將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者皆賜爵為大夫

無罪而無爵者皆賜爵為大夫

劉敞曰子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
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敞曰諸侯子從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妾
加之

久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

憲按詔云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

者亟與則久立吏前者為田宅與所當求耳

辨訟之事自有廷尉及河南守豈能久立吏

前哉下文云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又云法以有功勞行田宅而有功者顧不得

可訟

戰必勝攻必取

宋初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必取獲

此所以為我禽也

宋初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 憑按雖

無其字意本自明

大者王師古曰大者謂其長率即小者侯師古曰小者謂其位屬也

憑按漢爵豈能蓋封言橫若未大若王位小

猶不失封侯耳刊誤傳

使丞相會將兵平代地

宋初曰會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會未嘗為
相

治長樂宮

水經注曰長樂宮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
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
諸殿

齊得十二馬

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
言齊雖用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

案文政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

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

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

言驟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

侯計利便也 宋初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

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

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

百萬人余以為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

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

此東西秦也

刊誤曰按文多西字 補遺曰漢記作此亦東與刊誤之言昭合通鑑多采漢紀之文於此乃獨用漢書本語者按上文叙齊秦形勢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契復之語意血脉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刊誤之意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秦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

劉攽曰按地理志東陽郡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以碭郡薛郡如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劉攽曰鄆亦非秦郡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為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

信亡走句叔與其將更止臣王黃

朱子父曰放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句叔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又信成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句叔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句叔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

分明

今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余以商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而音正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哉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三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頰旁毛據說文自剗而字為頰毛耳象毛

之形至耐字直釋云罪不至死則刑謬意而
誤說文明矣 愚按孔穎達禮運疏按說文
云耐者鬻也鬻謂頰下之毛象形者也古者
犯罪以鬻其鬻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為法
也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
帝紀中其有其事古之能字為此耐字取堪
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仍
假借能三足為能耐字悉作能也

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西京雜記曰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

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九
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
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
亦在後宮門闥凡九十五 水經注曰高祖
在閔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
之山長六十餘里頭於渭尾達樊川頭高二
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
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
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立武闕即
北闕也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閭闔公車諸門

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合章白虎鳳皇
朱雀鸞鷲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
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
狗臺柏梁臺舊采複道用相逕通 齊召南
曰按未央長樂宮闕之制蕭何營之而董其
役者少所陽城延也延以軍匠致九卿呂后
時封侯長樂城亦其所築見功臣表

四傳

逮捕高等也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
劉攽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
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如
吳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台
之捕加束縛矣
漢廷臣無餘出其右者

劉攽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
右似戰國時俗也 補遺曰用兵貴右見老
子書又云山事尚右禮載孔子拱而尚右二
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
三子皆尚左此山事尚右然也兵者凶器尚
右蓋以凶禮處之春秋傳言鄭曼伯為右拒

在祭仲尼為左非之先用兵尚右然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然乘車與兵車不同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車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戰國以來無日不尋干戈天下之人習見兵車之禮而已故其俗貴右然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而尚左又曰老氏曰上將車處右偏將軍處左兵車固尚右矣然禮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謂軍將尊尚左頗與前說戾仁傑按左氏所云非指同車言之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士者凡軍有三人將及御者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尚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尚左正以其非元帥爾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

漢舊儀太上皇萬年邑千戶徙天下民貧三百萬以上與田宅守陵 三輔黃圖高帝葬

太上皇於櫟陽北原用置萬年縣於櫟陽大城內以為奉陵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昭靈后也 雍錄漢太上皇陵在櫟陽縣東北二十五里

救櫟陽囚死罪已下

宋祁曰已當作以

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宋祁曰而舊本作北據刊誤史記改為而然

振漳不在北也

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劉敞曰與猶待也 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

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

多以金購之 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

字下有焉字

至馬邑

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 愚按馬邑是

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

劉敞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

署行義年

劉敞曰義請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圍貌

矣 補遺曰按王融義作議曲水詩序云吳
廉舉孝歲時於外府著行議年日夕於中司
李善注文選引此詔文為釋而五臣不本出
處自出意見云考吏行之殿最議年殺之豐
儉而奏於天子豈不甚可矜誤請作儀與
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文云年老癯
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癯病不害其為可用
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融所云殆極
別本之文如此 日知錄曰著行義年謂書
其平日為人之實迹如昭帝紀元鳳元年三
月賜郡國所送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
高宣帝紀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
者各一人是也劉攽改義為傲謂若今國貌
非 隸辨曰楊信碑追念義刑按義刑即儀
型毛晃增韻云詩宣昭義問周官凡殺人而
義者史記君義嗣並音儀此因同音而借非
省偏傍也
今豐人徒閩中者皆復終身
西京雜記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
樂高祖寤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

豎少年酷酒膏餅周難蹴蹴以此為惟今皆
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
之太工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
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
遷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枌榆社棟宇
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者各知其室故
犬羊雜處於道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
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
月餘致累百金

吾現兔猶思家沛

宋初曰家或作樂 愚按元大德本亦作樂
舊本竟作猶思沛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
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
降暹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
佗為南越王自佗王三郎苗唯得長沙桂林
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暹奪佗一郡
織未得王之 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
說誤矣且始叙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疑

亦傳寫妄加之

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

百官表列侯所食諸王女曰公室諸侯曰采女

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室也

故其女曰主翁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王翁

主翁也揚雄方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王翁

劉攽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

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

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

用也古之嫁女常如周使大夫主之何不謂

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

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宋初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於是上慢罵之曰

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

二字宜去之 愚按此本史記原文有之於

文無害于文不知宋何時人所糾高祖紀二

卷皆較量在字句之間俗儒也

帝崩於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愚按史記注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

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又徐廣於

秦二世元年下注云高祖時年四十八計至

十二年應六十一

五月丙寅葬長陵

漢舊儀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

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

富人及豪傑兼併之家於諸陵長陵邑萬戶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東園近令丞

主作陵內器物又有園郎寢郎故事近臣皆

隨陵為園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

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

時行園 三輔黃圖高祖長陵在渭水北去

長安城三十五里宋高祖本紀十二年四月

甲辰崩于長樂宮五月葬長陵長陵山東西

各一百二十步高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

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使殿掖庭諸官

寺皆在中 水經注故渠又東逕長陵南亦

曰長山也 元和郡縣志漢長陵在咸陽縣

東三十里高帝陵也

高紀

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

齊召南曰按律令章程禮儀新語各見本傳惟韓信傳不言申軍法事藝文志兵家有韓

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即其事

實紀言天下既定云云然則序次兵法當在信為淮陰侯時傳言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

能各有差及論將兵將將之事亦序次兵法之一証也

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魏曰梁非始國之時

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類解誤矣

遂為豐公

容齋四筆曰豐公蓋太上皇父葉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氏闕如予自少時讀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帝百通用

朱燕白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閱之恍然若味平生聊表見於此

其處者為劉氏

習學記言曰滅魏遷豐皆民也無族姓可論與范宣子所言異矣然則安得承堯運哉叔孫穆子以為無其德而有其祿者猶不足以不朽而况匹夫單人乎蓋向之陋而固又甚矣

漢書疏證卷二

惠帝紀第二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
不滿二歲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歲一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歲一歲謂不滿九歲之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歲一歲謂不滿十二歲之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歲一歲謂不滿十五歲之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歲一歲謂不滿十八歲之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歲一歲謂不滿二十一歲之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歲一歲謂不滿二十四歲之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歲一歲謂不滿二十七歲之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三十歲之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三十三歲之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三十六歲之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三十九歲之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五歲一歲謂不滿四十二歲之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六歲一歲謂不滿四十五歲之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七歲一歲謂不滿四十八歲之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五十一歲之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五十四歲之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歲一歲謂不滿五十七歲之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一歲一歲謂不滿六十歲之二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二歲一歲謂不滿六十三歲之二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三歲一歲謂不滿六十六歲之二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四歲一歲謂不滿六十九歲之二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七十二歲之二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七十五歲之二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七十八歲之二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八歲一歲謂不滿八十一歲之二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二十九歲一歲謂不滿八十四歲之二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歲一歲謂不滿八十七歲之二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九十歲之三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九十三歲之三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九十六歲之三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九十九歲之三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一百零二歲之三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一百零五歲之三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一百零八歲之三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一十一歲之三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三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一十四歲之三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一十七歲之三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二十歲之四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二十三歲之四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二十六歲之四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二十九歲之四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三十二歲之四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三十五歲之四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三十八歲之四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四十一歲之四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四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四十四歲之四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四十七歲之四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五十歲之五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五十三歲之五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五十六歲之五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五十九歲之五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六十二歲之五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六十五歲之五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六十八歲之五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七十一歲之五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五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七十四歲之五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七十七歲之五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八十歲之六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八十三歲之六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八十六歲之六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一百八十九歲之六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九十二歲之六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九十五歲之六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一百九十八歲之六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二百零一歲之六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六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二百零四歲之六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歲一歲謂不滿二百零七歲之六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一十歲之七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一十三歲之七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一十六歲之七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一十九歲之七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二十二歲之七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二十五歲之七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二十八歲之七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三十一歲之七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七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三十四歲之七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三十七歲之七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四十歲之八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四十三歲之八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四十六歲之八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四十九歲之八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五十二歲之八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五十五歲之八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五十八歲之八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六十一歲之八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八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六十四歲之八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六十七歲之八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一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七十歲之九十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二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七十三歲之九十一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三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七十六歲之九十二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四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七十九歲之九十三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五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八十二歲之九十四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六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八十五歲之九十五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七歲一歲謂不滿二百八十八歲之九十六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八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九十一歲之九十七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九十九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九十四歲之九十八歲作即四歲也
不滿一百歲一歲謂不滿二百九十七歲之九十九歲作即四歲也

賜一級矣
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
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
劉放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
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
賜一級矣

視作序上者將軍四十金
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
與直錢萬師古曰黃者一與萬錢也皆黃金一
劉放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
於賜金若干亦則盡金也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宋初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今復復之也
尊公主為太后

刊誤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詣
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失乎蓋齊內史本詣

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
益魯色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
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閔為齊王母
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
益明也 愚按齊悼惠王傳孝惠二年入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
禮太后怒齊王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獻城
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太后之怒以齊王
位在帝上也齊王解之不得則姑以尊魯元
公主為太后以解之蓋厚自卑抑之意且惠
帝娶張敖女於魯元親姊也而為子塔則魯
王之尊為太后不亦宜乎又張耳以高帝八
年廢張偃以呂后六年封常山之國既失魯
王之號未如公主必不樂徒擁此太后虛號
明矣顏說不可非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劉放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顏滿之自十五
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長安城成

史記索隱曰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續漢書郡國志注曰漢舊儀曰長安城方亦十三里絳緯各長十五里十三城門九百七十三項城中皆屬長安令卒氏三秦記曰長安地皆黑壤城中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龍首山為城御道元水經注曰長安城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蓬萌柱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曰宣德門右恩亭內有籍田倉亦曰籍田門第三門本名霸城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強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昔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

勿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馬路門王莽更名光禮門顯樂亭即西安亭北對未央宮第三門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門城正亭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光畢門也又曰便門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詎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氏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此備白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其第二門本名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一曰厨門其內有長安厨官在事故城曰厨門也如

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水有客舍故名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杜佑通典曰今城西北古城是也括地志長安故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里漢之舊都本秦離宮長安故咸陽也

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

刊誤補遺曰按史記本傳嬰自擊黥布歸以列侯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為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博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寔以呂后八年史記漢書於高惠紀各書之蓋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產祿擅遣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為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為丞相乃以嬰為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為太尉又誤也

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

憲按史記注引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

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

九月辛丑漢安陵斯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

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水經注曰陵北有安陵縣故城元和郡縣志曰安陵在咸陽東北二十里

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齊召南曰按春秋魯襄公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皆朔月日食自此以來前有高帝三年之十月十一月及惠帝此年朔食凡三見矣孔穎達疏春秋謂朔月日食理必不然疑為轉寫失誤然則高惠文三紀亦轉寫失誤乎五行志確指所在之星所應之事不可執今而致古也

高后紀第三

史通曰劉執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安私非劉氏而竊莽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外割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雜行事自身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屬亡流羸庸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

高皇后呂氏

刊誤補遺曰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稱姓
 舜之姓姚四岳稱有鯀在下曰虞舜至虞思
 之女歸於舜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
 姜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邑
 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於卿大夫書爵書名
 書氏宰渠伯糾公子益師之類是也於內女
 外女則必書姓或係以字或係以謚或係以
 父國或係以夫氏如故姬成風紀季姜蕩伯
 姬之類是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又辭皆
 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以氏配姓也高后紀
 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
 為太后

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弘
 為襄城侯朝為軟侯武為壺關侯
 愚按外戚恩澤侯表有襄城侯義軟侯朝壺
 關侯武昌平侯大皆云以孝惠子侯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

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
 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
 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
 遊立諸呂為王又云病用以祿為上將軍居
 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
 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
 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
 誤也 又曰高帝十年戚絕為中尉孝惠五
 年卒事見百官表然不載繼絕者為何人至
 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間二十餘年
 闕而不書仁傑按呂后常戒產祿據兵衛宮
 毋為人所制其積慮如此自絕之卒殺后已
 用其黨陰總兵柄矣後因丞相言遂用呂后
 居北軍而中尉之兵歸呂氏孝惠元年以劉
 澤為衛尉澤因呂黨至后之七年以澤為瑯
 邪王太史公謂太后王諸呂恐後劉將軍為
 害也王澤以慰其心非也衛尉寔主南軍后
 以為澤雖娶親女妻是劉氏宗殺終不為已
 用故外示傳寵裂地而王之其寔自欲用諸

呂持衡尉共職耳未幾果令產居南軍蓋自
威罷之卒劉澤之王衛尉中尉不復授人雖
長樂衛尉亦用呂更始為之而中外兵柄皆
為呂氏有矣

引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宋祁曰江南本文類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
字莫錢莫故作算景祐刊誤謂算非租稅當
改為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
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
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
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裕古乎

劉歆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
武王乎聖人者入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
則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
記之言未可信也

行五分錢

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

銖錢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孫為上將軍立營陵
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歆曰呂后外戚得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

平用張辟疆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
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
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因以祿為上將軍居
北軍景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博澤王
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
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春校前後知此之
誤也

計猶豫師古曰爾雅曰
捕如磨磨音几

恩按今本爾雅磨作鹿

平陽侯宦行御史大夫事

劉歆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宦為御史
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馳告丞相平太尉勃

宋祁曰馳亦本作以

褒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晉灼
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不見其後功
事故封侯節古曰晉說成也

劉歆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
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齊名南曰劉歆
疑紀成即紀信之一名然功臣表明云成戰
好時死事按好時之戰即漢元年五月襲雍

與章平戰也外此未戰好時事矣若成即信
當云榮陽詐楚死事不當云戰好時死事也
時以父死事封其子者二一紀通一高景侯
周成以父苛守榮陽焉項籍死事也一高景
侯鄭亦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也漢高祖于
功臣最重忠節紀信之烈過于三人豈剖符
時竟不念及當由信無妻子可封耳今信有
子當知紀通周成鄭亦之例即無子而有妻
亦當知奚涓母侯疵之例而信皆無之所以
與樞公俱無爵號也紀信與紀成或是兄弟
則不可知若云信即是成則非也沛公會鴻
門時紀成與樊噲靳彊滕公並步從間道走
軍明見於紀豈即將軍紀信耶晉灼及師古
說不可易也

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初曰南本作歸印辭去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

田學紀開曰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
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
受刑袒右故說禮乃云右袒注云刑宜施於

右是也以此攷之固勸誅呂氏之計已定為
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今之非以說人心之
從違也

日舖時

宋初曰越本邵本並無日字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刊誤補遺曰漢南北軍雖號為兩軍相表裏
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
人王溫舒為中尉請覆中尉卒得數萬人北
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為衛司馬衛
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
北軍為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呂更始輩
束手就戮矣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於
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觀矣呂后初從
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
如故澤妻后女弟呂嬃女也后意以兩軍惟
北軍為重既得其柄矣南軍又呂嬃子婿居
之宜無足慮至七年乃復長慮却預使澤之
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於后八年載后病
困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於后之二

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於高后病固之日

今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祿殿門

刊誤補遺曰按未央衛尉寺蓋在宮內產既不能入殿門則宮內之兵無容說矣遂為朱虛侯所誅按百官表自劉渾既王之後不載衛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衛尉兄而不書姓史記高紀有酈兄疑衛尉兄即酈寄也當渾之既去兄之未授也衛尉缺不書不知平陽侯所告衛尉為何人以功臣表考之則開殿門止產者劉揭也揭時為典客意平勃使之兼行衛尉事以拒呂產蓋勃之將北軍大勢既定故揭得以舉其職而南軍惟揭之聽向使祿未得解印產方主兵于中是烏能止其入殿門也哉

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考氏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為甚略與所攷證然祿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于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仁輝之雜勢內外足以相制

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唯此二軍諸侯本根所系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鯤王氏 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欽鯤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欽高帝鍾愛趙王所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綱國政劉渾呂氏之戚屬也實為為尉而表于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渾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將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細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

周勃誅謀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勃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鄴寄劉揖說祿詳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勅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寔顯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由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或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于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輻輳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以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

時陳著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慮入宮衛帝章從勃調卒千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聞者遂得殺之于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殺太尉勃至于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為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勅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揖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然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氏劉之功及文帝自代即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西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

旋歸政相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將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大木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充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典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

愚按紀首稱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既云後宮美人子然則亦惠帝子也此何以云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蓋孝惠子在文帝馬得入立以為非孝惠子此其所以為大臣之陰謀也班氏史筆嚴矣

文帝紀第四

習學記言曰漢文除刑短喪賜民租除田租皆以其予民者行之不為勉強更有以上

事亦可行惜乎輔之者無其人也班氏父子雖倚據其善然亦止能言其儉及近裏做事蓋其所知者如此而已 谷齋三筆曰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院選端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爾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侯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者於田畝天下甯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躋武窮兵為膏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立為代王

宋初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長故以光

宋初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

不服庚史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
十字

代王笑謂宋昌曰

小宋校本無曰字

閏月已酉入代邸

劉歆曰已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子知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宋初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為長若云不

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

知又非帝非不詳也

不敢忽師古曰忽怠志也

劉歆曰忽言輕易也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刊誤補遺曰南北軍以衛尉中分掌其事胡

廣曰衛尉徵巡宮中執金吾徵巡宮外相為

表裏李揆亦曰南北軍本以相制二者固不

可總而一之也文帝即位拜宋昌為衛將軍

領南北軍似未究當時置軍之意至二年乃

以鄴况為衛尉提南軍而中尉不除人豈昌

以衛將軍仍統北軍耶十四年紀書中尉周

全為衛將軍擊胡百官表亦載全是年為中尉然不載其自中尉為衛將軍事意中尉衛將軍名雖除而職統北軍則一故史略其事耳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習學記言曰秦始皇始有制詔而漢因之蓋

示人主夸大威服之勢非古人所謂言曰從

王言惟作命之意也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

志通所謂詔者以秦為非耶以為是耶若言

不足以見志而必有待於詔則蓋庚說命柄

矣宋初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黜五日

宋初曰黜南本浙本並作黜

呂產欲為不善

宋初曰呂產南本浙本無呂字

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初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

上帝神明未敢饗也

宋初曰南本浙本無也字

而專於子

宋初曰越本專作傳

今聞吏稟當受驚者或以陳粟師古曰驚音康也洋溺也音女

小宋板本注文無溺也二字

不稱者督之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督謂察視責罰也丙吉

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管師古曰督謂察視

之按督有兩義西域傳督祭烏孫渠居諸外

國此用督察為義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

者督之此蓋決罰之名顏注丙吉傳但云察

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為責罰復兼察視為

言持兩端何哉隋志載梁杖督之制云督罰

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字文周定五

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

笞其臀鞭者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

人如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

謂鞭之為用殘割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蓋如

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凡之為輕笞用竹鞭

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笞

至露形體而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朴刑

而宋子罕親執以扶策者幾是邪然則督為

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猶爾也唐因

隋舊凡督罰鞭杖之制併廢不用顏氏有不

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為義而已說文督殺二

文同篤音督察也殺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即

以督為殺

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而其官秩

小宋板本無官字

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詔所止時

小宋板本及元大德本留下無者字

故惘然舍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惘寢

宋初曰蘇林注文惘字下當有然字

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

小宋板本作音勅字讀與教同

餘皆以給傳置

宋初曰傳傳舍置廣雅云置驛也

其開籍田唐如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

籍田也借民力以治之帝以籍田之

為下使番農也臣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

義不得以故借為籍也毛詩載芟疏曰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

而記之或復述前言辨為典法此籍田在于公地歲二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獨得籍名噴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乎

誹謗之木

馬編中華古今注曰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衝巷施馬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脩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民或祝詛上以相約

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庸也故吏得以為大逆上幸甘泉

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苜越本無酒苜二字

與主與居去來者亦赦之

劉攽曰高帝詔曰與館居去來歸者亦赦之

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與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作額成廟

中華古今注曰額成廟有三玉帛二真金鑪樹悉為扶老幼擱畫雲龍角虛於其上也除盜鑄錢令庶飭曰聽民鑄也

宋板本放作於

未央宮東闕果愚災

程大昌演繁露曰前世載果愚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闕加詳此其二也漢人釋果為復釋果為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居至果愚下而復思劉熙釋名曰果也愚思也臣將入請至王莽剽去漢陵之果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愚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也崔豹古今注依放鄭義而不能審知其詳遂析以為二也闕自闕果思自果思其言曰漢西京果思

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古今注曰果思屏之遺象也臣朝居行至
 門內屏外復應思惟果思復思也漢而京果
 有為於今耶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
 廳前亦樹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
 合板者為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
 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
 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為網戶其演義之言曰
 果思字象形果浮也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
 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窓戶之間網也此其五
 也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
 皆不可廢果思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
 其流通連綴之狀而果思然故曰浮思也以
 此刻鏤施于廟屏則其屏為疏屏施諸宮禁
 之門則為其門果思而在屏則為其屏果思
 覆諸宮寢闕周之上則為其闕之果思非其
 別有一物元無附著而獨名果思也至其不
 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
 雀不得穿入則別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實
 之地不同而其果思之所以為果思則未始
 或異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
 指屏闕之上孰者之謂果思故崔約不能曉

解而析以為二顏師古又不敢堅決而著而
 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為
 之則是刻綴而應果思之義矣若謂築土
 析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果思之象
 乎況文帝時東闕果思嘗災矣若果畫諸寔
 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于是乃知顏師古
 謂為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
 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
 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戶牖之
 有果思其制又已明矣 日知錄曰果思字
 雖以闕其實屏也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
 雉城隅之制九雉註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
 廣雅果思謂之屏越絕書五門外果思者春
 申君去吳假君所思慮也燕魏略黃初三
 年築諸門闕外果思參考諸書當從屏說又
 五行志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
 果思在其外諸侯之象也則其為屏明甚而
 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則制各不同耳 宋祁
 曰江南水思作思

將軍薄昭死

宋初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赦二字
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 容齋四筆曰
刑統衛禁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若冒名
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又關津疏
該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
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
移所在識以為信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
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
平趙禮詣雒治病門人齎過所詣洛陽責禮
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蓋若今時公憑引據
之類 愚按鄭康成注司關云傳若今移過
所文書

今履身從事

小宋校本產作產注同

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

劉敞曰謂我當作為字

有司以歲時致禮

小宋校本致作置

後元年

黃氏曰抄曰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稱
後元年出公亡在外四年復入亦稱後元年
漢文之稱後元其殆昉於此歟 宋初曰按
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
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
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
冊中之異但稱元年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
元

間者數年比不登

辨惑曰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呂后比殺三趙
王文紀詔言間者數年比不登梁孝王傳云
十四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爾公
孫賈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
王端傳云端教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
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
類似是而寔差殊

無有所隱

宋初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

免史記作勉索隱曰顏遊秦以今是姓勉是

名為中大夫

次細柳

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園字

民得買爵

元大德本及虞山嚴氏校本買皆作賣

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年壽四十六也

愚按徐廣曰年四十七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劉歆曰與請曰欲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坎足可嘉也其奚哀念乎

劉歆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劉歆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

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

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

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

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

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

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

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愚按服虔曰

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織者禱也皆非鄭康成
間傳注云黑經白緯曰織孔疏云戴德梁除
禮文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周禮夏官小司徒疏曰復土者掘坎之時掘

土外向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工陵故云

復土也

英霸陵

水經注曰霸陵上有四出道以渭水在長安

東南三十里 三輔黃圖霸陵在長安城東

七十里 元和郡縣志白鹿原在萬年縣東

二十里亦謂之霸上漢文帝葬焉 雍錄文

帝嘗欲馳車下霸西峻坂因袁盎諫而止即

白鹿原之西坡也帝樂其地遂即霸上工陵

以為霸陵陵後又置縣是為霸陵縣也 王

林野客叢談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

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

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

矣觀晉康琳傳見後杜陵不徒無疑武帝多

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為飾炳然載於史冊以薄送終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收其餘以寔內庫可驗蓄積之多也是文帝之度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吐嗟隴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陳廢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居希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衲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高葬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紛紛如此徐乾學讀禮通考曰案沈鮑諸詠謂霸陵初未嘗發不通以魏文帝終制有霸陵之完功在釋之一語耳其寔至晉始發詞人不核實如此

有不便

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

史通曰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為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未其讀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

諸史辨惑曰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為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景帝紀第五

劉歆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為青翟襄平侯相夫為嘉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悞者不知班氏之譔或後世亡其書有遺補之者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切曰始取天下初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又帝稱高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亦德

春由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
走春以歲不登

愚按兩見春字疑衍字

雖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
害並至而能止為非者寡矣

因學紀聞曰本李克對魏之侯之言藝文志

儒家李克七篇

二月癸酉葬陽陵

三輔黃圖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丈 元

和郡縣志曰陽陵在咸陽縣東四十里 漢

舊儀安陵霸陵陽陵邑各萬戶徒民與長陵
等

漢書疏證卷三

武帝紀第六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
有年號始起於此

劉攽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
元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三年者蓋盡
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
寶鼎又無緣光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
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寔年號之起
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 刊
誤曰年號之起在元鼎年通鑑考異曰鼎元
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 補遺曰
按魏司空王明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
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
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
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
之武帝即位以後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
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
四元五元為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
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蓋為是也時雖從有司
之議改一元為建元二元為元光三元為元

朔四元為元符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實禹出遠改五元為元禹而以是年為元禹四年然則謂年號起於元禹者固然謂元禹為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

於鄉里先著艾師古曰六十曰艾者五十曰艾

愚按此雖據曲禮言然孔穎達疏引熊氏云案中侯運衡云年耆既艾註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竟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織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遠政註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遠政是年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

為歲事曲加禮

劉敞曰為音于偽反謂為歲事曲加以禮耳初作便門橋

水經注曰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北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

各領扶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 又曰豐水上舊有便門橋與便門對直武帝建武三年造 愚按武字是元之譌今漢書注服虔之說彼引之作振昌蘇林之說彼引之作如淳注漢書者未嘗有振昌鄒氏不知何所據也

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揚偉首子註曰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燕以草纓當劓以復紉當刑以艾單當宮此有虞氏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矰矰中

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習學記言曰武帝策賢良詔稱唐虞成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全指說在虛浮處詩書所謂稽古先民者皆恭儉故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義而不以身參之孔子言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蓋不特人主見道不寔當時言道者自不寔也

於是董仲舒公孫和等出焉

愚按公孫和傳上策詔諸儒之制與此詔意略同而其事在元光五年今此紀二年并書公孫和者蓋合武帝時前後所徵賢良而總計之

救決河起龍淵宮

劉攽曰予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毅當云龍淵廟按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水經注

曰穀子河南有龍淵宮蓋武帝起河於決隄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 愚按水經

龍淵宮當在東郡之濮陽不特非長安西之龍淵廟亦非西平之龍淵而平屬汝南郡與穀子河遠所謂龍淵者疑是空名不必寔有

其地顏是孟說未為當也

治雁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為國

劉攽曰予謂治阻險者通道今平易以便伐

自奴耳
聯次續食

宋祁曰舊本續作給

穿漕渠通渭

愚按鄭當時為大司農所開也詳溝洫志
迺加九錫

愚按應劭九錫之解本於禮緯舍文嘉諸家說此者各異公羊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陸四與馬五樂則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拒壘穀梁七弓矢八鈇鉞韓詩外傳一車馬二衣服三虎賁四納陸五樂器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拒壘許慎張華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陸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拒壘鄭司農以九禮九命與九賜是一鄭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羅泌路史曰議者之說蓋出於虞夏傳其為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再賜拒壘三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於天子征之而歸其地於天子可也一不遠謂之過再不遠謂

之教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
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

夫附下周上者死附上周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洪邁容齋隨筆曰劉向說苑臣術篇云秦誓

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

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周上者死云云其語

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

皆不能援以為証今之秦誓初未嘗有此語

也愚按潛夫論考績篇云占者諸侯貢士

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

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

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周上者刑與聞國

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

此禮記射義疏曰業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

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

服弓矢再賜以雜塗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

命諸侯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

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教註云謂六年時也三

不適謂之誣註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

絀以地三絀而地畢註云凡十五年又舊唐

書徐有功傳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

兩漢故事附下周上者腰斬而欺者亦斬

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

後書東夷傳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

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

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後四

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

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

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濊君

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

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

賜淮南王苗以王几杖師古曰苗
川王志

凌稚隆曰諸侯表與苗川王傳皆云苗川王

志以元光五年薨而顏以元朔二年賜几杖

為苗川王志誤矣

內長文所見愛也

南越記談曰元朔三年詔內長文所以見愛也許少伊右丞言往見江南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因學紀聞曰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哀公論臣

愚按荀子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又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噤健貪也詘亂也口噤誕也楊倞註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可取也孔子曰無取詘者無取捷者無取口取者相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捷者必兼人不可為法也口取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說健驕也佞諂也口說誕也皆大同而小異

無所流馳

宋祁曰馳音難易之易

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舊唐書樂志云峯嶺南有鳥似鸚鵡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疑即此鳥也漢書武帝本紀書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鳥為鸚鵡若是鸚鵡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鵡秦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北方常言鸚鵡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嶺南甚多鸚鵡能言者非鸚鵡也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十人獨身脫還

劉攽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耳疑紀誤

置五屬國呂處之

因學紀聞曰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游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

張掖泊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發謫吏穿昆明池

水經注曰基構滄流今無可究 西京雜記

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

而於上游戲養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住長

安市賣之池周迴四十里

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百金

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

徙函谷關於新安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按秦函谷關在漢

弘農縣即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故關是也今

大路在北本非於東之要漢武元鼎三年楊

僕本宜陽人耻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徙

關於新安即新安縣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

延得孽子嘉

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

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宋祁曰注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

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

親省邊岳用事所極

劉攽曰予謂親省邊岳詔語耳

望見太一

日知錄曰史記天官書中官太極星其一明

者為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居奏祠太一

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

史記南越尉佗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

注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元鼎五年路博

德出桂林下匯水注徐廣曰一作湟駟按地

志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 水經注

匯浦關在中宿縣匯水出關右台溱水謂之

匯口山海經謂之湟水漢路博德出桂陽下

湟水即此水其桂水其別名矣 天台齊召

南曰按湟水有二一為金城郡之湟出臨羗

北合浩疊水為亭逆水至允吾入河在今陝

西西寧漢趙充國屯田湟中是也一為桂陽

郡之湟源出今湖南寧德縣九疑山東南流

經廣東連州陽山至清遠與湟水合曰匯口

又南至番禺與廣西盤江合南入海漢路博

德出桂陽下湟水是也漢桂陽郡治在今郴州桂陽縣治在今連州今陽山縣北四十里有湟溪故關即南越置守兵處博德伐南越之道正出于此韓文公送區冊序曰陽山江流湍急橫波之石廉利作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沉溺者往往有之尤足以為伏波道遠且險之證也但湟字亦作滙亦作匯地理志滙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水經注以湟即滙最為確當湟與滙音相近而滙與滙又字相近也是以史記言博德下滙水而漢書曰下湟水於地理志縣有含滙實一水也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桂水東北入湘滙水東北入沅二條俱誤蓋桂水南入滙水東南合滙而南入海耳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滙水

水經注曰滙水西南歷鼻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滙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滙水出峽左則滙水注之水出南海龍川縣西逕滙陽縣右注滙水故應劭曰滙水西入滙是也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水經曰離水出海陽山注曰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離之間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離名曰始安水離水又南與瀉水合出西北劬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瀉水又東南流注于離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離水者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離二水皆出海陽山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相瀨急瀨二千里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瀨石瀨三百六十里至梧州又千一百里至番禺劉歆曰船下安戈既難厝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也宋祁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千戈於船上以禦敵也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宋祁曰注文吳越舊本作吳楚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者禺

水經注曰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者

禹是也 又曰浪水東別逕番禹山海經謂之賁禹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為番禹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禹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禹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禹蓋乘斯水西入越也

見夏后啟母石

路史曰夏后氏生而母化為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反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圻胸而生故說者以為夏后生而母復為石今登封東址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韶實革等皆云啟母歷代崇祀亦以為之啟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化為石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嶺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啟母之嶺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啟母小嶺行廟淮南子禹通縣隰塗山飲餉

聞鼓乃未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為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寔乃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為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啟母之廟顧野王虛元明等又以為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妊二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說故得而為之說 劉攽曰此石本名啟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啟字非史之遺書也

翌日親登崇高

宋初曰新本作登嵩高

故用事八神

劉攽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 日知錄曰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類

以為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有然如有聞

宋祁曰姚本云肩先結及與肩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

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水經注曰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

頂有大石如柱形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

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

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

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

長安飛廉館

刊誤補遺曰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雀有

角司馬相如傳推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

鳥身鹿頭沈在中翰林得古銅鈕中間鑄一

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傍有篆飛廉字劉

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為龍身而鳥喙原

父謂此赫連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

使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

處按晉載記勃造刀為龍雀環又於殿前

鑄銅為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為何

如審如郭言龍雀乃飛廉之異名勃二之

何哉存中之鈕有角羊頭恐是鹿非羊其形

與龍雀刀不類却合於景純所謂鹿頭者原

父之刀鳥喙乃略與晉說相符然一說身似

虎一說高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以小

異刀銘之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都與原

父所記益不同

三百里內皆來觀

小宋校本無來字

歷獨虎鳴澤

水經注曰東洛水上承鳴澤者渚方一十五

里

望祀虞舜于九嶷

宋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疑字下無音疑

字刊誤據史館本改

度耶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於

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

見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趙彥衛雲麓漫抄曰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收人其言必有據 齊召南曰按地理志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而百官表曰司隸校尉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三河和農則知元封五年尚未設立司隸所謂十三部州即指涼豫冀兗幽并青徐揚荆益交趾朔方也其後既置司隸部明分為十四而仍稱十三州者尊畿輔不以司隸下同諸州也師古於平當傳注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誤矣又刺史至東京始有常治如司隸治河南豫州治燕兗州治昌邑徐州治郟青州治臨淄涼州治隴益州治雒并州治晉陽冀州治鄆幽州治薊揚州治歷陽荊州治漢壽交州治廣信後書續志可稽若西京刺史原無常治見沈約宋志惟

交趾刺史持節治蒼梧異於諸州見胡廣記而師古注武帝紀初置刺史引漢舊儀曰有常治所有字疑誤

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

愚按三年春作角抵戲文類以為漢後名平樂觀館字與觀同猶益延壽館為觀也類以為漢後名之者蓋指東京上西門外之平樂觀靈帝於其下設秘戲以示遠人者見華嶠後漢書而水經注以為皇女臺者也今云觀于上林平樂觀則當時作角抵戲之時已有平樂觀之名但無所據張衡西京賦云大駕幸乎平樂觀張甲乙而襲翠被薛綜注平樂觀大作樂處也李尤平樂觀賦曰誤平樂之顯觀處金角之維限西京賦中述角抵戲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挾鶩濯胸突鈇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嶽、罔戀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總會仙倡戲豹舞嚴白虎鼓瑟蒼龍吹虜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螭蛇洪厓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襪履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後遂霏、復陸重

閣轉石成雷礪激而增響磅礪象乎天威
 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欽從背見熊
 虎升而擎攫援祝起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
 跋跋白象行孕垂鼻麟困海鱗變而成龍狀
 蛇以蝮含利甌化為仙車驪駕四鹿
 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
 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
 通涇東海黃公赤刀專祝冀厭白虎卒不能
 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旗
 振幢程材上下翻翻突倒投而跟絙譬隕絕
 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伎態不
 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碩發乎鮮卑其次叙
 如此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
 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牛眩人獻于漢師古曰
 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
 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騫傳又云及
 加其眩者之士而角氏等戲歲增變其益與
 自此始

起建章宮
 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里十

門萬戶

腰五日

劉放曰衍五字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元為天漢
 周大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庖林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
 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
 年二十年不聞恒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
 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為頻年苦旱思欲勤政
 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
 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
 趙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
 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
 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
 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獲醜納降改元之
 意直為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赫濯如雷
 如霆故稱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秋閉城門大搜

日知錄曰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

搜索野人也非踰侈者也

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疏

呂協瑞焉

劉放曰按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

珍物或化為黃金而此稱黃金似非是所謂

黃金為麟趾裏疏者蓋用首山金為之耳故

詔先叙三瑞下乃云呂協瑞焉

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日知錄曰考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

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

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

重又同是九月 愚按大德本人字皆作入

丞相屈登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宋初曰舊本無子字

後元元年

刊誤曰按昭紀辭訟在後二年前皆聽勿治

則當但稱後元年也葛魯卿侍郎云武帝在

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為後元謂之

後則疑若有極不知諱避何耶 補遺曰按

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在元為

之前未有年號尚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

之若但以後元為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無

所諱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

年史文闕略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

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其以建武冒於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

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猶幸

傳志略載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累經校定

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

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

又曰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

字按此固合於文景稱後元年之義然祭祀

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

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

未害理也班固於武紀書後元元年於昭宣

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於霍光傳但

書後元年於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繆要

之去元字與否義得兩通

侍中僕射莽何羅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

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宋祁曰紫馬亦滿補及易馬為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全其形耳以是漢雖馬姓亦謂之姥也

葬茂陵

水經注曰茂陵故槐里之茂鄉也漢武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奉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

漢舊儀曰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漆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火以營陵餘地為四圍后陵餘地為復仔以下次賜親屬功臣三輔黃圖曰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周圍三里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戶

一萬六千一作六千置茂陵高一十四丈一百步茂陵園有鷓鴣觀元和郡縣志曰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武帝陵也守陵溉樹埽除凡五千人文獻通考曰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崔光聞於大體奢侈過度也昭帝紀第七

後元二年 劉放曰檢前後文多元字

夏六月赦天下

劉放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

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葍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葍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葍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蟹池邊多平沙沙上鷓鴣鸚鵡鵲鴻鵠動輒成羣又曰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蕭

蕭分行踏踏金為衣兮菊為裳啾啾荷行出
人薰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朱云有明晉灼曰帝
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通保
書皆未能有所明也帝自謂通保
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傳也
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

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劉放曰予謂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

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
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

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

以限民不得厚利耳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

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即如

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為所著官既罷權酷矣

何處賣酒乎

其吏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師

曰其罪未發未

劉欽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毋飲今年馬口錢

勿誤補遺曰按武紀大初二年籍吏民馬補

車騎馬又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

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

補車騎馬也蓋元狩四年以來中國車騎馬

乏又縣官錢少買馬難得於是其有馬者籍之

且於口賦之外增三錢以為補車騎馬之用

所謂馬口錢者此也昭帝既省乘輿馬及苑

馬矣故民所出口錢可以勿飲類溥誤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常賦

日知錄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糶

征之用錢者皆令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

太常郡者不獨為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

萬石慮儲恃之乏也

帝加元服

後書禮儀志引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

下搗大戴禮注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

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象率百

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穉符

如志蕪積文武之就符德肅勤高祖之清廟

六合之內靡不蒙德符永與天無極

通更賦未人者皆勿收

通考曰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僱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僱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僱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非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僱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僱募殊與三日之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孫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邊戍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六月壬申葬平陵

三輔黃圖曰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壽陵今泚水而已石椁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厨裁是祠祝萬年之後埽地而祭 雍錄曰昭帝平陵在咸陽西北二十里

承孝武奢侈餘故節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習學記言曰班氏於武帝極稱其美而於昭帝乃謂承奢侈餘故海內虛耗問民疾苦古人稽古禮文之事本以養民而武帝之稽古禮文者反以害民班氏欲擇一以歸美故其避就如此然則是稽古禮文終以害民而後止也而可乎

宣帝紀第八
往來長楊五柝宮

三輔黃圖曰長楊宮今在盤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備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游獵之所五柝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盤屋宮中

有五柞樹因以為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

數畝

內謁者令郭穰

劉敞曰謁字衍劉敞

因遭大赦

劉敞曰按武帝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

蓋本云後元年後人誤作後元元年又就元

字注二字後又誤為二耳補遺曰武紀後

元二年行幸五柞宮宣紀丙吉傳皆云是年

帝幸五柞皇魯孫遭赦則事在二年非元年

也後元二年無赦在武紀文則爾按是歲元

再赦六月之赦在昭帝即位之後二月之赦

則丙吉傳所載是也傳言吉拒使者因劾奏

吉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獄繫

者思及四海矣所謂遭大赦者指此紀失於

登載貢父亦偶不記其事

時會朝請如淳曰春日

愚按尋其字義則朝乃親朝請特使人為請

王子侯表重侯擔坐不使人為秋請免吳王

濞傳及後使人為秋請是也然八月嘗酌諸

侯王皆來侍祭太廟則請不特使人為之或
可使人耳

德武食邑

張晏曰舊闕內侯無邑也以蘇武中
節外國劉德宗室後彥故特令食邑

愚按晏說非也蕭何傳因鄂千秋故所食闕

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劉敬傳封敬二

千戶為闕內侯點布傳封薛公千戶史記索

隱曰薛公得封千戶蓋闕內侯也武帝時將

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騎士孟已漁陽太

守解李敢右師譚左秋伊訾皆以闕內侯食

邑不自武德始也後若夏侯勝金安上張霸

陳湯韋賢韋賞蕭望之馮奉世常侍闕衛尉

長張禹鄭寬中師丹董賢等不可勝數元始

中修功臣後鄜友明等百十三人莫不以闕

內侯食邑矣

廣川王吉有罪廢

愚按刊誤據傳表首紀吉作去宋初曰吉一

作去字

池籟未御幸者

籟漢紀作苑

爵自中郎更至五大夫

劉敞曰爵自中郎吏文誤蓋本云自中更至五大夫傳者誤以更為吏遂衍出即字與民爵不通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以中二千石爵中更二千石亦當左更其比同千石當右庶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尋本始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

中二千石各一人

劉敞曰此詔是丁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

下云中二千石各一人於文似少潤飾

今吏備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怒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屬精更始李斐曰今吏已備身

劉敞曰言吏備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須

赦也何則身不備則不能舉下法不奉則或

阿枉如此則民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

刑茲無赦也 劉敞曰此詔正謂吏未能備

身奉法有稱上意者故特赦之與更始中做

之也類李以意疑宣帝不當謂吏皆未備身

奉法乃斷其辭曲為釋解夫之遠矣

帶肉之親祭而不殊

刊誤曰祭讀如蔡蔡叔之蔡 補遺曰按左

傳正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本蔡隸

書改作蔡遂失本體說文曰蔡散之也從本

殺聲然則蔡與蔡皆當作蔡蔡於說文訓散

而昌邑王傳亦載詔文作折而不殊散與折

同義則蔡之為蔡審矣類依字釋之疑非

驪射飛鳥

宋祁曰南本飛鳥下有單年二字

神爵元年應幼曰前年神爵集

刊誤補遺曰按郊祀志明言帝幸河東祠后

土有神爵集故改元為神爵乃舉前年長

樂宮事非是紀載改元之詔曰幸萬歲宮神

爵翔集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按黃圖萬歲

宮在汾陰正祠后土處也此詔上文云神爵

仍集謂二年集雍三年集泰山四年集長樂

也又歷叙金芝奇獸白虎威鳳珍祥之衆未

乃言萬歲宮神爵則冠元之意在此不在彼

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非首如淳曰首

宋祁曰予按醕非字當為首音酒醕鄭注月

今酒執曰苗

起樂游苑

關中記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

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游原

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

斛則益

宋初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

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 因學紀聞曰通典

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粟寔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

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為廉其勢不能可

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

二與漢紀不同

大夫人八十匹

宋初曰一瓜作夫丁八十匹

夫人六十匹

宋初曰一本無此五字

所以行禮樂也

劉放曰多樂字 宋初曰陽夏公曰古語多

此類非衍字也

為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洵流枯槁滌茂

刊誤補遺曰按漢儒記禮有天降膏露地出

醴泉之文故一時遵用其說王充非之曰爾

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

露也今儒者謂從地中出按爾雅釋水章使

有醴泉從地出當於此章言之何故及居四

時章中乎然則醴泉甘露本一物也 又曰

衡陽嘗有甘露降劉貢父曰此戾氣所成其

名爵錫王定國謂當從博識者求甘露爵錫

之別按汝南先賢傳都尉廳事前有甘露降

功曹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

耳又陳祥明中松柏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

為甘露之降俗呼為爵錫貢父所云其出於

此王仲任曰歎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稔

災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泮羣疑

也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

也廣漢郡故者於此五載矣非

劉放曰案宣帝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言

改元甘露其夏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聞

歲改元黃龍然後又云正月復幸甘泉然則
宣帝自追用五年前黃龍改元爾若是年黃
龍見史官馬得不書漢注未可據也 補遺
曰按蘇文忠公云古者有喜則以名物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陽以名其年叔孫勝
敵以名其子嘉禾事出於當年至叔孫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併以是名其三子則
可疑孔穎達謂未必其年頻生三子當是追
以前事名之黃龍紀元豈其比邪元鼎嘗送
用後四年事然是年始有年號若黃龍則前
四年龍見新豐宜即以此年紀元而不用漢
注遂實以廣漢之說彼蓋不知有前比也

元帝紀第九

年二歲宣帝即位

劉攽曰此言年二歲宣帝即位指論踰年改
元為即位耳若春秋諸公也

孝宣皇帝葬杜陵

三輔黃圖曰杜陵在長安城南帝在民間時
好游鄠杜間故葬此 漢舊儀曰茂陵平陵
杜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

皆三萬戶至五萬戶 水經注曰北去長安

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
年縣之漢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為初

陵更名杜縣為杜陵也 元和郡縣志曰杜

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

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

宋初曰古本無黃字

戰戰兢兢

宋初曰兢兢唐本作栗栗

永惟烝庶之飢寒

宋初曰一本無永字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

宋初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

人人自以得上意

宋初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

天不終命

宋初曰刊誤改天作天

齊三服官

刊誤補遺曰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

所謂三服官者蓋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謂其

為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
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衮邑亦有服官獨不罷
蓋所供龍衮之屬禮不可闕至臨淄三官歲
輸物不過十笥如水素方空穀吹綸絮皆輕
靡而歲費數鉅萬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
官官費五十萬亦謂每一工官為費若此如
顏李之說三服官以三服為名則三工官又
可名三工之官邪
行所過毋出租賦

宋初曰舊本作毋令出租賦

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

宋初曰越本無為父後者四字

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

劉放曰如言爛脫是日知錄曰如說是也

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

築戰事

殷周法行而嘉軌服

宋初曰法行唐本作行法

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

宋初曰一本無洪字

有白蛾羣飛蔽天師古曰城成羣若

宋初曰顏注南本唐本並無成羣二字

立皇子與為信都王

宋初曰與越本作與子據表傳作與是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

宋初曰唐本無都尉

大郎都尉

宋初曰舊本南本唐本並無郎字刊誤添

縣蠻夷郎門

宋初曰唐本無門字

問者陰陽不調

宋初曰不唐本作未

今不良之吏

宋初曰唐本無之字

由奴序韓邪單于來朝

宋初曰序當作呼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

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

其中開四門四通是故大馬然後錯運雜物

并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
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
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水經
注曰故渠又東逕渭陵元帝永光四年以渭
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邑元帝永
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
縣邑元壽元年傳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
記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共陵也渭陵非
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 元
和郡縣志曰渭陵在咸陽縣西北七里

貢薛韋康迭為宰相

容齋續筆曰四人皆握屺自好當優柔不斷
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
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
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
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
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玄成
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
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逐
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

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
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
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
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
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
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
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魏令溫雅

習學記言曰永光詔自咎不明亡以知賢併
考孝元諸詔往往引過在己不失君道史以
為魏令溫雅信矣自三代誥誓既絕至漢制
詔遂為空文然猶有其意與言也又降而後
世言與意皆亡但繁積故實矣

成帝紀第十

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
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
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
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危林曰霍光正畫室

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據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尚寡亦無九子母之說此宋涼以後妖僧偽為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寢皇宮豈宜圖寫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於禮魯人以為母師甲觀既燕聞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去西涼未遠其博學多聞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遽謂衡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等畫國事入告于君以為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始正而虧如淳曰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

愚按正月有星字于營室始正作正歲解亦得

有青蠅無萬數

趙彥衛雲麓漫抄曰詭謂物多為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

宋初曰姚本注云漢每上雍祀甘泉有千乘萬騎置頽之勞今核祀于南郊郊故有供張繇役也

夏五月

宋初曰古本無夏字

歷階升堂而雉

宋初曰歷階唐本作歷陛

各自省改師古曰省視也視而改之論語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劉攽曰予謂省者減省也改者頽改也

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師古曰今

公卿舉內郡國各舉一人

宋初曰注文南本作內郡國共舉人

封蕭相國後喜為勳侯

宋初曰喜字唐本南本並作嘉子據東傳作嘉是

嘉是

立廣陵考王子守為王

宋初曰子守為王景德本史館本唐本並作子守為王

子守為王

從胡容大校獵

劉攽曰予謂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校亦競

也競逐獵也

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

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徽外江水所導也 愚按水經注引此作江水三日不流為是江水焉得以竭稱乎

葬延陵

水經注曰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為初陵以為非霸曲亭南更營之 元和郡縣志曰延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天子之容者矣

史通曰漢書孝成紀贊曰云云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積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駸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清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為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

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哀帝紀第十一

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官師古曰諫不敢言為太子故云假充

非若言

宋初曰非正新本作非如正

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漢制考曰內宰教六宮注六宮者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疏云漢舊儀有此事也

前博士弟子

宋初曰前博士一本無前字

二月詔曰

劉攽曰此詔亦是下丞相大司空者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

禮記檀弓疏曰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

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

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

宋初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將元年後人不曉四字為號輒削去元將二字非是後得唐本元將字果存

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日知錄曰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也

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故皆有罪雲自殺謁放棄市

愚按東平王傳雲及后謁以祭治石象歟

山為息夫躬孫罷等所告得罪

募民兵法有大慮者

宋祁曰民親當作明

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

宋祁曰南本職字上有官字

秋九月壬寅葬義陵

三輔黃圖曰哀帝義陵在扶風渭城西北原

上水經注曰故渠又東逕哀帝義陵南

元和郡縣志曰義陵在咸陽西北八里

平帝紀第十二

賢即日自殺

宋初曰唐本無即日二字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

劉攽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劉攽曰予謂吏俸雖有其名皆不滿其數平帝即位推恩故賜令滿秩如二千石者得兩

十百也顏百官表注吏俸差是其注云漢制

三公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

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

斛比二千石者百斛云云據後漢注所定千

石以下歲得多少本數此自建武時所加者

非西漢舊事也

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

愚按桃鄉頃侯名宣東平思王子見王子侯

表及宣元六王傳

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儲侍

宋初曰唐本無吏字 愚按小宋板本作吏

舍

使少傅左將軍豐

宋初曰傅一作府

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愚按息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

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
堯十一月子相如嗣則封者公子寬嗣侯者
公孫相如也

黃支國獻犀牛

宋初曰南本顏注一角字上有有甲二字

諭說江湖賊或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
所收事

劉放曰賊二百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
所收事也

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

宋祁曰注文三十六雨雨字舊作旬七十二
風風字舊作候疑此本有誤

冬置西海郡

宋祁曰新本去冬字

方術本草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
毒隋書經籍志曰梁有神農本草三卷

莢康陵

三輔黃圖曰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與平原
口水經注曰延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之

康陵陝西 州大史 志 和 郡 縣 志 曰 康 陵 在 咸 陽 縣
西北九里

漢書疏證卷四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愚按此本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而作史以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為分厥後楚分為三趙分為二齊分為三秦分為三燕分為二魏分為二韓分為二蓋本項羽所封以漢元年為始以孝文後元七年為終

反漢誅荼

史記五年九月索隱曰漢書作四年九月誤也

嚮應瘡於謗議

隸辨曰按易繫辭其受命也如嚮釋文云嚮又作響莊子在宥篇聲之於嚮釋文云嚮又作響荀子君子如嚮矣楊倞注云嚮與響同劉熊碑莫不嚮應又張釋之傳疾於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

諸侯王表第二

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

愚按此本史記而誤史云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於自撰齊太公世家已不合而班氏率爾

仍之不知五侯九伯之地已盡天下大半齊地何至若是之廣左氏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遷固讀之不熟故有是言

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

愚按不數楚莊而列夫差是師古之失有逃責之臺

劉德曰洛陽南宮謚臺是也 水經注曰洛

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謚臺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謚門曲榭依阻城洫注云謚門冰室門也謚門即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被竊缺之言

竊缺本呂氏春秋

波漢之陽亘九蕝為長沙

困學紀聞曰漢大啟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愚按漢初封淮陽者二始則子友後則惠帝子武友後封趙子武已在外戚恩澤侯表中班氏削之蓋以就其史體諸表中可互相證也史公雖

云長沙異姓班書作異姓諸侯王表吳芮已列十八王中為衡山王至景帝時長沙以封子發則叙漢地形焉可不列長沙乎况史公之序原以長沙與梁楚吳淮南並列班氏特增潤其文耳今諸表細考之孟堅欲自別于史公蓋有深意未可厚非也

作左官之律

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仕諸侯為左官

刊誤補遺曰按士為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王叔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亦右之所左寡君亦左之右之云者非以右為尊而然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左陽右陰固為有定體然黃帝書謂地不滿東南故左手足不如右強禮左胸右末注謂從右手取之之便然則所謂左之右之者譬手之用事與否耳故杜征南解左公之右云用事也解不亦左乎云不便也寔用此意文紀右賢左戚注引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似未得其要領齊悼惠王肥 永光四年孝王橫嗣 小宋板本橫作烘

中山靖王勝 元封元年穰王昆侈嗣師古曰

康同穰也

愚按漢書即以穰為康非直音同乃字同也

謚法好樂息政曰穰即詩無已太康之康

常山憲王舜 元鳳元年三月丙子勤王綜嗣

劉敞曰昭帝紀元鳳元年立戴王遺腹子煖

此表名綜二者不同

孝成時河間廣德定陶三國孝哀時廣平一國孝

平時東平中山廣德廣世廣宗五國皆繼絕

劉敞曰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

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菑川景帝封河間

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

國至王莽篡漢而廢宣帝所封有至王莽時

者年淺不足云

王子侯表第三

日知錄曰漢王子侯之盛無過哀平之間王

莽傳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

為公者為上璽綬為民後漢書城陽恭王社

者皆降稱子食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十

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

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竝復故國若侯身已沒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皆絕于莽而復封于光武之時然漢書表傳中往往言王莽篡位絕而表言安衆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滅侯罷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表言今見者止此一人是光武之時侯身已沒者其子孫亦但隨宜封拜而已光武紀十三年下云其宗室及惟安衆之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惟安衆之以故國紹封者褒崇之忠非通例也又莽傳云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寇諸劉與三十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惟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武五子傳廣陽王嘉以獻符命封扶美侯勝姓王氏諸侯王表魯王閔獻神書言莽德封列侯勝姓王中山王成都獻書言莽德封列侯賜姓王王子侯表新鄉侯休莽傳作信鄉侯元始五年上書言莽宜居攝莽篡位賜姓王若此之類光武豈得而復

封之乎又王子侯表序曰元始之際王莽攝朝偽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又可見莽攝位之所封者光武皆不紹封也夫惟於親親之中而寓褒忠之意則於安衆之封見之史文雖略千載之下可以情測也此一代之大典不可不論 又曰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廢封為海昏侯薨元帝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表云賀以神爵三年薨坐故行淫辟不得置後初元三年釐侯代宗以賀子紹封傳至孫原侯保世嗣傳至曾孫侯會邑嗣免建武復封是光武之復封有以二人安衆以褒忠海昏以嘗居尊位故與

以諸侯王置土過制師古曰置亦壇字也

隸辨曰白石神君碑萬壽無疆字原云即疆字按說文疆界也或從疆土作疆書名誥無

疆惟休古文尚書作薑張公神碑薑界寧靜
樊敏碑華南西薑朱龜碑綬我土薑疆皆作
薑

氏丘共侯寧國

史記氏作瓜寧作寧愚按寧與寧通酷吏寧
成史亦作寧成也

楊虛侯將閭

史記作楊虛恭侯將廬 愚按此表有楊丘
共侯安楊虛侯將閭皆齊悼惠王子而史記
有楊虛無楊丘又以楊丘之恭為楊虛之謚
合為一人疑是史記之誤

休侯富 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侯富
更封紅侯

刊誤補遺曰楚元王傳富坐戊反免侯削屬
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按表載元
王子四人同以孝景元年封獨藝坐同反除
其籍事見景紀平陸自更封侯楚王沈猶如
故休侯何獨蒙其罪乎且先戊未及休侯已
携其母奔京師自歸亦早矣無罪固不坐免
何以更封為哉史記誤書更封班氏不能考

正使休侯更被免侯削籍之醜惜哉 又曰
表載休侯富改封紅侯而但以休侯列之史
記年表既列休侯又列紅侯索隱曰休紅並
列誤也漢表一書而已紅休蓋二鄉名按紅
休既二鄉名則富非更封益食紅鄉耳如夏
侯嬰封汝陰侯而益食細陽皇甫嵩封槐里
侯而食槐里美陽兩縣是其明比富本封休
鄉又以紅鄉益之者豈以自歸之早用是優
寵之耶不然紅休當是一邑初不可分而為
二故富至曾孫國絕而五世孫歆以他功封
紅休自太史公一誤至孟堅僅能於此表士
並列之失又於功臣表云八人在王子師古
曰王子侯表其數七人此乃以休及紅為二
則顏監亦自以分二為不然

沈歆夷侯歲

史記歲作穢

容陵侯福

史記容作司

廣戚節侯將

史記將作擇

盱台侯蒙之

史記蒙作象

胡孰頃侯胥行

史記胡作湖無行字

秣陵終侯經

史記秣陵作秩陽經作連

淮陵侯定國

史記淮作睢

張梁哀侯仁梁共王子

史記作江都易王子

龍丘侯代蓄川懿王子

史記作江都易王子

懷昌夷侯高遂

史記懷昌作壤

四年胡侯延年嗣

史記延年作延

臨原敬侯始昌

史記原作衆

平的戴侯強

史記的作酌

劇魁夷侯黑

史記黑作墨

元封元年思侯招嗣

史記招作昭

平度康侯行

史記行作衍

臨胸夷侯奴

史記夷作哀

辟土節侯壯

史記無土字

封斯戴侯胡傷

史記作共侯胡陽

榆丘侯受福

史記受作壽

廣望節侯忠

史記廣望作望廣忠作安中

薪館侯未央

史記薪作新下薪處侯同

陸城侯貞

史記陸作陘

卑梁侯嬰

史記卑作畢

旁光侯殷

史記旁作房

萋節侯退

史記萋下有安字退作遯

平城侯禮

史記平城作成平

陰安康侯不害

史記陰作陪

元鼎三年哀侯泰容嗣

史記泰容作秦容

榮闕侯騫

史記闕作簡

周望康侯何

史記望作堅

蕞侯信

史記蕞作叢

安陽侯樂

史記樂作桀

富侯龍

史記龍作襲

蘭侯罷軍

史記罷軍作憊

土軍侯郢客 坐耐金免

史記云坐與人妻姦棄市

寧陽節侯恬

史記恬作恢

瑕丘節侯政

史記政作貞

都狼侯驕

史記狼作狼驕作騎

陸地侯義 二月乙卯封

史記陸地作陘城二月乙卯作三月癸酉

邨平侯順 三月乙卯封

史記作四月庚辰

路陵侯童

史記路作洛童作章

騶丘敬侯寬

史記騶作鈞寬作憲

廣陵虎侯裘

史記虎作常裘作表

杜原侯臯

史記杜作莊

臨樂敦侯光

史記敦作敦

重侯擔

史記云千鍾侯搖

被陽敬侯燕 穰侯偃嗣

史記被作披偃作隅

柳康侯陽已

史記陽下無已字

歆安侯延年

史記歆作鄒

乘丘節侯將夜 三月癸酉封

史記乘作桑將夜作洋三月癸酉作十一月

辛酉

安郭于侯傳冒

史記傳作博無冒字

安道侯恢

史記道作暹

都梁敬侯定 頃侯後嗣

史記定作遂後作係

洮陽靖侯狩燕

史記狩燕作狗鼠

虜葭康侯澤

史記虜葭作霄殷

原洛侯敢

史記原作石敢作敬

挾術侯昆景

史記挾術作扶滯景作吾

挾釐侯霸

史記挾作技

文成侯光

史記文作父

庸侯餘

史記餘作譚

彭侯彊

史記彊作偃

執節侯息

日知錄曰師古曰執即執字也又音孤地理志北海郡下執侯國師古執即執字二音不同而功臣表執講侯杆者師古執孤同河東郡下作孤講又未知即此一字否也

拘侯賢

史記拘作拘賢作買

消侯不疑

史記消作消索隱曰表在東海按消水在南

陽有消侯縣表非也

陸元侯何 七月辛卯封

史記作四月戌寅

俞閭煬侯母害

史記毋作不

襄陵侯聖

史記陵作隄

祝茲侯延年

史記無年字

松茲戴侯霸 元始五年六月辛丑封

劉放曰元始當為始元

泉陵節侯賢 頃侯慶嗣

王莽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師古曰表誤

新鄉侯豹侯佟嗣 始元五年上書言王莽宜

居攝

愚按王莽傳作信鄉侯師古曰古者新信同

音故耳

景成原侯雍河間獻王子

劉放曰獻王薨至此六十年不應有未封之

子超誤

高成節侯梁長沙頃王子

日知錄曰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

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

當刪其一而誤留之也

襄平侯豐廣陽厲王子

劉放曰廣陽無厲王當是廣陵王

方鄉侯常得廣陽惠王子

劉放曰廣陽亦無惠王超是思王

徐鄉侯快膠東共王子

愚按王莽傳作快師古曰超表誤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

日知錄曰十八侯位次一蕭何二曹參三張敖四周勃五樊噲六鄒商七奚涓八夏侯嬰九灌嬰十傅寬十一靳歙十二王陵十三陳武十四王吸十五薛歐十六周昌十七丁復十八姦連當時所上者戰功而張良陳平皆居中計謀之臣故平列在四十七良列在六十二也至十八侯贊則蕭何第一樊噲第二張良第三周勃第四曹參第五陳平第六張敖第七鄒商第八灌嬰第九夏侯嬰第十傅寬第十一靳歙第十二王陵第十三韓信第十四陳武第十五姦連第十六周昌第十七王吸第十八而無奚涓薛歐丁復此後人論定非當日之功次矣且韓信已誅死安得復在功臣之位即此可知矣

留文成侯張良 以韓申都下韓師古曰韓申都古信申同義

劉歆曰韓申都即韓申徒也如顏說何緣言以韓申都下韓子謂張良傳以韓司徒下韓數城史記申徒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良下韓時隨韓王成非

韓王信也 刊誤補遺曰司徒古官見于虞周之書迨春秋戰國之際官稱各從其國其自我作古者多矣豈復可繩以虞周之舊哉意申徒之在韓國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記高祖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軍并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邪

梁鄒孝侯武虎

史記作武儒

蓼夷侯孔聚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師古曰前元年

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後皆類此

刊誤補遺曰漢紀二年沛公將碭郡兵西灌

嬰以中涓從按嬰侯狀從起碭與孔聚同則

前元年謂胡亥之二年非元年也是歲後九

月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方高

祖之起沛父老迎以為令耳徒以楚制故稱

公至是封武安然後始有封爵列于諸侯以

始封之歲稱元年固其所也其後王漢中乃

復以至霸上之年為漢元年故謂胡亥二年

為前元年者所以別漢元年也顏說以初起

為元年按初起在胡亥元年九月史記本紀止載攻方與一事而月表及漢書又以此事書于明年七月此孔叅以下十一人所從起之地皆不在此耳又曰侯狀載前元年從起者孔叅之外都昌侯朱軫以舍人從起沛厭次侯爰類以謹將從起留棘蒲侯陳武以將軍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費侯陳賀以舍人河陽侯陳涓以卒芒侯矜跽以門尉陳丘侯襄以隊史皆從起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從起宛胸阿侯郭亭以連敖肅侯張平以中尉皆從起單父所云從起沛者非初起之日蓋胡亥二年端月攻豈不能取而沛公以病還沛時也從起留者謂是月收兵聚留時也起薛者謂是月項梁渡淮武以兵屬梁肯也從起宕者謂二月拔碭收兵得五六千人時也從起宛胸者謂七月屠城陽之時城陽宛胸皆屬濟陰故也從起單父者亦在是年取宛胸之後周勃傳云襲取宛胸得單父今是也凡此皆明亥之二年乃知前元年非胡亥元年明甚又曰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

世元年九月沛公初起索隱曰凡十四月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按沛公之十四月則二世二年後之九月也是月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表當以是歲書武安侯元年可也乃復以月累之至二十七月而書漢元年二十九月而書正月初不載前元年事獨於功臣表言之意此為當時諸臣伐閱本語以別武安之元與漢元年者也漢紀於胡亥二年書沛公二年於胡亥三年書沛公三年於明年十月書漢元年與表不叶又于胡亥元年不書沛公元年皆缺起也

陽信胡侯呂青

史記陽信作新陽

汁防肅侯雍齒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

史記防作加子荒侯鉅鹿作臣刊誤補遺

曰按表以胡亥二年為前元年胡亥三年為前二年至是年九月子嬰即位月表於十月已書漢元年則武安有元年二年而無所謂前三年者意齒侯狀所云亦當時伐閱本謂未王漢以前十月至十二月為前三年耳月

表於十月書漢元年自是史家追書

海陽齊信侯搖毋餘 侯千七百戶

史記作千八百戶

曲成圍侯蟲達 為執金吾

史記作為執珪

淮陰侯韓信 為連敖典客

史記典作票

柳丘齊侯戎賜 侯八千戶

史記作侯千戶

魏其嚴侯周止

史記止作定

平悼侯工師喜

史記作沛嘉

城父嚴侯尹恢

史記城父作故城

昌武靖信侯單究

史記究作寗

高苑制侯丙倩 侯千六百五戶

史記作侯千六百戶

終陵齊侯華毋害

史記終陵作絳陽

東茅敬侯劉到

史記到作釗

安平敬侯鄂秋

史記作諤千秋

厭次侯爰類

史記作元頃

平臯場侯劉宅 侯五千八百戶

史記作五百八十戶 愚按史記為是且表

云功比軟侯軟侯止七百戶則平臯不應相

去懸絕如此

栢至靖侯許盜

史記作許溫

中水嚴侯呂馬童 夷侯瑕嗣 共侯青肩嗣

侯宜城嗣

史記瑕作假眉作肩城作成

杜衍嚴侯王蒼

史記作王翳

棘陽嚴侯杜得臣 以即將迎左丞相軍擊項

籍侯二千戶

史記作以擊諸侯侯千戶

平棘懿侯林摯

史記摯作執

深澤齊侯趙將夕

史記作趙將夜

椽頃侯温疥

史記椽作恂

歷簡侯程黑

史記歷作磨

武原靖侯衛肱

史記作衛肱

宋子惠侯許癩

史記作五百四十戶留作不疑

猗氏敬侯陳邀

侯千一百戶

清簡侯室中同

史記作空中

吳房嚴侯揚武

史記作二月辛巳

昌圍侯旅卿

史記作廬卿

共嚴侯旅罷師

史記作廬罷師

關氏節侯馮解散 以代大與

史記大與作太尉

安丘懿侯張說 又搏拚完為城旦

拚拚人而奪其物也搏字或作搏一曰六搏也

拚拚人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貨殖傳拚

成冒類注同

刊誤補遺曰按潛夫論今人奢衣服侈飲食

或以游博持掩為事則博當作博顏注謂戲

而賭取財物此說是也或疑史以博掩與掘

冢并言之郭解傳亦云作姦剽攻鑄錢掘冢

則擊擊之義為長按貨殖傳所云非發丘抔

土之謂亦博戲之一名耳事固有名齊而實

不同者洪慶善論韓文公詩棊槊以相娛引

唐人冢子地掘槊之句為證得非掘冢之遺

戲乎不然斯盜而已何名為貨殖哉其言犯

姦成富蓋漢制博戲犯令則充徒後元鼎中

初嚴此禁命曰株送徒列侯坐此為城旦者

印侯樊侯安丘凡三人王符言游博即用莊

周書所謂博塞以游者又具之浮侈篇決非
剽攻類也博拵本漢人語符漢人且得其實

龍陽敬侯陳署

史記無陽字

平嚴侯張瞻師 康侯惇嗣

史記作繁莊侯彊瞻惇作昫獨

陸量侯須無

史記量作梁無作毋

高景侯周成

史記景作京

義陵侯吳郢 侯重嗣

史記郢作程重作種

慎陽侯樂說

史記作樂說

禾成孝侯公孫昔

史記作公孫耳

長修平侯杜恬 侯千九百戶

史記作千五百戶

伋紹侯公上不害

史記伋作汲

汾陽嚴侯靳彊 從起櫟陽

史記櫟陽作陽夏

中牟共侯單右車

史記作單父聖 愚按索隱云漢表作單父

左車今本作單車是傳寫誤也

印嚴侯黃極忠 夷侯榮成嗣

史記作慶侯榮盛

陽羨定侯靈常

史記羨作義

高陵園侯王虞人

史記作王周

威園侯季必 侯千五百戶 躁侯瑕嗣

史記云合千戶躁侯瑕作齊侯班

穀陽定侯馮谿

史記陽作陵

景嚴侯王競 戴侯真粘嗣 侯嫫嗣

史記景作甘泉競作竟真粘作莫搖嫫作嫫

張節侯毛釋之

史記作毛澤

麋婁端侯草朱

史記革朱作杰

馮陵嚴侯朱漢 侯二千七百戶

史記馮作鄔無二千字

鹵嚴侯張平

史記鹵作菌

軟侯黎朱倉

史記作利倉

山都貞侯王恬啓

史記啓作開 刊誤補遺曰張釋之傳中尉

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

結為親友按亞夫為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

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前四

年距釋之為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

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於

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為廷尉日也 又

曰或謂恬開與其子為侯歲數年表紀之甚

詳不應有誤是不然史記表文初脫一字以

後四年為四年後人不知其脫字也遂改易

歲數遷就其說疑年表恬開下書五三二十

當作五二十三其書五者恬開在高后朝為

侯之歲書二十者恬開在文帝朝為侯之歲

又書三者中黃在文帝朝嗣侯歲數也至班

書年表不能考正遂摠之云恬開八年薨以

釋之傳推之其實二十五年然後薨也不然

則釋之傳誤書恬開姓名亦不可知二者必

有一謬

祝茲夷侯徐屬

史記祝作松

成陰夷侯周信

史記陰作陶

醴陵侯越 侯六百戶

史記作九百戶

沘陵康侯魏駟

史記沘作波

餅侯孫單

史記作孫鄭

襄城哀侯韓嬰 侯二千戶

史記作千四百三十二戶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乃有弓高襄城之封 師古曰弓高侯類當襄城侯禁龍皆從匈奴來降而

也得封

愚按孝文時功臣表弓高侯韓頽當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子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韓王信太子之子以故下文云雖自外徠本功臣後若桀龍之封襄城在武帝元朔四年不但與上文至于孝文時不合并與功臣後一語無涉

江陽康侯蘇息

史記作蘇嘉

新市侯王棄之 父悍以趙內史

史記作王康父悍作慎

安陵侯于軍 侯千五百五十戶

史記作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通侯陸疆 侯千五百七十戶

史記作隆疆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容成攜侯徐盧 康侯纏嗣

史記纏作緯

易侯僕黜

史記作僕黜

范陽靖侯范代 侯六千二百戶

史記作伊千一百九十七

亞谷簡侯盧它之 侯千戶

史記作盧它父 侯千五百戶 刊誤補遺

曰亞谷簡侯作惡谷避暑錄云有獲周惡夫

印者劉原父曰此漢條侯印也古亞惡二字

通用史記亞谷侯漢書作惡谷葉左丞因疑

條侯名作亞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衛有醜

夫蓋古人命名亦多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

為惡夫也按書大傳武王升舟入水鐘鼓惡

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康成謂惡為亞則

惡夫正應與亞父之亞一音耳然水經櫟陽

縣漢丞相周勃冢北有弱失家惡弱名復相

類所未詳也

特轅侯樂 元朔元年後九月丙寅封

史記特轅作持裝元朔元年作元光六年

襄城侯桀龍

史記作無龍 愚按索隱云漢表作襄武侯

今本仍作襄城是傳寫誤也

軹侯李朔 四月乙卯封

史記軹上有涉字乙卯作丁未 愚按衛青

傳亦作涉軹則是表脫一涉字也

從平侯公孫戎奴 坐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

史記上黨作上郡

隨城侯趙不虞 先登石壘

史記石壘作石累

潦悼侯王援嘗

史記作王煖嘗

從票侯趙破奴 二年三月丙戌封

史記三月丙戌作五月丁丑

輝渠忠侯僕朋

史記作僕多 愚按本書霍去病傳亦作僕

多則朋字書寫誤

濕陰定侯昆邪

史記濕作濕昆作渾 隸辨曰說文濕從濕

昆从日从絲累即濕之省而譌日為田耳如

顯亦從濕緜民校尉熊君碑顯皆為顯與濕

之為濕正同漢書功臣表有濕陰定侯地理

志霍去病傳王莽傳皆作濕陰則濕濕本是

一字 愚按霍去病傳濕亦作濕昆亦作渾

輝渠慎侯應死

史記作悼侯扁嘗

邳離侯路博德

史記邳作符

杜侯復陸支

史記杜作壯

湘成侯敞屠洛 六月丙子封

史記丙子作丁卯下董舍吾雕延年同

散侯董舍吾

史記作董茶吾

外石侯吳陽

史記外作北

下邳侯左將黃同

史記邳作鄆

轅陽侯江喜

史記轅作潦

商利侯王山壽

史記作王山

吳威靖侯趙長年

史記作趙成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愚按此表班氏所創呂公薄昭等為外戚寺人張釋丞相公孫弘等為恩澤

周呂令武侯澤

史記索隱曰周呂國也令武謚也一云令邑

武謚也 水經注曰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弟

周軍於下邑高祖敗還後周軍史記項羽本紀云呂后兄

襄城侯義以孝惠子侯四月辛卯封三年為常

山王

愚按呂后紀注如淳引此表曰皆呂氏子也

以孝惠子侯則明脫皆呂氏子也五字又紀

言夏五月封此言四月辛卯不合下軹侯朝

壺閔侯武亦誤

鄔侯駟鈞

史記鄔作清都文帝紀封齊王舅駟鈞為靖

郭侯師古曰表云鄔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

靖郭後又為鄔乎鄔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

章武景侯實廣國 以皇太后弟侯萬一千戶

史記作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戶

共侯定嗣

史記定作完

周子南君姬嘉

日知錄曰水經注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

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

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

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

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

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毅嘉是衛後故氏

子南而稱君也據此嘉本氏子南武帝即以

其氏命之為爵而漢書恩澤侯表竟作姬嘉

則沒其氏而書其姓矣與褒魯之封公孫氏

更為姬氏者正同

邛成博陸宣平紅舞陽柁樂陵都成新甫爰氏

合陽義陽章鄉信成隨桃褒新賞都十七人師

日據功臣表及王子侯表平帝時無紅字當為

勅立孫恭以元始二年始封紅字當為

今轉寫者設耳又表不功臣表當有設也

劉放曰予謂今有虹縣音降然則紅亦有降

音也 褒魯節侯公子寬以周公世魯頃公立孫之立

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薨十一月侯相

如嗣更姓公孫氏後更為姬氏

日知錄曰公子公孫氏也姬姓也此變氏稱姓之一證

漢書疏證卷五

百官公卿表第七

後書百官志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于王莽差有條貫然皆考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 容齋隨筆曰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續筆曰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燕布尹恢以右丞相脩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

愚按哀帝時議以漢舊無司徒故定三公

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

備温故知新之義云

愚按鄭康成注禮記以温讀如焯温之温何

晏解論語亦以温為尋師古獨解為厚不可

從也

相國丞相皆秦官

文獻通考曰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

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莊襄王又以呂不

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則相國

丞相皆秦官

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

高帝即位置一丞相

文獻通考曰高帝元年拜曹參為假左丞相

即漢初丞相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漢書

之誤

十一年更名相國

文獻通考曰誅韓信乃拜蕭何為相國何薨

以曹參為之 刊誤補遺曰按何本傳使使

拜丞相為相國蓋自丞相遷相國也史記秦

惠王以張儀為相秦初但有相耳至武王二

年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是

相之外復置此員其後莊襄王以呂不韋為

丞相太子政立尊之為相國則丞相之上自

有相國非丞相即相國也應劭釋丞相曰丞

者承也春秋傳楚使公孫軍帥師請承杜預

曰承佐也秦漢以來凡設官而置佐必曰丞

然則丞相以丞名非以其佐相國耶表謂其

佐天子雖于義為通而設官之意則有在也

昔伊尹相湯仲虺為左相崔子相齊慶封為

左相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左

相之於相右尹之於令尹則左右丞相之於

相國也相國為百僚之長而丞相特佐助相

國焉耳通鑑載是歲更以丞相何為相國是

殆因表序之誤按何自丞相遷相國不得謂

之更若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曹參

為齊丞相於此用更字則宜

太尉秦官

鄭康成月令注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

秦官則有太尉

武帝建元二年省

文獻通考曰漢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復置其
尊與丞相等五年又省 石林葉氏曰漢高
祖元年以蕭何為丞相周苛為御史大夫五
年而後始命盧綰為太尉維王燕後以命周
勃尋者蓋是時高祖方自征伐武事不以屬
人亦不必設官也文帝元年周勃遷右丞相
以薄昭為車騎將軍宋昌為衛將軍而不置
太尉蓋自代來未敢以兵權委漢廷舊臣故
以其腹心分領之耳自是虛太尉者二十六
年七國反景帝以周亞夫擊之始復以亞夫
為太尉兵罷亦省又十三年而武帝以命田
蚡一年復省又二十一年乃以大將軍衛青
驃騎將軍霍去病為大司馬名冠其將軍即
太尉也蓋方有四夷之功故爾自去病青死
又十九年而霍光以奉車都尉為大司馬大
將軍以此考之太尉官自高祖以來有事則
置無事則省不以為常也蓋漢雖設太尉總
兵而左右前後及因事置名以為將軍者不
一豈固不欲以兵權屬一官耶觀高祖命盧
綰武帝命衛霍非親即舊其意可知矣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
通考曰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
職者為丞相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
右前後將軍贊五官中郎將授印拜御史大
夫二千石贊左右郎將授印
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

通考曰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
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及御史
大夫轉為大司空而車丞出外為御史臺率
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周官小宰之職掌建
邦之官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又
其任也周禮小宰註曰武帝以中丞督司隸
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
督二千石下至黑綬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
中司出為二千石
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

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

通考曰漢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識之屬
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
刊誤曰多一如字 補遺曰此言是也表稱

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按量錯為御史大夫謂丞史云云如淳曰丞史丞及史也表載丞不載史漢紀始有之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秘書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然則表有缺文者矣督部刺史下當云一曰內史內領侍御史今缺四字置長史下當云省內史中丞官職如故今缺三字衍一字不然有兩丞而止著其一兩丞之外復置長史非缺則贅其義安在

太傅古官

賈誼新書曰天子不惠於原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齊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

太師太保皆古官

新書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

受業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名公職之 通考曰太師殷紂時箕子為之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太保殷太甲時伊尹周成王時召公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

通考曰李廣為前將軍趙充國為後將軍辛慶忌王商為左將軍馮奉世為右將軍 容齋隨筆曰予按國語鄭文公以唐伯為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為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寵為奴所縛呼其妻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東漢書注云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為將軍蓋本諸此

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通考曰太常者亦唐虞伯夷為秩宗兼夔典樂之任也周時曰宗伯為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大常存故

稱太常惠帝更名奉常惠帝時改稱通為漢儀法皆通所著論也

有丞

通考曰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

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

通考曰周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

樂尹以樂舞教國子秦漢奉常屬官有大樂

令及丞太祝殷官與太宰等官為六太周官

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

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殷官太卜為六太

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周官

醫師上士下士掌醫之政令秦漢有太醫令

丞太宰太史見後書百官志

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通考曰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溉保守

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

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至哀

帝者使者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

後書百官志曰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即中令秦官掌官殿按門戶有丞

通考曰丞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

又期門羽林皆屬焉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此說非也按晉志羽林

軍曰十五在營室星南一曰天軍主車騎則

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

通考曰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祿勳門外特

施行馬以旌別之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

所使無員

即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山齋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衛兵既

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

皆列於衛尉之前而論者皆編為南軍若謂

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

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

出之以擊羗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攷之郎

衛兵衛園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

掌又皆官門內外之事按前表光祿勳掌官

門戶衛尉掌宮殿門衛屯兵後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官門徽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為南軍固可致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致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即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比兵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即中比三百石職任用不輕矣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代郎入未央官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以

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即衛分為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章如愚山堂考索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遂為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觝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謁者掌賓讚受事

謝靈運晉書曰漢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

僕射秦官

通考曰僕射者僕役於射也一云僕主也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

太僕秦官

通考曰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掌與馬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馮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為之

宣帝地節四年初置左右平

通考曰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輔決錄非云

何比于漢武帝為廷尉右平實矣

宗正秦官掌親屬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

伯

通考曰周官少宗伯掌三放之別以辨其親

疎秦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叔九族平

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

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選有德義

者為之有充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上書宗

伯請以聞常以正月賜宗伯帛十匹又曰

丞漢亦用皇族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

通考曰少皞氏以九鵬為九農正舜攝帝位

命棄為后稷周則為太府下大夫秦為理粟

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

初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

又曰漢為大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

昌桑和羊皆為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

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

通考曰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

倉令丞漢因之平準令掌知物價及主練染

作彩色籍田令周為甸師文帝感賈誼之言

始開籍田置令丞掌耕國廟社稷之田春始

東耕於籍田祠先農大賜三輔二百里孝弟

力田三老帛種百穀收萬斛立為籍田館穀

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臣之祀

驂粟都尉服虔曰驂音搜

刊誤補遺曰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封丞

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乃

以趙過為驂粟都尉使教田太常三輔帝之

所以用過者其指如此若以索粟名官是與

摸金之號何以異哉以字書考之駘驂胡馬

名貢禹言廐馬食粟將萬匹杜子美詩園馬
竭粟豆自注其下云漢有太常三輔粟豆乃
知所謂駿粟者以其職掌太常三輔食馬之
粟耳故過代田之法首行於此至昭帝元鳳
中省乘輿馬及苑馬以三輔太常穀減賈令
得以叔粟當賦蓋國馬既省粟豆無所用則
賈自減穀賈減則傷農故使得以當賦錢云

湯官師古曰湯官主餅餌

愚按後書百官志湯官丞主酒師古說非也

太子太傅少傅古官

通考曰太子師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乎列國

秦亦有之孝公時商鞅設法漢高帝以叔孫

通為太子太傅位決太常後亦有少傅叔孫

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疏廣受父子並為師傳

韋玄成丙吉並為太傅匡樹王丹並為少傅

屬官有太子門大夫

漢官儀曰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冠

兩梁冠

庶子

通考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

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師

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
子庶子員漢因之史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為
中庶子

先馬

日知錄曰越語句踐身親為夫差前馬韓非

子云為吳王洗馬洗音銑淮南子云為吳兵

先馬走荀子天子出門諸侯持輪扶輿先馬

賈誼新書楚懷王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

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

王御宋王駮乘滕薛衛中山之君隨而趨然

則洗馬者馬前引導之人也亦有稱馬洗者

六韜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又考周禮齊

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註王見牲則拱而

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又道右職云王式

則下前馬是此官古有之矣莊子黃帝將見

大隗乎具茨之山張若謂朋前馬

舍人

通考曰舍人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

子孫晁錯鄭當時並

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

漢官曰詹事位長秋上亦在者主諸中官

水衡都尉

通考曰初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溉
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

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

劉向為左都水使者是也又續漢百官志曰劉向領三輔都水

使者官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張晏曰地純高曰

此者衆數言大衆所在蔡邕云天子所都

刊誤補遺曰按顏蔡之說本於公羊傳所謂

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其究為不

然京者地名師都邑之稱如洛邑為洛師是

也周自公劉居豳其詩曰于豳斯館又曰于

京斯依又曰京師之野則京者豳土之別名

公劉之世已稱京師矣非必天子所居而後

以是為言是後周雖屢遷而都邑之稱不改

其舊曰京師京周京室周京鎬京此與陶唐

亳商同義頌曰商邑翼翼毛公謂商邑為京

師借用為喻猶未害理至漢紀載匡衡疏引

韓詩之文乃云京邑翼翼是以周都而名商

邑也其可哉

司隸校尉周官

通考曰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
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捕盜賊

元帝初元四年去節

通考曰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如節尋復去之

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又曰司隸掌察皇太

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察專席而

坐初除皆謁兩府 兩府謂丞相御史也唯涓

御史大夫後為

十二城門候

通考曰城門初無兵自庚太子事後置以門

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侯王商以特

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山齋易氏曰北軍徽循京師屬中尉別有壘

垣軍門在京城按胡建傳云監察御史穿北

軍壘垣為賈區軍正丞胡建斬之而中壘校

尉實掌北軍壘門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

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

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顯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乃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城內苟無漢節雖以大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輒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城內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傳責戚近臣多奢備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軍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速名近臣待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黃門倡振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維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內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校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

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辨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辨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計誅呂氏非謂以太尉勃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縮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大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大司馬是其職之或置或罷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耶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

之也於 日知錄曰按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霸產豐滂涇渭長水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曰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因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愚按後百官志注長水胡名之

說本於如淳又引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
殿近長水故以為名長水蓋中小水名

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

易氏曰按劉屈氂傳戾太子使如侯持節發
長水及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
安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
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而步兵在
長林苑門長水兼掌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
長水及宣曲皆在長安城外顏師古以長水
在今鄠縣東長水鄉是知八校分屯不專在
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尉領之而不屬
中尉之北軍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門校
尉之後而中壘校尉亦別掌北軍壘門內外
不屬金吾也 山堂考索曰按武帝八校為
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統北軍與
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
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于光祿勳之下旋
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大禁
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
金吾撤於宮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

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

國更番調發未何以言之黃霸為京兆尹坐

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則知自

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

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

則長從始此

戊己校尉師古曰有戊校尉有己校尉

刊誤補遺曰其究不然也田始置校尉領護

田卒但以屯田校尉為稱後乃為戊己校尉

表初不言有戊校己校兩官徧考前書紀傳

亦無有為戊校尉己校尉者如徐普刁護郭

欽皆兼戊己為官稱獨烏孫傳云徙己校屯

烏墨顏注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徙己校以理

揆之是特兵有戊校己校之分尉則兼戊己

為官稱也顏亦知己校為兵而云兩尉者殆

見後書西域傳序言元帝置戊己二校尉遂

為此說而范亦以後漢有戊校尉因謂元帝

所置為二尉耳其實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

漢有戊校己校兵而尉之官稱則兼戊己後

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而各以校兵為名其

可以此而律彼哉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即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

容齋五筆曰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為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

武以右曹典屬國揚雄為諸吏光祿大夫是

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為侍中其子賞建諸

孫常敞岑明涉湯融欽皆以左曹諸吏侍中

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

時閣門宣贊祇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

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諸人

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為人貴重

監御史秦官掌郡漢者丞相遺史分刺州不常

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通考曰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

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

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之遺

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

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

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

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

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

五年乃置部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

焉居部九歲舉為守相

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

通考曰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

而臨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

通考曰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

一人守治民丞佐尉典兵

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通考曰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

檢姦常以奉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

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并舉孝廉漢制歲

盡遣上計掾吏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

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

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述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戶十二萬為大郡帝又下制今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職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

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

通考曰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人畿出入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又曰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漢百官表稱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蓋與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擬也酷吏傳言周陽田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明守不可卑

視尉也然武帝欲以甯成為郡守公孫弘言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今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以事按宛令下之獄威鎮南陽則知漢時都尉蓋不特典軍而未嘗不行太守之事也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

通考曰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序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皆有丞尉

通考曰漢氏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諸縣皆有主刑獄囚徒又曰漢大縣兩尉小縣一人漢百官儀後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城東南置廣都尉是為左

部城西北置朔部尉是為右部並四百石黃
綬大冠主追捕盜賊伺察姦非 又曰後之
稱丞佐曰丞簿尉然而漢書百官志所載只
丞尉而已簿雖起於漢而志無之又丞尉雖
皆縣佐而各有印綬簿獨無蓋古者官府皆
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
五監以至州郡縣皆有之所職者簿書蓋曹
掾之流耳漢人所謂高士不為者御史府之
主簿也

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

刊誤補遺曰通鑑於文帝前三年書是歲釋
之為廷尉按本傳載釋之初用中郎將表蓋
薦為謁者蓋為中郎將諫徙淮南厲王事也
六年又載釋之為中郎將從行至霸陵按史
記以芷陽鄉為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
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臆郎
遷謁者又為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
郎將最後乃為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
為甚久其為廷尉似是後三年表既誤而通
鑑亦失於訂正 又曰漢紀載釋之為廷尉

在十三年按釋之為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
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
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
年二年比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
後是時方公軍令耳其為廷尉決不在十三
年

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
書泄秘書免

日知錄曰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非也蓋籍
沒霍山之書中有初記當密奏之而輒以示
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
題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
山之秘書從昌借之昌之罪將不止免官而
元康四年昌復為太常簿責昌而厚繩山非
法之平也且如顏說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
足矣何用文之重辭之複乎

建昭三年七月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
日知錄曰陳湯傳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
繁音蒲胡反蕭望之傳師古音婆谷永傳師

古曰音蒲河反蒲元則音盪蒲胡則音蒲蒲
河則音婆三音互見竝未歸一然繁字似有
蒲音左傳定四年殷民七族繁氏繁音步何
反儀禮鄉射禮註今文皮樹為繁登皮古音
婆史記張丞相世家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
繁音婆文選繁休伯呂向音步何反則繁之
音婆相傳久矣廣韻八戈部中有繁字註曰
字或作繁玉篇繁字
亦音步波步丹二切此
慕侯孔臧為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
免

容齋隨筆曰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
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為聞唯
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
動輒得咎由元狩以賸以罪廢斥者二十人
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因之爾
表中所載擲侯蕭壽成坐犧牲瘦蓼侯孔臧
坐衣冠道橋壞耶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
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
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
坐廟酒酸江都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

侯李信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樂賁坐雍
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
不以寔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
侯趙弟坐鞠獄不寔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
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轅陽侯江
德坐廟即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
陽侯任官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
盜賊多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
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

古今人表第八

史通曰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
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它族自可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籍而
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
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燕施松上附生疣
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為限乎 又曰古今人
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三科定之以
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
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
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魯參進仲

弓而退冉有作牛仲弓並在第一等求誰折
 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欲殺之鄧
 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
 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
 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
 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真
 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下流
 而已哉三甥皆在第六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舟
 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
 首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挐或珍瓊甌
 而賤璠璣或策駑駘而捨騏驎以茲為監欲
 誰欺乎 又曰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
 則叙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
 以相屬編字載音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
 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
 之中鴈行有叙使讀書者閱文便觀舉目可
 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
 唯以品藻愚賢激揚善惡為務爾既非國家

通襲祿位相承而亦榷界重行狹書細字比
 於它表殆非其類歟蓋人列古今本殊表限
 必恡而不去則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終于
 下下並當明為榜榜顯列科條以種類為篇
 章持優劣為次第仍每於篇後云若干品凡
 若干人亦猶地理志肇述京華末陳邊塞先
 列州郡後言戶口也

女媧氏 共工氏

愚按列子論衡皆言共工傲擾天紀屈原天
 問亦言康回憑怒地東南傾皇甫謐亦云任
 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使諸書可信則共工合
 在下下之列堯時共工在下下此居上中何哉按通
 鑑外紀伏羲時共工為上佐則其居上中固
 宜然不當在女媧後矣

尊盧氏

路史前紀曰世紀尊盧後為混沌吳英有巢
 朱襄世本以尊盧在伏羲後應幼風俗通則
 因班表之序乃謂為太昊之世侯者姓纂等
 從之非也班氏蓋失其世而妄著之於後爾

沌渾氏

路史前紀曰三墳作混沌風俗通作混屯姓
苑云後去水為屯姓纂又有屯渾氏云太昊
佐謬又曰六韜之書渾沌氏在吳英氏前
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下應劭作
書遂以為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之
失其本矣

列山氏 歸臧氏

愚按山海經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
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臧列山氏
得河圖周人得之曰周易吳姚信曰連山氏
得河圖夏人因之歸臧氏得河圖商人因之
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皇甫謐曰夏人因
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臧又按世譜
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臧氏鄭
康成注祭法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
曰有烈山氏孔疏云堯帝王世紀云神農氏
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此表
既列神農黃帝又有列山歸臧不知何據

彤魚氏
路史國名紀曰黃帝三妃彤魚氏國

女皇堯北散宜氏女

路史國名紀曰帝堯取富宜氏史記班表作
散宜

女清

大戴禮帝繫作女墮世本作女墳

尹壽堯師

荀子大畧篇堯學於君疇楊倞注曰人表作

尹壽

許繇巢父

困學紀聞曰古今又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

周古史考許由夏帝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

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愚按高士

傳繇巢明為二人皇甫謐作帝王世紀詳於

上世之事作高士傳必有據也

敦手舜妹師古曰敦音口果及流俗書本作擊字者誤

愚按許氏說文畫螺舜妹列女傳舜女弟擊

與二嫂諧班氏列城皇女瑩於上中列敦手

於上下是強為分別也

昭明子高

禮記祭法疏曰堯世本契生昭明昭明生相

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遭圍遭圍生根圍根

圍生冥史記殷本紀遺作曹

根圍昌若

愚按世本及史記昌若生曹圍曹圍生根圍

班氏刪去曹圍誤

倉舒墮數檮斨大臨尤降咎繇仲容叔達相奮

仲堪叔獻季仲栢虎仲熊叔豹季熊至龍夔

刊誤補遺曰按自蒼舒至季熊即左傳所謂

八愷八元者也自禹至夔即書所謂九官者

也杜氏解八愷曰此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

曰此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然不能枚數其人

以合左傳之數觀舜命九官之外有艾斯伯

與朱虎熊羆古今傳注皆以艾斯伯與為二

臣朱虎熊羆為二臣竊謂垂遜于艾斯伯與

益遜于朱虎熊羆若均為二臣史無異辭可

也今于艾斯伯與加暨字於其間而朱虎熊

羆則不然者蓋有謂也艾斯為二人伯與為

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遜於稷契暨臯陶

也朱虎熊羆為四人故連文稱之如遜於夔

龍也如此則艾斯伯與朱虎熊羆為七人合

九官之數而為十六此所謂八愷八元者也

又曰季熊師古曰即傳所謂季狸者按熊

當作羆以季狸為季羆則熊羆為兩人益昭

昭矣意孟堅所見傳文與此小異又元愷均

以相名而九官分職之外七人無所命者按

史記舜以益為虞益遜於朱虎熊羆舜曰往

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推此類言之則

垂為共工遜於艾斯伯與此三人亦當為垂

之佐然書不載其事以其非九官之長在所

畧也安有才如元愷而不得盡用於舜世者

哉又曰表於十六相去庭堅而列咎繇去

虎熊羆而列栢虎仲熊季羆蓋以庭堅為臯

陶字以栢虎仲熊季羆為虎熊羆字也左傳

臯陶庭堅杜氏謂庭堅為臯陶字蓋出於此

又水經載益字墮數不知何以知之此外惟

禹契二人其字可考傳稱使八愷主后土八

元布五教禹在八愷之中以司空平水土契

在八元之中以司徒敷五教二人實為之首

則倉舒伯奮為禹契字矣大抵書所載禹臯

陶棄契之類皆斥其名而傳所云倉舒墮數

之類乃其字也表既列倉舒以下十六人又列禹高以下八人知庭堅栢虎仲熊季羆為四人字則此八人者亦在元愷之數矣再列之何哉

義和 斟灌氏 斟尋氏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義和即嗣往征之者也二國即豳所滅也按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以至夏商又云黎之後有斟姓則知堯所命義和即重黎之後而斟灌斟尋即嗣所征義和也書言義和滔淫左傳言堯殺斟灌以代斟鄩書舉其官而傳舉其姓耳義與和本二人其一為斟灌其一為斟尋表既以義和為一又別列斟灌斟尋是有二誤 又曰表以義和為下中斟灌斟尋為下上按孟堅以仲康聲義和畔官之罪而二斟為澆所滅故皆列之下愚此大誤也西人蓋夏之忠臣黨於太康與相者何名為愚哉坡公嗣征傳云羿逐太康立仲康而羿為政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此羿專政之年如曹操司馬仲達也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故羿假仲

康之命征之公言當矣按義和官次當在天子之都今日畔官離次者蓋二人國邑在灌與尋太康父子失國而往依之契浞而世所以伐二斟不置者正以太康相在焉耳契雖代夏而傳不言夏滅至二斟亡然後書曰滅夏后相二斟之為國其有夏存亡之所係乎

栢封

刊誤補遺曰表列栢封與義和同在第八按天問帝降后羿草孽夏民又云鳴珧利決封稀是射封稀謂栢封也左傳曰有仍氏生女顯而甚美后夔取之實生伯封又曰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焉然則帝相與后夔皆取有仍氏之女而少康伯封同自出也伯封之亡雖其貪憚怨類有以自取后羿所為滅之者亦以其黨于帝相而不附己邪羿既獲伯封而用之以祭故大問繼之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蓋伯封雖不肖而以羿滅之則為非辜此帝之所以不若而羿不旋踵亦見亨於其臣歟

羿 寒浞 豸

刊誤補遺曰表於第八列進門于第九列羿
浞羿師古羿有窮君也羿音五到切楚詞所
謂澆者也按說文羿射官也陶唐夏后氏各
有一羿孟氏書達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而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于田
殺而亨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為射官
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為一人正自不然
而羿亦非所謂澆者羿在禹稷之前與堯時
羿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
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
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
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羿
乃知丹朱羿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
言之南宮适言羿盜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
也羿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
亦先羿羿而後禹稷然則表於堯世當列一
羿自於夏世列有窮后羿堯世列羿次於羿
而夏世列澆次於浞如此為允石林云南宮
适言羿善射孟下言羿死於達蒙時強有力

之人耳篡夏之事蓋無有出於野人之言如
石林之說是合兩羿為一人且不悟有窮后
羿之為諸侯也書言其距太康于河則豈特
一強有力之人而止邪

冥根田

愚按冥勤其官而水死不當列在中上

雅侈

韓子說疑曰桀有侯侈

干辛

呂氏春秋曰桀染於羊辛岐踵戎墨子曰夏
桀染於干辛推侈

大彭 承韋

愚按國語大彭承韋為商伯世本以承韋為
防姓毛詩箋以承韋為彭姓韋賢傳自言其
先承韋遷于彭城韋孟詩所謂迭彼大彭勳
績惟光者言承先代世有勳績也是大彭承
韋為一人表析為二誤

劉姓承韋

左傳疏曰商之初承韋國君為彭姓其後乃
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

而立累後也詳傳

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師古曰太顛以下

刊誤補遺曰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

也太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

生南宮适闕天學於太公望遂見西伯昌於

美里故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鄭

康成謂周公作君奭舉貌叔以下五人而不

及太公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

以自比誤與表同

向摯殷太史

愚按摯既殷之太史宜在太師摯前不當列

在周任後呂氏春秋曰殷內史向摯見紂之

周之

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執武

少師陽擊磬襄師古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

人平王時非也

愚按董仲舒言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

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

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禮樂志

言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

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替抱其器而奔散

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而史記殷本紀又言太

師少師抱其樂器奔周是紂之太師少師一

則適齊入海一則適周不知并兩事為一耶

抑所傳聞者各不同耶摯之與庇陽之與強

兩字音各相近疑即一人此表既列太師摯

等八人於商末又列太師庇少師強二人於

師尚父畢公之後八人在上下二人在上中

若以相較八人為守正以避亂二人為見幾

以擇主宜少劣於摯等而中下倒置豈為定

評哉史公禮書謂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

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其言必非無據

不然論語一書不當專叙商事殷有三仁以

孔子論定存耳

榮夷公

魏石父

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周厲王染於魏公長

父榮夷終幽王染於魏公鼓祭公敦榮夷終

即榮夷公魏公鼓即魏石父

共伯和師古曰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

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路史發揮曰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氏春秋言共伯得志於共首即其人也共國伯爵和其名爾司馬彪云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於宗道遙得意于共丘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云共伯和即於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攷之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為篡者非矣按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唯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爾十三州志云共伯後歸國道遙得意於共山之首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於共首哉共今衛之共城故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

邦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請恭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於國共山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伯既歸帝政道遙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 日知錄曰左傳鄭大叔出奔共注共國今汲郡共縣史記春申君傳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田敬仲完世家王建降秦秦遷之共餓死齊人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漢書功臣表有共莊侯盧罷師唐書地理志衛州共城縣武德元年置共州即今衛輝府輝縣

老子

中上

唐書禮志天寶元年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

燕王喜

劉芳蜀函山旅話曰班孟堅古今人表于燕昭王諸臣樂毅居三等郭隗四等鄒衍五等于太子丹賓客高漸離居四等荆軻鞠武樊

於^{新刊}舞陽六等其位置必有定見
但燕王喜以亡國抑之九等而王噲子之法
堯禪舜可謂下愚反列之七等何哉

狐爰

呂氏春秋作狐咍

公孫弘

困學紀聞曰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為孟
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憲招大國
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三韓子云公孫弘
斷髮而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漢書疏證卷六

律歷志第一上

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師古曰萬物之數因八卦而起也

劉攽曰志言卦起於教顏云教起於卦非也

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

安溪李光地古樂經傳曰數以十節以九行

九者數所由以乘除而不窮者也

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尚書疏曰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

羲和之任也

皮曰鼓師古曰鼓者郭也言郭張皮而為之

宋祁曰郭景本作廓

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
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
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官
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
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

禮記疏曰鄭註月令云宮屬上土居中央總
四方君之象也又音以絲多聲重者為尊宮
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為君也商屬金七十

二絃次宮如臣次君之貴重也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官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絃聲居官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清濁中民比君臣為劣比事物為優故云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火用五十四絃聲清故為事羽屬水用四十八絃最處末所以羽為物也崔氏曰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猶臣事君亦以義斷為賢也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

黃帝使冷綸師古曰冷音零綸音倫

愚按人表注引服虔曰淪音綸此又音倫兩相違也

昆侖之陰

愚按宋書律志作阮隃之陰本呂氏春秋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新安江水律呂管見曰呂氏春秋古樂篇冷

倫取竹嶰谿之谷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其長三寸九分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此即黃鐘半律也半律當言四寸五分而云三寸九分者古四字疊積四畫因誤為三九字亦與五略相似而譌也唯其黃鐘之宮異於全律是以下文別云次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云云明其非十二筩中之黃鐘也班孟堅作志時呂覽三九字已誤疑其三寸九分無當於律遂刪去此句又刪去吹曰舍少句顏師古遂解黃鐘之宮為最長之律既先為最長之律矣復言制十二筩又有最長之黃鐘豈不為重複乎

正月乾之九三

宋祁曰九三當作九二

萬物棟通

宋祁曰南本有臣瓚曰素陽氣上下相及逮而通之也

不復與它律為役

文獻通考曰此言黃鐘唯於本宮用正律若

它律為宮則黃鐘之為南角徵羽二變者皆

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為後也
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

古樂經傳曰以正聲應者謂太簇姑洗林鐘
南呂皆用全聲為黃鐘之應不用半聲也無
有忽微者謂林鐘太簇有全寸南呂姑洗有
全分無有毫釐絲忽之算若它律為官則其
和應之律必有空積忽微而非全寸全分且
或用半聲變聲而非其全聲不得為正矣忽
微言空積者自毫絲以下非目力所分虛積
其算而已 錢塘張永祚以明天文微予嘗
就問律歷其論此云以言律管之長短則黃
鐘為宮長九寸林鐘為徵長六寸太簇為商
長八寸南呂為羽長五寸三分三釐三毫三
絲三忽在南呂姑洗俱有忽微以言律管所
積之多少則黃鐘之長九寸積八百一十分
林鐘六寸積五百四十分太簇積七百二十
分南呂積四百七十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九
零姑洗長七寸一分一釐一毫一絲一忽零
積六百三十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零豈
得謂無空積忽微其五音弦數均視積數而

取其整史記律書則以宮八十一三分損益

生徵商羽角

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
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
天之數得八十一

張永祚曰置一得三各以三乘也又加二十
五分中之六始成八十一其義何居

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黃鐘之實也

張永祚曰凡十九歲為一章千五百三十九
歲為八十一章故云

玉衡杓建天之綱也

當塗徐文靖管城碩記曰唐天文志曰北斗
自乾攜異為天綱按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
星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所謂
自乾攜異者杓三星指辰中角十度魁四星
當戌中婁四度魁與斗杓相值為首尾第五
星在異中軫十一度與乾中奎相值故曰自
乾攜異為天綱

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
劉敞曰按上言南呂任成萬物然後成之數

謂百也從百數除亥數則得九矣 張永祚
曰成為百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該為亥
該之積為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百全
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亥黃鐘寸數
參分損一下生林鐘參分林鐘益一上生太族
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
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參分應鐘益一
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
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參分
夾鐘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
宋書律志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之先
儒推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約之是為上生故漢志
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族
無射既下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鐘然
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今上生不及
黃鐘實二千三百八十四大約實一千九百
六十八為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
奇豈得還為宮乎凡三分益一為上生三分
損一為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分四分之

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
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
於南事為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疎班氏
所志未能通律呂本原徒訓角為觸徵為祉
陽氣施種於黃鐘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為
辭費又推九未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
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 隋書律曆志
曰梁武帝作鐘律緯論前代得失云索律呂
京馬鄭恭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
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鐘惟長
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鐘之聲成一
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
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但求聲索實班義
為乖

本起黃鐘之長

愚按尚書疏及史記正義引此長上有管字
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

蔡元定律呂新書曰按一黍之廣為分故累
九十黍為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鐘之
廣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自晉宋以來儒者

論律圓徑始有同異至隋因定為徑三分之
說苟徑三分則九十黍之長止容黍八百有
奇與千二百黍之廣兩不通矣房庶不知
徑三分之為誤乃欲增益漢志之文以就其
說范蜀公從而信之過矣 古樂經傳曰按
庶謂一黍之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
自謂得古本漢書如此蓋欲先實黍而後定
分不以黍為分也 蕭山毛奇齡皇言定聲
錄曰累黍之法言人人殊即宋有三變焉按
漢志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
度之九十分為九寸蓋一為一分長一黍之十
分為寸長十黍之九其十分為九寸然未審其
黍之廣所為縱橫者若何也乃其法則管外
之長累九十黍管中之實可容千二百黍而
宋李照以縱黍累管寸并空徑三分每管空
徑三分圓九分則一管可容一千七百黍為有餘胡
說見前環以橫黍累管寸并空徑三分則一管祇可
容千黍為不足於是調停其間增徑三分為
三分四釐六毫則圓空與中郭俱增分數而
黍可實焉及宋祁薦益州進士房庶詣闕上

書改漢志舊文謂今本漢書一黍之廣其之
字下廣字上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故
致誤解古以黍累尺未聞以黍累管製管之
法第實一千二百黍於管中以容滿為度而
截之以為寸法且為空圍之法其云一為一
分者蓋九十之一非一黍也於是盡棄縱黍
橫黍之說而改為實黍當時范鎮司馬光輩
皆各有左右各為是非而以之定樂則主客
無一是者

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庇焉

隋書律曆志載斛銘曰律嘉量斛方尺而圓
其外庇旁九釐五毫畧百六十二寸深尺積
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祖冲之以圓率考
之此斛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
二忽庇旁一分九毫有奇劉歆庇旁少一釐
四毫有奇 律呂新書曰按斛銘文云方尺
者所以起數也圓其外者循四角而規圓之
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也庇旁九釐五毫者
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畧百六十
二寸者方尺畧百寸圓其外每旁約十五寸

合六十寸庇其旁約二寸也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者以十而登也漢志止言旁有庇焉不言九釐五毫祖冲之所算云以一釐四毫有奇是也律之圍徑古無明文向非因量之積分則黃鐘之侖亦無由可得其實矣古樂經傳曰愚按方圓相函之算內方冪百者外圓應得五十七有奇猶未滿六十庇其旁得四寸有奇然後合於百六二之數蔡氏之算約略之辭也

寸為十八

張永祚曰黍一龠一十二銖十二兩一斤一鈞一石一共十八也與孟康說不同

今之肉倍好者如淳曰體為肉孔為好

宋祁曰南本為好字下有肉者環之實好者環之虛十字

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

刊誤補遺曰律歷志以冬智為推夏禮為衡秋義為矩春仁為規中央土信為繩按志言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且曰規矩相須

準繩連體權衡合德而獨置準不論其可哉今易之曰冬為水水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準夏為火火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秋為金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春為木木為智智者動動者圓故為規中央土於時為四季於五常為仁仁者容容者重故為權而衡附焉李尋曰水為準平說文水準也準一音水志言權本起於黃鐘之重而生規矩準繩天文志亦以黃龍為權實居中官然則以準為水權為土非臆論也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

楊慎丹鉛閣錄曰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記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附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官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官半徵蓋牙齒舌唇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

也汗簡隸古七始作夾始蓋古人七作參參與夾相近而誤尤可驗史氏之說為是古樂經傳曰素漢書引舜典云云據理求之漢志為長蓋七始者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七音之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七始也咏即舜典所謂歌永言者而五言即所謂詩言志之言也以其言不離乎五音故曰五言雖有七始寔亦五音也蓋上所謂五聲者以調言也通調而名之以宮名之以商是也下所謂七始者以音言也逐字而名之以宮名之以商是也變宮變徵不為調故聲止於五若歌奏而有清濁高下之音則七者備焉故始寔於七七始之音歌咏言者用之而八音取法焉其音有清濁高下則有開發收閉故曰咏以出納五言也蓋舜典先言志詠言而後及於五聲六律八音者以人聲為主然後被以五聲節以六律而成以八音循本以及末也此先六律五聲八音而後七始咏以出納五言者以律呂為主然後五聲應之八音和之雖人聲亦必受其均節焉制法以存神也舜

典言五聲可色七始然彼以調為重故只舉五聲此以音為重則非七而音有缺矣蓋二變之不為調與調之外又有音皆類此文而可見也天台齋台南曰按志下文即自解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咏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惟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志已疏解分明而揚慎謂漢書註不著七始之義何也慎謂七始即切韻七音李氏小異其說謂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七音之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七始夫以七音當七始於天地人及春夏秋冬將何以配之以春夏配角徵以秋冬配商羽而土王四季為宮此志所已言者今又連三統於四時將以天配宮而以地與人配變宮變徵乎此論之未可通者即七音之說古早有之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又國語伶州鳩言七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云云自鵠及駟七列

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賈逵註曰周有七音謂七律謂七器音也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杜預註左傳謂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蓋亦本國語意孔疏曰武王始加三變周樂有七音耳以前未有七按左傳七音自指五聲二變以舜琴五絃証之孔疏謂周樂始有七音理或然也摠之既言五聲是色二變無為重見七始志既自以天地人四時之始解之亦不必以七音強為詮釋也史記夏本紀又作乘始滑以出入五言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解之然則古書傳為逸差豈可勝計乎哉

銅為物之至精

劉敞曰當為銅之為物至精 宋祁曰當去之字 愚按不去之字義亦通言銅為物中之至精

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劉敞曰十七歲當作十一歲

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 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

宋祁曰建星在斗後十三度在牽牛前十一

度當云在斗牛間孟說非

已郡落下閭與焉

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閭 文選注

引益郡耆舊傳曰閭字長公已郡閭中人也

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

譙隆薦閭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

不受

律容一侖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古樂經傳曰案此所言積寸者而累九分以

九十乘之則積八十一寸也蓋謂長寸爾故

與積八百一十分同法若論方面之寸止得

八寸十之一論正方之寸則尚不足一百九

十分而後滿法也孟康注云律長九寸圍九

分以圍東長得積康乃為徑三圍九之說者

其意是以管圍之分當之如此則當云律徑

三分或曰圍九分而所謂容一侖者為剩語

矣可悟康說非也 又素西山蔡氏曰十二律圍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鐘八百一十分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為說爾未可以為據也惟審度章中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權量章則以千二百黍為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為長積千二百黍以為廣可見也夫長九十黍容十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嘉量之法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以至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為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鐘之龠為八百一十分明矣愚謂律志言黃鐘積八百一十分太簇積六百四十分林鐘積三百六十分誠是配合之說不足為據然歷志上言容一龠而下乃積寸則其為斗斛之實積而非虛數甚明因在論曆之中前人或未檢到爾

法一月之日二十九百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張永祚曰乃半日有盈也

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日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

張永祚曰此謂合朔時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

齊台南曰按師古說是孟康說非也歷家以十一月一日冬至為上元以餘分皆盡故用

為章首太初之甲子朔冬至在建星建星在

斗牽牛之間謂二曜會合可也謂之合璧不

可也使果如合璧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矣

謂二曜如聯璧猶可也謂五緯如聯珠必不

可也五緯之聚一舍自古以為異端雖聚室

聚房不見經訓而漢高入闕星聚東井史大

書之使此時果有星聚之瑞武帝方侈言徵

應禮祀射堂史官必書曰太初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五星聚於某宿若如孟康說

又當書曰七政會於星紀何則七政會聚牽

牛惟太古開闢之始則有之此誠曠世希覯

之事不啻五星會聚而已何以帝紀不書乎
 是歲甲寅歲星在營室東壁天文志明載又
 何以云會於斗牽牛如連珠也夫章首可計
 歲而得凡一百三十而七曜不能皆齊即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而倍五年正月辛亥朔日
 南至暨昭二十年二月己亥朔日南至己酉
 得章首矣不聞星聚况七曜同次乎凡後人
 言星聚動以合璧連珠為詞則皆孟康之說
 也漢志言太初歷法精確於晦朔弦望不失
 毫釐其測日月之密如合璧然其測五星之
 順如連珠然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所以糾
 正孟康之失後人無論及此者何也
 鈞校諸歷用狀
 宋初曰鈞校當作鈞校
 壽王候課比三年下
 日知錄曰下謂課居下也下文言竟以下吏
 乃是下獄師古註非
 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
 續漢書律曆志曰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
 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也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
 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 毛詩大明疏曰
 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已
 尚書堯典疏曰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
 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
 托為之
 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
 張永祚曰將三歷至十一之數為實至九之
 數以為法法除實仍得黃鐘九
 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孟康曰異類為子
 女謂黃鐘生林鐘
 也同類為夫婦謂黃
 鐘以大呂為妻也
 周禮疏曰其黃鐘在子一陽爻生為初九林
 鐘在未二陰爻生得為初六者以陰故退位
 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
 也又曰同位謂若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
 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
 異位謂若林鐘上生太簇之九二二於第一
 為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
 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
 生常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也

故並以為數以象兩

長洲何焯曰宋本無以為數三字

因以再切兩之是為月法之實

劉攽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四

四之得一千一百七十六象閏所據一加之

為一千一百九十六兩之二千三百九十二

張承作曰言據著一變必再閏為月法也

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

鄧縣全祖望曰五六尺地之中合當是舌語

漢志唐志並引之而其解不同亦各有失漢

志既以天五地六各居其中而合乃又引左

氏之六氣五味而証以別傳天六地五之文

其意乃以天五地六為中天六地五為中之

合析中合二字為兩層但考尺六地五其數

見於素問而素問在七略不載其目頗疑晚

出則志中所引未知何據若以素問之六氣

五運言則以水木金土各一而火獨有二故

曰六氣其與左氏之陰陽風雨晦明不同要

之兩書所云皆別為一義無關五六中合之

皆天道固下濟而正不必以其數之偶合於

地者當之地道固上行而正不必以其數之

偶合於天者當之漢志強為傳會似巧實支

深寧因學紀聞竟謂左氏之說即素問之說

亦因漢志而誤也唐志專主大衍即以五六

之中為合盡芟漢志枝葉之語所見是也而

又用六日七分之術謂一月中五卦即天策

六候即地策則其誤也摠之五六中合本屬

大衍生成之數而五生音六生律歷家由此

而出更無可旁牽者

四分月法

何焯曰宋本此下有為周至是乘月法七字

小字本同舊以周字為句李以至字為句

易九疋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

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

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三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

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

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

禮記王制疏曰按律曆志云十九歲為一章

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

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

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註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註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註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個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

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

五初日肇化而黃至五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肇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禮記檀弓疏曰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註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註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

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

張永祥曰六體六爻也三微成著三變也

二象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而成易為七十二

張永祚曰蓋言十八變之中皆用四營其數

為七十二

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

張永祚曰參三為九兩四為八八九相乘為

七十二

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

張永祚曰三其七十二得乾策二百一十六

兩其七十二得坤策百四十四

以陽九九之為六百四十八

張永祚曰蓋以九乘七十二也

以陰六六之為四百三十二

張永祚曰蓋以六乘七十二也

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

張永祚曰兩數并得一千八十

八之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

張永祚曰八之者八倍之也

以乘章歲為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

張永祚曰章歲十九乘之得此數

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

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

張永祚曰以九個十九復以六折除此數得

數半之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

律歷志第一下

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

張永祚曰是八十一個十九

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元法

張永祚曰是三個統法合成

章月二百三十五五位乘會數得章月

張永祚曰是五個會數合成上云以五位乘

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為章月言朔旦值冬至

也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推大衍象得月法

張永祚曰何以謂之大衍象今以大衍用數

相乘去天終九數方合上云二十九日八十

一分日之四十三合月法

通法五百九十八四分月法得通法

張永祚曰四分之為上弦為望為下弦為晦

朔

中法十四萬五百三十以章月乘通法得中法

張永祚曰通法者月法四分之一也今以章

月乘通法即屬月法乘章月四分之一

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以章月乘月法

得周天

張永祚曰是月法一分中又分為二百三十

五 此是月與日會之周天

歲中十二以三統乘四時得歲中

張永祚曰三四十二是也

月周二百五十四以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張永祚曰加閏法十九 會數乃參天九兩

地十合成章月又係五會數合成如閏法十

九又合成月周月周是何指周天也

朔望之會一百三十五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

三十得朔之會

張永祚曰上云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

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

至是為會月 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則一

月之會也半之為望 法參天九兩地十得

四十七為會數五會二百三十五為章月為

朔冬至茲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得一

百三十五為朔望之會又以會數四十七乘

之為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為周於朔旦冬

至

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參統月得元月

張永祚曰亦參統法得元法

章中二百二十八以閏法乘歲中得章中

張永祚曰是十九個十二也

統中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以日法乘章中得

統中

張永祚曰是八十一個章中一個章中係二

百二十八月故為一萬八千四百六十八月

也

策餘八千八十什乘元中以減周天得策餘

張永祚曰乘元中為五十五萬四千零四十

以減周天餘八千零八十

周至五十七參閏法得周至

張永祚曰三其十九

統母木金相乘為十二是為歲星小周小周乘

以策為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為歲星歲數

張永祚曰以十二乘坤策一百四十四合

木平行十一年三百十四日復於元度

見中分二萬七百三十六

張永祚曰以歲中十二乘歲數一千七百二

十八合

見月法三萬七十七

張永祚曰以章數十九乘見中法一千五百

八十三合

見中日法七百三十萬八千七百一十一

張永祚曰以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乘見中
法一千五百八十三合

見月日法二百四十三萬六千二百三十七

張永祚曰以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乘見中

法一千五百八十三合

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為三十是為鎮星小周小

周乘以策為四千三百二十是為鎮星歲數

張永祚曰土平行二十九一年一百五十五日

復於元度

大經特成故二歲而過初三十二過初為六十

四歲而小周小周乘乾策則太陽大周為萬三

千八百二十四歲是為熒惑歲數

張永祚曰火平行六百八十六日八十七刻

行一周

水經特成故一歲而及初六十四及初而小復

小復乘以策則太陰大周為九千二百一十六

歲是為辰星歲數

張永祚曰水平行與日同

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為法得一金水晨夕

歲數

張永祚曰是九七乘又九七分也

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
二分

劉敞曰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

一百二分者通計上文見伏之日分也今作

壹見字疑後人妄改之以下文金晨見伏夕

見伏推之可知

壹復五百八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
十二分

劉敞曰此又妄改為壹復自是通計晨夕見

伏之日分也

壹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

十五分

劉敞曰此壹見與火一見字皆妄與木通計

義同

逆日行六十二分度十七

宋初曰十七景本作七十

壹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萬九千六
百五分

劉敞曰此壹復字亦妄與金通計義同

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名曰積日不盈者名曰小餘小餘三十八以上其月大積日盈六十除之不盈者名曰大餘數從統首日起算外則朔日也求其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十三小餘盈日法得一從大餘數除如法求弦加大餘七小餘三十一求望倍弦張永祚曰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分日法八十一盈日法者扣除盡除餘名小餘有三十八分以上此月便定為大月 積日盈六十除之不滿六十之日名曰大餘 弦則四分月法之一望則倍弦可也此法與史記所載無殊但日法有不同耳

推閏餘所在以十二乘閏餘加十得一盈章中數所得起冬至算外則中至終閏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則前月閏也

張永祚曰一月月法不滿三十日欠三十八十二月欠共四百五十六除日五日除去四百零五餘五十一其五度扣五日四五之一扣日法四之一得十日又七十一零此所謂閏餘既不明言推閏餘之數大抵將通閏分

為十二月一月得若干滿二百二十八個月則已盡一章十九歲之數為朔旦冬至然七閏月亦須扣除

求八節加大餘四十五小餘千一百求二十四氣三其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千一十

林文炳曰當作小餘千一十當云求二十四氣加大餘十五三分其小餘千一十蓋傳寫顛倒漏一小餘數不鮮

推五行其四行各七十三日統歲分之七十七

宋祁曰十七當作十四

乘大統見復數盈歲數得一則定見復數也

宋祁曰景本大統作大終

推後見中加積中於中元餘加後餘於中餘盈

宋祁曰景本餘盈下有有中字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

禮記月令疏曰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

玄枵初發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於危十
五度

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

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

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日今

雨終於奎四度

三統曆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

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驚蟄中婁四度春分終於

胃六度

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

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

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

度中月令疏曰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

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為正月中雨

水為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變改故律曆

志云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

參差故也周嬰危林曰後漢律曆志章帝

改用四分曆又引易緯卦通驗乃以雨水先

於驚蟄穀雨後於清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

指四分曆也孔氏謂三統歷改之非也尋呂

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時則訓以為孟

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魚上冰

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澤涸堅蟄於冰下

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

動者上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

穴處之蟲以冬陰閉固蟄於地中及震雷激

電驚而出戶也是以驚蟄之氣正月二月不

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清明之氣方春三月或

稍暗和或時滿浙陰陽靡定不甚相遠雖有

遷換天道冲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

晚者二月始出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

似未盡也日知錄曰淮南子先雨水後驚

蟄則漢初已有此說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

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

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夏月令

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

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

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曆耳左傳桓

五年啟蟄而郊註啟蟄夏正建寅之月夏小
正正月啟蟄王應麟曰改啟為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
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為是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
終於畢十一度

三統曆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

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

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

女二度中

寶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於井十

五度

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

去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

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

旦危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

中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

於柳八度

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

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

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
九度旦奎十一度中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
七度

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

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

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

胃十四度中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終於

軫十一度

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

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

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

一度旦井初度中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氐

四度

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

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

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
二十一度中

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

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氏五度昏虛二度中去

日九十七度日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

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

度中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

一度

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

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

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

中

乙丑季 商太甲元年

宋初曰太甲元年當在楚元三年上

乙巳孟 楚元三年

宋初曰景本無三字

帝系曰顯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

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顯頊產窮蟬產敬康產

勾芒勾芒產矯牛矯牛產瞽叟

帝系曰顯頊五世而生鯀

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顯頊產鯀今志所引帝系與大戴不同

誕資有牧方明

刊設補遺曰按儀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官方

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

其上方明者木也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此蓋明堂之制也鄭

康成但以為會盟之儀夫明堂所以事上帝

及五帝而因以朝諸侯者也今知其為會盟

之儀而不知其為明堂是知二五而不識十

也 愚按伊訓無此語志不知何所本也

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

尚書伊訓疏曰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

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

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此經云元

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

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

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譌從史記故傳曰歲在鶉火

愚按此凡言傳皆是周語泠州鳩之文

周書武成篇

尚書武成疏曰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後又亡其篇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

顏注謂此今文尚書孔穎達云漢世謂之逸書刊誤補遺曰按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記日者日在朔後則以魄與死魄先之日在望後則以望與生魄先之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繼之以丁未又繼之以庚戌最後又言既生魄魄與霸同孔傳以哉生明為四月三日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

二十二日既生魄為十六日其先後失次甚矣蓋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此十四字在丁未祀于周廟之前當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先言既生魄而後繼之以丁未庚戌如此乃當于義不然反不若逸書之為有序也一又曰按自己巳至庚戌是為六日書作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自丁未至庚戌乃四日也孔穎達云名語言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三當為四由字積畫之誤隸續云丁未越三日庚戌則是去丁而不數庚士嚴發碑云戊申朔五日癸丑者正用武成句法又曰志言四月甲辰望則丁未為十八日庚戌為二十一日與孔傳不同按此志上文引武成篇粵若未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孔傳以甲子為二月四日今逸書以為五日志據曆而言謂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如此則逸書所云是也逸書此一節書皆無之然考書所載始言一月便繼之以四

月始言于征伐商便繼之以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僂武脩文中間克討事蹟月日都
不及之亦太踈略矣逸書二月甲子事雖未必本
真豈尚得其彷彿耶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尚書召誥既曰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
從月出是八月三日明生之名也 困學紀
聞曰顏注謂說月之光米愚以書正義考之
采字疑當作令

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
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尚書既曰畢命漢初不
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
云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
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
所道也 愚按百篇之序原無豐刑班志以
畢命豐刑為一篇蓋畢命篇中有王朝少自
宗周至于豐之語故偽作者即以豐刑為畢
命也王命作策四字是書序豐刑二字疑屬
孟康註

世家塲公即位六年于幽公卒立

據世本幽公名圍以前文考公就立下有首
字則此率立下宜有圍字

子平公旅立

世家名叔則此旅立下宜有叔字

漢高祖皇帝著紀

愚按前引魯世家及表則著紀亦書名藝文
志有漢著記百九十卷

改元曰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

刊誤補遺曰王莽傳歲在壽星倉龍癸酉謂
建國五年也又律歷志改元曰建武歲在鶉
尾之張度按歲星自癸酉一歲逆行一舍至
建武元年乙酉是年當在壽星今頌在鶉尾
有一舍之差按歲星之行退舍為縮縮則其
國有憂其將死國傾敗所去失地如魯衰三
十年歲星當在降婁而退在娵訾之口杜注
謂停在元枴二年按降婁魯分明年正月襄
公薨其應也今此亦退舍疑新蔡當之然史
不著其義當考

漢書疏證卷七

禮樂志第二

愚按漢興禮儀闕略叔孫制制而未脩賈生
舛具而不行其後徐氏張氏第能盤辟為禮
容而已故此志言禮處多刺取小戴之文於
漢氏一朝之制度皆空談無所據依而賈董
王劉諸人之論又與本傳複出蓋其意主於
傳樂而禮其所托始也

哀有哭踊之節

禮記雜記疏曰孝子喪親哀慕至慙男踊女
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
辟踊有其為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
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為士節士舍死日
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而踊明日
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太斂又踊凡三
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
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
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
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舍
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一三

日小斂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也
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
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
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
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

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曰禮器曰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
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
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中庸曰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禮樂志與此志同朱文公曰
臣瓚曰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也
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先王之
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
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
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
亦此書也禮篇之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
葉為長又曰禮記正義禮說云正經三百動
儀三千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則有三千
條

法家又復不傳

劉放曰法家當屬上句

其感人深

宋祁曰邵本於感人深上無其字

是以纖微瘵瘁之音作而民思憂

劉放曰樂聲無瘵瘁當依禮為噍殺

處屬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古曰處古作處字

宋祁曰姚本改古作作字若云處古處字非

是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宋祁曰景本舊無也字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

宋祁曰善心而當作善心也

五英英華茂也

宋祁曰邵本英華無華字

樂官師翳抱其器而舞散或遺諸侯或入河海
師古曰舞者奔字論語云太師擊鼓於此於彼
連楚三飯於漢少師擊鼓於此於彼
播及武今人表所叙皆謂是也
其地非為當時已國名而說論者亦未見也
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文義荒馳各守所見而
六經殘缺學者異師後句散博學又居王杜之
即羣儒皆在班揚之後句散博學又居王杜之

前代儒者其是非不可偏據其漢書所引經文與此
皆類此以申賢達之意非苟越異理固然也

劉放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

楚秦蔡也不亦謬乎 宋祁曰文義競馳姚

本作文義舛駁 補遺曰地名齊楚秦蔡雖

商紂世固已有之但未為國號爾然擊干繚

缺等實非商人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

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通齊楚或入河海用是

考之此八人者蓋魯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

孔子者也故稱師擊之始洋：盈耳又語魯

大師樂此大師擊也學琴於師襄此擊磬襄

也按商本紀紂世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

而舞者矣然非擊與陽蓋太師疵少師疆也

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擊八人之後然則志

文言樂師舞散未為失之第誤合兩事為一

不當又云或通諸侯或通河海耳 愚按隋

書何妥傳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此

即商本紀所為太師也擊干繚缺本與孔子

同時人表列之商末第以擊與疵襄與疆字

音相近而牽連書之不知師擊之始聞雅之

亂孔子固嘗自言之矣董仲舒亦言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此由漢儒解經不細見紂時有大師奔周之事遂誤以論語實之耳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

日知錄曰下云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之名蚤立於孝惠之世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

宋祁曰邨本無明字

主出武德舞

劉奉世曰予謂主出者此舞出則主奏之故下文云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

采詩夜誦師古曰夜誦者其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愚按此說非也言辭不可宣露必於夜中歌誦此必問巷淫媠之詞豈可以陳帝王之側

衛漫禮記集說引東萊呂氏曰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肆三之意夜間從容無事誦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義得之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劉敞曰按此言房中歌十七章推尋文理不見十七章疑本十二章誤為十七章也此言房中歌十七章今分別之大孝備矣一章八句七始華始一章十句我定歷數一章八句

王侯秉德一章七句其鄰翼：鄰謂近臣也海內有茲一章八句大海蕩水所歸高賢愉

民所懷依注當有蕩：愉：字大海蕩：一章六句安其所一章六句豐草萋一章八句

雷震：一章十句桂華一章十句桂華馮：翼：此桂華前章之名也古詩皆有章名此

獨兩章存美芳一章八句禮：即：一章八句嘉薦芳矣一章八句皇：鴻明一章六句

浚則師德一章四句孔容之常一章八句承帝明德一章八句刊誤補遺曰安世房中歌

十七章刊誤為區分之一章多或十句八句少或六句四句未有用奇數者獨王侯秉德

章一章七句按既醉詩及下文安其所章皆用壹句此章當云王侯秉德其鄰翼：其鄰

翼：顯明昭式書本脫誤今改定作八句又大海蕩高賢愉刊誤曰依注當有蕩：愉：

字故定作大海蕩蕩章一章六句按大海蕩
與大山崔相偶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賢
愉樂民人注言有愉：之德然則解蕩為蕩
蕩愉為愉：自是文勢如此恐只當用三字
句讀之亦與下文叶今改定作八句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

張萱疑耀曰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為
均相和以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
一調故曰七始 毛奇齡皇言定聲錄曰七
始即七律以七聲為七調聲所自始故云即
解者謂天地人四時之始此或未然然要之
皆七律也如曰應鍾冬始蕤賓夏始即二變
也蓋漢後以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故也
行樂交逆簫勺羣應晉灼曰簫舜樂也勺周樂
也言制定新樂教化流行則
劉敞曰予謂逆迎也樂音洛言師行而和樂
遠通皆迎也

美芳

劉奉世曰桂華美芳皆二詩章名本側注在
前篇之末傳馮之誤遂以冠後後詞無美芳

亦當作美若矣

帝臨中壇

刊誤補遺曰志載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
其下各如其方此章言帝臨中壇繼之以青
陽朱明西顛元冥四章蓋祠五方帝所歌也
師古以帝為天神刊誤以為天子皆與志不
合此章謂下方之帝月令中央土是也

與文匡武

師古曰匡
古偃字

愚按韓勅兩側題名河南匡師偃亦作匡
后土富媪

張晏曰坤為母故稱媪 刊誤曰言后土富
媪者由漢以土德也 補遺曰媪當作媪字
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媪有兩義一曰
烟媪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烟也富媪以烟媪
為義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
富媪物時孰之意晏謬說矣 愚按自晏以
媪為老母之稱後世遂多附會舊唐書王璵
傳廣德二年道士李國禎奏請置大地婆父
祠堂梁鎮表云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
經義無可取遼史淳欽皇后述律氏傳童謡

曰青牛姬曾避路蓋謗謂地祇為青牛姬焉
得以丰南說正之

嘉服上黃

劉攽曰予謂此帝指天子耳後之制數以五
即謂武帝改服色而尚黃數用五色言后土
冒媪者由漢以土德也顏緣中壇故疑是祠
祭但以堂壇諭中央中

相生茂豫

劉攽曰桐切稚也揚子云師哉師哉桐子之
命

中木零落抵冬降霜

宋祁曰抵一作底

惟泰元尊媪神蕃釐

刊誤補遺曰泰元媪神果如顏說下文何為
復言經緯天地乎泰元者泰一也泰一與天
地並而非天也志載天子祠三一天一地一
泰一又載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笑
皇帝敬拜泰一又為泰一鏈旗命曰靈棋故
此章顛末有泰元及靈旗之文然則媪神字
亦當作媪而以營烟為義可也媪神者營烟

以祀神東京賦所謂致高烟乎泰一是已禮
祭天以烟為敬神始祀泰一之禮同於祀天
故燎熏皇天臯搖泰一揚子雲以為並稱云

各敬厥事

宋祁曰邵本厥作其

造茲新音永欠長

宋祁曰欠當作久

天馬徠歷無草

水經注曰廣武城之西南二十里許水西有
馬蹄各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
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故漢賦天馬之歌曰
天馬來兮歷無阜迢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
北風之思遂類羈絕絆驥首而馳晨發京城
食時至燉煌北塞外長鳴而去因名其處為
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
馬蹄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俗號曰天馬徑
陳耀文正楊曰草即阜字从草从早州字
可染阜也後借為皂隸之阜歷解為槽楹之
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為水草
之草失之 齊名南曰上言涉流沙此言歷

無草即言行踏沙磧也師古之解極確揚升
菴以篆文謂當作無皂夫無皂則何以言歷
也

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縣

劉攽曰象載則瑞應車也

五神相如淳曰五帝

愚按緯說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志明言
五神蓋指勾芒祝融等言不當以五帝當之
家語孔子言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其神
謂之五帝五帝雖有神不得謂之五神也

淫淥澤淫然歸師古曰淫久也淥澤澤名言我
婦也淥音綠
淫音烏黃反

宋祁曰按注義似未安淥當是福祿之祿淫
溢也言神之賜祿淫然廣溢然後婦而上天
也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

劉攽曰此詩四句先叙所見祥瑞之物也象
載瑜黑車也白集西雍之麟也甘露榮泉天
之所降地之所出也注非容齋三筆曰漢
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

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亦蛟章
云象輿轡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
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
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
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
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
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
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為前篇朝隴首覽
西垠之章不應又於下篇贊出之也
況於聖主廣被之資

宋祁曰況於當作況以

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玉海曰上林賦巴俞宋蔡注巴俞舞也西域
贊作都盧巴俞注師古曰所謂賁人也高祖
喜觀其舞故有巴俞之樂後漢蠻夷傳高祖
為漢王發夷人定三秦既定乃遣還巴中而
閬有渝水板楯蠻夷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
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高祖觀之曰此
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
舞也晉志漢高祖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賁

人以從帝為前鋒及定秦中封國為閭中侯
復實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教觀
其舞後使樂人習之舞曲有牙渝弩渝安臺
行辭本歌曲換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
度魏初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樂問巴
渝帥李管种王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枝
歌曲而為之改為新福歌曲以述魏德黃初
三年又改巴渝舞日昭武舞晉及江左皆制
其辭

剛別柎員二人 柎古曰剛及別
柎皆鼓名也

愚按剛及別皆無考文獻通考云隋大駕鼓
吹有柎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地首文
大業中煬帝燕享用之唐開元禮曰柎鼓小
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用之以引大鼓然
此製於隋時不因漢制明矣字書柎同扛不
與剛通師古以為鼓名未審何所據也 陳
暘樂書曰柎之為物以韋為之若鼓然書傳
所以謂韋為鼓謂之搏柎是也實之以糠曰
虎通所謂柎草著以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所
謂搏柎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

奏擊柎是也

鈹四會員

刊誤補遺曰按韋以鈹為國名徧考諸書不
知所出說文但謂鈹為田器世本垂作鈹莊
周書鈹錡於是手始脩詩痔乃錢鑄又其鑄
斯趙毛注謂錢為鈹鈹與鑄相須為用者故
詩人言鑄必以是蕪之疑古鈹趙通時所罷
四會員楚巴齊蔡皆國名則鈹之為趙理或
近之或謂前已言邯鄲鼓員此不應併出按
前有淮南鼓員後有楚四會員淮南故楚地
其比也

刑法志第三

山堂考索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
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
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
唐謂吏牛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
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
兵農尚未分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
為同同方百里

周禮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畦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千為終終千井三千家草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公彥疏曰井十為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為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為一通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為縱橫各十截為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為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謂之為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為同

天子畿方千里授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禮記王制疏曰素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濼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

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較萬乘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獸立勝垂著篇籍

愚按藝文志兵權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篇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

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

愚按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以孫吳用兵無數於天下而孫卿子非之自此以下至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皆見荀子議兵篇

隱之以阮 楊倞荀子註曰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文獻通考曰十一年發已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文帝三年發
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景帝後二年發
車騎材官屯鴈門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
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芳谷中宣帝神爵
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
城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文獻通考曰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
兵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
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
尉無納呂產時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
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
誦言誅產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
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將南軍當在
殿廡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而宮
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
軍也戾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
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軍為
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又曰北軍中尉主之

專掌京城門內之兵百官表中尉掌巡徼京
師屬官有中壘寺五武庫都船四令丞又有
武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尉丞
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
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
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
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
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
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
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
謂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
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
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首月
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
也於內為適故處于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
疎也於親為有間故處于內而使之正族屬
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欤郡國去京師為
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
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為甚適民
情有間里墓墳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

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于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夫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甚逼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敗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者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跡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為正一歲為衛士

即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枝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後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饒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遠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于郡國之證也 又曰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志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

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枝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又中衛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致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足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志在京師武故此以萬旅言之

外有樓船

易氏曰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

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攷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盧江尋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佐太守典武其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馬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刑新邦用輕典

愚按漢世避諱舊矣荀悅漢紀稱高帝諱邦曰邦之字曰國韓嬰詩外傳改懷其實而迷其國此志刑新國用輕典云云本周官大司寇文故易新國為新邦殆不可曉

女子入春槁

周官春人有女春枕槁人有女槁於是相國蕭何據推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

九章

藝文志攷證曰晉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劫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唐六典注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法六具法商鞅傳之改法為律四捕法五雜呂氏曰其律令之名制律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郡王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呂氏篇總謂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之事律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隋志漢上計律周禮典大樂律大胥尉律詔帝紀注田律周禮士時金律訂儀漢律會稽獻蒞則注內會稽郡獻結醫會稽獻籟一斗祠祝司命能捕豺豸購百錢婦告威姑祠宗廟丹書告民不縣貨錢二十二綺絲教謂之紕布謂之摠綬組謂之首膠田苾艸及其門首洒漑賜衣者縵表白裏紕方

長為舳舻齊人子妻婢姦曰姘見姘變不得侍祠文說吏五日得一下沐初學列侯墳高四文閣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人注賊律曰敢盡人及教令者弃市周禮庶掠者唯得榜笞立紀章帝與舉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如情孔融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漢書紀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高帝人出一笑紀注帝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周禮朝士注無干車無自後射大司馬注淫季父之妻曰報左注闖以及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薛宣郭躬父弔習小杜律延年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文帝元年除收幣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律愚按律令減於理官故志不造律傳子曰律是替錄風俗通答閭謨虞始連訓漢命蕭何廣之愚按司刺注鄭司農云今時律今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禮記雜記注律弃妻異所齋又尚書正義云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又鄭志答趙商云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

及後漢馬援傳條奏越律與漢律數者十

餘事

非有益也

宋祁曰姚本刪去也字

書奏天子

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曰上

書非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奏於天子

而何若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字直而美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藝文志攷證曰晉刑法志漢時決事集為令

甲以下三百餘篇 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息 宣帝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

罰金二兩 哀帝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

顧山遺歸 平帝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難

饑寒天絕 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令甲第一常符漏品 後漢著于甲令而

稱忠 吳芮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張

之傳 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沒入車馬 江

傳 令丙蓋長短有數 黃帝秩祿令史記文君

注 宮衛令 張釋之 金布令 後漢禮儀志 注

品令 百官祠令 文帝紀 令 後漢志 表 奏

公令 何並功令 儒林廷尉掾令 張湯光祿掾

令 燕王旦樂浪掾令 廷尉板令 應劭田令

傳 香水令 兜寬漢令 趙張百人蠻夷長有罪

當殊之 蠻夷卒有額 說安帝元初五年詔曰

舊令制度各有科品 今漢令 成帝詔曰今大

辟之刑 千有餘條 律令煩多 百有餘萬言 杜

曰 前王所是 疏為令 律 鹽鐵論 文學曰 令 律令

後 王所是 疏為令 律 鹽鐵論 文學曰 令 律令

百有餘篇 陳寵謂 今律令 死刑 六百一十耐

罪 一千六百九十八 贖罪 以下 二千六百八

十一 溢於 甫刑者 千九百八十九 武 禁 周 寢

盜 律 今 凡 三 鄭 昌 以 刑 定 律 令 為 正 本 班 固

以 刑 定 律 令 為 清 原 杜 預 律 序 曰 律 以 正

愚 按 說 文 引 漢 令 又 有 云 解 衣 耕 謂 之 裘

及 有 罪 耐 以 上

宋 祁 曰 罪 耐 姚 本 作 耐 罪

如 完 為 城 旦 春

宋 祁 曰 姚 本 刪 如 字

死 罪 決 事 比 萬 三 千 四 百 七 十 二 事

周 禮 大 司 寇 注 邦 成 謂 若 今 決 事 比 也 疏 曰

若今律其有斷事公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
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又追胥注鄭司
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

盡除收律相坐法

蓋鐵論曰文學曰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
之恩廢而刑罪多 容齋隨筆曰漢族誅之
法每輕用之表蓋陷龍錯但云方今計獨有
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
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布主父偃陷齊王於
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
客殺人史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欲族解且
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
遽至族乎用刑之濫如此

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
甚甚也而况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通考曰孝文所行獨新垣平一事為盛德之
玷然此事所關甚重蓋其寵新垣平也惑於
求仙希福之說而淫誣之祀訖漢世而未能
正者以此其誅新垣平也復行收孥相坐之
律而濫酷之刑訖漢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

帝恭儉仁賢之主而此二事失禮夫刑違今
後嗣遵而守之以為漢家制度不敢革正惜
哉

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賦鬪殺人
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

周禮司刺注鄭司農云今時律今年未滿八
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人有樂生之慮

朱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既當曰人有樂
生之意意慮字相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

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
不純

荀子正論篇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
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楊倞注古
之重罪以墨黥其面而已更無剝刑之刑也
或曰墨黥當為墨樣以黑巾樣其頭慙嬰當
為澡嬰謂澡濯其布為纓鄭注凶冠之飾今
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纓纓鄭云有事其布
以為纓縹或讀為草慎子作草纓共未詳或
衍字艾蒼白色畢與鞞同鞞也所以蔽前君

以朱大夫素士費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
色為韋也菲草屨也對當為樹傳寫誤耳樹
泉也慎子作樹言罪人或菲或泉為屨故曰
菲樹屨樹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曰
蒯蒯之菲也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
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
且懲其未也

荀子注未謂將來
一物失稱

荀子注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

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荀子注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
不行則人易犯故輕

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

荀子注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眾
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
多不可盡用重典當輕也

漢書疏證卷八

食貨志第四

何林公羊學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
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
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
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
為一頃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
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
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
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
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
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
母雞兩母豕瓜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
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
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
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
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
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墉不得獨苦故三年
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
力疆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

八家共一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年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序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

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 愚按休言與此志相出入

燠木為耒

宋祁曰燠木當為揉木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素易作揉

四民有業

宋祁曰姚本民作人

夫三為屋

周禮疏曰屋具也具出穀稅 毛詩甫田疏

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司馬法文

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

舍

毛詩甫田疏曰其言取孟子為說而決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

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

愚按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鄰五鄰為縣五縣為遂此近郊遠郊之別志祖述其說而徵引膠戾不可從也
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

周禮地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

上士一人鄰長每鄰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疏曰鄰長五家則一人者是不命之士為之其鄉內比長亦五家一人彼使下士為之

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

禮記學記疏曰按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小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

日知錄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璣說未盡

比其音律師古曰比謂次之也

宋祁曰比謂下當添調字

興雲祁祁

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 愚按呂氏春秋及韓詩外傳引此詩皆作興雲漢時相傳本如此

然後王德流洽

宋初曰邨本王德作至德

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畝履踐民所種

好者而取之

劉敞曰稅畝所謂二也愚按孟說非也杜

預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十之一公穀皆

以為稅而取一

治田勤謹

宋初曰治田勤謹當作勸謹下不勤同

壞井田開阡陌張晏曰商鞅開立阡陌今民各有常制

刊誤補遺曰吳說誤也阡陌開而井田壞正

以為常制耳董仲舒曰商鞅除井田民得賣

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故欲限

民名田蓋為是也按井田之制受之於公毋

得粥賣故王制有田里不粥之文一夫所耕

不出百畝故受田以此為率二者之制所以

使民力均一而無貧富之殊至秦不然民田

既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

隸徒五家兼并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

以千畝為畔少者乃以百畝為畔無復限制

而井田壞矣宋初曰王本佰作陌

自天子以至封君

宋初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

大命將泛孟康曰泛音力勇反

宋初曰勇當作濫

世之有飢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初曰人常當作人掌

易子而斃其骨

宋初曰姚本而斃刪而字斃下狡反

國亡捐瘠者

日知錄曰瘠古箭字謂死而不葬者也妻歆

傳徒見羸齒老弱史記作瘠後漢書彭城靖

王恭傳毀齒過禮大戴禮羸醜以箭皆是瘠

字則此瘠乃箭字之誤當從孟康之說蘇林

音漬是

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

劉奉世曰避字未詳宋初曰言土地人民

之眾不讓湯禹也

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佰謂百錢也

刊誤補遺曰按此亦田畝之仟佰耳蓋百畝

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什佰之中言其技起於隴畝正前所謂什佰而史記索隱乃以為千人百人

之長亦非也

粟有所渫

宋祁曰有所渫下脫矣字

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愚按此語出汜勝之書路史後紀引之

畝三剛師古曰剛壑也

刊誤補遺曰按鄭氏注考工記曰古者剛遂之間通水又曰剛上高土謂之伐其壑中曰

剛由是言之壑者剛上高土剛者壑中通水之道而非壑也頑於劉向傳忠臣雖在剛畝

釋云剛者田中之溝也此以為寵何哉

而播種於三剛中

宋祁曰姚本刪去三字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斃犂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漢

趙過以為易服牛乘馬引重致遠牛馬之用

蓋同初不以耕也故華山桃林之事武王以休兵並言而周官凡農政無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則何取於牛乎漢書趙過傳但云晦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

平都令光乃教過以人斃犂由是言之蓋古耕而不犂後世變為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為之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耦與犂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犂牛之于驛且角則孔子時固已用犂此二民所以為字也漢制考曰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曰竊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云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犂共二牛費省而功倍爾

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曠一斛以上

日知錄曰蓋墾地乃久不耕之地地力有餘

其收必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歲數豐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初曰人常當作人掌

費直二萬萬餘師古曰萬萬億也

宋初曰卻本師古作服虔

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愚按藝文志農家有蔡癸一篇

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

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

人

凌稚隆曰從貢禹之請也

然所以有政者

宋初曰王本所以上無然字

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容齋續筆曰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曆

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

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

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

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會

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曰歲有凶穰師古曰穰音人常反

宋初曰人常當作人掌

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

日知錄曰食貨志韋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

之周語王弗聽卒鑄大錢此廢輕作重不利

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贍不足百

姓蒙利焉夫其指矣

賈誼諫曰

愚按誼所諫之文本新書鑄錢銅布二篇而

增損其辭備錄之有所考焉鑄錢篇曰逆者

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

中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親繫囚榜笞

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

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

於上天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

願租鑄錢人情非殺鉉鐵及石雜銅少不可

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為無異蓋莫之易而

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今賜而鑄者情必奸

偽也名曰願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

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名禍而法有起

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
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
不止民理然也夫白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掎
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
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
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且救乎
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
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
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一之手則吏
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
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
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
而未銅日煩釋其耒耨治鎔鑛炭奸錢日繁
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奸邪愚民陷而之刑
慘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少益於今將甚
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惠此吏議必曰禁之禁
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今禁鑄錢
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錢重則盜鑄
如雲而起則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不
勝而禁法教漬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

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
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
今始伏望可善圖也其銅布篇曰銅布於下
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
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
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
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田疇家鑄者損其
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
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
為有起為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
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
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
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
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
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
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
田矣三銅不布下畢跡於上挾銅積以御輕
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
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責臣小
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

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
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未民困矣六挾銅之積
制吾棄則以與肉奴遂爭其民則敵必懷矣
七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
轉敗而為功今顧遠七福必行博禍可謂長
大息此其一也

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
雜也亡餘利也

宋初曰亡餘利也姚本改作贏餘利也

百加若干師古曰胡廣云
若順也干求也

宋初曰干求也下卸本添合也二字

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
也作錢模也

宋初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

奈何而忽師古曰忽
忽忘也

宋初曰忽忘也姚本改作怠忘也

則教必懷

宋初曰懷當作壞字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

劉奉世曰久當作乃

即山鑄錢雷垺天子師古曰即就
也垺等也

宋初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字

發兵誅之

宋初曰當去兵字

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
乃至百萬萬

宋初曰教十下當添萬字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

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

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闕內侯武功爵

比之減一級入闕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

作一與茂林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

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

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

然則誤行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

官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

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稱試但先除之千夫

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

當是補吏不試也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宋初曰廢格當改廢閣

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
十萬萬也

宋初曰謂下當添數字
或滯財役貧

宋初曰滯字當從土注同王木埽音滯
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鎔

宋初曰鎔俞玉反

其一曰重八兩圍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
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
之其文龜直三百

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一曰之下衍名字二
曰三曰之下皆當有金名史文錯脫

民多買復

宋初曰買復當作賈復

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

愚按地理志大約產鹽者凡三十四處河東
郡之安邑太原郡之晉陽南郡之巫鉅鹿郡
之堂陽勃海郡之章武千乘郡之千乘北海
郡之都昌及壽光東萊郡之曲成及東牟及
愜及昌陽及當利琅邪郡之海曲及計斤及
長廣會稽郡之海鹽蜀郡之臨邛犍為郡之
南安巴郡之朐忍隴西郡安定郡之三水北

地郡之弋居上郡之獨樂及龜茲西河郡之
富昌朔方郡之沃塹五原郡之成宜鴈門郡
之樓煩漁陽郡之泉州遼西郡之海陽遼東
郡之平郭南海郡之番禺蒼梧郡之高要皆
設鹽官而金城郡之臨羗有鹽池朔方郡之
朔方有金連鹽澤青鹽澤皆在縣南雁門郡
之沃陽有鹽澤在東北左馮翊之蓮勺有鹽
池見宣紀如淳注平當嘗請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
救民急產鐵者凡四十七處京兆尹之鄭左
馮翊之夏陽右扶風之雍及漆沮農郡之宜
陽河東郡之安邑及皮氏及平陽及絳太原
郡之大陵河內郡之陰慮河南郡之滎陽潁
川郡之陽城汝南郡之西平南陽郡之宛廬
江郡之皖山陽郡之沛魏郡之武安常
山郡之都鄉涿郡千乘郡之十乘濟南郡之
東平陵及歷城泰山郡之贏齊郡之臨淄東
萊郡之東牟琅邪郡東海郡之下邳及朐臨
淮郡之鹽漬堂邑漢中郡之沔陽蜀郡之臨
邛犍為郡之武陽及南安隴西郡漁陽郡之
漁陽右北平郡之夕陽遼東郡之平郭中山

國之北平膠東國之郁秩城陽國之莒東平
國魯國之魯楚國之彭城廣陵國皆設鐵官
而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
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
而漢所產之地止此然則桑孔之所專權猶
為未盡利矣

貧者畜積無有

宋初曰無有下當添皆字

皆有差下

宋初曰姚本作皆有差小

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卿

小宋本急刻作慘急苛刻

旗織加其上

師古曰織讀日
織音昌志反

宋初曰昌志當改作式志

所忠言

急就章注所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因

主伐木遂以為姓王應麟補注曰說文引詩

伐木所斫穀梁傳隱九年使卒使者所使也

風俗通所姓棟大夫華所事之後

不辨自殺

宋初曰不辨當改不辨

且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宋初曰邵本費下無皆字

而和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

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和羊為搜粟

都尉也

或不償其賦費

師古曰言所輸賦物不
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

宋初曰償其餘當刪餘字

和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

宋初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

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

宋初曰當刪之字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

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敞子也 宋初曰梅

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

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

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

行齊大刀鏃形未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

法圖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

此精銅不盡蝕內好銅坑全

且各加一百

宋初曰當刪一字

是為布貨十品

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日知錄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

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即錢乎莽傳曰

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

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岐其下中有一孔師

古當日或未之見也 愚按師古前注云王

莽錢刀今並尚在豈有至今尚存之貨布而

反不見者鄭康成注周官外府云布讀為宣

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師古蓋祖此語

未可非也

夫周禮有賒貸

漢制考泉府注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

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疏此與周少異

周時不計其贏所得多少據本徵利王莽時

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徵科唯據所贏多少

假令萬泉歲還贏萬泉假一千贏五千徵五

百餘皆據利徵什一也

里區謂舍

丹鉛總錄曰不宿客之舍為里區宿客之

為謂舍

酒酷在民

宋初曰在字下一有齊字

率開一盧以賣

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

劉奉世曰名買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

耳何必取鍛家盧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

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洛陽薛子仲張長叔

宋初曰叔疑作督

緣邊四夷

小宋本夷下有一有字

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文獻通考曰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

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

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

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隋牒

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盧舜治曰漢之五

銖最為中正可世世守之而無弊者也馴至

於王莽變成法復古制既與大錢又與小錢
既行玉又行龜既行貝又行布既開賒貸又
設五均既稅三夫又幹酒酤是擾天下於沸
羹亂繩之域也故志終之曰世祖復五銖錢
與天下更始班氏之源委見矣

郊祀志第五

文獻通考曰西漢之所謂郊祀孟襲秦之制
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乙曰五帝叢雜而祀
之皆謂之郊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
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
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書其名曰郊祀志
蓋漢書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乙五帝
於是祀六帝為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
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若某
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
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
祀五帝各配以祖其病蓋在於取識緯之
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
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
非始於康成也 盧舜治曰孝文用新垣平

之言而立渭陽五帝之廟孝武採繆忌之說
而建太一天皇之壇始行親祠矣然諸方士
言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以神為帝
以祀神為郊而昊天上帝曾莫有奉而行之
者此漢郊祀所以不足取也 凌稚隆曰郊
祀必於園北澤而漢不以其地必以袞冕
率百官而漢不以其躬必於冬夏至而漢不
以其時必以祖宗配而漢不以其人必以五
帝日月星辰從祀其左右而漢不以其此班
史之志所以志漢祀之非禮也

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曰宗宗人非宗伯

劉敞曰予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綦為宗自
稱曰我為宗伯宗伯非宗何

禮于六宗

愚按孟康三說一是鄭康成二是劉敞三是
賈逵游神之說羅泌以為謬本云文太玄曰
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於祭而言師古
以乾坤六子為最通杜佑通典云按周禮以
實祭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

象不應祭之

平王東徙雒陽

宋祁曰越本陽作邑

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劉敞曰蓋於陳倉北阪上築城作祠祠之下

文云集於祠城是也

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鳴師古曰野雉亦雉也避呂后諱

野故曰

日知錄曰五行志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

隆如雷有頂止壑雉皆鳴師古曰雉也竊謂

野雉者野中之雞耳註拘於荀悅云諱雉之

字曰野雞夫諱恒曰常諱敞曰開史固有言

常言開者豈必其皆為恒與敞乎又此文本

史記封禪書其上文云有雉登鬲耳雉其下

文云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

雉往來城上又云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

諸物並無所諱而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雉

縣江夏郡有下雉縣五行志正音等上言雉

者聽察先聞雷聲則漢時未嘗諱雉也

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

愚按管子封禪篇云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

縣車上卑耳之山史記封禪書同

獻公自以為得金瑞

宋祁曰越本獻公下有自字

秦變周水德之時

愚按南監本秦上有自字

從陰道

愚按南監本道下有下字

世不得而記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四曰陰主祠三山

師古曰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

史記索隱曰顧氏案地理志東萊曲成有參

山即此三山非海中之三神山也

最居齊東北

宋祁曰新本最作聚

會稽湘山

宋祁曰卽本湘作相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

劉奉世曰二十八宿既已備而又言參與南

北斗蓋衍字也

若陳寶節米一祠

宋初曰新本無若字

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

宋初曰李奇注寓寄也晏本作寓木以主之

日知錄曰此說恐非古文偶寓通用偶亦

音寓木寓木偶也史記孝武紀作木偶馬而

韓延壽傳曰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

道古人用以事神及送死皆木偶人木偶馬

今人代以紙人紙馬又史記殷本紀帝武乙

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者寓皓吏

傳白奴至為偶人象郵都索隱曰漢書作寓

人可以證寓之為偶矣

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季奇曰上宿上齊戒也

宋初曰越本注云上宿月上旬也

而殺者赤帝子也

宋初曰赤帝子也即本無也字

及高祖禱豐枌榆社

西京雜記曰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

新豐亦還立焉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宋初曰淳化本作各以其禮時祠如故

今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

宋初曰即本無下長安二字

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

屬

愚按封禪書云族人先炊族人親即祭法之

族厲孔頴達鮮族為衆謂古大夫無後者師

古合族人炊為一非是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宋初曰舊本河作祠

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

劉敞曰予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時據十

月為歲首故言夏郊也

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

宋初曰姚本無下五帝二字

其北穿蒲池溝水

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蒲池為池而種蒲也

蒲字或作蘭言其水忌顏說非按括地志云

渭北咸陽縣有蘭池而始皇逢盜蘭池者也

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親蘭字誤作為蒲

重更錯失 愚按師古云蒲字或滿也言其
水滿也今本漢書如此正義所駁是唐時初
本或後人更改蘭為滿耳

少君者故深澤侯人

封禪書云深澤侯舍人

問少君曰

宋初曰曰字上疑更有少君二字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也

愚按徐廣曰緡縣黃縣皆在東萊康說非寬

舒後為祠官

言此牛腹中有奇書

宋初曰新本去書字

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

愚按與五利將軍為四也

蓋若獸為符

宋初曰獸字下疑有之字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劉奉世曰指謂鹿也言以大弓四矢而後獲

之於壇下也義甚通

五在中國中國名山八

宋初曰淳化本無下中國二字

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

劉敞曰則揖當屬上句

為泰一鐘旗

宋初曰淳化本作泰一絳旗注同越本止云

泰一絳無旗字新本云泰一鐘亦無旗

辨曰說文作鐘隸省作鋒

及空侯瑟自此起

宋初曰卸本空作坎

高世比德於九皇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韋昭曰上古有人皇者九

人師古曰韋說是也

劉敞曰子謂董仲舒書言周人推神農為九

皇此是矣

三月迺東幸緱氏

宋初曰本紀作正月

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師古曰密古崇字耳高為之奉邑

隸辨曰表良碑勉密協同按古文尚書崇皆

作密

天子從樞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

刊誤補遺曰按兜寬傳議巡守封禪之事上

以問寬乃自制儀既成拜寬為御史大夫還
登明堂寬上壽云云事在元封元年與志相
應然比年祀太山用乙卯丙辰而寬上壽之
緯乃云癸亥甲子則似可疑寬之言曰臣聞
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
憤合指天地志載元封七年議改正朔寬與
博士議云云與寬上壽辭大略相似議既上
乃改元太初然則以寬上壽為元封之元者
非也臣瓚解武紀降生明堂云泰山東北陞
古時有明堂處蓋元封初元猶未有明堂故
瓚以古明堂曲為之解 又曰寬上壽之緯
所舉當時事月日可以考見大抵皆在元封
二年以後如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此謂
作堂汶上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也事在元封
二年又曰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
有方象此謂立樂府協音律也事在泰初元
年又曰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
重光此謂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冬至前一
夕也又曰上元甲子肅邕永享此謂甲子朔
旦祀上帝于明堂也然則寬之上壽不在元

封元年而在太初元年非四月丙辰而實十
一月甲子也通鑑亦誤書於元封改元之歲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

宋初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
延壽二館名

黃長曆東觀餘論曰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

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

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當時瓦

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

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

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

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亦當從史

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以前六朝時凡今

道觀皆謂之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

字有相承通用如鶴鶴旌 之類皆莫原其

始

迺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無令復作

宋初曰南本云迺下詔字下無十二字 愚

按大德本作迺下詔赦天下

登禮滯之天柱山號曰南嶽

邢昺爾雅疏曰風俗通云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嶽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已來衡霍別矣郭云霍山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後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然何則孫炎云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素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註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註時霍山為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是也 刊誤補遺曰如志文及注所云是謂南嶽之稱在虞夏則衡在漢則霍也要其實不然虞夏所祠在霍非衡

伏生虞傳曰中祀大交霍山鄭康成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夏傳曰禹奠南方霍山鄭注謂奠祭也然則天柱之為南嶽非武帝創祠茲山特脩虞夏之舊耳其後孝宣詔祠官歲祠肅宗巡守望祀亦皆在滯晉升平中何琦上疏曰五嶽惟滯之天柱在王略之內舊臺選百戶吏以奉其職中興之際常遣禱養宜修舊典隋志方澤從祀有霍嶽蓋自虞夏說南嶽之祠常在滯霍至唐始祠衡山爾太史公班孟堅及孔安國書傳皆注衡山者始是祖述職方九州之鎮而云不知嶽與鎮固自別也爾雅釋山首言五山之名江南衡河南嶽此蓋五方之鎮同於職方所載者至後言五嶽則南曰霍西曰華而衡與太嶽不與焉故隋志從祀霍嶽華嶽之外又有衡鎮太嶽鎮最為得禮也或謂衡山一名霍山斯不然爾雅謂山大而高曰嵩大山宮小山曰霍二嶽正以是得名今天柱一峯介於山之間若小而獨高四望綿亘數百里皆大小相與環拱其下此豈宅山所得而名者哉景

純云衡山自別

王彥賓考訂弗審妄

下唯黃謂瀟霍因武帝悼遠始以為南嶽爾
推當舉衡山而反舉霍山是以知此書非周
公之作批哉斯言也

下詔改元年為元封

宋本作改為元封元年

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為復道上有樓名曰
昆侖

刊設補遺曰按明堂者壇也司儀職曰將會
諸侯則命為壇三成鄭康成曰成猶重也三
重者自下差之為上等中等下等爾雅丘三
成為昆侖古之所謂昆侖者蓋如此而公玉
帶乃為復道上有樓甚者紛爭於堦闥戶牖
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所謂明堂
者未始施屋室也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
室蓋公玉帶之前堂未為屋室之稱如玉堂
殿止謂以玉石為基耳是後乃有畫堂至新
莽遂改於未央前殿曰王路堂而名寬此
舛矣

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愚按地理志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魏書
地形志奉高有梁父山岱岳祠王符山故明
堂基

及是歲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
皇帝祠坐對之服虔曰漢是時未以高祖時配
天故言對光武以來乃配之

劉敞曰按王莽奏事文帝祠泰一已用高祖
配矣何謂未乎宋初曰注文高祖時配天
時字
當刑

禮畢祭堂下而上又上泰山

劉敞曰而上字屬下句

春幸汾陰祠后土

宋初曰姚本春字上有明年二字

後每修封

宋初曰越本每作毋新本無後字但云毋修
封

甘泉作諸侯帥勇之迺曰

愚按博聞所引迺下有言字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云
其闕闕上有銅鳳鳳

愚按博聞所引鳳闕下有即金雀也四字

名曰泰液

宋初曰泰液淳化本作泰浸予據昭紀黃鵠

下建章宮太液池無泰浸也

井幹樓師古曰幹或作翰其義並同

宋初曰印本翰作韓

而以木寫馬代駒云

宋初曰南本無木馬二字

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

宮中

劉敞曰四祠隨侯珠一也劍寶即斬蛇劍二

也玉寶璧即受命寶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漢

天子世傳者并周康寶鼎為四周康寶鼎似

汾上所獲鼎也

於長安城旁

宋初曰南本無城字

於所集處得玉寶

宋初曰姚本所作是

今行常幸長安

宋初曰淳化本無行字

有風波舟楫之危師古曰楫音集其字從木

宋初曰建本楫音即涉反此云音集疑非是

則合於天心

宋初曰南本作合於天下心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

愚按今文泰誓無此語

夏后啟母石萬萬里沙

宋初曰一本無石字姚本無一萬字

皆罷候神

宋初曰參山予據孝宣祠參山八神於曲城

蓬山於臨胸與此相應不然太山自在五嶽

何可罷之

以問劉向對曰

宋初曰向字下當更有向字

故令皇太后詔有司曰

宋初曰令字下疑有白字

求報無福之祠

宋初曰祠當作祀

求之盪盪

隸辨曰爾雅釋訓盪盪邢昺疏云盪盪音義

同易繫辭八卦相盪釋文云盪衆家作蕩蔡

湛頌漢置有功錄釋云以蓋為蕩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師古曰三五謂三王五謂五帝也

劉奉世曰此語有書而理未通疑有誤三五

似指三世五世而言謂文武之時也尋上文

可見宋初曰顏注三五之隆疑非是余謂

五字當作主蓋指漢三主耳新垣平事則文

帝時也元鼎元封則武帝時也初元則元帝

時也指異代則曰周秦之末於今世則曰三

主之隆文意較然明甚師古於漢書他所是

正者甚多而不察於此所未論也

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

宋初曰牲景德本作特

其別樂曰

宋初曰印本無別字

承天順地

宋初曰一本作承順天地

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北宮於北郊兆

劉敞曰兆字衍

順風作液湯

吳江惠士奇禮說曰案內經黃帝問曰上古

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古

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故為而弗

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者

萬全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鏡石鍼艾

治其外形槩血盡而功不立然則古之治病

未有毒藥鍼石先有湯液酒醴故謂之醫一

天二地三人四時五聲六律七音八風此野

身形亦應之人出入氣應風順風作液湯者

時則訓所謂服八風水也故王莽起八風臺

作樂其上說者謂八方之風朝會太乙豈其

然愚按前云本草待詔七十餘人則此液

湯從內經無疑藝文志有湯液經二十八卷

在醫家如淳云液湯經誤也時則訓孟春之

月服八風水釁其燧火許慎注云取銅槃中

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

先齋鷓鴣毒胃屏玉二十餘物漬種

宋初曰醴景本作醴別本並從左與此本不

同

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宋初曰南本無下一句

漢書疏證卷九

天文志第六

晉書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 史通曰班固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觀其乖越者矣 鄭樵通志曰漢晉諸志所載諸星名數叢雜難舉 困學紀聞曰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字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愚按志言五星變星皆仍天官書之舊餘皆據甘石星經漢元年以後則其自撰也然與五行志無別

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

齊名南曰按星名及數後人遞有加增張衡靈憲曰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是星之名加增於漢志两倍也晉志曰陳卓摠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里以為定紀蓋比漢志為增比靈憲

為減而隋志較晉名數尤為詳倫大約古人占其大故簡而該後人分析愈多占亦愈密然其術則不如古人遠矣

日月薄蝕

愚按天文志孟康引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曰薄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二說自相違

暈造背穴抱珥垂蜺

晉書天文志曰青赤氣負而小在日左右為珥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日旁有氣負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為暈日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

齊名南曰按晉志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藩七東藩八而史記漢書作十二星是漢時尚指東六星西六星為垣也太微垣晉志南藩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藩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第二曰次相第三曰次將第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藩

四星南第一曰上將其北第二曰次將第三曰次相第四曰上相亦曰四輔明是十星為垣左五右五而史記漢書皆曰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云云是漢時尚指十二星為垣并數星之法與晉志亦不同矣天市垣晉志垣有二十星在房心東北而史記漢書皆曰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以河鼓旁之左旗右旗各九星解之非也漢時祇言垣之一面耳至於垣中星名後人十倍於古猶夫大地山川有常而古今郡縣建置名號不同疆界亦異也

直斗口三星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一刊誤補遺曰按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又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則淮南書所謂太陰天一其說蓋本於志所載陰德天一之星也然淮南不名天一為太歲又自以咸池名之其行度與天一同爾相違天一左行十二次每歲一移終而復始寅年在析木卯年在大火咸池右行十二次凡一歲間三度四仲

之月寅月在酉卯月在子丑月在午子月在卯此其所以異也洪丞相隸釋云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其神爾仁傑於天一亦云

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愚按史記天官書云後六星晉書天文志同此云十七疑誤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齊台南曰按史記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與此不同晉志四曰司祿司中五曰司命司怪六曰司寇又與史漢不同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是司命為文昌司中為三台矣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是文昌與三台俱有司中司命之名矣賈疏兩引星傳以釋其義至言文昌六星又引星傳云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是其本次然則史記次序不可易也

天市中星象者實

天官星上有中六星曰市樓六字不可削
左角理右角將

齊古南曰按此二十八宿之角晉志云角二
星為二闕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是也以
其為蒼龍之首亦曰龍角與大角一星在左
右攝提間者不同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月令
仲秋之月日在角是角宿二星者也秦始皇
時星第大角是攝提間一大星直北斗之杓
者也

亢為宗廟

天官書云亢為疏廟索隱曰文耀鉤為疏廟
宋均以為疏外也廟或為朝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

刊誤補遺曰按蒼龍搃東方七宿言之朱鳥
元武亦各搃其方七宿而言至咸池則別一
星名自在一十八宿之外晉天文志所謂天
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圍者是也此豈所以搃
西方七宿者哉今以咸池與蒼龍朱鳥元武
並稱又列參白虎於昂畢之後何其類例之

歟也 又曰志載西宮咸池蘇釋華山碑用
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洪公援志文證
其為胃昂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昂畢
晨出東方而以午年合其分故以咸池為名
按古者謂暮為歲取歲星行一舍十二年周
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
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昂畢之分然歲星又自
有超舍之說按左傳襄公十八年丙午是年
歲在豕韋則歲星自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
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
爾 齊古南曰以文勢推之應曰西宮白虎
咸池史記偶脫二字漢書遂仍之爾 又曰
按蒼龍朱鳥白虎元武者四方方各七宿之
總名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則四神之正位居
卯午酉子以統其一方史記曰紫宮房心權
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是
其說也或疑東與北各舉其中二宿南與西
不舉柳星昂畢柳星昂畢不可以言南宮西
宮也太微為天子正朝向明以臨萬國是南
宮也咸池即五車五星分掌五行是西宮也

又按史記漢書所云咸池五潢即晉志五車
晉志所云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
池者乃後人於五車五大星中三柱九星外
又指微星可見者別為名目非史記漢書所
目為西宮之咸池五潢也當辨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銳曰

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齊名南曰按古人以大火為大辰春秋昭公

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杜註引爾雅曰大辰

房心尾是也而北辰與參伐亦為大辰見公

羊傳是以晉志言參一曰大辰參與火相對

不並見故曰參商火中寒暑乃退所以紀夏

與冬之極參中春秋伊始所以紀生與成之

初宜並稱大辰也史記于二十八宿皆不言

其星數如角不言二星亢不言四星氐不言

言九星箕不言四獨詳於參蓋其為體中三

星他皆不言其數

大星直垂三小星其外四角有四大星共合

十星以為參而又有觜觿三小星倚於脊上

別為一宿不得不詳晰也但古人亦有名參

為三星者詩云三星在天毛傳曰參也鄭箋

曰心也王肅非鄭是毛然則指其中三不數

左右肩股之四與伐之三矣又周禮熊旂六

旂以象伐鄭注云伐屬白虎與參連體而六

星則是鄭亦以參本為三星也者蓋參伐分

言則異名合言實一宿此晉志所以直言參

十星也

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

齊名南曰按史記此下脫東壁一宿漢書仍

而不加蓋其疎也

左左星右右將

劉敞曰左左星星蓋將字

歲星曰東方

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

孟四季則歲行二宿刊誤補遺曰按淮南

書論太陰在四仲四鈞與青說同則大陰即

太歲矣天官書攝提之歲歲陰左行在寅則

歲陰亦太歲也淮南書又為太陰或曰青龍

或曰天一則青龍天一亦太歲也凡天官書

所謂歲陰淮南書所謂太陰青龍天一皆太

歲之異名而天一一人謂之陰德其名之一

如此

齊召南曰按漢書於經星全作天官於緯星但依天官之半凡行度順逆出入遲速之大凡刪而不載以既載律歷志中不重見也辰星與太白遠近一節移入太白條下以條行兵從其類也五星合聚總裁於後亦從其類也然其中亦有刪削天官本文遂失其精義所在者如天官於每星之首各標一語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察剛氣以處熒惑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此皆片言居要精與比六經漢志刪去以從中外星官直起之例失其意矣又如歲星贏縮之下天官即言在十二次及失次之應漢志移於五星之後以例四星贏縮夫歲星之贏縮則安可以例四星乎哉紀歷者謂年為歲取歲星之義也日一晝夜行天一度故一晝夜曰日月率二十九日有奇一周天而與日會故三十日及二十九日日月歲星率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行三十度而過一次故十二月日歲

歲星右行於天太歲左行於地相應者也是以古人測歲與測日月等占驗家惟識歲之所在以判吉凶左傳所載是也以其為木之精也亦曰蒼龍以其行度始於牽牛十二年一周而復始也故名斗牛之次日星紀夫歲星之贏縮安可以例四星乎哉

祿星不出三年其下有軍

宋初曰三年當作五年

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

宋祀曰亡因疑作亡國 愚按此本天官書

文前云國半亡此云地太半亡因字屬下讀

國絕祀則俱亡矣

辰星

齊召南曰按古人亦單名星國語武王伐殷星在天龜是也天龜即元枵之次以水星居

水位故不別言某星也

甯鵠參益州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未詳

齊召南曰據正義云星經益州魏地畢賢參

之分知天官書用星經而漢志仍之者也按

參為晉分野左傳子產言帝遷實沈於大夏

主參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及成王滅唐封太叔故參為晉星地理志亦引其說而自言其疆界所至曰魏地皆麟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名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雋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然則實沈之次於禹貢為冀州兼及豫州之地於春秋為晉國於戰國為於漢十三部州則司隸之河東河內兩郡兼河南郡數縣及豫州刺史所部之潁川汝南數縣而已不聞古有稱晉魏地為益州者也夫益州之名始於武帝改古梁州而名者也所部八郡曰漢中曰廣漢曰犍為曰越雋曰益州曰牂柯曰巴郡曰蜀郡地與河東河內遠不相及何得以實沈之次為分野乎且地理志又明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和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

越雋益州皆宜屬焉是益州八郡皆同以鶉首之次東井與鬼為分野從地理志則天文志明屬舛訛乃晉志所引費直蔡邕及魏陳卓所列分野度數皆謂自畢至井為實沈魏之分野屬益州且謂廣漢越雋為皆蜀漢中益州犍為牂柯為參並與天文志若合一轍夫魏地何以為益州既曰益州復何以當冀州晉國之分野此亦千古不可解之疑也錄但言河以南如汝南潁川不可為魏至於以益州當晉分野則未及辨也知

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五翟寅趙卯鄭辰卯鄆己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

代

吳縣徐葆光曰此本淮南子

失次杓

齊名南曰失次杓註家無解或疑即斗杓之杓非也按杓者指也杓即歲星所次之對官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鄭裨窻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杜預註云歲星所在其國有

福失次在北福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帶
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此
對官之說也歲星失次不唯占所去所入之
地并占對官史記詳言之如歲在斗牽牛其
失次有應見柳柳即斗牛對官之杓也次無
定所杓亦無定位故歲在室壁則杓在軫在
奎婁則杓在亢在胃昂畢則杓在房在觜觶
則杓在箕在東井輿鬼則杓在牽牛在柳七
星張則杓在危在翼軫則杓在東壁在角亢
則杓在婁在氐心房則杓在昂在尾箕則杓
在參漢書但曰失在杓者文也或言或不言

互文也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

天官書作本曰火

不有土功必有大客

天官書作大害

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
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

宋中興天文志曰王爽按渾天說黃道九道
厥初本無是因日行而強名之日行曰黃道

者黃色之中也黃道即中道也日道居中月
五星循左右而行故日道獨謂之黃月行青
朱白黑道各兼黃道而言故又謂之九道也
是故月道出入於黃道其最遠者去黃道六
度月行黃道之內曰陰歷行黃道之外曰陽
歷北為內南為外然漢志謂黃道北至井去
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
中晉葛洪則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西交
於奎南至斗北至井唐志又云黃道春分與
赤道交於奎秋分交與軫南至斗北至井與
漢志殊何也蓋赤道分天之半今古不易黃
道本無定體因日行而為之名日之行也每
歲必差漢志主太初而言此古今所以不同
也

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
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

沈括夢溪筆談曰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
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
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
為九道月之行循連惟連難可以一術御也

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

然用之一决房中道

宋初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盖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决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月行則以晦朔决之又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如此則一决於中道為允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

愚按戰毅作獸

西北戎叔為孟康曰戎叔胡豆也

刊誤補遺曰按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戎叔也疏謂管子以戎為豆范氏云據彼傳及注意似不以戎為豆劉原父云齊伐山戎乃取其豆歟穀梁解此戎者即北胡也北字類小胡字類叔傳寫訛譌又并為一字耳然戎叔自后稷時有之非始於齊侯詩曰莪之荏菹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菹郭璞樊光舍人李巡皆云胡豆孫炎云大豆也詩正義謂瓊等以戎是胡名故以為胡豆即如郭言齊

咸始布其種則后稷所種者何時絕乎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乎然則戎叔當謂大豆

孟說非也

以歷推之從歲星也

劉敞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并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并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四年七月甲辰辰星在翼月犯之

宋初曰翼下當添軫字

太皇太后避時昆明東觀如淳曰食貨志武帝修昆明池列觀環之

或曰即病謝君男故避其時

劉奉世曰謝君男死在初元二年太后避時

乃河平二年云病何也或說未曉

東郡莊平男子侯母辟

劉敞曰莊乃荏

南方有大四五圍

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字或色字脫也

五行志第七

史通曰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識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蠹蝨震食崩拆隕霜而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暵外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棧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是亨垂謫厥罰安在探賸索隱其可略諸直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畧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

之作亂在彼或年夏微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柔毅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未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憲章句直取宵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詣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生可畏未者難誣者邪又西藻群汎題目庶類謂莒為大國菽為強草鷺著素色負蟻匪中國之虫鷓鴣為夷狄之鳥如斯說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如纂次魯靡銓擇固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恠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准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 又曰紫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青贖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不知所出也又按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誠將來至如春秋

已漢漢代而往其間自地地震石隕山崩雨
 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為禍桃李冬花直叙
 其灾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
 帝紀耳何用復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
 司馬遷叙相如則舉其郡縣蕭曹仲舒並時
 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
 若孟堅此志錯謬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
 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
 義如蛾之為惑糜之為迷隕五石者齊五子
 之微崩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成伯
 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菜園食
 苗所以為禍諸如此事其類引多徒有解釋
 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為詳焉 又曰夫人
 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按斯
 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
 次言地節河平其述宣成二帝武稱元鼎每
 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
 號詳略無准者也 又曰當春秋之時諸國
 賢俊多矣如沙麓其壞梁山云崩燭退蜚於
 宋都龍交關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其述其非

或下假史通蓋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者
 子以為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刊貽厥來裔既
 而古今路阻聞見壞隔至漢代儒者漢仲舒
 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
 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私嬖諱
 者也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指舊習新苟出異
 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
 經典自任胸懷也 唐書五行志序曰漢儒
 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
 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
 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其子為周武王陳
 禹所有洪範之書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
 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為不相附說而向為
 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
 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
 稽疑禍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害失
 其倫理有以見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
 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蘇洵曰五行
 舍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
 節五事者也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

肅言必從從作入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聽
 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
 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
 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借視之不
 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
 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
 應矣歆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
 之說故其失寢廣而有五焉今其傳以極之
 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
 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
 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
 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
 引皇極以足之劉向五行傳云皇皇極非五
 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
 且逆而極順而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
 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
 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
 貧凶短折皆不皆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
 三也箕謂咎曰狂借據急蒙而已罰曰雨暘
 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既增罰以陰

傳云皇之不極及此其推聖人之言以就周
 謬况既與蒙無義而陰可蒸之而別名之得
 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
 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
 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吾為傳必以五
 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
 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
 之心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
 苟如庶驗增之則雖悉亦恠駭矣故雖五行
 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蒙其失四也傳之於木
 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視聽殊
 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正也夫九疇之於五
 行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
 矣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入哲謀聖一
 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聽思一出於五行此
 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紀
 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
 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非理之自然故
 其傳必鈎牽板板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
 僅知此福此極之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

一書八下 冊黃參日奉全書第 4 頁

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於八政五紀
三德稽疑亦當耳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此言皇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
則必以六極易五福矣焉在其條而入之乎
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人位之於中以
貫上下譬如庶驗然曰兩日暘曰燠曰寒曰
風曰時時于兩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
列之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矣
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
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孔頴達尚書疏曰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
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
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
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
之所為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
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
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
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
知孰是又曰疇是輩類之名言其每事自

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
九章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何休公羊學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

公羊傳曰大災疫也

啖助春秋曰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瘡也若

以大災為大瘡新官災亦是新官瘡乎災天

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愚按志既改公羊

大瘡為疫而李奇注以為疫殺其民人經明

言火不炎上上言御廩災下言西宮災皆以

災為天火奚獨此條屬之大疫其不類明矣

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愚按西宮之解諸儒互異公羊曰西宮者何

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

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

宮也何休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

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薛氏曰西宮魯之

貳室也孔氏禮記疏曰諸侯三寢一正者曰

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

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

災

愚按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范氏穀梁集解云成周東周今之洛陽為公羊者生於周末不應有洛陽之名師古讀經不審合兩說為一不亦慎乎

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

宋初曰味仰本作咏

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

劉向列女傳曰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共公七年共公卒伯姬寡三十四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官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傳來也保母至矣傳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 愚按據此則前云如宋五年者蓋七年之誤而三十餘年者則三十有四年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弒楚濊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

史通曰案楚嚴王之入陳乃宣十一年事也始有蹊田之謗取媿叔時終有封國之恩見賢尼父毒恨尤甚其理未聞案陳前後為楚所滅者三始宣十一年為楚嚴王所滅次昭八年為楚靈所滅後哀十七年為楚惠王所滅今董生誤以陳亡之役是楚始滅之時遂妄有占候虛辨物色尋昭之上去於宣魯易四主嚴之下至於靈楚經五代雖懸隔頓別而混雜無分嗟乎下惟三年誠則勤矣差之千里何其闊哉 劉敞曰予按昭九年夏徵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 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官館者略之也 八月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 史通曰按楚縣中國以為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為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効也自斯而

後若顓頊之墟宛邱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
豈可復謂之陳乎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杜預左傳集解曰陳顓頊之後故為水屬火
畏水故為之妃 孔穎達春秋疏曰陳是舜
後舜為土德不近言土屬而遠繫顓頊為水
屬者蓋禪竈知陳將欲復興須取水為占驗
假此以為言耳未必帝王子孫永與所承同
德陰陽之書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
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
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畏金以
乙為庚妃也金畏火以辛為丙妃也火畏水
以丁為壬妃也水畏土以癸為戊妃也土畏
木以己為甲妃也

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春秋疏曰楚卒城陳在哀十七年則歲星當
逾鶉火至鶉尾而云五及鶉火者以顓頊歲
在鶉火而滅故禛竈舉大略而言云五及鶉
火不復細言殘數雖至鶉尾亦經由鶉火天
有五星又太微宮中有五帝坐又四方中央

亦有五是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也歲
星天之貴神所在之國必昌歲在鶉火火得
歲星之助火所盛而水則衰

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宋初曰鐵鐵疑作錢錢

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

宋初曰作錢錢不下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史通曰按班書為志本以漢為主在於漢時
直記其帝號謚耳至于佗代則云某書某國
君此其大例也至如叙火不炎上具春秋桓
公十四年次叙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
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耳代
已隔去魯尤踈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為
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
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為永例理亦可容在諸
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畫一其例無常此所謂
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
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
劉敞曰冰音疑

天冰冀南山大石鳴

水經注曰朱圍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

鳴鳴則兵起

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宋祁曰穀當作菽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嚴

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

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

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

為時魯宋比年為乘邱都之戰百姓愁怨陰氣

盛故二國俱水

史通曰按此說有三失為何者嚴公十年十

一年公敗宋師於乘邱及郟夫以制勝克敵

策勲命賞可祈榮降福而反愁怨貽灾邪其

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枝其時月殊

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

也况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灾始以齊女為辭

終以宋師為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

也夫以一灾示青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

多端准的無主者也

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水經注曰沔水也

水經注曰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故

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

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

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

愚按顏說非也此該春秋以下諸所記耳下

文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云云史記魯

世家並不載其說可証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

史通曰按成公者即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

某公皆以春秋為冠何則春秋者魯史之號

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公今引史記居先成公

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

何甚

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

師古曰周放火曰獵而見燒殺也

刊誤補遺曰按志所載田於大陸焚而死國

語文也內傳亦載此事云田於大陸焚焉還

卒於甯觀此則非因獵被焚而卒禮季春出

火為焚也註謂焚者焚萊志本指言舒以諸

侯之臣而代天子大夫蒞政是謂執之不恭
故不旋踵而卒大義不過如此

既已發也

劉敞曰也字衍

用其表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欲表其表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

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

史通曰案本志叙漢已前事多略其書名至

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

珖續云鄭子臧好為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

每加左氏為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

則都損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

同也

又犯天子命而伐滑

師古曰鄭公子士洩及堵俞彌帥師伐滑

愚按鄭公子士一人洩堵俞彌一人師古下

及字誤

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至為庶人之事

乎

史通曰已下弗云成帝後與不後谷永言勃

與不効諫詞雖具諸事關如此所謂直引時
談竟無他述者也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

史通曰其志叙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

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

鄭公孫勇滿與上子伯廖語欲為卿按宣公

六年自左傳所載也夫上論單襄則持史記

以標首下列勇滿則遺左氏而無言遂令讀

者疑此宣公上出史記而下云魯后莫定何

邦是非難悟進退無准此所謂史記左氏交

錯相併也

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智伯

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

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專將速反侈將

以其力救專則人實救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

奔燕

史通曰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按左氏昭公二

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駕片

言閱彼全書唯微半事遂令學者疑邱明之

說有是謂非汝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

編古語討事不然也

昭公十五年晉藉談如周葵穆后 王將安用之

史通曰按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

即其効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

端不副徵驗也

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

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此蒲

史通曰又曰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

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按夫人蒐于

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

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常事而生

延災青歲月既遠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

成說扣寂為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

相會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至有

炕陽之應

史通曰按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麥

射王中肩楚絕邑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

雅為風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

有暫降衰周使臣遽以崎於自恃坐招厥罰

炕陽為怪求諸人事理必不然天高聽卑豈

其若是也

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

宋祁曰朱子文云者字宜去

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用伐

雍門之

劉敞曰平陽當作平陰

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

史通曰按此當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夫

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

也以魯孫孟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之雄者

也昌邑見廢請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

書載此微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

縷陳叙事之宜豈其若是苟文有所闕則何

以載言者哉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

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

史通曰秦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親

竊奔臺瓊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

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為諸侯雖假王命實

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漚平滯之至誠

車疏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謂得人之情偽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榷前世全違故實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三

軍有侵陵用武之意師古曰作三軍者季氏欲

也侵陵用武者謂入

劉歆曰劉向自用穀梁說耳顏以左氏詰之

非也

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名伯毛伯

史通曰案今春秋經子札殺毛名事在宣十

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下去無冰凡

有三載

武帝元狩六年久亡冰至天下咸喜

史通曰其釋厥咎舒厥罰恒燠以為其政弛

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燠冬而亡冰尋其解

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

事誅賞不明善惡變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

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

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

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

又聞却勤勞遠使進行天下存賜錄義假賢

與之因舉遺逸獨行君子詣行在所郡國有

以為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

喜按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

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勤

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又

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

輕持善政用配妖禍者也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救而起盡涼陰之

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

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伏生差謬

容齋三筆曰按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

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本書所言豈

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愚按

即云謬在劉向不在伏生也

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

劉奉世曰死於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

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至劉向以為時

則史災赤青之明應也

史通曰按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

符前冰泐華元奔晉在歲十五年恭請素境
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華元
奔晉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 至行專壹之政云

史通曰其述庶徵之恒寒也先云釐公十年
冬大雨雪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云大
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按公羊所說與上奚殊
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又此科言大雪
與雹總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
事既盡仍重叙雹灾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
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章句錯糅
此所謂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者也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至後二年殺公子赤
立宣公

史通曰案遂之立宣殺子赤也此乃文公末
代輒謂僖公暮年年世懸殊言何倒錯 劉
敞曰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案自僖公未年至
文公卒凡二十三年今言二年誤也

釐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敞以為負蟊也

爾雅疏曰此蟲一名負蟊漢書及左傳注多

作負蟊者以此下有草蟲負蟊故相涉誤耳
王樵春秋日記曰爾雅蜚蟊臙肥郭璞注登
即負蟊臭虫劉敞以為負蟊江休復雜志唐
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蟊淵則洄行本則
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蟊不當書有
謂之多可也

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

宋初曰也庶二字當刪 愚按與前一例二
字不當刪

庶徵之常劉向以為春秋與其應釐公十六年
正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敞以
為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遂之則退

史通曰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敞學左氏既
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
車積濟風之為害被於尚書春秋向則略而
不言敞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叙羣妖
述而釐為灾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
而不載宋雀生鸛斯皆見小志大舉輕略重
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鑑故也且當炎漢之代
厥異况奇若景帝詠萍赤風如血吁松莊職

亢陽為旱在紀與傳各具其祥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所謂博引前書細羅不盡也則區霽無識

荀子非十二子篇世俗之溝猶督儒楊倮注曰稽儒暗也五行志作區霽與此義同

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黃祥也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敗死亡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愚按此條見貌之不恭章前以為近黃祥其實貌為青祥此存則前應削又前云使吏以酒脯祠鼠今云使夫人自相恃也

嚴公十八年秋有蜮至厥咎國生蜮

孔頴達春秋疏曰洪範五行傳曰蠶如蠶三足生於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蠶短狐也一名射景如蠶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

昭公十九年龍聞於鄭時門之外消淵注龍以德消變之效也

史通曰案昭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戈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為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為始鄭居河穎地匪夷庚謂當要衝殊為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

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駒至近馬禍也

史通曰左傳云宋人逐狝狗華臣出奔陳又云宋公子地有白馬景公奪而朱其尾鬣地弟辰以蕭叛班志書此二事以為犬馬之禍案左氏所載斯流實錄如季氏之逆也由閻鷄而傳介衛侯之敗也因養鶴以乘軒曹亡首于獲鴈鄭殺萌于解鼃却至奪豕而家滅華元殺羊而卒奔此言白黑之祥羽毛之孽何獨捨而不論唯徵犬馬而已此所謂魚珠左氏遺逸甚多也

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

日知錄曰四當作三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讓三國之君為四國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音生
于先未生二月兒唬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
三日人過聞唬聲毋掘收養

史通曰尋本志雖述此妖灾而了無解釋按
人從肥至有含靈受氣始未有成數前後有
定准至在孕南爾遽發唬聲者亦因物有基
業未彰而形象已兆即王氏篡國之徵生而
不舉葬而不死者亦猶物有期運已定非誅
剪所平即王氏受命之應也又案班云以小
女陳將弓者陳即莽之所出如女子田無音
者田故莽之本宗事既同占言無一槩豈非
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乎此所謂妖祥可
知獲嘿無說也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
至因是而篡國

史通曰班志雖已有證據言多踈闊今聊演
而申之按女子九歲者則陽數之極也男子
王褒者王則巨君之姓也入北司馬門上殿
者王莽始為大司馬至哀帝時就國帝崩後
仍此官因以篡位夫人司馬門而上殿亦由

從司馬而升極次祥示兆其事甚明忽而不
書為略已甚此所謂解釋雖謹義理非精也
鄭獲魯隱

日知錄曰狐壤之戰事在其前乃隱公為太
子時此劉向誤說班史因之不必曲為之解
容齋三筆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

隱為公子時耳左氏記之甚明

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師古曰伯讀曰霸
正者長師之稱

愚按王制釋伯與正則伯宜讀如字

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晉書律歷志曰姜友曰惟春秋著日蝕之變
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
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
以為春秋因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
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節
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
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
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
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
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

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

京房易傳以為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

史通曰秦楚自武王僭號鄧盟是懼荆尸又

歷文成綵三王方至于嚴是則楚之為王已

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之者哉又魯桓公薨

後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公而楚嚴始作霸安

有桓王年日蝕而已應之者邪非唯叙事有

違亦占候失中者矣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

為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師古曰僭十

滅也執滅之蓋徐莒也

史通曰如中壘所釋當以公羊為本爾然則

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

年晉平公時祀尚在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至不得舉手

史通曰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癸亥食

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皆以為自此後晉為難澤之會諸侯盟大夫

又盟後為謀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

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以襄公二十六年五月

地震劉向以為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溴梁而

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

為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

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按春秋諸國權臣

可得言者如云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

會溴梁之盟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

而穀梁為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議其無禮自

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董劉之

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為他說多肆侈

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

弑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

國君還事之

史通曰按晉厲公所尸唯三卻耳何得云誅

四大夫者哉又州滿既死悼公嗣立選六官

者皆獲其事逐七人者盡當其罪以辱及揚干

將誅魏絳免後語別愆授職此則注殺在已

寵辱自由故能申五利以和我馳三駕以挫楚威行夷夏霸復文襄而云不復責大夫何厚誣之甚也自昭公已降晉政多門如以君事臣居下僭上者此乃因昭之失漸至陵夷匪由懲厲之弒自取淪辱也豈可執持彼後事用誣先代者乎

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

史通曰案自昭十四年迄于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七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七蝕其六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誤非仲舒之罪也

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齊名南曰按紀是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為頻月日食志書其一而失其一也頻月日食之見於前者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後則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紀與志俱明載也杜預註左傳

以長歷推算謂頻月日食古自有之孔穎達疏則謂理必不然且謂篆隸簡繅多歷世代轉焉誤失本真先儒莫能改易是亦非通論矣高紀文紀豈亦轉焉之失其未真歟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史通曰春秋時日蝕三十六而二不言其應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至此其效也

史通曰案星孛字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為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為韓魏趙所滅上去星孛字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躔氛侵所指若相感應何太踈闊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弒君越滅吳魯遜越云云亂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它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孰與三晉連名恕以六卿為日殊為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傳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

衰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
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
官闕書年紀難記而學者遂翹纂齊分晉時
與魯史相鄰故輕引史祥用相符會白珪之
玷何其甚歟

漢書疏證卷十

地理志第八

史通曰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袵
凡好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群籍譬夫行不
由徑非所聞焉脩國史者若傍採異聞用成
博物斯則可笑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
貢一篇降為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
上施床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晉春
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惟錄其章名如
地理為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
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也 容齊三
筆曰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
王子叔繡所封顏引左傳邴邴曹滕文之昭
也為證亦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累蓄川之
劇泰山之肥城皆以為肥子國而遼西之肥
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
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
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
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潯池河皆注
云序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與注云此

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
 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宋襄晉文秦
 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疆於五伯
 注云謂昆吾大彭及韋齊威晉文也均出一
 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王應麟詩地
 理考序曰班孟堅志地理序變風十三國而
 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 又曰秦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
 故雲中鴈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
 地理而見之于匈奴之傳孟堅志皆謂之秦
 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 日
 知錄曰地理志侯國有注有不注殆不可曉
 意者班史亦仍前人之文止據其時之見在
 者而書之乎 胡渭禹貢錐指曰漢書地理
 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
 五如夏陽之梁山龍門山襄德之北條荆山
 美陽之岐山新安之澗水上雒之洛水漢澤
 之析城山垣縣之王屋山及沈水與滎陽地
 中軼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城之渰水平

氏之桐柏山及淮水臨沮之南條荆山定陶
 之荷澤上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衛水上曲陽
 之恒山恒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
 之濰水祝其之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郟縣之
 江沱青衣之蒙山蒲氏徼外之岷山及江水
 首陽之烏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西傾山
 冀縣之朱甯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
 湘南之衡山此真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
 也它如氐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西縣之
 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荷水非東至之荷
 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降水安豐之大別
 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
 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
 者也亦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
 者如華陰之大華山鄠縣之澧水上雒之熊
 耳山蒲反之雷首山蕪縣之霍太山即太長
 子之濁漳水漳即衛屯留之絳水柳降即長王
 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野之大
 野澤鄆縣之故大河即禹斷二博縣之岱山
 蓋縣之沂水萊蕪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柳

江充縣之澧水河間西南羌中之積石山及
河水刑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卞縣之泗水
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高縣之高津即許
舉九河皆禹貢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
之三又義例參差貽惑後入者也其東武陽之
漂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漂水東北至于
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濼矣驪成之揭石山
寇之以大索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空乎不
繫禹貢也 又曰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
古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武
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
物潁川密高太室山古文以為外方山江夏竟
陵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安陸橫尾山古文
以為陪尾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為嶧
陽會稽吳縣具區澤古文以為震澤豫章歷
陵傳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武威威之休
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澤
古文以為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即棘下生安
國所說薛中古文之義傳之都尉朝而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者也惟終南流沙陪尾不可

從餘皆致確 齊名南曰按各郡國下皆書
元始戶口所以摠一郡之大凡故各縣下不
分載也而亦有記戶口者京兆尹之長安左
馮翊之長陵右扶風之茂陵潁川郡之陽翟
馮陵南陽郡之宛楚國之彭城戶皆四萬以
上至八萬蓋漢制令長萬戶以上為令秩千
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
石也縣至戶一萬以上已足當邊郡一郡而
郡戶一萬零合浦郡一萬零日南郡一萬零
鬱林一萬零武威酒泉敦煌皆一萬零張掖
蒼梧皆四萬至八萬乎故特詳戶口志是
縣為重地也 按列郡次序三輔三河弘農
本屬司隸督察空冠諸郡至於部州所統宜
以類從而并州之太原上黨兗州之東郡陳
留獨得比於三河者以此四郡之縣並無列
侯食邑也至潁川則成安周承休二縣為侯
國矣汝南則陽城安成宜春弋陽歸德安昌
安陽博陽成陽九縣為侯國矣南陽則博山
鄴安衆春陵新都紅陽樂成博望復陽九縣
為侯國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即古曰九州之外有并州
幽州營州故曰十二水州

高陸入之州居凡十二處

宋初曰注文南本無九州以下十五字景本無注末凡十二處四字

至于衡章

愚按孔安國鄭元皆以為漳水橫流即清漳濁漳之漳書作漳此獨作章章不與漳通師古亦用孔鄭之說而不辨章漳二字同異則宜作漳明矣今本皆作章疑誤

厥田中下師古曰第六也

劉敞曰田中下而言厥賦貞乃第六明矣自

孔氏周誤之 宋初曰正文厥字別本無

浮于涕漂

宋初曰漂疑作濕注同

菜夷作牧厥斐縻絲

劉敞曰貢締絲不特言斐縻絲言斐而叙菜

夷之下明此菜夷之貢

淮沂其又師古曰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

齊召南曰按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然則泰

山乃郡名非謂沂水出泰山之麓也注與淮

出大復山對言竟似沂出東岳矣三劉不加

糾正何耶

厥斐玄織縞

劉敞曰此斐亦屬淮夷

厥斐織貝師古曰織謂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為貨

劉敞曰予謂織貝特叙鳥夷之下明鳥夷之

斐也緝貝為布如厚縞今亦有之貝木名也

貢漆采締紵斐織縞師古曰紵織紵為布及練也

宋初曰練淳祀本作疎

岷嶓既藝

宋初曰岷疑作嶓注同

西戎即叙師古曰言此諸國皆織皮毛各得其業而西方遠戎並就次叙也

宋初曰姚本各得其下漆事字次字改作此

道嶓冢師古曰嶓冢在梁州南北

齊召南曰按南北當作西北

至于敷淺原師古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歷陵南

宋初曰博陽尚書注作博陽一本作博陽

路史餘論曰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

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為博漢志豫章歷

陵縣南有博陽山博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敷

淺原音為敷陽誤為博爾水經注云敷淺原

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亦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以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頴以為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圖以為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入謂博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折敷淺原博陽山為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

至于衡山師古曰衡山江所經齊召南曰按此本孔傳之誤也衡山湘所經北去岷江甚遠安得謂江所經乎志明曰長沙國湖南禹貢衡山在東南矣

道沈水 宋初曰沈一作沈 四海會同師古曰四海之內同會京師 宋初曰注文之內下有皆字

咸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言皆隨其土地自中

宋初曰邵本其土地下自字作田 愚按大德本竟作土田無地字

祇台德先師古曰台養也

愚按諸書經傳台無養字之解孔氏傳台我

也是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劉敞曰子謂唐虞九州州方千里通三千里也要荒乃在九州外矣夷者言稍以夷禮通之於春秋譬杞莒也蔡讀如蔡蔡叔之蔡蠻者兼言蠻俗矣於春秋譬楚越也流讀如流共工之流此兩者之分夷近而蠻遠蔡輕而流重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亦當作蔡聲之誤耳

湖南洎

宋初曰洎疑作泉

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分冀州之地以為幽

并 周禮疏曰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為

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為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為三道若禹貢治水則為二道又先殺下起與此異也然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其二道則以冀兗青徐為一道揚荆豫梁雍為三道

其利麻漆絲枲

愚按周禮作林漆鄭注林竹木也賈疏云地官山林別官故鄭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今許州見平地多林木故云林竹木也大德本亦作林

民二男三女青州

愚按周禮本作二男二女鄭注云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鄭亦據地理志故疑誤

秦遂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蓋滅前聖之苗裔靡有了遺者矣

日知錄曰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靡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註滅諸小國為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遂啟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註成縣賦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哀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孤與穀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社鄭吳世家莊公三年子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按昭二十九年傳蔡墨言

劉司遷于魯則夏后氏已為縣之名周禮
小城二百里以內至四百里曰縣亦作
語管子制齊三州為家室十家為屬
屬有大夫制齊三州為家室十家為屬
以縣又加心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蠡
以別之也
對楚王曰楚南塞鴈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
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
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
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置
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
魏有河面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
而固已有郡矣哀公二年傳趙簡子誓曰克
郡古時縣大而郡書作雅篇千百里縣有
千分其為百縣今按文記吳王及春申君之
則以藍其縣因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
不始於秦也
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况為蘭
陵令城渾詵楚新城令衛有蒲守韓有南陽
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
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趙封馮而齊威王朝諸
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之未入於秦而固
已先為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

城皆為郡縣而齊潘王遺楚懷王書曰四國
爭事秦則楚為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
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
罷侯置守耶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
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
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為十二諸侯又并而為
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
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而謂罷侯置守之
始於秦則儒生不通古今之見也
北置朔方之州胡廣記曰漢分雍州置朔方刺史
通鑑地理通釋曰雍州即漢涼州也以廣之
言考之則涼州疆界闊遠分朔方諸郡別置
刺史察之是涼州有兩刺史也
蕪徐梁幽并夏周之制
通鑑地理通釋曰夏有徐梁而無幽并周有
幽并而無徐梁漢兼其制則為十一州
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
通鑑地理通釋曰蕪夏周之制為十一州新
置交州并司隸所領為十三部
置刺史

通鑑地理通釋曰司隸校尉部按志司隸校尉部初置十三部西未有三河和農則今京兆扶風
 馮翊弘農河內河南河東七郡昭帝始元元
 內屬冀州河東屬豫州刺史部潁川汝南沛
 并州本屬司隸部豫州刺史部潁川汝南沛
 郡梁魯國凡三郡二國冀州刺史部魏鉅鹿
 常山清河郡趙平干宣帝改真定中山信都
 河間國凡四郡六國交州刺史部陳留山陽
 濟陰泰山東郡城陽淮陽東平國凡五郡三
 國徐州刺史部琅邪東海臨淮郡泗水廣陵
 楚國凡三郡三國青州刺史部平原千乘濟
 南北海東萊齊郡菑川滕東高密國凡六郡
 三國荊州刺史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南
 郡長沙國凡六郡一國揚州刺史部廬江九
 江會稽丹陽豫章郡六安國凡五郡一國益
 州刺史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巂益州牂
 柯蜀郡凡八郡涼州刺史部隴西金城昭帝
 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凡九郡
 并州刺史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五原雲中
 定襄鴈門上郡凡九郡幽州刺史部渤海
 谷漢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涿代郡

廣陽國凡十郡一國交州刺史部南海鬱林
 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後漢與前異
 者司隸治河南朔方屬并州建武十一交趾
 曰交州建安二顏氏云武帝初置朔方郡今
 州朔方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
 齊召南曰按沈約宋書志曰前漢刺史未有
 所治可知漢志不言某州刺史之故 又曰
 按志于郡下自註屬某州或註或否司隸所
 屬惟河南河內註豫冀青兗揚荆幽并交益
 皆註徐州惟臨淮無註涼州十郡無註國河
 間廣陽留川滕東泗水六安無註

考述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

齊召南曰按禹貢周官志既全載其文于首
 又於郡縣下自註古文山川某州數寢至春
 秋列國於郡縣下一一自註故某國後又取
 國土最大者區陳疆域考正今星前引詩歌
 近條風俗為史家志地創造規模勿可及已
 春秋經傳所書之國志自有註者成周南
 維王城河南以外齊臨淄魯魯國衛初封地
 陽徒徒楚邱東郡濮陽武晉初封唐太原晉陽
 又徒徒楚邱東郡濮陽武晉初封唐太原晉陽

成河桐風名潭陸 路陽傳襄穎應 向 留 舒 胡 度 春 河 河 大 河 雍 右 莒 許 穎 蔡 薛 喜
車南歧如共得終無梁城川父穎向沛蕭六汝汝穀北東陽東 扶後初 川蒸初薛又
平陽陽我泉七無右陽馮史共郵 耶 安 項 汝 隨 晉 馮 鄭 河 嘗 都 城 邪 陶 陰 新 汝 雖 其
平陽東劉陽南餘 平 焦 陰 山 內 陽 海 年 泰 麥 六 歸 陽 溫 減 榮 却 南 莒 北 邱 郡 鄭 却 初
安緹河郊國驪戎新京杜昌郡東故國城平 國 歸 即 屬 隨 內 西 郡 江 燕 邢 春 故 後 封
邑底南鄆東惟我新豐北杜京昌郡東故國城平 國 歸 即 屬 隨 內 西 郡 江 燕 邢 春 故 後 封
安河鞏河南南有在申應新河肥真下沛定穎志泰海 邱 東 軟 江 穎 宛 南 取 越 燕 南 東 郊 魯 鄭 縣
烏太園部春秋共密成南景定蔡郡陵川西作山介 邱 東 軟 江 穎 宛 南 取 越 燕 南 東 郊 魯 鄭 縣
原田廢右扶前密成南景定蔡郡陵川西作山介 邱 東 軟 江 穎 宛 南 取 越 燕 南 東 郊 魯 鄭 縣
孟冲河扶其餘 渾 路 陽 楚 炎 邱 陳 邦 國 梁 江 廬 南 陽 南 魏 虞 秦 國 許 國

東苗地諸臨齊句濟阿南陽國溘北安陽 厥 蘇 有 甲 周 孝 由 野 澤 鹽 國 初 太
安川如漆而塗瑕却容武蒲新中市山楊河東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平國南山陽如息塗江却陽華南蒲河東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東耶平陽息塗江却陽華南蒲河東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東耶平陽息塗江却陽華南蒲河東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克耶匡新汝夏犬却薄屈鍾離九曲鹿巢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祝坦留房吳汝貝却維幕却尉氏陳留吾海諸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即東歸河房却貝清河夷安密平山句讀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長內邦具河王內葛陽魯國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封陳軒內葛陽魯國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孟紀鄆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康 厥 後 祝 東 扈 之 封 湖 京 並 耶 開 河 無 原

又加覽尉于吳經傳所書已十得其六七矣此杜元凱註左所以得有所依据也故自註中惟指丹陽郡之丹陽為楚熊繹始封親不可從餘俱致確

京兆尹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左內史

齊召南曰按百官公卿表曰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與此不同師古謂據史記知志誤按史記景紀二年秋但云置內史殺羽為縣未云分置左右內史也不知師古何據

船司空

齊召南曰按船司空為謂水入河之口漢世漕運溯河入渭以達長安其船必由此故有監作之官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是其舊額武帝用桑弘羊漕益歲六百萬石其漕渠在船司空南即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往易漕者也

華陰故陰晉秦惠王五年更名秦

齊召南曰按史記秦紀惠文王六年魏納陰

晉更名寧秦非五年也當是轉寫之誤武帝建元湖

齊召南曰按建元下脫某年字各本俱然無可考

南陵汴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

齊召南曰按汴水水經注引此條云漑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灞水是也漑灞為閩中有名之水汴水自是漑水之誤但不知誤始何時耳師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按茲水當作滋水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曰灞水耳水經注可証史記正義曰灞水古滋水也亦名曰藍谷水即此各本俱誤作茲

左馮翊 襄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

齊召南曰按冠北條二字于荆山上者所以別南郡臨沮之荆山也禹貢荆山有二雍州荆岐既旅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左馮翊襄德者也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導嶧至于荆山在南郡臨沮者也故于臨沮荆山亦冠南條二字于其上也

陽陵 裁弋陽

宋祁曰弋當作易

右扶風 隃廩 有黃帝子祠

宋祁曰南本黃帝下無子字下同 號

右扶風 汧 汧山在西北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

汧水出西北入渭汧水出西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禹貢導汧漢志以

為扶風汧縣吳山按龍州汧源縣有汧山汧

水所出非吳山也 德清胡渭禹貢錐指曰

汧一作汧說文有汧字而無汧字周禮雍州

山鎮曰嶽山漢志以吳山為雍州山是吳山

即嶽山也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

恒朱長孺云商周之世疑以汧為西嶽故爾

雅職方皆名嶽山水經注汧水出汧縣之蒲

谷鄉茲中谷決為汧蒲葢爾雅曰水決之澤

為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

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

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

謂虞矣吳同今按吳嶽班郡皆謂即古之

汧山然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曰

華山嶽山嶽山岐山吳嶽鴻蒙瀆山而無汧

山又汧吳嶽與嶽山而為二唐六典閔內道

名山曰吳山亦謂之西鎮山有五峰於諸山

中最高為秀異肅宗在鳳翔改吳山為西嶽以

祈靈助愚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

巒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

汧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稱吳嶽史

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為二山而汧山之名遂

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

謂之汧山當以漢志為正

加農郡 盧氏 昌富

宋祁曰昌富疑作昌富

引農郡 陝 故號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號在

刊誤補遺曰左傳正義曰宮之奇言號仲號

叔晉語稱文王友二號則號國本有二按號

本有二今志以為三者外傳稱號節為大是

其一也西有虞號是其二也春秋書郭公高

誘曰郭古文號字是為三號經書郭公於文

為缺而傳復逸其事莊公六年秦武公之十

一年也是歲减小號事見秦本紀注引西號

在雍州為證毅此即所書郭公水經謂雍縣
 魏叔國平王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魏非也
 又曰後漢志亦載三魏滎陽有魏亭魏叔
 國云者東魏也大陽有下陽城魏邑云者北
 魏也陝縣本魏仲國云者則志所謂雍州之
 西魏而秦本紀所謂小魏者也滎陽鄭分陝
 秦分而大陽晉分也故滎陽之魏為鄭所滅
 陝縣之魏次為秦所滅大陽之魏最後為晉
 所滅然則魏國不止有二矣蘇黃門云扁鵲
 見魏公或疑其妄然戰國之際薛亡久矣而
 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魏公者哉是又
 在三魏之外 又曰孔穎達解魏仲魏叔王
 季之穆云仲叔皆文王時魏君字也外傳載
 史伯云魏叔恃勢內傳載魏叔自北門入王
 命魏仲立晉侯穎達謂不知誰是仲後誰是
 叔後按左傳魏仲苗伯梁伯伐曲沃苗梁故
 地在馮翊與弘農相通秦滅魏後苗梁數朝
 於秦故帝王世紀以西魏為仲而後書亦以
 陝縣為仲國審爾則滎陽大陽三魏為叔國
 矣凡傳稱魏仲者即仲之後稱魏叔者即叔

之後蓋神叔雖始封君之字後世子孫因用
 以為稱如趙有之字為孟而其後皆稱趙孟
 也東魏北魏皆為叔後者豈東魏為鄭所滅
 而王復封其後邪

弘農郡 互陽在魏池有鐵官也

齊名南曰按在魏池有鐵官也七字乃郡戶

口下自注有鐵官在魏池誤行于此

河東郡 魏東霍太山在冀州

宋祁曰州山一本作代山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曰三川河東在諸

郡之首蓋所以陪輔關中地勢莫重焉即漢

所謂三河也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

魏為三河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河東殷

入都河內周入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禹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歲

上黨郡 屯留師古曰屯音純

宋祁曰音純當作音純

襄祖

宋祁曰祖即本作垣

上黨郡 壺關 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

齊名南曰按東郡黎縣下註孟康曰詩黎侯國以水絃注核之孰河東運黎縣南世謂之黎侯城又元和志亦曰黎城在鄆城西四十里則黎縣為詩黎侯又寓于衛之黎無親若應劭所指壺關之黎則商時侯國尚書西伯戡黎是也孔安國傳述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孔既即引應劭說且曰黎在朝歌之西師古于上黨東郡二說並收良是

注氏

師古曰沁別本作沁下同注末工玄反一本

作故玄反 河內郡 山陽 東太行山在西北 師古曰行

愚按太行列子謂之太行淮南子謂之五行古皆作如字讀惟崔伯易感山賦云起而名工妥為平岡歸字甚尊其名太行始作戶即

反此注宜兩存其音

河內郡 修武 應劭曰晉始救南陽今南陽城

書秦昭王趙長平西戎修武時秦未兼

劉敞曰子謂修武則因武王伐紂名之

河南郡 戶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四

宋祁曰戶二部本作戶三

雒陽 師古曰魚氏說則况武以後水改去雒水也

危林曰 左傳遷九鼎于雒邑又伊雒

之戎會雒戎至于雒 雒

周禮豫州川梁雒周代已為雒字

得火德故周忌水而然乎律歷志

以 包後漢禮儀志亦云

是周果木行也 史記夏

本紀踰于雒又伊雒渰澗東 導雒自

熊耳禹世已為雒矣山海經謹舉之山雒水

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益在虞年又已為

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祀志又謂夏德木

德亦豈忌水而加佳乎新城郡沮水山海經

左傳作睢水睢水在楚楚不忌水何不除佳

漢之受命非始于洛洛之殺水何忌之有江

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

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世避忌宜孰有

先者如恭之說漢字便當加佳矣按沈約曆

志曰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

立體蜀內以相生為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

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為一代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諡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斲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漢若為火則當云赤帝不空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羨况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為赤帝子秦以水德為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

則安得以為火行而忌水乎

滎陽有狼湯渠

宋初曰狼湯卻本作狼浪 愚按卻本非密 故國有大隄山 師古曰隄音隄

宋初曰音隄當作音塊

東郡 莖平 師古曰莖仕疑反

愚按說文仕當切 宋初曰莖當作莖

東武陽 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宋初曰漯當作濕

潁川郡 父城

齊召南曰按師古但糾應氏移唐叔事以言封應之謬耳其實班志自註武王弟武字亦訛左傳邗晉應韓武之穉也是成王弟也 馮陵 李奇曰六國為安

宋初曰安下當添陵字

汝南郡 齊曰汝南郡 汝南郡 齊曰汝南郡

齊召南曰按汝南當是汝墳之訛分為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訛莽改汝南郡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而改空祿縣曰賞都亭為賞都郡治耳

齊世祖更名曰始

劉奉世曰按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齊親自別地

南陽郡 雒 衡山澧水所出 東至鄆入汝

齊召南曰按漢無鄆縣以水經注証之鄆字自是鄆字之訛鄆潁川郡屬縣也然師古云

鄆音屋則鄆訛為鄆自唐以前之本已然矣

戶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六

宋初曰戶三十當作戶四十

鄆 如淳曰鄆音 鄆 鄆 鄆

劉奉世曰吳芮傳聲音即益反此乃音隨如音非也

平氏淮水東南至淮入淮

齊名南曰按淮陵當作淮浦淮浦故城在今東安縣淮于此入海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去海尚遠水經曰淮水東至淮浦入海是也

南郡江陵秦拔我郢徙東

齊名南曰按徙東當作徙陳此頃襄王二十一年事也志于九江壽春邑自注曰楚考烈王自陳徙此即與此文相應而各本俱誤作徙東

夷道

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宋初曰巫字下當添山字齊名南曰按宋說非也夷水出巫縣之巫山志于巫縣自注曰夷水東至夷道入江是也既云至夷道入江則巫山豈在夷道乎

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

宋初曰章山上當添卬字

廬江郡皖胡管反音

宋初曰管當作縮

山陽郡都閔

齊名南曰古本有君美二字今本無按如古本君美上亦脫芥日二字

郟成

宋初曰郟當作邛

平樂包水東北入泗

齊名南曰按源非縣名蓋沛字之誤水經注引此文云沱水東北至沛入泗是也

子武帝元惠三年徙代王羨為清河王兩王皆都清陽也

涿郡益昌莽曰有袂

宋初曰一作有袂

勃海郡阜城

宋初曰南本作阜成

勃海郡千童

宋初曰千童當作平童齊名南曰按宋說非也自是千萬千字不當作平以水經注証之可見

平原郡 高唐 縣名 水所出

宋祁曰 濕改作濕 下同

平原郡 樓虛

齊召南曰 按樓字為揚字之訛 文帝封齊悼

惠王子為揚虛侯 而後漢光武封馬武為揚

墟侯 即此縣也 以水經注証之 知樓字誤

千乘郡 被陽

宋祁曰 被或作彼

泰山郡 莊

宋祁曰 莊當作莊

泰山郡 蓋 臨樂子山 水所出

齊召南曰 按水經注引此文云 洙水所出 西

北至蓋入泗水 或作池字 字誤也 觀此則道

元以前已誤作入池水矣

南武陽 冠石山 水所出

齊召南曰 按水經注冠石山洛水所出

齊郡 臨淄

齊劭曰 齊獻公自營丘徙此 臣瓚曰 臨淄即

營丘也 毛詩疏曰 如瓚之言 臨淄營丘即

是一地 應劭言 獻公自營丘徙臨淄 是功之

謬也 當以自薄姑徙臨淄耳

北海郡 平壽

應劭曰 古邿 尋禹後 今邿城是也 臣瓚曰 邿

尋在河南 不在此 周書度邑篇 武王將因有

夏之居 即河南也 師古曰 應氏止言邿 尋本

禹後耳 何豫夏國之都乎 刊誤補遺曰 按

史伯曰 黎為高辛氏祝融 其後八姓 斟姓無

後 觀此 即二斟非禹後 蓋黎之後也 此誤由

夏本紀云 其後有斟 尋氏 斟氏 故劭因之 瓚

論 邿尋在河南 不在北海 故引有夏之居 即

河南為 據顏氏乃曰 何豫夏國之都 豈未喻

瓚意耶 愚按 今本無瓚 顏二注 得得此辨

乃得存之

平的 師古曰 的音丁 歷

宋祁曰 的當作昝 昝日

柳泉 蘇陸曰

宋祁曰 睦當作陸

樂都 徒國 蘇曰 徒國 一作徒 也

石鄉 徒國 一作徒 也

宋祁曰 南本樂都石鄉 注皆無 一作已下字

壽光

應劭曰古邽灌禹後今灌亭是 刊誤補遺
曰水經云邽灌東郡灌是也原二邽故都蓋
不一處應氏以為在壽光平壽按夏之遺且
靡奔有葛氏杜征南謂今平原高縣平原與
北海為近則應說為是瓚以為在東郡郡去
河南為近則瓚說亦是然則其歸奈何曰以
冢書有之太康居邽尋邽亦居之相居邽灌
蓋太康失邦而奔邽尋相奔邽灌初邽尋故
國在河南邽遣嗣侯伐之乃棄國而保平壽
邽所為邽邽邽二城歟不然邽尋未滅邽安
得而居之相之所居在東郡灌而北海復有
灌亭亦類是也或謂以冢書恐未足深據是
不然其書言桀亦居邽尋按天問湯謀易旻
何以厚之覆舟邽尋何道取之則桀蓋居邽
尋而為商人所取其言與以冢書若符契然
豈可謂誣也哉王逸注天問云少康滅邽尋
洪慶善郎中云取邽尋者乃有禹澆天對云
康復舊物尋禹保之覆舟喻易凶或艱之承
逸之誤也今以以冢書考之天問所言邽尋

自是湯伐桀事王逸柳子厚固失之洪說亦
未為得

東萊郡 曲成

齊名南曰按郊祀志作曲城武紀祀參山八
神於曲城亦作曲城而後書郡國志作曲成
與此同

琅邪郡

朱虛

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壽光入

齊名南曰按水經注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
出世謂之凡山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據
此則凡山當作丹山然史記封禪書曰公玉
帶曰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
山合符然後不死徐廣云凡一作九是本文
自云凡山不云丹山也 按汶自有二禹貢
浮于汶達于濟及導沈水又東北會于汶此
即國風汶水湯湯春秋汶陽之田漢志引桑
欽言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者也水經注謂
出原山西南流合阜汶北汶柴汶又西南至
安民亭入濟汶水自掩鄉縣四分謂之四汶

水乎

又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此

入維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

口且辨淮南子以東汶為西汶之謬此自顯然其東汶水不見於古惟漢志始云云水經注曰伏琛晏謨並言水出朱虛縣東南晤山山在小泰山東者也按小泰山亦曰東泰山即周禮職方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沂山者也在今臨朐縣南朱虛故城在縣東今汶水自臨朐東南東北流逕安邱縣北東入濰與漢志水經酈註故道不異最可親者新唐志稱水經為桑欽所撰以漢志攷之竊有未然即入濟入濰之兩汶水水經並有其文于西汶經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羸縣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屈從縣西南流過博縣西北又西南過蛇邱縣南又西南過岡縣北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又西南過無蓋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其東汶經曰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東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於濰其與漢志源流若合符節何以於西汶獨指桑欽所言乎又志於丹陽陵陽下自註曰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水經註言東谿水出

補里山北逕陵陽縣東亦引桑欽曰淮水云云與桐水合之江又東若水經為欽作壽道元不得於此獨斥言其名矣

橫至東武入淮莽曰今東南

齊召南曰按名台水當作久台水久名字相近而訛也莽曰今工水經注作合工按入淮淮即濰也志中亦作維亦作淮如朱虛之汶水曰入維靈門之浯水曰入淮橫縣之久台水曰入淮折泉之折泉水曰入淮實皆入濰水耳今俗呼此水為東淮河知自漢已然矣水經注引此志總曰入濰是也

即來莽曰盛陸

宋初曰睦字當作陸

武鄉莽曰順理

宋初曰理當作里

折泉至莫入淮

齊召南曰按淮無莫縣蓋莫字之訛也水經注引此文曰至箕縣北入濰是

東海耶承

齊召南曰按承當作承宋本亦誤

平曲後國莽曰平端

齊召南曰按同名之縣甚多如兩陽城一屬
潁川一屬汝南兩開陽一屬東海一屬臨淮
兩臨朐一屬東萊一屬齊郡兩劇縣一屬北
海一屬菑川兩平城一屬北海一屬雁門西
宜春一屬汝南一屬豫章兩朝陽一屬南陽
一屬濟南兩溧陽一屬沛郡一屬丹陽兩鄆
縣一屬南陽一屬沛郡兩安定一屬鉅鹿一
屬安定兩安丘一屬北海一屬琅邪兩富平
一屬平原一屬北地兩樂陵一屬平原一屬
臨淮兩東陽一屬臨淮一屬清河兩安陽一
屬漢中一屬汝南兩新市一屬中山一屬鉅
鹿此類頗衆然既所屬異郡無嫌同名惟東
海一郡有兩平曲此理之不可解者其自注
一云莽曰平端一云侯國莽曰端平以莽曰
端平推之疑此縣本曰曲平後人轉寫之誤
遂亦作平曲耳存疑於此

臨淮郡 口百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

宋初曰口百二十徐汝國孟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為楚所滅即本作百三十

劉奉世曰為吳所滅非楚也誤

臨淮郡 蘭陵

齊召南曰按與東海縣同名而宋本作蘭陽
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為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屬揚州

劉敞曰景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鄆郡而不
得吳名曰江都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

丹陽郡故鄆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

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鄆郡鄆郡之置又
不知何帝按吳王濞傳王三郡謂會稽豫章
故鄆也廣陵國註云易王非屬王胥并得鄆

郡而不得吳然則吳與鄆皆非郡明矣實說
武帝以故鄆地為丹陽郡後人追書吳地故
云三郡此註但當云故鄆屬江都武帝置丹
陽郡不知傳寫誤故若此或班氏亦自誤也
又故鄆地名自有故耳又以其似言故物遂
蓋郡字皆非也

涇水韋昭曰涇水出蕪湖

宋初曰即本蕪作毋

丹陽楚文先熊繹所封日知錄曰按史記楚世家成王封熊繹於楚

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水經注曰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西

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峻峭壁立信天固也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尋吳楚悠隔縈縷荆

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山海經注丹山在丹陽南新璞注今建平郡

胡孰丹陽城秣歸縣東七里

宋初曰胡當作姑豫章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宋初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親此無漸水漸字當作淞字

挂陽郡有鐵官 宋初曰鐵官卻本作金官

武陵郡 鐔成 宋初曰鐔字或作潭

廣漢郡 梓潼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江墊音徒決反

宋初曰巴郡注墊音重墨之墨 蜀郡 秦置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 宋初曰浦本改并作閔亦未允

龍牛南水出嶽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嶽外 劉奉世曰里數蓋誤

蜀郡 渝氏道禹貢嶧山在西嶽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里

齊名南曰按里數大誤江為南紀巨川自蜀至海地極東西即以地形直計亦五六千里

况水道紆曲乎淮濟雖名為瀆實不能及大江之平而志於淮水曰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於沅水曰行千八百四十里何獨於大江計源及委不及三千里乎且湘也漢也沅也皆入江之支水也漢由西縣東南至江州入江

曰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湘由零陵北至鄱入江沅由故且蘭東至益陽入江並曰行二千

五百三十里信如志言是江之遠自西塞蟠折巴蜀襟帶荆揚其里數僅與湘沅相埒又

反不如漢水之遠矣此其為轉寫之誤灼然易知按宋本龍牛下自注鮮水若水云云下

有劉奉世曰里數蓋誤八字夫鮮若源出嶽外其所行里數本難推測疑此八字當注於

此條之下

益州郡 健伶

宋初曰健字邵本作建

荆柯郡 談指

愚按華陽國志云按漢書談指縣出丹注云有不津江江有瘴氣今本無之

隴西郡 氏道禹貢養水所出

齊召南曰按養當作漾志引禹貢嶧冢道漾

既作漾則此處亦當作漾也但師古注養音

弋向反則自唐以前本已作養字矣

金城郡 令居北塞水出西

齊召南曰按水經注澗水作閔水

白石莽曰順礫

宋初曰礫一本作樂

河閔

齊召南曰按水經注引此志云宣帝神爵二

年置今本破羗縣下有此文不知本在河閔

縣下而後入誤移於破羗縣下歟抑河閔與

破羗俱有此文而一存一脫歟又按宣紀神

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志亦不言金

城屬國治何地

武威郡武帝太初四年開

齊召南曰按武紀元狩三年秋匈奴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衆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豈至太初四年乎志

與紀自相矛盾有自應以紀為實師古於此不

加考辨何也

鸞鳥

宋初曰鳥即本作鳥

張掖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齊召南曰按武紀武威酒泉置於元狩二年

至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是武威酒泉二郡之置最先張掖敦煌次之

俱不俟至太初而後建郡也志於張掖酒泉

並曰太初元年開設矣酒泉本與武威建郡

同時張掖稍在其後若如志所言武威以太

初四年置則是武威之置不與酒泉同時碩

反在張掖之後矣

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

居延居延古文以為

尚書疏曰傳云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如志之

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
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
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
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又曰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
日勒

齊召南曰按自注但曰都尉治而玉海引此
謂張掖屬國都尉治日勒則都尉上脫屬國
二字矣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

齊召南曰按武紀分武威為張掖分酒泉為
敦煌皆在元鼎六年又紀于太初元年書煌
從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久矣

淵泉

宋祁曰一本作拼泉

北地郡 直路沮水出東

宋祁曰洛親作路

歸德

宋祁曰景本無德字

上郡秦

日知錄曰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其中西河
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鴈門代郡則趙武靈
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
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之於匈奴之傳孟
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之所承者秦不言
魏趙燕爾

西河郡 鴻門祠有天封宛火井

張衡南都賦曰天封大狐列仙之陬 水經

注曰圓水又東逕鴻門縣故鴻門亭地理
風俗記曰圓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天封

宛火井廟火從地中出

五原郡 南興

齊召南曰按水經注於雲中北興縣曰五原
有南興故此加北據此則縣當作南興不當
作南興也

鴈門郡

隄陶孟康曰

宋祁曰景本作汪音枉

代郡 班氏秦地

齊召南曰按秦地圖書即高祖入關蕭何收
秦丞相御史圖書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沙強弱之墟諸地凡誌言煤鄉秦置秦某年
更名據此圖書知之其引圖書則代郡班氏
及琅邪郡長廣縣下自註曰奚養澤在西秦
地圖曰劇清地此其明証三輔黃圖云石渠
內麓入秦府所得圖書然則漢世寶貴此書
同於圖球刀訓矣

鹵城唐河東至參

齊名南曰按參合當是參戶之訛參戶勃海
郡屬縣也故下文曰過郡九若其東至參合
入厚沱別同在一郡安得云過郡九乎且參
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以重山厚沱既北至
參合又安能復南注勃海乎哉

漁陽郡白檀北水出

齊名南曰按水經注引此文曰濡水出縣北
蠻中是古本作濡水也然師古注洳音呼賜
反則唐初本已作洳字矣

右北平郡後廢終東入度至無

宋初曰溼當作溼
遠西郡肥如海陽文者盧水南入
宋初曰入玄當作入蓄愚按水經注曰魏

既上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
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也謂之小濡水非也
水出肥如東北玄溪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
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西南流右合盧
水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於
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
水盧水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
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又南入玄水玄水
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
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景文改玄為畜
不知何意疑是傳寫之誤志作畜景文改作
玄爾

遼東郡遼陽至遼水西南

齊名南曰按志通例無有水出本縣即云至
本縣入某水者此至遼陽疑當作至遼陽而
水經注引此亦曰至遼陽不可解也

鬱林郡

說文鬱鬱百州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州合
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
臨塵朱有斤負水

宋郊曰員邵本作南

日南郡 比景

刊誤補遺曰古編云舊唐志景州北景縣
晉將灌遠破林邑五月五日即其地立表表
在北而日影在表南郡名日南則縣為比景
固相應按唐命太史徃安南測候日影夏至
影在表南與灌遠同郡得名固以此然王充
書謂日南郡有徙民還者問之云日中之時
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蓋日南郡縣惟五
月日影在南常時影不在南亦不在北故水
經云北讀為蔭蔭之蔭言影為身所蔭以爾
雅所謂距齊州以南戴日者也漢民徙者但
以常時所見言之北景音蔭影水經言是也
若列缺倒景則謂日月之光皆倒在下又與
蔭影音訓不同

廣平國 曲周建元四年置

齊召南曰按水經注鄒商以高帝六年封曲
周侯為侯國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矣此論
足以糾志之失

中山國 安險莽曰字

練郊曰寧險邵本作寧陰

信都國 景帝二年宣帝甘露三年復故

劉敞曰景帝前二年初封王子彭祖為廣川
王都信都四年徙趙國除為信都郡中二年
封皇子越為廣川王傳國至王汝陽廢當甘
露四年也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有信都大
守是廣川削國除為信都郡矣後漢志劉昭
註云安平故信都高帝置之親以信都下註
當云高帝置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
四年復故又按志云景帝增六郡若信都高
帝置則不及此數親註當云景帝前二年為
廣川國宣帝四年復故也

河間國 弓高淳沱河別河首受淳

齊召南曰按當云東至東平舒入海東平舒

勃海郡屬縣也脫東字便親向代郡之平舒

縣矣

留川國 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為國後并北海

劉敞曰按留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時至建

武年乃省留川入北海耳

東平國 亢父詩亭故詩國

齊召南曰按春秋襄公十三年取郟杜預注
亢父縣有郟亭即此郟公羊作詩漢志亦作
詩是用公羊說也

城陽國 陽都應劭曰齊人遷

齊召南曰按如應說則陽都是陽本國則齊

遷陽於此地東海郡春秋齊人遷陽是是以

師古並存之陽都故城在今沂水縣南漢高

帝封丁復為陽都侯是都陽漢志自註侯國

蓋元帝封城陽戴王子音為都陽侯國也

楚國戶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八

宋祁曰十二節本作十一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

通鑑地理通釋曰晉地理志云始皇初并天

慙艾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內

史漢三輔及三川漢河南河東南陽南郡

九江漢之鄣郡漢改為會稽潁川漢之碭郡

漢梁泗水漢改為薛郡漢魯東郡琅邪漢之

齊郡漢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

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漢之九原漢改為

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漢之黔

中漢改為長沙漢國凡三十六郡於是與師

踰江平取百越置桂林漢改為南海漢番禺

象郡漢改為閩中漢武帝虛其地合四十郡

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至洮而北沙漠東紫

西帶皆臨大海秦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西

至臨洮羗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

山至遼東周書作雜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呂氏曰春秋之時郡

屬於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受縣下大

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屬於郡秦紀惠文

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

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故守稱及

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

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故按戰

國策楚王以新城為主郡以此攻之郡之所

治必居形勢控扼之地郡者縣之主故謂之

主郡 又曰漢高祖紀有東陽郡吳郡郟郡

灌嬰傳有豫章郡皆非秦郡蓋楚漢之際所

置

凡郡國一百三

晉書地理志曰漢分內史為三郡更置郡國
 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
 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
 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勃海廣漢汝郡合
 二十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武帝改以
 為京兆馮翊扶風是為三輔文增殿九廣平
 城陽淄川濟南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
 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
 宣帝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
 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
 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牁越巂沈黎汶山
 犍為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
 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郡農臨淮西
 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
 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至
 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
 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 通鑑地理通釋曰
 按晉志云郡國一百一十一而漢志止一百三
 以秦郡改之南海因舊名桂林更名鬱林象
 郡更名日南閩中元封元年虛其地則四十

郡省者一因改者三漢初未定兩粵止有三
 十六郡通典謂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
 三亦未改此也以武帝初置郡改之天漢四
 年并沈黎于蜀始元五年罷儋耳臨屯真番
 地節三年并汶山于蜀初元三年罷珠崖凡
 省六郡而臨屯真番元封三年開朝鮮所置
 者晉志不載則并省者四除八郡正合漢志
 一百三之數按史記平準書漢連兵三歲誅
 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即晉志所謂初置者南海至儋耳九郡皆南
 越地武都至汶山五郡皆西南夷地夜郎為
 犍為滇為益州并零陵為十七郡酒泉武威
 張掖敦煌本匈奴昆邪休屠地是為河西四
 郡并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又定朝鮮為四郡
 樂浪玄菟在遼東之東通典云今為東夷之
 地臨屯治東曉真番治雪見于茂陵書又擊
 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亦初郡也元朔置蒼
 海三年而罷元始置西海中興而廢故志不
 著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為六郡
 名將多出焉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

然郡細河疑為潏隨八郡除北地細河而並
右北平上谷漢陽是為緣邊九郡存其國號
而屬漢者曰屬國置都尉安定上郡天水五
原張掖是為五屬國其後金城西河北地亦
置焉按武帝初置無象郡昭紀元鳳五年罷
象郡分屬鬱林牂柯而史不書建置之始蓋
闕文也賈捐之建議棄珠厓曰制南海以為
八郡是時儋耳已并屬珠厓矣 又曰凡中
國為內郡宣元成紀所謂內郡國也緣邊有
夷狄障塞者為外郡又按馬援說楊廣曰前
按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當攷
道三十二 按百官公卿表邑有蠻夷曰道志
中縣邑之以道名者得二十九南郡一夷道
也零陵二營道冷道也廣漢三旬氏道剛氏
道陰平道也蜀郡二嚴道滿氏道也犍為一
犍道也越雋一靈關道也武都五故道平樂
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也隴西四狄道氏
道羗道子道也天水四戎邑道綿諸道略陽
道礪道也安定一月氏道也北地三除道略
畔道羨渠道也上郡一雕陰道也長沙國一

連道也尚缺其三以後書郡國志証之則蜀
郡之汶江道綿虜道武都之武都恰與道三
十二之數相合此志於三縣不言道殆亦闕
文耶

按五屬國通典曰天水安定上郡張掖五原
也志於天水勇士縣曰屬國都尉治滿福於
安定三水縣曰屬國都尉治於上郡龜茲縣
曰屬國都尉治於五原蒲澤縣曰屬國都尉
治惟張掖未言屬國都尉治何地匈奴傳右
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
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屬國
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
掖王海引此志云張掖屬國都尉治日勒
侯國二百四十一

齊召南曰按此據孝平時言凡元始以前封
邑已除為縣者不在其數故高祖功臣惟存
鄼侯武帝功臣僅見騏侯開陵當塗龍頰今
以志之注明侯國者考于各表為疏於左方
其不可考則闕

東河 騏 駒 侯 武帝封

川 頰 成 安 郭 忠 宣 帝 封

周承休 詔封 嘉武
 宜春 王 詔封 昭帝
 歸德 元先 帝賢 封揮
 安陽 帝音 封成
 成陽 帝趙 封臨 成
 鄧武 帝何 封高 祖 封
 安衆 王長 封沙 定 封
 新都 帝王 封莽 元 丹 封
 樂成 許帝 封壽 元 封
 復陽 子長 封延 年 封
 松滋 子六 封安 共 王
 博鄉 子六 封安 共 王
 城都 王 封交 元 帝
 爰城 封趙 長 年 封
 中鄉 子梁 封建 年 封
 鄭子 嚴敬 王 延 年 封
 栗鄉 王東 子平 思 護
 西陽 王東 子平 思 護
 公邱 王 封順 共 王
 汶趙 子周 封肅 順 王

南法安成 王崇元 帝封
 弋陽 任官 昭帝封
 安昌 張禹 成帝封
 博陽 丙吉 宣帝封
 留陳長羅 常惠 宣帝封
 博山 孔光 成帝封
 春陵 買長 沙定 王子
 紅陽 王立 元帝封
 博望 許舜 宣帝封
 江鍾武 度長 沙頃 王子
 九當塗 魏不 害武帝
 曲陽 王根 元帝封
 黃梁 敬王 子順
 却成 成侯 王奉 光宣帝封
 平樂 子梁 遷 王
 留鄉 子梁 就 王
 曲鄉 子梁 荒 王
 廣戚 楚孝 王子 將
 建戌 帝黃 霸 宣

建平 宣帝 封年
 扶陽 帝 封賢
 高柴 子梁 發 王
 初鄉 子梁 夷 王
 即會 子趙 賢 王
 邯溝 子趙 仁 王
 新市 王廣 子川 縵 王
 歷鄉 子廣 必 縵 王
 武陶 王廣 子川 縵 王
 安鄉 子趙 喜 朝 王
 樂陽 子趙 悅 王
 都鄉 子趙 景 王
 信鄉 子趙 景 王
 州鄉 王河 子 禁
 成中 子山 喜 康
 利鄉 子中 山 喜 康
 益昌 王廣 子 嬰 安
 西鄉 王廣 子 陽 嬰 安
 高郭 王河 子 間 嬰 安
 參戶 王河 子 間 嬰 安

栗王 趙子 敬 樂 肅
 高子 梁 封 譚 元
 平阿 王 封 譚 元
 即裴 王 封 譚 元
 平恩 許帝 封 漢 道 肅
 鹿鉅 氏 趙 子 敬 肅
 安定 王 封 賀 肅
 樂信 子 封 賀 肅
 栢鄉 子 封 賀 肅
 常封 斯 子 封 賀 肅
 山封 斯 子 封 賀 肅
 平臺 帝 封 元 宣
 清東 王 封 元 宣
 河清 王 封 元 宣
 涿郡 王 封 元 宣
 廣望 王 封 元 宣
 樊與 王 封 元 宣
 良鄉 王 封 元 宣
 臨鄉 王 封 元 宣
 陽鄉 王 封 元 宣
 阿武 王 封 元 宣
 新昌 王 封 元 宣
 修市 王 封 元 宣

景成 王河 子間 戴
蒲領 王廣 子川 惠
柳陽 已孝 王六 世
原平 王齊 子悼 惠
富平 張安 世昭 帝封 〇按表云
平原 而水 柱注 云食 陳留
楊虛 帝嘗 順元
安侯 〇按表 濟北 王子 安陽
被陽 燕齊 傳孝 六王 世子
南齊 朝陽 王廣 子佳 屬 聖
空成 王苗 子川 恒 懿

章卿 齊孝 王子
定越 莽池 子
臨樂 子北 成式
羽濟 子北 成式
合陽 帝梁 喜宣
龍頽 帝韓 悅武
乘干 平安 齊傳 孝六 世子
繁安 忠齊 傳孝 六王 世子
號王 趙子 敬肅
山泰 寧陽 子魯 恒 王
挑鄉 王東 子平 宣
平廣 〇按表 廣侯 使平 朕 李 帝
平城 〇按表 廣侯 使平 朕 李 帝
執王 子息 項
平望 王苗 子川 懿
柳泉 表在 南陽 疆
饒表 戴王 子陽 疆
密鄉 王膠 子東 林 項
樂都 王膠 子東 項
上鄉 王膠 子東 項
減鄉 王高 子密 安 項

膠陽 王城 子陽 禹 頊
虛水 王城 子陽 禹 頊
臨原 〇按表 有麗 茲
麗侯 〇按表 有麗 茲
伊鄉 王城 子陽 戴 遷
魏其 王勝 子東 康 遷
昆山 王城 子陽 荒 光
折泉 王城 子陽 荒 光
房山 王城 子陽 荒 光
駟望 帝冷 封廣 元 勇
高陵 帝方 封進 元 戴
石山 王城 子陽 戴 元
蘭祺 子魯 臨安 王元 戴
山鄉 子魯 臨安 王元 戴
容邱 子魯 安山 王元 戴

東陽 樂 〇按表 有春 夜 徒 澤 城 陽 頊
餅王 子成 靖
雲子 齊信 孝王
雲子 齊信 孝王
阜虞 王膠 子東 康 昌
箕城 子陽 文荒 昌
高鄉 王城 子陽 休 惠
即來 王城 子陽 休 惠
武鄉 王高 子密 慶 頊
新山 王高 子密 慶 頊
高陽 帝薛 封宣 成
參封 王城 子陽 嗣 戴
博石 王城 子陽 淵 荒
慎鄉 王城 子陽 淵 荒
安邱 王高 子密 慶 頊
臨安 王膠 子東 林 項
良成 子魯 臨安 王元 戴
南成 子魯 臨安 王元 戴
建鄉 子魯 臨安 王元 戴
東安 子魯 臨安 王元 戴

臨都子未央	沛郡之東鄉子梁方敬王	山之式城子荒	國者僅一百九十一國	按總計云侯國二百四十一而志中自注侯	東昌王子清子河剛成	西梁子廣子川戴王	樂鄉王子河子間於王	平陽王子長沙定六世子	廣陵王子	零都長沙定六世子	章安王子舜宣	襄平王子廣子陵厲	廣平王子廣子陵德	開陵王子封成子武絕帝	都平王子城子陽荒	建陵王子魯子逆王	武陽王子史子四孝王	陰平王子楚子四孝王	平曲王子廣子陵厲	建陽王子魯子咸王
山陽郡之瓊邱	灑陽子梁王	富陽子平思	缺五十國今按如泰	泉陵王子長沙定六世子	曲梁王子平子干項	平隄王子河子間於王	昌成王子廣子川戴王	泉陵王子長沙定六世子	樂陵王子長沙定六世子	蘭陽王子廣子陵厲	昌陽王子魯子逆王	高平王子魏子相和	昌慮王子魯子永王	新陽王子魯子永王	都陽王子城子陽戴	于鄉王子水子定勤				

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尚書疏曰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城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為路方直而

臨淮郡之西平	延鄉李譚封	濟陰郡之稅	齊郡之廣饒	臨朐王子魯子懿	牟平王子魯子懿	陽石王子魯子懿	東郡之樂昌	濟陰郡之成陽	豫章郡之海昏	中山國之安國	廣陽國之方城	平鄉王子平子項	昭陽王子長沙定六世子	中不注蓋闕文也	千乘郡之高昌	樂安王子平子思	汲郡之鄭	臺鄉王子魯子懿	東萊郡之平度	徐鄉王子魯子懿	陳留郡之外黃	江夏郡之安陸	代郡之廣昌	零陵郡之夫夷	信都國之挑	廣平國之平利	長沙國之承陽	皆哀平之間現在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之漢書所信乃謂著地以跡屈曲而量之
所以數不同也通鑑地理通釋曰林氏云

漢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里數倍加者古今

尺步不同吳氏云南北萬三千餘里舉朔方

日南而言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西南夷

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

鮮由涉何昔者堯禹之德訖于四海而地不

盡四海故地不足而德有餘若漢則廣地而

已秦地南不遠閩粵北不可太太原漢又廣於

國也秦凡中為內即宣元成紀所謂內郡

說揚廣曰前按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當揚雄曰天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

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注云會稽東部都

尉燉煌玉門閼侯

群可懸不可懸

宋祁曰可懸下越本無不可懸三字淳化本

無不壘二字即本無可字

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

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齊呂南曰按帝王世紀曰民戶千三百二十

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

漢四叶訖百七十八人皇甫謐所計戶口必
本此志而數目泰差將轉寫之誤耶抑所見

古本固有不同耶

劉向略言其地分

宋祁曰地字景本作域

昔伯益知禽獸

毛詩秦風疏曰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

禽獸是知其言語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

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遠云伯益曉是術

蒸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

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

迺封為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

齊呂南曰按此隴西非郡名言隴縣之西有

秦亭秦谷即是其地隴縣屬天水郡後書郡

國志隴有大坂名隴坻礪坻聚有秦亭注云

秦之先起於此

南賈漢楚漢楚僮

宋祁曰漢楚二字當刪

西近邛苻苻馬旄牛

宋祁曰當刪一苻字

魏地中野分野也其界伯高以東盡河
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名陵隱疆新汲西
華長平潁川之舞陽許偃陵河南之開封中
年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

日知錄曰按左傳子產曰遷寔沈於大夏主
參故參為晉星然其疆界亦當至河而止若
志所列陳留已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
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
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據後來之疆土
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鄭曰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
監殷民謂之三監

毛詩邶風疏曰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鄭不
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
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
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
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為監祿父非一監
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
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

三叔為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
鄭彖為長然則書叙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
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
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
為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
王制同也

遷邶庸之民于維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
同風

毛詩邶風疏曰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
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
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
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

即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師古曰今中
愚按當是瀟瀟之誤
故參為晉星

蔡邕月令章句曰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
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
相覆為千里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
維邑成周也方六百里者六百方百里也
里者三十一方六百里者三百方百里也

憑按注詩王風疏引此以為巨瓚之言師古
襲用之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
也

左傳疏曰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
地分或多或火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
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

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

宋祁曰世字下淳化本有亦字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
野與韓同分

齊召南曰按壽星之次星曰角亢律歷志曰
壽星初軫十二度中角十度終於氐四度安
在其為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也夫自東井
十度至柳三度為鶉首之次秦之分野也柳
七星張為鶉火之次周之分野也翼軫為鶉
尾之次楚之分野也豈有自辰至未遠及四
次以為一地之次星乎哉二句明係轉寫之
訛 愚按依蔡氏月令章句空云自軫六度
至亢六度

趙冲山地簿以隸

宋祁曰中山地下列本又一地字

彈拉跣謂師古曰跣音它類反跣字與履同履

演繁露曰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為屨其三面

稍隆起惟當脚跟處正低即師古所指也

以詐力相傾

宋祁曰一本傾下有務字

於天文別屬燕

蔡氏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

大梁之次趙之分也

夫樂浪海中

劉敞曰夫字空屬上句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召南曰按析木之次星曰尾箕律歷志曰

木初尾十度中箕七度終於斗十一度此言

一次之全度也燕地祇占尾箕不及南斗何

級自危四度至斗六度乎若順數則自危至

斗幾乎週天矣若逆而數之則自危而虛而

女而牽牛而南斗全非尾箕又何以云析木

之次也此必轉寫之誤 愚按依蔡氏月令

漳河以迄相泥四度至斗六度

齊地危之分野也

蔡氏月令章句曰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

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

皆齊分也

宋祁曰一本作分地

可不慎哉

宋初曰慎疑作憤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

蔡氏月令章句曰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

降婁之次魯之分野

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日知錄曰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

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於魯

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

宋地也當以此並存異說以備攷當小注於

下而誤連書者也

宋地房心之分野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

大火之次宋之分野

昔堯作游城陽如淳曰成陽在定陶今者堯冢靈臺

日知錄曰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冢靈

臺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使

使者祠唐堯于成陽靈臺安帝紀延光三年

二月庚寅使使者祠唐堯于成陽皇覽云堯

冢在濟陰成陽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葬濟

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林水經注城陽

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

城為西南稱曰靈臺後漢堯母碑曰慶都

名曰鄉曰崇仁邑號修葺皆立廟四周列水

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笱不

敢採捕廟前並列數碑括柏成林二陵南北

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修整堯陵東城

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

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檉聯蔭扶疏里餘中山

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破

碎略盡於城為西南在靈臺之東北宋史神

宗熙寧元年七月七日知濮州韓鐸言堯陵

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慶都靈臺

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

奉洒掃役之成陽在漢為濟陰屬縣北齊廢
復廢今曹州東北六里故雷澤城是也而集古錄有漢堯祠及
堯母祠碑是廟與碑宋時猶在也然開寶之
詔帝堯之祠乃在鄆州今在東平州東北三十里蘆泉山之陽
意者自石晉開運之初黃河決于曹濮堯陵
為水所浸乃移之高地乎而後代因之不復
考正矣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楚也

蔡氏月令章句曰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
及章之次衛之分野

楚地翼軫之分楚也

蔡氏月令章句曰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
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

內滅陳魯之國

劉攽曰嚴王未嘗滅魯也

果菽羸蛤

愚按史記作果隋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
古少字也羸力和反果搖猶搖墨也裹也今
楚越之俗尚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
鱉民多採捕積聚搖墨也裹煮而食之班固

不曉襄滌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理乃改
云果菽羸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
刊誤補遺曰按周章之弟世家作虞仲志作
吳中吳聲轉而為虞仲中古字通則吳中即
虞仲矣然周本紀以虞仲為太伯之弟而世
家與志以虞仲為周章之弟者按周章弟其
初自有名而史失之方武王封周章弟為虞
公本以為逸民虞仲之後當時因以虞仲目
之如二統之後稱統仲統叔趙盾之後稱趙
孟也張守節云周章弟名仲初封於虞後人
以國配仲故又統始祖為虞仲如其說則是
以曾孫而變祖字恐無是理北吳無亦謂之
吳故以北冠之以別荆蠻之吳如統之分東
西耳其轉而為虞則統猶為郭也志以虞為
北吳而齊語謂為西吳者蓋在北在西從周
所都言之世家曰封周章弟於周之北則以
為北吳者以其在鎬京之北鄭語曰當成周
者西有虞統則以為西吳者以其在成周之
西二說所以不同

初淮南王吳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也如淳曰得女寵或去男揚州之民二男而五女也師古曰志亦言土地風氣既足安能使多女也

劉敞曰班氏作史雜采異說亦安能無失瓚舉揚州之說是矣

三江五湖之利

刊誤補遺曰按國語伍子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然則三江五湖吳越所共非吳獨得而有

也以春秋內外傳考之句踐率中軍泝江注吳江也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吳王軍於江北越軍於江南注松江也又越與吳戰于五湖注今太湖也吳伐越越子禦之陳于攜李夫差敗越于夫椒注攜李在嘉興縣夫椒在太湖中傳稱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西至于姑蔑注禦兒在嘉興縣姑蔑在太湖中按吳越相攻其在攜李在禦兒在笠澤則今秀州及吳江縣吳松江地其在五湖在夫椒在姑蔑則今太湖也凡今嘉興華亭

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觀此則三江五湖為吳越共地審矣志以會稽以下八郡為吳地而以蒼梧以下七郡為越地按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至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未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鄞富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志當如韓魏之於潁川分明之可也

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

臣瓚曰洎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按世本越為芋姓與楚同祖故國語曰芋姓夔越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芋姓之越亦句踐之後不謂南越也師古曰越之為號其來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瓚說非也劉敞曰瓚所云越非禹後亦謂百越之君耳豈指七八千里內之民乎班氏所舉但是會稽一越爾瓚以一越證之亦未為失而頗

黨其所注書味五字遂曲排之非通論也
後五世為楚所滅

愚按越世家句踐至無彊六世
溝洫志第九

愚按自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以上皆本史
記河渠書自鄭國渠以下皆班氏自作
泥行乘羸山行則揭

尚書孔傳云泥乘輶山乘標史記云泥行蹈
橈山行即橋疏曰尸子云山行乘輶泥行乘
莖慎子云為羸者患塗之泥也應劭曰揭或
作標為人所牽引也輶與羸為一標與揭舉
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
是

及明津維內

宋祁曰明御本作盟

至于大伍

劉奉世曰師古以為在成阜非也 齊召南
曰按此條下師古但引鄭氏張晏巨瓚之說
不加斷語而地理志引禹貢至于大伍注曰
山丹重曰伍大伍在成阜此劉氏之所譏也

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巨瓚以為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
勃海禹時不注也 齊召南曰按尚書但云
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漢志
用之本無差誤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移
徙不定而其入海之口必于直沽至漢固如
故也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徙頓邱東南
流入渤海其入渤海不異禹時所異者改道
徙頓邱東南自頓邱而東北注渤海此非大
河故道耳志于魏郡鄴縣曰故大河在東北
入海于渤海郡成平縣曰虜沱河民曰徒駭
河此則禹河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渤海
乎使禹河不注渤海則史記于宣房之築又
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瓚說非
是師古不訂正何耶

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
與濟汝淮泗會

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
之間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也
齊召南曰按鴻溝即指汴渠地理志河南郡

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滎東南至陳入潁過
郡四行七百八十里又陳留郡陳留縣魯渠
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又浚儀縣
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
千三百六十里又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滎東
北至都閔入洋理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
又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句
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此宋鄭陳蔡曹衛水道
之明証也汴渠首受滎澤即是濟水何必遠
求于千乘注海之濟口乎劉氏疑于所不必

穀何也

於楚

困學紀聞曰朱子答吳斗南書溝洫志於楚
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
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

呂氏春秋曰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
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
得其利 困學紀聞曰溝洫令史起引漳水

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為聖今為
鹵為斥鹵 閻若璩曰按河渠書以引漳水
溉鄴為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
起當襄王時皆為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
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
志亦云爾

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
注鉅野

齊召南曰按史記作四十有餘年自孝文十
二年河決東郡至元光三年河決濮陽實三
十六年此則漢志訂史記之失也

時鄭當時為大司農

齊召南曰按百官公卿表曰景帝後元年更
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然則
元光時止應言大農史記鄭當時為大農是
也又按表元光五年詹事鄭當時為大農令
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五百餘里徑
易

劉奉世曰按今渭由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
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

間隔瀟瀟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殺今亦無其迹

漕度可令三月罷

愚按漕字空屬上句云徑易漕

故盡河奕棄地

宋祁曰奕即本作埭

其後嚴熊

史記作莊熊罷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師古曰商顏商山之顏也

劉奉世曰洛水南入渭商山乃在渭水之南

甚遠何由穿渠至其下也且別一山名顏

說失之

吾山平兮鉅野

水經注曰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即吾

山也武帝所謂吾山平也

蓄桑浮兮淮泗滿如淳曰蓄桑邑名為水所浮漂

齊呂南曰按史記秦紀惠文王改元之二年

張儀與齊楚大臣會蓄桑魏世家注徐廣曰

在梁與彭城之間是邑名之記

寧長菱兮湛美玉

臣瓚曰竹葦組謂之菱所以引置土石也師

古曰菱字互從竹 愚按魏書序紀帝征衛

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組約漸五代史李

存進傳以葦管維大艦為浮梁葦菱類則長

菱之菱不必定從竹也前云東郡燒草則菱

葦之屬所優饒矣

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隸辨曰校官碑董竝字公防按即房字唐公

房碑君字公防房亦作防隸釋云隸釋云隸

法房字其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

或作防皆非也據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

生殿內防中漢書溝洫志築宮其上名曰宣

防皆防字傳寫之誤也

今內史稻田租掣重

日知錄曰掣偏也說文有掣字註云角一俯

一仰意同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

河信都勃海入海

齊呂南曰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

海此志所云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

海即地理志所云過郡四行千五百里者也
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

劉奉世曰河不流行不字宜為水字或衍不字

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

華陽國志曰知術光祿大夫閔內侯王延世

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蘓兩津今

見在成平東光隔界中師古曰徒駭者言禹治

驚駭也胡蘓下流急疾之貌也禹

愚按師古蓋用李巡注爾雅之說尚書疏云

對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空

徒駭太史因禹立名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

齊古南曰按觀下自是黎陽縣近河地名不

然畔觀屬東郡觀津屬信都皆不得獨稱觀

字

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如淳曰然則隄在郭

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

劉奉世曰如瓚說則是河已沒黎陽城矣非

也如說為是不然則黎陽因隄一面為城如

今之澶州故郭門乃在隄外矣
水留十三日隄潰
宋祁曰晏本隄潰下有二所兩字

漢書疏證卷十一

藝文志第十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

王應麟改證曰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漢興獨有一叔孫通

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

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始使掌故朝錯

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牙至孝武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

表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趙岐孟子題辭孝

文故廣進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

博士

於是建藏書之策

如淳曰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

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考證曰通典漢氏國籍所在有石渠延閣廣

內貯之於外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臺秘

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百官表御

殿中蘭臺掌七畧曰孝武勅丞相公孫弘廣

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止山

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歆錄曰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報言

臣向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

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風俗通云

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君判定可繕馬

者以上素

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

改證曰隋志劉向七畧別錄二十卷劉歆七

畧七卷劉向所條疏各有其部歆嗣父業乃從

錄閣上著為七畧大

故有輯畧師古曰輯與集同

刊誤補遺曰按當是時猶未以集名書故此

志所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勗

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

三曰文翰志亦未以集名之梁阮孝緒為七

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况等詩賦

之文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吏官別集之

名漢東京所創按閔馬父論商頌輯之亂韋

昭曰輯成也竊謂別集之名雖始於東京實

本於劉歆之輯略而輯畧又本於商頌之輯

云

王氏二篇附

攷證曰晁氏曰易家著書自王同始學官自

揚何始

韓氏二篇名

攷證曰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

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涿郡

韓生其後也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

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蓋寬饒從受焉寬饒

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

古五子十八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

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日甲

子至壬子凡五子律歷志日有六甲辰有五

子注云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

淮南道訓二篇

攷證曰七畧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

張平子思元賦文君為我瑞著芳利飛遁以

保名注云避上九曰飛遁無不利淮南九師

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啟飛

避離休法亦引之劉向別錄所校讎中易傳

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

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

南九師書文中子謂九師與而易道散隋志

其書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攷證曰唐大衍曆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

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

氏又以卦爻配養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

分至之者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頓音并

大書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

災皆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

錯亂而不明京房傳注孟康曰分卦五日之

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

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消息卦為

辟辟居也息卦曰太陰消息卦曰太陽其餘卦

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

專卦用事云谷水以京房易占對日食李

固對策引京房易即嶺按房飛侯表察象政

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其韻觀我端明

釋文坎卦京作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卷之七
京氏易傳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
亦訟而成之
京房章句十二卷
七卷
云
是氏
曰漢志為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
隋志有京
章句十卷
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
唐藝文
志有京章句十卷
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
卷
今其章句亡矣
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
祚之書
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
積美雜占條
例法一卷
或共題易傳四卷
而名皆與古不
同
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美易
傳
段隋唐志之錯卦是也
錯卦在隋七卷
唐
八卷
所謂積美雜占條例法者
段隋逆刺占
災異十二卷
是也
至唐逆刺三卷
而亡其九
卷
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
段隋志周易占十二卷
是也

章句施孟梁邱氏各二篇

段證曰儒林傳初易唯有楊孝宣世立施孟
梁邱元帝立京氏隋志梁邱施高亡於西晉
孟京有書燕師陸澄曰易自商瞿之後雖有
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許氏說文稱易孟

氏其文多異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

云晉卦

京氏改嘉十二篇

管城碩記曰據儒林傳房授東海放嘉則嘉

乃京之門人非京所授受易者又段當作段

字譌也後漢馮異傳段建東漢紀作建紀班

彪傳段肅固集作段肅皆以字近而訛

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

段證曰費直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王瓚

未得立陳元鄭眾皆傳費氏學建武中韓歆

上疏欲為費氏立博士范升奏非急務馬融

為傳授鄭康成康成作為注荀爽又作傳自

是費氏大典釋文序錄費直高相專說陰陽

災異未立學宮後漢費與高遂徽二次度數十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

段證曰釋文引古文如彙作曹翻作備介作

矧枕作沈踰踰作踏躑端作禰劉向引易曰

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又引易大傳曰誣神者

殃及三世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矣

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遠引者曰差以毫釐
誤以千里東方朔引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
釐誤以千里今揚燕此語抄隨程氏曰此緯
書通卦驗之文說苑引勞而不怨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
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歟
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又云天地動而萬物變化坊記引不耕獲不
菑畲田

唯賈氏經典古文同

攷證曰揚文之異者漢書引噍噍喪其象介
日中見昧其欲汲汲不如西邦之滄祭說文
引夕陽若黃坑龍有悔乘馬驪如再三黷視
既平百穀草木麗於地以往避包荒用馮河
僅牛之吾泣涕德如其牛習天旱割君子豹
變其文斐也噬乾食明出地上晉鼎彝邑凡
稽恒凶折馬壯吉統升大吉履虎尾號號臺
其屋日昃之離需有衣絮繫執執任夫乾雀
然天地壹壹猶牛乘馬奉天而地重門擊棟
燥萬物者莫璞于離雜而不越為駒類又引

經二十九卷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水并法也今者所無文
序曰其稱焉蓋周禮注引其刑劇禱有衣絮
參天兩地而奇數異為宣髮緇衣引恒其德
頃深衣引直其政方其義也史記引乾稱蜚
龍鴻漸于般狐涉冰濡其尾後漢劉修碑動
乎儉中鬼神富謙魏文帝記注太史許芝引
初六履霜陰始愆也內則注引明夷睇于左
股即頤引因而不失其所字

攷證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誓一篇
劉歆曰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引
白魚入于王舟有火燬于王屋流為烏郊祀
志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在天之大
律毛詩美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詩正義引師乃鼓諫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
地咸曰攷攷無怠又曰司馬在前周禮疏引
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天子
發拜手稽首說苑引附下而附下者死附下
而附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伏生無此篇而書傳

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為此語抑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未可知也房宏等說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別錄云武帝未得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曰孟子引大誓也乃聞不吉又曰二十九篇是計泰若計也發罪鈞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泰誓非伏生所傳而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蓋太史公當武帝時泰誓已出而入伏生書內故總言之孔臧與安國書云義難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周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白百篇邪此劉歆所謂以尚書為備

傳四十一篇

政證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張生張

生後歐陽生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舛釋文序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鄭康成注其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教子各論所聞以己意編綴其間而別作章句又將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泰此目錄凡四十一篇康成詮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者尾不偷劉向傳贊云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唐志又有楊到一卷大傳篇有九共帝告以西伯戡桀為錢者同命為吳命賞誓為彭誓呂刑為甫刑序又有嘉禾掄詰今本闕又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酒詰王曰封唯曰君主壁皆古文所無漢儒五行傳其原自大傳其汎為災異之說吳氏曰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石林葉氏曰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騰作於周公後何可盡據文記以平在朔易為便伏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非草裝之以珠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

著

攷證曰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
 七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聞見於義疏
 葉氏曰自漢訖西晉言書唯祖歐陽氏鄭康
 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郊祀志引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陸
 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
 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從歐
 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桓榮習
 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
 長多通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
 言子都獲刪省定成十二萬言夏侯勝從歐
 陽氏問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米獲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
 章句然則大小夏侯皆歐陽之學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攷證曰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本代生大傳云維王若元祀帝令大禹沈約曰伏生劉紀大傳五行之步于上帝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隋志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注餘詳本傳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攷證曰夏侯始昌推五行傳傳族子應下及
 許商其傳與劉向同儒林傳商善為美著五
 行論夏侯始昌曰天火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對言在鴻範傳
 周書七十一篇

史通曰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
 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
 其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
 滓穢相舛恒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
 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
 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攷證
 曰隋志雜史有周書十卷今本凡七十篇始
 於度朔終於器服晉孔晁注隋唐志皆云得
 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晉紀咸寧五
 前古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而司馬遷
 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周禮儀
 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注
 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
 中秘其後稍隱邪今篇目比漢但闕其一繫
 之汲冢失其本矣杜預注左傳學之柔矣謂

逸詩見周書而狼臙所稱周志勇則害工不
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千里百縣縣有四
耶又引以為上大夫受縣之注預注五傳既
記及家書始
出見呂氏春秋引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擊
也楚世家引微起無先獲秦引縣縣不能蔓
蔓奈何蒙恬傳引必參而伍之蕭何引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用谷永引記功忘過宜為君王商傳引
以左避事君者誅揚賜引天子見怪則修德
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
食非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
言者常下言者權戰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貨殖傳引
農不出則乏食上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
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說文引朕實不明以
仇伯父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粵腦張衡集
引乃命少皞清皆曰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
豈在逸篇乎書多取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
國之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
也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

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此書第
五十四若周史記之名太史公謂孔子西觀
周室論史記舊聞又謂周太史伯陽讀史記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又曰史記獨藏周室
而說公羊者以為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
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實書薛氏
曰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而
職於太史止齋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
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
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於是亦
董史是也秦必曰讀非史記周仲尼不
米 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議奏四十二篇
政證曰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
拊假倉
孔子卷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
序言其作意
政證曰書序古文本自為一篇在百篇之後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朱文公曰書小序非
孔子作或頗與經不合序云書序序所以為
作者之意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

始以為孔子所作五季胡氏曰康誥蓋或王命康叔之辭不得不捨書序而從經史林氏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吳氏曰先序者孔子之序猶詩之大序也再序者當時之序猶詩之小序也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兩古曰家語孔勝哉子舊壁中漢紀尹敏傳尚書若經論語若夫云孔壁所藏二說不同

攷證曰隋志云武帝時共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酒誥疏簡一

攷證曰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其說簡之文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攷證曰歐陽爰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宋歐求毛欵目子如羸內語放勳中器伯翳金縢記戲乃獲注禮大命畱蘇南恂得五瑞琳遷傳納某水涕可厭漿唯畱盟諸夏秋瑤瑣內憂服取田力高思曰慮畏用六

在書泉登錄平歸東作剛而慕五品不德處吠澮距川若升朱豕豎三苗焉獸毳毳一作毳毛蓬以記之草木新苞舅春諸吉唯葡萄枯愈山雖州姆野相時恐民若類木之有苞枿一作我與受其退西伯戡鬻使百工復求得之傳巖至于媯婦上不基于山德我之不辨無有作敗曰國國者邑澤光明古文作悌今以為國鄭依曰頁夏氏之民切墜有疾不念焯見三有俊心在受德恣王三宿三祭三瓦菜誓詔詔猗無他技大命不孽一人冕執欽維緇有稽惟其敷丹矚戡戡善誦言琛火粉米旁速孱功教育子說皆與古文合度西曰柳穀於蕃時雍辨秩東作辨秩南為辨秩南為敬致日永寅餞入日辨秩西成辨在朔若曰短宅喁夷稘三百有六旬顧畏于民說文多辨讓於德不台朱析柏參有能俾雙惟利之滋哉修五禮五樂黎民祖飢亡教佚欲有國一日二日萬機五刑五庸哉茲哉茂哉高拜謹言敬授民時還瑞于羣后御德忝帝位歌詠言聲依詠歸假于祖稱用特贊遷

有無化居群食根食天功人其代之予收聞
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一作采政想辨章百
姓又作知人則愆五流有度黃淺納日毋曠
展官放勛乃俎欽明文思晏晏旁施象刑維
明朔淫于家沈州海瀕廣渴榮播既都民降
丘宅土均于江海二百里任邦母若丹朱教
天關剝一作揲絕其命予則奴戮女作女鳩女
房母若火始庸庸若夫之有志今汝慙慙若
藥不巧眩說築博險之野有蜚雉登鼎耳而
雖自清人自獻于先王惟先假王正厥事天
既付命正厥德庶草繁舞叶穀彛倫故擇母
悔矜寡而畏高明不黨不偏王道平平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叶用五紀譽用五福羞用五
事艾用三德艾時陽若愆時與若舒恒與若
霧恒風若經聖洪水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
曰雨曰濟曰圍曰蠹曰尅西旅獻葷是有負
子之責於天我舊云孩子民儀有十夫惟乃
王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克明明德祗祗畏畏
顛民戴璧秉圭羣飲女無失不敢階上帝命
爾不克速省在夏后之詞維丙午壽皇天既

附中國民知我國有少辨未未示予卜休恒
吉乃女其恣自學功高宗梁閻三年不言作
陰母遠以萬民惟正之共母淫于酒母逸于
游田不禦克奔乃惟孺子彼越惟有胥賦小
大多政則克度之克猶繹之創申勅寧王之
德武王惟明勿以諛人文王作孝作敬公母
困我哉生霸惻矜乃身乃用其婦人之言尚
桓桓作既禾常故常任哲民惟刑一作我嗣
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道失前人光在家不
知命不勇天應罪謀乃亡隊命用勅相我邦
家天罪謀辭凭玉几軍力賞罰茲道能念予
一人王乃泚沫水我有戮于西敢翼股命作
賄息謹之命王耄荒度作詳判以詰四方刑
罰時輕時重懲非死按極于病報以庶託天
齊乎人保我一日爰制百姓于刑之表其審
核之告汝詳刑惟法惟求上刑挾輕下刑挾
重其罰百率即我擲事罔克者壽地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陳宗赤刀鮮誓一作峙乃饒糧
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維哉哉善靖言俾君子
焉德善編言以編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此其

暴也蔡邕所書石經女母翁傳成人度前日
 安定厥國興降不永崇降女比猶念以相從
 各命申勛建大命厥遺任父母弟不地曰陳
 其五行毋編毋黨有年于茲惟乃劫乃憲既
 延乃既誕乃天命自亮以民祗懼肆高宗之饗
 國有年懷保小人惠于矜寡毋劫于道田母
 兄曰今日無人乃訓變正刑則兄曰敬德且
 以前人之微言是固顯哉厥世鮮光光黼衣
 康此殘婢存於今者也若左傳引聖有暮勳
 茂不茂引五子之歌行師彼天常四字又引

康誥曰父子弟兄罪不相及今無此語惟命
常注云康禮記引兇命而正事純而祭民立
結今亦無禮記引兇命而正事純而祭民立
為不尹告及湯君雅憂日暑雨小民惟曰
惟曰又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存以享高宗
 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讞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捕刑之不迪帝典曰克明峻德又以剖申
 勸軍王之德為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得士
勸軍王之德為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得士
古文似近之德引庶言同而無則繹二字尹吉
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憂也尹吉亦為先國語
 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惠于小民唯政之

恭又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孟子
 引天誅造攻自牧官有攸不惟臣東征綴厥
 士女無畏寧爾也非獻百姓也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唯我在凡民罔不懲
 自作孽不可活墨子引呂刑群后之肆在下
 明明不常三后成功維微於民答父字之異
 者至於荀子引中籛之言諸侯自為得師者
 王得友者霸得殺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
 亡又引康誥如覆手天惟文王敬忌一人以
 擇先儒以為緣妄心又引道經曰人心之危道
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隱注以為伊
訓之無此語又引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後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十
 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賈逵撰歐陽大小夏
 侯尚書古文同異集為三卷

書者古之號令

攷證曰艾軒林氏曰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
 秋蓋以左右二史分掌之秦置尚書於禁中
 以通章奏漢之詔命在尚書以尚書主王言
 故秦漢因是名官先儒以為上古之書則失
 之書直言也

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

攷證曰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魯魯以其國所傳皆眾人之說也毛韓以其姓所傳乃專門之學也南宗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晁氏曰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芻芣芻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逵以騶虞為天子之圃以木瓜為下之報工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采芣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閔睢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略見者韓詩之序曰采芣湯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媛棘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韓詩序文云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南頌美采芣公歐陽氏曰韓詩道說往往見於他書至經文亦不同如送遠都美之類又曰孔子言閔睢哀而不

傷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社席閔睢作而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時謂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已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魯故二十五卷

攷證曰儒林傳申公事浮丘伯受詩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別關弗傳晁氏曰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後漢與服志注引魯訓

魯詩二十八卷 攷證曰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間引詩以證其說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荀卿之學魯詩之原也劉向為楚元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丘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 吾丞武樂碑云治魯詩經章句

齊后氏故二十卷

攷證曰后倉事夏候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

衡奉言五際流為災異之說衡議論最為近

理代燕以明齊詩攷定章句作解說九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攷證曰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

未詳其名

韓內傳四卷

攷證曰韓生推詩之意為內外傳數萬言其

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白虎通引韓

詩內傳隋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又選

注多引之後漢薛漢父子以章句著詩攷

義云齊韓之後以詩經為章句與耳非

有壁中舊本可據說之曰說韓詩者請其

韓外傳六卷

攷證曰隋志十卷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

傳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

書大傳之流攷陽子曰外傳非嬰傳詩之詳

義絕異而群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

人亦不信

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攷證曰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

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正義云毛為詁

九卷不知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

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

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

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詩譜曰魯人大毛公

為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

毛公為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蕭宗詔選高才受毛

序錄小毛公一云名萇詩遂行於世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

鄭玄作笺漢水李氏曰毛之詩簡而深此獻

王所以高其學也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

多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揆述而議性情

也魏氏曰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脫無改字正義

云故訓者依故昔曹氏曰許氏說文援據古

文毛氏詩其文與今多異呂氏曰左氏所引

詩多與毛詩合歐陽氏曰毛詩序與孟子說

詩多合隋志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

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

如淵蓋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詩序鄭氏以
之者

古有采詩之官

攷證曰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
振本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章律
以聞於天子葉氏曰列子言文我蒸民莫匪
爾極者先之時所謂詩也尚書大傳言日月
光華如余一人者舜之時所謂詩也古者天
子五載一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風俗二帝
之世工以納言時而聽之其施之學校以教
士典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刑取
著以為經

下取魯

宋祁曰景本取作采

凡三百五篇

攷證曰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
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閑雅
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又王為大雅
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按歌之以

宋合韻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十一篇七
其辭者六篇攷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
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
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諫
篇人事決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經首
之類

魯最為近之

攷證曰杜欽謂佩玉晏鳴聞雖嘆之鄭氏注
坊記以先君之思為衛夫人定姜之詩皆魯
詩也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攷證曰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
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
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中傳魏人李克
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
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今按詩
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即高孟子公孫丑問
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怨曰國哉高叟
入為詩也維天之命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
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

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思弟子

禮古經五十六卷

攷證曰劉歆欲立逸禮移書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內論衛謂宣帝時得儀禮既曰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除三十九篇絕無師說七錄云餘秘在於館志云禮古經出於魯海及孔氏劉藝論云孔今其篇名類見於他書若學禮壁得之

天子巡狩禮內車朝貢禮聘禮朝事儀禮注丞嘗禮既射人中雷禮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器注禮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論蔡邕本命篇通聘禮志荀又有奔喪投壺遷廟蒙廟曲禮典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少儀云古經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七十篇後七十皆

攷證曰儒林傳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正義謝承云秦伐人按今儀禮士禮有冠婚相有魯人高堂伯人按今儀禮士禮有冠婚相見表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

大夫禮喪服傳子夏所為白虎通謂之禮服傳鄭康成注以今古二字並之或從今或從古或疊二文別釋餘義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親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歐陽氏曰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遜不可失七錄云博士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攷證曰隋牛如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

記百三十一篇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攷證曰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虎通後漢王霸記注官瑞命記論選注辨與服志注孔子三朝記書注漢月令記大學名記春秋志雜記正義云桑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斅等所說也

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
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和亦引明堂陰陽
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
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王史氏二十一篇

攷證曰隋志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

劉向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

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

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

百十四篇

曲臺后倉九篇

學與于元常朔三學晉灼曰天子禮也射官
士弟子是也先靖因董仲舒而與馬福士里
養天子之也史謂立武學於時以官甚賈於
故武文是以是學列於武學時明以官甚賈
號所文是也學起也韓延壽修官第子注謂
者舍文則翁修也學起也韓延壽修官第子注
官舍文則翁修也學起也韓延壽修官第子注
太學而何儒林傳學國時官與舊官第子注
皆故文有下云武郡國時官與舊官第子注
校官高有籍天傳於元立學而令天子之郡
太學之理紀於元立學而令天子之郡國時
士學之子員紀於元立學而令天子之郡國
字五脫之耳通太元立學而令天子之郡國
官五脫之耳通太元立學而令天子之郡國
歌詩太取儒林傳學國時官與舊官第子注
謂歌詩太取儒林傳學國時官與舊官第子注

漢書疏證 卷一一

學官而尊事之官也如博士官也前注即官當
作館易官有官館通家作

攷證曰本傳倉說禮數萬言說曰后氏曲臺

記授大小戴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

為名七畧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

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初禮唯有后孝宣

世復立大小戴禮解蓋宣帝時曲臺記也

中庸說二篇

攷證曰孔子之孫子思及作中庸程氏曰中

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白

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

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

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

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

周官經六篇

攷證曰河間獻王得周官有李氏得而上於

獻王獨缺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

記疏云孝文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

使博士作攷工記補之謂孝文時非也

軍禮司馬法有五十五篇

四三七

攷證曰用官燕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
則受注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
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
此古者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
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
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
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
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或甫
能紹而明之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
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請司馬安法問廉
如其文也亦少復矣夫穰苴區區為漢武
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詳哉子漢武
帝詔引登車不式因禮注引鼓聲不遇闌擊
聲不遇闌鐸聲不遇琅土上下謀是謂參之
昏鼓四通為大鑿弓矢圍父守戈戟助疏
引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人之師
執鞀萬人之主執大鼓左傳疏服虔引謀帥
篇曰大前驅故乘早大表倅車屬焉又引五
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
十乘為參車十五乘為偏說文引驪衛

與善者折民之善 之惡師多則人請社
佑引上謀下闕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之類然
其文或不見今五篇中百五十五篇今存五
馬法木太史公者也按周禮注引軍禮曰周
千車無自後射豈即此書所載欵大宗伯所
掌軍禮之別有五篇
奏議二十八篇

攷證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隋
志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後漢禮儀輿服志
法王制疏詩疏並引石渠論通典引石渠禮
議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鄉射
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
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
曰鄉射合樂所以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
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
所以和百姓而同其意諸侯當有樂故不曰
合樂時公卿以玄成議是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

凡禮十三家

攷證曰六藝論云傳禮者三十家唯高堂生
及五傳沛子戴德戴聖名任也熊氏曰高堂
生蕭奮孟卿

五此所傳皆儀禮也又選注七略曰禮家先
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說詳禮樂志

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劉敞曰讀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

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七十篇文相似五

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攷證曰朱

文公曰疏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

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攷證曰朱文公曰士禮時畧舉首篇以名之

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

言若燕射朝聘則士宜有是禮而可推耶又

曰儀禮乃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乃其

義疏

樂記二十三篇

攷證曰禮記正義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

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

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

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

合此畧有分為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

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

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

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禮

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

十一昭頌第二十二賓公第二十三周禮樂

師注云經首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

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沈約云樂記取

正義云樂記公

孫尼子次撰

王馬記二十四篇

攷證曰記無所錄

雅頌詩四篇

攷證曰文選注七畧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

歌發聲盡動果上塵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

曲一曰虎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

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攷當

政證曰則向別錄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
雜事中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
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
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言語善琴琴時問燕
為散操向有雅琴賦沈約曰別錄龍氏雅琴
百六篇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引漢注

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通典曰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
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頌
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
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
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
堯大成舞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春秋古經十二篇

政證曰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
為公即位之書云春秋古經是此古文經所藏
於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取度注左氏
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經十二卷八羊數

政證曰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其經別行
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
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政證曰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為訓
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
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與於魯而次春
秋七十子之後口受其傳指為有所賴識褒
譏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
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為
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數
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
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
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親周篇云孔子將
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
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公羊傳十一卷

政證曰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
子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敬敬傳與子壽

至漢景帝時書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崇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和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据百二十國實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俊斷决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欽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子女子子比官子者高之所子欽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欽石林葉氏曰公羊數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城澤之書所謂說類辭者其言不經見教梁傳十一卷

是行於世隋志梁有春秋教梁傳十五卷漢諫大夫尹更始撰劉歆曰孝宣立教梁後漢賈逵兼通五家教梁之說

鄭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攷證曰七錄云建武中鄭夾氏皆絕王言能為弱氏春秋隋志王莽之亂鄭氏無師夾氏亡范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弱氏

詳氏微三篇

攷證曰太史公曰詳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米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為詳氏微

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奉何曰明智吳起學春秋見於此悉按鐸椒所撰名鐸氏微者春秋有微姚之辭故也

虞氏微傳二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攷證曰顏安樂事睦孟六藝論云治公羊者
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臯公臯公弟子睦
孟孟弟子嚴彭祖及顏安樂彭祖為嚴氏學
安樂為顏氏皆立博士後漢張霸減定嚴氏
春秋為二十萬言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攷證曰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春
秋決獄十卷七錄云春秋應劭曰仲舒居家

朝廷每有政議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勤以經對論衡

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太平

御覽載仲舒決獄二事引春秋許止也漢夫

人歸於仲舒通典載仲舒斷獄引春秋之義義

子陰義

奏二十九篇

攷證曰劉更生傳初立較梁春秋徵更生受

嚴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禮記正義引嚴詁詁

嚴石渠云後漢陳元曰岸更岸

宣為石渠論而嚴某氏與

國語二十一篇

攷證曰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為傳又襄異司

為國語史通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

遠文纂刑說以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

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六經之流

三傳之亞也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

一人所為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石

林葉氏曰按姓氏譜有左氏有左邱氏則豈

一家之言乎唐啖趙之徒頗知之然未有以

傳其說宋氏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

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

書相副以成大業

世本十五篇

攷證曰周官瞽矇世莫繫注謂世之而定其

國語曰敎之小史定繫世辨昭穆注謂世也

世以世懼其動世

繫諸侯曰世本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

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司

馬遷世本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

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象

謚名號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

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云

漢初得世本叙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

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

不足依憑顏之推曰世本左邱明所書出皇
甫謚帝而有燕王喜漢高祖非本文也項古
王世記必告于太史氏春秋之末知果別族
於太史氏為輔氏後世史氏而為二麻宗法又亡
氏曰三代之前姓氏之分而為二麻宗法又亡
氏婦人稱姓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期

戰國策三十三篇

政證曰劉向校書錄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
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
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
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善通學短長荆通
從漢長短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缺二

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

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

為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即簡以

為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姚代校定總四石八

九十餘條其事十條太史公所采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

政證曰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

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琊臺之

粟會稽

楚漢春秋九篇

政證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
事隋志九卷史通云晏子虞卿呂氏陸司馬
遺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
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
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
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
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而
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謝公
太史公百三十篇錄十篇有
政證曰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七篇之日

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
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
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
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
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
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
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
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
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日漢
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

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七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博新削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利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耳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而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偽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著馮商稱張湯之光與留侯同祖史

通云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蕭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向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及踵前史又雄歆徭褒新室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為漢書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疏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春秋傳曰開闢至獲麟二大車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四年義代元辛辛巳或以為甲寅陶唐氏元辛巳辰或以為辛卯或以為甲辰亦有不合者子司馬遷之言求之漢書似亦有不合者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攷證曰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中鑿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焉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以不塞除之語

愚按律歷志自高帝以至更始皆有著紀
則記當作紀

漢大年紀五篇

政證曰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
紀蓋即此書

左氏記言史氏記事

左傳疏曰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今之記動

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

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

夾氏未有書

政證曰夾氏書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
而書亡也

論語古二十一篇

政證曰家語後序云孔安國為古文論語訓

二十一篇初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

之訓解而世不傳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經傳即謂論

語孝經為傳也古文者科斗書蒼頡本體周

所以以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春秋正義引哀

公問主於宰我來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杜

主張色用等並為廟主釋文云不疑命無以

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綏

之厚衣長短右揆色字如也又質份份不

使勝食既朝服衽身芻善射小人窮斯濫詘

曰待爾于上下神祇友誼侯以杖荷荷有荷

更而通孔氏之門莽湯舟皆古文也又引論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

政證曰飛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

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

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道之

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且然勢

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何異叔

云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艾軒

林氏曰康成過於章句其竄定未必審也許

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

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之說文逸論語曰玉

王之瑩又曰瑩瑩者之瑩也孔瑩瑩也如

瑩瑩瑩而瑩之瑩也近而瑩之瑩也若一

則瑩瑩瑩則瑩瑩瑩瑩瑩瑩瑩瑩瑩瑩瑩瑩

篇法氏曰或以為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 愚按儀禮士相見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圍事于庭圍事于堂說文諄字注讀若論語焉予之足

魯二十篇

政證曰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盡毛色周無不同之說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賈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文祝睦碑云鄉黨遠遼劉脩碑云鄉黨遊遜如也古今人表卑港尾生高尾生晦厥黨童子祝化莘子成第廣韻引子西彼哉被義切按祝睦碑有恥且恪貴鳳碑有耻且恪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政證曰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魏曰張侯論為世所貴本傳禹為成帝師以上好論語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古而

為之法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馬昭謂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

孔子三朝七篇

政證曰劉向列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比七篇並入大戴禮蜀志秦宓曰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七篇今攷大戴禮千本四代史記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

孔子枝人爾法二卷

政證曰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史記孟子世家弟子蓋三千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索隱云史記自子石以左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然年及不見書傳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史記所錄七十有六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述史記闕然自公

伯索素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
安國及馬融為之傳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
孝逸于陳人處符之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
將以興隆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唐開
元中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爭難盡
起卒行鄭學許冲上父說文云古文孝經昭
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
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同出也蓋
始出於武帝時至昭時乃獻之隋志云安國
之本亡於梁亂儒者皆云劉炫自作之非孔

舊本家語後序安國為孝經傳二篇今有經
馬公為指辨并音 按鄭新論曰古孝經二
十章于八百七十二字 今異者四百篇
孝經一篇十八章

故證曰隋志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
之凡十八章于八百七十二字劉歆以顏本
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

雜傳四篇

故證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
之一也

爾雅二卷

故證曰禮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視

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視於古足以辨

言矣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舊說此書始於

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定叔孫通

所益梁文所補漢郭威謂爾雅周公所制而

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揚雄雄日記有

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自古

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

游夏之傳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

孝友等語劉向謂史佚教其子爾雅是氏曰

學之類附孝經非是

小雅一篇

故證曰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詁訓見孔叢子

李軌解宋祁曰小字下邳本有爾字

古今字一卷

故證曰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

名今曰字秋官大行人諭書名注書之字也

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

之於方說文叙倉頡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

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

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弟子職一篇

政證曰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乃食洒掃執燭請枉返習等章朱文公曰竊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因作此以教之

說三篇

政證曰周禮注引孝經說蓋緯言書非是之謂也

史籍十五篇

政證曰說文叙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艾軒林氏曰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微得其舊體唐五代曰秦焚詩書惟希與史篇得全王莽之亂此篇之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晉世此篇廢今畧傳字體而已今按說文翟氏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摠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壞自籀始衛恒曰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籀作大篆

八體六技

史書漢官儀能通蒼頡史籍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即歐陽公指石鼓為籀書以前乎籀書則古文科斗也嚴延年善史書奏成國擇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王尊傳司隸郎假佐蘇林謂取內郎善史書佐給諸府志云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史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史以備刻奏也

政證曰說文叙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篆印署書及書隸書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書即隸也尚書正義亦云有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文書署書如古文奇字志謂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廷尉治獄之律也六體乃新莽之制漢興尉律所試諸八體也當從說文叙所謂

六技者疑即古新六書蕭子良古今篆隸文
體云是書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
書是墨數秦始皇以祈禱名山作刻符書用
題印璽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

蒼頡一篇

攷證曰說文叙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
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頡者改
所謂小篆者也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考工記
而古文由此絕矣注引蒼頡篇有乾覽柯楬頡之推曰蒼頡篇
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黔韓
覆畔討滅殘非本文也羅氏曰其篇雖名祖
蒼頡而實異史籀龜山楊氏曰圖書之文天
寶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
嚴是古之禁畫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
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况數千載之後乎
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
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原
可知矣揚子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
愈於矣關也張湯傳史書說類論

作爰歷書用之 應按經典釋文毛詩引
蒼頡解詁

凡將一篇

攷證曰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相如凡將篇
曰黃潤纖美宜制禪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
鐘磬竽笙筑坎侯唐志今猶有說文引相如說
愚按說文引司馬相如說凡十二處營或
从營 凌从遼 苗从鞠 淮南宗蔡舞嘯
喻也鷄从鳥容聲 鯢从赤 康封豕之屬
一曰虎兩足雙从向 蟪从叀軫或从雷

急就一篇

攷證曰隋唐志謂之急就章顏師古叙曰司
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
之間列於秘府凡三十二章晁氏曰雜記姓
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
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元帝善史書游為
稱游勤心納忠有
所稱益宜此類耶

訓纂一篇

攷證曰揚雄傳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說
文叙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志云徵魯人張
能正讀者

敬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微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

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隋志三蒼三卷李斯

作蒼頡篇江式曰蒼頡爰歷博學後人所五

閔里書師揚雄作訓纂篇中作元壽後漢

合三篇者即中賈勣作滂喜篇江式曰永元中賈

叔即接記為下卷故曰三蒼徐氏曰賈勣以三蒼之書皆為隸字

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繫傳以蒼頡爰

歷博學為三蒼 愚按說文引揚雄說凡九

處 彘从豸 舛从足路 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从宜亡新以為疊从

三日太盛改為三田擊擢也 拜从兩手下

斷蒲器 漢律祠宗廟丹書告 匡鼃蟲名

軺車輪軸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攷證曰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疎從鄴

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疎故

世言小學者由杜公隋志梁有蒼頡 愚按

說文引杜林說凡十六處 董蕩根芝从多

莖州莖莖貌 構椽楠字 鼻以為麒麟

字 卑貶損之貶 岑亦朱亦字 耿光也

為莖 斷竹管 匡鼃朝旦 軺車輪軸

己實也象形 配為鬻清

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

字之本也

攷證曰韓非子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

之私背私謂之公一云自營為象事 周禮注

說文序象意 序云會意 象聲 序云諧

形聲 序云象聲 序云會意 象聲 序云諧

有六體 序云象聲 序云會意 象聲 序云諧

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有子母主類為

母從類為子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

文也會意證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

古三墳伏羲氏始畫八卦命曰飛龍氏造六

書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

士稟之為言續也黍可為酒禾入水也鳥眇

呼也路之為言惡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凡

在人下故誥屈狗叩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未詳所出然似非孔子之言或辨書所載也

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

政證曰羅氏曰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

至九千字為觀古所謂正哉劉勰云馬字缺雖云性謹亦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書必同時重文也

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課試之科舉勅之令以同天下

之習

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列誤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補遺曰史書大篆也太史籀所作以志考之蓋

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而分隸尚書及御史也按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

卿奏事故下文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則所謂史書令史者正以其通知六體書

故以補此吏負耳百官表於尚書御史不載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曹有令史三人

主書御史中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書令史即主書及掌奏者是已故通典引漢

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

為尚書郎蓋當時奏牘皆常用史書嚴延年

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貢禹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為右職又王尊

傳司隸遺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

脩刻奏也令史專以史書為職恐不可為二名

是時始建隸書矣

宋初曰建當作造

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

宗初曰李長下當有作字

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政證曰隋唐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

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政證曰白虎通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與此不同

西山真氏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

義而無仁也可乎哉

晏子八篇

攷證曰隋唐志墨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詩之言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後人來與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都宗元謂墨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墨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莖久喪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其言問素及古治子等尤恠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墨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薛氏曰讀孔叢子詰墨惟其於墨子無見皆墨子春秋語也迺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

子思二十三篇

攷證曰隋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又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者邑以成初季記引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捨遺耕耜餘糧宿諸畝首今有一卷乃取諸孔叢子非本書也

曾子十八篇

漆彫子十二篇

攷證曰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於篇第為四十九至五十八蓋後人摭出為二卷朱文公曰世傳曾子書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晁氏曰視漢亡八篇矣

世子二十一篇

攷證曰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李克七篇

攷證曰韓詩外傳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文選

魏都賦注引李克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攷證曰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總意林引之

孟子十一篇

攷證曰趙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引深不與內篇相似志云十一篇并外書也外書今不傳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說苑太平御覽引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其田而莫知糞其心顏氏家訓引園景物形劉知幾史通引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李善注文選引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漢伍被傳引孟子曰紂實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足紂先自絕矣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藝文

類聚引滕文公莫及惠子諫坊記注引舜年

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皆外書也說文引

孟子去齊澆淅而行諛諛而來孝子之心不

若是念二女嫫毘氏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

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

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

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

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

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

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曰之曰史必已老

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傳

云字子與廣韻云字子居唐林謹思云七

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愈之說

孫卿子三十三篇信云三十二篇

攷證曰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

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

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

寫滿學至揚倅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

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

內業十五篇

四五四

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新脩子弓

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

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仲

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犀書序卿事大抵本司

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

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

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

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

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史稱

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

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

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馬陵當

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

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倖以敗

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管子十八篇名嬰

政證曰史記阿之吁子索隱吁音芊別錄作

芊子徐廣云阿者今之東阿正義曰藝文志

吁子十八篇顏師古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

齊恐顏誤

政證曰按管子有內業篇其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篇師古曰即今之六韜

政證曰莊子女商曰從說之則以金板六

釋文云本又作六韜今六韜六卷六十篇尚

謂周史六韜恐別是一書通鑑外紀云志在

六韜文王武王問太公兵戰家非其書也今

但煩雜不類太公之語蓋後人依託為之唐

氏曰春秋以前中國未有騎戰計必起於戰

國之時今六韜言騎戰最詳決非太公所

當出於孫吳之後謀臣策士之所託也

寧越一篇

政證曰呂氏春秋寧越中年之鄙夫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

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

請以十歲人孳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

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注威公而周

為周威說苑引周威公問於寧子取士有道

乎史記秦始皇紀賈生曰六國之士有寧越

索隱云趙人徐廣云一作經越或者別有此

人不必棄越

王孫子一篇

攷證曰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馬懿意林引之太平御覽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魯而歎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誅莖文類聚引樹靈公坐重華之臺

董子一篇

攷證曰隋志一本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經子相見講道經子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

董子難以充辭不賜年姝紂不天死迨而秦繆晉又言之夫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祿天奪其命乎按繆公之霸不通晉文晉文之謚美美於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也館閣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經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經子屈焉

徐子四十二篇

攷證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龐涓將而今太子申為上將軍通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

曰國瀾救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首則

魯仲連子十四篇

留不通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有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吸汗者袁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曰欲還其術曰將出而還與此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遂大破劉向別錄曰徐外黃人也外黃屬宋

攷證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辯士曰巴服狙工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詣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羹郊草不芸白日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棄鳥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已謂徐

却曰先生乃飛克也豈直千里駒已終身不談

虞氏春秋十五篇

考證曰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本傳云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史記志篇教孔叢子曰虞卿著書名曰春秋不史記志篇教孔叢子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

子之書大抵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高祖傳十三篇

故證曰魏相傳奏明堂月令曰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取第八隋志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陸賈二十三篇

故證曰本傳高帝曰為漢著秦所以失天下

言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因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隋唐志二卷今有道基術事輔政無為貴賈至德懷慮七篇吳壽曰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夫然仲尼之書則道不尊矣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孝文傳十一篇

故證曰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賈誼五十八篇

故證曰本傳凡所述五十八篇今新書十卷事勢語雜事凡五十八篇唐志云賈子篇對向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傳傳文誦以為賈誼作今在大戴禮第四十五篇故之新書蓋以保傳傳職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傳疏語同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居蓋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

孔臧十篇

攷證曰孔叢連叢子云減歷位九州遠御史
大夫辭曰世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與安國
紀綱古訓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
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曰篇別不在集似其
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
朱文公曰孔叢子叙事至東漢然詞氣卑近
亦非東漢人作所叙事至東漢然詞氣卑近
皆非實而通鑑誤信之所謂載禮賜如三公等事
運者既正勳西京雜記偽造漢入文章往容
齊三策曰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
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叢侯孔臧
十篇今此書之未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
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
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為六
卷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攷證曰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
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後漢張純案河間古
辟雍記其奏之說苑引獻王之言司馬公曰
獻王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
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詩最密左氏與春秋

相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微獻王則六藝
其遂睦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

董仲舒有二十三篇

攷證曰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
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
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
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注云玉
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隋唐志春秋繁
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
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附著
詔閣書目果連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統無
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
仲舒立名或取諸此案一卷士不遇賦答制
於傳注者有枚曰食
祝止兩書兩電對

公孫如十篇

愚按西京雜記公孫如著公孫子言刑名事
亦謂字直百金

鹽鐵論六十篇

攷證曰車千秋傳贊鹽鐵議者起始元中
二徵文學漸復問以治亂帝對願罷郡國鹽

鐵酒推均翰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和羊以為此通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盧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盜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完治亂成一家之法為今十卷本論第一至雜論第六十

劉向所序 新序

攷證曰本傳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是也曾鞏校定十卷雜事至善謀陽朔元年二月十一卷八二十卷二十卷史記商君傳注引新序上能十三卷二十卷二十卷史記商君傳注引新序上能蓋誤以向為歆

攷證曰向校中書說苑雜事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君道至反贊七百八十四章嘉四年三月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李德裕云翻反贊一卷鞏分修文為上下以

漢書後高麗進書卷連尾

世說

攷證曰未詳本傳著疾纒槌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

列女傳頌國

攷證曰本傳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正婦與國規條可法刑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傳七篇頌國曾鞏序曰隋唐及崇文總目皆十五篇曾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雜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蘇頌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今驗頌義之文蓋向自叙又藝文志有頌國明非歆作也王四序曰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道尊嚴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總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頌畫之屏風劉向七篇類相從為七篇黃門侍中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之福福書之於屏風非歆以頌考之每篇皆

十五傳則其無源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
自陳嬰母為斷也等自用却婦至東漢梁慤隋
志又曰向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列仙列士
傳不著錄

揚雄所序 大玄十九

攷證曰本傳五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
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
曰一二三有首衝錯測難澄數文祝困告二
十一篇皆以辭制立體離散其文為首贊測各
散於蕭該音義曰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
注中合十二篇今脫一篇

法言十三

攷證曰本傳以為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樂四

攷證曰未詳雄有琴清英

歲二

攷證曰歲莫善於虞歲作州歲

於通最為高

攷證曰唐氏曰此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
列也不疑以家階儒家之一隅一曲耳漢水

唐氏曰儒者之精盡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
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教化為天下之治則
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叢野居士若法家不過
為賤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而後橫雜墨
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流耕王田
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抗
而為流哉

漢書疏證卷十二

藝文志第十下

伊尹五十一篇

攷證曰說苑臣術篇呂氏春秋皆引伊尹對湯問周書王會商書伊愚謂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代桀升自陲孔安國謂出其不意豈知伊尹者哉傳伊尹之言者孟子一人而已

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攷證曰李靖曰謀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言不可以兵窮兵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齊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謀文選注引七略之謀隋志有太公陰謀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又引全唐太史公序齊世家曰謬權於幽愚謂老

氏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此太史公入道家然陰謀之術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文王之德之純太公見而知之丹書敬義之訓武王得於師尚父陰謀傾商之說陋矣 愚按說苑君道篇武王問太公

辛甲二十九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左氏傳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

鬻子二十二篇

攷證曰太史公序楚世家曰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鬻子牒之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劉勰曰鬻熊知道而太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唐逢行珪注一卷十四篇序云春秋不全賈誼新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鬻子列子天瑞篇引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容移時覺之哉力命篇引鬻熊語文王

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陸佃曰列子所
免鶴之義也今其書無之則又小說有鬻子
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

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笈子八十六篇
攷證曰劉向序所校讎中笈子書大中大夫
卜圭書臣畱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
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
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曰余讀笈子牧
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
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今二十四卷傳
子曰笈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
篇尤鄙俗文選引江蓮文釋云笈子曰夫士
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今檢笈子近仁
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石林葉氏曰
鬼谷子相亂笈子自序其事未泛濫不切疑
皆戰國策士相附益蘇氏古文謂多申韓之
言非笈子之正也甚著以智欺其民以術項
鄰國有不實之寶石壁著茅之謀使笈仲而
信然尚何

老子

攷證曰隋志梁有漢長陵三老母正望之注
老子二卷志不著錄晁氏公武曰以周平王

四十二年授閔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
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
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孔子
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
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其所見
也陸德明序錄云周敬王時西出闕為閔令
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為漢文帝時河
上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
志無河上公章句鄰氏傳氏徐氏劉向傳說
今皆亡王弼曰今資善堂所高御本獨
無章名章名疑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
非老氏之意

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

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
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師修
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
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敘述尤恠誕景迂
晁氏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
棄物獨得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傳妻能辨
之王弼題曰道德經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
近古歟

攷證曰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遵注豈
 暹析之歟其傳曰姓辛氏蔡止樓上人號曰
 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
 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志注謂似
 依託晁氏曰三代之書經秦火之後幸而存
 者錯亂參差如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
 是也柳宗元以為駁書曹子建表引文子李
 善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畧無
 與范蠡謀議之事貨殖傳注計然其書則有
 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事見皇覽及晉
 中經薄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
 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圓
 曰陶朱成術於辛文
 蠅子十三篇 名淵楚人

攷證曰史記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
 上下篇廣韻古有楚索隱正義皆無注釋今
 按文選枚乘七發便娟屠何之倫注云淮南
 子雖有鈎鉞芳餌加以詹何娟蠓之數猶不
 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鈎於
 玄淵七略娟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

關尹子九篇

攷證曰劉向校中秘書九篇太常存七篇蓋
 公授曹相國參相國堯書蔡至孝武時有方
 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
 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
 之永始二年八月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
 七七釜八籌九藥列仙傳云著書九篇名關
 令子

莊子五十二篇

攷證曰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
 雜篇十一陸德明序錄云莊生宏才命世辭
 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勝其弘致後人增
 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竒
 說若闕奕意修之首危言游覽子胥之篇凡
 諸巧雜十分有三藝文志五十二篇即司馬
 彪孟氏所注是也內篇七外篇二十八言多
 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
 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
 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成玄英疏莊文
 選注太平御覽引莊子開奕游覽之語荀子

曰莊子藏於天而不知人朱文公曰莊子見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苟卿諸公皆不能及韓文公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列子八篇

攷證曰劉向校中書列子五篇與長社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天瑞至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書唯責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柳宗元曰劉向錄列子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鄧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知何言魯穆公遂誤為鄭耶莊周放依其辭其稱夏竦祖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其揚朱力命疑其揚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或謂鄭繻公東萊呂氏曰以列子所載

揚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歎一章觀之則殊受學於老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列子者固多後人所附益為我之說亦略可見也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子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者生此一章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老也

老成子十八篇

攷證曰列子曰老成子學於尹文先生

長廬子九篇

攷證曰史記楚有尸子長廬

公子牟四篇

攷證曰荀子非十二子注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

田子二十五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曰老耽責柔孔子責仁墨

翟責廉關尹責清子列子責虛陳駢責齊陽
朱責己孫贖責勢王廖責先兒良責後尸子
廣澤篇曰墨子責兼孔子責公皇子責衷田
子責均列子責虛料子責別史記世家齊宣

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駢

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

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具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稷齊城門名談說

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鄭志張逸問

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

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西山真氏曰莊生所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

一也宋斲尹文其二也彭蒙田駢慎到其三

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也惠施其六

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陳駢即田駢也荀

到並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

言駢荀子注其學本口駢黃老歸名法

老萊子十六篇

政證曰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
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大戴禮云德恭而

術信然曰言不在海沈沈內贖而能樂蓋老
萊子之行也文選注引尹子老萊子曰戰國
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
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鶡冠子一篇

政證曰今四卷十五篇隋志博選至學問柳

宗元辨此書非古謂好事者偽為其書而韓

愈獨稱焉謂其詞雜黃老刑名陸佃序曰自

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積此云有六篇

者非全書七今四篇亡真隱傳以鶡為冠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經篇

政證曰史記正義黃帝通書十卷隋志漢時

道書之流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

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黃帝老子

黃老列子引黃帝書呂氏春秋引黃帝言又

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夫黃帝誼淮南

帝曰黃朱文公曰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

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能上而天

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

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於

胃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

自託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竒之屬蓋必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東萊呂氏曰漢初黃老世有傳授觀樂毅傳贊可考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歟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金人銘蓋六篇之蔡邕銘論黃帝有中機之法望王大紀曰黃帝作與凡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凡之銘以戒逸欲黃帝內傳一卷序云錢鏗得之於衡山石室中至劉向校書見之遂傳于世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攷證曰史記接子齊人與慎到田駢同時皆學黃老正義藝文志云接子二篇此云武帝時說當考補

決錄有接所子

鄭長者二篇

攷證曰表淑真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

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今按韓非子外儲說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道家者流

攷證曰致堂胡氏曰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書無傳老聃八十一篇槩之也也孟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啟後世枝流分裂之弊大史公習道論六家要指言道家為長

秀之嗛嗛

師古曰嗛字與謙同

劉奉世曰嗛若與謙同何為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嗛：者補遺曰按易謙卦初六爻子夏傳作嗛嗛君子商銘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韋昭曰嗛嗛猶小小也疑卦名與鳴謙勞謙撝謙皆當從言從兼而初六嗛嗛則當從口字書謙敬也歎通作嗛不足貌則嗛嗛蓋自視欲然之意好

夏傳作嘽嘽本止於初六一爻耳今卦中此字盡作謙則傳者失之商銘作嘽嘽而賈氏本作謙此又因易誤文而遷就其說者也意孟堅所見為得其真古文尚書滿招損嘽得益亦與今文不同國語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韋昭注驕為滿恭為嘽舊音嘽曰玷切又音謙宋茗公謂說文作歎食不滿也作謙非前輩於嘽謙之辨嚴矣

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攷證曰史記關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云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則錄云鄒子書有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關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之又云弱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以鐵論及論衡並東萊呂氏曰方騶衍推五德之運人視之特陰陽末術耳若無預於治亂之數也及至始皇始未用之定為

水德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則其所繫豈小哉周禮司煤注鄭司農引鄒子

南公三十一篇

攷證曰史記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陰真隱傳居國南鄙因以為號著書

言陰陽事

容成子十四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容成作曆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曰无歲无内无外

張蒼十六篇

攷證曰本傳蒼尤邃律歷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志篇數不同

鄒奭子十二篇

攷證曰七略曰鄒赫子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史記云頗采關衍之術以紀文衍之術迂大而闕

辨真也夫其難施

五曹官制五篇

攷證曰賈誼傳誼以為宜當改正朔易服色
制度定官名與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
數用五為官名志更奏之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

因學紀聞曰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
列於陰陽家何也七略劉歆所為班固因之
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公孫渾邪十五篇

攷證曰公孫賀傳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
侯著書十餘篇

李于三十二篇

攷證曰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
教晉刑法志魏文志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
法經戰國策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
上篇曰襄王以守此也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
周雖大教降城亡子不與高張斐律序
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
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李悝為上
地守下今日人有狐疑之訟今射中者勝
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

商君二十九篇

攷證曰太史公曰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
其人行事相類正義云商君書五卷館閣書
目今是書具存共二十六篇三篇後魏刑罰
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於秦設參夷之誅
連相坐之法

申子六篇

攷證曰史記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
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注劉向別錄曰
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
已備過太史公所記元帝紀注劉向別錄云
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唐志三卷崇
文總目館閣書目皆缺荀子曰申子殺於勢
而不知知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公
孫鞅徒法而無術淮南子曰商鞅之教基申
呈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
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申子九篇
攷證曰史記趙有劇子之言注徐廣曰按應

幼氏姓注云虞子索隱曰前史不記其名俗通漢有北海太守虞興蓋虞子之後史記正義趙有劇孟劇辛是有劇姓慎子四十二篇

政證曰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館閣書目一卷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荀子曰慎子救於法有見於後無見於先史記法徐荀子注其術廣曰劉向所定有四十三篇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質不使能之道平太御覽引慎子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幸夫談取云不聽不明不能為王不辯不聲不能為公皆在亡篇

韓子五十五篇 政證曰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

以范睢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韓安國受韓子雜家說 龜錯三十一篇

政證曰錯學中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禮同師呂氏曰申商之學亦世有傳授唐志晁氏新書七卷隋志梁有三卷文選寶戲注引朝錯新書太史公曰賈生晁錯明申商

鄧析二篇

政證曰劉向序臣所校讎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二篇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隋志一卷無厚韓辯二篇韓非子憲今之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今其書法息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荀子非十二子與惠施並言左傳鄭駟類殺鄧析巧辯而亂法

尹文子一篇

攷證曰莊子天下篇云宋鈞伊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書始詮次為上下二篇李獻臣云仲長氏曰序稱當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志叙此書在龍書上顏師古謂文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教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洪氏曰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今其文僅五千言亦非純本黃老者頗流而入於兼愛隋志二卷周之處士遊齊稷下

游棣子一篇

通志氏族畧棣姓游棣氏英賢傳游棣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游棣即游棣

公孫龍子十四篇

攷證曰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志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非也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

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楊揚朱也秉公孫龍也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謂司馬彪曰堅白為非馬也異曰謂呂氏春秋云孔穿公孫龍使異者同同者異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間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寔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寔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淮南鴻烈曰公孫龍榮於辭而質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牙而伐之而技窮唐志三卷今一卷

惠子一篇

政證曰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荀子曰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德充符天選子之形子以聖白鳴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政證曰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墨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尹佚二篇

政證曰左傳稱史佚有言史佚之志晉語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太史洛誥逸祝冊正義以為史佚淮南鴻烈引成王問政於尹佚保傅傳丞立於後是史佚也說苑引成王問政於尹逸尹佚周史也而為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考按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意者史角之後託於佚歟

田佚子三篇

政證曰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隋志梁有一卷謂少昊龍駘毛人獻羽裘赤鸞集戶遺其書夏禹梁獲人獻珍裘充黃英成眉獬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

政證曰隋唐志各一卷洪氏曰二書今不復存馮總意林所述隨巢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言勇有五等其說亦卑陬無過人處藝文類聚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元宮有大神人而禹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禹產於崑石啟生於石史記索隱引隨巢子云夷羊在牧飛拾滿野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太平御覽引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大災於市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代殷愚謂此墨氏之明鬼也

墨子七十一篇

政證曰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一本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所存六篇

一十三篇是九日有五皆非之而韓愈曰
辯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韓非子曰
有相里氏和夫氏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有
子曰墨子有於齊無見於時又曰墨子蔽
於用而晉魯勝注墨辯其叙曰墨子著書作
不知文晉魯勝注墨辯其叙曰墨子著書作
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
刑名顯於世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
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史記云墨翟宋
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
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
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
十子之後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
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又云以巨
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呂氏春秋墨者有鉅
子賤醇居秦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家之田襄子此即莊
子所謂巨子也

蘇子三十二篇

攷證曰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秘
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
發書陳筮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

簡練以為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摩及
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
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竇倡之秦周人也
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
三晉兩周云重之內御覽引蘇子曰天子坐九
以隱德為以御覽引蘇子曰天子坐九
人生一世若胡露之宅於桐葉耳其與幾何
羽珞身畔以珠致破

關子一篇

攷證曰太平御覽引關子云任公子冬羅鯉
於山阿又云吳章莊告之詞又云魯人有好
釣者以桂為餌黃金為鈞乘翡翠之綸菟文
類聚引關子云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未
見云云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人云宋之
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
荆子一篇

攷證曰荆通傳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
其說凡八十一首魏曰雋永史記通善為長
短說論戰國之
權變為八
十一首
主父偃二十八篇

攷證曰說苑引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

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歡于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

莊安一篇

日知錄曰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年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則是嚴姓本當作莊今攷史記有莊生莊賈莊豹梓里莊烏莊忌莊助莊青翟莊熊嚴莊參莊躄莊芷淮南王而獨有嚴君疾梓里子傳秦封梓里于魏為嚴號嚴君嚴仲子嚴安鄧伯羔謂安自姓嚴胡疾名也嚴延年注曰此嚴非莊助之然漢書嚴自是一姓數國時有濮陽嚴仲子然漢書藝文志曰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二篇莊安一篇是安本姓莊非嚴也嚴君平亦姓莊揚子法言蜀莊沈冥是也嚴尤亦姓莊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栢譚新論曰莊尤字伯石避明帝諱改之又改莊周為嚴周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老子嚴周叙傳貴老嚴之術改楚之莊生為嚴先生古今人表嚴先生師古曰即殺陶朱公况者也王褒洞簫賦師襄嚴春不敢窺其巧李善注七略有莊春言琴王莽傳有嚴春非

此漢書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

攷證曰田蚡傳學盤孟諸書注應邵曰黃帝史孔甲所作也文選注七畧曰盤孟書者其史也書盤孟中為銘書盤孟中所以為法戒法戒於器名曰銘益康曰雜家書兼儒墨名法蔡邕銘論黃帝有卍機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誠梁簡文帝云盤孟寫殷高之辭

大命三十七篇

宋初曰命一作命攷證曰賈誼書修政語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容齋三筆曰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

尉繚二十九篇

攷證曰兵形執又有尉繚三十一篇隋志尉繚子五卷今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戰之事其文意有附會者首篇梁惠王問意者魏人與尉繚始皇紀大梁人尉繚末說秦王尸子二十篇

致證曰史記楚有尸子注劉向別錄楚有尸

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

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

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

尸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

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呂強上疏

君如杆民如水行方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

則水方杆則水圓存四卷其九篇亡

魏黃初中續目止存二篇合為一卷爾雅

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宋書禮志引高治水

為喪法古今人表注雜聞已下穀梁傳引尸

子曰舞夏自天子至生見尸子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致證曰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

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

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

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

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

士容凡三十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有孟春

六十一是書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

二十月今本十二月紀之首章東萊呂氏曰

六卷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

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

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涒灘者申也通

皇八年歲在壬戌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不

當時人必不誤蓋後莫慮者之差也

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焉夫之長可以

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

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舜自為詩曰晉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舛

異如此豈一字不能增損乎司馬遷傳云不

覽

淮南內二十一篇

致證曰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

千人作也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

篇八卷言神僂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

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西京雜記

安著鴻烈二十一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

入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披毛披伍

講論通德結統仁義而著此書許慎客齋續

筆曰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

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叙以為獲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

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

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

宋初曰雜却本作新

伯象先生一篇

攷證曰新叙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

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事久矣未能裨世

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荆軻論五篇

攷證曰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荆軻讚文心

彫龍相如屬詞始讚荆軻

神農二十篇

攷證曰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

鼂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

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呂氏春秋引神

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

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而天下或受其

寒矣管子引神農之教曰一穀不登減一穀

穀之法十倍記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劉子

引神農之法劉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

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

神農黃帝而後入說

野老十七篇

攷證曰真愚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

居著書言農家事因以為號

尹都尉十四篇

宋初曰尹一作郡攷證曰劉向別錄云尹

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史蕭大園

氏之書露葵唐志尹都尉書三卷

記勝之十八篇

攷證曰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

汜水因改焉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

燉煌太守隋唐有汎勝之書二卷月令注農

書曰土長冒振國語注引陳根可拔耕者急

發正義云先師以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

記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家記勝為

上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初學記

太平御覽皆引之晉書食貨志漢連軋車使者

中遂愚按禮記正義又云劉洽記闢未審

即是記勝之否

蔡癸一篇

政證曰食貨志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

國至大官太平御覽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

蔡癸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

挽耨皆取備焉一日種頃田

伊尹說二十七篇

政證曰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

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植夏孰呂氏春秋伊

尹說湯以至味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甘樞

謂伊尹以割烹要湯故史記殷本紀伊尹從

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引劉向別錄曰九

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

國君三歲任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青史子五十七篇

政證曰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保博

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隋志梁有青史

子一卷文心雕龍云青史由綴於街巷

務成子十一篇

政證曰荀子舜學於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

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

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

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

政證曰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

宋新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又云宋子

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

不辱使人不注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

子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

情欲為多是過也

天乙三篇

政證曰賈誼書脩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

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以諸書未了脫教行

攷證曰郊祀志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
詛囚奴大死焉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攷證曰按論語子夏曰云云非孔子之言蔡

邕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

泥蓋因此志之誤

相反而皆相成也

攷證曰致堂胡氏曰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

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

忠可移求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

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繞曰墨則二本曰從

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棄也其歸豈足

要乎儒家者流因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

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

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以言之多舛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

攷證曰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

父王逸曰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

安傳云為離騷傳劉向分楚辭為十六卷屈

原一卷王逸云宋玉

班固序贊二篇太史公曰作辭以諷諫連類

以爭義離騷有之地理志始楚賢臣屈原被

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

勳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昭致娛遊子

游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淮

南王安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

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

帝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朝見請讀七卷曰

宣帝詔徵叔公見請楚辭叔公年表母老每

宋玉賦十六篇

攷證曰隋志宋玉集三卷王逸云屈原弟子

楚辭九辯招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登徒子

好色賦古文苑大言小言鈞苗諷賦朱文公

謂辭有餘而理不足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

攷證曰楚辭哀時命

賈誼賦七篇

攷證曰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

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
及惜警吊屈原賦古文苑有早雲虞賦隋志梁有
賈誼集四卷

枚乘賦九篇

攷證曰古文苑有梁王苑園賦文選注枚乘

集有臨霸池遠詠賦隋志乘集二卷文選有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攷證曰朱文公曰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

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

而不得不於楚辭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

甚甚然亦終歸於諛也特長門哀二世賦二

篇為有諷諫之意艾軒林氏曰相如賦之聖

者隋志集一卷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攷證曰隋志集一卷梁二劉向別錄淮南王

有薰籠賦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攷證曰楚辭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

南王安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

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

雅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攷證曰孔叢子云臧嘗為賦二十四篇別不

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愚按尚書恭誓疏

云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攷證曰隋志梁有漢光祿大夫虞丘壽王集

二卷藝文類聚有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上所自造賦二篇

攷證曰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

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隋志武帝集

卷一唐志二

劉向賦三十三篇

攷證曰楚辭九卷古文苑請雨華山賦文選

注雅琴賦隋志向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存

十八篇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

王褒賦十六篇

攷證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懷文選

注有碧雞頌隋唐志褒集五卷

枚皋賦百二十篇

攷證曰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設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司馬遷賦八篇

攷證曰藝文類聚有悲士不遇賦隋志遺集一卷唐志

卷一

楊雄賦十二篇

攷證曰本傳賦莫深於離騷及而廣之又旁惜謂以下至懷沙一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甘泉

長揚志云入揚雄八篇蓋七略所畧止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逐貧賦文選注有襄

靈賦隋志雄集五卷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師古曰劉向列錄云驃騎將軍朱宇志以宇

劉奉世曰其實惟脫一史字耳

孫卿賦十篇

攷證曰荀子賦篇禮知雲蠶歲又有侂詩隋志

荀况集二卷

唐志二卷

雜陽錡華

攷證曰左傳分康叔云云殺民七族錡氏

別棚陽賦

攷證曰庾信哀江南賦棚陽亭有離別之賦蓋亭名也

華龍

攷證曰蕭望之傳華龍宣帝時與張子嬌等

待詔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攷證曰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

賦弋雌得雄賦

成相雜辭十一篇

攷證曰荀子成相篇注蓋亦賦之流也朱文

公曰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記聲

以諷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

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舉重

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穀夫夫死而春者不相

杆是也成相助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

類聚 愚按揚倅荀子注或曰成功在相故

作成相三章

隱書十八篇

攷證曰文心雕龍隱者隱也避辭以隱意諱

譬以指事也昔遷社求拯於楚師喻皆井而

稱參趙叔儀乞種於魯以歌佩玉而好諫
伍舉諫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
姬託辭於龍尾滅文譟書於羊裘隱語之用
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楚
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晉
語有秦客庚辭於注庚隱也東方朔新序齊
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高祖歌詩二篇

攷證曰大風歌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
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鴻鵠歌朱文公
以為卒章意象蕭索非復三侯比矣

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
攷證曰史記樂書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
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
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
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禮樂
志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
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郊祀志
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游水發假言上郡有
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

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
屬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攷證曰周禮旄人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
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竟山樂錄曰河南者西周之名史記周考王
封其弟于河南為河南桓公故西周名河南
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攷證曰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
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
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
九者可謂有德音可謂為大夫也

自孝武立樂府

攷證曰禮樂志孝惠二年有樂府令夏侯寬
似非始於武帝又云孝武定郊祀之禮乃立
樂府采詩夜誦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十律
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呂氏曰
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之樂
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

廟成用焉米詩即古之米詩也哀帝罷樂府

非鄭衛之音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不可罷者夜誦負五人亦在其中蓋雅樂

也樂府集漢統歌十八首陸厥擬李夫人

及貴人中山王孫子安歌臨江王節士歌

胡樂也張審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序

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

序詩賦為五種

梁書張率傳少好屬文而七畧文藝文志所

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 圖九卷

攷證曰攷記孫武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

盡觀之矣正義七錄法孫子兵法三卷十三

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杜牧注孫子序曰

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刺筆其

精切凡十三篇用注解之始計至隋志孫有

孫子八陳圖一卷八月禮車僕注孫子鄭氏曰

圖經也書緯也七畧收書不取圖唯任宏校

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

經總要曰今之祕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

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戰國如

二孫吳起輩孰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

齊孫子八十九篇

攷證曰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

秋孫臏賁勢臏司馬建傳孫子

吳起四十八篇

攷證曰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

圖國至所闕亡多矣

范蠡二篇

攷證曰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注引范蠡

兵法春秋正義賈逵以礮為發石一曰飛石

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以證之文選注引

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萊呂氏

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

相出入

兒良一篇

攷證曰呂氏春秋兒良賁後亦見賈生過秦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管子孫卿子

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劉奉世曰種當作重九下又脫一篇字注二

百五十九恐合作五百二十一一篇數已在前

蚩尤二篇

攷證曰高帝紀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注應
劬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璜曰蚩尤庶人之
貪者管子五行篇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
則黃帝六相亦有蚩尤隋志梁有黃帝蚩尤
兵法一卷

錄叙二篇

攷證曰古今人表錄余即由余疑叙當作余
李荃太白陰經云秦由余有陳圖

魏公子二十二篇 圖十卷

攷證曰魏記公子無忌為魏上將軍率五國
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
函谷關公子成震天下諸侯之客各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記注
引七卷

云圖
七卷

項王一篇

攷證曰史記本紀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
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
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
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
復乘之大敗垓下東萊呂氏曰此陳即馬陰
所謂魯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
夫天下亦不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
法畧知其意即不肯學負其雄才高氣而無
沉深續密之度其病卒見於此時是故驚大
而忽小者君子懼焉

太壹兵法一篇

攷證曰隋唐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武經總
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
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饑陰陽二局存
諸秘式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責于先知
逆為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
相參焉

黃帝十六篇

攷證曰胡建傳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
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注顏師古
法官之魏總主任伐刑獄
之事故稱其書為李法
云黃帝
理法管子后土為李說
苑
封胡五篇

攷證曰通典衛公兵法守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于伎巧之術古今人表封胡在上中

風后十三篇 圖二卷

攷證曰鄭康成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館閣書目風后握機一卷晉馬隆略序卷首言本有三其一三百六十字其一三百八十字呂

望所增其一行間有公孫和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王備天下

之不虞今本載所增字亦有公孫和語薛氏

云握奇經列有續圖記全獨孤及風后八陳薛氏

草撰鹿連退趨圖之法

圖記云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

圖之李靖問對云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嚴

從依風后大旨為圖以擬方陳隋志黃帝出尤風后行軍

二卷附後漢張衡傳注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

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

事武經總要曰大撓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

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

力牧十五篇

攷證曰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置虛實二疊力牧亦創管圖抱朴子云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

鷄治子一篇

宋初曰治一作治

鬼容區三篇

攷證曰封禪書鬼史區號大鴻古今人表注史容聲相近

素問鬼史區曰積考大始天元冊文

地典六篇

攷證曰後漢張衡傳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帝

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

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天規紀論語捷

知命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

或以為將

師曠八篇

攷證曰隋志師曠書三卷後漢蘇竟傳云猥

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方術

傳序師曠之書注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占

災異淮南子曰長和師曠

光知極極吉無遺策

長和十五篇

攷證曰淮南鴻烈曰黃弢周室之執教者也
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
所不通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
佚黃弢封禪書黃弢以方事周室王諸侯莫
朝周周力少黃弢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
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
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黃弢周人之言方怪者
自黃弢

推刑德

攷證曰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
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
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
矣淮南子兵畧訓注刑十二辰德十日也又
文訓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
鈞陳之術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伍子胥十篇

攷證曰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文選注引趙
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武經總要云伍
子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連門射法二篇
攷證曰莊子昇蓬蒙不能睥睨荀子昇蓬門

者導服射淮南子重以蓬蒙門子之巧孟子
蓬蒙學射於羿也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
蓬門注引七畧有蓬門射法後之言姓呂氏
春秋蓬門始習於甘蠅王象傳云蓬門子
李將軍射法三篇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攷證曰李廣以大黃射其禰將注孟康曰太
公陷堅卻敵以大黃參連弩惡按周官五射
參連其一也李陵發連弩射單于注服虔曰
三十弩共一弦張晏曰三十秦共一臂劉氏
謂如今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秦始皇
自以連弩侯射大魚地理志南郡有發弩官
武經總要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
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檣雙弓之號絞車弩
張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
遺法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逼
衝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張通難以應卒臨敵
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為戰
不便於弩然則非弩不便於戰為將者不善

於用弩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

攷證曰列子唐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射者弱弓織繳乘風振之連雙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淮南子曰蒲且子連先詩蒲盧紫綠神愚按說苑蒲且修繳竟成飛禽印蒲且雁悲鳴張衡西京賦蒲且發弋高鴻

劔道三十八篇

攷證曰史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劔論顯又序孫吳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日者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侯以善學刺學用劔立名天下東方朔十五學擊劔

手搏六篇

攷證曰甘延壽試并為期門注并哀帝紀時覽下射武戲注手搏為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考視而秦更名角抵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

雙二十五篇

省墨子

攷證曰史記墨翟善守禦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解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列子云墨翟之飛鳶韓非云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有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楚禮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八禮也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版反內

劉奉世曰此注二百七十一又當作五百九十二兩注篇數皆不足蓋訛謬也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攷證曰高帝紀韓信申軍法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軍政楊僕

劉奉世曰政當作正

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攷證曰淮海秦氏曰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閔與既遣秦問秦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周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

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易而

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

常擬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攷證曰說苑常擬有疾老子往問焉

泰階六符一卷

宋初曰淳化本六作陸攷證曰東方朔傳

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奏泰階之事注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攷證曰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日旁

占驗曰鄧弱以長沙將兵侯天文志云正朔

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

以占隋志夏氏曰旁氣一卷許氏撰魏氏曰旁氣圖一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攷證曰五行志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

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

日三劉向傳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

歲一月而一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天文志高帝七年月暈圍恭畢七重占曰畢昂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昂為勾奴參為趙畢為邊兵宋祖冲之曰漢載四百食率在晦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攷證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各一卷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量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聚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

海中二十八宿圖分二十八卷

攷證曰淮南子天上訓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昂畢魏觜雋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又有二十八宿臣分未詳呂氏曰十二次蓋戰國言星者以當時所有之圖分既之通典曰當吳之末亡天下到國尚有數十種魏趙三家又未為諸侯晉國猶在自吳滅至分借凡八

十六年時不春秋正義曰星紀在於東北同蓋為分配

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遇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日知錄曰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己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攷證曰周禮保章氏注五星有贏縮圍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朧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合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後魏天象志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字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

然星事師古曰與古同

隸辨曰三公凶碑據去冠按廣韻古文凶字詩思齊箋曰其將無有凶禍釋文云凶音凶本亦作凶又樊敏碑末至凶處冀州從事

郭君碑降此山亦作山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攷證曰律歷志張壽王上書言黃帝調歷漢元年以來用之後課諸歷案漢元年不用調歷壽王及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濶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後漢志黃帝造曆元起辛卯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晉杜預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攷證曰後漢志顓頊造曆元用乙卯漢興製秦正朔以張蒼吉用顓頊歷比於蔡邕論曰顓頊曆六歷既闕中最高微近於蔡邕論曰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開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宋志祖冲之曰案五紀論黃帝歷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孰識其正顓頊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曰此術設

元歲在甲寅 愚按晉書律歷志董巴議曰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難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攷證曰書正義云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難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詩正義云今世有周曆魯曆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年月往往參差又云劉向五紀論載殷周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後漢志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宋祖冲之曰夏歷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殷歷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歷以八十一為日法春秋書食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歷考之失二十五魯歷校之又失十三占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春秋正義釋例云今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長歷稱凡經傳有七百七十九日漢末末仲子

集七歷以考春秋魯歷得五百二十九百失三百五十日唐大衍日度議曰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孤無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中氣議曰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合朔議曰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三日九其偽可知矣晁氏曰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考靈曜命歷序皆本於甲寅元後漢志中與以未圖蓋漏泄而考靈曜命歷序皆本於甲寅元其所以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一漢延光二年宣蒲施延四歲朔差却二日熹平四年馮光陳冕皆言歷元不正常使用甲寅為元議即蔡邕議之曰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冕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審矣古諸儒生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校竊以春秋緯命歷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

成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程氏春秋分記曰周歷惟閏法多差左氏所載屢以夫閏為議愚按晉書律歷志曰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按其夏周二歷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董巴議曰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毛詩十月之交疏曰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左傳疏曰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

漢元殷周歷十七卷
攷證曰史記三代世表余讀謀記黃帝以來各有年數稽其曆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尋異十二諸侯年表云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

攷證曰後漢曆志賈逵論曰案甘露二年大

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議度日月行考驗

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

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志道使

然此前世所共知也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政證曰春秋正義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

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

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

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

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

二年而一終隋志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

差異漢初則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政證曰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徒劉者曰桓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

行邪上並效周譜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

世家大戴禮有五帝德帝繫篇隋志漢氏帝

王譜三卷

日尋書三十四卷
政證曰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

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穎川
陽城唐在汴州浚儀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政證曰溝洫志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

度功用廣韻云說文算長八寸計歷數者七

策並善之又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陳熾魏王

堪輿金匱十四卷

政證曰周禮保章氏注堪輿雖有郡國所入

度非古數也占夢注今八會其遺象既業堪

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又堪輿天老曰假

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鄭答張逸問業

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有癸亥十月丁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政證曰隋牛弘傳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

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

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見風俗通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政證曰日者傳叢辰家曰大山

泰一二二十九卷

攷證曰日者傳太一家曰大吉後漢高彪傳
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
發三門順五將東萊呂氏曰古之醫者觀八
風之虛寔邪正以治病因有太乙九宮之說
其說具於鍼經

風后孤虛二十卷

攷證曰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法甲子
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己為虛甲戌旬中
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干
未干未為孤子丑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
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
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干
未為虛隋志遼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謀吳
越春秋計魄 孤虛謂天門地戶也後漢方
術傳注孤謂六甲之孤辰對孤為虛趙彥為
宗資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討賊孟于注
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正義云孤
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
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
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美門式法二十卷
攷證曰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恭周禮太

史記天時漢大師同車鄭司農云抱式以知
天時唐六典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
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刻十二神下布十二辰
月令正義按陰陽式法梁元帝洞林序云美
門五將韓終六壬司馬相如傳注美門高也
五帝奇肱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肱刑德二十
一卷

攷證曰淮南子兵畧訓明於星辰日月之運
刑德奇肱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
注奇肱之數奇秘之數非常術史記倉公傳
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肱術咳與抱朴子云
黃帝審攻戰則納音之策左傳文龜曰是謂
以戊晏不利于商姓之沈陽可以與兵利
有五音蓋已見於此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

攷證曰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
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朱文公曰知信二張
文鏡曰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
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羞用五事
攷證曰古文作敬用

其法亦起五德始終

攷證曰史記歷書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沈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為體劉向以相生為義

龜著五十二卷

攷證曰隋志有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崇文總目三卷而五十二卷之書亡矣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補亦其大略也後漢張衡傳注龜經有棲鶴兆梁后兆得壽房說文引太史卜書左傳晉趙鞅卜救鄭過水過火服虔云兆南行過火卜法橫者為上立者為木邪向經為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古文周書古曰蟬之羽飛集于戶

夏龜二十六卷

攷證曰龜策傳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墨子夏后開使飛廉折金于山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跡曰達達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運于三國張衡靈憲恒城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達天晦芒母驚母

恐後且大昌此夏龜筮之見於書者曰三王

周易二十八卷

攷證曰史記大宛傳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隋志京房有周易占守林飛候四時候錯卦混沈委化逆刺占災異占事焦贛費直有易林皆不著錄儀禮疏古用木畫地記文今用錢三少為重九也三多為交六也而多一少為單七也兩少一多為拆八也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攷證曰隋志有易射覆二卷又一卷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逆則著布卦而對贊曰達古射覆注也逆刺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攷證曰史記正義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干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干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數群能牧民為善

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收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嚏耳鳴雜占十六卷

政證曰隋志梁有嚏書耳鳴書各一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政證曰董仲舒傳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

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三卷後漢與服志注引仲舒止雨

書初學記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

春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政證曰天官書有候歲美惡漢之為天數者

占歲則魏鮮隋志東方朔

種樹賦果相蠶十三卷

政證曰秦燒書所不去者醫藥十種種樹之

書周禮馬質注蠶書蠶為龍精月克大火則

浴其種

山海經十三篇

政證曰隋志相傳以為夏禹所記二十三卷

郭璞注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

五藏經一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

經南西北東各一篇并海內經一篇總十八

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三簡其卷後或題建

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

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

秀領主者序曰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翳主

驅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周四

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

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

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

休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

人古文之著明者也孝武時東方朔言異鳥

之名孝宣時臣父向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書

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可以考休祥變怪

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所校凡三十

二篇今定為十八篇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

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彙非

本文也通典以為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

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說誕之言必

後人所加也郭璞序曰東方生曉羣方之名
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
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論衡謂董
仲舒嗜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
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今本十八卷劉歆
定為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同尤表定
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晁氏曰長沙
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載禹鯀後人參益之
薛氏曰左傳稱大禹鑄禹象物以知神姦入
山林者不違不若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經言
大川所出及辨所莖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
湯文王之事筮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
審矣劉歆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
為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漢西京書
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
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
至山海經為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
哉朱文公曰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國或
云東音皆為一定之形疑本依圖畫為之
宮宅地形二十卷
攷證曰范氏曰攷古卜地之法周始幽相其

陽陰觀其流泉度其屈原擇地利以便人事
而已其作新邑也卜瀾水東瀆水西又卜瀆
水之東則推其不能決者而令之龜其法蓋
止於此彼風水向背附着之說聖人弗之詳
焉雖然甲子作於大撓尚矣宣王撥日以田
既吉戊又吉庚午則枝幹固有吉凶保章氏
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以觀妖祥則方隅固
有休咎聖人弗之詳而未嘗廢其說

相人二十四卷

攷證曰荀子非相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
世梁有唐舉陶弘景相經序相者蓋性命之
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
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
隋志相書四十六卷史通曰許負相經當
時所聖見傳汎俗

相六畜三十八卷

攷證曰隋志有伯樂相馬經齊威相牛經荀
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
為名也莊子徐元鬼見魏武侯告之相狗馬
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
乎曰有九方臯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

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倉公傳其舊學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隋楊子善纂而為大素全元起始為訓解闕第七一通唐寶應中王冰得先師所藏之卷為注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按隋志始有素問之名晉皇甫謐已云素問論病精辨上叔和西晉人撰脉經云出素問鍼經漢張仲景傷寒論集云撰用素問是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全元起曰素者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按乾鑿度太素者質之始名或由此館閣書目黃帝鍼經九卷八十一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為首靈樞以精氣為首問有詳畧程子曰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夏竦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序曰黃帝問岐伯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皇甫謐曰素問九卷是可容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矣治要皆黃帝岐伯遺事也

扁鵲內經九卷

攷證曰隋志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崇文總目秦越人撰秦越人未黃帝內經精要之說起深遠非易凡八十一章編次為十三類了故名難經館閣書目脉經一卷題扁鵲撰凡十六篇史記倉公師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脉書太史公曰扁鵲言醫為方者宗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後黃公黃公以授曹元而周度歲石湯火所施攷證曰內經素問岐伯曰鏡石歲艾治其外說苑扁鵲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搗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燔摩太子遂得復生王僧孺曰古以石為針說文砭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傳美疾不如惡石服虔云石砭石也季世

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攷證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

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傳上古之時醫

有俞拊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引素机

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瀉洗腸胃

激滌五藏練精易形周擅疾醫注脉之大候

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

榆拊則兼彼數術者呂氏春秋至彭作醫說

苑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中古之為醫者曰

俞拊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與醫

上古使岐伯嘗味百草與醫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攷證曰內經素問有湯液醴灑論事物紀原

湯液經出於商伊尹郊祀志莽呂方士蘇樂

言起八風嚙於宮中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

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湯液為十教卷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攷證曰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

人法列仙傳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

王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五氣其要谷神不
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神仙傳甘始依容成
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攷證曰帝王世記宓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類萬物之情所以六為六腑五臟五行陰

湯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類推

矣黃周斯乃嘗味百草而制九鍼莊子曰伏

戲得之以製氣母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攷證曰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是謂之氣梁肅導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

黃帝外書又加以元禽化禽之說乃志其善

者演而圖之隋志有引氣圖道引圖抱朴子

云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著體診則受

雷岐西山真氏曰養生之說出於老子谷神

章其最要也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攷證曰唐六典按摩傳士一人注崔寔正論

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

魏文有五捷之銀僂經云戶樞不朽流水不

腐謂欲使骨節調利血脈宣通韓持外傳扁

子游按周禮疏案劉向云扁鵲使子術案摩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攷證曰神農經五芝久食輕身延年不老先

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漢武宣世始以為

瑞黃帝內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

黃帝登其次之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

泰一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攷證曰郊祀志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

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

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

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

有僂人服食不終之藥遠與輕舉登遐倒景

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

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

術者皆姦人惑衆扶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主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過求之盪盪如係

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罪而不聽聖人

絕而不語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

傳稱先生曰臣為師時見萬石米方唐志

淮南王萬軍術一卷隋志金丹玉液長生之

神僂十家

攷證曰司馬公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

輕去就而為神僂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

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是以劉歆七略

叙道家為諸子神僂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

禁咒之術至冠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余循之

其說甚矣

索隱行恠

攷證曰中庸素隱朱文公按漢書作索臣

必曰按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素隱行恠後

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鄭元注云素讀如攻

城攻其所係之係係猶鄉也言方鄉避害隱

身而行恠請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耻之

也今志作索隱師古從而解之文注即與禮

記不同意義亦不相遠故索字不更利正作

素字

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

攷證曰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醫蘇封

曰上醫醫國其次疾固醫官也

大凡書六畧三十八種

攷證曰景迂晁氏曰劉歆告楊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鄉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一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隋志先武篤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鴻生鉅儒負衰自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克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間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畧為書部固編為藝文志晁氏公武曰劉歆始著七略總錄群書至荀勗更著新簿分為四部蓋合兵書術數方技於諸子自春秋類春秋史記別為一六藝諸子詩賦皆仍歆舊其後歷代所編書目如王儉既孝緒之徒咸從歆例謝靈運任昉之徒皆從勗例唐分經史子集藏於四庫是亦祖述勗而加詳焉歐陽公謂始於開元矣 決疑曰自六經以至陰陽之家其數或多或少或春秋九百四十八篇

而其數之不及者七十有一道家九百十三篇而其數之衍者四十有四自此以後著龜一家而卷之溢於目者八十醫經一家而卷之不登其總者四十有一或者其傳於後世有以私意增損者邪夾溲鄭氏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何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范氏曰漢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祕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汎布天下所在皆有也

漢書疏證卷十三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宋初曰旁音步浪反

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劉奉世曰按此諸說異但主陳勝耳卒何為

並目吳廣然則衍廣字

將尉醉

刊誤補遺曰按左傳闔閭傷將指正義曰謂

大指為將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

大指為多故足以大指為將指于時有兩尉

故以其大者為將尉猶以大指為將指也晉

語初奚為軍尉謂之元尉亦以有佐尉故爾

將與元皆訓大

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今縣令也

劉攽曰按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乎疑衍

居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

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劉攽曰此門名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

柱國曰

宋初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章邯別將擊破之

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圍

東海疑邯是邯字下乃有邯下軍耳

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愚按史記作夥願王鏊曰夥願方言也班書

不宜削去

為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

史通曰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

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

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

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

京者乎斯必不然 刊誤補遺曰按高帝詔

楚隱王之後其與守冢十家則勝固亡後矣

世家初不著子孫兩字不知劉知幾何以言

之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事正類此

蓋使之尸而祝之耳顏注郊祀志至今血食

云祭有牲牢固言血食宋景文公作高朕贊

云與文偶祠血食千古此為得遷固遺意蓋

不必其子孫然後血食也知幾工於措擊古

人預有此誤所不可曉

迎請陳嬰

愚按大德本無迎字

異軍蒼頭特起

愚按陳勝傳凌人秦嘉鉉人董緹符離人朱

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又云

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蓋當時相署軍號

吾為迎家婦

宋初曰別本作自我為迎家婦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

也勝

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于

史記索隱曰韋昭云蒲姓也服虔以為為號也

刊誤補遺曰蒲將軍陳武也蒲者其封國如

陳賀費侯而目之為費將軍蓋舉其封國耳

非姓也楚漢春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

法將軍在皇帝後史記取之而漢書不取西

京雜記遂云孔費皆假為名其實孔將軍為

孔聚費將軍為陳賀費將軍即武也故史記

書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而漢書作陳武

田假與國之王

宋初曰又在田儂傳作懷王語

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

索隱曰博寬傳云從攻安陽扛里則安陽與

扛里俱在河南顏師古以為今相州安陽縣

按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今檢

後魏書地形志云己氏有安陽城改己氏為

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

是也

將軍兵皆屬焉

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為句按史記云始為諸

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輕重折辱秦吏卒

宋初曰一無重字

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

宋初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

羽見秦皆已燒殘

宋初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

如衣錦夜行

宋初日史記作衣繡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

宋初日共一作兵
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宋初日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
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水經注曰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縣郭東居
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於居
巢廳上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
項羽傳歷陽人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死不

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掠馬臺之西
南山麓上即其冢也

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
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
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劉攽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
至東城

宋初日東城縣名
馬童面之

劉攽曰面之直面向之耳
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

宋初日姚本注文疑出作疑懼
比權量力

宋初日學官本作重力史記作量力
然秦以區區之地師古曰區

宋初日姚本注文之作小
及羽背閔懷楚師古曰背閔謂背約

日知錄曰謂舍閔中形勢之地而都彭城如
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閔也

始霸王之國
宋初日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

卒亡其國
宋初日舊本無其國二字

張耳陳餘傳第二
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

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既自逃其命爾
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

刊誤補遺曰按淮南書皇發卒五十萬使蒙
公築修城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

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
馬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

與張耳傳相符所謂五領者此也按漢志鐔城縣屬武陵郡南陜縣餘干縣並屬豫章郡

九疑屬零陵而番禺屬南海云

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連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

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

楚者斥其號也

吾為三公說燕

宋初曰別本為字作謂

乃求得趙歌

宋初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

且什有一二勝秦

宋初曰別本無有字

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

宋初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字又別本遂收

字上有耳字

耳雅故多為人所稱

劉攽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

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

上句

追殺趙王歇襄國

宋初曰景德本無此七字 劉攽曰斬餘派水上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

上從東垣過

宋初曰東垣一作南垣

賈高等乃壁人相人娶之置厠

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之厠中故云置

厠東海貢荔枝五里一垠十里一置

尚魯元公主如故

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

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

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

宣平侯復薨

劉攽曰復字疑衍

魏豹田儂韓王信傳第三

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劉奉世曰田儂傳儂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儂

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愚按儂雖自將而田

巴亦領兵如楚懷王使宋義為上將項羽為

次將范增為末將是也此文本史記明云齊

楚遣某將兵儂既王齊可云齊楚遣項它

田儂耶

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誑

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

見羽傳中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

劉奉世曰高帝唯名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

小亦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眾哉

復收信散兵

宋祁曰景祐本無散字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劉敞曰下云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則上不

當有與字

胡者全兵

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

章衡曰李注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

之說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匈奴

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也

後坐耐金失侯

孔武仲雜說曰漢多以耐金失侯其故何也

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羗越卜

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

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羗者故於宗廟耐時使少府

省諸侯所獻金斤兩少者色惡者王削縣侯

失國焉蓋緣諸侯之不從軍武帝忿焉乃設

此法故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為御史大夫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黃氏曰抄曰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

大功廬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芮傳國五世

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其母死

宋祁曰或無其字

信乃杖劍從之

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

愚按好帶刀劍信志在從軍是勇往之意非

言其無餘資也顏說迂請與大王杖劍而歸

王豈亦無餘資耶

信數以策干項羽

宋祁曰或無此項字

上不欲就天下乎

宋祁曰或無此上字

願王策安決師古曰願思念也

愚按此不當作思念解轉語之辭
安能鬱：久居此乎

宋初曰或無久字

信再拜賀曰唯師古曰唯應
辭音弋癸反

劉奉世曰唯字當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
多

項王意烏猝嗟

史記作喑噫叱吃

何不散師古曰散謂
四散而立功

劉攽曰何不散者言義兵無敵諸侯之衆亡
不離敗而散也

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

宋初曰一本作大將軍

而伏兵從夏陽

宋初曰伏越本作復 劉敞曰復當作伏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
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

復疾戰

劉奉世曰復疾戰三字衍文

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

宋初曰疑有二張字

若燕不破

宋初曰若一作弱

漢王奪兩人軍

宋初曰學官景德本作兩人軍印浙本無印
字

戰鋒不可當也

宋初曰一本戰字上有久字

與信夾濰水陳師古曰濰水出
琅邪北經縣

宋初曰注文經縣當作箕縣

引兵半渡擊龍且

宋初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由兩意俱通

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

宋初曰浙本數萬字上有御字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

宋初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

漢王畏惡其能

宋初曰浙本無王字按六年游雲夢時高祖

已即帝位不容更稱王也

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音於兩反

宋初曰當作於向反

臣多多益辨耳

困學紀聞曰韓信多：益辨是分数明孫子

治衆如治寡分数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

益辨

信病不從

宋初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

其舍人得罪信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

宋初曰功臣侯表云慎陽樂說為淮陰侯

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愚按此本

陳姚察之說見史記索隱

且喜且哀

宋初曰景祐本哀下有之字

釋弗誅

劉敞曰釋解也猶云解說也

語在通傳

宋初曰浙本無此四字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

劉敞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合有漢字

漢王敗使使名越并力擊楚

劉敞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

字愚按此本史記原文漢王戰則屢衄此

時即云敗亦未為不可也

詔與俱東

宋初曰一本作涕泣一無詔字

廷尉奏請

史記云廷尉王恬閔奏請族之

遂夷越宗族

宋初曰宗字當作三字

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

宋初曰軍字疑作聚

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宋初曰越本將字下有軍字

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劉敞曰上文云漢之敗楚彭城此文又云漢

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

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

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
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
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
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黥布漢王度羽得布
共伐齊西方有變必留布而羽自至故欲使
人說布叛楚布叛楚則項王必自終齊事故
必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
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或楚
漢初記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
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
漢與楚相持滎陽矣此傳文云項王留而攻
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
之辨士寓言如此非本語也

日夜會戰彭城下

宋初曰彭城字下當更有城字

而觀其孰勝

宋初曰觀其字下當有勢字

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乃得羽地也

劉奉世曰方是時彭越反梁地故何言羽深

入敵國乃至滎陽成皋爾從齊還彭城自不

經梁地也

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

宋初曰南本浙本淮南字上更有淮南二字

數月

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句此文雖符上文

留項王於齊數月然事理全在下邑又非齊

地

使人徵驗淮南王

宋初曰徵或作徵舊本及李本並作徵今改

作徵景德本無王字

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

宋初曰浙本上字下更有上字

果如薛公揣之

劉攽曰上曰善按薛公所言英布出下計不

盡如薛言布取荆又敗楚遂與上遇何嘗歸

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

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知布意上厭兵

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辨士寓

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

與上兵遇斬西會筮

宋初曰高帝紀作會击 愚按史吳王濞傳
濞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執

里中嘉而家親相愛

宋初曰浙本嘉作喜

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

刊誤曰趙當為代 補遺曰按淮陰侯傳豨

為代相監邊高紀豨以代相國反此云趙相

國其文異者蓋七年代王喜棄國歸立如意

為代王以愛子留長安是歲豨為代相九年

徙如意王趙而豨就遷趙相國則豨為代相

在七年為趙相國在九年歲月可考蓋未嘗

為代相國也功臣侯表亦載豨以趙相國反

而紀於十年九月書豨反時為大相國此紀

誤也漢紀承誤作代相尤非至通鑑但書豨

為相國而不著其為趙若代疑偶脫一字方

豨為趙相國而周昌于時又為趙相國按漢

初諸侯王有丞相有相國昌為丞相行相事

而豨自為相國守邊時代未有王不應置相

故豨以趙相國并將趙代兵

不知始所以得從

劉奉世曰按功臣表自著豨起及以破滅秦
封陽夏侯當是傳誤爾

以趙相國將

劉奉世曰趙字當作代

徙為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

水經注曰秦滅楚立長沙郡漢高祖五年以

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 又曰臨

湘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焉目

為廬郭之佳憇郭頌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

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

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青春見南蠻

校尉吳綱曰君容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

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

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 容齋隨

筆曰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

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

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

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

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

山王都郡：今之黃州也後侵奪其地故高

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者也
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謂尚
為王時所居

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尚王故著令中
使特王也或曰以尚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
尋後贊文或說是也 劉奉世曰其定著令
予謂兼用鄧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贊文以謂
忠而得王故著于令爾後忠無它事何以著
令耶 劉攽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
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
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此
亦一證

荆燕吳傳第五

史通曰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
同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
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
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縣異姓封侯
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城或傳國唯止一身
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

必編為世家寔同列傳而馬遠強加別錄以
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
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若蕭曹茅土之封
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
當然非矯枉也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

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田子春說張卿云劉
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以疎遠矣然則班固言
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

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宋臣枝者
云南本浙

本並作張澤
卿或作釋卿

宋初曰按周勃傳宦者令張釋諭告顏注曰
荆燕吳傳云張澤今此作釋未知孰是然則
此宜作澤卿矣但釋澤二字不知何從後云
今卿最幸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劉敞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劉澤與
此傳不同說在高紀

子康王嘉翽九年薨

宋初曰九年當作二十六年史記年表漢表

侯世家同而兩字遂無別矣

攻蘭虞

愚按史記作蒙虞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

擊章邯車騎殿

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攻轅威東綰師古曰綰音昏

愚按史記轅作爰索隱曰小顏綰音昏非也地理志山陽有東綰縣音旻然則戶牖之為東綰音昏是屬陳留者音昏屬山陽者音旻也

下蘄城

史記作甄城

攻壽張

史記作攻張據索隱云地理志東郡壽梁縣光武攻日壽張則是宜從史記為張也

沛公拜勃為襄賁令

史記作虎賁令

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

史記此下有擊王離軍破之六字班氏削之

圖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

史記云圖章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正義以為破西縣丞班氏西字屬下讀則勃之戰功沒矣益已盜巴疑傳寫誤樊噲傳別擊西丞白水北師古亦以為西縣之丞

攻曲遇最

史記作曲逆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道劉敞曰馳道猶言乘輿耳言勃將率比馳道有功也戰功日多

降下霍人

史記正義引顏師古曰音山寡反愚按今本無此音 襄十年左傳納諸霍人疏曰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栢人也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

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史記作乘馬絺

丞相箕肆將軍博

史記作丞相箕肆將勳下都尉高肆亦作高肆

得縮大將抵丞相偃守陞太尉弱御史大夫施

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厄林曰按抵偃陞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

施屠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予

以為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

地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為渾都猶本

傳蔣侯之為條侯也 愚按此本記索隱之

說而暢之

迺與太僕汝陰滕公

劉敞曰當云汝陰侯

官謹除

宋初曰除下當有矣字

上復用勃為相

宋初曰浙本相字上有丞字

安知獄吏之貴也

宋初曰浙本安知字上有然終字

坐殺人死國絕一年

宋初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

河內太守十二字予據後言文帝擇勃子賢

者皆推亞夫於文次第方及耳不容先更於

此重複見也若更存此則河內太守三處再

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

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脩字其音同耳

宋初曰脩當作蔣集韻音桃云周亞夫所封

毅弓弩持滿

劉奉世曰言毅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

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 愚按此本史記元

文天子勞軍事出非常持滿所以重其事也

亞夫堅卧不起

宋初曰浙本堅作終

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

奔西北不得入

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

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

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

請得與丞相計之

宋初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

字

獨置大戴師古曰戴大戴

宋初曰浙本注云大戴大戴也

此非不足君所乎師古曰帝言賜君食而不足乎

宋初曰浙本注文由我字上有豈不二字

取庸若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

宋初曰浙本注文賃字下有作者字

上下吏

宋初曰浙本下字下有之字

卒歸於漢而為謀臣

宋初曰一作謀主

非迺所及

宋初曰浙本正文及下有也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破泗守薛西

宋初曰泗字下疑有水字

從攻陽城

史記作城陽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

作陽城大錯悞

後攻圍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

劉攽曰圍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尉至景

帝方置明此衍都字 愚按圍史記作圍無

都尉二字

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日知錄曰中酒謂酒半也呂氏春秋謂之中

飲晉重公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

凡事之半曰中左傳昭公二十八年中置謂

饋之半也上文饋之始至史記河渠書中作

而覺謂工之半也呂氏春秋中閱音而止謂

閱弓弦半正而止也中酒猶今人言半席師

古解以不醉不醒故謂之中失之矣司馬相

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半也一人註書前後不同

屠煮棗

宋初曰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胸有煮棗城

愚按初所云史記索隱已釋之矣宜作後

漢郡國志姚寬西溪叢語云此正在大河之

南也

賜商爵信成君

劉奉世曰君當作侯高祖為漢王絳灌諸將

皆賜侯爵商因其故號封之也商先以從攻

長社先登封成君

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枸邑泥陽

史記作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

類軍拘邑蘇馭軍於泥陽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

宋初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

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

掠管數百終脫高祖

劉攽曰告故不傷嬰者高祖抵言不曾傷嬰

故嬰證其實然告故者反坐拷告者不服故

移獄覆矣嬰以此坐繫掠管也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

師古曰謂始亡在外未被焚噲名時

劉奉世曰欲攻沛者以沛令後悔閉城城守

也此即被焚噲名時按帝紀未嘗兩至沛下

文義相屬非兩事甚明

賜爵封轉為滕令

宋初曰浙本封字上有重字

面雍樹馳

劉奉世曰抱兩兒者未有能背面而能抱持

者况復馳乎蘇說是也

賜所奪邑五百戶

孟康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

劉奉世曰言賜所奪則嬰蓋以過嘗奪邑今

以功復賜之耳

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

宋初曰淳化本作左右馬今越本無左字疑

馬字上有司字不當去左字陽夏公注題云

以注觀當有左字

以列侯食邑杜平鄉

劉奉世曰前已為列侯食杜平鄉矣疑駢出

四月

宋初曰景德本作四月別本作一字誤也

擊趙賁軍朝歌破之

史記作擊趙將賁却索隱曰案此在河北非

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景帝復封蝶子應為郟侯

蘇州日郟音多寒反屬沛國

宋初曰沛國當作陳國

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一月

宋初曰浙本一月作三月

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劉攽曰四歲字本在黠布反上誤書在此

愚按史記及年表皆言為計相四歲班氏因

之劉攽所言不知何謂

又善用算律歷

劉徽九章算經序曰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傳多近語

自卒史從沛公

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作自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

劉攽日期讀如荀子曰欲蒸色之蒸楚人謂

極為蒸 宋祁曰學官本云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漸本然心知期期不可陛

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予據此則前之

二吃作其後之二吃乃可為期耳若云臣期

知其不可又了無意矣又顏注文元無每字

堯進請問曰

宋祁曰問疑作問

蒼尤好書

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注不音陽夏公謂當

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

凡作尤

蒼由此自詘

宋祁曰一作絀

其見寵如是

宋祁曰越本無見字

吾私之

辨惑曰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

而師古以為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

詎能薰教戒之義邪

此吾弄臣君釋之

宋祁曰浙本此字上有日字君字下有其字

漢書疏證卷十四

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宋初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

亡

布召見謝拜郎中

宋初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

又言其勇

宋初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人字

使酒難近

日知錄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以近

為近天子為大臣非也

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今還耶也

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

今臣至無所受事

宋初曰一本無受字

數招權顧金錢

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

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事責人趙諶等

宋初曰越本諶作同

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萬世

宋初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

今漢壹徵兵於梁

宋初曰越本作今帝徵兵於梁浙本從今

廢王為宣平侯

宋初曰一本無王字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材不勝

宋初曰浙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

孟舒豈歐之哉

宋初曰豈歐之哉之下當有戰字

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

愚按褚先生所續史記詔募擇衛將軍舍人

以為郎少府趙禹老名衛將軍舍人百餘人

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

無可用者將軍不將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

衛將軍舍人問能略相推第田仁對曰提桴

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

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

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田穀於河上

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

續史記曰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
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
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
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河東太守石丞
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
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
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
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
還奏事武帝就以仁為能不畏彊禦

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止坐縱反
者族

續史記曰太子有兵事丞相將兵使司直主
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
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
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

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高五王傳第八

梁書劉之遴傳今本高五子又三王景十三王
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
志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

內史士曰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作內史勳

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

西京雜記曰惠帝嘗與趙王同寢處呂后欲
殺之而未得後帝早獵王不能風興呂后命
力士於被中縊殺之及死呂后不之信以綠
囊盛之載以小輶車入見乃厚賜力士力士
是東郭門外官奴帝後知腰斬之后不知也
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

宋初曰四字校添

棄國自快中野兮

劉攽曰棄國當屬上句 宋初曰浙本無自

字

託天報仇

宋初曰仇音渠尤反讎也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乃汝也汝父

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下又云齊王自以兒子年少豈可帝謂高以琅邪為父也

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

愚按後書王景傳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

仲懼既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

劉攽曰此訪與公羊訪於此義同 朱子語類曰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

人呼方字去聲漢書中說文帝舅駟鈞處上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其義只是方字豈暇先言文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杜殺將危故舉兵以臣之不暇待有詔命也

宋初曰注文以臣之或作以匡之

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

宋初曰越本作十年

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

宋初曰越本作三十六年

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日嫡

宋初曰越本絕字下有世字

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舊川濟南也

劉奉世曰吳王濞傳前云膠西膠東與菑川

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

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

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生死

宋初曰浙本生死字上有新字

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宋初曰自及吳楚止鉅依反十七字景德本

有他本無

王年少懼以罪

宋初曰越本以作大

蕭何曹參傳第九

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

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怨陷人謂之

害故責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
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毋害蓋其時擇吏之二
事也亞天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
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為史餘說太汎

常佑之

師古曰及為亭
長又推助也

宋初曰注文也字當作之字

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

劉攽曰此句先題目下事言秦制御史監郡

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

以距漢王

宋初曰浙本距字下有塞字

何諫之曰

宋初曰謝郭去之字浙本無之字

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

是也

容齋三筆曰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

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

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

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

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說漢令引兵東定三秦

宋初曰浙本說漢字下有王字

先封為鄼侯

宋初曰索隱鄼氏云鄼屬沛郡音嗟屬南陽

音贊又臣瓚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

當音贊今多呼為嗟也 陸游老學庵筆記

曰漢書鄼侯音贊今亳州鄼縣乃音才何反

而字書郎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一作鄼而贊

字部有鄼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

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為鄼唐

楊巨源丹鳳樓宣赦上門下相公詩云請問

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織鄼侯是字二音顏

注未必是也 卽瑛七修類稿曰鄼字一則

肝切為贊一才何切為醴一祖管切為纂一

祖九切為攢 王士正池北偶談曰菽園雜

記鄼有二音一則肝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

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肝者縣屬南陽蕭何

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郎侯今世家

作鄼侯字相似之誤也郎才何切孟堅泗水

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

鄧古今字韻全書鄧鄮二字並見十五歌注
 云鄧縣名在譙郡或作鄮鄮本音醴前漢書
 功臣表鄮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
 隱曰鄮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
 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鄮
 本作鄮音嵯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
 鄮縣侯國不言沛之鄮侯國非其明驗乎升
 菴弱侯定以沛鄮為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
 者謬也按鄮鄮兩音自是兩字菴園混而一
 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鄮與楊焦旨同以何起
 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通雅則以師古
 注為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鄮本春秋陰國唐
 為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為
 鄮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鄮與筑陽同隸南陽
 郡也二說正相刺謬至沛郡之鄮應幼音嗟
 師古曰此縣本為鄮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
 鄮字為之耳讀皆為鄮而莽呼為贊治則此
 縣亦有鄮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
 何曾孫紹封鄮不言別是一鄮菴園之說未
 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

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
 云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
 穿鑿更制別音此馱師古注與楊焦二說同
 愚按鄮康成周禮酒正注云蓋如今鄮白
 陸德明釋文云鄮白即今之曰醴酒也宜作
 醴作鄮假借也在何反孔疏云漢時蕭何所
 封南陽地名鄮陸氏精於小學亦讀從才何
 之音諸說紛紛可以折中矣

知獵狗乎曰知之

宋初曰謝郭本去知獵狗乎曰知之七字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縱音子用反

非也書本皆不為縱字自

隸辨曰夏承碑紹縱先軌隸釋云郭仲奇碑

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魯峻碑云比縱

豹產趙圍令碑云羨其縱高外黃碑云莫與

比縱皆以縱為縱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類

師古云云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

之注殆未然也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
 刊誤補遺曰史記作得走獸按上文追殺獸

者狗也而發縱指示者人也所謂走得獸者謂其追而殺之耳云得走獸則平本指矣王仲任亦云高祖行封先及蕭何蕭何安坐樊鄴馳走是也韓非書曰救火者挈壺而走則一人之用撻鞭箠指揮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救火之說猶獵之說則挈壺而走猶走得獸者也其功之相絕豈不相十百哉明蕭何之功非羣臣之所能及也

關內侯鄂秋

宋初曰浙本作鄂千秋同

加萬世之功哉

宋初曰浙本加字上有而字

上自將擊之

宋初曰舊本作上自將軍浙本無軍字

上所謂救問君

宋初曰此疑有者字

毋收藁為歎食師古曰言恣人曰之不收其藁稅

劉歆曰言毋收藁草為歎食而已

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氏錢乎

宋初曰浙本作民人

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宋初曰越本作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

上親自臨視何疾

宋初曰浙本無親字

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

史記作二十日

王武反於外黃

愚按史記云反於黃徐廣以為內黃有黃澤

而班氏輒改作外黃疑別有據參之樊噲傳

則史與漢皆云擊破王武程處於外黃乃知

班史細密處

魏王豹反以假丞相

宋初曰浙本假字下有左字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東張

宋初曰浙本邀字下有軍字

而以參為相國

宋初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

慎勿擾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欲擾也

其末也

宋初曰浙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

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國功多而

劉奉世曰此特師古意料之爾

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

史記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

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

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

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

宋初曰浙本觀參字下有能字

張陳王周傳第十

未宜事韓

宋初曰官疑是嘗字 愚按班氏本從史記

元文即作官亦通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地人服虔曰地音順楚

不記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人服虔曰地音順楚

史記索隱曰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

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圮圮亦音夷理

或然也 張泌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汜及

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

楚謂橋為圮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汜

合從土作願音下文墮其履汜下並作圮字

校定 劉敞曰予謂若本實作圮則應劭無

緣解作汜上疑汜亦自為願音而釋為橋也

譬如瞻辭作澹辭矣然則汜字從水亦未為

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 宋初曰舊本汜

從水張泌改作土謂從水者是江有汜之汜

音詳里反余謂泌說非也近胡旦作圮橋贊

字從水且碩儒也予嘗問之旦曰記音願何

所疑憚說文從圮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

無義必改從土奈應注為汜水之汜又何以

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泌之率爾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

宋初曰褐制若喪服

笑去

宋初曰浙本作笑而去

良因怪跪曰諾

宋初曰浙本怪字下有之字 劉敞曰怪字

合在因字上

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蚤音早

宋初曰注文蚤音早當作蚤古早字

常習誦

宋祁曰一本誦下有讀字

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

宋祁曰浙本作在陳留

韓諸公子

宋祁曰浙本韓字上有而字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

宋祁曰浙本襲字上有共字

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曰利於病

宋祁曰逆耳苦口疑作逆於耳苦於口

如約即止不敢東

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未嘗特將兵

宋祁曰舊本云持兵將

今秦無德

宋祁曰浙本德字作道

天下不復輸積

宋祁曰浙本天下字上有示字

離親戚

宋祁曰浙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

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注也

其不可八矣

愚按良所籌八事與史記互有同異非其傳

聞者殊殆是孟堅刪潤之耳

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

宋祁曰齊王上疑有假字

與蕭何等俱封

宋祁曰浙本封作拜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宋祁曰浙本無上字

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

宋祁曰浙本無而字

西有穀鼯

師古曰穀山也鼯池也音酒

宋祁曰注文當作穀穀山也鼯鼯池也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舊本作上曰終不使不肖子 劉攽曰日字

後人妄加

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宋祁曰浙本夜字上有立字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

宋祁曰浙本所與字下有上字

後六歲薨

史記作後八年卒

鬻人莫與者

宋初曰浙本作莫肯與

吾欲以女孫子陳平

宋初曰越本無孫子二字 劉攽曰吾欲以

女陳平女下少一與字

諸將盡護師古曰護

宋初曰一本作詳注云詳而議

絳灌等或饒平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

臣別有絳灌疑味

容齋三筆曰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

之注亦以為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

灌嬰等咸護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

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

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

外戚竇皇后傳竇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

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

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

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書注文選劉歆移博

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

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

臣為爪才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

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

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

于敖廢為侯敖子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

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

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

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吾聞先生事魏不遂師古曰

宋初曰注未當有也字

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

宋初曰浙本作菜草之具

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

宋初曰浙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

願乞骸骨歸

宋初曰乞當作賜

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

宋初曰出去當作夜出

平固辭謝曰

宋初曰一本固作因然作固為長
特一力士之事耳

宋初曰浙本特字上有此字
為句奴圓七日

宋初曰園字上疑有所字
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

宋初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文選載陸士衡
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句

句反逆音遇
陳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

宋初曰景祐本無陳字校添
行計曰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

宋初曰注文道中字下當有行字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

宋初曰之字可刪
始與高祖啜血而盟

宋初曰浙本無而字
平曰高帝時

宋初曰別本帝上有皇字
各有主者

宋初曰越本無各字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

劉放曰盜賊數亦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
也

勃謝病請免相
宋初曰越本無病請二字

不能復起
宋初曰不能字上疑有終字

願得續封之
宋初曰浙本無之字

然終不得也
宋初曰得一作行

沛人也
宋初曰也字可刪

織曲薄為生
隸辨曰按說文囧翫囧也囧蠶薄也隸則變

囧為曲廣韻以曲即說文囧字非是玉篇云
囧或作籥廣韻又有苗字注云蠶薄亦作籥

引漢書周勃織苗薄為生則當時囧與囧尚
自有別今本漢書周勃傳改籥為曲史記絳

皆同

立四十二年國餘

宋初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

荆王劉賈為布殺無後

宋初曰浙本殺字上有所字

王三郡五十三城

宋初曰故東陽郡鄣郡吳郡即賈舊封

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

宋初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溝洫志蘇林

注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

如淳曰律說平賈有得錢二千

如此者三十餘年

愚按史記作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

十餘年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

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詐稱病不朝

宋初曰一本無稱字

精兵可具五十萬

宋初曰浙本無精字

西走蜀漢中越西趣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

宋初曰顏注已北當作以北使報當作便報

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宋初曰浙本適字下有過字

至雒陽

劉放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

太尉云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叙

在雒陽下 宋初曰雒陽浙本作淮陽前已

有雒陽此當作淮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

見景文所見浙本耳然則雌黃可妄下乎

亂天下如淳曰以私錢

宋初曰注文天下錢浙本作天子錢

上使告條侯救梁

宋初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

不可用之

宋初曰浙本無之字

七國發兵且誅錯

宋初曰浙本且字下有以字

事發相重豈不危哉

宋祁曰此中注言卿者浙本並作釋陽夏公謂偉誤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劉歆曰謂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三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能薄飲以使其衆

宋祁曰歆字上當有賦字

楚元王傳第六

史通曰孟堅每一姓有傳多出附餘觀其事跡尤異者分人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啟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携既疎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京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况為楚蘭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

孫曰

日知錄曰按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世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之轉也

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歆曰次之之字衍藝文志攷證曰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搵行衰情傳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謂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飴我釐楚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也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向乃元王之孫必本於魯詩

封上邦侯

宋祁曰當作下邳

生爵比皇子

劉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

王寵子五人為侯毅爵字衍云生比皇子者
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
胥靡之

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緡靡謂拘縛之也

使杵臼碓舂於市

宋初曰碓一作椎一本改碓字作雅古語相

雅皆助樂者此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

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

愚按史記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

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

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

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

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

是為文王四年薨

宋初曰一本作三年

子安王道嗣二十五年薨

宋初曰越本作二年別本作三年

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

宋初曰後疑是后字

德字路

宋初曰路字下疑有叔字

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

宋初曰注文以他官當作與他官

封為陽城侯

宋初曰城一作成

制曰賜謚繆侯師古曰繆惡謚也以其安訟子

宋初曰姚本安作妄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初曰循一作修

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

劉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

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

傳誤紀是年德父辟疆為光祿大夫時德待

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父見在故拜辟疆

微堪向欲以為諫大夫

日知錄曰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

詔獄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

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又其更名向在成

帝即位之後而元帝初年即曰微堪向欲以

為諫大夫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

恭顯自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

宋初曰越本景本注文作立其罪辭

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宋初曰正文句未据文執不合有也字

餽我釐麴

宋初曰麴浙本作釐

釐麴麥也

宋初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按徐堅初

學記引漢書云來麴大麥也蓋唐本與江南

本同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

自守一方所獨異之

宋初曰注文而當作兩注未之當作矣

密勿從事師古曰密勿猶龜勉從事也

宋初曰注文龜勉從事當刪從事也

山谷易慶

宋初曰谷一作川

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

梁傳曰奔也

劉攽曰穀梁不謂祭伯為奔也

草木不死

宋初曰浙本正文注文並無二木字

邪正雜糅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反

宋初曰當作女救反

見睨聿消

宋初曰韓詩作睨云睨見日出也今詩作見

蓋向引韓詩後人便改作見非是陽夏公按

向時毛詩未列學官

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

宋初曰浙本救作效

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

宋初曰浙本觀字下有覽字

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藝文志考證曰歐陽氏曰箕子陳洪範條其

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

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

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

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

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

以來未有非之者又祥青禍疢之說自其數

術之學 王應麟曰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子歆治左氏言五行傳頗不同 又曰即顛傳引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愚按谷永傳引洪範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又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又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民萌何以勸勉 師古曰萌與吐同無知之貌

宋初曰浙本注文同字下有吐吐二字

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

劉敞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既言堯舜豈可不言商均明脫此二字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困學紀聞曰本於呂氏春秋

孝文皇帝

宋初曰水經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今斯原

夾二水也

殷湯無葬處

水經注曰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

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卻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地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然則周穆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 路史前紀曰繼觀聖賢城塚記則湯之冢後魏天賜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因於思其明器悉為河東張思審之於河是知成湯之窆冬已無沒至是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為不苟矣 宋初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按蒙為北亳即亳景湯受命之地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二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

吳因行湯冢冢宇記云劉向言湯無葬處蓋不知其處也

文武周公葬於畢

李奇曰在岐州之間

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周

誠便於體也

宋祁曰浙本體作禮

皆明於事者也

宋祁曰別本事字下有情字

人膏為燈燭

宋祁曰史記作人魚膏

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藝文志考證曰王回序曰有母儀賢明仁智

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

總為卒篇

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

藝文志考證曰新序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

雜事至善謀總一百八十三章說苑鴻嘉四

四年三月己亥上君道至反質總七百八十

四章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行弑其君剽

劉奉世曰孫林父甯殖子謂弑其君剽乃甯

季氏八佾舞於庭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八人一佾後書祭祀志

舞用章男十六人服應曰即古二羽也按魯

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八纒十六人

其衆舞於季氏則用六十四人孔子曰是可

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

至于是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為蓋已有

無君之心矣故向終其事曰卒遂昭公其得

聖人之微意與杜征南以用六為三十六人

傳氏非之曰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成

列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若一列又減二

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鄭以女樂二

八賂晉晉侯以一八賜魏絳則八人一佾為

是左傳正義曰季氏祭與禘同日樂人火季

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淮南書

亦云禘于襄廟舞者二人按四人尚不成樂

况二人乎人當作八傳文誤也

尹氏殺王子克

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

終有間樂望夷之禍師古曰博物志云宮在長

水作之以望北夷此說非也胡亥葬於宜春苑苑不在渭北也

劉奉世曰師古但舉胡亥葬處不知望夷所

在也且何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

涇為崇齋而欲祠涇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

者平也

為其人徽象

宋祁曰微作徵

根垂地中

宋祁曰垂作重一作垂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宋祁曰舊本無樂昌字浙本有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

劉奉世曰母若丹朱傲此禹戒舜之語非舜

戒禹之辭也

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

遷

日知錄曰衍一不字當云輒為王氏居位者

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扶制之義而非扶助之辭也

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

愚按儒林傳左氏傳張禹授尹更始更始傳

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愚按儒林傳賈誼為左氏傳訓故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

句義理脩焉

杜預左傳集解序云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

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

傳聞之與親見之

宋祁曰之字當刪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

張銑文選注曰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

理軍旅之陳

宋祁曰理一作治

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宋祁曰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

元之間

呂向文選注曰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受於趙人

貫公

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李善文選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未有人得

秦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

傳以教今秦誓篇是也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

李善引服虔曰漢興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

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 宋初曰浙本離於

作離合

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李善引七略曰禮家先魯有相生說經頗異

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

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往者綴學之士

困學紀聞曰大戴禮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

安知忠信劉歆書本此

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致絕去此學

宋初曰注文當作苟以已不誦習之

白太后

宋初曰浙本作太皇太后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

云劉秀發兵捕為主故改名幾以趣也

宋初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

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習學記言曰班固錄劉氏向歆無殊向孤忠

志在抑絕王氏以存劉氏而歆乃與王莽共

篡劉氏何同學而異操也

漢書疏證卷十五

鄒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黃氏日抄曰史以鄒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妻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賈儕伍哉

欲率諸侯破秦乎

宋祁曰浙本破作攻

距飛狐之口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鄒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

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

漢

齊人多變計

宋祁曰人疑作民

食其聞其將皆握轡好荷禮所古曰荷與苛同

隸辨曰街彈碑吏無荷授之煩隸釋云以荷為苛按詩閔睚序哀刑法之苛釋文云苛本亦作荷左傳苛慝不作釋文云苛本或作荷而責義帝之負虔

宋祁曰或無負字

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

愚按史記作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行字誤也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

何遽不若漢

辨惑曰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為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非

昔者吳王夫差師古曰差音楚宜反

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

卿使秦以并天下

宋祁曰以疑作已

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宋祁曰欲親作飲 愚按此本史記之文欲
兼酒食改極飲按偏

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

劉放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常情頻見則
不美故母久溷女也馬官傳君有不鮮是漢
人語也 宋祁曰陽夏公按官傳自云三公
之位陽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
引

斷虞芮訟

宋祁曰芮字下一有之字

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迺營成周都維

宋祁曰維字下一有陽字

今陞起豐沛

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

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

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

按劍擊柱

宋祁曰按當作拔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劉放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
句傳也

盡伏置法酒

劉放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
朝禮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
結云竟朝罷無敢謹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
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
文又語重複不序矣

及稍定漢諸儀法

藝文志攷證曰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
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
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然十
二篇不著于七畧蓋與律令同錄歲於理官
法家禮記正義云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
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南史沈
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莫贄不珪致享
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
古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隋
已亡儀禮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
此書

尺周禮小祝注杜子春云漢儀每街路輒祭禮記祭法疏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

圓圍一尺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愚按周禮

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

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游之

劉敞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朱子答吳斗南

書曰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命從者刑之

日知錄曰史記作劉之當從劉音相近而訛

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

皆作劉也 愚按史記從者魏敬

臣毋不當坐趙時事

宋祁曰時字浙本添

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御史

大夫

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

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南海王織

愚按南海民姓王名織也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愚按淮南王死不應斬丞相御史此本史記

原文疑必有誤下云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

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然則宜

云詔丞相御史論斬不發封餽侍者耳

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宋祁曰越本無謚字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愚按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

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是也

聞即中雷被巧

愚按雷被在八公中

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

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

即使所善壽春嚴正

史記作莊已上淮南王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

日夜縱史正謀反事

容齋三筆曰揚雄方言云食間憇憇音與勸上同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間亦謂之憇憇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與客姦

愚按史記云與奴奸又與客奸後太子謂王曰無來與奴奸是也班氏刪去與奴姦三字是即以客為奴矣

王始食

宋初曰始或作強

愚按王始食義不明史記作王強食言王聞孝與無采之事食必不下故云強食也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史記作枚赫索隱曰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氏之法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日知錄曰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

為之說已上樹山王

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

宋初曰三或作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日知錄曰班孟堅為書東於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未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克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寬伍次之淮傳寥落不堪讀矣愚按此以律史家行文則可若作史之體則蒯通之辨伍被之計書漢事者不可不傳其人班氏成一代之史故與史記殊科未可執此以謂彼也

蒯通范陽人也

孫國牧燕都游覽志曰蒯徹墓在廣渠門外八里莊古埠高可四尺墓前有井朱彞尊曰下舊聞曰按于欽齊乘蒯徹墓在臨淄東二里漢書徹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辨士故卒葬此未審孰是

武臣畧定趙地

宋初曰一本定作燕

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宋初曰越本名上有功字

先下君而君不利

宋初曰一本利下有之字

故相與為刎頸之交

宋初曰一本無之字

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

宋初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

故臣以為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

宋初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過去必漢王之

不危足下八字

皆以為上賓

愚按韓詩外傳亦序此事以荊生為匿生

伍被

愚按班氏叙被對淮南王之辭全襲史記而

前後往來易置其嚴密處似較史公為優

被始以正諫繼為淮南畫計蓋畏其誅耳終

之詣吏自告則知前計蓋為自免之謀猶叔

孫通詭辭對二世以免虎口也

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宋初曰越本作下臣

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

宋初曰浙本去也字

然猶為治

宋初曰浙本句末有也字

神力絕人如此

宋初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

浙本作身材如此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

被因流涕而起

史記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

流即起歷階而去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宋初曰越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

黨可以徵幸

師古曰黨讀曰儻

隸辨曰董仲舒傳黨可得見乎于定國傳答

黨在是乎揚雄曰黨鬼神可也儻皆作黨禹

廟殘碑口忍兮黨往還儻亦作黨夏承碑黨

魂有靈類釋云以黨為儻

及至後官姦亂

宋初曰姚本至作王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

宋初曰別本也作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宋初曰冠字上當有衣字

連名近臣侍中

宋初曰浙本名作名

有太后詔

劉攽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

詔許其行馳道中也

察國姦

宋初曰察當作發

烏孫兩昆彌弱

宋初曰弱字上當有微字

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

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

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

愚按幾當音机計幾先句與謀將然豫圖未

形一例張晏音固非師古破句讀之尤支離

而談說者云

劉攽曰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

將軍二人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

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

欲掠問躬仰天大謗

宋初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

業棘棧棧

宋初曰棧當作棧

游曠迴兮反亡期

宋初曰姚本迴作迴

萬石君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

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

小史遺卿曰遺汝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類曰郎官五日一下

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

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

休沐也

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

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

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言內史貴人正固當

負

日知錄曰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

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

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

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

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

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較考也音類寐反

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目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目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

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

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

不孰何縮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

實無它賜

宋祁曰一本它作心

不疑謝有之

宋祁曰別本無謝字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嘗於朝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

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故為不絜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

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

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袴

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

之乃得至後官也 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

絜清

張歐孟康曰歐音驅

愚按史記歐作歐音隱日歐於友反索隱曰

歐烏後反

高祖功臣樊邱侯說少子也

史記作安丘

以治刑名侍太子

劉敞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

至石建之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愚按史記云塞侯微巧周文慶調君子譏之

猶為近理石建浣衣是其孝周仁垢汙是其

謹班氏用以為譏不亦慎乎

文三王傳第十七

多作兵弩弓數千萬

宋初曰千萬一作十

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

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

月六日哉太迂

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

與女弟子私通

宋初曰弟子子字當作則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初曰越本十作七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

宋初曰垣表作桓邑 劉敞曰武紀坐殺太

傅中傅與此不同

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不順

宋初曰景德本於作李

睢陽人犴反

師古曰犴姓反名也

愚按史記作類犴反安知不姓類名犴反乎

宋初曰浙本犴反作犴反

而與睢陽太守客

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 劉

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

欲以傷梁長史

劉敞曰史作吏

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持節即訊

宋初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

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劉敞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

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辜也令

音零

恐復不首實對

宋初曰一本無實字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言

匱豈非與守者之過邪

宋初曰注文浙本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

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

賈誼傳第十八

愚按此傳前取史記之文後用賈誼新書翦截支辭用意較誼書更為明白亦時有

書所無者則孟堅增潤也

謂隨夷涵子謂跖躡廉

史記作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履貴賤顛

倒

許曰

史記作訊曰 愚按訊即許字漢書立而許

語賈誼新書作訊語

子獨壹鬱其誰語

史記作獨堙鬱兮其誰語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史記縹縹作漂漂逝作遠引作縮

伯蠓獮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

史記伯蠓獮作彌融燻蝦作蝻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

史記作使麒麟可得係羈兮

般紛紛其雜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 師古曰賈誼自言今

之離郵亦猶屈原耳

史記郵作尤故作辜 劉攽曰顏說全失但

誼舉屈原事則可與已矣遂自叙其怨憤則

太過矣 許應元曰許曰以下答屈原不能

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史記作躡九州而相君兮

見細德之險微兮

宋祁曰浙本微作微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

言證意自相會

逸增擊而去之

史記作搖增翮逝而去之

橫江湖之鱣鯨兮

史記鯨作鱣

單闕之歲

宋祁曰單音禪

庫子日斜

史記斜作施

異物來啤

史記碎作集

識言其度

史記識作策

野鳥入室

史記室作廈

淹速之度

史記速作數後遲速有命亦作遲數

請對以意

史記意作臆

勿穆亡間

史記亡間作無窮

水激則旱

劉攽曰旱讀為悍猛疾也

雲蒸雨降

史記曰蒸起作蒸

糾錯相紆

史記糾錯作錯繆

大鈞播物塊圯無垠

史記鈞作專播作槃圯作軋

何足控揣孟康曰言人生意忽然何足引持自責借也

史記搗作搏 宋初曰注文貴借姚本作貴

惜

宋初曰浙本徇作殉

儆若囚拘

渠隕反迫也

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有作

反字並音寗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

丹鉛總錄曰按此句漢書作儆若囚拘史記

作擱若囚拘寗當音渠隕反擱當欺全反擱

即今捨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

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

蓋以史記之音而移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

必辨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

詳說之

遇坎則止

史記遇坎作得坻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史記保作寶浮作游

細故蒂芥

史記蕭芥作蔥劑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藝文志攷證曰顏師古曰詛上疏可為太息者六今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今攷新書諸篇其末級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於是三若如服疑益壞權重諸篇是也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敦寧藩傷藩強五美制不定親踈危亂凡七篇而為之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以下以為痛哭之說與其書合至於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者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流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說庶人上僭體貌大臣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

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太息之說也固乃略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于食貨志顧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為太息者則以為之書經則前朱文公謂新書是平日記錄藁草其中事事俱有臣獨以為未也

愚按新書此下有云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火未及燃

宋初曰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國制搶攘師古曰搶音仕康反據音汝庚反

宋初曰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據音女庚反未知孰是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新書此下有云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以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以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慙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

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道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者也又將誰須也

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田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新書曰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數有耳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新書曰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咸理則萬物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凡無死弟塗無繼繼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股肱明

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新書此下有云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

與漢亡極

新書此下有云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

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子兄弟妻子也

愚按此說非也新書曰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為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下云同姓襲是迹而動又云墮骨肉之屬而抗則之所以割地定制各有外國皆是奉六親之

術

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

新書作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咸億社稷

久享至仁也

至明也

新書此下有云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

何損哉

因使火知治體者

師古曰詛自謂也

劉攽曰火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詛自謂乎

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新書此下有云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

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

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新書作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下也

新書曰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數動

被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預知故

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

所以全愛子者也已今之為藩臣矣為人臣

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

也何異於善砥鎔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

之固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

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權力不足

以微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

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

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

乃非獨火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

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

失於實無喪而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

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日知錄曰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

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

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雖堯舜不治

宋初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

貫高為相

日知錄曰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為相句

而陛下即天子位

宋初曰浙本位字上有之字

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

宋初曰崇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

典客為御史大夫

匕首已陷其臼矣

隸辨曰校官碑壁無叩臼之結按玉篇曾亦

作臼循吏傳臼臆結約曾皆作臼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新書曰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

者之名也
事見管子

愚按管子云屠牛長朝鮮九牛而刀可以剝

髮文與此微異淮南子齊俗訓云屠牛吐一

朝鮮九牛而刀以剝毛許慎注云齊之大屠

輻奏並進而歸命天子

新書此下有云天下無可以徵倖之權無起

禍名亂之業

雖在細民

宋初曰舊本在作有

及燕梁它國皆然

新書作燕吳淮南它國皆然

及封其子孫也

宋初曰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

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

所以數償之

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

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

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子十縣是為

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 劉奉世曰償之言

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

子不利有其地也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新書此下有云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

心還正

柴奇開章之計不萌

新書開章作啟章漢書避景帝諱詎時不為

太子諱也 宋初曰新本開作啟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日知錄曰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

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

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為嗣自人君以至於大夫一也 新書此下有云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

壹動而五業附

困學紀聞曰新書云五美附業字當作美

惠王親兒子也

劉攽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

是主上之操也

困學紀聞曰語出尉繚子

又類辟且病疴

師古曰辟足病疴風辟音璧疴音肥

宋初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疴下有體病

傷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

夫辟者一面病疴者一方病

新書此下有曰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龐

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懸也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新書又曰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銜權而

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國官以主匈

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

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頽頽請歸

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濟未廷則忠臣之志快矣盜賊直須時耳

新書此下有云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罈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芘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新書此下有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

小

毋取箕箒

宋初曰箒作帚從竹是俗書

則反脣而相稽

宋初曰反脣一作反唇 劉攽曰辱或作唇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新書曰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傷焉耳 劉奉世曰詛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 顏解不明乃似云

惟此小異於禽獸 辨惑日以文勢觀之慈
子當是錯誤顏氏強為解釋恐非也 愚按
新書與此文不異豈得云錯誤顏解亦未為
不明也

勇威怯壯陵衰

新書此下有云功擊奮者為賢貴人蓋突盜
者為新諸侯設誦而相襲飾詐而相詔者為
知

慮非顧行也

劉放曰慮大率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朝
之器

新書曰今其甚者剽父矣口大母矣蹀姬矣
刺兄矣盜者利探柱之金剽寢戶之簾攫兩
廟之器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
赤色 新生未有眉髮其

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旬旬入
耳 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
耳

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

新書曰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天子有
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
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 愚按據新書
言則徹膳之義迺明師古曰有闕則諫殆未
見此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

新書曰食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
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
為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
天子設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
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敦斷輔
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
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
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
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提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
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
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

太子已有此其也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宋初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

會

夫教得而左右正

宋初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

在其取舍

宋初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

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

人注之尊譬如堂

新書此下有云陞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陞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宋初曰苴當作子汝反 困學紀聞曰六韜

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

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

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豫讓繫面吞炭

劉奉世曰釁謂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

釁爾訓薰與漆皆非也

故羣臣自憲師古曰憲讀曰喜

宋初曰王仲弓謂憲字宜曰喜讀為憲

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

劉奉世曰縣讀如懸

其吏民蹀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

愚按新書本云蹀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

道而衣不勝已羸弊矣自補補蹀役也猶後

世勾補卒伍之補

此二世之利也

新書二世作萬世

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

劉奉世曰頤指兩事 補遺曰按陳勝傳卒

中往往指目勝廣謂手指目視之此固為兩

事若頤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

使耳師古謂動日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然則

頤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

間李父頤指麾用此

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靡音武彼反

宋初曰越本靡武皮反

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愚按新書篇目過秦上中下凡三宗首四教
寧五藩傷六藩疆七大都八等齊九服弑十
益壤十一權重十二五美十三制不定十四
審微十五階級十六俗激十七時變十八瑰
瑋十九孽產子二十銅布二十一壹通二十
二屬遠二十三親疏危亂二十四憂民二十
五解縣二十六威不信二十七自奴二十八
勢卑二十九淮難三十無蓄三十一鑄錢三
十二傳職三十三保傳三十四連語三十五
輔佐三十六問孝三十七禮三十八容經三
十九春秋四十先醒四十一耳痺四十二諭
誠四十三退讓四十四君道四十五官人四
十六勸學四十七道術四十八六術四十九
道德說五十大政上五十一大政下五十二
脩政語上五十三脩政語下五十四禮容語
上五十五禮容語下五十六胎教五十七立
後義五十八

報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愚按固取詛書凡二十篇宗首教寧藩傷藩
疆大都益壤五美制不定階級俗激時變孽
產子屬遠親疏危亂憂民解縣勢卑淮難無
蓄保傳是也其銅布鑄錢二篇在食貨志

漢書疏證卷十六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愚按史記集解引皇覽曰今西鄂晁氏自謂

王子朝後此鼂與朝通之證也左傳釋文朝

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送反或云朝錯是王子

朝之後又音潮紫錯姓亦有兩音

爰盎

顏師古急就章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

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爰濤

塗目而命氏其後或為棘字又作表字本一

族也 王應麟補注曰左傳棘濤塗公穀傳

作表廣韻爰舜裔胡公之後表或作爰列子

爰旌 愚按爰史記作表古字爰與棘通棘

減文則為表史周勃傳攻棘戚漢書作爰戚

史高帝紀表生漢書作棘生地理志云棘田

食貨志云自爰其處而已

上不聽遂行之

宋初曰越本無遂字

陛下不交睫解衣

宋初曰解字上當有不字

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宋初曰曾參字上浙本存孝字句義並足

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初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宋初曰或無之字下同

及坐郎署長布席

宋初曰趙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

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學官本無長布席三

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

綴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

綴能曰飲亡何

師古曰亡何言更無餘事

刊誤補遺曰按衛綰傳不孰何綰賈誼傳大

何之域顏注皆曰何問也史記作曰飲毋苛

按王莽傳掖門僕射苛問又亭長何之古苛

何通種本意蓋曰吳王驕日久有南方卑濕

宜日飲酒而已其它一切勿有所問如此而

後可免禍也亡與毋義訓不同亡者有亡之

亡而毋則禁止之辭也彼方戒盎勿有所問

則其字當從史記為正

每朝郎官者上書疏

宋初曰郎官者既云郎官何更施者字明是官與官者略述禁中人耳

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

宋初曰景德本無大夫上三字越本亦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字要須得之對下句

君字

士卒飢渴

宋初曰古本飢字下有乏字

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

宋初曰而法曰大有利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誤書耳當從剡本作敗其衆而有大利

此車騎之地

宋初曰地字下當有也字前後相準存也成

文

與金鼓之音相失

宋初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

鼓則音為是作指非

勁弩長戰射疏及遠

劉奉世曰長戰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中大弩以槍為矢欵故可射疏及遠也然戰有鈎又不可射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

宋初曰浙本居字下有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去放語迫而不文放字猶害於義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宋初曰景德本無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以便為之

宋初曰以便為之存以字不成句且無義其民如是

劉奉世曰其民當屬上句

種樹畜長

劉放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

劉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戎皆有期代則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

宋初曰治字下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

漢書疏證

卷一六

五五一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音合從之

從時漢得閔中羽西向爭天下故曰亂從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

宋初曰淳化本天下作天子今天子之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

宋初曰智當作知

臣錯少茅臣

儀禮士相見禮曰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

則曰艸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

身自射殺

宋初曰殺字下殺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

未見其事必着人字義乃易了

明詔軍師

宋初曰師殺作帥軍帥有義言師無取 愚

按師訓為衆義亦可通

資財不下五帝

隸辨曰財材古通用孟子有達財者財與材

同

味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

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單旅之際

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下朝廷

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此仁聖之所以傷也

宋初曰所以傷也江浙本並無以字予謂存

以則語緩而迂不如去之則句易了

以應天意

說苑貴德篇作天德

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

說苑貴德篇作臣味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

聽切言

上善其言

劉昭後書百官志注曰胡廣曰孝宣感路温

舒言秋季後請諫

寶田灌韓列傳第二十二

千秋萬歲後傳王

宋初曰浙本傳字下有於字

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

宋初曰南本注也字下有何儒亮以為嬰素

忠讜氣高不以官業為重余按師古注例無

何儒亮此其誤屬歟

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

宋初曰注特字當作時字

爭弗能得

宋初曰爭下當有之字

屏居藍田南山下

宋初曰卻本無藍字居下着點越本作屏居

田南山下若只云田南山下即當作田字今

藍田為是

魏其沾沾自喜耳張宴曰沾音瞻

宋初曰浙本注瞻作瞻

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刊誤補遺曰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

之服鄭康成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

之所生又禮記子姓之冠孔穎達曰姓生也

孫是子所生然則姓之為言孫也麟趾之詩

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其親

疎先後自有次第顏說以姓為子固失之至

毛公不知公姓之為公孫乃以為同姓而翻

謂公族為同祖其舛刺又甚矣

不能今以毀去矣

宋初曰江南本能作然

除關

索隱謂除關門之稅 愚按小司馬作史記

索隱多引師古之說而此傳師古乃復引據

索隱必是後人誤入

生貴甚

史記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

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

蚡以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

其輕薄附者大材也

史記正義曰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肺為

附就其義重謬矣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

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

之腹心親戚也 辨惑曰史記諸本並作腑

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

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為附或者古字通用

唯灌夫獨否

宋初曰南本否作不顧余謂不若作否

常為頽陰侯灌嬰舍人

宋祁曰南本浙本常並作嘗

漢法

宋祁曰漢法浙本作軍法從軍是此自說漢

何煩以漢別之

夫為郎中將

劉敞曰當云中郎將否則郎中三將也

夫徙坐語侵之

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

愚按恐是移遠其坐以示不與之親也

極驩而去

宋祁曰浙本而去字下更有去字

將軍貴人也畢之

劉敞曰夫謂蚡所以不能滿觴由其貴人也

然當畢之

身荷戰

宋祁曰荷字當從浙本何可反

後不堅

宋祁曰後字當從浙本作復若作後即在一

時何容更有前後也

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師古曰言徙有人形耳不

存不

愚按後說是史記索隱取之

唯梁最親為限難

宋祁曰一本無難字

而免冠謝太后曰

宋祁曰而免冠南本無而字

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劉奉世曰蒙字當屬下旬

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

劉奉世曰刺漢謀臣在漢已立太子之後此

云求為太子怨大臣不聽故刺之與諸傳不

同當是此誤

誅邪臣浮說

宋祁曰江浙本誅作怵音椿成反

大行恢對曰

宋祁曰浙本恢字上有王字 愚按此以下

皆新序所云史記不載

北有疆胡之敵

宋祁曰王本改北為背予謂作北義直不須

為背

又遣子弟乘邊守塞

宋初曰臣言臣是衍字存之句不成
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初曰一本恨字下有之字
建元年中

宋初曰著年字則俗而不古但言中則是史
長體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宋初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即將張
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
有誤也

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

宋初曰漢字上當存而字所以緩其語
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

七修類稿曰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
載文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令不對更問嗇
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為令令退為嗇夫
與今史文迥異

上居外臨厠
水經注曰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厠今斯原夾

二水也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
橋張說非也

且罪等

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
差

然以逆順為基

宋初曰基字上起有本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

宋初曰新本抔作拈

吾故聊使結鞶欲以重之

宋初曰聊使結鞶起云聊廷使跪結鞶存廷
跪二字乃是詳了前語不可削也

釋之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

容齋續筆曰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
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
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敞為廷尉
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
景帝也

父老何自為郎師古曰言年久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從也徒何為非此說

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何自為郎正問從何屢來為郎崔說是辨惑曰漢之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冒貨為郎者漢儀注謂貨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妻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唐是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為郎是以觀之浩說為勝而顏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大篤矣

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

劉攽曰聞廉頗李牧為人即是知其寔矣良說者甚喜也猶良久也

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

宋初曰解在王陵傳注誤

文吏以法繩之

宋初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

上踞廁視之

劉奉世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

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吏民巧

宋初曰遷史作吏民巧弄

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曰力謂甚也

辨惑曰訓力為甚未知何據予初此謂字當屬下旬及讀史記則云黠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守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疾力不拜此文因顏注而失也

黠姊子司馬安

刊誤補遺曰姊子史記作姑姊子爾雅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引春秋傳姑姊妹為正左傳正義曰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姊是謂父妹為姑妹也司馬安之於汲黯自史記言之則為姑之子於黯為內兄弟自漢書言之則為姊之子實黯之自出也此一字似不可刪

鄭當時

黃氏曰抄曰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驛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爾所知之意莊事君無所減否而所引又皆興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黯諸賢之後其先鄭君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

劉奉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

自見年火官簿

劉歆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即以為憮然自見當屬上句

亡留門下者

宋初曰即本無下字

使視決河

愚按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勃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入多逋負

愚按史記作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徐廣曰

人一作入以此為句下以多逋負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所言波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黃氏曰抄曰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為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為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且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

宋初曰韋帶南本浙本作革帶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

愚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十丈水經注引閩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與此三說不同皆是傳聞之辭未為諦審也

祝餉在前

宋初曰餉當作餉

聽言則對師古曰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宋初曰注文又言言而見聽南本浙本並無一言字余謂當有二言字

用之有禮義

宋初曰禮義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

愚按上句用檀弓杜蕢諫平公事下句用公

羊傳仲遂卒于垂事師古不注

服法服端容貌顏色

宋初曰浙本顏字上有正字存正則語成三

句於文亦足

臣恐朝廷之解弛

宋初曰江浙本廷作臣

又誦淮南王無大罪

宋初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

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蒐

劉奉世曰自胡涉北河以下蕪說最近之陽

已知趙連匈奴吳交越不欲斥言故認其辭

而云胡攻趙越攻吳四國有怨救兵不專漢

梁淮陽不能助已欲吳王曉其謬辭也然文

意僻澁故不可通

救兵不止

宋初曰不止姚本作不至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屬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

宋初曰別本注文自張晏至墓故漏此二十一字故報怨當作欲報怨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李善文選注曰獲林曰言胡越水陸共伐漢

也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

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此微同如淳

之說 劉奉世曰越水長沙者陽蓋謬言越

先以水軍攻長沙而後還舟侵吳也下文云

水章邯是其為文如此青陽吳地

臣聞交龍衰首奮翼

宋初曰南本徐錯改交為蛟

使東牟朱虛東衰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

劉奉世曰使東牟朱虛東言其東使就王封

也而義父者似謂悼惠而不可考據衰其後

故封其子皆為王封時有幼者故舉言嬰兒

也下文自言梁代淮陽文三子是矣即知此

或說非也

壞子王梁代 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壞

宋初曰注文江浙本謂作諱作諱於理最切
言謂者漫而無統

水章邯

李善文選注本水作灌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劉攽曰幾讀曰真

夫精變天地

宋初曰精字下疑有誠字

昔玉人獻寶

宋初曰玉人南浙本並作玉尹

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識

宋初曰此注未安越本孟康作師古南本初

相識作初不相識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

不聽負石自投河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

人也見列士傳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

狸守身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

不容於世

宋初曰容字下一添身字

故百里奚乞於道路

宋初曰浙本乞字下有食字而謝用朱滅去

寧戚飯牛車下

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寧戚疾擊其牛角高歌

宋初曰注文高字合作商韓昌黎詩云為我

商聲謳乃用此事也浙本亦作商作高蓋監

本誤刊耳

感於心合於行

宋初曰行一本作意

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日知錄曰史記作子罕文穎曰子冉子罕也

按子罕是魯襄公時人墨翟在孔子之後子

冉當別是一人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愚按史記作越人蒙索隱引張晏云子臧或

是越人蒙字也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

宋初曰郭去而字一本為字下有比字

則禁之犬可使吠堯

宋初曰犬字當從浙本作狗則近古而語直

然則荆軻湛七族

師古曰湛讀曰沈

論衡曰町町若荆軻之間言秦王誅軻九族
志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

町 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
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 宋祁曰淳

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按浙本郭本去
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錯亦滅荆字

祇恐怨而不見德

宋祁曰景祐本恐怨作怨結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宋祁曰浙本辭作亂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

史記及李善文選注本蒙下有嘉字 日知

錄曰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本蒙下

輒加恬字非也按史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

嘉為先言於秦王非蒙恬蒙亦非名傳文脫

一嘉字

牽帷廡之制

隸辨曰曹全碑載治廡屋按與牆同書五子

之歌峻宇彫牆古文尚書作廡詩小雅常棣

兄弟閱於牆釋文云牆本或作廡左傳狄人

伐廡咎如穀梁傳作牆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困學紀聞曰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
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書奏梁王

說苑尊賢篇曰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
氏之賤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

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

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

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威故將車人也叩

轅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驥脚

于宋而辛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

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

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

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縣之葛在于曠野良工

得之以為締紵良工不得枯死于野此七士

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于中野譬

猶縣縣之葛矣

齊王自殺不得立嗣

劉奉世曰齊孝王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首善

即立其子此云不得立嗣者蓋嘗有為此議者耳

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

宋祁曰徐鍇改云作亡予謂云義安不須改以存易亡也

宋祁曰亡也邵本無也字

跬步獨進

宋祁曰跬步獨進一作行義直可行

可謂誠一矣

宋祁曰一當作壹

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也

宋祁曰姚本及越本並無也字

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

容齋三筆曰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于無極之高下垂之于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

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文選注有之

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

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為王三字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

愚按莊子逸篇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枚臣復說吳王

劉敞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叩箝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羗箝之塞益知其非

南拒羗箝之塞

宋祁曰箝當從艸下同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

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

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

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
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
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真事後
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西京雜記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
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
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枚乘為月賦羊勝
為屏風賦韓安國為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
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緇人五匹
上得之大喜

宋初曰得之大喜越本無之字

詼笑類俳倡李奇曰
詼嘲也

宋初曰注文嘲南本作謝後人不識改從嘲
耳

及立皇太子禋祝

宋初曰皇子禋祝浙本皇字下有太字

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西京雜記枚臯文章敏捷長卿制作淹遲皆
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

宋初曰又字當從浙本作人人道者見天下
同任義

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

宋初曰浙本功作公

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名也
言威聲之盛北自月

氏以來皆可徵
台而為臣也

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

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

宋初曰江南本無也字

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宋初曰浙本無當斬二字

於梁舉壺遂滅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于
梁舉二人

至於他餘所舉
亦皆名士也

愚按史記至它作邛他謂三人姓名師古以
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甚為武斷安知

班氏不從史記耶

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
用重大可施于國政也

宋初曰注文國政字下有之人二字

引墮車蹇

宋初曰古本引字上有奉字他本只云引予

謂作奉引為是

破龍城

宋初曰龍當作籠見衛青傳

上方倚欲以為相

宋初曰倚欲浙本作欲倚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加金帛賜以招之

宋初曰加字新添

漢中太守請治病死

宋初曰浙本病字上有元字

立十七年

宋初曰姚本七作五

祖於江陵北門

臨江閤王榮

水經注曰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

子文王駿嗣

宋初曰駿翅作俊

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魯共王餘

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

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

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隋書

經籍志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未孫惠

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

二十五篇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

江都易王非茶音食邪反

蘇林曰

宋初曰浙本注文無反字云茶音琅邪淳化

本即邪反皆未安

魯恭王太后聞之

宋初曰恭當作共

六年國除

劉放曰當云建立六年

遂為無訾省

膠西于王端

劉奉世曰無訾省猶今不藉賴念故為此顏

失之

自行迎除舍

趙敬肅王彭祖

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

宋初曰當云迎至除舍 愚按除為埽除之

除自為埽除舍耳上所謂足共者是也

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

宋初曰權從木從手者非是

彭祖不好治官室祿祥

師古曰祿音居衣反

宋初曰穢當作巨衣反

又使人推埋攻剽

日知錄曰推埋即掘冢也新葬者謂之埋師

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恐非

是為頃王十一年薨

宋初 頃王下親更有頃王二字

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

宋初曰五當作二

夫象照漂山中山堵王勝

劉奉世曰照吐沫也

今羣臣非有葭苳之親張晏曰葭苳葉也苳葉裏之白皮也皆取喻于輕薄也師古曰葭苳也苳者其篇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苳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苳音字張

言葉裏白皮非也

宋初曰類以晉說未明故申云苳者篇中白

皮以張說為非以裏作裏則誤景德本葭苳

葉也裏字並作裏校去葉字裏字並裏

子康王昆侈嗣

宋初曰康越本作糠糠惡謚也好樂急政曰

糠學本去米蓋誤也

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

劉敞曰此倫封廣德王廣川後又封廣德王

俱是平帝二年事必有一誤 劉奉世曰按

表王漢以夷王弟呂封十三年王莽時絕則

此倫封廣德者誤也此云廣陵漢云漢必有

誤

程姬有所避長沙定王發

辨惑曰師古以所避為月事予謂所避事不

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索隱不如王言廣川惠王越

宋初曰浙本棠字上有有司字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十一

年薨

宋初曰浙本上作十年下作一年去二字及

十字

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

宋初曰浙本云二十年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匈奴侵上郡

宋初曰監本改侵作入

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

隨在大軍前行而忽
遇敵也從音才用反

愚按史記本云將騎數十縱張晏說本此耳
若云在大軍前行則相去數十里不應中貴
人敢獨行也觀下情事可見漢書多用古字

從與縱通耳

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
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

宋初曰晉灼二字史記作如淳說
絡而盛之

宋初曰越本無之字

從人田間飲

宋初曰南本飲作欲

匈奴入遼西

宋初曰越本作隴西

彌節白檀

日知錄曰彌與弭同司馬相如傳於是楚王
乃弭節徘徊註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
節也

是時廣軍幾沒罷

宋初曰浙本及越本並無罷字 愚按幾沒
為句罷字屬下讀為得

吾今自上簿

劉奉世曰此兩莫府亦廣之莫府也廣見青
已還入軍未至莫府而長史來問廣廣未對
而長史又旁責廣之莫府曹史令上簿故廣
云我今自上簿然後退至莫府乃自到耳

大匿車中

宋初曰大字南本浙本並作伏

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
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

劉攽曰三十弩一絃三十箭一臂皆無此理
妄說也蓋如今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
類

百五十萬矢皆盡

宋初曰越本百字作一日

天子客過之

宋初曰浙本客作容

復得數十矢

宋初曰南本浙本復字下有人字須得人字
義乃安若只云數十矢何能脫也

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師古曰半讀曰判
以備渴也

愚按左傳公役執冰而踞服虔云冰犢丸蓋杜預云或說犢丸是箭筈其蓋可以取飲陵矢已盡但餘一半冰耳即下所謂士張空拳是也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宋初曰南浙兩本冒音莫尅反首音式授反淳化本冒音莫到反首音式受反當從南浙

陵當發出塞迺詔疆弩都尉令迎軍

日知錄曰言當俟陵出塞之後乃詔博德迎之

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

宋初曰浙本無少字只云李卿下同

陵字立政曰少公

宋初曰字字一作呼

蘇建

史通曰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玄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編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賢為騎都尉

宋初曰南本騎作駟馬

以為李廣數奇

宋初曰數南本浙本並所具反予按師古是孟說自然音所具反音所角當從如說未有解從孟而音從如也可判其繆焉 又筆記曰數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奇孫宣公與當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知覺

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

劉奉世曰按青去病傳是歲出塞無中將軍

而敖傳是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此傳誤也

今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劉放曰莫府乃廣之前將軍莫府也凡將兵皆有莫府張敖監平樂兵置莫府是矣大將軍既不許廣難而不從故但封書與廣之莫府使奉行耳及後急責廣之莫府亦是 劉奉世曰此莫府廣軍之莫府曹吏文書所在也廣見大將軍未肯去青徑封書與廣莫府令如書也與之莫府者猶言與其莫府也 宋初曰廣之莫府景祐本無廣字

惠等哭輿歸營

宋初曰浙本哭作共

使牧羝

宋初曰牧羝字下疑有羊字

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

劉攽曰今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

掘野鼠得即食之其草食乃頗去藏耳

武能網紡繳繫弓弩

宋初曰網字上疑有結字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

日知錄曰今人送物與人而記其名於妻者

往往有之其謂之賜者陵在匈奴已立為王

故也云慈自賜武蓋嫌於自居其名耳師古

註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者非

數月昭帝即位

劉敞曰數月字當屬上句

匈奴詭言武死

宋初曰江浙本詭作給

雖報恩將安歸

宋初曰雖字下疑有欲字

次日車騎將軍龍頌侯韓增

宋初曰頌或作雒

然三代之將

宋初曰南本代作世

漢書疏證卷十七

衛青霍去病列傳第二十五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師古曰今不以為兄弟數增之子

云牧羊人問先母之

愚按先母本史記原文師古以為流俗書本

不知何所指也

青至籠城

宋祁曰浙本籠字從竹者無龍音後人誤作

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邊

宋祁曰姚本改鈔作鈔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

史記作三千七十一級

益封青三千八百戶

史記作三千戶

益封青八千七百戶

史記作六千戶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塞渾

史記寔作寐 劉敞曰大軍當云大將軍

遂因建行在所

劉敞曰當云詣行在所

為粟姚校尉服皮曰音報校師古曰粟音姚助疾之貌也

荀悅漢紀作粟今讀者音韻選則不當其義也

宋祁曰粟姚當作本音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劉敞曰大將軍衍將字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羅姑其

史記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

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頻也

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史記作一千六百戶

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

史記作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去病侯三歲

宋祁曰三越本作一

元狩三年春

宋祁曰三越本作二

收休屠祭天金人

宋祁曰舊本多作祭金人作祭尺者非是刊

誤亦改

師率減什七

劉奉世曰詔書以為全甲則不應兵失亡至七分也匈奴人數又何由知之元狩四年出塞馬十四萬及還不滿三萬則非減什二矣然則率蓋謂軍興財用大率以減少為功故四年詔既言率減什二遂云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功相因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史記作二千戶

得單于單相首徐王

劉敞曰符單于字

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

史記作五千戶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且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

轉寫者誤也

愚按史記侯表及衛青傳皆作僕多獨本書

侯表作朋又與此傳不合則是非多字之誤

乃朋字誤也

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也

一曰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

宋祁曰姚本於此下有臣瓚曰沙上曰幕李

陵歌曰經千里分渡沙幕十五字

歷度難侯

史記作難侯

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侯為邳離侯

史記作二千七百級邳離作符離

與主合葬

愚按鄭季給事侯家時主年親近二十計青

之生以至為大將軍亦不下二十餘歲是主

年倍於青也青始拜大將軍時即封三子是

前已有妻矣主之死當在青前故得合葬而

前妻不附也

趙冢象廬山云

宋祁曰浙本廬作廬

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

史記作萬一千八百戶 宋祁曰景德本無

益字

并之二萬二百戶

史記作萬千七百戶

以即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

宋祁曰景德本作八歲

失期當斬

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

詐死亡居民間

劉奉世曰武紀教自余吾還明年太始元年

有罪要斬與此不同必有誤

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

史記作萬五千一百戶

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宋祁曰越本國作定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

劉敞曰久衍字

朕獲承至尊休德

宋祁曰浙本至尊下有之字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

宋祁曰淳化本作制禮按古本無禮字下云

韶勺寧有禮字存之不成文洽一作治

陵夷至辱禁紂之行

宋祁曰行字古本作作字今浙本亦有作字

又一本題云只云禁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

何脩何飾

宋祁曰古本飾作飭

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宋祁曰越本無立字

不得可反

劉敞曰當云不可得反

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宋祁曰古本流字上有而字存而句緩而文

愚按尚書孔疏引董仲舒對策亦無而字

古本有而字者妄也景文復欲存之奚為哉

馬融書序曰流為鵬五至以穀俱來

周公曰復哉復哉

劉奉世曰復當為覆聲字之誤也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水也

宋祁曰越本無兩也字

得之於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

宋祁曰越本作之盛反

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宋祁曰辭古本作解

甚七益也

宋初曰越本甚作其甚與其小差則成誤矣
然其字施於此則未安也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宋初曰越本無上一善字然善治要須複語
不容上言治而下言善治也浙本亦同有善
字

王者所當脩飭也

宋初曰越本飭作飾下亦同

乃復冊之曰

宋初曰景德本冊作策

游於巖廊之上

宋初曰古本浙本廊並作郎余按廊本作郎
後人加广而俗人作郎則驚而不喜更改為

廊吁可惜耶

意庶幾乎

宋初曰古浙本有意字他本無但云庶幾乎
則促而不緩必待意字句乃自安

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即古曰牽於文繫
謂懼於文吏之法
愚按文字宜句謂牽於文吏之法繫而不得
騁猶言束縛而不能馳驟也下云今勿牽制

於文可見
而未以位為樂也

宋初曰古本位字上有在字

見素王之文焉

春秋疏曰家語稱齊太史子餘美孔子曰天

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

宋初曰景德本無天字古本有

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

宋初曰景德本無空言二字古本有

尊其所聞

宋初曰浙本尊作遵

於是天子復冊之

宋初曰浙本之字下有曰字二曰雖相重史

體則然

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

業

宋初曰所以予按古本無以字語徑易了浙
本道作道文典可從作道傳誤耳

是以犯法而罪多

宋祁曰犯法古本浙本並作法犯予謂法犯罪多語中輕重自偶易之非是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修短自幼及壯也

愚按顏說非是長日加益言日長至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宋祁曰浙本云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

殷禮其損益可知也當考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劉敞曰致當屬下句

試迹之古

宋祁曰姚本古字上有於字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

刊誤補遺曰按顏注本出淮南書所云戴角

者無上齒此非通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

無上齒乎按行露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我屋蓋古謂味為角也獸有齒而鳥有味鳥

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

翼者兩其足五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誰

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與誰謂爾無羊三百

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孳辭意正等鄭箋

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味蓋不悟角即味

也又云不思物變而推其類似是謂雀無角

而鼠則有牙舒王解亦曰謂雀穿屋以角而

雀實無角其誣易見謂鼠穿墉以牙而鼠實

有牙其誣難知蓋承用鄭說學者疑焉大戴

禮亦言戴角者無上齒又云無角者無前齒

有羽者無後齒則又與顏注小異太元抗云

噴以牙者童其角言如平九日無餘分也蓋

祖仲舒之意 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浙同有

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者是通上下

殊非義理也

仲舒弟子呂步舒

宋祁曰古本舒作昌

大善待之 宋祁曰古本大字下有儒字且謂依古本存

儒字則顏不當於仲舒下作注此蓋顏注時

已失儒字矣

朝廷如有大議

宋祁曰古本無如字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因學紀聞曰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
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教考問以盡其材
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
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
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
請為博士置弟子貢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
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
明經而忘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為已
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
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
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
宋初曰越本無乃字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史通曰馬卿為自叙傳其在其集中子長因
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尋固於
馬揚傳未皆云遷雄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
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
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乃著子虛之賦

日知錄曰子虛之賦乃游梁時作當是後梁
王田獵之事而為言耳後更為楚稱齊難而
歸之天子則非當日之本文矣若但如今所
載子虛之言不成一篇結構

文君夜亡奔相如

宋初曰別本無夜亡二字 史通曰自叙之
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掩其所長斯言不謬
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容遊臨邛竊
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
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

劉奉世曰犢鼻六在膝下為褌財今至膝故
習俗因以為名非謂其形似也

其卒章歸之於節儉

宋初曰章疑作常

亡是公存焉

宋初曰存疑作在
時從出遊遊於後園

宋初曰一本無一遊字

又烏足以言其外澤乎

宋初曰一本無其字

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岬岑峯參差

史記弗作第律作律岑作巖文選弗作第律

作峯 宋初曰越本無隆崇律岬四字

其土則丹青赭堊師古曰青赭今之空青也

愚按山海經青丘之山多生青蘘是青土也

空青出石中不聞青土兼斯名也

琳珉昆吾

史記珉作璠文選同昆吾作琨璠本注引張

揖曰琳玉也文選注引張揖曰琳珠也未審

孰是 宋初曰越本玉作珠

礪石武夫

史記礪作礪文選同武夫文選作礪礪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劉奉世曰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今管

城多有之苗如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

宋初曰南本浙本芷作菑 文選衡作蕙

芷若下史記文選皆有射干二字

窮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且

劉奉世曰諸柘巴且四物也諸山芋字當為

諸且蓴苴也蓴音普各反蓴荷也 文選窮

窮作芎窮昌作菖江離作苙離史記蘼作蘼

柘作蔗巴作搏文選且作苴

其高燥則生葳折苞荔

史記折作薪文選作薪本注引蘇林曰折音

斯文選注引蘇林曰薪斯歷切不同

薜荔青蘋

宋初曰一本無薜荔青蘋四字並張揖等注

蓮藕菰蘆菴閭軒于

史記文選菰皆作菰菴皆作菴史記閭作蘭

于作芋 劉奉世曰詞人不從本字者固多

何獨於此不然耶宜用郭說

外發夫容葭華

史記夫容作芙蓉葭作葭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師古曰鼉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

宋初曰徒何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

反丹何近而相亂上林靈鼉亦自有注

毒冒鼈鼉

史記文選毒冒皆作瑇瑁後罔毒冒同

葉離朱楊

文選注引張揖曰葉皮可染者

檀梨栲栗橘柚芬芳師古曰柚即椹也

劉奉世曰橙柚各自一種顏所說乃柚也

文選注引蘇林曰栲音邱都之鄭 史記正

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

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也

史記錫維上有赤暖燿燥句 史記索隱曰

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

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

曼蛇龜豸

史記下更有兕象野犀窮奇獫狁八字

楚王乃駕馴駘之駟

劉奉世曰馴駘止是駘馬耳虎嘗見而伏故

出獵駕之非真駘也

右夏服之勁箭

宋祁曰南本勁作良

楚蚤蚤麟距虛

史記作麟叩叩楚距虛

倏眇情冽雷動歲至

史記倏作儵情作淒歲作燥

星流電擊

史記文選電皆作霆

中必決眇

文選注引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皆

於是鄭女曼姬

劉敞曰予謂曼鄧姓也姬亦婦人通稱爾

刊誤補遺曰姬與曼皆姓也古者婦人必稱

姓繇漢以來始以氏行外戚傳於后妃夫人

法當以姓挈氏如春秋所書而但書張皇后

李夫人趙婕妤史良娣而已尤無謂者乃以

姬為婦人美稱不問何姓皆稱曰姬戚姬薄

之類是已汎言之則曰美姬幸姬他姬諸姬

是徒見陳風有彼美淑姬之言不知陳為媯

姓之國其詩所指齊姜宋子淑姬皆異姓也

徒見齊侯夫人及內嬖有王姬蔡姬衛姬少

衛姬蜜姬而不知周蔡衛皆姬姓也此誤由

來蓋久漢人多不悟者此賦當曰鄧曼鄭姬

如此乃不礙理

髮積褰縗

史記文選下有紆徐委曲句

蜚襪垂髻

史記襪作織

扶與猗靡

劉奉世曰此言衣裳稱美之貌耳不煩曲解

錯翡翠之歲蕤

文選注引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為首飾也

耿耿忽忽若神之髣髴

史記耿耿作縹乎神字下有仙字髣髴作仿

佛

於是乃群相與獠於蕙圃

文類曰宵
類為獠

劉奉世曰獠雖宵獠之名以訓此賦則不通

直獵耳

髮姍勃率上金陵

史記姍作珊文選注引韋昭曰髮姍勃率甫

鬪上也

忘而後游於清池

史記文選後下有發字 宋初曰浙本南本

後字下並有發字

揚旌柁

史記旌作桂 宋初曰柁柁並後本別本從

柁誤

榜人歌

張揖曰月令
命榜人

愚按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鼃

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聞乎數百里外

宋初曰江南本里字下有之字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文選注引服虔曰其美也或以勺藥調食也

韋昭曰勺下削切藥旅酌切

將割輪焯

史記焯作焯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文選注引文類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

愚按文類之解甚明師古云於齊無所負

據故云輕反支離矣

邪與肅慎為鄰

焦氏筆乘曰邪與肅慎為鄰邪當如字讀師

古讀為左者非是蓋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

以為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面
查矣韻會曰邠外國名亦引此傳為據又非
也蓋邠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澤邠乃
余遮切與此不同

右以湯谷為界

文選湯作湯 劉奉世曰右當為左

禹不能計

文選注引應劭曰契善計也

何為無以應哉

文選分已上為子虛亡是公已下為上林李

善云賦意雖承子虛而來然非一時作也

左蒼梧

刊誤補遺曰按檀弓言舜葬於蒼梧之野注
謂零陵是其地零陵在長安之南不得云左
按山海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郭注今在
東海胸縣世傳此山自蒼梧從南徙來上皆
有南方物崔季珪叙述初賦云郁州者故蒼
梧之山也與地廣記云郁州山一名蒼梧不
知相如果用此事否不然當作蒼海如甘泉
賦所用乃當

丹水更其南

刊誤補遺曰按法指丹水為弘農丹水縣其
地之相去與蒼梧西極紫淵不類且天子以
四海為境八數為周亡是公方侈而張之傾
肯近取三輔而止哉按山海經南有丹穴之
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甘泉賦亦云東
燭滄海西燿流沙北曠幽都南煬丹崖二賦
皆指丹穴之水言之以其在長安極南之境
故也

鄴鎬潦濁紆餘委蛇

史記鎬作鄴文選委蛇作逶迤

經于桂林之中

文選注引張揖曰桂林林名也南海經桂林
八樹在番禺東也

過乎泱莽之壑

文選注引如淳曰泱莽大貌也泱與朗切

汨乎混流

史記混作渾文選注引蘇林曰揚雄方言曰
汨逕疾也

洶涌彭洋澤弗宓汨偏側泌滯

文選注引服虔曰臯澤也隄上十里一亭
雜以留夷

史記留作沅

歲特若孫

史記文選持皆作揜文選注引韋昭曰持音

懲

鮮支黃礫

史記支作枝索隱曰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

恐非也

郁郁菲菲

史記菲菲作斐斐

掩蔓叱第

史記作掩暎苾勃

縝紛軋芴

師古曰縝音爭忍反

史記作縝盼軋芴

宋初曰越本注文縝音

丑人及

其南則陰冬生長

文選注引張揖曰其苑南陽暖則盛冬十月

草木生長也

庸旄黼聲

史記庸作慵文選作慵

麒麟角端駟駘索駝

史記端作端文選注引韋昭曰背上有肉似

索故曰索駝也

華攘瑩璫輦道纒屬

文選注引韋昭曰裁玉為瑩以當攘頭也張

揖曰纒力尔切屬之欲切

宛虹拖於楯軒

文選拖作拖注引應劭曰楯門檻也

青龍蚺蟠於東箱象輿婉俾於西清

史記龍作蚪俾作蟬

玢幽文璘

史記作璠璠文璘

鼂采琬琰

史記鼂采作垂綬

亭奈厚朴

史記亭奈作搆捺

隱夫萸棗

史記萸作鬱文選注引張揖曰萸山李也

荅暹離支

史記作搭探荔枝

垂朱榮

史記垂作秀

華楓枰櫃

史記楓作汜枰作枰文選注引張揖曰華皮

可以為索

留落胥邪

史記邪作餘

連峯權危

史記儻作累

坑衡問阿垂條扶疎

史記坑作阮疎作於

紛溶前蔘倚柅從風潤荏苒歛

史記溶作容前作蕭倚柅作旖旎文選柅作

泥史記歛作吸

旋還乎後官雜襲索輯

史記還作環襲作還

雌攫飛蝠蛭胡攫獠獠胡穀蜿

史記蝠作品攫獠作蠟燥獠作獠

燥當作獠

宋祁曰

掉希間

史記掉作踔

爛熳遠邊

史記熳作曼

也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刊誤補遺曰此兩人蓋指古之善御者耳下

云青瑟必妃之徒色授神予心愉於側又豈

當時直有此邪按孫叔即楚詞所謂驥躊躇

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者是也衛公即國語

所謂衛莊公為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

者是也校獵賦蚩尤並轂蒙公先驅二京賦

大丙弭節風后陪乘亦祇用古人此類甚多

不可編舉至長楊賦云迺命票衛此則指言

青去病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文選注引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

縱獵者

史記文選獵皆作獠下同

殷天動地

史記殷作隱

被斑文

史記班作幽

下磧歷之坻

文選注引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坻下坂道也

格蝦蛤

史記蝦作瑕

籍要裏

史記籍作胃要作駮

侵淫促節

史記侵淫作浸潭

鬱蕃弱

史記蕃作繁

標蜚選

史記選作虞

蘭玄鶴

史記蘭作麟文選作躡下閭轅之間同

消擔乎裏羊

史記消擔作招搆文選裏羊作儻佯

揜乎反鄉

史記揜作闡文選作掩

慶石關

史記作石闕

下堂梨

史記堂作棠

騎之所蹂若

劉敞曰徒字乃助辭徒猶但也若亦助辭若

預及之辭

驚悍擊伏

史記擊作懼

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

史記顛作吳膠葛作鞞鞞

立萬石之虞

史記虞作鉅

巴渝宋蔡

史記渝作俞

族居遞奏

史記居作舉

銜鎗閨鞞

史記閨鞞作鎗鞞

狄鞮之倡

鄭康成王制注冀部名狄為狄鞮

妖治閑都

史記妖作妖閑作嫻

柔撓嫫嫫嫫嫫弱

史記嫫作嫫嫫作嫫嫫作嫫嫫文選嫫作嫫

或獨蕭之禴祀取闕易以恤刑

史記或作世祀作施恤作戌

便嫫嫫

史記作嫫嫫微循

時休息以於此

宋初曰浙本無以字

以瞻氓隸

史記文選氓皆作萌

崑然興道而遷義

史記崑作喟

超若自失

愚按莊子徐無鬼武侯超然不對義與此同

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

劉奉世曰觀傳所云則是嘗刪其辭矣若如

顏說則刪字為長卿辭恐非傳意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聞姿舉燧燔孟康曰燧如燧未真

宋初曰真音郁澆水藪

今奉幣使至南夷

宋初曰越本使作役

陛下惠使者所司之若彼

宋初曰所司疑作有司

太守以下郊迎

宋初曰太守字上疑更有蜀字

除邊關邊關益斥

宋初曰淳化本無下邊關二字

德茂存乎六世

宋初曰六世高帝惠帝呂后文帝景帝通武

帝六世

湛恩汪濊

宋初曰汪當作洎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

宋初曰於疑作牧 愚按於字義長不煩改字且景文不見史記也

僕尚惡聞若說師古曰

宋初曰若汝爾也莊子予語若之類不容詰

詰為如

乃理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苗

史記洪原作鴻水江作流灑作澆澹作贍苗

作突文選作理洪塞原

躬臧臠臠無臧張必曰張揖注曰躬體也臧秦字說文云戊也按李善注必檢字書無臧字又臧為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以湊字作臧字耳合湊

史記作躬臠無臧文選作躬臠臠無臧 宋

初曰臧南本浙本並作臧集韻臧與臧同收

注云博雅近也此文難得句不知師古如何

讀之必以躬臧臠臠無臧為一句膚不生毛

為一句則長短不均

浸淫衍溢

史記淫作潏

鏤聖山

史記鏤作零文選李善注曰言刻石以紀功

也

習爽闇昧

史記習爽作阻深

中外視福師古曰視音土支反

宋初曰視景本止支反浙本上支反

繼周氏之妙業

史記文選妙皆作絕

猶焦明已翔乎寥濶

文選焦明作鷦鷯

故其事官

劉奉世曰事當作仕

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

劉攽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變之意

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宋初曰或無近字

中路而馳

宋初曰浙本馳字上有后字

涉豐草騁丘虛

史記作涉乎豐草馳乎丘墳

其為害也不難矣

宋初曰越本作不亦難矣 劉敞曰亦字不

當刊

通谷磻乎矜矜

史記矜矜作矜矜

汨減鞞以永逝兮

史記鞞作鞞習

觀衆樹之翁蔓兮

史記翁作翁

魂亡歸而不食

史記此下更有夏邈絕而不齊兮猶久遠而

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

哀哉等句 宋初曰姚本作墳墓蕪穢而不

修魂魄亡歸而不食

列仙之儒

史記儒本作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

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及小顏及劉氏並作儒

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

曳歲星而為髻

史記曳作世歲作琴 愚按琴星長竟天故

可曳而為髻此作歲星以聲相近而誤也

紅香豉以玄溘兮

史記豉作湫玄作眩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勝赤螭青虬之蚘

蟻死蜉低印天蟠裾以驕驚兮訕折隆窮躡以

連卷

史記委作透蚘作蚘宛作蜿裾作括躡作躡

踉蹌輶蟠

史記蟠作輶

使五帝先導兮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

宋初曰注文五時當從浙本作五時

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商皇

史記黔作含長作陸商皇作滴惶

瘡以陸離

史記瘡作壇

洞出鬼谷之堀壘歲魁

史記作窟壘鬼磔

奄息葱極

史記葱作總

時若曖曖

史記曖曖作蔓蔓

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

史記荒作沕

蒿然白首

史記蒿作耀

咀噍芝英兮噍瓊華

史記咀噍作噍咀

傑侵尋而高嶽兮紛鴻浴而上厲

史記傑作媼尋作潏浴作涌

涉豐隆之滂漚

史記漚作沛

上嶠廓而無天

史記嶠作寥

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恍而亡聞

史記泯作眠敞恍作愴恍

超無友而獨存

宋初曰友浙本作有

使所忠往

宋初曰浙本無使字

問其妻

宋初曰浙本無其字

歷選列辟

史記選作撰

五三六經也薛古曰五帝也

宋初曰皇當作王

湛恩厖洪

史記厖洪作濛涌

逢涌原泉沕湑曼羨

史記逢作湑曼羨作漫衍

雲布霧散

史記布作專

武節焱逝

史記焱作飄

迥澗泳沫

史記沫作未

首惡鬱沒

史記鬱作湮

昆蟲閭惛

史記閭澤作凱澤

罔駟虞之珍羣徽麋鹿之怪獸

劉奉世曰此言駟虞可致於罔中怪獸可驅

於檄外耳歐陽公曰賈誼謂駟者文王之罔

名虞司獸也補遺曰按韓愈詩傳曰梁駟

者天子之田也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賈生所云蓋本於此記禮者亦云騶虞樂官備鄭康成注周官王奏騶虞云騶虞聖獸疏引山海經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考山海經載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此獸與騶虞之詩音讀本異吾當讀如允吾之吾而伏生書大傳乃云於林氏怪獸尾倍其長名曰虞鄭康成因曰虞蓋騶虞而郭璞於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者誤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

史記導作巢

犧雙貉共抵之獸

宋初曰貉音居額反

獲周餘於龜於岐

史記餘下有珍字故作叔

招翠黃乘龍於沼

劉奉世曰此則下文黃龍一瑞也翠黃言其

色翠而黃非別物

鬼神接靈園宿於別館

休烈液洽

史記文選液皆作決 宋初曰液疑作決

期應祀至

宋初曰期應浙本作斯應予謂疑當作應期

將以慶成

史記慶作薦

天下之壯觀

辨或曰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

大角觚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

工喚反至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

如字大似顛倒也

袂飾厥文師古曰袂音敷勿反

史記袂飾作枚飭 宋初曰浙本袂音方吹

反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以咏功

以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也 劉奉世曰嘉穀亦符瑞之一也此但色舉作

頌之意不必別之廣謂廣聞其事

匪唯偏我祀布護之

史記偏我作濡之布作專

采色玄耀炳炳輝煌

史記玄耀作炫耀煥作煇煌作滉 宋初曰

炳炳越本作煥炳

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劉奉世曰如長卿所云元狩以前皆當有此

瑞史不徧記何也 補遺曰按長卿言符瑞

大都不過三事序與頌互見其文序云罔騶

虞頌則云般般之獸樂我君罔序云犧雙駘

共抵之獸頌則云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序云

招翠黃乘龍於沼頌則云宛宛黃龍服虔謂

麟指武帝獲白麟事是在元狩元年孟康謂

乘龍指余吾水中神馬事是在二年獨騶虞

一事無所考見故刊誤疑元狩以前當有此

瑞然非史不盡記是於褚先生補傳有之按

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若

麋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日所謂騶牙者也

長卿所指豈謂是乎山海經曰騶吾為珍獸

故長卿有騶虞珍群之語其頌曰蓋聞其聲

今貶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蓋以其出於

建章宮後莫知其所從來故也顏注上文亦

云騶虞自擾而充苑囿但不悟其為騶牙且

朔言遠方當來歸義後一歲昆邪王果降按

昆邪降在元狩之二年則騶牙之出當是初

元也

不已戲乎

宋初曰已當作亦

漢書疏證卷十八

公孫和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招賢良文學士

宋初曰士字上疑有之字

北發渠搜

師古曰渠搜遠夷之國也

愚按禹貢鄭康成以渠搜為西戎王肅不言

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

孔穎達以渠搜為二以為皆是戎狄陸德明

以漢書朔方郡有渠搜縣此及武帝紀皆云

北發渠搜則為朔方之渠搜無疑矣顏注武

紀從臣瓚之說以為在朔方及注此傳又云

遠夷之國則自相違伐矣

則羣臣遠

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走

宋初曰遠疑作俊姚本注文改是作个

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宋初曰江南本無民字

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宋初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

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

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宋初曰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

天德無私親

宋初曰天德浙本無德字

名見

宋初曰浙本云名入見

天子以冊書答曰

宋初曰答字下疑有焉字

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

師古曰累積也

宋初曰累當作案注文積累字上當有案古

累字四字

不肯庭辯

宋初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

時又東置蒼海

宋初曰蒼一作滄

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

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

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

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此贊佐理陰陽者處

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若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加身食一肉脫粟飯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

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

諸常與弘有隙

宋初曰南本嘗作常

年八十終丞相位

金姓曰按建元元年三十年六十則元狩二年

卒時止七十九

輒分昆弟更造

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庖林曰按傳輒復分與弟者教美顏云更自

營為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

上造三簪曩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

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

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

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

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五千石為大庶長元

鼎五年令民得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

式蓋以畜牧所贏為昆弟輸財于邊澹國家

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

為何益於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蓄

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庶長徹侯

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

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布衣草躡而牧羊

師古曰躡即今草屨也

宋初曰注丈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

不為利惑

宋初曰惑一作或

兒寬

容齋續筆曰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

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

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復大

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

世嘗不快上所為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

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

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

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

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

救賢且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掾使因使寬為奏奏成

宋初曰越本無一奏字

統揖羣元師古曰揖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揖五瑞是也其字從木

隸辨曰書舜典作輯史記五帝本紀漢書郊

祀志引書並作揖師古曰揖與輯同魏孔羨

碑揖五瑞揖與揖兩處不同証以碑

則從手者為是

徵諸大夫自以為御史大夫

宋初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

定令則趙禹張湯

宋初曰南本今作律

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通曰盛服飾者以珠翠為先工績事者以

丹青為主至若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綉

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氏公孫弘傳贊直

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津善惡

寂滅無觀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

愛而不棄則宜徵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

後床尋文究理頗相附會以茲編錄不猶愈

乎 因學紀聞曰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

桑和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

弘兜寬之間汲黯之直宣卜式之儔故史筆

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藁蕪渾駁如此謂之

比良遷董可乎

張湯傳第二十九

并取鼠與肉其獄磔堂下師古曰其為治獄之

也

宋初曰顏鮮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接耳于

定國杜援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

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劉奉世曰傳非速也若傳速則不當先言掠

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蓋趙高作爰歷

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呼為

爰書也以此爰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

也

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姓趙

愚按外戚恩澤侯表有兩周陽侯一為趙蕪

一為田勝趙蕪以孝文元年四月封六年有

罪免田勝以孝景後三年三月封十二年薨是田勝之封較後於趙燕正湯為長安吏時也故史記徐廣云田勝也

以湯為無害師古曰無害言其最勝也

愚按文紀如淳註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後漢百官志云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劉妣曰按律有無害都吏如今公平吏咸宣傳衛將軍青見宣無害趙禹傳亞夫極知禹無害史記杜周傳事張湯湯教言其無害蓋當時察吏之語如此

乾沒

裴松之註魏志傅嘏傳曰服虔直以乾沒為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如淳以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徵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紉素雜記引蘇鶚演義曰乾沒之說如陸沈之義言乾地而沒不待沈於江湖也

平亭疑法奏謝疑

宋初曰浙本疑字下有亭字

上責且且弗用愚抵此

劉敞曰上責臣此衍字耳妄斷之

所治即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劉敞曰吏皆當作史

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肝師古曰論事既多至於日晚

劉敞曰日肝當屬下句

姦利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

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

上自至含視其隆貴如此

宋初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

臣固知湯之詐忠

宋初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

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薦如

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

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

或受詔如此其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

隙亦不能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

之也

使人上飛變告文好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劉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

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弟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二

宋初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容齋續筆曰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

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

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今考工共

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

水司空掖庭秘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

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

正月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愚按史記正義引漢書音義亦以左為證左

云顏說非

今人言君皆有狀

宋初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

陛下幸致三公

宋初曰越本作致位三公

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宋初曰南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

為通

無子子安世小男彭

日知錄曰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

為子其蚤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

孫霸非無子也

乃辭祿

宋初曰浙本作辭祿不受

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生貢獻物也

愚按百官公卿表太官丞陳湯傳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獻食丞即獻丞師古

所謂主膳食者是也蘇林說非

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

習學記言曰張湯推賢揚善自兒寬外他名

士未聞因湯以進者其所排陷則有明證矣

蓋湯造請結納以欺當世正監掾史大抵皆

小人田甲魯謁居之流也湯本用此得名譽

故遷表出之班固便謂緣此固宜有後而後

世因其說遂使湯有薦賢名斯大誤矣邪正

賢不肖要歸一塗未有小人酷吏而為君子

之事既排陷人而又能薦進人者也

杜周傳第三十

不循三尺法

宋初曰浙本無法字

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日知錄曰謂辭外株連之人

復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保

日知錄曰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

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

乃在征和二年周之卒已四年其時暴勝之為御史大夫

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

坐燕王旦事誅史家之謬如此

後侍御史治實

宋初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字

外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

宋初曰注文疾一本作侯

捕繫豪強

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也

賜延年黃金百斤酒

宋初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

元光中

宋初曰元光當從南浙本作永光

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

宋初曰單武庫一本無單字諸本皆有子謂

當存單字是大將軍之單武庫也

是以佩玉晏鳴閔雖歎之李奇曰后夫人雞鳴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佩玉去君所周康王

愚按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閔雖預見後漢

書云康王晚朝閔雖作諷揚賜上書

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

橫宮門不擊柝閔雖之人見幾而作揚子云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閔雖作乎上習治也

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史記曰周道缺詩人本

之衽席閔雖作又曰周室衰而閔雖作荀子

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

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後漢

注引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

歌閔雖以感之皆以閔雖為刺詩

雜制度之生無厭

宋初曰雜字下疑有脫文

或臣子背君父

或曰子背君父

宋初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

宋初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

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謂托人所主為人

之援而進也

宋初曰為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注文為

主越本作所為非是進也當作進之也 劉

敞曰當云近觀其所為主注文舊有妄刊去

之

則匹夫之說不可勝也

宋初曰說別本浙本作謀

數稱達名士王駿章安世王延世等

宋初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注同予據成

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

本是 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

一世字歟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容齋隨筆曰

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 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

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疏謝罪上

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

究之欽復說鳳以為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以為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

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

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與於鳳鳳

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

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變異之意

宋初曰南本浙本意並作息

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

宋初曰南本無章事二字

欽子及昆弟友屬

宋初曰友親當作支

業復上書曰

愚按大德本曰作言

庶幾乎闕睢之見微

習學記言曰孝成委政外家而荒耽於色蓋

其棄天下久矣杜欽乃欲依王氏以弼主違

是借其斧柯而使之長養者也班固謂庶幾

關隍見微更須細論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與堂邑氏奴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主之姓以為氏而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單稱其名曰奴

劉敞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

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

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

父也

道脫亡

宋初曰越本脫作今

立其夫人為王

宋初曰古本夫人字下有太子二字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日知錄曰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要舉衣

者執領

堂邑父胡人

宋初曰古本胡字上有故字

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宋初曰古本旁字下有有字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李奇曰一名天竺

宋初曰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生

從蜀宜徑又無寇

宋初曰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

出徙叩

宋初曰新本叩字上有出字

皆各行一二千里

宋初曰越本無行字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白奴知水草字

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 宋初曰古本將

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

而金城河西並南山

愚按大德本並字上更有西字

漢遺公主為夫人

劉敞曰遺字當作遣 宋初曰作遣是

道可便遣之旁國

宋初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並有一遣字

歲餘騫卒

宋初曰古本騫卒字下複騫卒二字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

華陽國志曰通西南之蹇豐絕遠之貨令帝

無求不得無思不服方外開通審之功也

初天子發書易

宋初曰古本作發易書

皆復閉昆明

宋初曰越本無皆字

為備眾遣之

愚按大德本作為具備人眾遣之

漢使乏絕責怨

宋初曰怨浙本作怒

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

音覽

宋初曰如只曰大鳥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

卵犛軒越本作黎軒者非又注文鑿予按西

域烏弋傳師古音覽於龍又汲水瓶也今雖

與雍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音覽必無二音

亦當云一音覽

而漢使窮河源

歐陽志輿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

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

李廣利

愚按張騫及此傳皆刪取史記大宛傳而成

惟伐宛後一詔獨出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史記輪臺作命頭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

宋初曰車當作運

於是貳師後復行兵

宋初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存為是

決其原

宋初曰原古本作源

即不

宋初曰不字下當有解字

別至郁成城

宋初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 愚按城字

宜屬下句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

而為司馬氏

孔穎達毛詩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叙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

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夫
官謂夫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按
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

司馬氏世典周史

宋初曰浙本此句無司馬氏三字

削贖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狗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

也

劉攽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

君非武臣也

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

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
人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
謂太史公耳遷尊其父故

劉攽曰周制外史掌四方之志布在諸侯國
其位工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
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
說亦不可謂之全非 補遺曰按張蒼傳蒼
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主四方文書
也按秦柱下御史本周制老子嘗謂守藏史
一曰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以為官名晉
志極東有星曰柱下史以為古左右史象此

然則漢太史令之職在周為守藏史在秦為
柱下史其官稱異而職掌則同故漢儀注以
天下計書為太史職掌然以為先上太史而
副上丞相者按子長為太子兼中書令在禁
中主四方文書其曰先上太史公者蓋所上
文書必先由太史校檢然後奏之天子非
上太史也觀此則丞相所上止副封法自應
爾其事本如此而衛宏不能詳言之故晉灼
不以為然宋景文公筆記亦曰遷自言僕之
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若位在丞相
上安得此言耶按張蒼以秦時柱下史習天下
圖書計籍又善用筭律歷故以蒼領郡國上
計夫筭律歷領計書皆太史之任也當漢之
初來有文官蒼豈以此時兼行太史事耶是
時蒼以列侯居相府故宏謂太史公位在丞
相上亦自有所本但施於張蒼則可爾 又
曰談為太史公謂尊其父可也下文云太史
遭李陵之禍則遷自謂矣安有官為令而自
尊曰公者哉蓋春秋之世楚邑令皆稱為公
漢書音義曰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

楚制稱公史記有初公留公索隱曰拓縣留縣令也故曹參為戚令稱戚公夏侯嬰為滕令稱滕公是也按茂陵書談繇太史丞為太史令本傳言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則是遷父子官為令耳其稱公者如初留戚滕之比非尊其父而然 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故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也

曰易大傳曰

宋祁曰越本無曰字

糲梁之食

宋祁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

故天下共若此

宋祁曰越本共作法

凡人所生者神也

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

遷生龍門

史通曰司馬遷叙傳始自初生及乎行歷巨

細備陳而竟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為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陽夏人其序云云至于事終則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耶 危林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為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為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張衡應問有云子長謀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不為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與

故長於變

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

為人君父者

宋初曰浙本無者字

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讀曰烏

劉攽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穆清天也

整齊其世傳

宋初曰本無世字

是余之鼻夫

宋初曰浙本鼻字下有也字

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

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也是也

刊誤補遺曰按子長自序為太史令五年而

當太初元年以為職當載明天子功臣賢大

夫之德業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

禍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蓋自太初改元

至太始改元之明年造盈十年是歲更黃金

為麟趾趾與止通遷所謂至于麟止者此也

張晏乃謂遷以獲麟為述事之端按獲白麟

在元狩元年子長嗣父職在元封三年獲白

麟之歲未為史官也安得以為述事之端師

古獨是晏說失之矣又云遷序事盡太初按

太初盡四年又更天漢太始凡六年而後至

麟止遺此何耶蓋不究子長自序之文故麟

止之說前後失據而論序事所止亦不得其

實

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

宋初曰纂當作纂

凡百三十篇

西京雜記曰馬司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

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列傳之首以

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

閔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

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略以拾遺補蕝成一家言

宋初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

而十篇缺有錄無書

王應麟曰班固謂史記十篇有錄無書顏師

古以為十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

也其一曰景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

曰武紀惟此篇亡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

表其書具在但闕前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

在自禮錄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
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
其而未成者也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
七正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
世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其所載不
過奏請及策書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
傳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闕者也其
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
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事具在自褚先
生以下乃其所補耳 劉奉世曰兵書即律
書蓋當時有爾

少卿足下

愚按文選本上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
拜言十二字

教以慎於接物

文選慎作順

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

李善本同五臣本作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

俗人之言善法引蘇州曰而猶如也

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文選本作是獨鬱悒而誰與語
女為說已容

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

又迫賤事

李善法引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
書時偶有賊盜之事

卒卒無須臾之間文類曰卒

宋初曰越本注文文類曰卒言倉卒與此不

同

得竭指意

文選本指作志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續史記曰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
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不
傳事何也任安皆身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
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
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
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
罪甚矣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

吏誅死

僕又薄從上上雍

文選本無下工字

闕然不報

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久字

修身者智之府也

李善本同五臣本府作符

取予者義之符也

五臣本符作表

列於君子之林矣

宋祁曰浙本列字上有而字

非一世也

宋祁曰越本無世字

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李善注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出令官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

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耻

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事關於官監

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

尚何言哉

宋祁曰越本尚何言哉無復句余按太史公

語多重複此自一體不可削也

橫挑疆胡目擊曰挑挑我求

李善注引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弔

切

印億萬之師

劉奉世曰匈奴乘高攻故曰印也

張空拳

文選本拳作拳李善注曰李登聲類云拳或

作搥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相寬益

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眾奮空搥

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

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搥猶可畏也

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火

李善注曰孝經授神契曰母之於子絕火分

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

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李善注引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效以

當罪而報漢思

而僕又茸以蠶室

文選本茸以作餌之 劉奉世曰茸讀如闔

茸之茸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容齋續筆曰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建邦

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

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

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氏注云太史日官也

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

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

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

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太史令而子長以

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

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曆

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隸祕書省

有太史素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禮記

集說孫景南曰古之所謂史者非止星曆而

已執簡記載實無職焉其權猶重於宰相左

氏亦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太史公自嘆文

史星曆近於卜祝之門主上以俳優畜之此

漢人失古之意

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

文選本作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

最下腐刑極矣

李善注引蘇林曰官刑腐臭故曰腐刑

削木為吏議不對

李善注引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

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視徒隸則心惕息

文選本心作正

且夫滅獲婢妾

李善注引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

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滅荆揚海岱淮濟之

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

婦婢謂之滅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

婢之醜稱也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文選本作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世也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

李善本西伯作文王注引韋昭曰美音酉蒼

頡篇曰演引之也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史通曰子長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未

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公之修撰也廣

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

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為日久矣豈以

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

見重則又非閑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

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

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斯蓋識

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愚按史記呂不韋列

傳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倫天地萬物古

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林說脫十二紀三字

及如左丘明無目

宋初曰越本無明字

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文選本作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

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
上流多謗議

宋初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

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

文選本作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

至王莽時

宋初曰越本無至字

以為之傳

宋初曰舊本以字工有是字

此其所蔽也

史通曰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

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

立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且

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

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

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

而自見為難可為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

已拙上知猶其如此而况庸庸者哉 辨惑

曰班固譏遷論游俠述貨殖之非世稱其當

而秦少游辨之以為遷被廢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為法於萬世非一已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漢書疏證卷十九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上為立博望苑

閔中記曰望苑驛即博望苑舊址在西安漢

武帝戾太子築通靈臺即此

以故衆不肯附

宋初曰不肯越本無肯字

壺関三老茂

危林曰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檢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関関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為塚焉諸生尊師法陪塋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為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関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関三老鄭茂上書曰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為宣曲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 魏書地形志曰壺関縣有令狐徵君墓

待罪建章關下

水經注曰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真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

張富昌為題侯

孟康曰縣名晉灼曰地理志無

管城碩記曰按地志清河郡有憇題縣顏注

憇古莎字孟氏謂縣名即此帝京景物略曰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憇題

草又曰憇題山藏石經者千年矣一曰石經

山姚廣孝詩我我石經山連峰吐金碧秀氣

鍾憇題勝概擬西域

焚蘇文於橫橋上

孟康曰橫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愚按水經注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

橫門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又曰渭橋亦曰

便門橋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象天漢橫

橋南度以法牽牛即此橫橋也詳武紀

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水經注曰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

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似漢世祭天於其上名

之為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

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愚按水經注廣明苑在奉明縣廣城鄉

其議謚置園邑

宋初曰楊本云多歲時祠其議謚六字

以湖闕鄉邪里聚為矣園

太平寰宇記曰闕鄉縣本漢湖縣矣園之地

太子園陵存焉在縣南一十六里高一百五

十尺

以為奉明縣

水經注曰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

齊懷王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

刊誤補遺曰此但載策文耳按三王世家并

載諸臣奏疏其著朔可為後世法程曰三月

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青翟御史大夫湯云云味死

上言且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云云

制曰可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

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守諸侯相

前言戊申朔則乙亥為二十五日矣前言戊寅朔則癸卯為二十六日矣中興以後有可失其傳如先聖廟碑載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國又修西嶽廟碑載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洪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烏有知朔為丙子庚午而不知壬寅壬午為二十七日十三日者哉斯近贛已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列誤補遺曰年號起於元鼎之四年凡史漢此年以前事而繫以年號者皆史家所追書也獨武五子傳載所賜策此則當時本文其文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漢紀所載亦自瓊此則元狩之稱又似非追改在當時策文已如此矣以三王世家參考之文策三皆曰維六年四月乙巳讀此乃悟武五子傳所著元狩字亦追書爾記事而繫年追書年號可也今賜策具載當時本文乃復出此二字豈不疑誤後世

三十有二帥

宋祁曰別本三十並作三千誤

薰鬻徒域張晏曰白奴徒東

劉奉世曰白奴徒漢北

輕弱骨肉

宋祁曰浙本輕字上有然字

又將軍都郎羽林

宋祁曰又將軍浙本作又聞將軍

井水泉竭

宋祁曰越本無泉字

頭如蓬葆

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 宋祁曰浙本注

文頭字上有服虔曰三字

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

水經注曰夷陵燕刺王旦之陵故以夷陵名

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

宋祁曰二十年浙本作二十九年

世世為漢藩輔

劉攽曰多一世字

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

日知錄曰言孝武帝降憑其身而言

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

宋初曰浙本鴻臚字下有卿字

及子女董訔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訔胡生皆女名

宋初曰注文當云皆其女名

千里馬兮駐待路

日知錄曰言神魂飛揚將乘此馬而遠遶千里之外張晏注以為驛馬非

父八子郭昭君等

宋初曰姚本父作及

成帝後立孝王子守

宋初曰後立姚本作復立

後見熊

宋初曰浙本後作復

其春疾太子生

劉奉世曰按武紀建元六年長星見更元光

至元朔元年春疾太子始生贊殊為乖誤

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

宋初曰一本無下秦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與轎而隄領服虔曰轎音播道也與車也

以行是也項昭曰絕水曰輶音旗廟反項山

輿也項昭曰絕水曰輶音旗廟反項山

輿也項昭曰絕水曰輶音旗廟反項山

輿也項昭曰絕水曰輶音旗廟反項山

動百姓靡敢行者不遠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
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淮南子人間訓曰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
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揚翁將築
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
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
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
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
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
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池
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
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
置禁駭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遠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刺麻考繅
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
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
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
折槁振落逐夫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

曠日持久

宋祁曰浙本持作引

越迺出擊之

宋祁曰越本無迺字

如使越人蒙死微幸

宋祁曰越本無死字

是時漢兵逐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踰字上有未字

美將卒之功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迺今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

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

好讀書

困學紀聞曰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致

致修學不知兩之流粟此鄒子之書非戰國

之鄒子也

我年五十當富貴

宋祁曰越本無富字

買臣入室中

日知錄曰即會稽郡中也即如今京師之會

館

買臣深怨

宋初曰越本無深字

公皆安在

宋初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

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

迺使人告王與好姦事動王

宋初曰越本告作以

及齊王以自殺聞

宋初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尺土之地

宋初曰越本尺作疆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

宋初曰浙本無數字

夫兵多而變起

宋初曰多或作久

奉燔燼於郊宮

師古曰郊官謂
秦時及后土也

劉敞曰是時未有秦時后土顏注失之

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

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狩

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

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

數乃云三元曰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

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

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

苴白茅於江淮

愚按大德本苴下有以字

還當以合符

劉奉世曰還字宜屬上句

知音善鼓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定

愚按藝文志雅琴趙氏七篇雅琴龍氏九十

九篇此作龔疑傳寫之誤

難與道純絲之麗容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不知純綿之容也瓚

以為純絲

羹藜吟糗者

愚按服虔以乾食為糗師古不來其說而言

糗即今之熬米麥所為者趙岐注孟子則云

糗飯乾構也孫奭疏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

自後漢諸儒皆同服說惟李周翰注文選與

師古同

及至巧治

李善注文選引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

一歐治歐治即巧治也

越砥飲其芳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砥也

宋初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

忽若琴汜畫塗師古曰汜汜灑地也

宋初曰別本注文只一汜字 李善文選注

引如淳曰若以琴埽於汜灑之處也琴音遂

塗路也

及至駕齧鄰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鄰

而行也

王良執靶

刊誤補遺曰按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

良郵無恤國語稱郵無正顏氏謂摠一人是

固然矣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

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

顏謂晏失之何哉顏既誤以王良伯樂為兩

人而人表又並列郵無恤王伯柏樂為三人

豈未嘗考春秋傳邢良為趙簡子御得名未

嘗事秦亦與提公生不並世

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與音郁

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雲

宋本作風冽 李善文選本作虎嘯而谷風

列龍興而致雲氣

雖伯牙操遞鐘

宋初曰景本作號鐘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

上當有遞字 五目注文選本作號鐘李善

曰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為號不得便以迭遞

判其音也

翼乎如鴻毛過順風

宋初曰越本遇作過

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

水經注曰蜻蛉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

碧鷄光景儵忽民多見之王褒碧雞頌曰敬

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故左太冲蜀都賦曰

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鷄儵忽而耀儀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宋初曰海字上當有大字

齊桓採其難師古曰事在左傳傳五年

宋初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

以至乎秦

宋初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其令四方安求來獻 奇麗之賂塞

宋初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

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劉奉世曰元狩未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

征矣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

元狩歟

籍兵屬馬

宋初曰越本作籍屬兵馬

非所以校助飢饉保全元元也

宋初曰校助當作救助

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曹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愚按年表貢赫無後其封不傳

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用如前所言諸士見細用

宋初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不聽教命

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

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史通曰東方朔傳委瑣煩碎不類諸篇且不

述其亡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

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曼倩之自叙也但班

氏脫畧故世莫之知

朔初來上書

褚先生續滑稽傳曰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

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

僅然後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

讀之二月乃盡

年十二學書

宋初曰十二景本作十三

十五學擊劍師古曰擊劍選擊而中之非新刺也

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選擊也

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

劉敞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奉祿薄

宋初曰一本改本作奉

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

愚按此當作求索之索音色責反不然長安之米豈可盡乎

朱儒大恐啼泣

宋祁曰帝當刪王本作號

置守宮孟下師古曰守宮蝥名也術家云以器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以守宮也今俗呼為辟言可以防淫逸故謂之守宮也

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

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

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 劉敞曰守

宮即人家屋壁中蟪蛄俗呼為蝮虎者是也

此物惟在屋壁窗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

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

臣以為龍又無角

宋祁曰角音盧谷反獸不童也

時有幸倡郭舍人

西京雜記曰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激矢

令還一矢百餘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朔不能中

愚按大德本無朔字

是窶數也

宋祁曰數音數景本作藪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師古曰窶數藪也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入所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非為窶數象窶數者今閉中葉者呼為窶數生窶木宛重有枝葉在盆下故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者不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服鐵鈞非也

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數前

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

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 又曰朔

意蓋以寄生為窶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孟

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耳又不

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

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圓似窶而云非窶木

尤疎謬矣

呼暴師古曰與田蚡傳呼暴呼報音義皆同

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

狗寶也

劉敞曰狗竇文不全明火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以劔割肉而去之

劉敞曰之衍字 日知錄曰裴松之注魏志

古人謂葺為去蘇武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

之師古曰去謂葺之也

西至黃山

水經注曰即地理志所謂縣有黃山宮惠帝

三年起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黃

山宮故世謂之遊城非也

會朝長信宮

水經注曰長樂宮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

諸殿

後迺私置更衣

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

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

自無之後傳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

此名也

臣聞謙遊靜慈

宋初曰遊當作遜

不足以危無隄之與

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

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

夕時名讓朔 宋初曰夕當作少 愚按作夕字亦通

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尚書疏曰凡書非經則謂之傳漢武帝謂東

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東平

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

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

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

傳說故謂之傳

小遺殿上師古曰小便也

宋初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今中府日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宋初曰之藏下地本添者也

顧城廟遠

劉敞曰城改成

備且妾之使

宋初曰使景本作儀

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

張似曰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粹洒音信又音

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且似按

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

字灑汎也所釐反汎音信蓋傳寫脫誤又一

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主自執宰散膝

劉敞曰執當作服

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工坐

劉敞曰上者工殿

董氏常從游戲北宮

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人主之大域也師古曰域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

當其義今俗猶云鬼域也劉敞曰劉向說春秋域南方淫氣所生以應

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域也

宋祁曰姚本句未無也字

右神明

水經注曰工於建章中作神明臺并榦樓咸

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

圖曰神明臺在建章宮中

子夏為太常師古曰以有文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助以子夏兩字此合為變解云

太常此說非也

劉敞曰作變字乃是

百家之言不可勝數

宋祁曰數當作記字

服膺而不釋

宋祁曰而不下添可字

故談說行焉

宋祁曰改作故說得行焉 續滑稽傳作故

說聽行通

諸侯賓服

續滑稽傳及五臣注文選本有威振四夷四字

安於履孟

李善注文選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

如覆行孟與行同音于 五臣本下有天下

平均合為一家二語

動猶運之掌

五臣注文選本作動發舉事猶運之掌 續

滑稽傳作猶如運之掌中

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宋初曰泉疑作淵

悉力慕之

宋初曰慕當作慕

安敢望常侍郎乎

宋初曰常字當刪 愚按前云以朔為常侍

即此安可刪乎續滑稽傳作常侍侍郎續滑

稽傳及李善注文選本下有云傳曰天下無

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

者無所立功

敏行而不敢怠也

續滑稽傳作修學行遂而敢止也李善注文

選本敏行上有修學二字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黜橫充耳所以塞聰

李善注文選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 愚

按家語說苑亦有之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撓而

度之使自索之

李善注文選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

亦同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

愚按大德本無之字

今世之處士

李善注文選本下有時雖不用四字

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續滑稽傳作岷然獨立塊然獨處

以蠱測海

張晏曰蠱

丹鉛總錄曰蠱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按揚

子方言云鑿瓢瓢也字从瓜从蠱劉向九歎

云飽蠱蠱于筐篋今閩廣之地以蠶魚殼為

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為瓢是以蟲殼

代瓜匏用也故鑿字之取義兼之

以筵撞鐘

刊誤補遺曰文穎曰柔筵也論衡曰箏不能

鳴鐘按箏當作柔周官夫人注云箏讀為柔

又柔人注云箏幹謂之柔集韻寄柔通穎云

柔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筵筭王逸曰

筵小破竹也王莽傳以竹筵導其脉師古曰

筵竹挺也說文筵維絲莞也四說不同大意不離於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筵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據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豈以說苑從木而為是說邪韓文公詩寸筵撞鉦鐘音義云筵草莖也筵從竹而此以從草釋之誤矣按從艸之筵一曰屋梁莊周書舉筵與楹屬與西施郭象曰筵橫而楹從司馬彪以筵為楹楹為柱按莊生本以筵極大小之殊屬西施美惡之異一類言之以筵為梁則失其趣矣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愚按大德本無者字

圖畫安危

宋初曰畫姚本作畫

柱下為工

刊誤補遺曰注引老子為柱下史事朔集作柳下按非尺齊而是惠者史辭也戒其子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者朔本語也恐當從集本為定 愚按柱下本法言 飽食安步

愚按法言淵騫篇作安生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

大德本車作田

及使人巫祭祠詛上

劉敞曰使人巫多人字

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

故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戒武備也

宋初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獄已正於理

劉敞曰獄合屬上句

分丞相長史為兩府

宋初曰長史下當添使字

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宋初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

皆以裝

劉敞曰以當作已

南齊覆蓋城門得出

水經注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

蓋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

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

又曰端門

本姓田氏

辨惑曰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為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官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為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

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至盡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

劉歆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

太子時人也

未任聽政

宋初曰未任王本作未堪

自以為國家興竟權之利

宋初曰權從木俗從才者非

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蘇林曰簿書給練之長也

宋初曰別本給作餘無練字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窠數者也

宋初曰數者也多也字

夏侯君所言也

愚按大德本無也字

然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宋初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 愚

按如本文辭理頗順不須疑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且見故遂降居三月復初

劉歆曰憚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

也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箕

李善文選注引巨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落而為箕

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

卿大夫之意也

宋初曰卿字當刪 愚按大德本無之字

廷尉當憚大逆無道

日知錄曰以書中有君父送終之語

行步俛俛師古曰俛即俯字也

劉歆曰俛讀如本字自可

輒論輸府

宋初曰輸府下當添下字

公移勅書

金石文字記曰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

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勅前史

陳咸傳言公移勅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遺武吏俱載其文為勅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勅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為勅而後人因之何曾傳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教勅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史通曰楊王孫布囊盛屍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求西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揚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慙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 黃氏日抄曰王孫平生厚自奉養死遂羸葬非矯世也矯遇以自文也何傳為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

西京雜記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 華陽

國志曰楊王孫城固人也 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凡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

以反吾真師古曰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

劉敞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然之謂

進近醫藥

宋初曰近字當刪 愚按大德本無近字

遂羸葬

西京雜記曰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有正丞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無守之

劉敞曰建之所守軍正之丞耳未嘗兼守正也故建奏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 愚按說苑云為北軍尉

將軍有罪已聞

宋初曰已改作以

劾渭城令游徽傷主家奴

劉敞曰多令字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粟犢反能爾耶吾終取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

雲數上書

宋初曰上書越本作上疏

上於是下咸雲獄

宋初曰獄下當添治字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

劉敞曰故字當在丞相上禹時罷相侯如故也

補南昌尉

水經注曰贛水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成帝

時九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

出爵不待廉茂師古曰廉廉吏也茂茂材也

愚按廉恐是考廉與茂材並言即後史所謂秀孝

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朱玉謂匹夫至欲求

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誤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

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

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

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上相還而並至矣

周髀算術曰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

一 魏劉徽九章算經序曰色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

之引而伸之建歷紀協律呂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

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宋初曰而當作其字

諸侯奪宗

日知錄曰如帝擊立不善崩而堯自唐侯升為天子是也

云啟

西京雜記曰余少時聞平陵曹啟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啟昔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殷監不遠夏后所聞

日知錄曰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玉

氏師古注謂封孔子後非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光為博陸侯

水經注曰博陸城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為侯國薛瓚曰按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其城居山之陽處平

陸之上匝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目嘉美名也

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

宋初曰孝者下當添所字

光當受難

宋初曰受難改作履難

尚書令讀奏

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注若今

尚書入者東疏漢法奏事讀之

典屬國臣武

容齊四筆曰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名待詔數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輦道車首

劉敞曰輦道輦上之車首也予謂年者岑年也岑年蓋鼓角士冑即稱衛為鼓吏所著者王西面拜

宋初曰西疑作四

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

閣若瓊尚書古文跋證曰按漢書霍光傳昭

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

皇太后也傳却云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

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為

太皇太后斯時無皇太后也傳却云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史文之不易核實如此

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師古曰便房小栢室也如氏以為栢木名非也

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栢宮次

便房次題湊次外截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

出漢儀注宜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

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宋初曰

小栢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栢木姚改以

為椶木愚按禮記檀弓疏曰栢椶者謂為

椶用栢也天子栢諸侯松大夫栢士雜木也

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椶栢黃腸為裏而表以

石焉又曰椶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

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

得之椶厚薄與棺相準

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

宋初曰此詔紀中已有

作乘輿輦加畫繡細馮黃金塗師古曰苗壽也

於鞞也

宋初曰於姚改輿

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

宋初曰微字上別本史有立字

即具以實語光

宋初曰語設作告

語稍泄

宋初曰稍下疑有漏字

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

友為光祿勳

裴松之魏志注引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

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

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先後小妻明

友妻光前妻女

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

宋初曰使禹官名字刪官字名下當添為字

令人不省死

辨惑曰師古以為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輒下中書令出取之

宋初曰輒下添使字

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正天子宮中其

黃霸傳見

宋初曰正天子姚改正天子

丞相擅減宗廟羔芼菹

周禮烟氏注烟今御所食蛙也

皆讐有功

日知錄曰晉灼曰讐等也非也此如詩無言

不讐之讐左傳僖五年無喪而感憂必讐焉

註讐猶對曰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

能讐也鄭德曰相應為讐也郊祀志其方盡

多不讐伍被傳贊忠不終而詐讐魏其傳上

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

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

宋初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

病死

宋初曰病親作母

日碑梓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梓胡若今相碑卧輪之類也

宋初曰卧輪當改卧輪

及上病

宋初曰及上下當添疾字

上名岑拜為使主客

宋初曰拜為下當添即字

關內都尉

宋初曰當刪內字

賞見嗣日碑從成為君持大宗重

宋初曰從成姚本作後成

頗感衆心

宋初曰頗感當作親感

漢書疏證卷二十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遷為後將軍少府

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
充國未嘗為之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

此府字是時字少時猶言無幾也

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臨古曰湟水出金城是漢地

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
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
下文可見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冒音莫北反

宋祁曰冒作莫報反

毋令解仇

宋祁曰解仇上款有復字

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納嚮之

劉奉世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
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

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虜並出絕轉師古曰道也道猶俱也轉道逆糧之

劉奉世曰道猶俱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
曰道也何煩曲解下文分兵道出又當為且
耶

通轉道津渡

宋祁曰渡姚改作度

稍引去

宋祁曰當更添一稍字

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數也

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
誰不樂此安便也

將軍誰不樂此者

日知錄曰言豈獨將軍苟安貪便人人皆欲

為之師古注以微字屬上句讀非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

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師古曰釋廢也

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

言願得復還故地

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

難用兵碎故也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

美虜故曰

宋祁曰姚刑故字

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

居民得並田作

師古曰並且也請如本字又音步浪反

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

又大井小井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

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列大小井本意是以大小井有此言也

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

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

謂無所信鄉郎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

爾

如是蘇役復發也

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

宋祁曰校當作効

輒下公卿議臣

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多斬首獲降

宋祁曰獲作坐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劉奉世曰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

疑是紀誤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

宋祁曰湯浙本作陽

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

宋祁曰橐籥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

宋祁曰庭改作廷

漢命虎臣

李善注文選本武作虎

辛慶忌

容齋隨筆曰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

劉輔直諫囚之掖庭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

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

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

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

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

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由奴西域敬其
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
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與欵侯戰

宋祁曰欵改作翎

遷郎中車騎將軍

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行軍字是
歷郎中兼車騎將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

中車騎將軍行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
著車去騎為車將也

衛青在位淮南寢謀

日知錄曰謂伍被言大將軍教將習兵未易
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

劉敞曰行災字

秦將軍白起郿人

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傅介子北地人也

西京雜記曰年十四好學書嘗棄飯而歎曰

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淳曰移爾雅唐棣

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棣移郭璞

注云似目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反姚本改

作移

授石拔距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地

力制之

宋祁曰法文堅字疑作擊字掣字疑作擊字

司諫奏湯無循行

宋祁曰循疑作脩

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宋祁曰禽獸字下疑有心字長嬰大罪罪字

疑作漢 愚按於文罪字為長

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

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

君子以功覆逆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

劉敞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

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也漢世人作文言行

事成事者意皆同

屠三重城

劉奉世曰劉向云五重谷永云三重穀五重者誤

又無武帝薦延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所古曰臬謂斬其首而懸之也俊謂敵之

劉放曰臬俊禽敵之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

妨臬善闕故云臬俊猶言臬將也

總領百蠻懷柔殊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兩古曰言子思

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是子之所

長愚無以相喻也劉奉世說同

亦足以復鴈門之跡應劭曰跡也會宗後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

劉放曰由沛徙鴈門非跡也謂免官為跡耳

葛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葛不親兩古曰葛音字

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交

反

進退必以禮

宋祁曰卻本無必字

今乃承顏接辭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今字

深接以禮意

宋祁曰意南本作適

毋怒為之不食

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

今仕官至二千石

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官字

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宋祁曰日字下殺更有日字

且夫富者眾之怨也

宋祁曰眾字下殺有人字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

東海鄭人也

愚按說苑貴德篇云東海下邳人

孝婦事我勤苦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

養我

其後姑自經死

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
前太守擅斷之

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前
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宋祁曰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

宣帝立

宋祁曰浙本作宣帝即位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
自以不冤

容齋續筆曰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
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
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為證太后亦
以為無反事乃得救出釋之正為廷尉不能
救但申理犯彈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為人
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
宗書定國當憚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
何至於是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
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飲酒益精明

劉攽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
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
一事爾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

連上書者

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日知錄曰按今所傳王肅註舜典納于大麓
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禹機之政蓋西京時
已有此解故詔書用之肅帝即位以太傅趙
肅太尉牟融並錄尚

事

孝行聞

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

廣德為人溫雅有醜藉

蘇鶚演義曰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
也藉者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 刊誤補遺
曰按醜藉之意大槩言有所緣飾非直情徑
行者耳傳一作醜一作溫而記禮者亦作溫
禮器曰禮有損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皇侃
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溫泉承藉君子亦以
威儀損相以自承藉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

籍諸地師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疏謂薦
獻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温
籍之意顯矣

陸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禮終不得立
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
廟不得入

劉攽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
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若瓜有
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貴辭如此

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
榮幸也致在縣車蓋亦古法
韋孟詩云縣車之
義以治小臣也

劉攽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
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宋初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
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

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因學紀聞曰周勃亞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
平遠甚班孟堅其志諸乎

遷東平太傅

宋初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
作傅

哀鰥哲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
也哲獄知獄情也

劉奉世曰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
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
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
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
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甫
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災獨意義自不同也
補遺曰按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

其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又曰古之聽
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
然哀鰥哲獄刊誤讀為哀矜固合於大傳孔
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鰥寡以大傳哀孤獨
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此文如此非後人所
增也蓋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
鰥矜古字雖通而鴻雁之詩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鄭箋謂矜人為可憐之人則矜鰥又
自各義 日知錄曰哲則折之誤也師古以
傳中有哀鰥寡語遂以釋此文而以哲為明

哲之哲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黃氏日鈔曰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
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
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愧董生而下子陽
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吉
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逸乎哉 因學紀聞
曰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度蘓章曹竟不
仕於莽見龔鮑傳孔休蔡勳劉宜與卓茂龔勝鮑
宣同志不莽時見車傳王皓王嘉并弃官見李傳
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
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

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邑伯夷叔齊薄之餓

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月齊以武王父死不

居為不忠

刊誤補遺曰按山谷居齊廟記以諫武王不
用去而餓死為疑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
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莊周
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

傳三人而空言成實竊謂山谷之論可以一

洗羣疑而空之然以諫武王不用餓死為疑

則猶有說所諫謂武王不用者非伐商之事

所諫乃遷鼎耳左傳曰武王遷九鼎于維邑

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義士伯尼之屬是

也餓于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

書所言亦見于呂氏春秋故太史公采以為

傳山谷所以有空言成實之歎微孟堅之書

豈特二子受誣且將置武王周公於何地耶

顏監號為孟堅忠臣乃引用史記本語實之

大非班氏本指烏在其為忠臣也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平百世之下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角不成字當作角

字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

常璩華陽國志曰鄭子真褒中人也玄靜守

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天

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家谷

口世號谷口子真亡漢中興立祠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千萬餘言

愚按隋書經籍志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

陸德明列于釋文曰遵作指歸十四篇演解

五千文

舉茲以旃不亦賈乎

愚按自楚兩龔之絮至此凡法言問明篇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

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

有道之車也故傷之

劉攽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

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烈烈者蓋傷之也

今皆誤矣 宋祁曰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

蓋多如此不為誤

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

宋祁曰一本無也字

朝則冒霧露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

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

登而上聞

宋祁曰登疑作發

不能無情

宋祁曰情疑作情類篇渠伊反畏也故也

慎毋有所發

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

言一句一本發作言

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過之不常值

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是以貪財誅利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趙利

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

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為犬豬所食

宋祁曰浙本無所字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充徭

役

漢制考曰周禮胥徒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

衛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况之

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

漢制考曰酒入注奄今謂之官人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疏侍史官婢舉漢法言之或曰官女者漢時有此別號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劉放曰百姓下多者字 宋祁曰去者字

禹又秦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

習學記言曰貢禹匡衡郊廟議其禮可言而

其時不可言何也事天與奉先有進而無退

故先王之禮嚴於初既定則敬守而不敢易

秦漢以來其始大抵草創苟且出于一時之

意及後文物議論既盛方獲禮以抑俗損其

已隆而欲反之於古無惟其難也至劉歆阿

狗人情多設疑慮依違其說破壞禮經以彌

縫時好蓋猶在禹衡之下而班氏父子乃以

為博而篤學者所當詳考也

然通儒或非之

宋祁曰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

宋祁曰補字下疑有出字

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

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

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

行道舍傳舍

孔武仲雜說曰龔勝郡漢乞骸骨詔謂之若

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

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

驛如此之嚴也

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

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栢及非祠堂皆不隨俗

而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

劉放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

種栢作祠堂 日知錄曰古人族葬勝必已

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栢作祠

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

之禮俱不欲用 愚按水經注曰泗水逕龔

勝墓南墓碣尚存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因學紀聞曰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

燒膏以明自燭羣以羽歿身蚌以珠致破漢

書楚老父之言本此 關若璩曰父子引老

子曰鳴鐸以聲自毀骨頌以明自煎

勝居彭城康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愚按水經注彭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供

劉奉世曰共讀如字

豪強大姓

宋祁曰大姓下殺有家字

合尸鳩之詩

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

三輔委輸官師古曰輸音式俞反

宋祁曰注文輸景本作式喻反

極竭髦髦之思

宋祁曰浙本無竭字

大不敬不道

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

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

宋祁曰武字下殺有與宣女壻字 愚按宣

及何武所謂漢忠直臣不附已者此下不當

有與宣女壻四字

宣不知情

宋祁曰情字上殺有其字

唐尊衣敵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道公卿被

虛偽名

愚按王莽傳稱尊為太傅身短衣小袞乘北

馬柴車藉藁瓦器又以歷道公卿公孫祿曰

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增名位賊夫人之子

所謂被虛偽名也後與莽死漸臺下

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宋祁曰由字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殺有亦

猶二字 愚按有亦猶二字則於文不順

韋賢傳第四十三

國自承韋

水經注曰韋城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記

曰夏伯承韋之故國 路史國名紀曰陶唐

氏後防姓韋也見世本

黼衣朱紱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

字又作黼其音同聲

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

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耳

迭彼大彭勳績惟光師古曰迭互也自言承韋

愚按孔穎達左傳疏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
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
則商滅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
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
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
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立累後也昭二十
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
豕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
承其國為豕韋氏又毛詩箋云韋豕韋彭姓
也孔疏云鄭語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
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
興為伯也據此則豕韋氏與大彭非二但中
更興廢耳師古所謂互為伯於殷商誤矣
王叔德譜實絕我邦德初曰王叔德末王德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德初曰王叔德末王德
劉攽曰予謂王報時詎有豕韋哉有豕韋亦
非王報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周之逸政久矣不由報也蓋此詩為不曉其

其祖者 容齋四筆曰觀孟之自叙乃祖而
求疎如是周至報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
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
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
又從而實之尤為可笑
勤誤厥生

宋祁曰諛浙本作咳
迺春南顧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

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
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

追思黃髮師古曰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
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
而黃也

歲月其循年其速者於昔君子庶幾於後

宋祁曰昔一作赫 日知錄曰孟自言年考
慕昔之君子而令名於後故王信老成之言
而用之也在鄭詩曰既苟且陋則此為孟之
自述可知

豈不牽位

宋祁曰牽一作幸淳化本作幸刊誤據史館

本改作幸

越遷于魯

宋祁曰遷當作卷後遷絕同

寤其外邦

宋祁曰外邦字疑為異邦

心其好而

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

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

道子黃金滿羸

宋祁曰羸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

刊誤補遺曰按方言羸僇也齊楚陳宋之

間謂之羸滿羸之義非他直謂其滿僇耳史

文傳寫誤加偏傍諸家遂以竹器名之淮南

書蘇秦羸蓋項羽贊羸糧並同此義而僇字

後多異說蒯通傳守僇石之祿應劭曰齊人

名小僇為僇貨殖傳漿干僇孟康曰僇嬰也

師古曰僇人僇之也要之人所負僇皆可謂

之僇不必有嬰僇之拘

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宋祁曰與疑作與 日知錄曰下如爨盎傳

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玄成在官聞喪

宋祁曰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

恐子傷高

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

玄成不得已受爵

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

棟棟其則

宋祁曰棟棟疑作逮逮

無爪頸祖

宋祁曰祖一作位

建昭三年堯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

厚

列為三公

宋祁曰為疑作於

至宣帝本始二年

宋祁曰二浙本作二越本作三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虛

今賴天地之靈

宋祁曰江浙本並無地字

四方同執蠻貊貢職師古曰同執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

各以其職來助祭

宋祁曰浙本無助字

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

祭天以其祖配

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

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

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

賓賜長老

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

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

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

劉攽曰予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

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

宋祁曰貴字上疑有明字

上詔問衡議欲復之

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

衡惶恐

宋祁曰恐疑作懼字

承祖禰之大義

宋祁曰義越本作禮

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

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

諸廟皆同文

容齋隨筆曰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

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

與金滕之祝策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

史又不書於本傳惜而知其善可也 愚按

毛詩烈祖疏引吳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春秋公羊御史

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

非尊德之義班氏皆不取疑皆在此時所議

河平元年復後太上皇寢廟國世世奉祠昭靈

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文獻通考曰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

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宋祁曰所為毀作所謂

獫狁最彊

宋祁曰批浙本作允

至宣王而伐之

宋祁曰宣字上景本有周字

裂白奴之右臂

宋祁曰景祐本越本臂作肩

四垂無事

宋祁曰四殺作西

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歎

文獻通考引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

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歎謂七廟是

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歎則不

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大戊曰中宗

師古曰太戊太庚之子

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

據商紀改作康

至平帝元始中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

此兩統貳父

宋祁曰父江南本浙本作文

毀湯周文

劉昭後書祭祀志注曰蔡邕表志曰宗廟迭

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

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中

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實其中既合

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 宋祁曰文字

下疑有王字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因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因亦具類

以示後人而或者同類
盜父名親此可以免矣

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 宋祁

曰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後遷河南太守

宋祁曰浙本遺字下有為字

久繫踰冬會故出

宋祁曰繫字下疑有之字

子復為大將軍

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

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收利入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

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威

困學紀聞曰文子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

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

敗貪兵死驕兵威觀相取之

雖爭屯田車師

宋祁曰浙本無屯字

山澤波池 師古曰波音波

宋祁曰注文音字當作讀曰

亡六年之蓄

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

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

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一讀字

帥繇先帝盛德 師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

必繇陰陽 師古曰繇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

以日為紀日冬夏至

宋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

執繩司下土

宋祁曰浙本無下字

所繇生也 師古曰繇與由同 類此

宋祁曰注文繇字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

字

及罷軍卒

宋祁曰罷音疲

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

宋祁曰浙本無者字

諸侯宗室在位列者

宋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

豈宜褒顯

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

字當為直宜褒顯

上躬親政

宋祁曰親字下毅有治字

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

愚按說苑復恩篇作加紳

輒子長休告

宋祁曰長休告浙本無休字

吾竊陋焉

宋祁曰陋毅作隄

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由第也

宋祁曰注文中由字越本作猶謝改作由注來

也字毅作耳

宜可豫視

宋祁曰視字下毅有瑣字

錄是益賢吉隋古曰錄與由同

宋祁曰注文中與字工當有讀字

逢人逐牛

宋祁曰逐字下毅有失字

吉止駐

宋祁曰駐字毅作騎

未可大熱

宋祁曰大熱浙本作以熱

職當憂

宋祁曰當字上毅有所字

子頭爾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

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

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

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

孝武非江浙本曾孫上無皇字刊誤據象本

添皇字

吉謂守丞誰如孟康曰郡守丞也而古曰守丞

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

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後少內畜夫白吉曰

漢制考曰職內疏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
王代漢官解云小官番夫各擅其職謂倉庫
少內番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
言之少內歲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
少為名

介子推割肌以存君

見莊子盜跖篇師古引韓詩外傳

蓋聞褒功德

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弘師古曰漢之次
錄又不作眭字

宋祁曰決錄浙本作快欽

少時好俠

宋祁曰俠字上疑有游字

下民之象

宋祁曰象字下疑有而字

夏侯勝

宋祁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雅反勝音

升或式證反一作升澄反

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宋祁曰王字下疑有時字

勝當乘輿前

宋祁曰輿字下疑有車字

安世實不言

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愚按作言字亦得

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
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

宋祁曰注文為疑作謂

故云臣下有謀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為不欲

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爾

光卒與安世白太后

宋祁曰白字上疑有共字

賜爵閔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閔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南平氏羌

劉奉世曰氏羌不在南恐誤

褒周之後

宋祁曰周之後越本邵本無之

物故者半

宋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

曩者地震北海琅邪

宋祁曰曩字疑作迺字

受詔撰尚書論語說

尚書疏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

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

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 論語疏曰

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

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

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

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

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

愚按儒林傳言凡子此言從父子故師古以

為從父昆弟之子也

王共其資用

宋祁曰王字上更有梁字

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秩留而增其秩

宋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

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

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

房用之尤精

藝文志攷證曰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

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

有六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

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蠱封

穴戶夕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蠱穴

居知兩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寔在震林

三統曆引易九危左氏載筮辭大有之乾曰

同復乎父敬如君所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

餘獲其雄狐復曰南國感射其元王中厥自
其解皆韻如焦林之類

好鍾律知音聲

愚按後書律歷志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
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
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
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二皆三生二以下生
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
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
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

能以往知來耳

宋初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鉉改往
知來非是

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
石已上

文獻通考曰按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房
始以是為言而帝善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
人於史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既曰考課
則必點幽陟明立為一定之法使一皆可行
又必上下之間體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

房欲使其弟子二人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
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為太守則又請無

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家之學而

宅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下

而不欲刺史課已則體統隳矣此所以未饒

賊之口而殺其身也

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息卦曰太

宋初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

蒙氣復乘卦太陽使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

劉敞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

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

皆持東與淮陽王

宋初曰與疑作予下文同

知益為害

宋初曰知當讀作去聲

北方之情好也孟康曰壯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方水水生

於申盛於子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

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

宋初曰注文故多好多字可刪可添四字

貪狼

是以王者忘子卯也師古曰傷者以為子卯夏
以為學者雖云只取其義且天之暴虐又遇相
與以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禁紂之暴虐又遇相
符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所
豈謂德能消德也

劉放曰王者忘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
酉自刑若相刑可忘自刑不可忘耶言夏殷
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儆爾故當其
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
武興及德勝殃乎今禁以丙辰滅紂以乙丑
亡亦用辰丑為疾日爾補遺曰按周天和
元年詔曰甲子乙卯禮云不樂黃表昆吾
之稔杜蕢有揚竿之文宜依是日停樂庶始
後昆商鑿斯在此詔得之至魏以甲子出師
唐以甲子即位有司以忘日為言皆不聽達
則達矣惜未知先王之意也古者屏亡國之
社謂之戒社刻亡國之爵謂之罰爵而又以
亡國之日為忘日者欲後之人見其社舉其
爵當其日則必為之惕然知懼而不敢肆斯
所以養人主之心術者歟且天大雷電陰陽
相薄之氣耳雖夜必為之正冠而坐日月相

遇則食亦數之常耳必為之變服所以養其
畏天之心也獻墮能之書毋拜可也必再拜
而受歲終受諫毋齋戒焉亦可也必為之齋
戒所以養其尊賢納諫之心也凡此皆近于
不切事情而先王之所甚謹者世有言天變
不必應以文而苛禮可略者皆不達於此乎

風以太陰下抵建前

刊誤補遺曰按奉初元二年奏封事云今年
天陰建於甲戌按是年甲戌歲也四年上疏
云知因丙子孟夏順太陰以東行按是年丙
子歲也以奉言推之太陰即太歲其說出淮
南書孟康乃云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張
晏亦曰丙子太陰在甲戌是誤以為太歲之
外別有太陰且并二年所言疏為四年事也
漢紀又誤以四年所上疏并列於二年

六情更興廢

風角書曰六情者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
戊己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鈞情陽支
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
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

哀行公正樂行奸邪

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藝文志攷證曰即類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

隅之風以占吉凶蔡邕傳注翼氏風角曰風

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晉天文志京房

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于月旁

隋志翼奉風角要候十一卷翼氏占風一卷

京房風角要占三卷風角五音占五卷郊祀

志注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

北方壬中央戊

壞敗源道縣

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

縣字衍宋初曰陽夏公曰按地理志魏道

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列侯所食縣曰

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

道國邑皆可謂之縣

詩有五際

詩攷曰正義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

云詩舍五際六情詩緯汎歷樞云辛亥之際

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

聽卯天保也酉析父也子采芑也亥大明也

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

聽二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

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汎歷樞云大明

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

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刊誤補遺曰元帝初即位奉上封事曰迺正

日暴風張晏謂歲在甲戌明年七月地震奉

後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定於甲戌孟康謂太

歲在于按奉先上封事論暴風實初元元年

歲在癸酉次年封事論地震實初元二年歲

在甲戌張晏既以前一事為初元二年孟康

又以後一事為初元四年疊此二誤顏注不

一恭攷何耶

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

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

宋初曰注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

孝武園白鶴館

宋初曰館字下疑有災字

百姓洽足

宋初曰洽疑作給

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

之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

劉歆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

八舍

地氣大發動土竭民

宋初曰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

河不用其道

宋初曰河字下疑有決字

日月光精

宋初曰光字江浙本作立字

拔擢天士晉灼曰嚴君平言師于天士天士應宿台禹之臣也

宋初曰注文言字下當有賞公養士四字

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

宋初曰聞字當改作聞 愚按聞者二字屬

上句讀不當改

為妻妾後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

宋初曰謂繞惑之

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蚺數作

文獻通考曰按尋所對如此然哀帝時日食

凡再俱見於史而此所言日無精光邪氣連

昏之事則天文五行志俱所不載云

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

宋初曰浙本官位下更有官位二字

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

也

宋初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得施

也

營惑往來亡常

劉歆曰營當作營

貫尾亂官獲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

宋初曰注文義字疑作象

熒惑厥弛張晏曰厥弛動搖貌

宋初曰注末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

火入室金上堂孟康曰火入室謂

宋初曰注文兩官字下疑有官亦室三字

毋忽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

宋初曰注未當有細字

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獄

宋初曰來字疑作成字春三月浙江本作春

月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宋初曰小字疑作火字

夫以喜怒賞罰

宋初曰罰疑作誅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劉敞曰衍一覆字

得道不得行

宋初曰下得字可刪 劉敞曰得道不得行

下得字衍

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劉敞曰當云制詔

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

宋初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

大異連仍

宋初曰連字一本作逆字

惟漢至今二百載

宋初曰漢字下疑有興字今字上疑有于字

是為過矣

宋初曰為字當作謂

光祿大夫毛莫如

愚按毛當作屯詳見儒林傳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舉茂材平準令

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

先風告建不改

宋初曰建浙本作及

中貴人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劉奉世曰顏鮮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

同當以服說為是

郡大姓原褚

宋初曰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

宋初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

斥疑作告而相斥

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國

宋初曰景本有遣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

遣字初按徵廣漢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

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為長楊

伯時云微而遺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

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初曰越本無也字

豫為調棺給斂葬具

宋初曰給字疑可刪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

宋初曰浙本作獄史

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楊伯時曰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

斧斫其門闕而去

宋初曰或無其字

丞相史逐去

宋初曰史越本作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

尉吏禹

宋初曰吏越作史

丞相不聽

宋初曰不聽字上疑有怒字

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

宋初曰突字新本添

司直蕭望之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作司直繁君繁延壽為

司直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不可據也

使得牧養小民

宋初曰使得牧養越本無得字

廣漢雖坐法誅

宋初曰景劄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

公廉不受餽

宋初曰受餽下有遺字

後去居家

宋初曰浙本作家居 愚按大德本去下有

吏字

除補卒史

宋初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

歷守郡中

宋初曰中字一作守

高至於死

日知錄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

燕人也

孫國牧燕都游覽志曰覺山漢左馮翊韓延

壽墓在焉五華漢泉翠峯仰山諸峯環之如

屏 劉侗帝京景物畧曰早山志稱韓家山

漢循吏韓延壽家焉罕韓音譌也俗呼黑山

滙黑罕音又偽也

亦皆自繫待罪

宋初曰自字疑作同字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宋初曰越本景祐本無事字

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

宋初曰繇字下疑有役字

皆疇其庸

宋初曰疇其庸浙本作疇其軍邑邵本作官

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

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夫近臣自危

宋初曰危字疑作疑字

天子微敞拜滕東相

宋初曰滕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趙廣漢奏請令

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

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
劉敞曰下言上名尚書調補縣令然則三輔

尤異如此

則下臣有所稱誦

宋初曰臣字可刪

長安中傳京兆眉嫵

宋初曰嫵音嫵媚之嫵嫵音舞

然終不得大位

宋初曰或無終字

安能復案事

宋初曰當添作安能為後案事

舜當出死

宋初曰當添為舜臨當出死

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從輕法以

愚按下云使者即家在所名敞則敞自還其

本縣邑也所謂亡命者下所云吾身亡命為

民是也不乘高車駟馬耳

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宋初曰當添為上書謝曰

待罪京兆

宋初曰當作京兆尹

傷化薄俗

宋初曰一本作傷薄俗化

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宋初曰殿屋一無屋字

守太原太守

宋初曰當作徙守太原

太原郡治

宋初曰當作郡清靜

火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宋初曰當作火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為郡決曹史

宋初曰決曹史淳化本無史字予按如注須

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

妬管我

宋初曰妬當改作詬

後上行幸雍過貌

劉敞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貌過美陽貌字是

史氏誤 日知錄曰按今之鳳翔縣乃古雍

城而貌在陝幸雍何得過貌當是過美陽之

誤美陽故城在今扶風縣北二十里且上文

固云自貌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矣

則不可以致千里

宋初曰浙本無則字

賢為上

宋初曰當作以賢為上

丞戒之戒之

宋初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 愚按無丞

字較優

上以尊為郡令

宋初曰刊誤改媚作郡

行部至邛郫九折坂

水經注曰味山邛崃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

曰新道山南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

王子陽按轡慶也

奉壘書至庭中

宋初曰庭當作廷

顧但負責安能勇

宋初曰浙本顧字上更有王字

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初曰越本義下有也字

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

刊誤補遺曰按親禮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
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蓋異姓為後也漢以
東鄉為上西鄉為下則尚右故爾匈奴傳其
生長左而北向師古者左者以左為尊或謂
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匈奴尚
左所謂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
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隨於陰陽若坐
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
下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
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
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為禮而
其生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為知禮意哉
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
宋初曰浙本作相比詐
行臨到
宋初曰當作行臨時
乃下御史丞問狀
宋初曰一作御史中丞問狀
獨選賢京兆尹
宋初曰賢字下有行字

旬月間盜賊清

宋初曰一本作盜賊清淨

司隸遺假佐放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

宋初曰浙本注文給諸府字下有府有史故

言佐也七字

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

宋初曰中諸本皆改作忠謂張忠也

功效日著

劉放曰日當作日著字衍劉放

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晉灼曰翦張禁酒趙

家之

宋初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箭張禁子

按注意正文當依枝本作箭張禁注中悉作

箭乃安 愚按游俠萬章傳云殺章及箭張

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

養刺客者也

二年莫能禽討

宋初曰今越本無討字 愚按大德本作二

十年

皆前所稀有

宋初曰當作皆前世所稱有

無承用詔書之意

宋初曰一本改承作以

靖言庸違

宋初曰浙本作庸韋注云韋違也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

宋初曰浙本作出於御史

兄子閱拔刀欲刺之

宋初曰到一本作刺

建畫為此議

宋初曰浙本無為字

誅不制之賊

宋初曰浙本作詩不制之賊

誠國家爪牙之吏

宋初曰江浙本作誠國爪牙之吏

制於僂人之手

宋初曰一作仇人之手

被共工之大惡

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

宋初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惡 劉奉世曰

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

違象龔滔天也

當獲選舉之辜

宋初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

爭叩頭救止尊

宋初曰即本無尊字

立不動

宋初曰立字上疑有尊字

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宋初曰浙本英作莫

不自激仰

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仰讀曰仰仰頭為健

宋初曰仰音昂為是

後章仕宦

宋初曰一本仕宦作任官

小女年可十二

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

者章女名可誤倒書之 宋初曰可十二猶

言約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

我君素剛

宋初曰我字下疑有家字

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宋初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寬饒視事素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劉攽曰按此文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

令遂揖衛尉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

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侯

司馬不拜出先置衛報上奏辭自此正焉

許應元曰上奏辭即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

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使候司馬也

先置衛者當出則置其宿衛之事也不拜一

事出先置衛上奏辭一事自此正焉總結

坐皆大笑

宋初曰坐字下疑有者字 愚按景文此說

誠迂坐下何可著者字

而為凡庸所越

宋初曰庸疑是庶字浙本作庸

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

劉奉世曰禦禁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爾

雅云

今君不務循職而已

宋初曰循一作修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訕師古曰挺然直說

過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

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

宋初曰注文過時字疑是則字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

容齋四筆曰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

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

天下台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

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

下為家始皇帝歎曰吾德出千五帝吾將官

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報記

之以補漢注之缺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

家天下之語

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

劉奉世曰頌讀如尚書自訟之訟

然後却就斧鉞之銖師古曰

宋初曰却字並注又却字疑作卻

免虜中和

宋初曰免越本作勉 劉奉世曰免當作勉

修法度

宋初曰修疑作循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

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劉奉世曰按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

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

然後百僚在位

宋初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作使

百僚在位

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

宋初曰一本來字上有而字體字上有之字

浙本無

衆共之

宋初曰衆字上疑有與字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曰趙

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

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為人姓名

云鳴犢鐸鐸及責其聲相近故有不用耳今未

等指舉殺鳴犢一

容齋四筆曰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予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

為寶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

犢其不同如此

逆天人心

宋初曰心字上疑有之字

此皆犯陰之害也

宋初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

皇太后父同產子

宋初曰產字下疑有弟字

寶為京兆尹

宋初曰浙本無尹字

迺制詔丞相大司空

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

今賢等便僻近臣

宋初曰僻當作辟

先是林鄉殺婢婿埋冢舍師古曰婢婿外

愚按外人姦其婢而殺之林鄉未為過此直

婢婿耳方言所謂男而婦婢曰滅也

即且遣吏奉謂傳送

宋初曰傳越本作侍

為弟請一等之罪

通考曰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輕考文除肉刑以髡鉗代墨以笞代剗測其後復減笞數定蕃令則刑制益寬矣然景武以後習為嚴酷死刑至多寔成傳稱成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又王吉龔遂王式皆坐輔導昌邑王無狀減死鉗為城旦春何並傳並為潁川太守時鍾元為尚書令元弟威為郡掾減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蚤就髡鉗並不許卒論殺威以是觀之則知當時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鉗本以代墨乃刑之至輕者然減死一等即止於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笞蕃所以代剗者不聞施用矣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

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

移流俗學者共祖述焉愚按師古之言蓋譏蕭子顯姚思慮諸人也

南齊書高帝紀云蕭何子鄴定侯延生子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梁書武帝紀亦同師古不領史職而同時作史人皆有斯說故於注漢一詳辨之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

儒林后倉傳倉通詩禮授翼奉蕭望之匡衡

愚按望之東海蘭陵人倉東海郡人當云

同郡不得云同縣也

又從夏侯勝朝論語禮服

何晏論語集解序曰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

語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

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愚按禮記喪

服小記疏云除喪則已蕭望之云獨謂于未

善也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今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宋初曰注文通字疑是適字

躬吐握之禮

宋初曰吐握字疑是捉字

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兜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詳在貢禹傳

宋初曰貢禹傳當是鮑宣傳

及御史大夫魏相

宋初曰浙本無及字

唯明主躬萬機

宋初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

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秦聞

即見

劉奉世曰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

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

爾說同

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宋初曰乎一作矣

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

宋初曰浙本改財作昧

敬備早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早衣

愚按戰國兼左師觸誓言於趙太后曰老臣

賤息舒祺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故

謙辭耳言以小臣備宿衛也

將大用乎

宋初曰大字上疑有不字

以興兵擊之

宋初曰浙本無興字 劉攽曰當云以軍興

兵擊之

蘇林曰

劉奉世曰漢興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

謂為弟耳

侯年寧能父我邪

劉攽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敬

也 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之父輕

之之體

其禮儀宜如諸侯王

宋初曰如字疑作加 愚按大德本如字上

有宜字

書曰戎狄荒服言其未服荒忽亡常 師古曰

愚按禹貢五百里荒服正義引王肅云政教

荒忽因其故俗而名之然則望之正用禹貢

非逸書也

今出視事

宋初曰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

恭頭同使高

宋初曰恭顯因使高毅作恭顯乃因史高
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宋初曰越本車作軍字

當以職事對師古曰忽其為漆令
言故欲以職事責之

宋初曰注文忽字越本作怒

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
而去但是杜陵一白
衣男子耳何須
名我詣曹乎

愚按男子猶言大夫耳有骨氣不肯挫也顏

注非

以鄴名賊梁子政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
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

宋初曰注文事字當作彊字日知錄曰名

賊猶言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也

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宋初曰三公下疑有官字

往者有王陽貢公

宋初曰公字當作禹字

二十餘御史中丞

宋初曰餘字下當添為字

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
九賓之事

宋初曰會病不及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

注文贊導九賓之事當云贊導九賓之禮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
險道所經行也

宋初曰注文經行疑當刪行字

馮母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

愚按馮母擇秦太將馮去疾右丞相馮劫將

軍皆見史記

讀兵法

宋初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

都尉宋將

宋初曰宋字疑是宗字

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
形似龍者

劉放曰此馬名曰象龍也

上善望之議

宋初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

再三發軔如淳曰軔
音而龍反

宋初曰注文而龍字疑是如腫字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
日且

云領兵屯日
不吉討賊

宋初曰萬二千人浙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

上疑有為字

不須煩大將

宋初曰須字下當有復字

百下百全之道也

宋初曰徐錯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

及呼速索噶種

劉奉世曰呼速索則呼速累單于所將五萬

眾未降者也噶者匈奴傳所謂西噶君長數

千人降漢者此二種有兵眾皆宣帝時未降

今使征羌

必有成敗者意

宋初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意

千秋嗣後

宋初曰後疑作侯

春秋之義亡遂事

師古曰無遂單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

宋初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駭

都格殺並家上書陳亮

宋初曰並字下當更有並字

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

宋初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詔恩不得浙本

南本云令告則得詔恩不得

在溝洫志

宋初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下溼病痺

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

宋初曰注文痺字上疑有風字

以中山王見廢

宋初曰以字上疑有上字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上以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

宋初曰凡字上疑有於字

輔以推讓之臣

宋初曰推字疑作禮字

令弟光恐云

宋初曰恐字下疑有王字

可因平陽侯

宋初曰陽字疑作陵字

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宋初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

請得輒上

宋初曰此下當添八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

也

王得書喜說

師古曰上與王也

宋初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

顯至誠

宋初曰顯字下疑有以字

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

宋初曰詐言別本無詐字

顯具得此事告之

宋初曰顯字上疑有石字告之之字當刪

稱引周湯

宋初曰周當作禹

朕惻焉不忍聞

宋初曰朕惻焉當云朕甚惻焉

博等所犯惡大

宋初曰犯字下當有罪字陽上淮

成帝復立交弟平陸侯衍

宋初曰陸一本作陵楚孝王

然後富貴不離其身

宋初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

與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

俗儒所添也

流言紛紛

宋初曰下紛字當作然

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

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 宋初曰考諸本無

位加字

又請削

宋初曰削字下疑有地字

上以問大將軍王鳳

宋初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

而求諸書

宋初曰書字上當有子字

治石象龕山蘇林曰於官中作山象

宋初曰作山象龕山

立石東倍草并祠之

劉敞曰立石屬上句已上東平王

建昭四年薨邸

宋初曰江南本邸字上有郡字浙本無中山

永光三年

宋初曰一本作元光三年定陶王

王為信都王

劉敞曰王為信都王上王字當作立字

又兄弟不得相入廟

宋初曰入字上當有繼字中山王

詩云貪人敗類

日知錄曰大雅柔柔之篇師古注誤以為蕩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東海承人也

宋初曰集解音證集解蓋臣瓚書也

家貧傭作以供資用

西京雜記曰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而不

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

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

求傭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

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

匡語詩解人願

西京雜記曰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願

權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

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

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反 宋初曰祝季

張云匡鼎來來音難協上韵僕檢左傳宣公

二年棄甲復來亦音難 又曰南本浙本以

語為說

其對深美

宋初曰別本作矣當作美

臣聞五帝不同禮

宋初曰禮監本作樂字浙本同

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

宋初曰克當作刻

或伎害好陷人於罪

宋初曰伎字說見酷吏竇成傳韋昭曰伎音

洎如淳曰詩云不伎不求屐樊也蕭該案字

書伎恨也之致反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宋初曰穆字浙本作繆字

能者在職

宋初曰在字越本作布字別本同

以保我後生

宋初曰我一作爾

精禋有以相盪

師古曰禋謂陰陽氣相盪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楊反

宋初曰字林云禋精氣成祥也音字鳩反

陽蔽則明者晦

蕭該案字林曰晦不明也應劭曰晦音闇

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

宋初曰江南本無之字浙本有

罷珠崖

宋初曰此下當有郡字

易民視

宋初曰視字下疑有聽字

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

宋初曰江南本二句中並無物字浙本有

禮本冠婚

愚按婚當作昏賈公彥儀疏禮曰大戴戴聖

與劉向為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為第一

昏禮為第二

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

愚按褚先生續史記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

而匡君為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建昭二年

八月癸亥衡以諸吏散騎光祿為御史大夫

一年遷

匹配之際

宋初曰匹配當作妃匹

無介乎容儀

宋初曰無當毋

自上世已來

宋初曰已當作以

臣衡材駑

宋初曰蕭該作材做做亦駑也承親之禮也

宋初曰浙本禮作體

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

劉奉世曰甄當作張

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

宋初曰注文逆監本作奪

南以閩伯為界

宋初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並同

及賜明阿承衡意

宋初曰南本無承字只云阿丞相衡意浙本作阿承

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儀禮疏曰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案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故知古者畫卦以木也

謂禹父

宋初曰父字下當有曰字薦言禹善論語

宋初曰善字下疑有說字

無違朕意

宋初曰無當作毋

家以田為業

宋初曰晏本業作樂

後堂理絲竹筦弦

劉敞曰絲竹筦弦等二物爾於文為駢

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日知錄曰崇以禹為親之宣以禹為敬之故各自得

又近延陵

宋初曰別本無延字予謂當存延字成帝營

昌陵不成更還延陵

禹頓首謝恩歸誠

宋初曰恩字下當有因字

上即禹林下拜為黃門郎

宋初曰郎字上疑有侍字

未有以明見

宋初曰未字上當有而字

禹則謂上曰

宋初曰則當作即

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

劉敞曰按春秋地震五耳疑衍十六字 宋

初曰按劉向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今云五

十六疑衍十六兩字今越本與別本無十六

兩字

與下同其福善

宋初曰福善越本作福喜

聞知禹言皆喜說

宋初曰皆當作此

禹見時有變異

宋初曰有字上疑有常字

禹為感動憂色

宋初曰感動字下疑有有字

欲為論

宋初曰監本越本欲字下有有字

及生子上帛

宋初曰帛禮記作白漢書作帛古字通用監

本浙本同

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宋初曰浙本監本無忠生二字於安國字下

又添忠字云襄生忠武及安國忠武生延年

號襄成君 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襄成君

宋初曰注文為帝師教令成就當作嘗為帝

師教帝令成就

霸讓位自陳至三

宋初曰三字下當有日字

策贈以列侯

宋初曰監浙二本皆云嗣爵

長子福嗣閔內侯

宋初曰監浙二本皆云嗣爵

年未二十

宋初曰二一作三

為諫議大夫

愚按大德本無議字

奉使稱旨

宋初曰旨當作意越本作意

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

宋初曰監本浙本作三科高第

有詔光周密謹慎

宋初曰有詔字下當有以字

以是久而安

宋初曰浙本云獲安

於帝子行

宋初曰越本云於帝為子行

誰可為嗣者

宋初曰可字越本作宜字

欲懲犯法者也

宋初曰監本懲字下有後字

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

宋初曰知字上當有自字

使上不得直道行

宋初曰行字上監本有而字

丹以罪免

宋初曰丹字下當有先字

又重忤傳太后指

宋初曰又字上當有後字

王嘉復為丞相

宋初曰復字下當有代字

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慝

宋初曰浙本有兩亂行字眇按書曰眇晦而

日見西方也蕭該音丑召反

六沴之作

宋初曰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

不和音持軫反服虔曰沴音戾

天右與王者

宋初曰右景佑本作左注亦作左子按王商

傳擁佑太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

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得訓左為助

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

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

宋初曰浙本注云師古曰周頌敬之篇也敬

肅也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以承

之受天命甚難也

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

宋初曰謝字上當有回字前比歷位典大職

考本越本邵本並作前所歷位典天職

敞以舉故為東平太守

宋初曰舉字上當有光字

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

宋初曰免字上當有復字

匡皆莫不誅傷

宋初曰學林云史記游侠傳曰以睡皆殺人

此用匡者省文也

百官統焉

宋初曰統字上當有總字

載以乘輿輶輶

宋初曰輶字下當有車字注文同

可甲卒五百人

劉奉世曰可字疑非

後益封

宋初曰益字上當有再字

及還所賜一第

宋初曰一字當刪

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

宋初曰江南淳化本作長安浙本無安字晏

公論羨安字甚堅新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

魯按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

子福還名數于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

本作遷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

妄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

字為衍襲子曰長如字凡以安為衍字者誤

以長為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

前言霸徙名數于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

數於魯其義自明無可疑者迺當江南本

彼以古人之迹見繩如淳曰繩謂押彈之也

宋初曰注文押彈字書曰押彈也押音迺莖

反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居喪哀慼

宋初曰慼疑作戚

秦果復不下

宋初曰復疑作寢

對曰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

劉敞曰下朝者左將軍丹等都是一句上以

匡章下丹等令問匡也王嘉傳亦有一下朝

者 劉奉世曰益說是也時左將軍等俱謂之中朝當屬下句云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而後云匡對曰

性殘賊不仁

宋初曰性字上疑有稟字

商私怨懟

師古曰懟音直內反

宋初曰懟該音治遂反

後庭之事

劉敞曰當斷不親後庭之事為句乃不煩注

釋矣

劉敞說同

日中見昧

宋初曰易作見沫王弼云沫微昧之謂也王

觀國云昧與沫義同

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織介怨恨

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

宋初曰勃傳及天文志五行志皆無是事疑

丹妄為此言以害商爾愁與惕同二字文雖

異其音訓則一

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

劉敞曰春申君獻妾所生子乃幽王非懷王

也疑匡自誤非傳者之失

父子相訐

宋初曰訐蕭該音九列反引字林面相斥罪

也浙本音居又反

而有不忠

宋初曰而字下疑有迺字

及宣帝即位

宋初曰監本作即尊位

建昭之間

宋初曰間考作後越本作後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

謂如顏讀亦雅

後徙左將軍

宋初曰徙字下當有丹字

皆親以外屬封

劉敞曰親當作新

好事慕名

宋初曰事當作士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二人皆起掾吏為能吏至宰相而皆不終故
同傳 太平御覽曰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
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官
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隨至五六重周
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鈎帶入房

字贛君

宋初曰贛如君音鉗

都船獄吏

宋初曰吏疑是史

櫟陽令謝游

宋初曰謝疑作射字

賊取錢財數十萬

宋初曰賊字浙本作賦字

故使掾平鑄令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遺之也

蕭該音義曰按晉灼之意引鑄與之言能無

說乎出論語與與之言蓋依鄧展鑄音子綠

反與此引晉灼不同

君子之道焉可憮也

蕭該曰學林云此傳直用憮字以當誣字耳

憮有空之義可借與誣字通用

壹笑相樂

隸辨曰無極山碑蕭植齊壹按即壹字與壹
字相類程大昌演繁露以薛宣傳壹笑為樂
俗本乃改為壹矢為可發一噓惟當時書壹
為壹此所以譌為壹也

賅客楊明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曰
賅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賅音巨又反該案
今人亦為音賅
不相救丞化

宋初曰丞當作承

遇人不以義而見疾者與痛人之罪鈎

蕭該音義曰案晉灼曰疾音侈侈裂也韋昭

曰疾謂毀傷也疾音脊地反說文曰疾毀傷

也手支反又思詣反痛說文曰痛病也該案

三倉云痛瘡也音如鮪魚之鮪 師古注意

就章曰歐人皮膚腫起曰疾歐傷曰痛

况竟減罪一等

宋初曰罪字上當有死字

排擠宗室

宋初曰擠玉篇云子詣子稽二切
披扶其閨門而殺之

宋初曰扶字林曰扶挑也音一穴反蕭該案
左傳云邠人統扶之以出門者又曰以找扶
其傷

使者行部還詣治所

宋初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越本無使
者二字

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袍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袴上曰袍音忝矯反鄧

展音紹

晝夜馳騫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騫亂馳也

齋伐閱詣府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閱其數也

今末俗之弊

宋初曰之監本邵本作之校本作文

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
去暮來號曰朝夕鳥

宋初曰顏之推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

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
而文士往往作鳥為用之浙本亦作鳥子謂
鳥字當作鳥字

宋初曰喜字上當有傳字

咨十有二牧

宋初曰浙本云咨十有二牧配哉

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

宋初曰復字下當有置字

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宋初曰陶字下當有傳字

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

蕭該音義曰素呂靜曰矯毒蟲也已兆反今

借以為矯字此蓋古字無定耳

假借用權

師古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

宋初曰注未當有之借二字借蕭該謂本作

藉字若作借何煩更云音以物借人之借蓋

傳焉之繆

程方進傳第五十四

努力為諸生學問

宋初曰淳化本勢作怒

毋憐其幼

宋初曰於母字上報有後字 愚按無後字

亦得

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

愚按儒林傳胡常受穀梁春秋于江博士受

左氏春秋于尹更始

論議不右方進

劉敞曰多一論字

候桐常大都授時

愚按儒林傳常授梁蕭秉君房穀梁春秋授

黎陽賈獲季君左氏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當恭奉

夫罪合贖

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謂已行已成

事也王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生

之比是也

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師古曰言此者冀尚

書忘已之事不奏

劉敞曰予謂非冀尚書忘已不奏也言及之

耳尋下文可見

并力遂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反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

劉敞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下

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

乃害于乃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

之

愚按師古所引書文不合 宋初曰乃監本

作迺姚本刪

尊尊而敬長

宋初曰 本復有敬長二字

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報有辜罪

宋初曰學林云辜權者乃阻障而獨阻其利

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豪右辜權馬一匹至

二百萬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謂障

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訓是也師古以謂

他人取者報有辜罪此訓迂矣

從弟車騎將軍音

宋初曰卻本無從字

揣知其指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

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揣音喘說文曰喘疾

息也尺兌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
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該謂今
讀揣音初委反
過絕於人倫

宋初曰一作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

咸既廢錮

宋初曰姚本既作知

以憂發疾而死

宋初曰監本楊本云以憂發疾而死別本越

本云以憂死

近醫藥以自持

宋初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

輔湛沒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
曰輔湛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

管城碩記曰按荊州占曰輔星欲小明小

則相明春秋緯曰輔星沒天子佐消則注中

天下兵銷乃是天子佐消之說也

萬歲之期近慎朝暮

日知錄曰謂宮車晏駕故下文即貴麗以為

可移於相也
安得但保斥逐之戮

劉敞曰勅改戮

閔門壯門

宋初曰按五行志注晉灼曰章城門西出南
頭第一門也壯是出籬者師古曰壯所以下
閉者以鐵為之非出籬也

盜賊黨輩

宋初曰監本浙本作盜黨羣輩姚本作盜賊
羣輩

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疏曰魯共王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謂
論語及孝經為傳也故武帝謂東方朔曰傳
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
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
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孝經非先王
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
王之書也

立持酒有謂丞相史對飲未訖

宋初曰相對飲浙本無相字景祐本無飲字

皆勒兵自備

宋初曰兵字下疑有以字

固知我國有些災

蕭該曰些韋昭音疵些字別有音於地理志

及序傳中已具也

粵其聞曰

宋初曰景本曰作日

以成三絕

劉奉世曰皖者國統三絕也

兆陳惟若此

宋初曰邵本兆作卜

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

宋初曰監本楊本郭本託作孤別本云養六

尺之孤託受天下之寄

王道離散

宋初曰姚本散作散

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劉奉世曰義發兵時東平相蘇隆此未喻

或者當為傳聲之誤也宋初曰前云以東

平王傳蘇隆為丞相

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

水經注曰翟義興兵討莽遣奮威將軍孫建

擊之於圍北義師大敗尸積萬數血流溢道

號其處為萬人散百姓哀而祠之

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

宋初曰服虔琴音禁如淳音琴說文丑心反

晉灼音參參音森

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

宋初曰恐有當作恐其

薦樹之棘

蕭該音義曰字林作柎柴木擁也在見反該

素今作薦字者借以為柎字

初汝南篇有鴻隙大陂

水經注曰慎水又東流積為雒陂陂水又東

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

慎陂皆與鴻却陂水散流其陂水首受淮川

左結鴻陂

誰云者而黃鵠

後書方術傳曰許揚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洲

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

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茅魁反乎覆陂

當復

谷永杜郵傳第五十五

閻妻驕扇

劉歆曰閻音淫今毛詩作艷蕭該索毛詩讀作艷

聖王所致慎也

宋初曰南本無致字別本之所慎也

息白華之怨

師古曰永言此者識或帝專寵趙昭儀也

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許班之事

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

未嘗有趙昭儀也

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

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周

書洛誥稱成王曰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

愚按洛誥孔傳以四輔為四維之輔孔疏云

文王世子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

公一人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不作左輔

右弼前疑後丞解也輔弼疑丞見於賈誼新

書是漢儒之說與書旨異

角無用之虛文

師古曰角竟也

宋初曰竟疑作競

滿瀾誣天

蕭該音義曰滿瀾或音漫

有申伯之志

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

愚按毛詩崧高傳云申伯宣王之舅也疏云

厲王之后曰艷妻而得申伯為王舅者蓋艷

妻無子姜氏生宣王顏以為申后之父蓋誤

以幽王之申后當之

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官官檻塞

大異

蕭該音義曰蘇林曰濫汜也如淳音作檻閉

也音灼曰於義蘇音是該案蘇林曰濫汜者

字林曰濫汜濫也濫音力暫反如淳曰檻閉

者字林曰檻籠也一曰園也丁斬反又力甘

反 宋初曰宦官或無宦字

逵任遵舊

宋初曰逵或作委 愚案遵字師古不鮮蓋

以為遵行舊法也則與逵任不貫卿飲酒義

有俱介音遵即此遵也猶者舊耳

毋避嘗字

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孔王章言之坐死今承及此為

前通

劉奉世曰按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
此對乃是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
永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班固於此對後乃
云永為上第擢為光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
年中事也

則以為誠天意也

宋祁曰則字姚本改作即

時對者數千人

宋祁曰姚本改千作十

可謂富貴之極

宋祁曰之疑作至

其逆常也

宋祁曰常字下疑有道字

元年九月

宋祁曰元年當作去年

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秦誓也之辭

愚按此牧誓之文

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宋祁曰說文曰威滅也從火戌聲火死乃戌

陽氣至戌而盡音許滅反姚本能作寧注文

盛作熾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

愚按始皇自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

而亡首尾凡十四年

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

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

正而又多也

劉奉世曰言設獄陷人如阱耳

榜箠瘡於炮烙

蕭該音義曰榜音彭

役百乾谿

宋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

國人苦役

故又廣盱營表

晉灼曰盱音吁盱大也

宋祁曰姚本注未有廣大營表四字

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幄出之具師古曰幄亦幄字耳

宋祁曰姚本幄作媮音又耦也蕭該音義幄

作媮音幄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嬖妾之舍也

容齋五筆曰按李尋傳久汗玉堂之著注玉
 堂殿在未央宮翼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
 殿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二椒房
 玉堂在其中漢宮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宣
 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
 臺高二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為
 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六殿然今漢書却
 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而無它語
 晉灼注揚雄解嘲上玉堂之句曰黃圖有大
 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其為禁內
 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椒房言
 之意當日亦嘗為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為璧
 幸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以次貫行師古曰貫音工端反

宋初曰工端反當作工斷反
 不獲載心

宋初曰載當作惑

趙李從微賤專寵

日知錄曰外戚傳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

亦為婕妤叙傳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
 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后自大將軍薨後
 留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
 行行則同與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
 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郡國十五有餘

宋初曰十五姚本作五十

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愚按語本呂氏春秋孟春紀

前後所上四十餘事

容齋五筆曰予亡弟景何嘗見梁弘夫誦漢
 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
 史乃服其說薛宣為少府御史大夫闕永言
 宣簡在兩府諫大夫劉輔繫獄永同中朝臣
 上書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傅
 恩如其禮溢陳湯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馮嘉
 河決永言當觀水勢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
 帝好鬼神方術永言皆妄人惑眾挾左道以
 欺罔世主宜罪絕此類梁王為有司奏禽行
 永上疏諫止勿治淳于長初封下朝臣議永

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為西域都護永憐其老
復遠出手書戒之建昭雨雪燕多死永請皇
后就宮令眾妾人人更進建始星字營室永
言為後宮懷妊之象彗星加之將有絕繼嗣
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之所致
次年又食永言民愁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
言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
其象樓護傳言谷子雲之筆札叙傳述其論
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所言以答書其
載於史者詳復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
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是云

陳平共壹飯之簞

宋初曰簞景本作饌舊本作簞聲類曰饌字
或作簞音灼同聲類簞即饌字蕭該音義曰
今人不識簞遂易識作饌字耳

女雖責猶為其國陰

宋初曰晏本無國字

雖有文母之德

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北太妣也

劉奉世曰文母文王之母也何預太妣

鄴未拜病卒

西京雜記曰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
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州
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
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為宴息及死命
刊石埋於墓側墓前種松栢樹五株至今茂
盛

其正文字過於鄴竦

愚按藝文志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
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
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漢書疏證卷二十三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

宋初曰循字疑是脩浙本作脩

召商為卒吏

劉敞曰吏改作史

已通見二千石以為常師古曰常依決第也

宋初曰注文次第字上疑有此字 愚按師

古以依次第三字解常字宋景文作一句讀

之便謂疑有此字失之矣

其兄子為廬江長史

劉敞曰廬江長史按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

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

石不待刺史一見為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

長字不然是卒字爾

槃辟雅拜

周禮注杜子春云奇拜謂先屈一膝今雅拜

是也

復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

宋初曰監本有二復字按注宜有二復字越

本無一復字

為莽求持進給事中

宋初曰越本無莽字監本有

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

宋初曰浙本去之字

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

宋初曰南本徐錯去不字予據顏注刪之為

允 劉敞曰周禮時揖異姓昏姻也異姓正

謂外戚爾恐不當去不字 補遺曰通鑑作

外戚大臣按朝士篇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

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同姓謂宗族異

姓謂婚姻甥舅庶姓則非宗族又非婚姻甥

舅者也子貢曰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官

緇之行也夫子以為異姓謂以其兄之子妻

之也春秋傳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又曰薛庶

姓也禮有別姓而哭鄭注謂使諸侯同姓異

姓庶姓相從而為位蓋通之則庶姓亦異姓

別之則庶姓踈於異姓矣何武公孫祿謂不

宜令異姓持權而互相稱舉為大司馬則以

庶姓自處而無嫌耳翼奉乃曰古者朝廷必

有同姓以明親親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反疏是以外戚為非異姓也顏注之誤本此

武自殺

西京雜記曰何武墓北印山薄龍坂王嘉冢

東北一里

為南陵丞

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

因學紀聞曰按漢宣城郡南陵縣南陵屬京

兆文帝七年置顏注不考地理志何邪劉

敞曰南陵薄太后陵耳漢無南陵縣宋初

曰案地理志宣城丹陽郡縣名未為郡愚

按南陵屬京兆劉敞誤

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

劉敞曰加食邑多加字

愛其良民吏

宋初曰其字當刪

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

宋初曰弒當作殺字雖作殺讀以作弒愚

按宋意不可解

暴下其事必有言

宋初曰言字上當有對字

賴宗廟之靈

宋初曰靈字上當有神字

一日二日萬機

師古曰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也

也

宋初曰資暇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

事之微也晉文帝謂丞相於事動必經年怪

其遲相温曰萬機那得速耶此對真得書義

近改為即離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誤從木

傍也顏氏不知引孔注以證後人不根其本

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自誤後人也

其國極危

宋初曰極字當作凶字

自貢獻宗廟三官

師古曰三官天子太后皇后也

劉敞曰予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官傳太

后稱永信官而丁姬中安官故以三官為言

會祖母傳太后薨

劉奉世曰薨當作崩

惜百金之費

宋初曰惜越本作重

流聞四方

宋祁曰流字上或有此字

業緣私橫求

宋祁曰求當作受

臣驕侵罔

宋祁曰驕字下當有主字

以總方畧一統萬類

宋祁曰或無萬字 劉奉世曰多萬字

歐血而死

宋祁曰歐字當刪

舉丹議論深博

宋祁曰越本作論議

月餘徙為大司空

宋祁曰以外戚恩澤侯表攷之丹為大司馬

高樂侯在綏和二年七月以傳喜傳攷之

徙為大司徒在明年正月恐不當云月餘

古者諒闇不言 師古曰諒信也闇然也

宋祁曰注文默然字當刪

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

宋祁曰一本云成帝趙皇太后

郎中令冷褒

劉敞曰按是時無郎中令

以定陶共為號者

宋祁曰共字下當有皇字

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

宋祁曰泰當作太

給事中博士申咸映欽

愚按咸東海人見薛宣傳欽字幼卿齊人事

許商傳尚書見儒林傳

以君之言

宋祁曰言或作議

德為國黃考 師古曰考老人面也

宋祁曰注末也字一本作然

尊傳太后為皇太太后

宋祁曰一本作太皇太后

天下衰麤

宋祁曰天下據姚本作天子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

宋祁曰通鑑考異云按功臣表建平四年董

宏已死元壽二年子武坐文為佞邪免不得

至今此傳誤也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黃氏日抄曰按傳中皆雄自序類多文飾之

詞非信史也

不知伯僑周何別也

日知錄曰謂不知是何王之別子

為人簡易佚蕩

宋祁曰蕭該蕩亦作傷韋佚為替傷為黨晉

音鐵僕

口吃不能劇談

宋祁曰浙本無吃字

默而好深湛之思

習學記言曰庸人之思病乎浮淺故雄有此

論然古人論理至思而止理之所不至者非

思也更不計淺深今於思上更有深沉工用

即是思之所不止者而後為理如大玄乃理

之過學者所不當法也

不修廉隅以徽名當世

習學記言曰雄清靜恬淡不汨沒于欲利則

世俗淫夸垢汙之賤豈復有之固不待修飾

矣然士之厲志操明好惡言必信行必果

然以自號於世而為戶庭者此其所謂廉隅

而可以取名者也雖然止於是而已矣故子

貢曰譬之官墻賜之墻也及肩雄自以為不

止於是故其言如此然學者或不解因雄之

言而以為小廉小行皆不足修淫夸垢汙無

害於道也則其誤大矣

乏無儻石之儲

宋祁曰乏字上疑有至字

先是時

宋祁曰南本無時字

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

西京雜記曰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徒人間

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

故雅服焉

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

習學記言曰文詞之變始於屈原行於相如

文士之所慕效也至揚雄闢而廣之將一變

至道故為反離騷然原之本指雄或未達也

刊誤補遺白顏注自圖繫以下言譏屈原

者有五似以子雲為真識三閭按毫無答有言離騷得反而始明撫其文而反之非反其純潔不政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又法言有玉瑩丹青之答說者亦謂不予之辭按逸論語如玉之瑩子雲蓋用其意則如瑩之如當訓為而爰易也丹青非繪事之謂蓋言丹沙空青周官入玉石丹青於守歲之府是也子雲以為三閭不肯喔咻嚅唳從俗富貴媮安寧殺身以全其潔如玉而瑩其可變易而為丹青也哉故玉可碎瑩不可奪子雲之予原亦孔子予管仲之意欵反騷之作不以辭害意則無咎之言為盡之類注非是名曰畔牢愁

宋初筆記曰蕭該按牢字旁著水音直作牢韋昭曰泮騷也鄭氏愁音曹予曾見蕭該漢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本類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類當時不見此書因江潭而泚記兮欽弔楚之湘纍
宋初曰蕭該泚作泚泚音誑韋音同潭音淫該案音灼纍作累此言累世承楚之族案字林纍文索也

紛纍以其澳忍兮

宋初曰澳忍音灼云俗謂水漿不寒而温為澳忍字林曰澳忍垢濁也澳蕭該音他本反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宋初曰如淳曰清正法則也十一月為歲首天之正地稱方貞真正也十一月坤體成故方貞貞音真為是

履攬槍以為棊

宋初曰音灼曰棊路也履考作治資嫫娃之珍髦兮

宋初曰韋昭曰嫫當作類梁王魏嬰之美人曰閭類

豈駕鷺之能捷

蕭該音義曰案駕字亦作駟音加 宋初曰駟鷺鳥似鴈駟音柯

騁騂騮以曲難兮

蕭該音義曰騂音留俗作騮 宋初曰以字疑作於

靈修既信椒蘭之嗟佞兮

宋初曰韋昭曰嗟音祖朕反鄭音接蘇音詩

嗷嗷幡幡之嗷蕭該音義按詩作提

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

宋初曰監本并上二句兮字下皆有固字

知衆婦之嫉妬兮

宋初曰韋昭曰婦音呼言其目如茱萸之折

也刊誤婦出故反當作胡故反蕭該音義下

故反淳化本火故反

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

兮孰焉知龍之所處

宋初曰韋昭曰被讀如光被之被蕭該音義

曰慶羗今漢書亦有作羗字者淵潛字當有

兮字

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

華

宋初曰蕭本作蒼梧今作蒼吾恐非華叶音

敷

陵陽侯之素波兮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

危林曰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

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

近水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有所傷害因

謂之陽侯之波揚雄反騷陵陽侯之素波應

劭曰云云予以為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

六佐陽侯為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

侯之波義蓋本此

臨汨羅而自隕兮

宋初曰韋昭曰汨音幕蕭該音義曰如淳音

河水浼浼之浼案詩浼音莫罪反楚詞曰精

瓊靡以為糧讀楚詞者依字不借音也

卷薜芷與若惠兮

宋初曰韋昭曰薜芷苦惠四者皆是草也

棍申椒與茵桂兮

宋初曰棍起作混

費椒楮以要神兮

宋初曰蕭該音義楮從米按王逸曰精米也

違靈氣而不從兮

宋初曰浙本從作定

繫既衆夫傳說兮

宋初曰姚本來作北

徒恐鷓鴣之將鳴兮師古曰鷓鴣字也鳩又音決

宋初曰韋昭曰鷓鴣趣農鳥也又筆記曰蕭

該案蘇林鷓鴣音殄絹 丹鉛總錄曰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鷓鴣伯勞也蜀童謠有陽雀叫鷓鴣夫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師古之音得矣 愚按鷓與鷓兩字不同雉音規歷書云種鷓先淖徐廣曰子規鳥也一名鷓鴣索隱引楚辭解以爲杜鵑賦局閨切與鷓同趙岐注孟子曰博勞也師古以爲子規則宜音規矣何爲復引鷓以亂之同里趙一清嘗以爲疑申辨如此

押雄鳩以作媒兮
宋初曰鳩江南本作鳩監本作鳩今從監本作鳩

來雲蜺之旖旎兮

宋初曰景祐本作旖旎越本旖旎作旖

望昆侖以慘沍

蕭該音義曰慘應作手旁琴今作心旁琴者

亦是古字通用

駕八龍之委蛇

宋初曰古本駕字上有馬字淳化本無刊誤 据史館本添

夫聖哲之遺兮

宋初曰浙本作聖哲之不遺兮

雖增款以於邑兮

宋初曰晉灼曰於下當著心作於浙本作於

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師古曰言

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裴回反覆

劉奉世曰言何不若仲尼不用於魯歷聘外

國周邁天下而歸舊都反眷眷於楚而自投

於湘也注非

蹠彭咸之所遺 蕭該音義曰按雄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蹠

應作手旁庶說文撫拾也

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李善文選注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

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

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 李周翰文選注

曰雄嘗作縣竹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

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

楊子雲帝即召見拜為黃門侍郎

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

李善文選注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又曰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愚按雄不死於此時新論誤也

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邱胤錫羨拓迹開統

李善注文選引文類曰符合也言同符契於

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李奇曰統緒也

稍變魑而扶猖狂

宋初曰韋昭曰魑音昌慮反一作熙慮反蕭

該音義曰猖狂無頭鬼也見字林李善曰許

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

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師古曰自招

也八神

宋初曰殷音隱劉攽曰此八神齊之八神

也劉奉世曰擊而出之故非八神也蓋自

有八神耳愚按招搖泰陰鉤陳堪輿為神

變為木石之怪魑與猖狂皆鬼也矧其數又

祇於七顏注蓋因張晏之說其實非也李善

呂向皆以為八方之神者近是

茲駭雲訊奮以方據

宋初曰韋昭曰方據周禮方相氏蕭該音義

該案依韋昭音相別本顏注予本反下更有

訊音信據音人羊反八字

柴虎參差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柴一本作傑褚詮賦傑

音初綺反虎姚本初擬反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翳華芝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

也股度曰華芝蓋也言以華蓋自翳也

駟蒼螭兮六素蚪

宋初曰韋昭曰螭似虎而鱗鄭氏曰螭虎類

也龍形李奇曰螭雌龍也字林曰螭若龍而

黃北方之地螭淳化本作一名螭刊誤據今

說文添蚪字監本作地螭當有地字

蠖畧蕤綏師古曰蠖音於蠖反

宋初曰於蠖反一作於郭反綏先佳反

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輿旒邈倡之荷旒也

宋初曰旒越本作柅女支反景本旒作柅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張晏曰軟道雲與倒景

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

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以馭遺風

宋初曰韋昭曰馭蘇及反姚本以作而

陵高憇之崦嵫兮

宋初曰姚本憇作衍晉灼作漾

迺望通天之繹繹

宋初曰晉灼曰繹音夕諸詮賦音亦李善曰

薛君韓詩章句云繹繹盛貌

厥高慶而不可厚疆度

李善文選注本疆作彌

列新雉於林薄

宋初曰雉當作夷學林云周禮雉氏掌殺草

鄭氏注云雉或作夷引春秋傳曰如農夫之

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音髻然則雉賦本用

雉為夷而又省雉之草止用雉字耳 愚按

五臣文選注本雉作莢 管城碩記曰按本

草別錄新雉本味苦香溫可作沐葉實如桃

雄賦或用此也

仰播首以高視兮師古曰播與播同其字從手

隸辨曰平都相蔣君碑光光播播隸釋云以

矯矯為矯矯按易說卦傳為矯矯釋文云矯

一本作矯同周禮士師播邦令釋文云播音

矯甫子而相與彊君播君揚倬注云播與矯

同

正劉濫以私恟兮

宋初曰韋昭劉劉又及濫音灑

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馮犀之隣瑞

蕭該音義曰該素字書隣瑞采色也當從玉

旁鄰 宋初曰學林云此傳作壁師古訓為

殿壁文選作壁五臣訓為壁玉其義迥不同

賦曰抑矯首以高視兮日冥眴而亡見正劉

濫以宏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回回以皇皇

兮現魄眇眇而昏亂據幹軒而周流兮忽軼

軼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馮犀之隣瑞

金又仇仇其承鍾簾兮嵌巖巖其龍鱗凡此

皆以下句釋上句其曰據幹軒而周流兮忽

軼軼而亡垠然後言玉樹金人者蓋謂依欄

檻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畔但見庭中玉

樹之青葱金人之巖巖耳玉樹植於殿庭金

人捧露盤亦在殿庭皆言望見殿庭中物不應反言殿壁也案甘泉賦漢書文選字不同者甚多它皆可以假意而讀惟壁壁二字不可假意通思而注釋者又皆不同不可不辨也又劉禹錫嘉話云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蓋不詳也

管城碩記曰按三輔黃圖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則子雲所賦者即槐樹也又按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白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琉璃樹七株則槐樹之名玉樹從可知矣曹植詩綠蘿綠玉樹江淹詩玉樹信青蔥魏元忠詩寒風生玉樹當即謂槐樹也

嵌巖巖其龍鱗

宋初曰蕭該音義改嵌從山楮詮賦音苦樹反

乘景炎之灼灼

宋初曰越本灼作忻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

晉灼曰景大也

擻北極之嶙嶙

晉灼曰嶙嶙也

宋初曰擻字書竹几反韋昭知已反嶙嶙字

林曰山貌概擻姚本作概緻

日月纒經於袂振

宋初曰纒韋昭仕蕪反蕭該音義袂於兩反又於即反振之人反

雷鬱律而巖突兮

宋初曰而字當作於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

李善文選注引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逆從下照故其景皆倒在下服虔曰浮高貌也

左攬槍右玄冥兮前燦闕後應門

宋初曰浙本右字後字上皆有而字姚本燦必遙反

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圍虜昆侖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泉宮中也敦徒昆初與屯同

覽樛汎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

李善文選注引晉灼曰樛流猶繚繞樛流高

曲之貌也五臣本方皇作彷徨 宋初曰樛

諸詮賦音株溶字林弋冢反

和氏瓏玲

宋初曰字林曰瓏禱旱玉為瓏又音龍呂氏

春秋曰大旱用瓏玲

神莫莫而扶傾

宋初曰李善曰毛詩云君婦莫莫毛萇云莫

莫清靜也

岷嶧隗序其相嬰

蕭該音義曰岷案字書勅果反嶧音罪

紛蒙籠以視成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混成若

自然也

颺翠氣之宛延

蕭該音義曰宛於元反

破桂椒鬱移楊

宋初曰浙本椒字下有而字

擊薄樞而將榮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薄樞字林曰柱柵也學

林云樛弼戟切通用薄字一作平戟反

蕲咲肝以棍根兮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咲別本丑乙反文選余

日反肝別本作盱靈乞反案今漢書本盱或

作盱者傳寫之誤 愚按李善文選注本根

作批

惟珣環其拂汨兮

蕭該音義曰珣文萌反環音宏拂芳勿反

般倭弃其剗剗兮

宋初曰剗剗當作拑剗

猶仿佛其若夢

宋初曰字林曰仿相似也佛見不審也

璇題玉英蜩蛸蠖濩之中

宋初曰蕭該曰璇題案左思蜀都賦曰金鋪

相映玉題交輝是也蜩蛸矛按字書蜩蛸好

貌也上一句反下一軟反 愚按五臣文選

注本蛸作蠃

逆釐三神者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逆迎

受福釐也三神天地人也 宋初曰三神天

地神也

迺搜速索耦臯伊之徒冠倫魁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搜擇也速匹也索求也偶對也 宋初曰搜速淳化本作披求刊

誤謂求當從彡蕭該同校本作述

能函甘棠之惠

宋初曰函當作舍 劉敞曰予謂能屬魁字

劉敞曰能屬上句 日知錄曰言為能臣

之首

相與齊序陽靈之宮

師古曰齊同也 同集於此也

宋初曰諸詮云齊沮諧反李善云韓康伯周

易注曰洗心曰齊側皆反

喻清雲之流瑕兮

五臣文選注本喻作吸瑕作霞李善曰霞瑕

古字通 與師古云日 旁赤氣異

登乎頌祇之堂

李善文選注引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為

歌頌以祭地祇

陳衆車於東阬兮

宋初曰晉灼曰阬古坑字也字書曰阬閭也 口益反

漂龍淵而還九垓兮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

九垓九重也

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

李善文選注引晉灼曰從綏也五臣本從從

作從從御作銜 宋初曰從鄭氏音摠

玉女無所眺其清廬兮

宋初曰監本作玉女欣眺浙本無作亡

方擘道德之精剛兮 晉灼曰等天 地之瑣量也

宋初曰瑣量當作忖量擘力敢反

招繇泰壹

宋初曰招繇一本作臯搖晉灼音義作臯搖

蕭該音義曰如淳作臯搖云臯楔棹積柴於

招搖頭致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其近天也

故曰臯搖 愚按五臣文選注本泰壹作太

一李善本招作臯

樵蒸焜上配藜四施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焜音昆火貌也配藜如

淳曰黎為火正能使火氣施四裔也

北嶺幽都

宋初曰浙本嶺作嶺

和豐泔淡

宋初曰泔淡美味也

炎感黃龍兮

宋初曰蕭該音義本炎字作烟

儼暗藹兮降清壇

宋初曰蕭該音義儼甫月反

登長平兮雷鼓磕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磕口盖反又口艾反李

善曰字指大聲也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如

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

登降蒨蒨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字林蒨蒨沙邱也

吟嚶嚶响

宋初曰李善云埤蒼曰吟嚶嚶响深無涯之

貌刊誤云据史館本改嚶响

上天之緯

宋初曰緯財代反

侏祗却禮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禮潔祀也一人反 宋

初曰祗一本作祗

徘徊招搖靈遲遲兮

宋初曰吕向云招搖神名李善云招搖猶徬

徨也犀淳化本作遲刊誤据說文改作犀張

揖字話云退今遲徐也 隸辨曰繁陽令楊

君碑得泥樂志按得泥與遲遲同變之為彳

者從彳之字說文亦或從彳如退為徂延為

征邊為彼之類是也又曰說文得讀若遲徐

鉉引唐韻作杜兮切則得中有柶音 愚按

李善文選注本遲遲作遲遲五臣本作樓遲

儲胥弩陆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三蒼因山谷為牛馬園

謂之陆音祛 又筆記曰黃圖弩陆在上林

苑外

屈奇瑰璋

宋初曰瑰偉字林曰玫瑰火齊珠該案詩云

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埤蒼云瑰璋珠琦也

參麗之駕

師古曰參三麗偶也

劉敞曰麗茲也言所以參乘茲駕者非其人
也宋初曰劉敞茲字當作並字

顏倫奉輿

困學記聞曰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无父
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
之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
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

神騰鬼越

宋初曰越一本作樵蕭該音義曰今漢書鬼
進或作蹀字韋昭慈昭反云越越也字林才

名反

萬騎屈橋

蕭該音義曰橋音嶺嶠之嶠

河靈翼踴爪華蹈襄

宋初曰江鄰幾云趙師民指中條山曰此所
謂襄山楊雄賦爪華蹈襄檢余靖初校漢書
監本作襄馳介問之云据郊祀志襄字誤矣
郊祀志云自華以西名山七華山薄山者襄
山也史記封禪書却作襄山徐廣云蒲坂縣
有襄山則知二字紛錯久矣又襄一本作嶮

蕭該音義曰該案說文字林並無嶮字未詳

其音請俟來哲李善注西京賦引河東賦云

河靈翼踴掌華蹈襄

灑沈蓄於豁瀆兮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灑沈蓄而呀整瀆兮該
案呀或以為呵呵叱問四瀆也孔武仲筆記
亦錄此灑韋昭音義作酉旁麗云音疏佳反

喜虞氏之所耕

宋初曰喜古本作娛韋昭音熙

賑隆周之大寧

宋初曰賑別本作賑爾雅曰相視也

滅南巢之坎呵兮李奇曰南巢
桀敗處也

宋初曰南巢湯放桀之處非桀敗處也

澤滲灘而下降

宋初曰滲韋昭史禁反灘蘇林曰灘音薄酒

之灘

呵雨師於西東

宋初曰淳化舊本作東西刊誤謂當作西東

叶韻

麗鉤芒與驟蓐叔兮服玄冥及祝融

宋祁曰勝字可刪服字當作勝蕭該音義曰麗按韋昭作儷儷偶也既發輒於平盈兮

蕭該音義曰軻如戰反

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

蕭該音義曰林麓字林守山澤吏御五舉反

昔者禹任益虞

宋祁曰益韋昭作茲古益字

御宿昆吾

蕭該音義曰案說文御禁苑也牛呂反

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

宋祁曰賢一作玄

禁禦所營

宋祁曰禦當作籟

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

為蓬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虎也

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面驅之闕其一面使

有可去之道而不忍盡物蓋先王之仁心也

禮所謂天子不合圍者也

不折中以泉臺故脚因校獵賦以風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制或為折也七略曰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李奇曰枝獵以五枚兵出獵也

富既與地虜伴嘗

蕭該音義曰伴字林亡又反

隄三王之院薜嶠高舉而大興

蕭該音義曰隄音洽院諸詮音高隔反一音於貫反薜音辟韋昭曰薜平狄反嶠音矯

涉三皇之登閣

蕭該音義曰登閣韋昭曰高大也諸詮登張

萌反

爾乃虎路三夔

蕭該音義曰該素昆錯傳中周虎落韋昭曰

於城中為藩落如落虎矣謂之虎落

然後先置虜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

宋祁曰置景本作置諸詮音置靈沼李善云

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

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蕭該音義曰李善云言卑之大垂天邊也朱

竿太常之竿也日月為太常河圖曰彗星者

天地之旗也楚詞曰攬彗星以為旗

青雲為粉紅規為纒

蕭該音義曰張晏曰紛燕尾也韋昭曰紛旗

旒也音邠纒該紫說文字林三蒼並于善反

云纒絡也陳武音環通俗文曰所以懸繩楚

曰纒纒胡大反愚按李善文選注引韋昭

曰纒旗上繫也

鮮扁陸離駢衍必路

蕭該音義曰鮮扁服虔曰扁音篇戰鬪爭陳

貌也該紫服云以春秋傳曰高渠彌奉公為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曰司馬

法曰車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

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五人為伍此蓋魚麗

法也愚按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駢衍軍

壘駢衍也音灼曰必蒲也

鴻網綫獵

蕭該音義曰鴻諸詮胡棟反網音懶

相與迺乎高原之上

輻轆不絕

蕭該音義曰輻轆韋昭音壘落

蒙公先驅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蒙公髦頭也音灼曰

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也荀子非相篇曰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楊倞註俱方相也其首

蒙茸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蒙公先驅是子虛

誤獵之

吐火施鞭

蕭該音義曰施如淳音馳

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闢

蕭該音義曰從葉字林及埤蒼云從從走貌

也允諸詮音余永反溶音勇戲陳武去危反

吸噀滿率

蕭該音義曰噀張晏音彭漢之漢

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

宋和曰秋；淳化本作啾；刊誤據禮樂志

龍秋游改啾為秋素蕭該說啾舊作愁韋昭

音裁某反今書或作口旁啾該引埤蒼啾啾

衆聲也又引楚詞鳴鸞玉之啾啾猿啾啾兮

本作此槍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官名也

踐蘭唐

宋祁曰踐韋本作跋又作跋

轡者施披

宋祁曰披當作枝 愚按李善注文選本作

技五臣本作枝

校騎萬師

蕭該音義曰校張晏音効 愚按李善文選

注作狡引晉灼曰狡健之騎也

馮虎之陳從橫膝輻姦泣雷屬驢駢駢

蕭該音義曰輻舊作鶴又作謁驢諸詮作石

旁賓磔諸詮苦蓋反 愚按李善文選注本

泣作拉駢作駢五臣本驢作驢

大動地吸

蕭該音義曰吸韋昭曰吸擬及反

羨漫半散

蕭該音義曰半諸詮音叛

騁者奔欲

蕭該音義曰者諸詮音市至反欲字書瑜至

反

挖蒼豨跋犀犛蹶浮麋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東方名豨曰豨語豈反

蹶諸詮居衛反鄭氏居月反 愚按李善文

選注本挖作地引韋昭曰跋蹋也應劭曰蹶

頓也

斲巨挺

蕭該音義曰挺音延

距連卷師古曰距即距字也

宋祁曰今越本距作距注距即距也別本亦

同

蹕天嬌娛澗門

蕭該音義曰蹕韋音卓晉灼曰蹕音魚單之

單今依晉灼音 宋祁曰蹕澗門當作娛澗

門

及至獲夷之徒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

劉敞曰獲鳥獲夷夷弄皆有力者

履般首

蕭該音義曰按諸本般首般作般下蟲當作

盤

揜象犀

愚按五臣文選注本揜作牽李善注引韋昭曰揜抗也

跽巒阮

蕭該音義曰鄧展曰跽音厲屬度也該案字林曰跽迷也弋世反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跽超踰也音義曰巒山小而銳阮大坂也

木仆山選

蕭該音義曰仆字林足豆反又足住反

逆蒙列皆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皆目崖也音漬該案淮南曰瞋目裂皆靜計反注周日多言而不訾司馬彪曰皆視也

皇車出輶光純天地望舒彌轡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皇車君車也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彌轡按行貌也彌與弭古字通

曲隊堅重

蕭該音義曰重直龍反

緇曠陽

蕭該音義曰蘇林曰緇音緇鹿之緇 山海經曰曠陽國在北胸之西其為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郭璞注周書曰州靡鬻鬻者人身及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爾雅云鬻鬻大傳曰周書成王時州靡國獻之海內經謂之賴巨又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脚跟反向健走被髮好咲雌者能作汁灑中人即病土俗謂之山都南康今有賴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

應駢聲擊流光槿盡山窮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 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也師古曰雄在陳倉雌在南陽也故云野盡山窮也 愚按此則汎言逐獸耳不必定指陳寶也

沈沈容容遙曠乎紘中 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音餘水反文選亦作沈沈紘服虔音宏

窮先開與

蕭該音義曰窮如淳音穹尤諸詮余腫反 刊誤補遺曰按馬援言尤據未決注曰尤行

貌豫未定也與豫字通然則此賦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追之未定者闕止之耳先與二文相對顏監乃以闕與為容暇之貌於義未安五臣注以兗為冗音柔瞳切云窮冗倦息貌愈失之矣又兗猶音相近南史淫預堆冢宇記作猶與言取途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繫其猶猶陵其與與此賦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

亶觀夫

蕭該音義曰亶丁但反

熊罷之挈攬

蕭該音義曰挈諸詮奴加反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

蕭該音義曰張晏曰靖冥極高之貌也

以臨珍池

宋初曰景本無以臨珍池并服虔注十四字

玉石簪峯

蕭該音義曰簪案字詁古文岑字

噍噍昆鳴

五臣文選注本鳴作明

探巖排碕薄索蛟螭

蕭該音義曰探字林曰遠取也薄索諸詮上

音博下音柔各反

祛靈螭

蕭該音義曰螭字林曰龜也以胃鳴 愚按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祛捧也服虔曰螭窟

螭

入洞穴

宋初曰李善云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

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

無所不通也

鞭洛水之虛妃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死

洛遂為洛水之神也

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

李善文選注引張晏曰俞然也服虔曰受福

流也

承民乎農桑

五臣文選注本承作蒸

漢書疏證卷二十四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明年

宋初曰李善云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
漢書成紀云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是也七略云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
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
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
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
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

捕熊羆豪豬

宋初曰李善云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
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羆
寶萃云狀如蝟大如豚
輸長楊射熊館

蕭該音義曰射諸詮音食射反
以罔為周法

蕭該音義曰陸陳武音古業反
故藉翰林以為主人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翰筆也翰林文翰之

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是也
椽截薛而為弋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
在池陽北

帥軍辟陸

五臣文選注本辟作萃李善注引漢書音義
曰辟聚也

挖豪豬

蕭該音義曰挖諸詮音他
以為儲胥

宋初曰黃朝英云漢武作儲胥館胥猶言皇
居也不必言有儲蓄以待時須也昔泉賦云
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陸皆官館名 李善
文選注引韋昭曰儲胥蓄落之類也

鑿齒之徒

李善文選注引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
順斗極運天闕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
票昆侖

蕭該音義曰票諸詮音匹炊反

所麾城擗邑

宋初曰韋昭曰擗并也音芟蕭該案鄭玄注

禮記曰擗之言芟也字林曰擗山檻反呂向

云蒼頡篇曰擗指取也

頭蓬不暇疏

宋初曰疏與梳疑古通用

鞮鞢生蟻蝨介冑被露汗

宋初曰李善云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蟻

蝨汗文選協韻音寒

迺展民之所誦

蕭該音義曰諸詮曰誦古屈字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宋初曰李善云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

二年崩凡七載

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玉衡北斗也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肆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也東

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

也橫縱也

羌我睚眦

宋初曰蕭該案晉灼音義睚眦作睚蘇林音貫

習之習音灼曰揚雄方言瞋目曰瞋該案方

言曰瞋瞋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瞋音光旦

反 愚案李善文選注引晉灼曰睚眦瞋目

貌也又猜忌不和貌

研輶輻破穹廬腦沙幕繡余吾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輶輻百二十步兵車

或可寢處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破其

頭腦塗沙幕應劭曰余吾水在朔方北鄭氏

曰折其骨使髓膏水

遂獵乎王廷

宋初曰姚本無乎字

分梨單于磔裂屬國

五臣文選注本梨作芻李善注引韋昭曰梨

割也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

朝今本無此法

蹂屍與廝師古曰破傷者則與之而行也廝破折也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蹂足踐屍也如淳曰

與廝輪踐其廝徒也 劉奉世曰與與隸廝

斯卒也

充鋌癢者蘇林曰以者字為著字者音憤之著鋌著其頭也

宋祁曰南本亦云憤之著予以意求之當云

者音著憤之著此最為允憤作憤添一著字

五臣文選注本充作叱李善本作吮引服

度曰者鬣傷者或牙積內未出其瘡如含然

或箭挿其項未拔鬣若鬣為張必曰按字

書無充字今俗以為充州字本作沈此充鋌

合作欽許慎說文欽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

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欽讀若允與鋌字

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欽孔安國

傳云欽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欽字後

傳為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才類矣漢

書相承疑誤書為充字如淳注釋乃云充括

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

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以傷夷人

乎此充字故合作欽刊誤補遺曰欽銳鋌

三駕之誤良然非說文存古則此誤不可復

正文選亦載此作叱鋌五臣音辭充切云稍

也按稍與槩同字書叱嘲也豈誤以嘲為槩

耶顏謂銳為箭括雖無所據猶並錄下句金

鋌之意至以叱為稍則愈益無據矣管城

碩記曰充鋌合作充鋌鋌矛也詩秦風公矛

可証

皆稽顙樹領扶服蟻伏

蕭該音義曰案韋昭曰稽顙樹領當依古本

作犁顙樹領犁顙顙地也樹領領觸土也

今作稽顙傳寫誤耳服褚詮音扶北反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宋祁曰李善云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

簡力狡獸

宋祁曰李善云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

曰簡習也

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

宋祁曰取當作為

是以車不安軌

宋祁曰軌越本作軌注同愚按李善文選

注本軌作軌引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

使農不輟耜

宋祁曰稷當作獲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稷所以覆種晉灼曰以耒推塊曰獲 建碣磻之虞

蕭該音義曰陳武云刻作猛獸其形碣磻而威怒也

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宋祁曰隔韋昭云古文為擊蕭音擊鳴球韋

昭曰玉聲也掉廣雅曰振迅也八列李善云

八何也 愚按五臣文選注本拈隔作曼擊

李善注引韋昭曰拈櫟也鳴球玉磬也

歌投頌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聲之相投也

比榮乎往號

李善文選注引張晏曰往號三五也

馳騁稷稻之地

宋祁曰稷古作粳

且盲不見咫尺

宋祁曰盲字下當有者字

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宋祁曰婁力朱反

或譙雄以玄尚白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

可用

紆青挖紫

蕭該音義曰挖徒何反又音他

目如耀星

宋祁曰越本耀作曜

織者入無倫

李善文選注本倫作間

擢纜給事黃門

李善文選注引蘇林曰擢之纜為給事黃門

不長作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宋祁曰實革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

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言盡殺

無遺師古注以為流血赤其族大謬

群鹿爭逸

李善文選注引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

四分五剖

宋祁曰剖韋本作幅足力反字林幅判

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

宋祁曰晉本頡旁從手音挈今不用 李善文選注引蘇林曰頡音提絜之絜頡頡奇怪之辭也連蹇言語不連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前番禹後陶塗

宋祁曰番蘇林音藩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

應劭曰陶塗漢陽之北界

徽以糾墨製以質鉄

蕭該音義曰徽舊作薇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該案音揮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服

虔曰製縛束也

勃解之鳥

宋祁曰一本勃解旁有水字蕭該音義曰案字林渤澥海別名也字旁宜安水

或釋褐而傳

宋祁曰李善云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

或橫江潭而渙

服虔曰漢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渙潭音尋

宋祁曰注文江潭而渙四字當刪舊服虔字

作師古今改又劉淵林注左思魏都賦曰潭

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龔子曰觀淵

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

卜居無此語豈今楚辭非古全本也楚人名

深曰潭淵林亦以潭為淵即當音徒南反若

從師古音尋則是水之旁深者耳恐非是

或立談聞而封侯

宋祁曰李善云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

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

愚按李善以虞卿實之恐非是范曄蔡

澤何獨不然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

李善文選注引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

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

久亦消滅為沃炭之實也

折脅拉膝

蕭該音義曰豁口亞反字林腰背也

翁肩蹈背扶服人素

宋祁曰呂向曰翁肩畏懼貌非初入秦道過

穰侯藏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橐中橐無底袋也 愚按詩荀荀救之禮記檀弓作扶服救之扶服即荀荀呂向說非是

激印萬乘之主師古曰印讀曰仰

宋祁曰陳正敏云印音昂激昂猶激厲也

領頤折頤涕滂涕沫

宋祁曰領一作頤商敵順曰頤疆音反又曲感反頤猶搖頭也蕭該音義領作頤韋昭曰曲上曰頤音欺甚反該案字林曰頤醜也立飲反與韋昭音同字林頤挾面斂頤之貌也倉頡篇亦云頤丘斂反又吾檢反頤字林曰鼻莖也一曷反滂即唾也才卧反一刊誤補遺曰按文遺作頤頤韋昭曰頤丘甚切後書周熒傳斂頤章懷太子曰斂音丘凡切或頤又韓詩有美一人頤大且蓄薛居曰重頤也字亦作頤毛氏詩作頤大且儼或作儼集韻儼儼頤皆同魚檢切儼儼好貌又蓄衣檢切美也凡頤頤欽蓄儼儼六字其音切固不一而訓釋亦異辭自蔡澤周熒言之則曲頤醜

狀也自韓詩集韻言之則重頤美好也按古語以曲為欽至今猶然王得臣云中作前趾者謂之頤巾然則頤頤音切當從顏氏若訓釋則亦各當其可而已

附其背而奪其位

宋祁曰附當作拊劉良曰拊背猶隨後繼跡也

嚮若陴墮

宋祁曰蘇林陴音遷迨之迨弋爾反何承天亦云巴蜀謂山岸旁欲墮者為陴陴崩聲聞數百里又龔疇曰按說文巴蜀名岸脅之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引楊雄賦嚮若氏墮注云承紙切然則陴當作氏

東方朔割名於細君

辨盛曰顏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解及見華嶠論所引乃作竊質割矣當以此為正也日知錄曰解詡篇中欲談者宛舌而周聲固乃同之誤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名乃炙之誤有文選可證而必欲訓之為固為名此小顏之癖也

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

宋初曰句未別本有也字

參摹而四分之蘇林四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

劉敞曰參摹者玄首一二三也四分者玄首

四重也宋初曰參摹蘇林音模字林曰摹

廣求也七具反注文三析下當更有析字

開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

宋初曰開越本作闌緝說文方并反字林布

莖反縷布也

無主無名

劉敞曰當作無名今越本學官本作知名

故有首衝錯測攤莖數文規圖告十一篇

蕭該音義曰玄衝云八十一家相對若輻輪

之衝也今漢書或誤作衝者非也攤今漢書

及韋昭音灼音義並作攤字今字書無手旁

離字今又讀漢書相承以攤字音力支反業

劉向別錄揚雄經目有玄首玄衝玄錯玄測

玄舒不作攤字然字林云攤舒也攤音刃支

反太玄經曰玄者幽攤萬物而不見其形宋

忠曰攤者張也與音灼同規服虔音兒音灼

曰規撥也字林五弟反莊子曰終日握之而

手不規司馬彪曰但抱而握之手不捉也太

玄經曰別一以規於左手之小指又今人不

見太玄經及別錄以玄衝玄攤下有玄營玄

數玄文玄規玄圖玄告玄問合十二篇今漢

書祇有首衝錯測攤營數文規圖告十一篇

皆以解剝玄問一篇故云十一該取未詳是

故述之宋初曰龔晴曰太玄自漢宋衷作

解詁吳陸績作釋文范望作贊以至唐及國

朝為之注解及音義之類者非一家皆止有

十一篇不知該所謂別錄者果何書也衝亦

不聞作衝當更問作者愚按景文校藝文

志而不知劉向有別錄何也

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

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

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

劉敞曰言此十一篇財以攤散玄文未有章

句也藝文志考證曰司馬公說玄曰易與

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

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

重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

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
 合為三百八十四爻去每首存九贊合為七
 百二十九贊皆當養之日易有元亨利貞
 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
 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
 則虛三用二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
 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
 之三摹易有象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
 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
 攤瑩捫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
 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
 於道德仁誼禮也鄭元亨疏云太玄潤色於
 君平未出何書邵子曰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
 也又曰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張
 文饒曰玄紀日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中
 者法天也以罔冥為元則艮之終始萬物神
 妙之理故太玄於三易實依連山而作也

歷覽者茲年矣

宋初曰茲年及注中茲字並當從水旁

則不能擬膠葛

蕭該音義曰如淳曰擬著也膠葛大也韋昭
 曰擬音據略反字林擬搨也搨擬持也擬音
 戰

則不能淳涌雲而散歆烝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歆氣之發見者也
 大氏詆訾聖人

宋初曰司馬溫公云大氏下脫不字又注文

詭異也字下當有撓攪也三字
 誤以為十三卷

蕭該音義曰字林誤專教也音論惟禮記音

撰字書並音詮
 倥侗顯蒙

蕭該音義曰案字林及埤蒼倥音曰弄反倥

音勃動反

誤學行第一
 宋初曰司馬溫公云行讀如字

降周迄孔

宋初曰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

火乞反
 宋初曰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

火乞反

宋初曰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

火乞反

然後誕章垂離諸子圖微

劉敞曰誕大也章法也言王道息而諸子起

也宋祁曰法言微作微吳祕注云圖謀也

微美也辨其異端而謀其微美

陳施於億動不克咸

宋祁曰法言億作意温公云咸感也人欲陳

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

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必

本諸身也

芒芒天道

宋祁曰宋咸天作大

神心芻况

蕭該音義曰况音莠韋昭熙放反該案今音

况為是

假言周于天地

宋祁曰司馬温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况謂當

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

也則假當從况音遐假即遐也其首章曰吾

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

經諸范

宋祁曰法言作範

在於哲民情

宋祁曰司馬温公云哲當作哲哲明也言將

發中和之政在光明民情愚按法言無於

字

訖于漢道

宋祁曰李執注法言本訖作迄

誤淵騫第十一

宋祁曰李執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共

序張慈據子厚云漢書淵騫自有序慈疑弘

範不見漢書中序故云共序子厚又云或班

固所作宋咸云品歷世之臣以淵騫冠章首

有意哉子雲也有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

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漢書有之

起非揚辭而班固實之也未知其據焉

蠢迪檢押

宋祁曰司馬温公云檢押當作檢押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

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

通鑑考異曰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

名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

雄復不侯

宋祁曰雄字上當有唯字

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宋祁曰求字當作窮

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藝文志攷證曰胡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

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

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

必答不必言者晁氏曰法言稱谷口鄭樵子

真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願

載名於法言者雄謝之雖林翁樵猶不得與

也

歲莫善於虞歲作州歲

藝文志考證曰後漢胡廣傳楊雄依虞歲作

十二州二十五官歲其九歲亡闕館閣書目

二十四歲一卷州歲十二衛尉等歲十二又

酒歲見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

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

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司農大鴻

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歲

及荆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歲

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 愚按晉

灼以為九州之歲祇可以解虞歲不可以解

州歲雄作十二州歲灼未之見也

爰清靜作符命

大梁周亮工書影曰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

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

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

怪子替茲不立祠堂使美新果出子雲則宓

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聖師

耶焦澹圃為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為助

潛居錄亦云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

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

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以公來未有漢公之

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行世至今

靡有白其心跡者馮元成以美新為劉棻作

長洲汪琬陵揚雄傳云吾吳揚莊簡公嘗

參政於四川作郫縣揚子雲祠堂記歷引
人簡氏吉人胡氏之說辨子雲未嘗仕莽而
胡氏說尤詳大畧謂傳言雄作符命授閹年
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西京年四十餘
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年以
五十合四十餘不將百年乎則傳言七十一
者恐悞據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
而納之明日遂卒成帝祠甘泉在永始四年
謂雄卒是時恐亦未然就法言考之莽之號
安漢公也在平帝元始間法言稱漢公且云
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正值其數
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平帝末雄任歷成哀
平故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又詎止三世
哉由是知雄決無為莽大夫及授關美新之
事其說可謂辨而核矣但班孟堅去子雲時
已遠其傳訛固宜桓譚親見子雲何乃差謬
乃爾殆不可解也莊簡又引法言曰君子在
治若鳳在亂若鳳何以故曰治則見亂則隱
子雲之言如此其無仕莽事可見 愚按孫
明復曰太元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

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王介甫諸家以年
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及上符命授閹
係谷子雲言

侯芭為起憤

七略曰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蓋誅絕之罪也

師古曰絕謂無訖嗣也

劉敞曰絕讀如春秋貶絕之絕

儒林傳第五十八

容齋四筆曰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
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
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
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
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
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
林言房受易梁人焦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為
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
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為
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
其它張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
光李尋韋賢玄成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誼董

仲舒睦孟貢禹疏廣馬官翟方進諸人但志

姓名及所師耳

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之禮者則為應答而申明之

劉奉世曰答禮者迎之有禮亦以禮答之

周監於二世

劉敞曰世改代

七十子之徒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

宋初曰注文弟子字下疑有達字

子貢終於齊

宋初曰貢蕭該本作贛淳化本景本作子貢

刊誤改作贛又云子貢當為子夏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

子夏之倫

呂氏春秋曰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

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

學於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

悼道之鬱滯

宋初曰景德本無悼字刊誤據史記作悼道

南本作以道

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宋初曰延字刊誤據史館本添入

崇化厲賢

宋初曰姚本改厲賢作屬賢

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聞也其部屬有此人

劉敞曰所聞當屬上句讀之則亦不煩訓詁

矣

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師古曰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

劉敞曰下以字衍言治禮掌故其遷常留滯

故請特選用以勸之

以補中二千石屬蘇林曰屬亦禮史

宋初曰注文禮史姚本作曹史

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也

劉敞曰尋此文意本緣小吏弗能究宣詔書

故使文學士布在州郡也然顏解未甚悉今

區別之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

者言故治禮掌故今在他官而遷常留滯今

遷之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言文學

掌故留滯在比二百石以上又百石通一藝
皆補為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吏乃以百石
用者為其晚事優之也此百石以下補郡太
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言故文學掌故
在留滯及吏比百石皆補郡卒史也不言文
學掌故之在百石者與吏百石同也先用誦
多者此數品先用誦多者也不足擇掌故言
此數品不足則擇見方為掌故也以補中二
千石屬以與已同言自比二百石至比百石
為卒史者已而臨二千石屬也有掾有屬卒
史還而為屬也文學掌故補郡屬者即不足
所擇用故但得為郡屬也備員者總言此二
者皆備員也
以授魯橋庇于庸
宋祁曰蕭該案史記橋音矯
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困學紀聞曰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
士傳云字莊
故傳受者不絕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
宋祁曰易以東矣或無以字注文法字當刪
魯伯授太山毛莫如火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
宋祁筆記曰蕭該案漢書衆本悉作毛字風
俗通姓氏篇混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
如為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
見左傳漢有毛桴之為壽張今案此莫如非
姓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為
毛忽聞為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似容是傳
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為在風俗
通而不信 困學紀聞曰按溝洫志云自塞
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
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為
毛氏河乃置毛州夫之甚矣以此證之則毛
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此可攷廣韻云
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澤切與蕭該音
不同
琅邪郎丹曼容
宋祁曰此下更有曼容二字
首垂泥中

宋祁曰垂字當作申字

臨代五鹿充宗君並為大府

劉奉世曰臨代五鹿充宗代當為授後人誤

改之代充宗者名信臣亦非臨也

齊衡咸長賓

宋祁曰蕭該紫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

伊尹官也見詩傳漢有衡咸講學祭酒

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

劉敞曰今有乘姓音如乘黎之乘

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晁說之古易曰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

參解易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

始其初費氏不到學官唯行民間至漢末陳

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

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

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

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

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昔韓宣子通

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

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

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 呂祖謙曰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

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

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康成皆為費氏

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

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

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

哉

伏生濟南人也

後書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

生者也

寬有俊材

宋祁曰俊字當作雋

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

宋祁曰越本無數字

為石頭等所譜

宋祁曰越本印本無等字

堪授卑卿

宋祁曰舊本卿作卿

傳子光

宋祁曰光字下更有光字

齊快欽幼卿為文學

宋祁曰快字詁曰今是姓也韋昭音翁決反

非

為王莽所誅

宋祁曰越本作所誅也

恭增師注至百萬言

藝文志云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師古

引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

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王應麟曰近

字誤

近事大司空朱邑

劉敞曰當空為農

退食自公私門不開

師古曰言退所食之祿而從至公之道也

愚按退食當從詩傳解之言退朝而食於家

門無私謁也

寬中投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投魯馮賓

賓為博士

宋祁曰淳化本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

字馮賓字下更有一馮字刊誤謂當去無故

二字添一賓字

王莽時謂學皆立

宋祁曰新本改論作諸

凡百二篇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曰張霸偽作舜典汨

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亂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

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

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

復出舜典益稷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

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又曰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

之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

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

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中候愚

按尚書大傳虞傳有九共引書曰予辨下土

使民平平使武無傲殷傳有帝引書曰施章

乃服明上下此伏生所傳必有所據其張霸

偽書若鄭康成引亂征曰厥篚玄黃昭我周

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乎在毫又曰征是三腹注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首豪之長三統曆譜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成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康成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誠于周廟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肫單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又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又似異于豐刑皆妄作也康成所謂亡一篇者即武成

駕如迎申公

宋初曰景祐本改駕作如今兩存

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即掌故以百數

日知錄曰謂不必皆有行誼而多顯官

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

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

沛褚火孫亦來事式

困學紀聞曰王式以詩授褚火孫褚氏家傳

云即續史記褚先生

趙者丘蓋不言

劉敞曰予按荀卿書區蓋之間趙則不言區

蓋近意也丘區聲相變殆謂此耳 愚按荀

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楊倞注

曰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

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

區者與丘義同漢儒林傳趙者丘蓋不言丘

與區同也

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

愚按後書卓茂傳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

士江生

至江公著孝經說

愚按藝文志孝經十一家江氏說一篇

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劉敞曰尋文衍一客字驪駒者客將歸之歌

主人無所歸不當歌也

陽醉邊墜

宋初曰邊古作踢服虔音湯湯去豆皮之湯

蕭該音勅宕反

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

士

宋初曰尉字下當有授字

轅固齊人也

宋初曰固字下當有生字

非受命為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

宋初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言字

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

七韜

愚按六韜云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

踐之於地韓非子云冠雖弊必戴於頭履雖

五采必踐之於地王氏困學紀聞云賈誼本

此淮南子道應訓云冠雖弊必加於頭崇侯

虎語也穀梁傳朝服雖弊必加於上升冕雖

舊必加於首南齊書張兗傳冠雖弊不以承

足蓋當時習有此語而黃生稱之

食肉毋食馬肝木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

武受命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毒殺人幸得毋食言湯武為殺是背經

義故以為喻也

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言學者不必

須論湯武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

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

宋初曰越本耳作矣 愚按家人言里鄰耳

不皆僮隸也

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教萬言

王氏詩攷曰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

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

二十一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漢世習韓詩韓父子以章句著名

詩翼要十卷漢侯芭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

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法二十二卷又外

傳十卷隋志韓詩有無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存今存外傳十篇非嬰

傳詩之詳者遺說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

其語頗與齊魯間殊

毛詩正義曰齊韓之徒以詩經為章句與毛

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 晁氏讀書志曰

齊魯韓以闕雖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

虞鹿鳴四牡皇皇者皆為文王詩
誼授同郡食子公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案風俗通曰食我韓公
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

毛公趙人也

元和郡縣志曰毛公墓在瀛州高陽縣東南

三十里

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即為此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
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

宋初曰注文姚本刪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揖

讓二字

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愚按何武傳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

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

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藝文志攷證曰二戴皆傳儀禮十七篇次第

自冠昏士相見已下大小戴先後不同唯劉

向別錄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其下尊卑

吉凶次第倫叙鄭氏用之禮記所以釋儀禮

之義也陳師周禮論叙云戴德刪古禮二百

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

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馮融盧植

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缺

畧而行於世即今禮記是也今大戴禮十三

卷總四十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

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兩篇七其

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不能合八十五篇之

數豈但當為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

見者抑聖所取者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

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

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

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荀卿子取舍之說及

保傳見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隋

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馮融是月

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

宋初曰景本作楊子榮新本作楊榮注同

弟子遂之者

宋初曰遂之者當刪之字 劉敞曰遂之者

之字衍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

愚按彭祖亦學左氏左傳疏曰沈氏云嚴

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在丘

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

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梁七錄春秋左氏圖十

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公羊疏曰春秋

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

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是任意任

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為

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

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宣十七

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素隱三年傳云某月

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

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

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

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

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即莊十

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

之道不通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

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為十四日日

食是反傳違戾也

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

宋祁曰或無東字

顏安樂字公孫

宋祁曰一作翁孫

為學精力

宋祁曰一作精力

廣授琅邪筦路

師古曰筦亦管字也

宋祁筆記曰蕭該音義案草下完音九又音

官今漢書本却作草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

管筦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

莞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

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甯為西河太

守今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

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惠授泰山冥都

宋祁曰蕭該案周禮冥氏鄭司農云讀如冥

氏春秋之冥劉昌宗莫歷反案都治公羊春

秋當是有所注述詳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

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冥侯國妣姓禹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為丞相 藝文志攷證曰秋官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愚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冥都疏謂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官至大司徒自有傳

劉攽曰官改作官

汝南尹更始

隋書經籍志梁有春秋穀梁傳年五卷漢諫

議大夫尹更始撰亡

授楚申章昌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

李奇曰姓申章

名昌字曼君

宋祁曰蕭該音義曰晉灼作由章予案風俗

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

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申

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

李奇

詛為左氏傳訓故

左傳疏曰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

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註多有此事但諸註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誼之註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拊拊而則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

漢書疏證卷二十五

循吏傳第五十九

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字

文翁

張叔等十餘人

華陽國志曰叔明天文災異始作春秋章句

官至侍中揚州刺史 又曰張寬字叔文成

都人

買刀布蜀物 師古曰布蜀布細密環也

宋初曰注文細密環也景本據史館本改作

細密者也

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 師古曰文翁學堂于今犹在益州城內

水經注曰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

西上曰夷橋下曰荻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

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初後

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

夷里道西 隋書經籍志有蜀文翁學堂像

題記二卷 集古錄曰周公禮殿記文翁

為蜀郡守始立學校安帝永初中以火災被

焚獻帝時太守高朕重修立之 金石錄曰

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建舊屋柱皆正方上

狹下濶此記在柱上刻之初平五年立距今

蓋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讀 隸釋曰周公

禮殿規模古質并斗畢制此記刻于東南之

一柱亦未爾歐陽氏以為文翁石柱記者誤

也

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華陽國志曰文翁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

田千七百頃是時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

之後學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學選吏子

弟就學遣萬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

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已

漢亦立文學 蜀志秦宓傳曰蜀本無獨士

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

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

之師

王成

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

失

劉敞曰長史守丞史當作史郡使守丞國使
長史皆一物也故摠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
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
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
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不
可不爾下言長史守丞同

黃霸

武帝未以待詔入錢賞官

宋祁曰姚本刪以字

坐同產有罪劾免

宋祁曰庭當作廷

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
前以章有德

宋祁曰景本越本自賜車蓋止以章有德無

此二十三字

太守霸為選擇良吏

劉敞曰太守字當在霸為字下

烏攫其肉

宋祁曰攫說文曰捽也音九縛反

其亭猪子可以祭

宋祁曰猪當作猪

不先以聞

宋祁曰姚本作不先聞

馬不適士

蕭該音義曰適隨足也隨音相代反韋昭音

詩歷反案今漢書隨字作適字注云適始厯

反予謂與韋昭音同

五鳳三年

宋祁曰景本三作二

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

議欲以聞

師古曰此鵲音分字
本作鵲此通用耳

宋祁曰今官本介字誤作芬並鳩字鳩亦音

芬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錯本亦如此

改定案許慎說文鳩音古拜反說曰鳥似鵲

而色青出羗中與師古所引符合徐改為久

今從之 因學紀聞曰徐楚金攷說文當為

鳩

雜問郡國上計長吏

宋祁曰吏當作史後同

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

宋初曰景本無第第字

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

演繁露曰古今事物名稱隨世更易顏言未必無理然元后傳王根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董賢傳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于此故曰殿有前後備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為高屋矣豈以殿之重複者乃為天子禮即不然何以語皆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司農所見東都制也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時但為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即周禮外朝也干寶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由鄭應干三說合之人臣府第乃有殿焉則師古謂凡高嚴之屋皆得稱殿似矣而三人同辭皆謂此殿以朝會為名而天子又嘗臨幸則恐未必敢以聽事也若霸府殿正受計其上則是相

府所得專有此西都于此種等差未致其察

也故魯雖諸侯王而靈光巋然亦不以僭制而毀削也且其得名為殿者以嘗受朝備臨幸則他公府不皆有而朝會臨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于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不為條教者在後

宋初曰郤本無後字

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

宋初曰郤字疑作羣字

朱邑

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

宋初曰注文舊作放姚本改作效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

宋初曰事當作士

龔遂

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為盜賊久心亦疲厭

劉奉世曰盜賊與劫略相隨史以為二事故

前云盜賊亦皆罷後云劫略者去兵未乃摠云盜賊於是悉平矣師古疑前未嘗言皆罷故鮮為疫字乃非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

酷吏傳第六十

黃氏日抄曰邳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誅班氏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愚嘗反覆之終篇而後知古人用意之深未可輕議也大抵刑法之酷未必足以禁姦而適足以激民之姦漢自高皇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涵養休息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寔成以陰劾之資而劾之自竄成趙由之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定律令王溫舒尹齊之屬復以事湯得志一時相帥皆務於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繡衣直指斷郡國亦且無可奈何推所自來誰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凡治道去秦

甚者且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邳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邳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古人所謂作俑之戒於斯信矣後世有天資剛正而疾惡大甚者蓋亦少思哉 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千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為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城謂湯之後安世為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統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子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為信史元城人謂遷教臣忠固教子孝教忠孝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恠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貧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死之日家資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刻棘宗室

師古曰棘音來灼反

宋初曰標當音未各反

邳都

河東大陽人也

愚按史記云楊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邳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邳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濟南

應劭曰邾音馬邾之邾

蕭該音義曰萊爾雅馬一目白曰邾

句奴至為偶人象都

愚按史記索隱云漢書作寫人象都今本作

偶古人偶寫通用

甯成

史記作寧成甯與寧通秦始皇紀以甯越為

寧越也

為少吏

宋初曰淳化本越本少作小據史館本作少

周陽由

未嘗敢均茵馮

困學紀聞曰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庖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于史記宋初曰茵亦作鞞霍光傳作細晉灼音義作細字亦作因議不受刑自殺

劉敞曰議當作義

趙禹

以佐史補中都官

宋初曰淳化本史作吏刊設據史館本改作

史

極知禹無害

劉奉世曰足以知謂庶平之類為無害也

禹終不行報謝

劉敞曰報謝當屬上句言公卿造請禹而禹終不詣之辨惑曰此當以不行報謝為句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

漢書既已刊誤矣

以老徒為燕相

宋初曰老字上當有先字

義縱

有弟無行

宋初曰校本改時作行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

蕭該音義曰姁音熙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

呼

閱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

宋初曰蘇林曰稅音伐閱之閱

皆奔亡南陽

劉敞曰南陽屬下句 愚按徐廣讀史記如

此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

劉敞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

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

報

間奉以惡用矣

愚按史記太史公曰水衡間奉扑擊賣請是

惡用也

王温舒

火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

愚按此用徐廣之說而刪去或謂發冢四字

椎埋自是發冢今破冢者皆以椎擊棺也

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

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

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

史記索隱引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

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而作禍敗者而使之

今本師古概以為應劭之說

憚之未敢恣治

宋初曰或無治字

尹齊

東郡茌平人也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茌音錙字林曰茌草亦

盛也

楊僕傳

愚按史通曰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

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

楊僕怙寵而移闕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乎
移闕之說應劭鄴道元始詳言之史公不錄
班史遂爾闕如

河南守舉為御史

宋祁曰越本守作辟

獨有先破石門尋陘

宋祁曰陘或作阻

為朝會不置酒

宋祁曰為字上當有朕字

願盡死贖罪

宋祁曰死字下當有行字

咸宜

稍遷至御史及丞

宋祁曰淳化本為御史中丞刊誤據史館本

改予依南本添及字

坐怒其吏咸信

愚按王溫舒傳闕中楊顛咸信等疑即是人

也

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

愚按史記百作白段作殷徐廣曰一作假人

亦有姓假者也漢書用字多減省其偏旁如
減宜省為咸宜則假仲省為段中師古但言
中讀為仲而不言段讀為假豈不從徐廣說
乎

有堅盧范主之屬

蕭該音義曰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曰

音近甄城字書已先反 愚按史記主作生

田廣明

女欲不貴矣

宋祁曰不字當有音疑注脫

以前為馮翊

宋祁曰為字下當有左字

不至質

蕭該音義曰質音贄韋昭曰所期約誓地

下太守杜延年簿責

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僕

兄雲中為淮陽守

宋祁曰淮一作蕞姚本改作淮

田延年

先齊諸田也

宋祁曰先字上當有其字

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

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

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

劉敞曰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

也延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

直是韓延壽比耳

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

劉敞曰議當作義

自乞之何哉

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錯改作自丐今詳

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

兼存

使我至今病悻

宋祁曰韋昭曰悻心中喘息也音水季反

嚴延年

還為涿郡太守

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遷字

延年至遣其掾羲吾趙繡按高氏

宋祁曰越本按作劾

果白其輕者

宋祁曰越本無果字

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

史通曰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

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

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

錙銖無獎而云不能絕乎

府丞義出行蝗

宋祁曰當作府丞狐義

又延年察獄史廉有減不入身

宋祁曰越本刪有字

適見報囚

師古曰奏報行決也

劉敞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因為報爾非奏

得報也如今有司書囚罪長吏判准斷定所

謂報也

尹賞

殺義渠長妻子六人

宋祁曰六人或作二十八

枹鼓不絕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便與出瘞寺門桓東

宋初曰桓徐錯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

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

知墻垣不知桓表當從桓 劉敞曰便讀如

復

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

宋初曰李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媚人

主者傳寫誤

亦質有文武焉

宋初曰亦字下當有皆字

貨殖傳第六十一

陳仁子曰班固踵遷史叙貨殖雖多襲遷語

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

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權筭之餘陶朱猗

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為謗書其

得固以自違矣 黃氏曰秋曰所傳自計然

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

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

責在天有志於道有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

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庶焉

早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

子贛孔門高弟而下與區區頓拾印取者同

科以織瑕而汙拱壁又豈所以為賢者諱耶

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為班氏

所辱如此為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愚按此

篇取於史記者幾什之九陶朱子贛白圭猗

頓烏氏贏巴寡婦清又皆周秦時人闌入傳

中殊無限斷

然猶山不韞蘖

劉奉世曰蘖讀如牙蘖之蘖旁出嫩枝也義

與天相對宋初曰韞浙本音士雅反

備物致用立成器

宋初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

成器

園奪成家者為雄桀

劉敞曰園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

延用范蠡計然 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

非人也謂之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

若之賢佐種蠡為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

據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謨說

手計然一說計然者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
 善計其書南遊越范蠡早身事之其書則有萬
 物錄著五方所出貨殖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
 及然聲皆相近是越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
 容齋續筆曰唐正元中馬摠所述意林一書
 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
 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
 也為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
 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
 知故稱曰計然時邀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
 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不可與
 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
 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園云留侯
 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豈
 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
 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進注其序以謂范
 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
 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
 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摠只載
 其叙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
 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道之說誤也唐藝文

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
 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延治產積居與時逐

劉敞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治產治凡可以生
 息者積居積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
 於人言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
 也

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史記發貯作廢著

李克務盡地力

困學紀聞曰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盡地力者悝也非克
 也貨殖傳誤 愚按此亦沿史記之誤索隱
 已辨之

烏氏贏

史記贏作保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 愚
 按史記集解引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師
 古於地理志烏氏註亦以氏音支則韋昭之
 說為是史公於貨殖諸人莫不詳其所居之
 地猗頓與富於猗氏而得稱然則贏何不可

以烏氏冠乎後言間厭遺戎王安定近戎故也

戎王十倍其償

宋初曰償字上當有償字

牛千號角

宋初曰越本作牛號角千

馬號噉千

史記索隱曰小顏云噉口也蹄與口

為二百疋若頽亂則云上文為二百蹄與千

戶侯等此蹄噉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

則噉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

十有三也

答布皮革千石

史記答作榻師古曰答者重厚之貌而讀者

妄為榻音刊設補遺曰古者漢書音讀皆

有師承之自未可遽非之也晉羊曼與郝鑒

十壺蔡謨等八人號八伯擬古之八萬皆一

時名流也而曼為駘伯顏氏家訓云駘者多

饒積厚之貌與答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答

駘二字同託合切與榻音亦相近集韻別出

駘字引駘伯字按家訓駘字用盛弘之晉書

本而集韻駘字用唐御製本要之答布之答

乃與音八伯名實相當字書宜於答字下注

云託合切重厚貌一作駘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

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

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

三之廉賈取之約未嘗亡失故五之劉奉

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

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

二千也

為平陵石氏持錢

日知錄曰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石氏皆次如苴

日知錄曰如氏苴氏皆平陵富人而石皆亦

次之

而丙氏尤甚

史記作曹邴氏

其先為督道倉吏

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

漢官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為倉吏故能藏粟

致富也

善富者數世

愚按史記索隱以善字屬上句謂買物必取

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塞之斥也唯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

以萬鍾計

劉歆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費用

故橋姚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牧哉

田牆

史記作田墻

秦楊

史記作秦陽

翁伯

史記作雍伯

質氏

史記作鄧氏

又况掘冢搏掩

愚按史記云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則

博為六博掩為意錢之屬無疑矣師古前說

非

稽發

史記作桓發

游俠傳第六十二

習學記言曰班固以司馬遷序游俠述貨殖

是非悖謬信如此便不合登載而仍用遷條

例因其舊文無所更易是，不知遷之所為傳

者即固之所謂謬也固舉管子言四民不得

雜處此非先王舊法亦非管仲治齊法也以

左氏考之彊宗大姓富民豪賈三代固已有

之固所謂列其行事以傳世變自范蠡起者

亦未然也遷之所以取于游俠者止謂其布

衣匹夫趨人之急以此立名樓護陳遵已為

列侯二千石則安取于俠乎原涉二千石子

間里少年宗之因而睚眦殺人何足列也

雞鳴狗盜無不賔禮師古曰謂孟嘗君因雞鳴

狐白

宋祁曰此注疑是孟康

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

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刪

飲其德

劉奉世曰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

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

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

宋祁曰浙本無軍字

陳周庸

史記作周庸

陝寒孺

史記作韓孺徐廣曰陝疑當作郊南越傳曰

郊壯士韓千秋也

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

劉敞曰攻直謂攻奪而取之耳何用知其是

穿窬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

淺小之稱攻則用力重害二者異耳

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罪也

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去而已何必除罪

東陽陳君孺

史記作田君孺

東道佗羽公子

史記作趙佗羽公子

萬章師古曰萬音距

師古急就章注曰萬亦槨字槨者木名因樹

以得姓也詩云槨維師氏謂女寵之族有姓

槨者為師氏之官也漢有萬章王應麟補

注曰說文通釋萬州也漢游侠有萬章字子

夏槨木也詩槨維師氏考工記萬與矩同

陽夏公曰按廣韻萬與距同注漢有萬章距

字疑誤集韻萬讀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

讀

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

宋祁曰越本無徙字

顯貨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

宋祁曰留字下當有其字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日知錄曰服虔曰酒市中人也非也按王尊

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曰此

二人作箭作酒之家今此上文有箭張回即

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異耳

五侯兄弟爭名

宋祁曰邵本無兄弟字

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師古曰官以物假貸實入令護監之

劉奉世曰此謂樓護假貸於人多費幣帛過齊以施親故爾何乃譟斷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敞說同

遂養呂公終身

新城王士正池北偶談曰按此呂公即呂寬

父所謂與護相知者當是既執獻寬而收養

其父母耳護出入王氏以勢利交得官又患

難中殺故人子媚權奸縱養其父母終身罪

難未減孟堅既誤收之游俠傳中又載此事

以為美談首尾自相矛盾又誤之誤者也

可以償博進矣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

劉敞曰顏云史家追書妄也詔書本字史家

何苦改之蓋進音臚自不犯諱也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滕也

宋祁曰注文滕當作勝浙本作袋

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劉敞曰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

大夫養病未嘗為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

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敞說同

欲以避客

宋祁曰避字下當有賓字

與屠爭言

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

劉敞曰殺游公父及子謂游公及游公之子

能得死士可用

宋祁曰越本作士死

賓客車數十乘

宋祁曰十越本作千

漢書疏證卷二十六

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每賜報鉅萬如此者十數

劉敞曰積前後賞賜盈鉅萬者以十數爾不

謂一賜則鉅萬也

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或其罪狀

劉敞曰遂字屬下句

近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

宋祁曰浙本無新字越本無諸字

近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宋祁曰景德本承作丞又一本無新字

宣帝時任中書官

宋祁曰任中字下當有尚字

顯代為中書令

愚按後書侯霸傳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

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顯

傳但言牢梁陳順而不及淵當時如淵者蓋

亦多矣

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

宋祁曰浙本無事字

罷遂歸故官

劉敞曰即宜作故

淳于長字子孺

宋祁曰鴉越本作鴻校本作孺

未進

宋祁曰進字上當有得字

偏藉上襲

宋祁曰襲上當有衣字

土木之功窮極技巧

西京雜記曰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

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鸞山靈水

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

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

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

窮盡雕麗

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

宋祁曰柙字下當有皆字

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

宋祁曰知字上當有中字

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日知錄曰是取易睽六五厥宗噬膚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

宴見羣臣在前

宋祁曰臣字下當有賢字

光入閣

宋祁曰入字上當有又字 愚按不必有又

字前却入入門後入閣耳

久為郡守

劉敞曰多久字

從容視賢笑

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 愚按初好妄加

此亦何用而字

賢頓首幸甚

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日字

禁止賢不得入出官殿司馬中

宋祁曰入出當作出入中字上當有門字

詔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

劉敞曰案後漢傳浮祇為大司空未嘗為司

馬明修兩字

蕭咸外孫云

宋祁曰咸字下當有之字

匈奴傳第六十四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師古曰北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

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却

劉敞曰當字下宜有是字

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宋祁曰卻本樓煩陰山為句

名曰冒頓後有愛闕氏 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

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

閱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

亦音莫克反 劉敞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

闕氏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

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

史記索隱曰立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

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

古書所說符合

直上谷以東

劉放曰以東屬下句

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

劉放曰衍國字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

宋初曰百長下舊本有行長二字

孤憤之君

日知錄曰憤如左傳張脉憤興之憤倉公傳

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

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

宋初曰越本無平字

未嘗聞中國禮義

宋初曰晏本無嘗字

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

愚按史記及本書灌嬰傳皆云發車騎八萬

五千與此不同

故使即中係虜淺奉書請

史記虜作寧

比疎一

史記疎作余

黃金犀毗一

史記犀毗作胥紕

至制易姓

宋初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 愚

按史記云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此特改便為使耳使字屬下讀不宜有有

字也

俱蹈大道也

劉放曰衍也字

跛行喙息師古曰跛音啟

宋初曰注文啟字越本作岐字

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今不追

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

尉史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

劉放曰迺下具告單于作一句

會燕救之至

劉放曰衍之字

盡亡其軍

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

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

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

劉敞曰西當作而

至匈奴河水

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劉

說愚按此亦仍史記之文或趙破奴傳脫

奴字

子詹師廬立

史記詹作烏

而單于年少

劉敞曰而改兒

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

史記云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

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

史記邪作涂徐廣曰涂音邪

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

索隱曰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

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句

奴傳有上下兩卷

今何故不用

宋祁曰越本無今字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

日知錄曰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

其子孫尚號秦人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

為秦人猶今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

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師古曰謂

中國人為秦人習言故也是矣其言與秦人

守者匈奴以轉徙為業不習守禦凡穿井築

城之事非秦人不能為也大宛傳聞宛城中

新得秦人知穿井亦謂中國人後漢書鄧訓

胡表紹傳許賞賜秦胡秦者中國

日逐王先賢禪

宋祁曰禪當作揮

右與韃王為烏藉都尉

劉敞曰衍為字 劉奉世曰為當作與

呼韓邪破其兵

劉敞曰多呼韓邪三字 宋祁曰浙本無破

其兵三字

而匈奴降者言聞既脫皆殺之

得聲問云殺之

劉攽曰鄧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

既脫殺吉既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傳也言

皆者吉有徒衆

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鄧支

宋祁曰景本無馬字史館本添

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

宋祁曰揮舊本作禪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

師古曰就大鴞也

宋祁曰注鴞當作鵬

直斷開之

宋祁曰開當作閉

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宋祁曰賞字當作償

去胡來王唐堯

日知錄曰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

為王號非也西域傳姑羗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

日知錄曰其時尚未更名當曰臣囊知牙斯

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之耳

未見新印文

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

因上書求故印

日知錄曰故印已壞乃云因上書求故印者

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將率不敢顯決以聞

宋祁曰決一作使

以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為寇

宋祁曰注文陽字揚本作揚

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歆颯

宋祁曰厨字上當有右字

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遜字

隸辨曰鄭烈碑肥遂而不悶按易遜卦釋文

遜字又作遂又作遁同詩大雅寧俾我遜釋

文云遜本又作遂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

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

羈縻不絕

習學記言曰嚴尤稱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

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螽蟥

之螫歐之而已班固言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脩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此謂三代以前制御夷狄之常文也堯舜雖屬士官亦皆常文至于三苗鬼方獫狁淮夷何嘗不以為大患又况匈奴之強乎舜禹治天下皆服獨以苗為終身憂高宗伐鬼方著于文象自文王畏獫狁及淮夷橫南方一能征伐便作歌頌更有如匈奴者侵寇宜何以待之安得持虛文空義自取困辱固徒知秦漢之難而未知堯舜三代之不易也 又曰孝文遺尉佗書孝武罷輪臺詔萬里外作家人父子對面言語此心既發隨輒受驗雖古人責治不至如此之急然與夫隱蔽夸飾中外不相應者去治亂安危之機遠矣乃知盤庚所謂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雖先王臨下之道當如此然亦未嘗不以為難也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乃拜蒙以郎中將

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

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

徐廣史記音義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滇王當羗迺留為求道

宋初曰遷史當作嘗注云嘗一作賞

四歲餘

宋初曰据遷史當云為求道西此四字當屬

上句作西

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史記勞深作勞漫

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

愚按上云勞深靡莫此直云勞莫刑之無理

疑有脫簡

滇舉國降

劉攽曰多一滇字 宋初曰郭本無滇字

西南夷君長以百入

宋初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

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

愚按華陽國志此下更有何霸為中郎將出

益州

賂遺閩粵西既駱

宋祁曰既集韻於口反駱越種也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日知錄曰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非也春秋

左氏桓公二年傳曰卿置側室杜解側室眾

子也文公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即歲其先武帝文帝璽

愚按史記南越傳祇言歲其先武帝璽蓋尉

佗僭帝號璽耳胡謚文王未嘗僭帝此稱

文帝謚

鍛嘉以矛

宋祁曰鍛字上別本有欲字

封其子廣德為繫侯

史記作龍亢侯功臣表作龍侯

今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

愚按粵人史記作罪人下文使馳義侯因巴

蜀罪人伏波將軍將罪人皆是班氏改罪為

粵直言使粵人自攻其國耳義頗不明

挫粵鋒以粵數萬人

劉敞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

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

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

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

乃使中郎立丑為粵繇王

劉敞曰當作中郎將

封陽為印石侯

宋祁曰印當作郊

朝鮮王滿燕人

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

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興兵

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

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漕汗

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

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

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

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

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

界於溟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

胡服東度漠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史記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渭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乃將士長恐顏非也

將卒不能制

宋初曰卒越本作率

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

宋初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

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政吏

宋初曰政當作攻一本作改字

西域傳第六十六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

水經注曰河水重源有三非為二也一源西

出身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

皆故塞種也南屬葱嶺高千里河源潛發其

嶺分為二水一水西徑休循國南在葱嶺西

又曰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

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

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

崙者也河水自葱嶺分源東逕伽舍羅國釋

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城南有水東

北流出羅逝西山山即葱嶺也又曰南源

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

闐國西東去陽關五千餘里

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
令音鈴

宋初曰集韻令音連云令居縣名在金城郡

都護治烏壘城

宋初曰烏壘下監本有孫字

去陽關千八百里

宋初曰越本八作六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宋初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

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作

丞相將軍率百官

當白龍堆乏水草

後魏書西域傳曰鄯善國所都城方一里地
多沙鹵水草北即白龍堆路

河原出馬多玉石

魏西域傳曰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中
出玉石

烏托國

劉敞曰托當作耗

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水經注曰郭義恭云烏托之西有縣渡之國

山谿不通引繩而渡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

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

猿飲也

南與婁菟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劉奉世曰按婁菟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

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閩難兜之

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

安得與婁菟相接必誤

北與撲挑

宋祁曰景本挑作桃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魏略西域傳曰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

今其國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疆於安息今

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

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

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

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

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後魏書西域傳曰去

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

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

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

所入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愚按魏西域傳云安息在蔥嶺西都蔚搜城

蔚搜或是番兜語訛耳

安息東則大月氏

愚按此與史記說同魏西域傳云在大月氏

西北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

魏西域傳曰都盧監氏城

東羈氏匈奴

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牽也

日知錄曰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意同常用彼注刪此注

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刊誤補遺曰周日用日聞蘇武牧羊之所祇一地號北海容齋隨筆曰蒲昌非西海類亦亭居一澤耳仁傑讀禹貢正義江南水無大小皆呼為江太康地記河北得水名河塞外得水名海因是悟大澤蒲昌名海者如此又吐蕃吐谷渾有列謨海怒謾海拔布海青海柏海烏海匈奴中有翰海勃鞞海私渠海伊連海與于闐條支所謂西海此及匈奴所謂兩北海皆藪澤或海曲耳非真西海北海也

其地皆綠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

刊誤補遺曰史記作鑄錢器仁傑詳下文謂當從史記為正按蜀賓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銀為錢則錢器自是兩事奉世言羗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器謂兵器也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

也所謂得黃白金以為器者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者媯羗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難兜傳云有銀銅鐵作兵按越絕書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劍郭景純謂古首通以錫雜銅為兵器是也若曰彼不知鑄作之利當併舉諸金言之又豈止一物而已哉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

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葱嶺其山多大葱

相大祿左右大將二人

宋祁曰楊本無左右二字

大將都尉各一人

宋祁曰楊本大將作大夫

武帝即位

劉敞曰衍位字

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

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

穿卑鞮侯并以面

宋祁曰面當作西

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宋祁曰舊本主作第

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烏孫字

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

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

昆彌

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

宋祁曰越本無責字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里

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

里

能鑄治

水經注曰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

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治此

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龜茲

能鑄治

鳥壘

水經注曰治鳥壘城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

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

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故輪臺以東

宋祁曰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

無以字當除之

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

錐刀及黃金采繒

刊誤補遺曰按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或

為佳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作錢既

曰泉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銖利

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為刀以其利於民

也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為錢刀古辭白頭吟

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則錢刀之稱從古

固然西域諸國如蜀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

惟渠犁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繒可以用此

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他無絲漆不知鑄

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

小事也若作火錐刀恐無意義又曰貴黃

金采繒漢紀作黃鐵二文不同仁傑按實金

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

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實金為黃金

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召刑其罰

百錢孔傳曰錢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摠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為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是皆指銅言之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為實金者幾希

宜給足不可乏

日知錄曰當作可不乏

或以為欲以見疆

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蹟考異無式

字故除之

修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

宋祁曰注文牝應作牡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

胡騎引去

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

兵字

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

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

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責人將詣闕

以道當為拄置心不便也

劉敞曰道當為拄置者親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當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往置猶言儲侍 宋祁曰按通典道下有通字

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杰水羗

魏略西戎傳曰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

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亦水

迺表河曲列西部

宋祁曰新本西作四

外戚傳第六十七

梁書劉之遴傳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

戚次帝紀下 習學記言曰李延年佳人歌

漢武傷李夫人詩詞司馬相如詞賦郊祀樂

章皆一體以此被于聲歌而欲慕韶勺之盛

哀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常與死為伍

日知錄曰言濱於死
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

禮記哀公問䟽曰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
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
上公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
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

葬南陵

雍錄曰薄后不祔高帝陵而葬於文帝陵東
南二十里亦仍霸陵之名故加南以別之是
為南霸陵也

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師古曰時於軒中侍帝
權主衣裳軒謂軒車即
今車之
施今者

劉熙釋名云廁或曰溷或曰圜或曰軒前有
伏似殿軒也 愚按軒車為軒軒堂亦為軒
爾雅釋宮無軒經傳亦未有言然前有軒轅
後有長庭國策已有斯目周禮小胥云天子
官縣諸侯軒縣鄭注不解軒字之義䟽引左
氏杜注為車輿當是後人為軒堂之軒仿車
輿三面而為之此軒之所以得名主家非無
華屋子夫侍尚衣亦不當在車軒之中此類

氏泥古之失也

黃門蘇文姚定漢

愚按蘇文即助江充掘巫蠱後焚於橫橋上
者姚定漢曾使大宛見張騫傳
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

水經注曰弘農湖西而北一里即李夫人冢
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 三輔黃圖曰李夫
人墓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在茂
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亦云集仙臺一曰高
陵西北六十步

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

愚按史記封禪書及桓譚新論皆以為王夫
人

亂師古曰亂理也
總理賦中之意

刊誤補遺曰按國語閔馬父論商頌其輯之
亂韋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
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曲終乃更
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按昭謂歌詩節舞於理
則然若曰曲終變章亂節則事正相反樂記
言大武之舞復亂以飭歸正義曰亂治也復

謂武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蓋舞者其
初紛綸赴節不依行位比曲終則復整治焉
故謂之亂今舞者尚如此詩樂所以節舞者
也故其詩辭之終亦謂之亂商頌輯之亂是
已樂曲之終亦謂之亂閔睢之亂是已離騷
有亂辭實本之詩樂而此賦又本之離騷其
他作系評重曰者於義亦通然非詩樂本指
元始三年生昭帝

史記索隱曰按元始當作太始
有過見謹以憂死因葬雲陽

褚先生續史記曰後數日帝謹責鈞弋夫人
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
人還頌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官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
封識其處

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習學記言曰觀成帝采賢良方正之語以報
後官豈所謂側正修行欲銷去之者耶然達
達許班寵將衰遂以經義移其愛心至白玉
塔黃金釭藍田明珠翠羽為飾則不復計矣

宜許后謂端遇竟寧前也成帝既無保家之
心而谷永杜欽佐佑權臣徒使詩書格言流
轉閭閻為官妾宦女嗟怨詬病之本悲夫
丞知是何等兒也

日知錄曰言歲之以辨是男非女師古註非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日知錄曰謂何道令太后聞之

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
水南有定陶恭王廟傳太后陵潘岳閔中記
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
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傳太后陵
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
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同十
二文也

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家次

日知錄曰按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
字衍

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

水經注曰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埤又

亦謂之增阜俗亦謂之成帝初陵屢所未詳也 又曰今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內夾道有崩碑上所世尚謂之下昭儀墓又謂之長隊陵蓋所毀者傳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 瀆南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 終沒至迺配食於左生

日知錄曰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

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官豐歆授皇后璽綬師古曰本在是因呼曰官

錢塘鄭江曰當於第字句官即大司徒馬官師古誤牽上句讀耳

元后傳第六十八

舜起媯汭以媯為姓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媯舜姓也該案舜居媯水因以為姓

三世稱王

宋初曰舊本三作二

莫得進見者

宋初曰越本無者字

通達有異材

宋初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今越本亦無

鳳內不省責

宋初曰省字上當有自字

以盪腸正世

宋初曰腸當作腹

日月益甚

宋初曰越本月作日

曲陽最怒

宋初曰怒音暖五反上聲

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水經注曰沈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為滴

水也故呂忱曰滴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

滴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

土山漸臺西白虎

宋初曰浙本西字下有象字

曼寡婦渠

宋初曰婦舊本作娣

太皇太后詔休就第

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

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

宋祁曰注文近字下當有郊字 劉奉世曰

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鄠槐里焉得云近

夏遂籥宿鄠杜之間

宋祁曰籥一作御

以孺子未立

宋祁曰別本作未即立或作未即位

臣等已無可言者

辨惑曰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

云不足道而已

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

史記正義曰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

知而兄弟今滅族也

宋祁曰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

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劉奉世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

協于新室

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

漢書疏證卷二十七

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上

習學記言曰周衰之後秦人雖滅聖法長苛
刻然猶是情性之流失者譬如染習緼玄蓋
素來也至王莽變天下以諂偽所謂加蘇合
于糞九好惡向背失本質矣如符命圖讖之
類人心皆轉易而不自覺雖東漢有節義之
俗然內而朝廷外而邑里千載相師莽習故
在不復能自還可哀也至於文章亦是張竦
餘筆珠珥在耳首飾猶存豈復漢語魏晉齊
梁之體已見矣

家凡九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

愚按此說非也王氏十侯惟莽後封此傳為

莽起文故以前封者為九侯合莽乃十也元

后傳明言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是兼淳于

長言之顏注外戚傳既云鳳嗣禁不當重數

此猶云云豈不自相違伐乎

聘諸賢良

宋祁曰諸當作請

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

水經注曰棘水又南逕新野縣歷黃郵聚謂

之黃郵水 宋祁曰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

也倉頡篇曰郵過書之官也廣雅云驛也益

封莽別本越本無莽字

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

宋祁曰吏字下當有民字

莽色厲而言之

宋祁曰當作而言方

太后問公卿曰

宋祁曰問字上當有召字

下準行事

劉敞曰行事即已行之事

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宋祁曰熙寧監本越本無裳字

封功如蕭相國

劉敞曰封字符 宋祁曰邛本云封加如蕭

相國

比加元服

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

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

日知錄曰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思不出乎門閤

宋祁曰監本無門字

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

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

劉攽曰予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

不悔鰥寡

宋祁曰監本越本無不悔鰥寡四字

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

宋祁曰徵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

當刪

與大司徒光

宋祁曰徒當作馬

入金錢獻田

大德本無金字

標末之功服虔曰標音刀末之標師古曰標音匹遂反

宋祁曰予案字林標刀削末銅也音匹么反

六子皆封

愚按左氏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即羣下較然輸忠

宋祁曰輸浙本作諭下文輸同

惡與管蔡罪罪

宋祁曰越本邵本無惡字

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

劉攽曰宰衡以下前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

刪併從上

徵助祭

宋祁曰淳化本祭字下有祀字

誠上休陛下餘光

宋祁曰晉灼音義休作艸下休

復見前重陳

宋祁曰當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

富平侯張純等

宋祁曰越本無富平侯三字

瑒瑒瑒瑒

劉攽曰瑒宜從易

句履

宋初曰韋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助禮

記作約亦是

秬粳二酋師古曰秬粳香酒也

宋初曰字書曰秬黑黍一桴二米也

有事府第皆用傳

宋初曰韋昭曰傳二封啟也

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午方也午南方

也言道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

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

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為子午道

耳顏之所見非史意也

獲上棧下

宋初曰韋昭曰棧柴也

其其軀

宋初曰舊作刊其體鄧展刊音近跣音灼音

刊字林曰刊切也

負籠倚鋪

宋初曰倚當作荷鋪或作市音文涉反

王邑等破翟義於圍

宋初曰韋昭曰圍救屬淮陽後屬陳留呂靜

曰圍音語

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

宋初曰印本先字上有其字

今制禮作樂

宋初曰越本無今字

周公屏成王而居攝師古曰屏猶擁也

劉敞曰予謂屏者即荀子所言屏成王而及

武王屏猶却也

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

劉敞曰予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尚有未足欲

留之者也當引書云譬如為山九仞功虧一

匱以解之

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為公義

劉奉世曰莽不服喪亦以示公義

過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葬年也

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

葬非再葬也蓋莽自謂義經過密實非三葬

不以二十五日也或曰此事當在三年冬誤

記於此年耳

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

淮南子天文訓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

臣恭風夜養育隆就孺子

劉奉世曰此居攝二年冬也至此始請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似是二年冬事親傳有差誤

赤帝行璽

宋祁曰越本邵本云赤帝璽無一行字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劉放曰恭改年為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 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二字

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中

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

宋祁曰少阿晉灼音羲作少阿訓阿取阿衡一字也音依倚之倚李奇音奇紅休南本作林字

後丞承陽侯甄邯為大司馬美新公

宋祁曰承南本作丞

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

宋祁曰邵本無故字新本添

熒惑司愆南嶽

宋祁曰韋昭曰司愆南方曰視君視明則臣

聰愆

分主中都官諸職

宋祁曰或無官字

中尉曰軍正

劉放曰中尉廢久此安得更名蓋是中壘校尉脫兩字

尉脫兩字

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

劉奉世曰贅讀如虎賁綴衣之綴

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

劉放曰徒改從

光施于遠

宋祁曰施一本作化

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

宋祁曰字書恂信也音詢

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

宋祁曰伊休疑是紅休

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

劉奉世曰四代以下十七字其義不倫莽方

封先聖後未當及此且已有後文此字當衍

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

宋祁曰南本云皇姓始祖考以當作已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禘祠

者各令傳祀勿絕

劉奉世曰此謂莽家所尚之種祀示令天下

傳以為種祠不得不奉祀亦猶漢高之梓榆

社也

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

劉敞曰都當作郡

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

國

宋祁曰越本無是歲二字韋昭云徐鄉東萊

縣也

予則奴戮女

刊誤補遺曰師古曰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

書者以為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

正士豈父子之謂乎按越語句踐拘于單曰

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此死

傲甘戰誓師之法而過於殺者顏氏囚奴之

說雖不失為近厚方用兵行師之際有不用

命而罪止囚奴其身何以使人致死蓋戮非

必殺之或剝則墨刑以為辱孥戮謂從妻子

之類也此書上文有戮于社之言而繼之以

孥戮是不止於辱及其身矣此用兵行師之

法不可與國之常刑同日而語然視罰弗及

嗣罪人不孥要為有愧 又曰戮有二義文

之無畏扶宋公之僕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子

蕩以弓楛華弱于朝子罕罪其專戮此戮辱

之戮也魏絳戮揚干之僕至于用鉞趙簡子

言絞縊以戮此殺戮之戮也孔注甘誓以為

非但汝身辱及汝子此為深會經意正義乃

謂并殺汝子豈不啟後世多殺之禍也哉

俱陷于辜

宋祁曰越本辜作辜

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

宋祁曰別本無復決其三字邵本無其字

愚按大德本無所字

女作五威中城將軍

宋祁曰中或作閔

函谷批難掌威于左

蕭該音義曰業晉灼音義作批難字林云擊

也父迷反廣雅曰批擊也釋名曰批兩指相

裨助共擊也 宋祁曰掌當作堂

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

日知錄曰蓋先幾而去

初設六筦之令

宋祁曰韋昭曰筦謂禁地面猶開一路以專

之如筦者

自稱廢漢大將軍

日知錄曰自稱漢大將軍也下文云亡漢將

軍同此意自蔡言謂之廢漢亡漢耳

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

宋祁曰男或作妻字一本無違字

相威將軍李琴

宋祁曰韋昭曰琴音既禁反字林曰琴支條

琴麗也

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

劉奉世曰五大夫不可曉毅衍

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

蕭該音義曰所班舊作所辨案韋昭曰辨布

也音班或作班

並冒貴矣

宋祁曰或無貴字

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

劉奉世曰東通靈將五司大夫亦疑其譌非

史本文

此一天子也

宋祁曰天或作大

詣王路四門

宋祁曰路字下有門字

病悸寢劇死

宋祁曰悸舊作喘

大官齋構乾肉內者行張坐卧

宋祁曰淳化本無內字新本肉字下去內者

行

戊曹士收繫僕射

蕭該音義曰予按春秋說曰土戊也五行書

曰戊巳屬土王莽自以土行音懋
大司空邑斥士以謝

劉攽曰前云斬士後云斥士則非斬也疑是
斫字

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

劉奉世曰河南當為滎陽莽所分以為六隊
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為保忠信卿

益河南屬縣滿三千置六郊州長各一人

劉奉世曰當為六郊州字

祈隧故滎陽

劉奉世曰此祈隧即莽六隊之一也莽蓋分

河南之滎陽置郡

及稍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

劉攽曰稍所畧非辭當云所釁畧傳寫誤爾

愚按稍所畧言稍稍所畧也即陸續之義

遂致命而還之

劉奉世曰之字衍

一切貪殘日甚

宋初曰甚下當有是時二字

傳相舉奏

宋初曰傳疑作傳

邯鄲以北大雨霧

劉攽曰霧字疑非

十縷布二匹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四秉曰言十言曰縷十

縷為禾四百秉也

辟任附城食其邑

宋初曰如淳曰辟公主也任宗室女也蕭該

索爾雅曰皇王后辟君也

以什率多火而損膳焉

宋初曰什字下當有計字

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

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宗卿秩

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

空保予卿虞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

部洎後十郡

劉攽曰此文誤但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

仕卿大司徒保樂卿秩宗卿大司空保予

虞卿共工卿不合分為兩也 劉奉世曰其

言七部亦當云七郡然共有二十五郡尚未

及二十五郡親字當有誤

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

劉奉世曰莽所六司又已有六卿此當但云

司卿即所謂三公司卿曰司允司直司若者

也後人不曉又妄加兩六字耳

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古師

曰依漢光祿之四科

劉奉世曰四行蓋前已舉德行言語政事文

學今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

宜罷兵屯田

宋祁曰宜或作一旦者非是

以竹筵導其脉

蕭該音義曰筵音平訂之訂筵草也予案字

書曰訂評議也音亭字林曰筵維絲管也大

丁反

封剝胡子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剝又作剝音芟

王莽列傳第六十九下

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漆之字

盜賊起

宋祁曰起上當有興字

鑄作威斗

初學記引謝綽宋拾遺曰張永開武湖古

冢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訪之朝士何承天

曰此是新室威斗王莽王公亡皆賜之物一

在冢內一在冢外于時江左惟有甄邯為大

司徒俄而又得一斗復有一石書甄邯之墓

愚按邯死在前威斗後作莽傳亦無王公

亡皆賜之語此乃不根之談承天何所自本

拾遺不可信明矣宜撰宋書者不之引也大

抵六朝習尚矜言博物如南齊賈淵世傳譜

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

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

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見檢訪果

然考之晉書荀晞傳晞本無子且晞陳越罪

狀奉詔封晞不應有昏姻之事史家好述異

聞不相檢勘大率如此

夏履南山賦薄冰也應劭曰夏履南山就陰涼

愚按此解無大悖繆何以莽謂文意甚害蓋
南山非幽隱之區夏履當甚陽之日而中心
長懷憂勤惕厲如履薄冰一以譏莽之不可
恃一以明已之能先幾也

前朱鳥

宋初曰鳥當作雀 愚按天官書朱鳥與蒼

龍白虎等列不必定依曲禮也

是歲去眉力子都樊崇等

劉攽曰力當作刀

太傅義叔士孫喜

愚按莽以劉歆為義和後以魯匡代之士孫

喜為義叔景尚為義仲曹放為和仲

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

篇

愚按裴松之注三國志引之曰嚴將軍兵法

卧則枕鼓以鐵著食

宋初曰南本云卧則枕數尺鐵非是

迺者日中見昧

蕭該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言昧爽且

明也日闇昧云昧升勺後星也音芒大反予

案易曰日中見沫非音昧也當音芒大反

兆域大將軍王匡

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

字前有南城將軍此王匡又別一王匡也

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

宋初曰卒字當作率

以給傳車馬不能足

劉攽曰以給當屬上句

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官

劉攽曰建章與官同名疑當是字誤

帶高增下

宋初曰帶當作本

皆沒入為官奴婢

宋初曰淳化本景本入字下有官字

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服度曰儲夏人姓也

劉奉世曰注脫一名字

太傅平化侯

宋初曰侯下當有唐尊二字

以救斷斬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

宋初曰交懼斷斬死罪之刑也

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船從渭入河

宋初曰越本土作七舡當作船

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

愚按此二語見儀禮士冠禮

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

宋初曰車騎監本作車馬 劉奉世曰車馬

將軍非官名字之誤也尤茂前云大將軍此

云將軍未知孰誤然其它多如此者

前歌後舞

愚按語本今文泰誓尚書疏引之

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

宋初曰族字或作姓

更始將軍史謹行諸署

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知孰誤

右庚剌木校尉

日知錄曰剌克同取金剌木

從閔鄉南山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閔音旻

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

劉攽曰王莽三十八為大司馬五十一居攝

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居攝三年號初始
元年始建國五天鳳六地皇四

叙傳第七十

梁書蕭琛傳曰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
賈一萌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
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
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
非篆 又劉之遴傳曰案古本叙傳號為中
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
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 史通曰蓋作者
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
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
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
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
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
微三閔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
成一卷於是楊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
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
易尋馬遷史記上有軒轅下窮漢武疆宇脩
闢道路綿長故其自叙始於氏出重黎終於

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今日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芑括所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習學記言曰自詩書之作皆有叙所以繫事紀變明去取也司馬遷變古法惟序已意既已失之然包括上古收拾遺散操縱在心猶時有高遠之意常人所不能測知者及班固効之而淺近復重往往不過常人知識之所能及至其後史官則又甚矣是遷之法一傳而壞曾不足以行遠非復古史法不可也又曰班嗣報桓生書班彪王命論卑澁淺俗遂成魏晉之文無復春秋秦漢髣髴蓋學者大患溺於耳目之所是而忘其宗則道德日以淪墜而不可反魯臧文仲漢董仲舒劉向父子是也至彪固無可言矣

今尹子文之後也

宋初曰今越本無之字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

宋初曰淳化本作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擇

召見晏昵殿

宋初曰張晏曰晏昵解與師古說同字林曰昵近也乃吉反

志節忼慨

宋初曰忼字越本作慷

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

宋初曰石季越本作石季報怨殺淳化本及越本作報怨寇追殺

時長信庭林表

宋初曰林表晉灼曰應劭書作材表官人之有材能者表其師也張晏曰林君也表外也於宮外傳威儀也

數遣中盾請問近臣

蕭該音義曰中盾韋昭曰太子宮中盾長也該案盾音允

方欲文致太平

師古曰言欲以文教致太平劉敞曰公羊春秋說文致太平者以春秋亂

世但聖人作文致之如太平耳莽政既惡而飾虛以自章大是亦文致也豈謂文教致太平乎

不襲驕君之解

宋祁曰襲字書火又反

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

宋祁曰絆字書音半

伏周孔之執躅

宋祁曰鄭氏云躅音拘搨之搨

何用大道為自眩曜

宋祁曰曜字下浙本有也字

時隗囂據壘

宋祁曰壘字下當有右字

帶州城者

宋祁曰城或作域

又慙狂狡之不息

宋祁曰韋昭音義作火旁息音熹既反字林

音息是以今漢書止作息字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

日知錄曰春秋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陶唐

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秦龍氏以事孔甲師古引士會奔秦其處者為劉氏則又其苗裔也

不知神器有命

劉德曰神器壘也李奇曰帝王實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劉奉世曰神器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思有短褐之褻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褻裘衣也文篋反

所願不過一金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一斤為一金

而欲聞奸天位者虜

宋祁曰奸字註曰古文干字

案稅之材

蕭該音義曰韋昭案音節一名櫛即柱上方

木也鄭氏案音贊應劭曰爾雅曰稅朱櫛也

音劣反

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爾雅曰櫛謂之案稅侏儒柱

斗筲之子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筲飯管也受五升秦云

山交反該案籍或作筲論語曰斗筲之人何

足筲也

覆公餗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餽得食也韋昭音義餽字作鬻曰菜羹曰鬻音速該案字林餽或作鬻字異音訓則一

垂策書於春秋

李善文選注引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

秦皇東遊以厭其氣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厭合也劉氏曰厭當也絕信布之觀觀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觀聿也觀欲也

母貪不可幾

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

知隗囂終不寤

蕭該音義曰隗囂諸詮上五罪反下許妖反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圯毀也音敷委反字書

父已反

豈余身之足殉兮悼世業之可懷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殉殺生送死也說文悼

籀文躓躓是也劉氏及廣雅並云悼恨也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殉營也魂煒煒其神交兮

宋初曰其字當作與

觀幽人之髣髴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觀見也

助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

蕭該音義曰鄧展助音味該案字書助尚冥也音勿諸詮方味反劉奉世曰但以察合

韻音蔡則協韻矣愚按李善文選注引韋

昭曰助音味又音忽

儀遺識以臆對

蕭該音義曰蒼頡篇曰識書河洛書也該案

諸詮音楚鴉反李善文選注引應劭曰黃

黃帝也作占夢書邀遠也言黃神邀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胃臆為對也愚按黃

為黃帝神為神農即伯夷所為黃農是也藝

文志有黃帝占夢亦有神農大幽五行黃神

雖本淮南子然無明文安得專指為黃帝乎

葛綿綿於樛木兮

蕭該音義曰樛亦作利韋昭曰利下曲也居

駘反

既評爾以告衆兮

蕭該音義曰說文曰評讓也息悻反 宋初

曰告當作吉

曩生民之晦在

蕭該音義曰晦韋昭音謀鬼反又音梅字林

曰晦微視美目貌

豈群黎之所御

李善文選注引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

防止耶

張修裸而內逼

蕭該音義曰晉灼曰裸音素衣朱裸該案詩

音博字林曰裸黼衿也方沃反

安悒悒而不葩兮

蕭該音義曰葩牛羊腓字之腓葩假借腓韋

昭曰葩避也音肥晉灼音義作遯云遯避也

曹大家注幽通賦云葩避也

固行行其必凶兮

蕭該音義曰行行諸詮音胡浪反

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景而靈茂

蕭該音義曰彙服虔曰彙類也音近卉服虔

音卉應劭音謂該案字書音謂 愚按李善

文選注引韋昭曰祇本也應劭曰彙類也

恐同蚘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

李善引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蹈害

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同蚘問景乃未得

其已也言同蚘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

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

也故云恐同蚘之責景菴未得其實言也

羸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序三止

蕭該音義曰止文選作趾 劉奉世曰百儀

則栢駢也語訛耳

伯祖歸於龍虎 孟康曰歲在卯出週一周歲在酉入卯為龍酉為虎也

劉敞曰重耳之出也歲在大火故云龍及其

入也在大梁故曰虎非卯酉也

重醉行而自耦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

劭曰耦與天時耦會也

彌五辟而成災

宋初曰注未當有五辟宣元成哀平也

負冥然而不周

蕭該音義曰晉灼曰負音目負負而喪精呵
縣反該案目負負而喪精出王延壽靈光殿
賦諸詮音呼政反韋昭曰負遠也呼迥反
昏仍物而鬼詛兮迥窮宙而達幽

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詛聚謀也子于反諸詮
祖侯反韋昭曰天宙所愛曰宙曹大家注幽
通賦云往古來今謂之宙聖人所以能極數
而知來者皆因卜筮謀於鬼神

且算祀于挈龜

劉敞曰算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
八世是祀也

妣聆呱而刻石兮

蕭該音義曰該案曹大家本作劾石曹注舉
罪曰劾

神先心以定命兮

宋初曰別本皆無命字

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
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

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

周賈盪而貢憤兮

蕭該音義曰貢晉灼音義作心旁貢字林曰
憤憤也李奇曰憤懣也孟康曰憤惑也該案
貢合作心旁貢

抗爽言以矯情兮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
枉其情耳

迺輔德而無累

李善文選注引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
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

蕭該音義曰舛字林充絹反錯也 愚按李
善注文選本作三人殊於一致引項岱曰三
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

侯少木之區別兮

宋初曰周詩曰侯文王孫子毛傳曰侯維也
觀天罔之紘覆兮實裴謔而相順

李善注文選本順作訓引項岱曰天網大覆
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
輔助教也

神動氣而入徹養游騁而獲號兮

宋初曰徹當作微游蕭本作流音義曰該素
春秋作養由今漢書作流古與流亦互用

矧湛躬於道真

蕭該音義曰湛文選作醜

復心弘道惟賢聖兮

蕭該音義曰復一作腹張晏曰以道為腹心
也弘道達於天地之性命也

或譏以無功

李善引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
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

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

李善引項岱曰謂庀義堯舜文王周公孔子
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后人不
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

吳札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

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蕭該音義曰煖呂靜曰温也乃卯反黔字林
曰黧黑也音荅又音匡炎反

躬帶冕之服

李善引項岱曰帶大帶也冕服三公卿大夫
之服也

轡龍虎之文舊矣

李善引孟康曰轡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
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

也 愚按此本兩家之說師古刪去蘇林之

名專屬孟康

卒不能據首尾

蕭該音義曰據字林曰舒也尹於反又擬也

聞之者享震

宋初曰享當作嚮注同

徒樂枕經籍書

蕭該音義曰籍才亦反韋昭音義作菹字慈
固反說文曰菹茅籍也從草祖若如韋昭音

則漢書本作菹字

上無所帶

李善引韋昭曰帶都計切

銳思於毫芒之內

李善引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杪也

然而器不賈於當已

宋祁曰詩曰賈用不售賈音古

雖馳辨如濤波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

李善引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韋昭曰

擣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漢書音義曰上功

曰最下功曰殿

主人適爾而笑

李善引項岱曰適寬舒顏色之貌也讀若攸

守突與之熒燭

蕭該音義曰郭璞曰突音突該謂依儀禮宜

音徒骨反

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騫

李善引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方併也

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騫七國爭彊車既併

轍騎復橫騫

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

李善引晉灼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龍以

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

猛力爭不以任也 蕭該音義曰虓紫字林

音孝

風颶電激

蕭該音義曰風颶該案韋昭音義作風颶云

颶風之聚隗者也音庖今漢書並作風颶而

電激也說文曰颶或作颶颶音甫亮反

焜雪其間者

蕭該音義曰韋昭焜音呼夾反雪音于快反

服虔曰焜音近霍叔音為育雪音暈邇之暈

李善文選注以此字林曰雪震電也

擗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擗女權反說文曰擗按

也史記曰擗髓腦湔浣腸胃

夫啾發投曲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啾口吟也投曲投合

歌曲也

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若繩龜之聲也 宋祁

曰一本無也字

因勢合變偶時之會

李善引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

謂之事遇時偶整得容也一本遇多為偶容

多為會

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

李善引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

亡君命也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李善引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

以求一日之富貴

宋祁曰浙本去以字

福不盈眦

蕭該音義曰眦字林曰目厓也才賜反

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虜

李善引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

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

吉士

說難既商

蕭該音義曰商鄭氏曰執也韋昭曰終也

孟軻養浩然之氣

李善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彼豈樂為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

李善引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

夷險芟荒

李善引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

廓帝絃恢皇綱

李善引項岱曰絃張也皇君也

是以六合之內

李善引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

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

李善引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

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

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李善引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

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

欲從旄敦而度高虜泰山懷沈濫而測深虜重

淵亦未至也

蕭該音義曰爾雅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詩有

旄丘篇字林曰前高後下曰塋音此與爾雅

同塋音毛又亡周反今人呼為務音乖僻多

矣沈濫舊作沈檻韋昭曰水側出曰沈泉音

範涌出曰濫泉音濫 宋初曰未至字下當

有後下字 愚按文善注文選本引服虔曰

敦音損損丘也

若夫鞅斯之哀周之凶人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周衰五霸起鞅斯說

行故言哀周凶人也

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五達為康呼坑反該案

事出爾雅該讀康如字未詳韋氏音沂韋昭

作恨曰恨限也謂橋也吾恨反

匪詞言之所信

蕭該音義曰詞字書曰古辭字

劉向司籍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

婆娑乎術藝之場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娑娑偃息也場圃講

經藝之處也

用納辱聖聽列炳於後人

李善文選注本聽作德引項岱曰聖德明君

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

世

顏眺樂於算數

蕭該音義曰字書曰算筭也一曰小筭丁安

反瓢蠡也父么反

聲盈塞於天淵

李善引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

洞重泉也

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詰之常

李善引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

所以為綱維也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

退此聖人之常道

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已味道之腴

李善引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李善引項岱曰有賢知君子行之如此神豈

舍之乎

隋侯之珠藏於漆蛤虜

蕭該音義曰蚌蛤字書蚌蜃屬也步頂反蛤

燕雀化所作也秦曰牡礪

應龍潛於潢汙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超荒忽而據顛蒼也

蕭該字書曰踈案字書無足旁虞字犹應是

踈字字書踈蹕也已怒反字書曰顛白貌也

音吳楚辭吳白顛顛該案爾雅曰春日蒼天

夏曰昊天今作顛者此古書假借用耳

昔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

李善引項岱曰時闇未顯用時也久舊也

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

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隨和先賤而後貴

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

變也

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眦目於毫分

李善引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鐘律

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未分也

般輸權巧於斧斤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權猶專也該案音較晉

灼音義作權字云劉氏云權效也咸言極也

晉灼曰權見也盡也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

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

良樂軼能於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

李善引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

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善相馬抗

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

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蕭該音義曰鍼字林曰所以縫也之心反

愚按李善文選注引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

然之名也

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

李善文選注本僕作走引服虔曰走孟堅自

謂也

叙傳第七十下

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

學者不詳此文乃曰漢書

一名春秋考紀蓋失之矣劉奉世曰顏說亦非也考成也言以編年之

故而後成紀表志傳非止於紀也語兼於下

聰明神武

李善文選注引項岱曰聽于無聞曰聰照臨

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尅定禍亂闢土斥

疆曰武

秦人不綱罔漏于楚

李善引項岱曰秦重歛殘人天下叛之故賤言人耳綱以喻綱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今綱自漏也于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登秩而神

宋初曰秩當作祭

時舉傳納聽斲惟精

劉奉世曰時舉謂時而颺之也

關尹之咎

蕭該音義曰韋昭咎作摧字云子爾反劉氏云摧效也或言極也晉灼曰摧見也盡也使為政以病其治也今漢書本或誤作疵字或作咎字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

李善引項岱曰煌煌華色盛也珪璋玉之妙

好彫鏤者

亦允不陽

李善注文選本亦作光引項岱曰允信也內

損於飛燕外見墜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

宋初曰即本亦字作光

彫落洪支

服虔曰廢退王氏也

劉奉世曰洪支謂東平王雲非王氏也
知錄曰謂中山東平之獄服虔以為廢退王氏非

亦有紹土

宋初曰監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

昭韙見戒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昭明也韙是也

自茲距漢北亡八支

左傳疏引尚書中候曰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 水經注曰禹貢兗州九河既道矣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鈎盤鬲津也同為逆河鄭玄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矣蓋所潤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堰以北館陶廢陶貝邱鬲般廣光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川之未知其所是以

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者也

沐浴尸卿

水經注曰班固曰尸卿故殷湯所都者也故

亦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

以為非以為帝嘗都吳晉太康地理記並言

田橫死於是亭故改曰尸卿非也余按司馬

彪郡國志以為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負原

夾郭多墳隴焉

雲起龍衰化為侯王

梁書劉之遴傳曰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

惟餓隸布寔黥徒越亦狗盜蒞尹江湖雲起

龍衰化為侯王古本迹云淮陰毅毅杖劍周

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

窘世薦亡師古曰

愚按窘迫蹙也言長與安享國不長久也

凶德相挺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相挺極也淮南子曰陶

人之尅挺植許慎曰挺抑也太玄經曰與陰

陽挺其化宋忠曰挺和方言曰挺取也聲類

曰挺一曰柔也老子曰挺植以為器

江都詵輕

蕭該音義曰蘇林曰詵音少年輕薄毀斂息

憲之斂如淳音樵

薰胥以刑

蕭該音義曰韋昭曰腐刑必薰之餘殘曰胥

六世耽耽其欲泐泐

蕭該音義曰耽蘇林音潭音灼音義曰耽視

近而忘遠也音大舍反應劬曰耽近也悠遠

也言武帝內興文學外耀神武耽耽悠悠而

盛也余謂耽當音當舍反

廣德當宣近於知耻

愚按盖用中庸語

不替不拔

宋初曰營當作榮

類禡厥宗應劭曰禡者馬也馬者

刊誤補遺曰按爾雅釋是類是禡曰師祭既

伯既禱曰馬祭盖以禡為師祭禱為馬祭云

爾說文禡字注云馬祭也引詩既禡為證周

官旬祝馬禡杜子春日禡禱也為馬禱無疾

引爾雅既禱馬祭為證合許杜之說平章之

禡為馬禱則禡非馬祭矣毛公誤認爾雅馬
祭為釋上文伯字乃謂伯為馬祖應氏承誤
從而為之辭自禱而之伯自伯而之禡此盤
鐘燭籥轉而相之者邪說文所引與今詩字
小異或魯韓齊詩云